法華玄義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六冊目錄

宗教類

宗教論文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宋　不著撰人　即園　一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後編一卷……清　劉　智撰　金陵叢書　九三

佛教經典

佛說十八泥犂經一卷……漢　安世高譯　即園　二〇三
佛說鬼問目連經一卷……漢　安世高譯　即園　二〇九
佛說雜藏經一卷……晉　釋法顯譯　即園　二一三
佛說四十二章經注一卷……宋　眞　宗注　即園　二二一
餓鬼報應經一卷……不著撰人　即園　二三五
金剛經心經註解一卷附金剛經感應錄分類輯要一卷……不著撰人　有福讀書　二四一
修刪阿彌陀經一卷……日　太宰純著　甘雨亭　二八一

佛教雜著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一卷……唐　釋玄奘撰　吉石盦　二九一
新梨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二卷……宋　不著撰人　吉石盦　二九九
護國寺元人諸天畫像讚一卷……明　傅　巖撰　武林掌故　三〇九
奏對機緣一卷……清　釋道忞著　昭　代　三二三
念佛三昧一卷……清　金人瑞著　檀　几　三三五

EP66/11

佛解六篇一卷……清　畢熙暘著　檀　几　三三九
西城風俗記一卷……清　金人瑞著　昭　代　三四五
牧牛圖頌一卷又十頌一卷……釋普明等撰　喜咏軒　三五三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一卷……張商英撰　吉石盦　三七五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　海　三八五
諸佛出世事蹟考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　海　四〇七
榮武佛開光說法錄一卷……民　張伯楨記　滄　海　四一七
佛法靈感記一卷……羅秦彭錯撰　滄　海　四二三

佛教論文

肇論中吳集解三卷……宋　釋淨源集　宸翰樓　四二九
心燈錄六卷……清　湛愚老人撰　金陵叢書　四七一

道　教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一卷附錄一卷……元　陳　堅撰　武林往哲　五九九
丹桂籍註案四卷……明　顏　正著　有福讀書　六二三
太上感應篇註二卷……清　王砚堂註　有福讀書　七一三

搜神大全

徐崇立 署

孝文源流

邑齋藏書目錄

光緒丁酉春仲校刊

重刊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

曩閱毛晉汲古閣宋元祕本書目子部類載有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前後集二本云凡三教聖賢及世奉眾神皆有畫像各考其姓名字號爵里及封贈謚號甚詳亦奇書也但毛書售之潘稼堂太史後展轉散佚近三百年其書有無傳本不可得而知也己丑過夏都門忽從廠肆見之圖極精神字體塙為元時舊刻以議值未就越日遂不可踪跡悵恨久之然當時雖匆匆一閱其全書體式固至今在胸肊也乙巳與秀水金闇伯太守蓉鏡訂交長沙文酒過從縱談古今可喜可愕不傳之書以此屈一指太守為余言昔官京曹時亦曾見之于廠肆後知為上海姚子梁觀察文棟購去子梁之弟名文枏與余同鄉舉丙申余與子梁同居京師寓武城南北半截胡同比隣相近子梁尚無此書迄今十餘年久不通音問雖欲取證徒付夢想已耳丁未七月作客武昌時江陰繆太夫子小珊先生共事存古講席因論異書祕籍湮沒無傳者閒及是書先生言藏有明刻繪圖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即元板畫像搜神廣記之異名書中圖像與元本

無甚差異因約他日相借影寫刊行別後余歸長沙先生返金陵冬閒郵寄來湘亟取展讀如逢故人如還失物憶往時所見元本誠如先生所云惟明刻增入洪武以下封號及附刻神廟楹聯知為坊估所攙竄然于聖宋皇元字樣寫多仍其舊蓋雖明人重刻猶可推見元本真面也余因督工寫刊於字之顯然訛繆者悉依文義校改圖像則一再細勘無累黍之失是書之復顯於世真大幸矣至諸神履貫事蹟大都雜取小說及二氏之書其文不見於史乘亦不可據為典要特六七百年民閒風俗相沿之故古昔聖王神道設教牖民為善之心是固考古者所當知也後有採風之君子其將以斯載之輶軒也夫

宣統元年春王正月人日葉德輝序

儒氏源流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昌平鄉闕里其先宋人也大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日乃先聖誕生之日有二龍繞室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母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故先聖之生大非凡同而眞甚異而首秀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史記孔子生而叔梁紇沒乃葬於防山孔子為兒之時嬉戲常以俎陳俎豆設禮先聖身長九尺腰圍十圍凡四十九表胸有文曰制作定世之符反首注面月角日準坐如龍蹲立如鳳跱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恭膺河目海口山臍林指翼臂斗唇注頭龍鼻日角駢齒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顙似舜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有大聖之德學極天人道窮秘奧龜龍銜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抱犧黃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美魯定公以先聖為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皆則焉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司徒攝行相事十四年誅魯大夫亂政三月粥豚羔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道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而大聖雖道高德廣生而知之亦學琴于師襄學禮于老聃時去魯四十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讀之編三絕為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告弟子於洙泗北門七徒三千傳徒六萬賢有七十二人昔者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名曰水精子繼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綾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太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先聖視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取之而繫角之綾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告麟見而天告先聖之亡徵也先聖病憂坐兩楹之間子貢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何來晚也先聖因嘆曰太山頹乎梁

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后七日不起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魯城北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户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墓者六年然后去弟子於廟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祠於冢子孫世襲不絕後

高皇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有詩贊曰

稷下廟庭　聖德斯尊　肅下衣冠　漢祖崇儒　躬拜闕里　太牢之祀

聖朝崇奉追封尊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　聖堂鄆國夫人

聖父封齊國公　聖母封魯國太夫人

釋氏源流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又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脩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佛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十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服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摩訶迦葉吾將金縷贈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世佛出世勿令朽壞摩訶迦葉聞偈頭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皆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双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圓寂復從棺起為毋說法持示双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熱
請尊三昧火　闍羅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坐而本高七娑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辰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往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来沙門云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窮無所不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云

道教源流

金闕玄元太上老君聖紀按洞玄靈寶元始上帝真教元符經道君告皇帝曰昔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濛洪杳冥滇滓大梵寥廓無光結空自然中有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無聖君歷尊號曰妙無上帝自然元始天尊一號天寶丈人經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劫次結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有聖君自称妙有大帝虛皇玉晨大道君一號靈寶丈人經八億八千八百八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重道氣化生混沌聖君紀號至真大帝萬變混沌玄元老君一號神寶丈人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也迨商第十八王陽甲時分神化氣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著道德二經旨又按老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太清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大初太始之先惟數御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壞一仪不可量計其化身周遍塵沙世界亦非算数紀極開闢之後覩世代之澆淳隨時立教代為帝師建立法度或流九天或傳四海自三王而下歷代帝王咸宗奉焉是知天上天下通氣之內皆老君之化也垂億萬之法無不济度盖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老子曰吾乃生乎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立於太渺之端浮游幽虛之中出入杳冥之門故曰玄序道德經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之初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又云世人謂老子降於殷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数劫甚杳杳冥冥漸邈久遠莫開闢已前復下為帝師代代不絕人莫能知之按老子傳記自開闢之前下至殷湯代代為王者師皆化身降世當殷湯甲午十七年庚申始示誕生之跡自太清當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時玉女晝寢流入口中吞之有孕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剖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號曰老子生於李樹之下指樹曰此吾姓也自殷武丁九年庚辰下至秦昭王九

年西昇崑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註道德真經令季者習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睿置李生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宋國朝會要曰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宋仁宗御讚　大哉至道　無為自然　劫終劫始　先地先天
今光點點　永劫綿綿　東訓尼父　西化金僊
百王取則　累聖攸傳　報教之祖　玄之又玄

玉皇上帝

按聖紀所載云往昔上世有國名號光嚴妙樂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滅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旛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偏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燁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傳駕五色龍輿擁大景旌蔭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遍身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礼長跪道前曰道君言今王無嗣頭乞此子為社稷主伏頭慈悲哀愍聽許爾時道君荅皇后曰頭特賜汝是時皇后礼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覺而有孕怪一年于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于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秋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而慈善于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皆散施窮極困苦鰥寡孤独無所依

告飢饉癘疫一切衆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賞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勅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明秀岩山中脩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捨其國為群生故割愛棄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亟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啓諸道藏演說灵章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尚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已血肉如是脩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僊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

宋真宗實録曰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上對侍臣曰自元符之降朕欲與天下臣庶同上玉皇聖號至天僖元年正月辛丑朔帝詣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天帝聖號曰

太上開天执符御曆含真体道昊天至尊玉皇大天帝

格聽

符握昊天鑒乘載咸沾化育

帝臨玉闕統神人悉在鈞陶

聖祖尊號

御製靈遇記曰景德初王中正遇司命真君傳藥金法上之四年十一月降劉承規之真舍五年始奉上徽號曰

九天司命天尊宋真宗實録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上夢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傳王皇命云今汝祖趙有名此月二十四日降如唐真元事至日天尊降延恩殿閏十月已已加號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聖母尊號

唐武后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

聖母曰先天太后　祖殿在亳州太清宮是也

國朝會要曰天僖元年三月六日冊上聖祖母尊號曰

元天大聖后

先是大中祥符五年制加上聖祖母號候兗州太極觀成擇日奉上至是詔王旦等行冊禮

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純習在道氣凝寂湛体無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王公焉與金母皆挺質太元毓神玄奧於東方溟漠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而成形與王母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居諸方之上按塵外記方諸山在東海之內其諸司命三十五所以錄天上人間罪福帝君為大司命總統之山有東華臺帝君常以丁卯日登臺四望學道之者凡仙有九品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飛天真人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此品次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后謁金母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觀元始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詩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子房往拜焉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昔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

混沌化生二儀役御陰陽始封皇上元君自東華扶桑大帝等校量水火定平劫數中皇元年太上於玉清瓊房金闕上宮授帝寶經花圖玉訣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故玄綱云東華不秘於真訣是也紫府者帝君校功行之所夫海內有三島而十州列其中上島三洲謂蓬萊方丈瀛州也中島三洲謂美裔閬苑瑤池也下島三洲謂赤城玄闕桃源也三島九洲鼎峙洪濛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島之間乃帝君之別理統轉靈官職位較量群仙功行自地仙而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轉真聖入虛無洞天凡三遷也皆帝君主之釋之名也東華者以帝君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也分治東極居東華之上也紫府者職居紫府統三十五司命遷轉洞虛官較品真仙也陽者主東方少陽九氣生化萬彙也帝君者位東方諸天之尊君牧衆聖為生物之主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又真教元符經云昔三儀未分溟涬濛洪如鷄子玄黃之中生自然有盤古真人移古就今是曰盤古乃是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游行虛空之中又有太元聖母化生天眷脇中經百劫天王行施聖母遂生天

西靈王母

西王母者乃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曰吾乃西華之至充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体無為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水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神於伊川厥姓縱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輿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而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三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毋養群生蓋主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咸所隸焉所居崑崙之圃扶風之苑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飛颺車羽輪不可到也周穆王三十五年命八駿使西巡狩至崑崙賓謁祠見之待白璧重錦以為主壽事時王毋以瑶池琼饗紫府瓊漿九天仙樂與穆王燕於瑶池穆王國政不治宗廟荒廢歸至人間國已危矣

王毋云 吉色不止神不清 心不寧兮神不灵 思慮不止心不寧 神不灵兮道不成

后土皇地祇

天地未分混而為一二儀初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為陰地為陽天濁氣降而為陰地為陽天者五太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差玄象為陰地者五黄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毋也世畧所謂土者乃天地初判黄土也故謂土毋焉廟在汾陰宋真宗朝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詰封后土皇地祇其年駕幸陰親祀之今揚州玄妙觀后土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絶異非世之常品也

真宗皇帝封曰
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玄天上帝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一五

按混洞赤文所載文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体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為太元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為太乙真人至黃帝時下降為玄天上帝開皇初劫下世紫雲元年歲建甲午三月初三日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淨樂国者乃釐婆之下海外国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土変金玉瑞應之祥茲不備載生而神靈聰悟隱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会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氣太虛願輔上帝普福兆民父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欲尋幽谷內煉元真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巽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應顯定極風天太安皇崖二天子可入是山擇衆峯之中中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龍漢二劫中披髮跣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一六

足攝離坎真精歸根復位上為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興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玄帝乃如師語越海東遊步至巽軫之下果見師告之山山水藏浸皆應師言乃入觀覽果有七十二峯之中有一峯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山當陽虛寂於是玄帝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峯曰紫霄峯當曰紫霄遂即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大得上道於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甲子九月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迷漫山谷繞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是時玄帝自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絳髮美髯額如水清頂帶玉冠身披松羅之服跣足拱手立于紫霄峯上須臾雲散有五真降仙降于玄帝之前道衆甚盛非凡見聞玄帝稽首禮奉奉迎拜五真曰予奉玉清玉帝詔以子功滿道備昇舉今聞子之聖父聖母已在紫霄矣玄帝俯伏恭諾五真乃宣詔畢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隨身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理寶圭素綃飛雲金霞之帔紫銷龍衮丹裳羽扇絳綵之裙七寶鉢衣九光朱履飛紅雲舄佩太

紫極騰輝瑞映八方世界

玄天著德恩覃十部闍羅

又

殿向橋東開演漾水声登貝帝

地泛坊左邊鬱蒼山色映浦圍

梓潼帝君

按清河内傳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后七十三代今改為化字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常虐民酷吏週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性烈而行察同秋霜青天于白日之不可犯后西晋末降生於越之西嶌之南两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初三日誕生祥光罩户黃雲迷野居處地府近海里人請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时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显晝誦群書夜避衆子自笑自樂身体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嗤訕長嘯曰土木而觧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禍我為人而焉無靈乎自后夜夢或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漕自惟而不甚信為吉兆三農憯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思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当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函牒何伯而驚覓无恐忸怩不觧忽爾之間門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尹老之子名亞維水府尋達故字瑞夫　吏曰奉命促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閈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叅宮星也若鳳凰之儀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一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為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世界有知之者晋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曰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清河内傳焚香者切記廟在劒州梓潼縣唐玄宗幸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左丞相僖宗播迁亦有陰助之功加封順濟王宋太祖初得蜀也以仁取之以仁守之亦爾神陰隲显相有以輔吾仁也靈應廟神加封聖號

忠文仁武孝德聖烈王　聖后協應德惠妃
聖父顯慶慈祐仁裕王　聖母昭德積慶慈淑妃
聖子嗣德王　聖婦善助顯懿夫人
聖子昌德王　聖婦順助惠懿夫人
聖孫紹應昭靈侯　聖孫婦淑應夫人
聖孫承應宣靈侯　聖孫婦惠應夫人
佐神英惠忠烈翼濟福安王　即報喜太尉也
左右桂禄二藉仙官
聖朝延祐三年七月七日加封聖號
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帝君殿在九曲之處蓋九曲水来朝九折而去經行山腹路成七曲其殿有降筆亭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啣筆用金花牋数百番常番筆下筆筆墨皆具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偽之弊降筆記其事人以忠孝為本詐逆犧僭偽蜀王之日具犧牲設俎豆潔粢盛親詣　帝君廟設祭甫欲行礼黑風驟起滅燭撒香逆犧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

視祝板已碎作兩片矣 帝君奉
玉帝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
上天聖號
金闕昊天檢校洞照通真先生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天帝上僊無皇君
統僊班證佛果聖號
混天內輔三清內宰大都督府都統三界
獄事收五嶽四瀆真形虎符龍券總諸天星耀判桂禄二籍上僊元皇真
人司禄職貢舉真君須編脩飛僊列籍掌混天造化輪迴救苦天尊九天
定元保生扶教開化生宰長樂求祐靈應大帝定慧證果伽釋梵鎮如来
佛

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
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
退一步免障駒之易過
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神霄小吏岔雷讚曰
妙哉斯編 誠哉是言 遵守行之 福祐自天

三元大帝

三元大帝乃是元受真仙之骨受化更生再甦為人父姓陳名子檮又曰
陳即為人聰俊美貌於是龍王三女自結為室三女生於三子俱是神通
廣大法力无邊天尊見有神通廣法顯現无窮即封為
上元一品九氣天官紫微大帝即誕生之符始陽之氣結成至真處玄都
元陽七寶紫微士宮總主士宮諸天帝王士聖高真三羅萬象星君
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九土无極世界洞空清虛之宮總主五岳
帝君并二十四治山九地土皇四維八極神君
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洞元風澤之炁晨浩之精金靈長樂之宮
總主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每至三元日三官考
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国土之中上至諸天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国
土分野之簿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変化飛走万類養動生化之
期並依三官集聖之日録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刼轉輪隨業生
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宜悉知之
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帝君正月十五日誕生
中元二品地官赦罪青靈帝君七月十五日誕生
下元三品水官解厄陽谷帝君十月十五日誕生

東嶽

泰山者乃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帝之孫神靈之府也在兗州奉符縣今泰安州是也以梁父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曰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天氏赫天氏曰胥勃氏胥勃氏曰玄英氏玄英氏子曰金輪王金輪王弟曰少海氏少海氏妻曰彌輪仙女也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子長曰金蟬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東岳帝君也金蟬氏即東華帝君也金虹氏有功在長白山中至伏羲氏封為太歲為大華真人掌天仙六籍遂以歲為姓諱崇其太歲者乃五代之前元上天尊所都之地今之奉高是也其后乃水一天尊之女也至神農朝賜天符都官號名府君至漢明帝封泰山元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祿科長短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聖帝自堯舜禹湯周秦漢魏之世只有天都府君之位按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七月初一日封東岳為神岳天中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四月初一日尊為天齊君玄宗開元十三年加封天齊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東嶽天齊仁聖王至祥符四年五月日尊為帝號東嶽天齊仁聖帝

淑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生二字餘封如故
帝五子
宣靈侯
惠靈侯　和惠夫人
至聖炳靈王　永泰夫人
居仁盡忠尊師
佑靈侯　淑惠夫人
帝一女
王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頂王仙娘娘是也

至聖炳靈王

炳靈者聖帝第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上吳炳靈公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至聖炳靈王

佑聖真君

佑聖真君者真君姓茅諱盈本長安咸陽人也自幼出家泰訪名山洞府遇王君賜長生之術得道稱為天仙至漢明帝朝儀朔三年天書忽降皆玉篆龍文云大帝保命真君與聖帝同簽生死共管陰府之事宋太宗封佑聖真君至真宗加封九天司命上卿賜福佑聖真君

南嶽

南嶽衡山衡州衡山縣是也以霍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崇諱生善諦坐當南嶽主管世界星辰分野之地兼鱗甲水族龍魚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追尊帝號

司天昭聖帝　景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化二字餘封如故

西嶽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也以太白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善諦坐當西岳者主管世界金銀銅鐵五金之屬鋪鑄坑冶兼羽毛飛鳥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金天順聖帝　肅明皇后

聖朝加封太利二字餘封如故

北嶽

北嶽恒山在定州曲陽縣是也以崆峒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
晨諱号北嶽者主於世界洒河洼濟薫虎豹走獸之類蛇虺昆虫等屬大
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安天玄聖帝　靜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貞二字餘封如故

中嶽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以少室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
云神姓惲諱善中嶽者主於世界地澤川谷溝渠山林樹木之屬大中祥
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中天崇聖帝　正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寧二字餘封如故

四瀆

江河淮濟

江瀆楚屈原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廣源順濟王
河瀆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靈源弘濟王
淮瀆唐裴說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長源廣濟王
濟瀆楚伍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清源漢濟王

泗州大聖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弥伽沙劫值觀世音如来後三惠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作以此有緣之衆乃謂太師自西國来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歌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舍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香積寺即齊黍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来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禁穀深加礼畢異命住定鷹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惠儼惠岸木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滌身起塔忽見異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五聖始末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為本始至唐光啓中乃降于茲邑蜀籍莫有登載故后来者無所考據惟邑悼耄口以相傳言邑民王喻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麇至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導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縧坐胡床呼喻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祐斯人訪勝尋幽而来至止我嗣飲此則祐汝亦無憂喻拜首曰惟命言訖神雲四方神昇天矣明日邑人来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殿右繞蛇城南北兩潭而前坐石大溪出來縈紆西下兩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手来斬竹薙草作為華屋立像肖貌揭虔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湊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祐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上名五通大觀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年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一年加八字王嘉泰二年封兩字王景定元年封四字

王累有陰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告下封八字王

第一位顯聰昭應靈格廣濟王
第二位顯明昭烈靈護廣祐王
第三位顯正昭順靈衛廣惠王
第四位顯直昭佑靈貺廣澤王
第五位顯德昭利靈助廣成王
王祖父啓佑喜應敷澤侯
王父廣惠慈濟方義侯
長妹喜應賚惠淑顯夫人

至有更下二神者蓋五公既貴不欲以禍福驚動人之耳目而委是二神司之歟

黃衣道士
輔靈翊喜史侯
翊應助順周侯
王念二元帥
打拱胡百二撿察
打拱黃太保
金吾二太使
大猷當觀鍾山所作神傳知安樂公之名本於雲居惜其未詳大猷昨竊廩建昌特往訪問住山遇老具述其事云昔有司馬頭陀至山之南曰瑤田見道瑫禪師謂瑫曰吾尋此山凡十五載自南嶽襲其岡而来若獲勝地願與禪席闡揚佛告是夜夢五神人来曰求珠當入九重之淵欲寶必登萬仞之巔上有優游平地固傑然黎明司馬命樵人開道登山見一白鹿銜花前導自横嶺而上又數百步地平如掌忽見五神人曰此處乃弟子眷屬所居弟子受伏無用今願捨此續伏慧命如有所缺弟子願給備之瑫隨即其地治基建寺后三日復見五神人現前瑫問曰舍此何往神咨曰后山枯木是可居也瑫一日往謝之神人果從枯樞樹中出瑫問曰

安樂否神人曰弟子舉族安樂從此山神及樹皆得安樂之名瑫乃馬祖時人也唐憲宗元和初寺成名曰龍昌僖宗中和三年有洪覺禪師道膺入山開堂演法常有五老人来聽一日洪覺問曰公何人對曰山前檀越言訖而行洪覺令人觀其所往至山側小池遽入其中遂不見至今人呼為五龍池云

癸巳紹定六年三月三日宋承節郎張大猷謹書

按胡升撰星源志所載云升為童時尚見之一小碑載其事因考源與德興爭祖廟釁之去今不知所存或曰本朝神祠見於會要姓氏皆可考惟此神無姓氏何耶升曰莫之為而為者此所謂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畫五方帝位于昊天之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氣也蓋五行為天地間至今之極必有為之主宰者故曰元冥曰祝融曰勾芒曰神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之物今五神之降于此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又以五聖為五通非正神也吁名實不辨典故不知徒肆為議論亦妄矣蓋本朝政和元年

正月詔毀五通及右將軍如已淫祠至宣和五年我五聖適有通貶等候之封前后十餘年間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緣鄉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啓后人之疑每歲四月八日本縣啓建止善無碍大齋四方并海外来者輻輳齎宿極嚴非有形軀勢迫而使之然本朝褒封勅告並藏縣庫嘉泰二年中屢頒降御書扇五柄並置專局在廟收藏

宋迪公郎國史實録遍校文字胡升謹書

萬廻虢國公

萬廻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生而癡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先歸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善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書隣里驚異其童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但言與明師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享四年高宗召至內武后賜錦袍玉帶時有扶風僧蒙願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廻来廻来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卒景雲三年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不祿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舉体宋時特贈司徒虢國公喪士官給五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師香積寺

許真君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正月念八日降生毋先夢金鳳銜珠墜於懷中而有娠父許肅祖父世慕至道真君弱冠師大洞真人吳猛傳三清法博通經史舉孝廉拜蜀旌陽縣令也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呪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匕畜怒而見曰孤昨夢將一木上破其天禪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圓之許曰此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悶齋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盧江口召舟過金陵舟師辭以無人力駕舡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舡仍戒舟師曰汝宜堅閉户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須臾間舟師聞舟搖撼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峯頂既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柰何遂令舟師舟隱此峯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

之道跡今尚存真君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慎即真君與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螭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覩見蜃精化一黄牛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黄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鬬汝訊之當以劒截彼俄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劒中黄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蜃精徑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典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婿畧請見之慎即托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兒来真君以水噀之即成小蜃妻賈氏哭愛父毋力懇乃止令穿屋下丈餘地皆有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浸為潭踪跡皆宛然除蜃後於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真君自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臣簡令人採取以块休谷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

尊號曰　神功妙濟真君改觀為宮賜額曰玉隆萬壽帝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道從者甚衆至丹墀起簡揖帝帝乃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為許旌陽檇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蹟耶國經由故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瓠子傾藥一粒如緑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体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数步復回顧曰吾散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為幸帝豁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

詩曰　從来世代出神仙　爭似旌陽拔宅登
屈指笑来千載後　應當還有鳳珠吞

格聯　三尺龍泉追残蜃千年睨
一根鉄柱鎖定西江萬古秋　收孽蛟贈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宋元嘉中見形於東陽鎮古木鷹巢中朱氏閨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為姓施宅為寺焉公自少出家依于鍾山道林寺常持一錫杖懸刀尺及鏡拂之類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多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久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尹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垂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貴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唏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遯仙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只何其愚陋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師或一日封帝食鱠帝曰一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為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建康尚有鱠殘魚是也皇后郗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悶匕不樂宵則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窓聲視之乃見蟒蛇盤蹲上殿睒睛呀口

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所宜速去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所宜速去蛇曰朕居深重為阻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言師對曰非禮佛懺滌愆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録其名號兼親抒虔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超昇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師于梁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發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矣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躰香熨在世九十七年帝以錢

三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師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七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鐫玻黎珠以飾塔表南唐保大七年加號妙覺塔名應世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夢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録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

盧六祖

盧六祖名惠能廣東韶州府人學佚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圓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有餘年肉身俱存香炉燕龍覆面如漆光至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鉢盡藏之北今已發回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有西天鉢非銅鉄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有法華経十六七葉有佛齒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尊龍據深潭為民害六祖曰只怕尔變小其龍果變小遂以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隨後其龍尚存久矣

三茅真君

太玄真人內傳畧曰真人姓茅咸陽南關人也聖祖諱喜字拱倫仕秦莊襄王為廣信侯其父乃廣信侯第六子諱祚字彥英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登年十八棄家恒山讀老子書及周易傳採取山术而餌服之積六年夜夢太玄玉女把玉扎而携之曰西城王君得真道可為師矣明辰敬到西城齊戒三月卒見王君駕神龍之駢翔於綉岩之陰於是越艱難絶阻不覺以前君乃使衛官見攝將遠王君洞臺之中親侍旦夕執巾履之役如是十七日王君見君謹密使主領衣書神籙之章復三年乃命駕造白玉龜山請王毋於清琳宮君時從焉西王毋曰總真今乃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因日君起耳拜自陳頭賜長生之術王毋曰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扶桑大帝君時乃聞居於希林之臺積霄之房說玄玄之道見遺以要言所謂玉佩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也君拜受所言王毋勅玉君一一解釋玄玄之經又自敕出金璫之文以口告於君也受命言訖玉君將初歸西城按而行之三年之中色如女子目有流光面生玉澤王君又賜君九轉還丹二劑及神方一首告之曰道已成可以反矣復百年求我於南岳將授汝仙在於吳越也於是辭師乃歸時年四十九君父毋尚在見之大怒曰為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遂妖亡流走四方欵杖罰之君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今道已成不可杖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不信於是操杖向君適欵舉杖杖即摧折成數段數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敢打怒乃止父又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有罪者誰可召還促約所関由使災遣之至日入之後社公来白事云某甲已死重積惡不可復生有夭寿短折者則可令起也乃召社公問此村中已死人家皆遂生活鄉里遠近成得君為神明之君後十餘年君父俱死行喪如禮中弟固漢景帝時舉孝廉累遷至武威太守弟衷以節行顕名從

薩真人

薩真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少有濟人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道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故往師之至陜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復問王侍宸曰亦化矣再問林靈素曰亦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真人受辭用之嘗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授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提信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王侍宸林天师遇薩君各賜一法授之矣可爲參録奏名真人後法愈大显嘗經潭州人聞神語曰真人提刑来日至次日人伺之只見真人携簦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異之繼至湘陰縣浮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真人曰此等醮

神即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人莫能救但聞空中有云頭法力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真人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之巾金甲左手拽神右手執鞭真人曰爾何神人也荅曰吾乃湘陰廟神天善神真人焚吾廟後今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則復前讎今真人功行已高戢隸天樞望保奏以為部將真人曰汝克惡之神坐吾法中必損吾法其神即立誓不敢若盟真人遂奏帝收係為將其應如響後真人至涪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告曰天詔將臨召真人歸天樞領位真人方起身而立即化後舉棺輕如常木衆異而開視則已空棺且知真人得屍解之道也

袁千里

袁勝字千里南豐人王待宸姊氏子也育斬勘雷法髮鬚男氏端平間寓戴顛家一日謂戴顛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戴焚之火及屍煙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霆第三判官袁千里也

傳大士

傳大士名翕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聰慧通二教之書自號善慧大士梁普通元年遇天竺僧嵩頭陀語曰尔弥勒化身遂令自鑒於水乃見圓光宝盖即悟前因因問脩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椅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刱庵大通三年置寺雙椅間即今雙林寺有法華経梁武帝所賜鐵犁耕鉢水晶数珠七佛銅冠至今存焉大士雖出家者流而不髡或以為有先知能兒德士之冠服云又有餘虎岩在義烏城南二十五里雲黄山頂猛獸縱横大士斉竟每持餘飯飼之自茲伏匿因是立名飯化石青曰而紫可作数珠昔有陶氏嘗資給大士大士祝之曰化石青紫色可琢数珠不意商自茲授記唯此一家能之相傳他人放效石即裂碎兩浙有志敲玉往婺州發大士塔取骨殖歪龍山葬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于塔矣

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祈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為巨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将知命未立繼嗣讓與妻議之曰我平日所為常存済物之心今何無嗣不若與汝共発虔誠祷於北岳妻從其言同詣北岳祠下禱祝祈嗣畢帰邸中安下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言訖奉合蓋覩之見黄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腹懐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従學日誦千言不窺群子之戯因名于玉凡事過人鄉人咸為積善之家天賜也時唐太宗貞観七年詔奉天下賢良赴都朝廷任用府君亦在内焉各賜縣令出身惟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洞察秋毫郡人皆言知縣晝理陽間夜断陰府時五月初間知縣省喻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徼射如犯者官中決断陰府理問時有善射者朱賽哥等二人潜出廓外射得兎一隻入城門吏捜住執於庭下問

之曰爾等故犯欽以縣庭受刑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為陰理将遠言訖各放還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黄衣吏喚二人至于公庭一所廳上却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検諸人罪状或促其寿或隋其子孫或減其食禄汝輩善惡自當裁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吏報曰鵰黄嶺有猛虎攔路傷人公遣首吏孟完賫符牒至山廟拘虎其虎出自衙符牒隨吏而至公庭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所食者有分定輒敢違其天意食啖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自此邑人立生祠而祀之時潞州太守奏申朝廷貞観十七年府君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決楊叟二子負債之冤後遷衛州衛縣令與奕棋人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里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滓民田公奏于上帝少頃間有一頭蛇浮于水面而卒水漸散去君人亦立生祠祀焉有一日公與楊叟奕棋公忽起楊叟亦起公云爾見否忽有黄衣数輩執符而言曰吾奉上帝命云云次有玉珪玉帯子服冠簪秀衣五岳衛具又有百餘人皆拜畢而立奏簫韶絲竹之音樂復有一神取白馬至府君

曰汝輩必待之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矣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拉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世六十四年矣後玄宗值祿山兵亂帝夜夢神人告之曰願陛下駕不可別此方賊不久而滅矣又何避之於是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滏陽縣令崔子玉帝驚而覺焉後果如其言駕歸閿下建廟封靈圣護国侯至唐武宗天下洪水漲溢祷之乃止加封護国威應公宋真宗東封岱岳加封上號護国西齐王至宋高宗之避狄難自鎮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暮宿老嫗家嫗與帝澤衣洗足進粝飯且告曰當借一遊騎早去約五鼓以包一顆肩置焉帝請行稍前迈三岐路窓焉忽見白馬帝異之蹑其後脫至靈祠下有土撫之汗如雨因宿夢青衣方袍人杖擊地輒其亟行驚起遲明發眠纸亭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俄聞珓珓聲乃登敗觀像如夢中所見寂無人唯几上有合内有酒食帝食之將出焉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焉忽不見益異之而從臣耿南仲將民兵数千来迎及南渡駐蹕於杭州帝首為之廟焉賜廟額曰顯衛

普庵禪師

普庵禪師名印肅袁州宜春縣溥化村父余慈母胡氏當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年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寿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歲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数墨巡行無益于事遂辞賢造湖湘謁大溈牧庵忠公因問万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竪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癸酉歲有隣寺慈化者請衆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厳経論一日大悟遍躰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厳経遂述頌曰

描不成圖撲不開　何須南岳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會　惹得胡僧特地来

自此之後癸為言句動悟幽顕有不期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

師目擊而喜曰此乃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荅或咲或謁僧曰師再来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師乃掩隱南嶺其號曰普庵忘懐于世因四縣巡檢丁君驥與長者刘汝明同請出山頭助營費重為慈化脩建佛殿師辞不獲竟從請至則慕道向風者衆師乃隨宜為説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與之即愈或有寝毒人跡不相往来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晴伐怪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宇因茲鼎新延以数千里之間開路建橋樂為善事皆師之化或問師脩何行而得此師乃當空畫云還會麼其人云不會師云止〻不須説其直機無辨多如此而歌頌讃語遍傳人間如證道歌判源録已盛行於時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

乍雨乍晴寶象明　東西南北乱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　幻應權機為汝清

枯木敕度頌畢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無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則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也享年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全身入塔是時四衆云集悲號之聲振動山盡師之終始大槩如此

普庵寂感妙濟正斅昭覺禪師

聖朝大德四年歲次庚子秋七月加封

大德二字餘封如故

吳客三真君

昔周厲王有三諫官唐葛周也王好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先王以仁義守國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屢諫弗聽三官棄戚南遊於吳吳王大悅會楚兵侵吳王甚憂之三官進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安邦之謀但大王無慮耳三官迎敵各用神策楚国皆降吳王遷賞三官拜辭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賜后知厲王薨宣王立復歸周国宣王錫受甚厚仍其爵位后救太子靖王降五方使者及非灾横禍宣王遷三官於東兗撫治安慰民受其賜商請其資所至無乏其國大治三官既昇加封侯號

唐宏字文明孚靈侯七月二十一日誕　葛雍字文度威靈侯二月十三日誕

周斌字文剛浹靈侯十月初二日誕

宋祥符元年真宗東封岱岳至天門忽見三仙自空而下帝敬問之三仙曰臣奏天命護衛王駕帝封三仙曰

昭靈侯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頴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至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旋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一輒寒而濕夫人令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占使九子助我頭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墓闕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羲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干涛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

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梁應夫人廟有穴冀往七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咒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地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尤圖閣孝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宇也

義勇武安王

義勇武安王姓関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漢末興涿郡張飛佐劉先主起義兵后於南陽卧龍岡三謁草庵聘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国号為蜀先主命関公為荆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乃不屈節而亡追贈大将軍壐于玉泉山士人感其德義歲時奉祀焉宋真宗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直符使者玉帝有勅后八日有聖祖軒轅降于宮闕言訖而去帝次日與群臣議之洒掃宮室設祭礼至日聖降于延恩殿帝拜於前聖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為軒轅即汝趙宋之始祖也吾以汝善脩国政抚育下民而来言訖聖昇天矣帝大異之帝與群臣議之聖降之跡山存天香未散群臣賀曰陛下聖德所感聖祖降于宮闕帝詔天下梵宮並建聖祖宝殿至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云塩池自古生塩收办宣課自去歲以来塩池減水有虧課程此係災変敢不奏聞帝遣使持詔至解州城隍廟祈祷焉使夜夢一神告曰吾城

隍也塩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與軒轅帝爭戰帝殺之于此地塩池之側至今尚有近跡近聞朝廷創立聖祖殿蚩尤大忿攻竭塩池之水颯然而竟得此報庙迎奏于帝ヒ與群臣議之王欽若奏曰地神見報當設祭以祷之帝遣呂夷簡持詔就塩池祷之祭畢是夜夢一神人絨服金甲持剣怒而言曰吾乃蚩尤神也奉上帝命来此塩池於民有功以国有益今朝廷若能除毀軒轅之殿吾令塩池如故若不從竭絶塩池五穀不收又使西戎為边境之患言訖而去夷簡颯然而覚甚異夢中之事田奏於帝ヒ亦可收伏此怪帝從之乃遣使詔天師至闕下帝曰昨因立聖祖軒轅殿致蚩尤怒涸絶塩池之水即今為患召卿斷之天師奏曰臣畢一将最善勇者蜀関将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蚩尤必成其功言訖師召関将軍至矣現形於帝前帝云蚩尤竭絶塩池之水将軍奏曰陛下圣命敢不從之臣乞必待七日方勅除得伏願陛下先令解州官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閉户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開門如往恐觸犯神鬼多致死亡帝從之関将軍乃授命而退遂下詔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風暗白晝如夜暗雲四起雷奔電走似有鐵馬金戈之声聞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塩池水如故皆関将軍力也其護国祚民如此帝加其功遣王欽若賫詔往王泉山祠下致享以謝神功復新其庙賜額曰義勇追封四字王号曰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号曰

崇寧至道真君 格 勦 正氣雷行天自三国迄今弥久弥光不数孫權曹操英風泉在地通八閩尽処随処何須蜀郡荆州

百戰顧荆州忠義万年心尚赤 正氣不磨想去時还復天地

三分安漢鼎英雄千載胆猶寒 忠魂常在至今日猶壮山河

生前壮氣呑吳魏未許三分 兄弟情親豈忘彼一时盟誓

死後名高壓太華德垂万古 君臣義重不枉了素讀春秋

一片丹心垂竹帛
千年高誼頌桃園

廟貌丹青古
威名歲月深

清源妙道真君

清源妙道真君姓趙名昱從道士李珏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內有犍為老蛟春夏為害其水汎漲漂滄傷民昱大怒時五月間設舟船七百艘率甲士千餘人民萬餘人夾江鼓譟声振天地昱持刃入水有頃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奮波而出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聖是也公斬蛟時年二十六歲隋末天下大乱棄官隱去不知所終後因嘉州江水漲溢蜀人見青霧中乘白馬引數人鷹犬弾弓獵者彼面而過乃昱也民感其德立廟於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太宗封為神勇大將軍明皇幸蜀加封赤宋真宗朝益州大乱帝遣張乖崖入蜀治之公詣祠下求助於神果奏請于朝追尊聖号曰清源妙道真君

此平板應有威惠顯聖王像原本即缺非缺葉也

威惠顯聖王

神姓伍名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也平王聽費無極說殺父奢兄尚子胥奔吳言伐楚之利欲以報仇吳興楚戰吳果勝焉吳遂入郢員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乃雪父仇吳伐越七王勾踐擊傷闔廬廬死子夫差立七二年而報越勾踐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大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吳其為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為譽伐齊勾踐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子胥獨嘆曰是豢吳也不如早從事焉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大宰嚭因說之曰員恨其計不用將為乱王使賜之利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檟七可材也吳其亡手三年其始弱矣吳王聞之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員乃伐齊大敗齊人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唐元和間封惠廣侯宋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

聖朝宣賜王號

忠孝威惠顯聖王

祠山張大帝

祠山聖烈真君姓張諱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曰龍陽君母曰張媪其父龍陽君與媪遊於大湖之陂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祥青雲雷電並起忽失媪處俄頃開霽媪言見大女謂曰吾汝祖也賜以金丹已而有娠懷胎十四个月當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隆準美髯髮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獸前導形如白馬其聲如牛遂與夫人李氏東遊吳会稽渡浙江至若雲三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垞得趙氏為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跡役陰兵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長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十五丈總三十里志欵通津於廣德也復於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樹之側為掛鼓壇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為期每飽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飧於鼓乃為烏

啄王以鳴鼓而飽至伯王詣鼓壇乃知為烏所誤及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以為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功之所見王為大豨役陰兵開鑿瀆河王見夫人變形未及遂不與夫人相見聖瀆之功息矣遁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聖瀆之河涸為民田即浴兵池為湖灌溉既瀕湖之田僅萬頃掛鼓之壇禽不敢棲蟻不敢聚云唐天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為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廣德侯南唐封為司徒封廣德公後晋封廣德王宋仁宗封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佑圣烈真君至咸淳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准告加封

正佑聖烈昭德昌福真君二月十一日誕生

封正宁昭助靈惠順聖妃李氏二月初二日誕生

封協應濟惠慈昭廣懿夫人趙氏封協順承濟慈佑廣助王祖顯慶聿休昭遠靈惠侯　王祖母顯應起家昭靈夫人

王父慈應潛光儲祉衍靈侯　王母慈惠嗣徽聖善夫人

九弟

靈貺普濟昭助侯　靈德昭惠嘉懿夫人

善利通貺靈助侯　善德助惠正懿夫人

順戒孚應顯助侯　順德衍惠昭懿夫人

康衛昭應廣助侯　康德順惠顯懿夫人

靖鎮豐利宏助侯　靖德淑惠靈懿夫人

休應豐澤孚助侯　休德敷惠靖懿夫人

明濟福謙善助侯　濟德綏惠昌懿夫人

昭祐通濟信助侯　昭德靜惠明懿夫人

嘉惠孚直順助侯　嘉德柔惠光懿夫人

五子

承烈顯濟啓佑王　五月十五日生　承祀贊福元穆協應夫人

嗣應昭佑公　正月初四日誕生　嗣嬪翊福昭穆夫人

濟美崇祐公三月十五日誕生濟順保福恭穆夫人
紹休廣祐公十二月十二日誕紹姒崇福交穆夫人
善繼孚祐公正月十一日誕生善行敷福瑞穆夫人
一王女
叔顕桑嘉令儀夫人王婿李夫人本廣无像位醮筵及祠祭呼云
八王孫
第一位永福侯　第二位衍祚侯
第三位衍祐侯　第四位衍澤侯
第五位衍端侯　第六位衍渥侯
第七位衍慶侯　第八位衍惠侯
佐神丁壬二聖者
打拱方使者封協靈侯

掠刷使

按幽怪録云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来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邸要簷于小室中其從御散坐簷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從吏之糾七爲裴璞曰吾爲陰官職受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刷使耳曰何所司耶曰吾職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即叶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爲爲元方曰安知其剩而掠之璞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籍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今虚耗或索横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関身尔始吾之生也常謂

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禄只歎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嗇者善之本德之與善乃立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經殊无所得諸鎮平尔人生有命時不泰差以道靜觀无復躁挠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城中陰冥限數不可違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馬元方固請曰間別多年忽此集会欵言未幾又隔晦明何處如此璞曰本司解暑置在汧隴間吐蕃将来慮其侵軼當此陰道京尹共議会盟雖非遠圖聊亦紓患亦且安邊之計也我馬已駕来期不遥事非早謀不可為備且去且去上馬数步遂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悵然而西所歷之獲无差其說彼樂天知命者盖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軍騷動朝廷知之又虞其叛思援臣以為謀宰相薛盟相国崔公不欵臨境遂為城下之盟卒如其說也

沿江遊奕神

翰苑名談云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来日午有大風舟行必覆宜避之来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離岸公托以事曰午天色恬然俄而黑雲四起於天降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禮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経一部某乘其力薄有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経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要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令連陞数秩再拜而去矣

常州武烈帝

忠佑武烈大帝姓陳諱果仁字世威常州晉陵人也聖祖嵩字元皎仕陳為羽林郎洪州建昌縣令父季明字玄煥仕陳為江州司馬領南道採訪使尋拜給事中帝於梁太清三年己巳三月望日午時誕英姿照人有鼎角匾犀之異衆皆奇之八歲能屬文十三徧讀諸史人皆咸為再生東家丘陳大帝天康元年舉進士第對策王階年甫十有八上曰朕與卿太丘之後家世自茲不墮特授監察御史遷江西道巡察大使帝智勇絶人深韜畧有経濟天下之志仕陳二十有五載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德惠黎民威名蒲天下後主失政遜于隋遂亟上印綬歸隱不仕以田園為終老計隋高祖累詔不起煬帝南遊江都群盜並起帝聞其名詔令討盜俾除民害義不可辭奉命而起大業五年授東義尉平長山以叛寇各得其情衆悅服仕至朝請大夫九年正月奉詔平江寧樂伯通叛徒十萬授銀青光禄大夫十三年改號義寧恭帝全號奉詔平東陽奕世幹賊

衆二十萬隋王勅之召入拜大司徒大業末流法興起兵吳興乃帝室之
父意欵倚帝為重帝輸忠貫日抗節凌秋確乎不移法興謀據常郡包藏
禍心陽為依附實欵加害時賊帥李子通集衆數萬屯江北與法興陰為
應援震帝威勇不敢渡至唐高祖武德二年庚辰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
疾亟走告于帝不得已往問疾飲酒中毒馳歸時有高僧漂禪師以醫名
世亟召之治療其法當於閒寂無人處水滌腸去毒帝室沈氏宗伉儷之
義深切痛心至忠上潛窺而觸之帝自知不可為遂囑付漂禪師及軫張
二妃俾施所居第并南帑為精舍東第為崇仟觀言訖而薨享年七十有
二法興聞之意欵陰謀得志豈知帝英爽如在忠節愈勵一日黑雲蔽空
風雨晦冥忽見形威發一神矢射薨法興寇衆四清其護國威靈有如此
者唐天子欵旌其功乃下詔詢訪本郡耆老故陳司徒身備八絶何謂耆
老等條奏曰忠孝文武信義謀辨是謂八絶事唐封忠烈公繼封福順武
烈王後周加以帝號宋宣和四年賜廟額曰福順一武烈顯靈昭德大帝

武烈沈后　軫后　妃贊幽張夫人
神父啓靈侯　神繼母嘉德伊夫人
神母懿德段夫人　神長子贊惠濟美侯
次子協應濟順侯　神孫處士
佐神柴大尉名充宏封翊靈將軍　神眷

楊州五司徒

楊州英顯司徒掌許祝蔣吳五姓是邦血食父矣載在南史及梁書王琳
列傳云王琳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破景有功能輕身下士所得賞物不
以入家其麾下萬人多江淮人也累立大功仕至特進將軍會陳將吳明
徹來寇境帝遣領軍將擊破胡等出牧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破胡曰
軍士嚴整切勿須戰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騎而獲免還至彭城帝
令吏赴壽陽進封為巴陵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晝夜攻
擊城内水氣浸人皆患腫死者甚衆城陷琳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
恐其為變殺之哭者聲如雷傳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將吏朱瑒等致書
求以首吳明徹亦愛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于是與開府儀同主簿
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椎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
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楊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客送葬至建業即五神
也五神居楊州日結為兄弟好畋獵其地舊多狼虎人罹其害山溪畔遇

一老婦五神詢問竭然無親餞食溪泉五神請于所居之廬拜呼為母侍養未久或出獵而歸不見其母五神曰多被虎噉俱奮身逐捕山間有虎迎前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後人思其德義立廟祀之凡所祈禱隨求隨應廟今在江都縣東興鄉金匱山之東至隋煬帝時曾護駕有功封號司徒唐加侯號宋至紹定辛卯逆賊李全數來寇境禱于神不吉以神像割破之不三日全被戮于新塘肢体散落循全之施于神者乎賊平帥守趙公范親率僚屬致享祠下以荅神貺撤其廟而增廣之錄其陰助之功奏請于朝賜廟額曰英顯加封至八字侯後平章賈公似道来守是邦有祷于神者遇旱暎則飛雨憂淋潦則返照救焚則焰滅歉雪則瑞應其護國祐民無時不顯復為奏請加封王號

第一位靈威忠惠翊順王　第二位靈應忠利輔順王

第三位靈助忠衛佐順王　第四位靈佑忠濟助順王

第五位靈勇忠烈孚順王

蔣莊武帝

建康府蔣莊武帝諱子文楊州人也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擊傷額而死焉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故吏見而驚走子文追謂之曰我當為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為吾立廟不尓使虫入人耳為灾吳王以為妖言後果有虫入人耳死者甚衆醫巫不能治云尓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灾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疫吳主患之封中都侯加印綬立廟于鍾山更名曰蔣山表其靈異晉穆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為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符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生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惧色初會稽王導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杜祐通典云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絶之加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蔣王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乃進帝號復新廟宇於宣陽門為炎光門中門為興善門外殿曰帝

山内殿曰神居梁武帝常祠而不應遣使典焚其廟未及中途忽風雨大振動宮殿帝權祠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備載其事因宋朝會要曰開宝八年廟火雍熙四年重建景祐二年陳公執中增修請于朝賜廟額曰惠烈

蚕女

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思父不食謂母曰若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身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竟至其菅不肯斷毋以女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斷毋以女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舷脫我之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欵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捿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服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毋曰上帝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天仙嬪

威濟李侯

侯姓李諱禄安吉州長興縣童莊人也於宋徽宗崇寧三年正月十八日甲申生長而異稟性質顓語不妄發鄉社之人遇有休咎禍福之將至輒能前知而告戒之年十八當宣和三年三月忽預告鄉里鄉社云吾將往山東膠西為國家幹事恐須數年方歸遂端坐而逝遠近相傳莫不異之其後数有靈跡見于本鄉如年穀之豐凶蚕麥之得失皆以傳之巫覡殆若印券契鑰不差毫釐於是父老相率為立香火之地而祠祭之至寧宗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通直郎知長興縣趙崇憧状申濟惠顯應實跡所陳中州備申朝廷賜廟曰顯應至理宗宝慶元年本縣寄居朝散郎賜緋魚袋陳昂等列状云諸路州縣境内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利惠及民例須保明聞奏更乞特賜封爵以彰神之功烈以慰一方士民之望奉勅封威濟侯

趙元帥

姓趙諱公明鍾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脩至道功成欽奉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皓廷霄度天彗覽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炁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邁水炁也面色黑而鬚髯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義躰則為道用則為法匕則非雷霆死以彰其威泰華西臺其府乃元帥之主掌而帥以金輪稱亦西方金象也元帥上奉天門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為直殿大將軍為北極侍御史昔漢祖天師脩煉仙丹龍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　玉旨授正一玄壇元帥正則萬邪不干一則純一不二之職至重　天師飛昇之後永鎮龍虎名山厥今三元開壇傳度其超善建功謝过之人及頑冥不化者皆元帥掌之故有龍虎玄壇實賞罰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將者以應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應天炁地炁年炁月炁日炁時炁也五方雷神五方倡兵以應五行二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將所以象春生秋殺之佳來驅雷役電喚雨呼風除殲剪殲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訟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禱無不如意故上天聖號為高上神霄玉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執法趙元帥

格聯

入化出神凜凜威光耀日
駕風鞭電英英殺氣凌霄

杭州將相公

神姓蔣世為杭州人生宋建炎間樂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無價歲歉或損以予饑者死之日祝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人心所趨靈應如響祈卜者宜相摩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于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應孚祐侯

增福相公

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晉陽間決斷邦国冤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枉錯文案無曾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飯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天成元年贈為神君增福相公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二十三

高里相公

高里趙相公者乃長安高里村人也世本農桑耕鋤為業公習科舉登第為人剛直死私累陳諫事不聽公乃觸階而死郡人立其祠今在長安西二十里有墳亦在至唐睿宗延和年封公為直列侯俗呼為相公也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二十四

靈泝侯

李琚本衛州三用人也周世宗朝為將善騎射於国有功後因病至重有問疾者甚殺公無別語告報曰我授山東漆河將軍也言訖公卒焉後人立祠于此至唐玄宗開元年封為靈泝將軍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封為靈泝侯

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疝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靴一足屐一足腰懸一屨搢一鈐扇盜太真綉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或處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鞾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鍾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塋之感恩祭祀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疝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道子奉旨悅若有覩立筆成圖

神荼鬱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於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門桃板之制也蓋其起自黃帝故今世畫神像於板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除日置之門戶也

五瘟使者

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空三五丈於身披五色袍各執一物一人執杓子并觀子一人執皮袋并劍一人執扇一人執鎚一人執火壺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為五鬼在地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搖管中瘟史文業如現之者主國民有瘟疫之疾此為天行時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張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無法而治之於是其年國人病死者甚衆是時帝乃立祠於六月二十七日詔封五方力士為將軍青袍力士封為感應將軍白袍力士封為感應將軍赤袍力士封為顯應將軍白袍力士封為顯聖將軍紅袍力士封為感威將軍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真人遊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為部將也

司命竈神

按酉陽雜俎云竈神姓張名單字子卿忌有六女皆名察即六癸女也白人罪狀大者奪紀二三百日小者奪算二一百日故為天地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二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地婚孫天地大夫天地都尉天地長兄咧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大和君王地夫人凡治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以塼及細土構之立亦勿令穿析神竈之法也竈神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犬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至非禍犬骨入灶出狂子正月巳巳日白雞祭竈宜蚕五月巳丑日祭竈吉四月丁巳日祭竈主百事大吉之兆

福神

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字昔漢武帝愛道州矮民以為宮奴玩戲其道州民生男纔棟侏儒好者每歲不下貢數百人使公孫父母與子生別有刺史楊公守郡以表奏聞天子云臣按五典本土只有矮民無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後更不復取其郡人立祠繪像供養以為本州福神也後天下士庶黎民皆繪像敬之以為福禄神也

五盜將軍

世畧曰五盜將軍者即宋孝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於一方之地作乱為盜后於景和年帝遣大將張洪破而殺之于新封縣之北其五人又作怪盜于此殺之者皆呼為五盜將軍也 杜平 李思 任安 孫立 耿彦正

紫姑神

紫姑神者乃莱陽縣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办利于唐垂拱三年寿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其妻妒之遂陰殺之於厠自此始也紫姑神死於正月十五日故顯靈於正月也

五方之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軍師姜尚稱之尚父荅曰南海之神名祝融北海之神名玄冥東海之神名勾芒西海之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无奠礼焉按傳共工氏子曰尤主社為后土神少昊子曰重主木為勾芒神顓頊子黎主火為祝融神少昊第二子該主金為蓐收神少昊第三子熙主水為玄冥之神也

南華莊生

莊子本姬姓名周因先世宗父名暘楚莊王第三子也封睢州蒙縣為下林無冠冕志妻閻氏續因平王伍子胥之难更姓以楚莊之莊為莊姓愿子孫無忘乃祖意也乃隱姓名雜處于蒙縣之陽隨父母遷亡居喪以礼昭王聞其賢而聘之辛乃身負耜妻持筐又遷于蒙成之東生莊周匕與妻王氏躬耕鑿妻紡績日覩魚詢友為樂夜討黃廷經卷及南華經卷遺世周以放達為宏規以全真為內事柳盜蹠聞之不犯其門却孫武之金而不受逃赴王之聘而不起前妻野死哭而不哀次妻憂死歌而不哭遊秦関而師老聃受仙丹而點骷髏南遊汨羅而會閭闔大夫于龍王之殿東遊瀛海而覓周太史于弁山之陽秦蹇叔棄令尹而相從于羽化長莊士叩秦関而覓父于仙墓廣成子之為契丹寄生之為遊萬花谷中採藥不徑岩上宛冊指點三男于仕籍點化妻骸以返陽登層岩而感蝴蝶之梦思人生如梦游虎豹而嘆觀魚之樂舊事如新既而臨雲海以思故鄉之遊子由子南基輩分襟永決友故土而聚骨肉之欣並業莊观莊六輩携手帰仙

滿門雲水為家瀛州上明月為朋老君以其徒之與有道也述其首末以聞于

天帝封為協天翊運全真保氣護國庇民慈惠無量大德玄帥

觀音乃鷲嶺孤竹國祇樹園施勤長者第三子施善化身來生於北閻浮提中父妙莊王姓婆名伽毋伯牙氏暴者父母以無嗣故祝于西岳香山寺天帝以其父好殺故奪其嗣而與之女長曰妙清次曰妙音三曰妙善惟妙善生時異香滿座霞光遍室幼而聰達便欵了人間事至九歲力阻父命誓不成姻後因長次二女招及二郎俱不當肯父乃強妙善畢偶無柰善何始禁于後園中善守净殫駕再捨入汝州龍樹縣白雀寺為妮暗命僧頭夷優寺化喻弗從乃阨以苦行妙善朝吸水暮聽釋晨焚掃晝柴炊宅無難色誠感天使三千八部天龍持護伽藍掃地東海天王掃厨六丁上香遊奕點燭伽雀進茶飛猿進菜白虎嘶柴飛瓊毛嬙滋花八洞神仙獻菓夜ヒ中風雷喧赫鬼神走動衆妮惧而復命于父ヒ遣五城兵馬忽必力驅兵圍寺焚之而妙善口叩靈山世尊齒嚙玉指噴血成紅雨滅火息三火三息無柰奏聞父怒令必力救寺五百僧咸無恙焉必力再火再息三火三息無柰何復至此乎沉吟芳草不知去向已而釋伽如來駕雲和南而揖曰卑盧遮那佛座下九蓮臺上九品仙子九品蓮花九品淨土九品天尊九品天仙九品天人九品天王九品天將九品天龍九品天神九品天鬼九品天官九品天女九品天童九品天玉九品天皇九品天帝九品天主

王元帥

襄陽洛里姓王名惠字秉誠父諱臣早逝母邵氏遺胎而生帥于貞观時丙申年七月庚申日申時帥幼孤不讀有膂力性剛暴質直市中有不平者直與分憂鋤硬撻横國人服其公且憚其武第多執性不容人分曲直故舍恩者報而仇之不盡泯焉時扶風内名黑虎者與帥同姓遂借其威名強淫人之室女凡殊姿者先撥而後嫁謂之試先紅莫敢誰何後帥聞其冒余醜也怒笞之卿儔與質於廷帥不服官枉之而狂焉帥髮倒豎曰污塗留他則甚余一一殲之以除民害闊步摳衣而上官惧唯匕曰衆隸背等逢拽力救而釋之得無恙遂至荆襄間有古廟為江悞所占顯靈本方里通年六月六日會主倘牛羊猪各十牢酒十醸免瘟否則人物流血而疫通會會告者幾至鼈男女以徇之悲声盈耳帥惡而燒之廟像而燄惟風大作適值薩真人托樂救瘟以來遂作法反風而滅妖境籍以安諸土主述事以奏

謝天君

玉帝敕封谷洛王元帥錫金印如斗内篆赤心忠良四字管天下都社令凡有方士奏入者雷厲風行察有大过者立拽之官民不敢少干以私第帥多在天門用事不諳人民隱伏蕪以性烈一承天命即拘其冤令人骨悚世人勿犯之可也

謝天君

天君姓謝諱仕榮字雷行於貞觀初一輪火光如斗直射入山東火焰山界謝恩其父韓其母也帥性烈貌惡不屈於豪亦不敗于法為山陰令時寮東役督司以催科故嚇帥以千金帥密拾其賊報督怒之無從也因責以苦辯諸若水銀盛甲帥以錫餘者應勒以鼓革牛膠帥以敗鼓敗甲為膠而皮者為甲鼓奏進督害之不足又申以將才陰陷以把臨帥即夜率數兵以襲砍而塞虜心賊又乘敗以襲我虛帥又先移塞以伏弩侍之竟保無虞蓋役愈苦而才愈辯事愈險而功愈奇赤心烈節炳于天日誠不虛

玉帝之寵於耳目臣也宜受戢于火德天君執金鞭架火輪頭頂道冠以司亢陽之令

大奶夫人

昔陳四夫人祖居福州府羅源縣下渡人也父諫議拜户部郎中母葛氏即法師傳度驅雷破廟罡法打破蛇洞取兄軒妖為三殊料蛇禀天宿赤翼之精金鍾生気之靈與天俱盡豈能歿得第歿其毒不敢肆耳至今八月十三起乃蛇宿當度多興風雨霖霄暴至傷民稼穡蛟妖出沒此其証也後唐王皇后分娩艱难災至危殆妳乃法到宮以法催下太子宮娥奏知唐王大悅敕封都天鎮国顯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建廟于古田以鎮蛇母不得為害也聖母大造于民如此法大行于世專保童男童女催生護幼妖不為災良以蛇不盡殲故自誓曰女能布惠吾能行香普勅今人遂沿其故事而宗行之法多驗焉

聖父威相公　聖母葛氏夫人
聖兄陳二相公　聖姊威靈林九夫人
聖妹海口破廟李三夫人　八月十五日生
助娘破廟張蕭刘連四大聖者　銅馬沙王
五猖大將　催生聖毋　破産靈童
二帛將軍　九月初九日生

天妃娘娘

妃林姓舊在興化路寧海鎮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母陳氏
嘗夢南海觀音舟以優鉢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寶
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已之日異香開里許經旬不散幼而穎異甫週歲
在襁褓中見諸神像又手作欲拜狀五歲能誦觀音經十一歲能婆娑按
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將子文事然以衣冠族不欲得此聲于里閭間即
妃亦且韜迹用晦櫛沐自嘿而已兄弟四人業商往來海島間忽一日妃
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時父母以為暴風疾急呼之妃醒而悔曰何不使
我保全兄弟无恙乎父母不解其意亦不之問暨兄弟嬴勝而歸哭言前
三日颶風大作巨浪接天弟兄各異船其長兄船飄沒水中耳且各言當
風作之時見一女子穿五兩紅蓬也衣乘雲而行渡波濤若平地父母始知妃向
之瞑目乃出元神救弟兄也其長兄不得救者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護
也懊恨無已年及笄誓不適人即父母亦不敢強其黙居無何儼然端坐
而逝芳香聞數里亦猶誕之日焉自是往往見神於先後人亦多見其與
從侍女擬西王母云然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之邑有某婦醮于人十年
不字万方高禖終無有應者卒禱於妃即產男子嗣是凡有不育者隨禱
隨應至宋路允迪李富從中貴人使高麗道湄洲颶風作船幾覆溺忽明
霞散綺見有人登檣竿旋舞特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衆允迪
李富具列对南面謝拜曰夫此金簡玉書昕不鯨鯢腹而舷宣雨露於殊
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
之还朝具奏詔封靈惠夫人立廟於湄洲致守香火百家斲樸梓材冊牘
張矣我 國初
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勅封
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夫妃生
而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死而司徵則人無闕司海則水不揚波其造
福於人豈淺鮮哉余嘗考之興化郡詩併採之實冕采碑記因畧為之傳

龐元帥

混烝龐元帥

帥姓龐名喬字長清漢江渡口父龐定母姚氏生於漢献初癸丑年十一月癸亥日丑時世雖駕渡心行菩提待凡往來客无不平等一夕客重陽日夜渡歸急頓遺百金於舡次日泣而訴其情帥出其封帖如也客頓委一不受又除夕前二日幼嫂孤行晚告以渡柰一日雪禁無有行者氏無處帥留之而火其衣鬻其食凜然尺寸清冽次日雪愈其人踪絶矣又次日帥忙于應接其父披蓑揭竿而渡嫂從之至岸而反江風大作舡掀而渡覆矣帥見而忙跳逝于波隨逝勢若浮梗直至父處深入而負之至崖而力竭矣無如狂瀾者何則帥沒而父亦墮矣帥失嫂在復俱沒負之以出如是者三蓋除夕時鬼夜出沒叫冤取替乃帥固一六之精以坎為府沸濤不能俾之殆而向所渡之氏者非他迺自在觀音化身佛也以故父亦無恙弟帥已出險方嗚々然抱父以泣而数十鬼泣曰余今年當耿代無柰為孝子所攘予無輪迴日矣帥聞而鞭之不獲明日又如是泣陰

王教搜神六全

風颺七鬼哭悽人呪父以羸弱之質蹈于薄滂之後其哭冤者屢矣帥不得已以香塵貼于掌中以火薰其上祝于天而

玉帝聞而怜之敕為混烝元帥手執金刀惟天門之出入是命以降陰魔除陽惡秋毫不爽

李元帥

帥諱封乃南海上飛舡敫也素剛直絶膂力因鄉有不戴天之冤者帥不平而殺之逃于海神廟中遇五鬼咀嚼又入曰天神到了也帥曰汝何有知曰予等奉神龍命愿為除水怪馬當以金刀贖隨于地窖取刀而化帥曰異哉亦奇遇也倏爾顆賊牽羊醞醵神帥擒降之跳艘而入啟其中皆美男女珠宝芽類帥命盡釋之錫金玉遣場因誓其醜曰女無劫往來商宦客無劫民間女而專擊倭與賊之民害者聽衆唯七一日操艇于洋一巨怪翻風捲浪而起帥不知為江豕也曰之豈神命者耶跳浪而剳之涉洋如步沙渚已而黑颶倒旋驚涛騰空飛花濺天中隱逆鱗而刺鬣象嘴而牛鼻身巨如山一尾九火有餘狀如山川之尾蓋鱷也傍子十数尾奇鱗異族交翼如黑雲然帥曰前非也飛而入立其背直刺而出並戮其子與及其餘風浪頓息若平江焉夜神謝曰女功槎客無涯矣余當曰之玉帝以酬萬一玉帝乃敕為元帥李先鋒之職委二將軍為翼帥蓋生於

劉天君

錦江口隋帝壬午年五月五日午時托胎於李芳之妻孫氏云
雜記傳曰帥諱後東晉人也生於岷江漁渡中歲次庚子八月十二日酉時母謝氏取水于江而帥閙入于波心得浮槎近傍而濟其父刘福公掉而迎之曰何異也而幸不死適貧送于羅真人為侍讀因精于五雷掌訣招風捉雨隨叩響應濟民助国瑷堵之民議祀之帥曰是為名也而逃之民書德因壇其宇而脩焚祈祝于其間一如所祷捷于浮殼継而東京大旱上蒿目而耳之嗟咨遍編户焉且曰惟禱于刘君之祠必吞所視上從之果訓靈焉時秋大穩帝悅而敕之為
玄化慈済真君焉
玉帝而亦以其敕者
敕之以掌王府事

王高二元帥

野史傳曰王諱鉄高諱銅王生榕城之南高產薊雍之北二帥各遊仕于中夏而相与遇于雟洛至握手歡焉審其歲皆周厉時壬戌季冬月廿八日晡時遂盟以金蘭不同気而親若一乳時二帥皆仕于韓王力諫而不聽也欲去之高曰女行塞吾何樂也竟棄之而偕往終不祿焉一日高出也王詢之人曰逕南嶺焉王驚曰虎穴也伊何之以刃迎之人止之曰生死以之也貞行而若無有狀乃高反而咨王之去住人曰為女过南嶺矣王奔之人亦止之曰為予行也而敢後也乃高不遇虎而王遇之王曰小亟将吾友何之力救之已而高返王迎之曰吾以女死于虎口高曰非也余覓女路值榔盜跖以為子受擒于彼手刃虎戰而捉之竟言未有獲女也而返二人欣然携手而歸人曰真銅鐵友也凡事爰類此玉帝以為猛獸不能携其心也遂二帥因封為虎丘長以示訓

田華畢元帥

東鄉間姓田名華者乃正東二七神也雷藏地中寄胎於田間千年石乳鍾氣而生誕時白晝憑空霹靂火光照天風雨驟至帥膝坐大蛇圍其外群蜂哺英以喘至長遂因田為田指華為畢脩鍊于瀘瀘岩下時女媧氏五色土補天百計不成帥助木火之精霹碎玄精之石髓噓南之氣嫩曙鑄之治聲吼天地乃塞天漏又鍊五色火雹風雷陣上助軒轅擊殆尤軒轅氏拜以龍師之戝帥曰余方以外人豈以碌匕自損拂衣而隱于華胥之境因名華焉厥至有唐氏十日并出赤土千里衆星官喻以代天工司者帝震怒起滯為天地立心洪爐造命乃奉帝旨駕雷車擊電施雲路風馳日月秉燭官騎龍尾臣箕翼是時雨暘時焉流及漢末妖魔縱横奸淫百出

玉帝封以雷門畢元帥之戝救掌十二雷庭輔

玄天上帝誅瘟役鬼上管天地潦涸下糾群魅出沒中擊不仁不義等輩

田呂元帥

呂元帥之父乃蒼龍之精帥其子也昔蒼龍為慈濟真君昕逐隱入西蜀黃沙洞暗窺龐氏美艾而妻焉半載有寄真君覓至而充化乃氏亦驚匿於田中真君飛劒指龐氏之腹而胎落固孩身而龍首也爾時雷雨暴至夫謂見龍在田非耶真君既逼其父不忍破其胎以及其子也育撫之因田其姓雨其諱也六歲時送徒于張真人帳下曰侍不倦因表而字之曰全靈自張真人步虛後而帳與天雷令等法不俱焉帥竊覩以心帥之倣錄于紫華山中忽然思身所出之原弗得也老道士誡之曰而翁元金之質而母則龍右老嫗而婁瞑是也帥泣負而事之服勞不倦不數載容毋所以別父之故乃母云已帥日夜思之曰此一行也雖而父不法之過而真君以逼父於何處陋母化僇于何歸足恨也自思不報非孝也有恨不洩不武也行而不斷非夫也伊何人斯挾術而刼而父而亦何不磬斯孝而雪父耻耶遂突起而裂帳為旗折竿為戚噴水為霧擊令為雷忽虛而行于太虛中遍詢真君行藏正值十二小妖截路空亡帥怒展旗幔于帳已而與戰不解

玉帝親召而帥之曰真君為民除害弗可妖仇也十二空亡不可刃也其與帥釋其恨而愿隨鞭鞚於三界行在以陪妖幔邦元帥之戟因而以左執雷令右執黃旄而上列於負屏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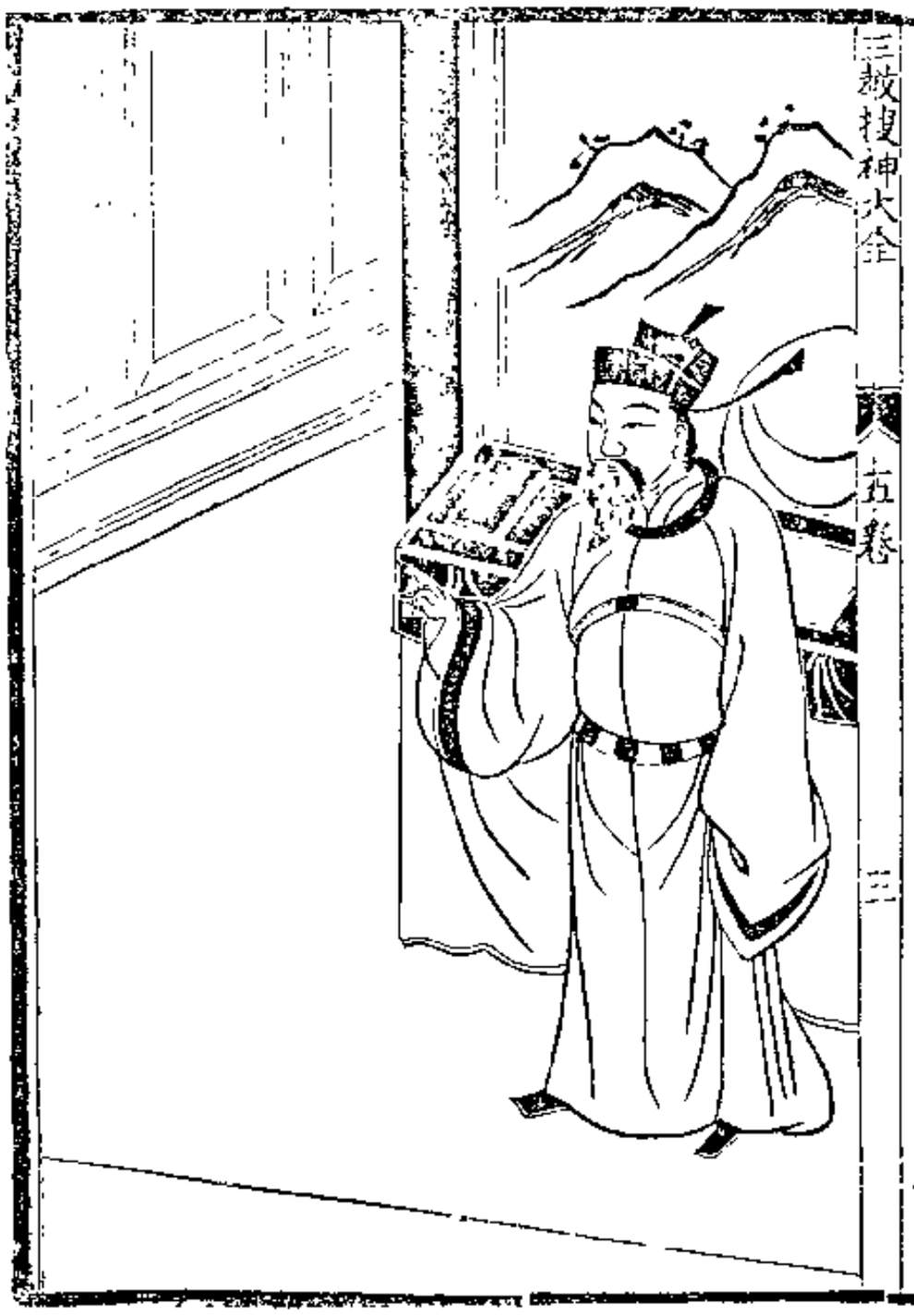
黨元帥

帥懷州人澄深精研第貌黑而心不黑內不庇親外不避仇任晉昭察使時留刑無定惟人盻入上任見下任奸帥獨平心不照黨以廉明真偽如見奸廷無冤獄下民無怨辭三載中和閭謠之曰黨不黨覓五臟案臨籍秉天日黑判官人鬼泣何家宰相民考妣盖黨其姓黑其貌歸籍者其諱而何其翁之諱也故曰何家宰相毋陳氏生帥于元祐丁未年九月丁卯日未時生時人見有二三十兒童旗旛蔽路鼓樂沿堤扛一小兒以來人問之咎曰一路福星也享壽九十七玉帝封之帥以蒸黎權掌考校以察天下惡過焉

店元帥

野録曰帥相溪人氏諱神毓於周宣王七年三月初四日申時亡風雨驟至龍掛寃表鄉人號乃父文甫若母韓氏曰阿兒龍種也夫帥性敏爭長遊閑中受業於閑尹子結廬於眉山之陽適當令赤土千里百木黃落鱗不得尺水以鼓其鼠樵叟輩相有汗顏相與聚訴于廬曰周于黎民靡有子遺帥愀然不曰愧不龍耳彼蠢茲若虺且以伸蛰揚波吐氣成雲為天下作甘霖奈何含淳而且不及一焉則丘稗而牛嘯足恨也抑鬱而思曰昔有棄林之禱何為也哉夫非剪爪髮者乎惟誠動天亦弗誠耳遂休浴更衣明馨于爐薦虔於盃再拜而祝民從之倏雨漓驟至彰地滿三尺殊憶帥之再拜不起而不知其化矣已而行人報曰帥乘馬東行旄儀羽檄族擁百餘謂從者曰為我謝諸而輩也余奉玉帝敕莫胜留耳幸勿予責

上帝封為五雷之長典威福擊伐事



副應元帥

帥性嚴整目不瞬而心匪石不假人顏色幼科不第而善志厲行於山僻間夜有九尾狐精托幼婉行狀叩扉以入献百媚以求一眄帥讀而然啓朱唇以求一售帥讀而然次日敲牕低語帥閉户而已妖以色不迷悞可駭遂幻為魍鈴眼而螺角龍唇而虎口乾柴身巨人履足踏于几手抬于楹火焰眼鼻如噴帥色不變乃坐而言曰女非夜半之所啓門自献者即何嚇余耶余豈而嚇者耶遂以所點易之硃以攘之妖斂形作丫環而謝曰君天神也異日天詔為竟察魔帥幸宥婢愆帥曰女洗而行可矣嬙欽旺而退已而

玉帝降旨迎帥授以金鑑糾邪之職帥蓋泰山下人氏副賀公之遺脉母歐陽氏萃中嶽之秀而降凡于乾符九年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寅時帥別號泰宇

槃瓠

槃瓠狗神今長沙武陵蠻之祖廟在盧溪縣之武山按高辛氏有犬戎患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遂入山御人首赴闕下果吳將軍頭也帝大喜太槃瓠畜類不可妻欲他報之女聞以為信不可失請行帝不得已從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石室中踰三年生六男六女分為六姓藍胡侯盤余竹至今廣福近海有之俗名余客槃瓠苑男女自相婚配母歸以狀白帝使迎置諸子衣裳爛斑言語侏儒其後滋蔓今武陵蠻是也至今土俗不食犬肉廟有威靈也

楊元帥

元帥也楊帥特以地祇授之何曰寵異曰以帥觝為后祇任耳目也曰手執武士何故曰后祇為方澤承青帝行天道操堅凝以尸其出迎夫迓以尸其入于時為凉於數為逆于氣為藏持肅殺握秋霜惟帥則武力執武士以殺為威擊人之所不能擊此則上帝所以敕帥之意也曰將安効勤曰下察五方之凶穢幽按十二闔君之横縱陽糾人間図圄之曲直陰鑑傍獄之魑魅為陰府研門之長至巨任也然則帥何脩以至此曰守法耳帥時任侯廷尉長案盗主玩器者以賊寃帝欲迁殺之不聽案以妄俾侮官僚者以笞殺帝以賞赦之而不聽案三老中之賊吏者臺臣以勢請之而不顧案故友以撓法罷者賄以千金而不瞬目曰汝何累欲人共分謗即凡此其大較也夫帥勇力精進允若慈雖與共楊州事察人鬼斬凶頑校牛頭馬首之閑剖岩林水國之藏無不可者然帥生時鄰驚喊有飛虎至者已而楊公家婆徐氏觝帥於庚申年十月十六日亥時焉

高元帥

此則帥諱名彪之意而人豪杰如此

高元帥

帥受炁於始元太乙之精托胎於蒼州高春公家母梅氏甲子年十一月甲子日子時生下一團火光曜日父母以為怪投之江藥師天尊抱之為徒貌如冠玉法名員授仙劑以遊世界猿孵腦猿遺彈求完頂傷頂腦帝以蟆蛙等頭以起之虎硬喉遺蟬蛛毒帥以蛇骨化之諸奇症隨手安痊適遇一仙木櫺腹而腰口血水瀝匕不止帥怜而補之仍以瓊花之露及天合之皮而孔如天然不意神虫死其中也乃托于人言曰信而術亦大造中之生ヒ人也汝能去病于肘腋隨甲之下以活世耶曰可即制以灸鬼之法以濟曰東南一古栢女生之乎曰可即以去痛之藥調以神水咒易以腹腸蒙以生肌腹裂者交合之乎曰可即以去痛之藥調以神水咒易以腹腸蒙以生肌之散而産曰今士大夫之家乏姓女胎之乎曰可即以紫英陽起等石継以寄生神散密推化生神符神虫思無以窮其报者密以金蚕殺氏謂帥曰今如何夫醫一生即殺數草是活一而枯百也況胎孕乃權于天汝欲

以命扭是未必生而傷一死也汝何能全孚托命于抱襁之中彼非有死機也亦何賴于女而強醫之臂乎以死彼未德而余之何仇女亦得以普濟之仁兩無偏耶帥語塞而嘆曰信不能無感德枯謝之遂和以回生之術兩甦之遍遊于方內外生之甚報玉帝憫其為仁亦苦矣以為足為帝之心為物造命者遂封以九天降生高元帥之哉

詳老帥之始終凡三顯聖焉原是至妙吉祥化身如來以其威焦火鬼墳有傷於慈也而降之凡遂以五團火光投胎于馬氏金母而露三眼因諱三眼靈光生下三日能戰斬東海龍王以除水孽繼以盜紫微大帝金鎗而寄靈于火魔王公主為兒手書左靈右耀復名靈耀而受業於太惠晝慈妙樂天尊訓以天書凡風雷龍鉈醎鬼安民之術靡取不精乃授以金磚三角変化無邊遂奉玉帝勅以服風火之神而風輪火輪之使收百加聖母而五百火鴉為之用降烏龍大王而羽之翼斬楊子江龍而福于民屢歷艱險至忠也帝授以左印右劍掌南天事至顯也錫以瓊花之宴金龍太子為之行酒至寵也殊憶太子傲侮怒帥火燒南天關遍敗天將下走龍宮中戰雖婁師曠偕叱和合二神仍管金龍以洩其憤至不得已又化為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妧蘭共産於鬼子母之遺體又以母故而入地獄走海藏收靈霄過酆都入鬼洞戰哪吒竊僊桃敵齊天大聖釋佛為之

解和至孝也後復入于善薩座左至慧也玉帝以其功德齊天地而敕元帥于玄帝部下罷以西方領以咎下民妻財子禄之祝百叩百應雖至巫家究枉祈禱之宗悉入其部直奏天門雷廳風行焉

李祐温元帥

帥姓温名瓊字子玉後漢東歐郡人今浙東温州是也世居白石橋相宗世隱顯父諱望業儒幸明經中科第迺歎於嗣以為非孝也同妻張氏諱像字道輝禱於后土時夜夢金甲神持巨斧手托一顆明珠以惠張氏云我乃六甲之神玉帝之將欲寄母胎托質為人母還肯麼張氏諾曰女流無識聖賢顯萃何取方命其神委珠于懷而醒張氏因而含靈一十二月祥雲繞室異香馥塵已而誕生於後漢順帝漢安元年辛巳五月五日午時時沐妊姊曰此兒左脇有符文二十四篆右脇有文符十六篆人莫能識已而隱其朱畫乃以其所夢神惠玉環名之曰瓊字子玉幼而神明七歲李步天星十歲通儒經傳子史天文等書靡所不通十九歲科第不中二十六歲明經射策亦不中忽然嘆曰男子漢生不致君澤民矩當助帝誅奸戡邪以酬吾志逐晉偈云孝弟為本忠篆為先寬仁容恕立身無偏便脩清淨契合真玄若奉吾道何憂不仙吾隨左右呼召立前贊抑間忽

見蒼龍墮珠于前卧拾而含之流于腹其蒼龍直舞幢曰騰金帥扭為環一握瓊花一朵金牌一面內篆無拘霄漢四篆左手執玉環右手執鉄簡截尾于手突然幻變面青髮赤籃身猱猛握簡遊衍坐立英毅勇猛因顯金盟玉字曰有能行吾法誦吾偈者慈惠民物以伐妖精治病驅邪吾當顯應斯言不忘泰山府君聞其威猛召為佐獄之神積力陰功受玉帝勅旨封為元金大神又封為翼靈熙武將軍兵馬都部署賜以玉環有事出入天門朝奏又奉帝旨令下五獄為岳府猛將衆神之宗獄班之首惟帥能拜金闕巡察五獄累朝封爵血食於温州東嘉之民敬而畏之後王巨宋寧年間有嗣漢三十六代天帥飛清真人張君始持符召之後用獄神而得位十太保之列首温太保之名召之立廟後翼贊云

南獄道士婁君虛奉南獄領秩仙公紫虛元君命書于誌

封

東獄統兵天下都巡檢五獄上殿奏事急取罪人案玉皇殿前左元金翊靈熙武雷王佑侯温元帥

朱元帥

帥姓朱諱彥矢法號為躰元昔胎寄於崑崙山頂毓於癸亥年十月癸亥日時乃六氣之精黑霾四時不散而成形藍青其躰蚕眉巨眼殘霞為乳吸露為漿既長遂以胎元為袋七人物七日化為鉄水布六氣為六殺神時癸陰翳幔空日月無光民無良善並痛其毒天下幾長為混沌世矣爾時玉帝悪其民害也捉殺之帥最袋為雄無不為囊中物者命玄天親謹不克焉且仁直剛豪時上鍾意於年少俊士詔貢以千計選應連花不給之役帥恥之以時多疱疫無中選者報国人賴以安焉作生祠而祀之妖氛命謝天君以火徳星入其囊以焼其素帥無能為也帝獲以劍指之曰汝能從我遊无以過及人也獨於不信道法者以之處囊中焉以警將來吾能受汝元帥之戝以察訛侮聖賢帥唯ㄈ受戒乃左金鎗右皂袋而威顕

張元帥

山東寧海縣有張姓名純帥乃父也母黃氏梦金甲神而生帥因名健誕於則天癸卯歲八月癸卯日酉時帥幼而聰俊長而神清貌似靈官美髭精鑒史由科第官至刺史深諳人間事耳听政口辨寛筆食禁立断而民不克焉且仁直剛豪時上鍾意於年少俊士詔貢以千計選應連花不給之役帥恥之以時多疱疫無中選者報国人賴以安焉作生祠而祀之玉帝以為不曲不阿忠之屬也且才辨于給健之屬也直以飛健報應之瘟疫役專以保童為司命之官也作福者詳之

辛興苟元帥

古雍州界地有神雷山至驚蟄時雷氣發揚于二月為卯於令為震雷門布鼓之神威氣閃赫無物不折至夏秋雷藏池中作鷄狀入于谿岩内昔八月雍民新娃名興者宇震宇母張氏家貧賣薪以養母至慇苦一日往雷山采薪計值凷岩中成鷄形者五帥喜心曰可為進膳資耳竟獲以歸進之母ㄑ適舖掇内衣授之納于鷄柵者四隨以内衣覆其上而欲烹其一神鷄作人言曰予雷耳不可啖也乞宥一剛之恩嫗弗允則雷霹靂而起母破膽昏跪焉帥賣薪携醴以入抱母屍而哭曰子何極也抑至此邪乃拭淚目其背有金痕曰混一之氣青帝之英威令所加莫予敢攖劈惡誅邪惟吾司命乃知雷也盖泣而訴之昊曰母非惡非邪也胡不以殛邪而殛母耶矧宥天下之為惡者鷄名也遂並柵之雷鷄而搥之乃雷為内衣所掩竟不能震第莫為破耳英氣冲虚而電兩風霾交至欲下擊狀哀其為母故而怜之遂變為道士進而揖曰孝子獨不畏雷而反制雷吾雷神悞以傷而母而母以怨也余等愿惟而所命以謝厥罪因奉十二火丹啖之帥遂易形妖其頭喙其嘴翼其両肩左尖右搥脚踏五鼓而昇化母處而去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為雷門苟元帥與畢帥共五方事往來行天剪凶明中邪魔鬼悉

鐵元帥

太歲

鐵元帥

維殷末世魔王現世負靈者胎生版蕩于中華恣毒者以幻化噉戲于谿谷出沒盤結妖帳太虛王帝聞太乙真人奏詔六丁入胎於石城顏氏之夢有母無父因以鐵為姓而頭其名生于商辛丙午年五月七日寅時帥幼而武勇氣排山岳膽落天地力倒九牛殺殺為兎于水頡之陽降火馬于陰山之北殲魔鬼于野火廟中擒妖狐于紫虛樓下浮江亂河截靈蛇玄龜于泳混之渚玄帝方以坎離二柔故而闢雲于九天之下正值帥之勇推山海乃踏龜蛇邀帥步虛以同昇封為猛烈元帥分任玄冥之寄矣

太歲殷元帥

帥者紂王之子也母皇后姜氏一日后遊宮園見地巨人足跡后以足踐之而孕睹生帥也肉毬包裸其時生下被王寵愛妃名妲已嘗奏王曰正宮產怪王命棄之狹巷牛馬見而不敢踐其體王又命投之于郊烏鴉蔽日白鹿供乳適金鳧化身申真人經過但見祥雲藹匕紫氣騰匕毫光四起真人近而視之乃一肉毬曰此仙胎也將劍剖毬得一嬰兒即抱歸水濂洞求乳母賀仙姑哺而育之法名坌叮呶正名嗆哪吒又緣其棄郊之故而乳名殷郊年將七歲同乳母後園遊戲母曰汝非吾子乃紂王子因听信偏妃妲已之言將汝為妖汝母墜樓而死帥感泣竟見真人具道欲報殺母之仇真人曰吾兒年幼不可去也帥堅請去真人曰汝果有此愿力報母亦孝思也但即往天妃入宝洞中取何宝物為使方可前去帥往取黃鉞金鐘而見真人曰取此何也荅曰此物好誅妖昏是時真人口中不語臉帶微笑意許如此只恐年幼不能奮力令往取兵書訓汝先乘海

馬下山收二強人為副帥領命即收贊神鴉將帶歸見真人又命再往掃篇山收得十二強人方可征商帥不知強弱乃十二衮門哭鬼骷髏神帥即往盡戮之懸首掛頸胸而回真人曰此骨非他也能助陣一敲鬼哭神驚人頭昏悶手軟不戰自退於是指帥助武王而伐紂至牧野率雷震等前鋒顯威殺商士前徒倒戈自戮血流標杵當先趕至摘星樓上正值妲已元是妖雉亡國日迷主精夜吃人血後見紂敗欲顯聖化去被帥威嚇欽形擒見周王命戮妲大挺妖容炫目無忍殺者帥抱忠憤孝義不荒於色劈斧誅之妖散光化道黑烟而沒

玉帝聞有孝義之思又有斬妖之勇遂召勅封地司九天遊奕使至德太歲殺伐威權殷元帥

斬鬼張真君

公姓張名巡妻劉氏唐玄宗時進士出匐官拜睢陽令遭安祿之變史思明等叠天亂四郊版蕩公負孤城臨攖應変不依古法前後三百餘戰百戰百克保障軍中器械無一不取之敵者第公性剛烈每裂髮監齒落則見其始以背城奪旗鼓繼以艾高殺思明收萬矢於東草出奇之際整威武于坐食野戰之場明忠義於泣朋之餘識人倫於天道之頃知將令於雷將軍之時堅士志于殺妾燕骸之表洩貞義於厲鬼殺賊之詞至今霽將軍噹指于鄰以示信諸軍伍羅雀炙鳳木食而不携然不屈于畔逆之逼罵不跪於鋸解之吁嗟堅貞凜冽曜天射日真古天地一孤忠哉後唐宋歷封為

宝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

康元帥

帥負龍馬之精而生於黃河之界父康衢母金氏毓時仁皇炎德九年庚申戊寅月庚辰日戊寅時帥生而慈惠不傷胎不折夭不虐孤寡不履生氣雖昆蟲頑蠢動而蚩蝝者不輕殺焉食以殘紅飲以醇漿時有鶴雛為隼所得折翼而下卧收而哺之後鶴含長生草而報公之鄰里蒼生之士處以病者四方謂之能仁聲聞于天 帝亦以民之所稱者封之曰仁聖元帥以掌四方都社令焉帥乃左執金斧右執瓜鎚與王禮相周旋

風火院田元帥

帥兄弟三人孟田荀留仲田洪義季田智彪父諱鐫母姓刁諱春喜乃太平国人氏唐玄宗善音律開元時帥承詔樂師典音律猶善于歌舞鼓一擊而桃李甲笛一奏而响遏流雲韻一唱而紅梅破綻貌一調而庶明風起以教玉奴花奴盡善歌舞後侍御宴以酬帝墨塗其面令其歌舞大悅帝顏而去不知所出復緣帝毋感恙瞋目間則帥三人翩然歌舞擊笳交競琶絃索手已而神爽形怡汗焉而醒其疴起矣帝悅有海棠春醒高燭照紅之句而封之侯爵至漢天帥因治龍宮海藏疫鬼倡徉作法治之不得乃請教于帥乍神舟統百萬兒郎為鼓競奪錦之戲京中諠噪疫鬼出覩助天師法斷而送之疫患盡銷至今正月有遺俗焉天師見其神異故立法差以佐玄壇勅和合二仙助顯道法無和以不合無順恙不解天師保奏

唐明皇帝封冲天風火院田太尉昭烈侯

孟元帥

田二尉昭佑侯　田三尉昭寧侯
聖父嘉濟侯　聖母刁氏縣君
三伯公昭濟侯　三伯婆令夫人　竇郭賀三大尉
金花小姐　梅花小娘　勝金小娘
萬回圣僧　和事老人　何公三九承士
都和合潘元帥　天和合梓元帥　地和合柳元帥
斗中揚耿二仙使者　送夢報梦孫喜　青衣童子
十蓮橋上橋下棚上棚下歡喜耍哭歌舞紅娘粉郎圣衆
岳陽三部兒郎百萬圣衆云〻

孟元帥

帥有姓孟名山者仁義孝慈萬古不磨至今賞人心愿者觀其為獄官釋囚一事足卜其槩夫囚法所不貸至不可以信義感易知也帥以殘冬思親動闔門數百之泣皆切慕親曰而獨無母乎無相見也帥哀其懷勝下想遂泣與囚約囚亦泣與帥約至今冬廿五日而釋來正初五而還果不爽一焉帥遂以為例焉久之私心謂曰囚何斯乃一念思親孝也信而四時義也既信義孝且義可語善矣因戚之曰倘赦行女等復善歷囚泣曰誰而死心耶等輩一悞安肯再悞第所謂囚人虛談耳帥曰汝改慮余尽釋之囚泣曰是閻王殿上輪迴耳第寸去君奚以脫等以汝活汝且以等死苟活不如死帥曰以一死活百人之命何慮焉衆囚皆泣曰君何辜吾死分也夫君寛待以親而親思竟加焉又為出死以重厥罪夫螻蟻惟貪生亦奚忍其心至此乎不為也一囚久泣曰君言此徒令人心骨悚耳帥曰真言哉囚咀哽而言曰君毋為然只此言令人碎身难報也帥聞之亦涕曰子自有脫計衆問之帥曰勿問囚曰誠而全愿听甚勿自苦也皆拜之各漸与而去最祝之曰愿天相吉人無為縲且世其昌乎不意府主滕公知而笞叱之曰八百囚缺一無生還也譴之捕焉帥思曰死何怨第復命難矣躊躇久刺鎗于窗自殺凡三踴躍而白兎三倒其鎗忽龐眉者曰上有敕帥恒為府君命也急而出則車馬旗士引焉遥拜玉帝敕為酆都元帥遂後於其帽上加瓔花一朵時帥尚未釋其鎗于手即加黃龍鎗焉乃知封也事聞于府時太府亦申文于上乃趙國初亦像其廟而加以將軍号萃廣西之靈伏義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楚鸿儛秦建元九年而後于庚辰冬也謹并其始終以録

慧遠禪師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明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張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未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难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楚鸿儛秦建元九年秦將符平寇幷養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之

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最懼非人倒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果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語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琛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琛覺馳還寺在此必見很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怠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當以虎溪為界

鳩摩羅什禪師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慧音王為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苻堅僭號關中關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人說堅云西域多產琛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伐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李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很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

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無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濾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大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磨姒昆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為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章士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又自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言詐告資曰又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以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則疾誰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無子簒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簒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

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簒不納與什博戲殺恭曰蔕胡奴頭什曰不能蔕胡奴頭胡奴將蔕人頭此言有吉而簒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簒蔕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関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慧神解恐為萇助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廷甚茂漸變為芭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関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爾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

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惟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流傳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按德輝原本缺失此半葉據明釋藏城字號永樂御制法神僧傳補

佛陀耶舍禪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蝎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殨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大子見而悅之請置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為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容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

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日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賢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頗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徵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信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遥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贍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贍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禪師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賫旛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佛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窟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竹界路既空曠唯賫石蜜為粮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賫觀世音經未嘗蹔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船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禪師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蕪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孝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晏見賢神変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衆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慇懃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粮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

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拟害頃之至青州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閑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怏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臧言未吐良用深悵既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南指廬岳沙門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律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繼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着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嚢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有三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衆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百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

於羊鱠與俗無異百家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圌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架裝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暨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々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蝉襮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留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省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賙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為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鋿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

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麥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麥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蕃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麥薑為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一日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

乃見真人為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開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去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十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開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進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進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征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渡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鼻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

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齋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齋諧伏事為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記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晉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埋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齋諧家呂道惠聞而視之杜天期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齋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絶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一日見形洛水上衆皆大驚語竝熙等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脩立故寺以禳災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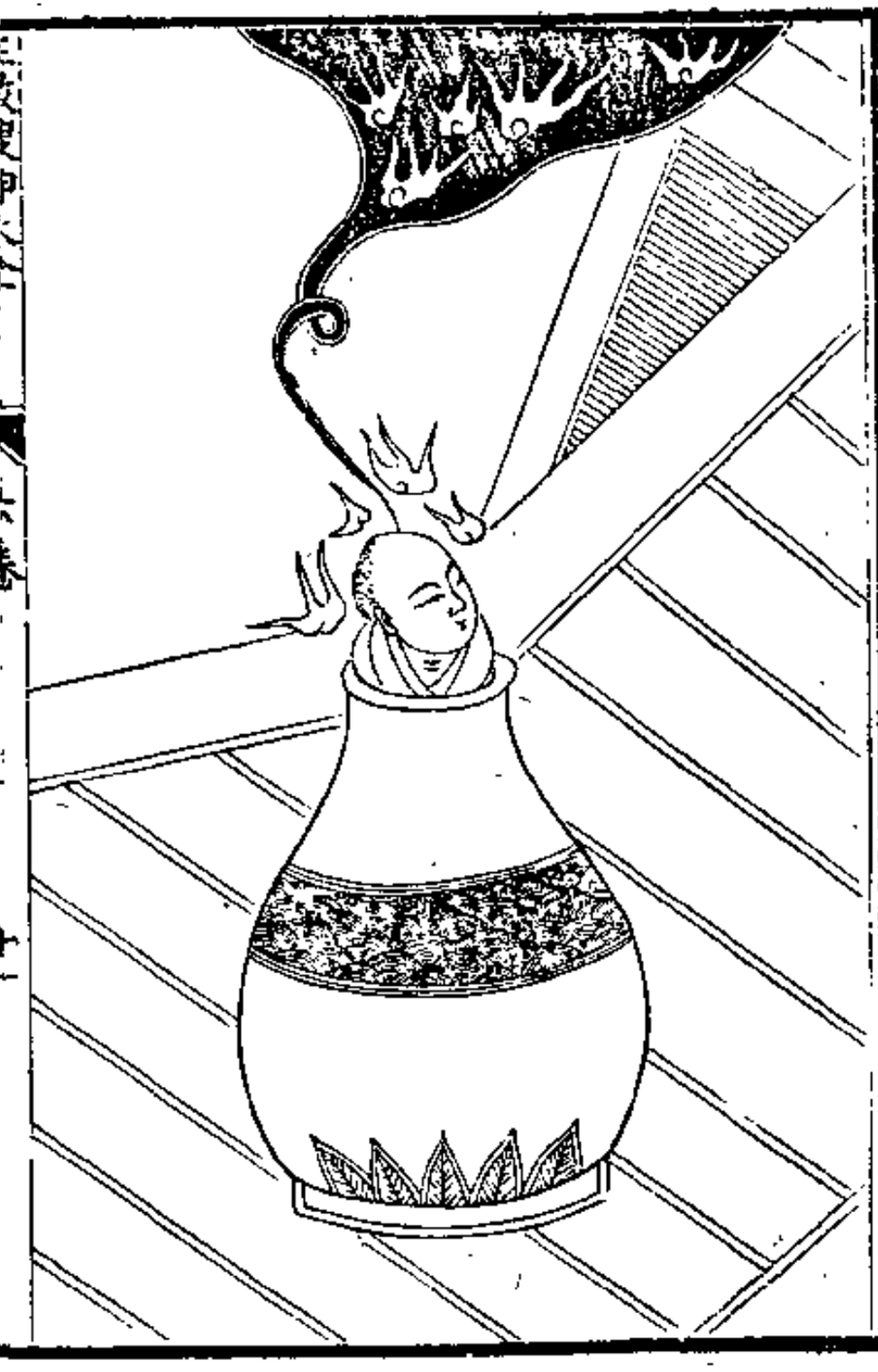
寶公禪師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樓士也昌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暝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臥或踴或卧迴眸盼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惟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恍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劍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講會各各賢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叅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於柞木之下一無

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智璪禪師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染疾經歲月醫藥無効夢神就璪身次第吸嗽膿三夜稍痊遂求離俗聞智者軌行超群為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智云此是表九遠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陳至德四年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户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來搖户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户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善哉善哉其人了矣璪即開户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神事怛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善哉善哉吉已不見以貞觀十二年卒于寺



大志禪師

僧大志會稽頓氏子發家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飡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衣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擔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辟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師絶粮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辟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衆說法聲聲不絶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玄奘禪師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奘失怙恃兄長陳法師住靜土寺授以精理旁兼玩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劒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荊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備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灾下敕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久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瘍身躰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敕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叅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

華但有憑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眾既卧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脾上堅然不動氣絶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塟於白鹿原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岩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茂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為摩頂松

元珪禪師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大通禪要深入玄微卜廬于嶽中龐塢時有義冠者部曲繁多稱謁師珪覩其貌脩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見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对曰我此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頓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頓受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听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嬰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證師宰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陣也恭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斧擬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頓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圮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塵堀蓋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殁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

通玄禪師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鬢如畫髮緋而螺慈故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開元七年春自定襄而至孟縣之高家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户庭幾于三載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嘗賞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弭耳前行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盒于龕前玄食已徹嚫而去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頓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

滿莫得而前相與啟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甕石為墳而塟之

一行禪師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群聰悟明利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時有盧鴻者持其文至寺一行一覽之即無遺忘鴻驚謂寂曰非君所能教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不下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閒院中僧於庭布箕其聲鼓鼓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哉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召令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已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覽降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玄宗開元九年太史上言麟德曆寖疎日食屢不效帝詔可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一行於癸亥十月制黃道儀成帝自為之

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員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度數注水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一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櫃為平地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則自撞之皆略施輪軸交錯相持称為神功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悟曰一行禪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記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以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師造大衍曆以糾數家之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悟深以為然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窃其義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乞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類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

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其角有廢園汝往潛伺徙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戒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扣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若今帝星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塹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命中使持節大赦天下於是王姥兒亦在赦中然終不知一行之力也一行亦不自以為功而言之至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螫雞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以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

無畏禪師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為西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頓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茵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為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潴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安祿山攝洛陽盡斃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

虯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襟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滋雨遨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媼五軀向之作呪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經失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德潤按原本缺失此半葉據明釋藏城字號永樂御製神僧傳補）

金剛智禪師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剏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善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善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炽）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雨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驟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師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曰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智使牛仙童高較一紙焚於琰摩王食頃琰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竟歸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駕馳往外館公主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覩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

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善薩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遶七帀寂然而化

鑑源禪師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甚明後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簞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冥感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驟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爛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子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常南康皇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嬾殘禪師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頹下其綠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喧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寢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授我箠為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荊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嘶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

西域僧禪師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帝皇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帝氏家僮咸怒之以敷席坐于庭中既食帝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視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帝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帝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為蜀門帥宜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帝氏吾故不遠而來帝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帝皇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開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本淨禪師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識歷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為室室側有毒龍吞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為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誡約叮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褒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俗化為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罔知其終

地藏王菩薩

職掌幽冥教主十地閻君率朝賀成禮相傳王舍城傳羅卜法名目犍連嘗師事如來救母於餓鬼群叢作盂蘭勝會救而為地藏是也按傳新羅國日為所生之辰士人禮拜或曰今青陽之九華山地藏王以七月三十僧唐時渡海居九華山年九十九忽召徒衆告別但聞山鳴石隕俄跏趺坐於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舁之動骨節若金鎖焉故曰金地藏以是知傳者之誤

高岳伏僧禪師

高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衆大悟玄旨

知玄禪師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避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誌後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餧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儼僧立于山陰顧接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昕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且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拇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為冤矣時知玄竟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

玄感其異思續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禁之義名曰水懺

青衣神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称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庙遍於西土國不靈驗俗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云宋謝枋得蠶有詩云

詩曰

養口資身賴以桑　終成王道澤流長
吐絲不羨蜘蛛巧　飼葉頻催織女忙
三起三眠时化運　一生一死命天常
待看献繭盆纔后　先與君王作冕裳

九鯉湖仙

九鯉仙乃是福建興化府仙遊縣何通判妻林氏生有九子皆瞽目止有大公子一目不瞽其父一日見之大怒欲害之其母知竟速命人引九子逃至仙遊縣東北山中修煉名曰九仙山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赤鯉而去故湖名九鯉廟在湖上最靈驗每大比歲各郡中士子祈憂于此信若蓍蔡

本朝黃孟良感其事賦詩一律以紀之云

詩曰

人已登仙鯉化龍　伊誰湖上構仙宮
石遺丹竈潺湲裏　雲鎖瓊樓縹渺中
青鳥去來猶夜月　碧桃開落自春風
此行不為邯鄲夢　擬向邛橋遇石公

張天師

天師者漢張道陵也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間生於吳天目山李長生法術隱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父之徧遊名山東抵吳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緣衍流而之云錦洞有岩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云臺峯升天所遺經錄符章幷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王侍宸

侍宸姓王名文卿宋時臨川人侍宸其官也生有骨相有道者異之長而遊四方艱歷戝遍宇宙嘗遇異人授以道法能召風雷宋徽宗号為金門羽客凝神殿侍宸寵冠當時賜賚一無所受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使劒噀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后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屢見顯異大元時始建祠今祠在建昌之府城內是也靈應益著執牲帛而乞靈者終繹於道也

盧山匡阜先生

先生者姓匡名續字君平南楚人号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為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屢徵不起遇少年傳以仙訣得道漢武帝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阳江中復封先生為南極大明公道高尤虎伏德重鬼神欽先生能伏五瘟使者為部將更命立祠於虎溪曰隱郡守桓伊迁先生祠於山口能押瘟部之神凡水旱疠疫祷之皆應焉

黃仙師

仙師姓黃行七福建汀州上杭人也業巫術能鞭撻鬼魔驅逐妖怪師廟在上杭縣治之西南舊在鍾寮場石峽中後遷於此相傳昔有山精石妖為害巫者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於其石不出石壁隱映有人影望之儼若仙師像昔人有詩云

詩曰

非是神刑非鬼劃
仙師一入山頭石
解生烟霧解生雲
草木蒙茸度幾春

北極驅邪院

左判官者唐顏真卿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親族餞于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奠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貌狀如生徧身金色瓜甲出手背鬚爪長數尺歸塋廬師北山后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奕棋樹下一曰何人至此咎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頗寄一書達吾家遺童子取紙筆作書客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驚曰先太師親筆發塚開棺已空矣后白玉蟾云顏真卿為北極驅邪左判官

那叱太子

那叱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身長六丈首帶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盤石手持法律大敞一聲雲降雨從乾坤爍動因世間多魔王玉帝命降凡以故托胎于托塔天王李靖母素知夫人生下長子軍叱次太叱師三胎那叱生五日化身浴於東海脚踏水晶殺龍身直上寶塔宮龍王以踏殺故怒而索戰師時七日即能戰殺九龍老龍無柰何而哀帝帥知之截戰于天門之下而龍死焉不意時上帝壇手搭如來弓箭射死石記娘之子而石記興兵帥取父壇降魔杵西戰而戮之父以石記為諸魔之領袖怒其殺之以慈諸魔之兵也帥遂割肉刻骨還父而抱真靈求全于世尊之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葉為骨藕為肉系為脛乘為衣而生之授以法輪咨旨親受木長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斗嘯一聲天類地塌呵一氣金光罩世錘一响龍順虎從鎗一撥乾旋帥轉秀毬丟起山崩海裂故諸魔若牛魔王獅子魔王大象魔王馬頭

魔王吞世界魔王鬼子母魔王九頭魔王多利魔王番天魔王五百夜叉七十二火鴉盡為聒降以至於擊赤猴降龍蓋魔有蓋而帥之靈通廣大變化無窮故靈山會上以為通天太師威靈顯赫大将軍王帝即封為三十六員第一總領使天帥之領袖永鎮天門也

五雷神

雷神廟在廣東雷州府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將麻布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鼈肉同食者立為霆震傷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后裔成名文王鄉俗呼為雷種后為本州刺史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兒人取而食之又雅州兎屋山有雷洞投以兎石應手雷震也

電母神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裏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之閃電是也

風伯神

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風伯之神也

雨師神

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雨師之神也

海神

即海若是也相傳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為驅石始皇求神相見神曰莫圖我形始皇從之及見左右巧者描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今廟在文登縣

潮神

即子胥人見其素車白馬乘潮而出

水神

謂禹強河伯

波神

謂川后

洋子江三水府

五代史楊氏據江封馬當為上水府廟在山之陽采石為中水府廟在采石山下封王宋加顯靈順聖忠佐平江王金山為下水府廟在金山寺內三廟本朝俱称水府之神水面江心一呼即应舟人過者必具牲帛以祷今有司歲時致祭

蕭公爺爺

公姓蕭諱伯軒龍眉蛟髮美鬚髯面如童少年為人剛正自持言笑不苟善匕惡匕里閈咸為之質平歿於宋咸淳間遂為神附童子先事言禍福中若發机鄉民相率為立廟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之太洋洲保舡救民有禱必應福澤十方

大元時以其子蕭祥叔宛而有靈合祀于廟

皇明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于此詔封為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大著威靈于九江八河五湖四海之上

晏公爺爺

公姓晏名戍仔江西臨江府清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為人敬憚如此大元初以人材應選入官為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即奄然而逝從人斂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見其揚騶導於曠野之間衣冠如故咸重称之月餘以死至且駭且愕語見之日則即其死之日也啓棺視之一無所有蓋尸解云父老知其為神立廟祀之有靈顯于江河湖海凡遇風波洶涛商賈叩投即見水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風恬浪靜所謀順遂也

皇明洪武初詔封顯應平浪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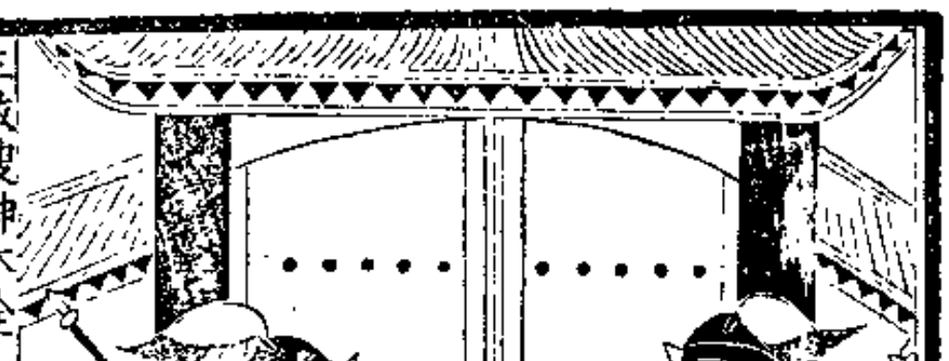
開路神君

開路神君乃是周禮之方相氏是也相傳軒轅皇帝周遊九垓元妃螺祖歿於道令次妃好如監護因買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一名阡陌將軍一名開路神君其神身長丈餘頭廣三尺鬚長三尺五寸鬚赤面藍頭載束髮金冠身穿紅戰袍脚穿皂皮靴左手執玉印右手執方天画戟出柩以先行之能押諸凶煞惡鬼藏形行柩之吉神也畨傳之於後世矣

法術呼律令

令平声

雷部有神名曰健兒善走與雷相疾速故符呪云急急如律令勅畨傳後世道釋巫流召帥將風雷城隍社可画符出筆皆以用之



門神二將軍

門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號呼三十六宮七十二院夜無寧靜太宗懼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殺人如剖瓜積屍如聚蟻何懼魍魎乎頓同胡敬德戎裝立門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謂二人守夜無眠太宗命画工圖二人之形像全裝手執玉斧腰帶鞭鍊弓箭怒髮一如平時懸于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為門神西遊記小詞有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萬古作門神之句傳於後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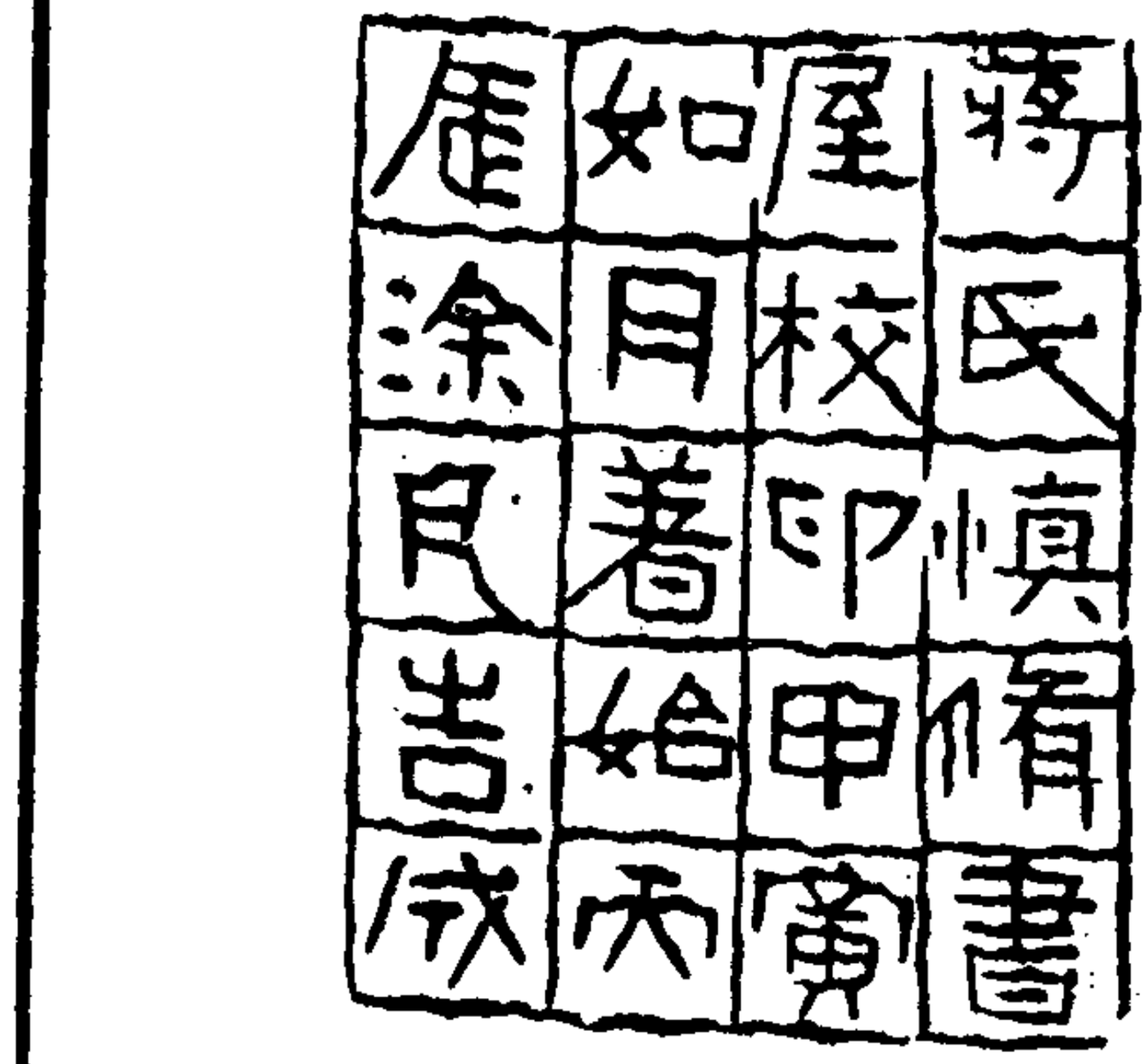
天王

按釋氏源流有毘嵩勒義天王有提頭賴吒天王有毘沙門天王昔唐太宗從高祖起義兵有神降於前自称毘沙門天王頭同乃定乱其手將有猪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天聖初詔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為額此天王之所由普建也

藏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終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刻成適閩伯太守以薦舉入都道過長沙余以初印樣本相贈太守為勘正其譌誤多處余一一從而校改大守謂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前後集昔在京師廠肆所見者即毛氏汲古閣舊藏卷首有毛氏印記諸神圖像釋氏無此之多此本所增大都取之梁宋兩高僧傳又謂余序文不足為典要之語於義未安太守喜言佛理又通內典意謂諸僧事蹟來歷分明不可一概末棄耳余按此書明人以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增益繡刻即可以書中皇明年號證之而諸僧記載悉本永樂御製神僧傳一書文句都無所改竄余謂其不足為典要者以其出於雜家說部違於聖人不語之訓而已嘗考諸神始末有流傳極古而終屬無稽者如東華帝君西靈王母即東王公西王母見集仙錄宋李昉太平廣記五十六引王母事又見山海經穆天子傳晉郭璞注玄天上帝即玄武神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梓潼帝君即張惡子見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唐時有廟見李商隱詩集集有題張惡子廟詩孫樵文集集有祭梓潼神君文三元大帝即三官見梁陶宏景真誥唐周昉畫三官像見宋徽宗宣和畫譜東嶽主人壽命見後漢書烏桓傳方術許曼傳泰山神姓名見東方朔神異經五聖即五通見梁陶宏景雲笈七籤云正月初九日五通生仙唐柳宗元龍城錄載撰託宗元名發源有廟宋大觀三年賜額宣和五年加封通貺通祐通澤通惠通濟侯乾道臨安志祠山張大帝渤見四明圖經高同所作張王廟記及王之行狀地紀勝二十四廣德軍仙釋引其封真君并祖父以下兄弟子孫子婦加封在宋寶祐間見咸淳臨安志常州武烈帝陳果仁見唐天寶僧德宣撰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全唐文九百十五六朝事迹十一驗字門果仁作果仁蔣莊武帝子文見晉干寶搜神記甕女亦見搜神記杭州蔣相公兄弟廣福廟見宋吳自牧夢粱錄神荼鬱壘見漢應劭風俗通王充論衡鍾馗見唐人題吳道子畫鍾馗記宋沈括筆談補引五瘟使者即五瘟之神見宋陳靖歲時廣記司命竈神姓名子女見酉陽雜俎福神楊成一作陽城為道州刺史有惠政見晏公類要輿地紀勝五十八遺民錄引紫姑神為李景妾何麗卿見顯異錄明陳耀文天中記四引及太公金匱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二引觀音菩薩為女身見北齊書徐之才傳世傳其父為妙莊王生女三妙清妙音妙善菩薩即妙善見元趙魏公管夫人所書觀世音菩薩傳略元大德丙午刊天妃宋臨安有廟事載丁伯桂廟記見咸淳臨安志七十二斬鬼張真君為唐張巡巡殉安祿山之難因本傳有死為厲鬼以殺賊之語故民間祀以逐厲見元謝應芳辨惑編九鯉湖仙為何氏九兄弟見輿地紀勝一百三十五輿地紀勝化軍仙釋引唐顏真卿本殉李希烈之難而世傳其尸解仙去見唐人明皇十七事錄續集花谷前集三十引五代秦再思紀異輿地紀勝九十九惠州仙釋引黃仙師治山精石妖見輿地紀勝一百三十五輿地紀勝汀洲古迹引二洋子江三水府偽唐保大中封宋大中祥符加封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淫祠雜祠開路神君為周禮之方相氏見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以上所舉或史傳不知其人或有其人而無其事大都供文人小說一家斯固并九流而不廢者也至神僧來自異域羽客多出宣和事隔中原人多詐偽過而存之存而不論是則余刻是書之旨也歟宣統元年己酉歲立夏後五日德輝撰

釋天要方解典禮



天方禮經序

大道之在今古也如日麗中天無遠弗照無論東海西海凡得心理之同者即爲聖人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教本之平庸極之正大天道人道罔不兼該顧其禮樂刑政典謨訓誥載在六經語孟者至精詳突清眞一教來自天方衣冠言貌炯岸異人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於老佛之流也戊子春接劉子一齋於京邸間暢論天人性命無微弗逮詢其教之原委一齋出所著天方禮經一集曰清眞原委可約畧見端於此矣因留覽卒業見其微言妙義切實淵深天幾人事節目井然其倫禮綱常猶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其脩齋誠正猶然孝弟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上帝有所謂念禮齋課朝五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眞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異端曲說所可同語者矣吾於是益喜劉子之博學奇才會心於無盡也既精天方之典復通中國之經融會貫通著爲書以闡其教通部無一靡棱語無一懸世賅俗語所至難言者造物之本然也而即能鉤深索隱以窮極其精奧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瞭昭著於不視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妙俱顯見於魚躍鳶飛之際禮經一書殆可與六經並著天壤矣乎讀是書者玩索而有得焉探原握本卓爾當前天人兩誼微顯同歸視聽言動持循在我見仁見知存乎其人中國聖人復起其能取斯言而易之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侍郎鹿祐拜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劉君介廉溫溫抑抑好學嗜書自經史稗官天官律數以及
二氏之書靡不搜覽而又能折衷於六經研辨於性理大全
深得儒者精微之奥旨丁亥夏五謁余於京邸出所著天方
之書數十萬言理甚微序禮甚悉凡以爲天人合會之要道
也及與之論古今治亂興亡之由天文地理外數之辨身心
性命是非之閑如決大江沛然莫禦如治亂絲非然不棼求
其一言之離於道不可得也昔黃叔度論學有曰博而約於
衷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於質殆庶幾焉竊歎世之不好學
與不善學者其耳目心思未嘗少異於人顧用之於聲色貨
利而得失趨舍授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及其既老而衰悔
之晚矣彼夫馳騁于虛無幻誕不經之說既不能反而靜之初又不能存誠去僞於物感而動之後而徒空靡其
歲月虛耗其精神所學卒歸無用以劉君視之誠何如也且
劉君年富力强著書數百卷闡明天方之理以補中國之用
其功正未可閫量茲以平日學力之所得者別自號曰一齋
以顏其室今以其書問序於予余既不文又深愧疏淺不能
探聖賢精微之奥旨於萬一復何言哉因述其所學所集以
告夫世之不好學與不善學者聞劉君之用心其亦可以知
所返矣若夫一之義蘊闡發靡有窮極其分而爲二圖而爲
三散而爲百千散而爲億萬不可勝算者其不始於一歸于
一也以劉君之博學精深自能發揮無遺蘊而又何待余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跋涉者爲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惟劉君於此勉之矣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景日昞拜譔

天方典禮序

睿天子御宇四十有八年德被寰區澤周中外一詔哈密之君再遣哈術之國覲錫宴賚恩禮優隆又特遣鄂官送之出關我 皇上柔遠之道至矣故天方之人聞風慕義梯山航海而來者踵相接也第語言異其聲音文字殊其點畫見我 朝典禮之盛觀光上國而不能通其文中華之禮義雖明備有餘慕焉而不能盡其理譯者見天方語言文字茫然扞格疑其禮有殊異而不近情者不知弼域雖殊同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飲食日用起居之節婚姻喪葬追遠之誼心同理同則禮安有或異哉數百年來獨未有人焉爲之細譯而詳解之故致此耳劉子介庵天才俊朗逸思雕華幼習天方之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攻儒者之學既而旁搜博採二氏歐羅巴之文靡不悉心研究鍵戶清涼山中十經寒暑繙閱既多著作益富見中華天方之人兩相遇而不能兩相通因慨然曰譯其文而解其義俾中外翕然同風是殆余之責也夫遂棄我 朝典禮譯爲天方文字使遠至者知彰雅明備如此其循循皇皇既爲樂之又取天方之禮譯爲漢文委曲繁重盈尺而不能竟其緒恐識者難之復於禮中擇其倫常食用吉凶之最切要者詳爲解釋書成顧而樂之不敢自是其學負笈走京華賈諸先正交口稱許劉子南歸以書見示予受而讀之忠君孝親之心居室交友之道悉本至性至情流通貫浹衛生送死可以無憾絕無詭異不可遵循之弊數千百年未明之禮於斯

較著上可以報我　皇上撫綏之恩下可以爲人心檢束之
衛劉子之功於是大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定禮刪詩雅頌既
正又存十五國之風以爲全詩令之刻天方典禮者亦雅頌
不遺國風之意也而好事者讀劉子之書化詭異之疑與經
曲相爲持衛同歸彬雅庶不負劉子纂輯之初心也已山陽
楊斐裴淇益氏書於大椿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序

愚承先君子志譯天方禮法書訖覽者曰卷目浩繁讀者病
之盍擇其要以便初讀者因於全書中擇其最關於民生日
用者彙爲一帙曰典禮擇要覽者曰簡矣第恐利學有所不
解也因復於擇要中撮其初學之所當曉者分節而解之或
引全書之所有或旁搜他書之所載要皆天方學也解中有
理明而義未盡者復爲廣義有義盡而理未暢者又爲質義
有義理明暢而學淺者疑其非乃質諸儒語以釋其疑有事
屬尋常而見小者嘗其異又設爲問答以錄其惑夫是禮也
雖事屬尋常而理寓高遠終身佩服而勿忘即渾乎天理而
無間也雖理似隱深而事極明著引類取譬而有得即燦然
微妙之有徵也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遵習
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今
古一第後世不之講求而遂漸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禮爲獨
存是書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爲教之事天道五功人倫五
典窮理盡性之學修齊治平之訓以及日用尋常居處服食
之類皆畧述大槩而以婚姻喪葬終焉爲卷二十爲篇二十
有八卷目不繁包舉頗廣雖於諸禮之備細未悉而爲人之
大綱有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聖人曰禮人之所以立也先
正曰禮之於人若甘於蜜蜜無甘無以爲蜜人無禮何以爲
人是禮之關於人者深矣切矣先君子念禮法之不明嘗役
志於斯矣志未遂而身花小子不敏敢云繼志就予所學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述焉覽者誠能體諸心身見諸實行始不負吉聖先賢傳教之至義而區區變文翻義之苦衷也至其採擇之精否訓文之工拙尤望於同志者商之天方學人金陵劉智介廉氏識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例言

禮法原有全書因其浩繁特擇什百之一二提其大綱撮其緊要詳其註解便於讀也欲求其細於全書問之欲悉其理於性理書求之

書有正文有解有大註有小註有實義有廣義有考證有集覽有問答有附論集覽考證多備者之語餘皆天方各經書有綱有目正文爲綱註解爲目總綱爲綱分篇爲目如五功五典民常等篇皆前有總綱後分篇目原教篇爲一書之綱通部又爲原教之目讀者先讀其綱次讀其目於簡傳中采輯而成非敢以私意穿鑿參雜其中也

處有得乃可問其繁

是書皆天方之語用漢譯成文其中有可譯者有不可譯者有不可譯者也如原教篇述事解理其可譯者也人名地名不可譯者也如原教篇列聖之名朝覲篇山市之名皆不可譯間有文不能盡所譯之義者則兩存而互用之如穆民天方人之美稱也或譯君子或譯信士或譯順者皆不離穆民之義也

書中凡言聖人皆指穆罕默德而言穆罕默德乃吾教之至聖集列聖之大成者也德位至尊不敢呼名故稱曰聖人其餘往聖則稱謚號如阿丹施師等或稱其國如云東土聖某西土聖某

書中有語云謚云方云等皆天方語謚也語出於傳述謚出於民俗方卽天方不云天字省文也

經字漢文原相沿合奈學者講經訓字多用俚談未免支離有失經旨愚不憚煩每訓文解字必萃對推敲使兩義恰合然後下筆覽者勿謂愚反經異俗是反俗合經耳

是書語氣與經堂語氣既不相合則不能不起物議然而無庸議也是書非爲不知文者作也蓋不知文者經師遵經訓之無須是書而須是書者必通習三教未知吾教之禮者也讀其文會其義自有裨益知我罪我聽之斯世

愚初譯是書依經傳義未遑藻繪迄緒寫成册謂之殊覺文多晦窒因質諸高明數加商訂丙戌歲予遊京師値海陽俞子曰傳經文字只宜典奧不宜纖巧去脂存骨斯已矣何須潤色爲耶予猶未敢自信復質諸山陽諸先生曰古文今文異俗而同理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疑焉遂付之剞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劉智撰智字介廉江南人回回裔也嘗探取彼國經典七十種譯爲天方禮經後以卷帙浩繁復撮其要爲此書首爲原教眞宰識認諦言四卷次爲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眞禮眞齋戒捐課朝覲也次爲禮祀一卷次爲五典四卷言五倫之事次爲民常四卷次爲娶禮昏禮喪禮而附以歸正從每事詳爲解釋以自尊其教回回數本佛謬而智頗習儒書乃雜援經義以文其說其文亦頗雅贍然根柢先非巧爲文飾無益也

先生諱智字介廉晚自號一齋上元劉氏世習天方之學父漢英先生有文行嘗嘆然嘆曰天方經典折理甚精惜未有漢譯俾廣其傳於東土也時先生方總角受書竊聞緒論已默識之年十五篤志劬學於經史百家之籍靡不研究凡八年乃進而讀天方經典又六年將從事於繙譯忽復不敢自信則又進而讀釋藏經三年道經一年又進而讀西洋書百三十七種由是怡然渙解乃操筆著述且譯且誦朝作夕思屏棄人事聚凡當世聲色利祿之途視之若浮雲之過太空而飄風之入吾耳也久之又以爲未足復裹糧負笈歷齊魯燕趙走京師與朝士賢大夫游相與討論學術折而至湘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入秦隴訪求遺經宿學南下武林上會稽尋嶋嶼碑再登天童及大慧珠山觀滄海而學識益大進雍正庚子應兗州太守馬公之招謁孔林心愾然有所感遂辭而歸蓋至是而涉獵之富登覽之遠足以尊所聞而副所志矣方其求天方經典原本也得至聖實錄全帙於河南朱仙鎮賽底得吳氏藏經數十冊於京師某氏皆西文旁行自元代入中國藏於秘府至明季流寇之亂始流傳人間其書多言天算輿地之學爲世所罕覩既又得人鏡格致全經諸書於秦中於是本教中故籍雅記集略睿備矣先生自少至老所著書數百卷其先刊行者曰天方典禮二十卷天方性理五卷既又著五功釋義一卷字母解義一卷晚年始著至聖實錄年譜一書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鼎撰

墓凡爲壙若干丈華表二石坊一碑一而屬鼎爲文以志之乃即其舉舉可記者著於碑俾知吾教中大賢邱壟之所在又欲使後之人有所考鏡觀感焉銘曰

峨峨鍾山孕毓靈奇穆穆先生實降於茲遺編棫樸葬廊而清之回教西來歷年逾千非釋非道末流渙焉西稱哲學我宗儒經非是不美乃墮嗨呀手振墜緒爰發其光明教闢理厥聲琅琅坏土既夷坊表誰正既封既樹桑梓是敬告我後人式此卓行

宣統二年歲在庚戌二月朔乙亥越十六日庚寅花翎二品銜署理湖北鹽法武昌道軍機處存記湖北補用道上元金

採輯經訣目　寶命眞經　古爾阿尼　經最眞經註　喝特瀰西爾　經微經註　昭特瀰西爾暗吸隘　經行推原經　道特瀰西爾白索義爾　經眞經註　大密遲索德　經觀經　大勒瓦一合　經考源　禮特卜綏爾　經正宗　禮胡託卜　聖譜　禮喀飛　經學須知　爲特爾林穆特二林　經解　格致　格物窮理大全　經解　格致　格物窮理大全　經解　格致　格物窮理大全

字義類編 字正 毋格底墨初得壁 索哈合

金陵叢書 裴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錄

卷一 原教篇
卷二 真宰
卷三 認識
卷四 諦言
卷五 五功總綱 念眞
卷六 五功二 禮眞
卷七 五功三 齋戒 捐課
卷八 五功四 朝覲
卷九 禮祀 附圖齋會禮
卷十 五典一 五典總綱 夫道 婦道
卷十一 五典二 父道 子道
卷十二 五典三 君道 臣道
卷十三 五典四 兄弟之道 朋友之道
卷十四 民常一 民常總綱 居處
卷十五 民常二 財貨 冠服
卷十六 民常三 飲食上
卷十七 民常四 飲食下
卷十八 聚禮
卷十九 婚姻之禮
卷二十 喪葬之制 附祀典
附 鼠正徵解 附甲齋疑辨

丙六 目錄 一

金陵叢書 裴氏校印

原教篇

上元劉智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眞宰無方無似

無物之初惟一眞宰之本然至清至靜無方所無形似不

系於陰陽不屬於造化實天地人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

皆從此本然而出所謂離人合天者合於此也所謂歸根

復命者復於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理氣之

所歸宿

命弘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

眞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判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天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備而眞宰之妙用貫徹乎

其中

造人祖於天方

天地萬物既備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

於天方之野

降聖賢於中極

中極天方之地也天方處六合之極中故命曰中極乃聖

賢設會之地人民首出之鄉

考證　天方輿地經曰地爲圓體如球乃水土相合而成

其土之現于水面面爲地者蓋球面四分之一也地之平

面自東至西分爲三大土在東曰東土在西曰西土東西

之間則中土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距南北兩極等爲

地經中線自北極至南極作一橫線距東西海岸等爲地

綽中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西諺曰

大地如磨盤天方盤之臍也其形四面皆下因其地爲天

地之樞紐故萬方引向焉河圖括地象曰地之位起形於

崑崙崑崙者地之中也一統志曰天方當崑崙之陽於諸

方爲得風氣之正職方外紀曰亞西亞者天下之第一大

洲也亞西亞即天方之總名也合數說觀之其爲中極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疑矣

創制宏規而教立焉

阿丹生育子孫聖賢代出其修道立教之規造化根原性

命之理及一切事功精微之用皆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名

定制傳及後世非阿丹及諸賢聖自出主張而妄爲創

作者也故天下爲教之最古者無逾於此

厥後人物克繁漸達四外

按天方古史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濫人民漂沒三月而

洪水退有大聖人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眾四方治水四

方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也

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

古教也

四方地脈風氣各有不同故人之散處於四外者語音各

別字式各殊而其行事又安能盡出於一致乎若三皇五

帝去古尙近制度典章猶有上古遺風三代而後去古益遠百家諸子騁容杜撰人各一言家各一教接踵而出分門別戶大與古教不相符矣

惟我天方得眾聖薪傳道統不絕自阿丹起至穆罕默德止其中受命行教而稱聖人者指不勝屈但同是聖人而其品第不同約而計之有四等焉凡受命行教而有徵兆者均謂之曰聖人如脫魯忒俪質爾是也受命行教有徵兆而勅之以經旨者則謂之曰欽聖如施師棄而孤曰素來馬尼是也有受命行教勅以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先聖之典者謂之曰大聖如努海易卜剌欣毋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典總革前聖之經爲天下萬世率由之準者謂之曰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夫道統相傳固自阿丹而始阿丹受眞宰明命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剌欣欣傳與易司馬儀儀傳與毋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墜落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爲萬世開太平矣

迄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穆罕默德乃天方帝室之胄生而神靈以大德王天下受命行教紹爾撒六百年既絕之統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眞宰授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爾加尼

刪經

經即眞宰降予前聖之經也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加討剌特（降與毋撒之經名）則遞爾（降與五德之經名）引支勅（爾降與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出眞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爾加尼經將前古經義盡皆包括其中或問曰古經降由眞宰榮當永遵之矣而必廢革之何也曰前古之經自爾撒去世六百年來異端紛擾更改舛謬古本經文多失其眞眞文既失而人猶奉爲古經遵而守之以訛傳訛勢不至離經叛道不止是以聖人奉命刪定存眞去僞返博歸約蕩蕩平平是訓是行砥狂瀾于既倒炳萬古以日星廢革之義大矣哉

定制

制如齋非婚喪律度權衡大而朝廟禋祀小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遵經而定世昭恪守縱有明智不能踰規而越矩也

總前聖之精微而爲大成爲大道於是乎明備

眾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之日也眾聖之道自阿丹至爾撒猶根而芽而榦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其果也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

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

其爲教也以誠主爲宗旨

主宰者萬化所自出而吾心性之本原也由主宰之顯著

而有我之本性由本性之賦界於心而我得以爲萬物之
靈此先天之事也今日由誠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
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認得主宰是造化天地萬物
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腳正定不爲岐妄所動
搖矣

以敬事爲功夫

敬無一念不專瀅於主也事無一動不遵主而行也專瀅
於主心之功夫也遵主而行身之功夫也然敬者事之本
事者敬之用心敬而後事成其事不敬雖事猶不事也故
敬以事君則忠敬以事親則孝敬於視聽言動之間則循
規蹈矩自不至無所持循而失於非禮矣此中功夫至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微至嚴至密誠人合天者以此希聖希賢者亦以此故
凡從事聖教而奉主宰者先乎敬而已矣敬則無往不善

以歸根復命爲究竟

歸根返吾自始也復命完吾政事也自始云何人生而靜
之初無一毫不善無一亳夾雜之本體也政事云何賦命
生人之際耳提面命直下擔當之重責也眞主造化乾坤
顯揚萬物之原義特爲此而已人之篤學存養省察格致
誠正其所求者求此而已成已成物修齊治平其所推者
推此而已是以聖教教人識主以返其本體教人敬事以
完其初命初命完本體返聖道之極致也

敬服五功天道蘊矣

五功者念眞禮眞齋戒捐課朝覲天闕也時念眞宰靜存
動察心不妄馳也日禮五時謹之又謹滌之又滌也歲齋
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認得主宰是造化天地萬物
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腳正定不爲岐妄所動
搖矣

以敬事爲功夫

敬無一念不專瀅於主也事無一動不遵主而行也專瀅
於主心之功夫也遵主而行身之功夫也然敬者事之本
事者敬之用心敬而後事成其事不敬雖事猶不事也故
敬以事君則忠敬以事親則孝敬於視聽言動之間則循
規蹈矩自不至無所持循而失於非禮矣此中功夫至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嘗智者予以捷得愚者斬以難能惟貴人勇往自力耳

用行舍藏證乎其義

義者宜也達者當其可昧者失其機爲進爲退準乎其義
不欲人違道而干譽苟且以得名惟抱道自重而已

婚姻有禮喪葬有制

婚姻喪葬乃人道始終之大事聖人準諸天理合乎人情
制爲教典行諸天下後世使人人恪守嚴遵不因貧富貴
賤而可忽也

一切動止皆有經常達變之法也

凡於視聽語默食息起居大小纖鉅皆有經常之法以爲
矩矱則不致有干分越禮之行又有通變之法以適權宜

則不致有膠泥固滯之病用權而不離於正雖變而不失
其常也

法備三乘理原一本
乘載也載諸法義以備求道者次第取法也初曰總乘云方
（含總二）總載天道人道一切事功之條例此勤德敬業者所
取法也進曰道乘（方云格云股）總載人理物理蘊人合天之法
程此窮理盡性者所取法也終曰理乘又名眞乘（方云格云合）
總載無我無物天人一致之微言此克己完眞者所取法
也勤德敬業所以修身也窮理盡性所以明心也克己完
眞所以見性也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見性
性不見不可以合天性之不可見已私之蔽也三乘之法

金陵叢書 柳氏校印

已私之蔽也三乘之上更有超乘一法則天人化矣名迹
泯矣非語言文字可傳待其人之自會耳已

人區九品道宗一脈
同一人也而有九等聖四曰聖曰欽聖曰大聖曰至聖（四聖總
名後見前）次於聖者曰大賢（乃至聖人之位人而不達守見聞而一行不遑者其
一乃明萬理而一無遺物不知不可以稱知道者）曰廉士（乃效法聖賢而盡一
生一線之繫不可以稱之廉士）曰善人（乃遵守見聞而一行不遑者其於見聞之底裏精粗則未曉也）曰庸
常（又曰信士乃信士止一而從聖人之教者其於教義之旨趣則未識人之也）等雖不同而其
歸宗一也聖行教者也賢弼教者也知傳教者也廉善庶
常守教者也不能行之則弼之不能弼之則傳之不能傳
之則受之以復命歸根無歉於心斯無負
會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時

金陵叢書 柳氏校印

此人矣
道有教而無像教有法而無身
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夫道也者天理當然之則也教
也者示人循是則而行之者也法也者析理欲辨是非規
天下於無妄者也立教而設像曰妄奉法而逸身曰私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眞理蔽而歸眞之路塞矣
是以聖人欲明道於天下但立教而不設像眾人奉教以
從事於聖人但守法而不顧身外不爲像惑內不爲身累
所以聖人之教卓越於百氏之上也
是以聖人之道包貫無極聖人之教正大至中聖教之人不
二不處

聖人之道即天道也聖人之道即天道流行者也聖教之
人即順天道之條理承天道之軌則而奉之以從事者也
是道也至廣至大無物不包無物不貫天地歸其範圍織
塵無所遺漏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代明
寒暑之所以不息與夫山之定水之動花木之榮瘁魚鳖
之飛躍皆道之所彌綸也然丕冒萬物而萬物何以各正
銷束萬物而萬物何以生全是以聖人因道立教使人不
惑於岐趨不搖於異說沐聖人之教者如草木之被春風
蠢魚之感雷豁良知良能活活潑潑率於性而範於教咸
安於正大至中之域又何二之可惑哉

道無今古方所教豈有今古方所哉人又豈爲今古方所
移易哉故聖教長歷千古而典禮不替被教之人遠偏八
荒而志趨不移其廣大悠遠有如此者
亹亹相傳洵不易之宏規垂萬世而貞盛也
孜孜不倦不絕之意洵信也吾教自阿丹歷施師努海易
卜剌欣而下數百代聖人接踵相繼迄穆罕默德爲集大
成後賢後學開其要旨傳者不倦受者不絕至今閱七千
餘年制度規模視今猶古愈延愈盛愈播愈遠其足以垂
萬世而隆今古也復奚疑哉

集覽 明太祖高皇帝御製至聖百字贊曰乾坤初始天
籍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授受天經三十部冊普化眾
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祈赦默
祝太平存心眞主加志窮民拯救患難洞徹幽冥超拔靈
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教名清眞穆
罕默德至貴聖人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聖裔賚氏碑序其畧曰賚氏者先世
天方國人在唐貞觀年始祖賠喇伯爾名賚一德即今眞
教聖人穆罕默德也乃西方大聖人生而神德睿智不可
言能使草木禽獸來去行止或問曰君之神月可破乎曰
可遂舉手揮指而月已分矣
明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
唯清眞認主之教深原於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壞

久也
唐王鉷曰西域聖人穆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
其去中國聖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幾也譯語相殊而道合
符節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但世遠人亡經書猶存得
于傳聞者乃知西域聖人生而神靈知天地化生之理通
生死幽冥之說如沐浴以潔身如篡慾以養心如齋戒以
忍性如去惡修善而爲修己之要如至誠不欺而爲感物
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爲之相送以至大而綱常
倫理小而起居食息之類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
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生萬物之天爲主
事主之道可以一言而蔽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與
堯之欽若昊天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昭事上帝孔子之獲
罪于天無所禱一也
明王文恪曰西域敎門精微蘊奧宏博廣衍自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至天文醫卜農圃小術靡不該存
廡不與中國情俗相仿佛蓋其國土居冝畜之中央故其
人性稟中和不涉乖崎
海鹽鄭曉曰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
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賠昂伯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
專以事主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
章隋開皇始傳其教入中國
紀錄彙編曰天方國即默克國舉清眞教聖人始于此國

闡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逾犯其國
人物魁偉體貌榮膚色皙阿爾豎言語國法禁酒民風和
美無訟雖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爲極樂之界婚姻
之禮喪葬之制皆依教規體例而行
潛確類書曰天方國即古筠沖之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
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風俗好善有官長無科擾于民亦
無刑罰自然淳化不生盜賊上下和美其官長及下民悉
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明一統志曰默德那國接天方國其城池宮室田畜市例
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果
不食豕肉齋戒禮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宮
處每日向西禮拜國人遵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
不敢易
北海張氏曰清眞教始于天方天方之教始于人祖阿丹
阿丹生而神聖與天地相參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
天地萬物之主
七修類藁曰清眞教入中國乃隋時其法有數種吾儒亦
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
彼惟敬主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矣即吾儒
雖至親密友之貧乏者多莫尚義他人又何暇問之彼于
同郡貧人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
人之教或存或亡彼敬主事親尚義樂助終身無改焉道

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足論也
濟陽丁藥園天方聖教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
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
爲最眞也
粵稽盤古氏開闢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
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脈故其國王聖聖相承專事化
生萬物之主本臣民而敬禮之絕不類于虛無寂滅者其
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既清且眞矣易曰帝出乎震詩云上
天之載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運遞降聖遠言湮南北
朝時東土西陲浸淫于二氏已極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
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拔萃于前聖者不可悉數
西域諸王臣服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爲賠昂爾隋文帝
慕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塞
爾帝幹歌士等齎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
首建懷聖寺遂徧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書錄
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多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
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以
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于時矣
每至阿濟納亢午襄見日起寺大跨禮徹七日來復之義
是攝心于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鷄鳴而食至暮候星始燦
竟日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慾是攝心于月矣且
日給糗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

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爲證其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一終

眞宰篇

維是眞宰獨一無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大空冥冥有眞宰彰獨一無二也無相至妙難以言喻也

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人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皆眞宰之所生化者也眞宰則先天地人物而有著也一獨一也包有二解一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物超而之爲獨一也爲之獨一本相不來于象著其象著于氣也氣化入也于後天之數也數無眞一也統一人之外眞理流行此之中體用無分渾物一體也化合古今色妙而象無窮者也方無體之體純粹至妙不可名言此則超天地萬物以爲獨一也一萬非物而萬以獨爲一同大化獨之外無始無終大無外細無內

天地人物而有著也

前無始後無終大無外細無內

眞宰先萬有而立故其前無始眞宰後萬有而存故其後無終眞宰之體無所不包故其大無外眞宰之用不可測有物之入故其細無內無始而開萬始之始無終而統萬終之終

後體隱於用其用著而後其體乃見是體也乃無體之體故不可比喻於萬物之體是用也乃不用之用故不得擬似於眾有之用

體用自有先後也以凡有然一當然一物必有一然物興所以一然物非之可當然一物之非所以然一物之可制然而一分物之之者所始終合之始得眞宰之無物之先用含於體其體微而用不可測有物之體也有一非有也有非有待于對先有待于對先後也有先後者也有後有待于對先有先後也有先後者也即即之眞宰之第之無所以日然之也後眞宰先之以用即凡眞宰先之後當然次第也但以有隨

親耳爲一也相有二等有形之相有形之相有無形之相凡目可視耳可聞鼻可臭口可言手可足可握皆有形之相也凡可心可思意可解悟可得皆無形之相也故眞體非體其體無著也著形色著位著意著悟著得著想著覺著悟著相著語著言著即非著也

究道之人悟凡有感想化一所切感色想相皆相也一緣切色覺相悟其所感一覺

一切覺悟而非

體立於二氣未肇之先用著於萬象既形之後體言乎其自立之本也用言乎其本具之能也用不即體因體而有用體不即用離用以爲體體與用蓋不即亦不離者也若十與一然一不即十十不即一一而十之全體皆一也體十之不即一一而十者一是十也體之爲名也用之爲名也一之爲名也

體立於先用著於後此言乎隱顯之次第非又分合之而別也體立於先用著於後此言乎隱顯之次第非

一不即十而十之全體皆一也體十之爲名猶一一之爲名也全十之爲名也以一成十而全十是一也者全爲十之用者也眞全體是一用全用是體因分之而無

綱維理數宰握天人

似方所遍對待矣

今人以天地人物皆落于形

理其妙用之含蘊者也數其妙用之蓍衍者也天其造化中之最大者也人其造化中之至靈者也總由於妙用跳能越其範圍總出其造化孰不聽其操縱故眞宰之綱維掌握超越乎萬有也

主萬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萬跡而無跡孰非其跡

主持萬化而不化萬化之所以能化莫不晉其斡旋也

妙通萬跡而本無跡萬跡之所以成跡無非藉其陶鑄也

斡旋萬化者必不爲萬化所斡旋而萬化亦莫能測其斡旋故不化愈神其化也陶鑄萬跡者必不爲萬跡所陶鑄而萬跡亦莫能測其陶鑄故無跡愈顯其跡也一化眞宰之總用也化其用之可思者也跡其用之可見者也眞宰之化即眞宰之跡也是故外化與跡而求眞宰於化外跡外而求眞宰於跡云化跡無從有化求跡

用之可思者爲二乎萬物之化即眞宰之化也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窮育焉而不遺予焉而不竭

此言妙用流行而施爲無不周徧也語其造作則自然而然不待因緣之湊合語其變化則錯行往來而並無窮盡之涯岸語其涵育則萬物莫不各得其所而一無遺漏語其賦予則天人莫不各充其量而並無已竭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生化無窮而萬物之所以成跡無非藉其陶鑄也

動靜不常其生生之本也

此言動靜即喻隱顯也眞宰無動無靜而動靜不常其生生之本也

此云動靜者就造化而言也先天之後天之造化起於一氣之動以理氣之動靜萬物無以爲化而化於眞宰之隱顯故曰其生生之本也

動者一于動靜者一于靜戒動知靜何以有動靜而動靜之機不解不可以不動靜此造化之動機流行之自也不常謂時起時息時息時起如循環之無端也萬物無以爲生而生於理氣之動靜而化於眞宰之隱顯故曰其生生之本也中動者一于動靜者一于靜戒動知靜何以有動靜而動靜之機不解不可以不動靜此造化之動機流行之自也不常非謂此一時動彼一時靜亦非謂這一動那一靜而果有不動不靜之謂兩端一也時動亦彼一時靜亦這一動那一靜而果有不動不靜之謂此一端一也動亦彼一時靜亦這一動那一靜而果有不動不靜之謂兩端一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言眞體無朕而妙用無不具足也至知者無所不知而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充周極人世之上下幽冥莫不在其昭鑒也至能者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爲之能大化流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其功用彌綸萬有但是錯綜變化前定無差故爲至全其本體純粹一塵不染五行化育各妙其功故爲至善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爲眞宰亦即萬化之所以成萬化之由也夫

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

此言眞體無朕而妙用無不具足也至知者無所不知而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充周極人世之上下幽冥莫不在其昭鑒也至能者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爲之能大化流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其功用彌綸萬有但是錯綜變化前定無差故爲至全其本體純粹一塵不染五行化育各妙其功故爲至善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成萬化之由也夫知能全者四

淑眞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眞是眞經第一百十二章之篇名專言眞宰至實之理
也曰是眞宰示諭聖人令以告人之語也是是信實之辭
統含通章之意心與道契神與妙合自然是無有不是也
一乃萬數之自始統乎萬而貫乎萬之終始者也究竟乃
萬物之歸終成乎萬而通乎萬之表裏者也婦生子曰產
又凡物生物如本者曰產眞主無等類無所從出故無產
亦無所產非若異教荒誕謂眞主有子爲其產又有父爲
其所產也無一與之配者至尊無對絕無別一與之相配
而爲偶也若一有配則是二矣復可名一乎哉是則主之
爲主也已通篇喻主只一一字盡之矣曰究竟曰無產曰
無所產曰無一與之配皆所以明夫一之爲一之實也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理會得一之爲一則通篇之義不求解訓而自能了達
矣

廣義　一者始乎萬成乎萬而貫乎萬之始終者也萬生
于一統于一萬必需一一不靣萬也故萬之中個個皆一
缺一不成萬矣　一之本體不變不動而其爲數則無盡
無窮故淆而爲二開而爲三分而爲百千散而爲億萬百
也千也萬億也皆不能逃一而自爲數也　經義通篇只
以一字貫之故首云主一末復云無一與之配蓋以眞宰
之于萬物即猶一之與萬數也一之本然無所不包無所
不貫無欠無餘全體自足而其生數也不等于數而爲數
之所由始其同數也不等于數而自與數相爲周通一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一即無礙矣一乎其心則必一乎其趨一乎其趨則必
以眞主爲止宿乃爲究竟也既止宿于眞主之本然矣如此則不得于眞主之外復
化而渾同于眞主則其身心融
添一枝贅而傍歧其心志矣不得更求一所從出而移易
其堅確矣不得復存一毫私意參礙于其間而淆亂其純
粹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終

工藝必有匠大造必有主

世間一器一物大而宮室纖而盤盂莫不需匠作以成未有舍匠作而木質自能成屋坏土自能爲器者乃天如此其高明地如此其博厚日月星辰山川動植如此其照耀而充郁豈無主宰以造化之而天遂自成其爲天地遂自成其爲形象也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有主宰非眞知天者也終日履地而不知地之有主宰非眞知地者也終日見日月星辰山川動植而不知其主宰之爲誰也焉得通天徹地而稱爲致知格物者乎不能通天徹地而又何以明心見性不能致知格物而又何以率性修道則甚矣人不可不知有主宰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下智愚賢不肖莫不知之第未識其眞者不泥於形相即落於空無

人知有主而不識主之眞則溺空想像邪知惡覺從此起矣是故愚冥之徒泥形相而求主焉遂以人物爲主者有之矣寂滅之流外形相而求主焉遂以空無爲主者有之矣過與不及之弊不可勝數

曰老

老子周代楚國人也其學尚玄虛用權術以自隱無名爲務秦皇漢武好神仙老子之教行因而後人有以老子爲主者

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吏久之見周衰遂隱遁至函谷關著道德五千言後世增益附會復有方技術士作爲丹藥符籙飛昇變化之說以老氏爲宗而老氏無是也至葛洪以老子爲天地之主誇譽太過不惟令人難信即使老子聞之亦笑其迂怪無謂也

曰佛

佛身毒國人也其教尚空寂談鬼怪以度眾生成佛爲務蓋謂天上地下惟佛獨尊萬事萬物皆緣佛妄想而成漢明帝傳其教入中國因而東土人有以佛爲主者

按釋書佛號釋迦牟尼加維衛國淨飯王之子也生周昭王時十九歲出家學道三十學成住世行教壽八十而亡弟子記其言纂掇成書其法多種約其大旨蓋以空爲宗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來葬爲妄以事理爲障礙以寂滅爲終極造三途六道輪迴因果之說以惑愚俗曰誘

之向善耳絕男女之婚廢倫常之業棄君父爲超脫恤禽
獸爲慈悲其爲是爲非儒者已有定論云

曰天

天有指理言者有指象言者指理而言則人默識其妙天
且弗遑者是也指象而言則人仰視其形周旋運動者是
也儒者謂五經以上帝稱天指理而言也庸愚者不識此
天爲何物遂以形體之天爲主矣（如俚俗遇急難則呼老天老天之類是）

曰理

理物之所以然也天有天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理之與
物蓋若意之與字也五經中絕未有謂上帝即理乃後之
學者欲揣度上帝爲何如泥相求之而無所得去相求之
又無所歸遂以理當之蓋謂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
而不知其說猶屬未當也的理之子物者意之于字千古之
理也曾人欲作之一于文字未書之
擬度爲主非眞主也

老佛皆人也造化所必受生死所不免而稱之爲主妄也
天與地對乃造化中之一物即其上下連屬亦形而下之
器而稱之爲主愚也理屬虛意寓於物而不能自爲物稱
之爲主誤也故曰擬度爲主非眞主也（總之一理人各一心家各一是或非或非人深或不能同也天方之西復有以日月爲主者以殷主者以敬蓋雖青不以載）

及老佛作天方所無而反及之何也君爲此所有不及其所及也

主持造化者爲是

眞主則隱然無象確然實有造化天人運行理氣者是也
曰無象則不可以形色求曰實有則不可以空無論曰造
化天人則老佛之謬可以立除曰運行理氣則擬議之說
可以立辨學者凡欲切識眞主必先辨其名分然後求其
實體（凡由造化而出者皆不能主持造化之主故凡言主宰必由）

惟知眞主而趨向之則根腳正定紛紛異端不得以邪說惑
亂矣

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賦予者也當我之生也主宰以性
命賦之於我及其死也我仍以性命歸之主宰始得以靈
貼無恙也若生之日不知有主宰而死之日又何以能歸
之於主宰乎此知有主宰一着爲人生所必不可忽者也
知有主宰而趨向之則根腳之際了然明白不視不聞之
中凜乎主宰之陟降於前也而其以性命趨向之者至矣
瞻禮對越之間凜乎主宰之鑒觀於上也而其以身體趨
向之者切矣日日趨向則我不遠於主宰矣刻刻趨向則
主宰亦不遠於我矣生之日如此相親相密而死之日又
焉有不相符無間者乎我之性命生死不離於主宰方是
能了卻生死者方是能歸根復命者如此大事不急急講
求而顧乃以有用精神虛度一生也豈不可深惜哉如此
大事不急急講求而且日聽夫異端邪說也豈不更可深
惜哉

附錄　山陽楊氏洪基曰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造化我之衣祿皆主宰之所資予我之父子兄弟夫妻皆主宰之所團聚我之自無之有自少至老一生閱歷千變萬化皆在主宰執掌保養之中而一生罪瞎不思其所自來不知原于眞主反惑于異端邪說敬之事之是南轅而北轍矣譬如領本貿易原有付本之主乃我算算瞎瞎不知此本付自何人而漫認行路者爲付本之主此必無之理也如其知之即宜趨向夫趨向云者遵道遵路是訓是行也經書之訓聖人之教幷命人行者即宜朝虔夕惕體諸當身凡命人禁止者即宜克謹克戒嚴絕其事知之明守之固乃能根腳正定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方爲眞實知主之人歸根復命之人也又何南轅北轍之諸哉

今夫見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風靡綠翠之萌動而知有春視已身之靈明而知有性參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

前此乃明辨主宰有無眞僞之理此則導人求主之法而使知主者有所據也蓋眞主之本然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而人欲識之似乎難也然而無難也蓋凡天下之物不出二端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以形色見之無形者以蹤跡推之天下無不可識之物矣譬如風無形色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見草木之偃仰則知其爲風矣又如春無方位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覩

綠翠之萌動則知其爲春矣此二者身外之物也身內之物如靈性無形色亦無方位者也日與吾俱吾不得而見其本然爲何如也但即吾之視聽言動食息起居靈明活潑而遂知其爲性矣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皆有不可見之物皆不可欺之以無者以其有蹤跡可推耳眞宰之於天地也雖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人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然若視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運行晝夜之舒卷寒暑之代謝以及種種安排色色布置歷萬古而常然恆生生而不息則知必有主宰者默運其間亦不可欺之以無者也草木偃仰風之蹤跡也綠翠萌動春之蹤跡也人身之靈明活潑性之蹤跡也天地之造化循環主宰之蹤跡也造化之主宰而能見其本然乎

之爲見於先後天者也見理象不卽見眞主之作爲乎夫作爲無別卽眞宰妙用之顯應也見作爲不卽見眞主之妙用乎夫妙用者卽眞主本具之能事也見妙用不幾見眞主之本然乎由著之隱由顯之微以漸而心神契合則雖測者易知矣豈惟知與測哉一視物而眞主之本然直見何分體用與爲哉但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旣顯隨處而見主矣歐獸先賢曰不見物則已見則見主其是之謂歟

經曰將使汝見吾節於諸方豎爾諸身而爾胡不觀此經言乃引證前文之義而實萬物卽主宰之徵也節節文仰妙用之顯然者也人惟察物不精則見理不明故其貞體之謂也有妙用焉亦知能之謂也有本爲焉本聽本觀本言本動是也有作爲焉時行物生周而復始是也明書寫是也主宰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用焉知能是也有本爲焉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爲焉工藝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誰之有本然焉眞性是也有妙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誰之有本然焉眞性是也有妙

聖人曰明已則明主矣是謂認主先以認己爲要也

前經言乃遠取諸物可以見主之徵驗聖人此言則近取諸身可以得主之實際也蓋人之身天地一小式耳人之性卽此身之主宰也人惟不能自知本性之所以然故不能知主宰之所以然也若返求諸己能識自己本性之所以然則主宰之所以然不外當身之本性而得之矣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誰之有本然焉眞性是也有妙用焉知能是也有本爲焉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爲焉工藝書寫是也主宰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眞體之謂也有妙用焉亦知能之謂也有本爲焉本聽本觀本言本動是也有作爲焉時行物生周而復始是也明

夫自己體用之所以然卽知夫主宰之所以然矣不至切近乎哉此所以謂認己爲認主之要訣也

與主宰似乎有隔其視主宰似乎爲隱而不知天地間無物不是主宰之所顯則無物不可見主宰天地間無處不是主宰之所在則無處不可得主宰主宰未嘗隔也亦未嘗隱也惟人自蔽而自遠自蔽耳聰明達士視物見主參理氣以識其隱顯察陰陽以明其變化觀天地以見其流沛視草本以見其廣生視鳥獸以見其博愛度鬼神以見其通靈觀人才以識其妙知審節候以知其循環觀代謝以知其消息凡若此者無非眞主妙用之所顯卽萬物之所在卽主之所在也故經有云卽物可以識主何事遠求乎哉

萬事之總持一家之中莫能尙焉故主國主之類皆取諸此蓋以人之有掌握事物之權適似主主名之乃吾教以大造之本然在天地間爲理象之總會萬化之綱維與天地之所有莫能驗其尊爲其義無可得名而以似乎家國之有主因以主名之則主者特假是事以名是理雖因其掌握事物以名而非若人掌握事物之可比雖與世人所用主字取義略同而以事喻理以有形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喻無形所喻在于言外其義則異脊又系以眞字曰眞主
蓋因人之稱主者不一或掌握一物或操權一時或蒙昧
借稱于一處沒則已爲非若大造之主總理象而無遺亙
終古而不易是乃爲眞主也今人不達借喻之名乃以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己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王季帝度其心　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　曰帝謂文王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春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易曰帝出乎震傳曰帝者天之主宰也
胡雲峰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
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
程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陳北溪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必
有主宰之者
朱紫陽曰據詩書所說便是眞有箇上帝恁上帝
震怒之類然這箇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
之　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自分
明有箇主宰相似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朱子
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
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　又曰高宗夢帝賚良弼
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又曰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
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
三王敬畏上帝之心亦既誠懇矣嘗又以天字呼之如皇
天昊天天命天怒之類蓋云天即帝也非指蒼蒼形體之
天而爲言也然未詳言帝之所以爲帝也自孔孟而降不
云帝而但云天鄭愚者不達至理滯于有象之天聰明者
頓起疑思鑿爲無稽之論斯異端之所以乘隙而入也迄
宋程伊川傳易曰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則其理曉然暢矣然又未即導人于一定無
疑之鄉而反示人以游移恍惚之路者是尙未見吾教認
主經書無徵不信故存此疑案未決耳如朱子之言曰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天下莫尊乎理故以帝名之又曰若理則是潔淨空闊的世界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又曰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有帝賚之不可說無此事若世所謂玉皇大帝亦不可只是天理亦不得按此三條條而歸之理條而歸之氣又條而歸之非理非氣將令問道尋源之士果孰從而歸之乎果何所依據而以爲盡性復命之鵠往乎抑可不必講求縱令異端邪說日肆蔓衍而流弊于無窮乎先儒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予曰異端之害由正學之不明也考古經明正學折衷于帝王聖賢之言斯異端可息矣請貢之理可明矣

金陵叢書 浙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三終

諦言篇　上元劉智

窮理格物之謂諦發微彰義之謂諦言諦言者聖教傳心之法所以認識眞宰止一無二之明證也言凡五章

我證第一章

我證一切非主惟有眞主止一無貳我證修罕默德是主差使

證者參證眞主而識其本然也我證者即我之當體求證而不遠假乎外物也夫我之爲我不過身與性二者而已或即我之身證或即我之性證或即我之身性統體證皆

金陵叢書　翁氏校印

是以明眞主至實之理也以身證何身有形者也必有一無形之性四肢百體無非一性之顯露視聽言動無非一性之施爲未有無性而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皆不能自主必有眞主主宰乎其間也以性證何性無形者也充周一身之中心可得而明目不可得而見神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擬擬其形狀性惚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眞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不得於性外求身亦不能於身外見性由性有身即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有無色妙總原一主非眞主本然之外更有一物

金陵叢書　翁氏校印

陰可安頓天地萬物亦非眞主本然之中容有一閑窾可藏納天地萬物也則是主物同然之妙天人合一之幾不可得而名言者皆於當體身性中名言之矣本不可覩不可聞者皆於不覩不聞中覩覩之覩聞之矣本無方所本無形色者皆於一切方所一切形色中直見其體用流貫昭著顯現矣此即我證主之義也彼夫外當身而求主蠹能如是明切乎哉至於證聖之義則又不過即其所以證主者而推廣言之耳蓋眞主者先天地掌握萬化而無形著也聖人者後天地代理萬物而有形者也無形者無可名即聖人而名之斯可以明其不可明之理有形者始可法即聖道而行之乃可到其不可到之位蓋聖人人也即道也即道之顯象也道原於主故證聖即所以證主也證聖到盡頭處即證主到微妙處也分言之雖有兩事而其實祇一理也　證主言通章竅妙只在無貳二字用功之人必證到無貳之實亦必造到無貳之位方成爲證主之全功蓋天地人物生化錯出其實不過眞主妙用之顯然耳妙用之顯然與妙用之本然原不即不離但品第既別則名分不同而究竟歸終惟是一主乃愚迷之徒不達此義執著我相謬於主外求物物外求主既以幻化而爲眞常又安識化窒歸眞之妙道乎無怪乎落於疑貳者之多也悲哉

淸眞第二章

一切非主惟有眞主稽首默德是主欽差

清眞言者去其作證之跡惟存一主宰也主宰無方無體求道者能於當體求證焉夫亦可謂證人見天之會矣而猶未免有作證之跡也已身與主宰猶未免有對待之痕也此章不用作證文語惟存一主宰則渾然天理而化乎對待之痕矣凡有可名皆包藏於無名之內則可名亦無名也凡屬後天者皆渾入於先天之中則後天即先天也可名與無名不分界限後天與先天無有彼此又何必存作證之跡也哉求道者誠能知有此境則體勘已到證頭清誠眞主世讚歸主萬物非主惟有眞主眞主至大無時無力惟以尊主

大讚者總證信之極致也夫證主而至於眞實之境信主而得其體用之全則功夫純粹心胸專一不復於主宰之外更見一物不復於主宰之外更存一念夫是以目之所視惟有主也心之所及惟有主也此時自己一段聰明才力皆無可恃惟渾融自化於本然之妙而已又何必於全體大用之外復爲多詞以讚之耶

愚按五章一章也五義一義也分章別名明次第也前章起後章後義完前義顚倒不得增減不得學者誠能玩索而有得焉其義有愈進而愈深者已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終

五功篇

上元劉智

五功者修道之方術人合天之法程也一曰念眞功二曰禮眞功三曰齋戒功四曰捐課功五曰朝覲功五者皆主命而聖人作則以示衆人者也

總綱

形器既章天道隱矣氣稟日生眞理晦矣情僞日出本性昏矣明者蔽純者雜而通者塞矣人於天命根原罔知所自而返焉聖教五功念禮齋課朝示人修道而返乎其初也

天道人心妙合而通也眞主以一理賦物而人之稟受不以返之也當日自主命步步郵遞以至於今生今日即由此生步步郵遞以復歸於主命此禮拜之至義也

同故有聖凡之別聖人以道道物則道無不明凡人以物物則道有所蔽何能循其理以還復其本初耶因是主命五功示人修道之方開蔽通塞指其來路導之歸焉功以五者何蓋人之心性相偕如鎖鑰然耳目口鼻身受聲色味臭觸五者之染遂生愛惡五者私欲之賊詳功義見五篇交締牢莫可解必按鑰製匙緊緊恰合不差絲秒以啟扳之則簧與鑰脫然解矣夫人一身有五者之累必以五法對治之其累乃可漸釋其累既釋則性於斯五臟九竅百骸乃成其體其體既生必需飲食以資靈動而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乃著其用直至少壯得聖教培植學問開發漸見本性之良通經解理維持事務斯啟其功夫長養之性以其自小而大自本而支項冥無識有如念知所歸也

此人雖有意修道而苦於不知其法是以無成功也念主

草木之性逢榮榮枯生死之象矣靈動之性以其知覺痛
癢畏避饑寒運行往來具有鳥獸之性逐染食色嗜慾之
事矣惟人性之良獨能溯本探源卻妄思眞然苦累於物
欲之海沈湎于生死之關豈能脫然超越而復其未生之
初地乎野人之客于外也距家甚遠關山險阻一旦遽歸
豈不甚難必須先明歸路然後郵傳驛度漸次還家吾教
禮拜之規制爲立躬叩跪四儀義蘊精深誠示人以歸眞
郵驛之路也立戴天履地有挺然代主立極之象猶臣受
君命必以復命爲念也躬屈首懸身有鳥獸平脊卑順之
象鳥獸惟知食色象爲獸者意除食色以趨嗜慾之海也
叩伏首偃身有草木隨土初萌之象草木不能免于榮枯
象草木者意去榮枯而超生死之關也跪端坐沈默儼然
未生無爲之體取象于無爲之體者意常清靜而還無始
之眞也此禮拜所以爲歸眞郵驛之路也此聖人所以謂
禮拜爲梯主之階也

齋以絕物也

人來物欲而不能遽絕者以其有所求也齋者絕其所求
之義也蓋性本無爲而拘於氣質則有爲有爲則不能不
求於物齋用無爲之功而效無求之法也無求於物自能
絕物絕物而無擾於性則本性復而不二於主矣

課以亡己也

人之所以不能合道者只因有己事事都從己上起見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道不合輸課一條其事在於捨財而其意在於捨己事
之屬己者不一而惟財是己之所最着意者己無從捨捨
財即捨己也捨己則己亡矣己亡則無適而不與道合矣

故求道之士外亡諸物內亡諸己則繫戀之念全消沾染
之事惡化不必刻意求道而道自不覺其渾融妙合矣

朝復命而歸眞也

人惟懷土之念深則契道之念淺命朝覲者使絕域登途
去其貪戀以近本原也大朝覲之人割愛離家崎嶇跋涉
而後得詣其境則凡修道之人亦必克去己私勤修苦行
而後得還其眞此又借有形之朝覲以啟無形之朝覲之
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修此而後天道證

以此五者爲修道之功則遂道不遠矣夫道者廓天地析
微芒物無不具人無不全萬化之所由出亦萬化之所由
歸也出之於此而不能歸之於此豈道之遠人哉亦人自
遠於道耳人能依此五者而修之常念則得所歸矣常禮
拜則明所歸之路矣齋則絕物而向於道矣課則捨己而
無自用之私矣朝則自遠之近自外之內而復歸於本體
洞然之位矣外之所朝猶存趨蹌之跡而內之所朝渾然
與眞宰之體爲一矣修道之功豈復有過於此者哉

念眞

念者心乎主宰之謂也有心念有口念

心念者聚精會神以致於本原之地此無形無聲之念也

曰念者稱揚贊頌以不忘無始之眞此有形有聲之念也

曰之所至必須心至其念始不落於虛浮心之所至必須誠敬也禮法在口念近主在心

曰至亦足以迪心而生其誠敬也禮法在口念近主在心

故念之一功爲修道之首務也

曰念以時心念無時

曰念爲有形有聲之念而形聲足以礙之如與物接不得

暇則不念故曰以時也心念爲無形無聲之念則形聲不

得而礙之如視聽言動起居食息之頃一心專注於主不

敢暫忘則亦何時是念而亦何時非念故曰無時也雖然

是亦祇爲中人以下者道耳若上智之人全體歸眞身心

融化表裏如一即日應事接物未嘗不是念主也第此上

智事必上智人知之未至於上智者則不知也

念之功用大矣哉

念也者萬事未形其心已動爲善惡之遣端理欲之根原

也維時時念主不忘則凡視聽言動皆思主命之正而不

昧於人欲之危矣維事事念主不忘則凡日用工夫克盡

敬畏之誠而不流於忘荒之弊矣一事不念或貽四體之

憂一時不念或致終身之患念之爲用顧不大哉此念主

所以爲修道立教之樞要也

凡爲念者有十制

制主制也五功皆各有主制有聖則有典禮有副功主制

主所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典禮兼主命聖

今之通禮人事之當然也副功則惟各人自任而獨善其

身者也念之一功總其心念口念有主命十事學者宜細

誦辭

十制之一曰誦辭辭即諦言第一章我證之辭也此口念

也口念而誦此辭者蓋念主必先識主識主親切無過於

我證之辭誦之以示眞實無謬也故聖人教人正道以誦

此言爲準禮法判人邪正順違以誦此言爲定

知義

二曰知義義即我證之辭之義也蓋既誦其辭則宜知其

義若徒口誦而不識夫辭之所以然不幾與非誦者等耶

故知義在禮法中序雖第二而在近主之道則爲第一何

也近主之責在心而口其次焉者也

信斯理

三曰信斯理理即我證之辭之理也蓋既誦其辭且知其

義矣仍必心中誠信其理爲至是之道夫口誦心知乃庶

眾之所習異端之所能者也若無心中誠信將何以別於

庶眾與異端乎庶眾之所以爲庶眾者不知此理也異端

之所以爲異端者不信此理也知此理者謂之知者信此

理者謂之信士故穆民之名獨以稱吾人而不以稱他人

也此云信士天方云穆民

恆常也守也既誠信此理爲至是之道矣即當時時保守服膺勿失譬如行路者必循程依徑惟恐一涉歧途即非抵家之路又如得寶者必謹守兢持惟恐一有失落遂成廢棄之嗟念者既得斯道必朝虔夕惕動思靜存惟恐一有失誤仍爲歧異之賊歸矣信之者眞守之者定終身不忘乃能生死無患也此十制之四也

問不辭答求不緩授

有人問此理於我即明言告之不得隱諱所以示己之信而亦啟人之信也有人求此理於我即正言授之不得延緩不得推委他人所以推己之所得而亦使人得之也前四制乃己所獨明此二制乃因己之明推以及人而使之無不明後四制則又堅信去疑折異端黜邪說之辯難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明夫主有之理

主有之理三曰造作之理曰事爲之理曰執掌之理何爲造作之理天下無一器一物無造作之者譬如譙樵必有陶工剪刀必有鐵工巢椅必有木工屋宇必有梓材皆未有無工作而遂自成其爲器物者也夫天地亦有形之物也又豈無造作之者而遂自成其爲天地乎以是知天地必有造作之主無疑矣何爲事爲之理天下無一舉一動操御之人而舟車自行無提綫發機之人而鳶箭自舉者也夫天地如此其運行萬物如此其生息又豈無爲作之者而遂自能運行生息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爲作之主無疑矣何爲執掌之理天下無一物則已有則未有曠置而無執掌之者譬如房屋必有房屋主人田園必有田園主人即至一器一物莫不皆然況天地若是其大也萬物若是其蕃也又豈無主宰以爲之執掌也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執掌之主無疑矣

主一之證

主一之證三曰一數之證曰齊治之證曰義理之證何爲一數之證蓋萬數始於一不始於二眞宰爲造化萬有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未見二長同尊兩君並理而收齊治之效者況先天地而爲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爲義理之證設使主有二將謂二主同能乎抑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有強弱矣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一致有強弱則強者爲主弱者不應爲主矣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更明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惟主無比之據

比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眞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容必有人爲之提綫飛箭投的必有人爲之發機未有無

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眞主不類於形色聲臭不屬於義理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眞主之本然淸淨無著超於意慮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似也卽其妙用亦無可比似也卽其爲作亦無可比似試看眞主所造物物皆生人之所造物物皆死卽一蟻一蚊一草一卉無非生活者人有能造一蟻一蚊一草一卉爲生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人莫能似況不及人者乎以是知眞主絕無比似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外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身之有性足爲眞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性者乎有一身之中而容兩性著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其爲至聖也可知矣

無有一物可以比似者乎學者能卽自己身中參求有得則認主之理思過半矣

知夫穆罕默德之爲聖也爲聖之至

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聖至聖也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眞宰而爲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卓出天地未有之先爲萬有理性之宗至聖之身挺生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天地肇如一株大樹至聖其種也又其果也果與種不二也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胥其孕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稟其蔭應而得生（詳見性理圖說）是故其形爲阿丹嗣其靈爲阿丹祖其教統萬教而備其法集萬法而成其道卓越萬道而中正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也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至聖之宗派也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其超越前聖者可以萬計至其感應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有服教之人焉經册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而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之旨其理明其義深其文辭高出天下而無與比是則其經爲可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不能惑其志異端邪說不能亂其衷適殊域傳子孫累世而不易其信道盛教衍無往不通是則其人爲可據也視其宗派之原委感應之神奇爲教之正大自生民以來未有一人可以幾及則其爲至聖也可知矣

集覽 滇南馬文炳至聖贊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隆唐之際異端蜂蝟鳴羽西方紀綱廢而尊卑倒貴主折節于閭婆教道衰而眞傳鮮編民稱尊乎釋梵普天長夜曰瞽耳聾賢愚爲之失路仙神爲之靡依日月爲之失明天地爲之滅色若世亂紛爭罔知其主大哉聖人命立天地之前挺生萬聖之後珠丸毓秀仙樹證名感神光于鼻祖肇元命于先天聖哲天縱鍾靈異于初生德化神奇兆祥光于東土動星辰犯水火迴百川而西注驚鬼神以夜號佛仙倒塑證聖天符香馥馥以浸衣蠅脩脩而避體肉印光瑩靈雲頂覆若夫迴夕照分圓月登九霄而直上懸石作千年之證熹魚

杜眾庶之疑大道于是方興智人因之始悟大哉聖人教
開千古之後道徹天地之原拜丹書于唐主道過三皇稱
大聖于孔子德超五帝若夫受眞經遵明命掃天仙而伏
鬼神明幽雨濟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羣逃道協三
才明微高厚化及神人感毒羊之巽蛛羅掃白帝之軀作
放舉之懇鳥銜貨眞人之牒化人人心誠感鳥獸大哉聖
人道傳于翠之宗忠竭萬天之主感格牙之異二百年母
子重逢破泥法之惑七千人心悅誠服現祥星于天闕望
紫氣而識所生落明月于宮懷胎白雲而知所處照臨之
下影不留座覆載之中心非住世咽怒氣于魄慕掩鳥埃
于柄昔若其來樹影沙指泉道括天地之機起亡命息冢
刑誠回眞主之怒大哉聖人教炎災于御間鑾獄餘于長
橋仙神稱頌庶衆咸瞻孰謂能文僉云天授困而能施貴
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勤柔而能屈潔而長往窮神知
化復命歸眞明非日月所照者遠恩非雨露所澤者深壽
莫極于魯谷馬尼富莫極于蘇來馬尼道莫極于聖人壽
有時而盡富有時而窮聖人之道與天壤久與日月光雖
教有殊途下愚不移或瑣珠冒玉翳地面止若病及瘖盲
其何傷日月之明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遵聖人之化
見其男女正長幼序貴賤分親疎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
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崇篤忠信禁奸蔽助喪探病
釋訟解爭顧憂親戚和睦鄰里恤孤弱憫困貧刑制不設

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
道冠天人之表與七十二嗣之苗裔超羣軼類宜其糠糠
流波亳光浚斗可謂至矣可謂至矣噫微聖人吾將安歸
微聖人稽民安歸

全此十者然後可充其念之功
不誦辭無以證不知義無以明無證無明則念無基不信
則無實不悟則無成無實無成則念無功諒答者欺緩授
者吝欺而吝則念有病不明主有之理則無疑不明主無比之理
之理則念不專慮而不專則易至於疑不專慮而不專則易至於疑
則念雜念雜而邪知惡覺起焉不知穆罕默德之爲至聖
則向道無由歸眞無路而其念不入於佛門歧遙未之有
也是故念者必全此十制而後可以克其念之功
聖人曰雖念百功之體萬善之元仁者恆念克終無廢修道
者甚不可以無念也
體言其精旨也元言其根始也百功資成於念猶百體資
成於精體也萬善資始於念猶萬物資始於元氣也念固
滋百功而統萬善者也人能恆念則功成而善足自可終
身無禍亂之虞矣百務成以念主爲本況修道爲天人會
合之機而可不以念主爲要也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終

禮拜

禮者身乎主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於昭事之功也有條例有儀則

條例行於禮拜之先如沐浴冠服等是也儀則行於禮拜之內如氍經躬叩等是也（皆分解後見）條例乃禮拜所待以成禮者也儀則即禮拜之本功也譬如織布帛條例猶機杼禮拜猶布帛儀則則布帛之經緯也布帛以經緯爲質待機杼而成禮拜以儀則爲質待條例而成條例全儀則備禮拜乃能盡善條例不全儀則不備則不能盡善以機杼

布帛爲喻者布帛有經緯一毫絲縷紊亂不得機杼有衡軸分寸妄置偏倚不得工夫當如何細密則知禮拜之條例儀則亦當如何周全矣禮拜者存心加謹焉

條例先沐浴

沐者洗七竅（曰二耳二鼻孔一口通爲七竅）四肢及兩便（其法用手掬水先洗右後左各三偏乃洗之）浴者洗七竅四肢及兩便有所出或疥傷膿血外注或嘔吐或病狂或昏暈或寢睡必沐而後拜房後或遺精

周身（首自先洗頂次沐面次洗口鼻次洗兩耳次洗項及耳次洗兩肩次洗兩臂次洗兩腋次洗胸腹至臍兩胯及兩腿次洗兩膝及兩足次洗背脊至腰然後用水臍下潔淨洗至兩踝及兩踝之必爲浣者則不及度而浣之爲貴貴或有關小浣心而非通眾之法關也）男子之衣上必過肘下必覆膝婦女之衣自首至足皆蔽無露除面與手凡應蔽之處露其四分之一未可也（婦女之首項體膚等是婦女之首項體膚等則仍以立禮爲是）

男婦失衣無以蔽體跪禮可也（跪禮可掩體跪者仍不可以掩跪者禮如爲身屈爲叩躬距爲跪者聖人之敕而衣復委地不沾污滯則禮仍虛不立容體也）

潔處

禮拜必以寺中爲尚不能入寺則必擇淨地而禮設地有穢污經日曝乾不沾者可也（屋乾則不相入故業地曬而衣濕則其法與後法同）用蘆簟而穢污透於上當立身而禮墓形躬叩可也（首屈爲躬）

正時

日禮五時寅午申酉亥也寅曰晨禮午曰晌禮申曰晡禮酉曰昏禮亥曰宵禮各因其候而命名也時分初末晨禮

初時曉既發其末時則日未出也晌禮初時日既昃其末時則一物之影有如兩物長也除原影原影日正之影也此影多長而反短

正向

禮拜必以朝堂爲正向朝堂在天方吾人居天方之東則必西向以面於朝堂也朝堂之名克爾白在天方國天方者中拜主處四極之中亦無方所惟四極於天地下者必以朝堂是向之處四旁蓋以眞主無象無體凡寢疾不能移不能起疾病者或畏警不敢向警者欲殺之者或騎行於泥濘或有盜賊之恐衰老之艱下騎於長途或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可也

立意

騎則不能復上者皆隨其所向坐騎而拜以意向西可也若涉大荒或坐舟次陰晦不辨其方亦以意向西可也凡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可也

立意慶心致意也蓋禮拜有時即晡晡晡晡時也有數歲禮四拜晡禮十拜晡禮四拜暮禮五拜宵禮九拜四拜也數有主制有聖則主制主之命令聖則聖之當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行見于也詳後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關一而禮不正也

以上六條如關其一則其禮不正

儀則者先讚頌

兩手齊舉至耳頌讚言是爲入禮此一證名曰戒讚戒者戒止一切應思世務也天方名特克哈利瑪克

端立

正身面西直立毋偏倚毋仰仆身左右毋偏依物毋倚身前後毋仰仆交手束於臍下右手執左手以大小二指作圈束左手之指其餘之指平鋪左手上左

誦經

頌眞經也先頌眞經首章體名曰法次頌篇段長者一章或頌篇段短者三章

鞠躬

屈身平脊手捉膝目矚起默致讚言讚畢直身然後叩首

叩首

兩手伏地叩首於兩手之中懸肘虛腹腹肘不着地足指著地足指著地端鼻端默致讚言每拜二叩首

跪坐

膝脛着地立右足面坐左足手足指之指以指供宜西向立右足西向也不立左足

者便于經坐也手撫膝目矚懷默致祈祝凡讚言祈祝及一切拜中應誦之辭祝供詳畧夕拜功課經中課左右顧道色關乃爲出拜辭色禮關乃與人通門候安閑之者示人事出拜之意也取禮則關辭與取獨禮則關辭與左右神明

關一而禮不成也

以上六條關一條則不成禮疾病不能立則跪禮直身爲立伏身爲躬不能跪則臥禮但以首候仰低昂擬形躬叩

可也若非不能假仰低品則以意行亦可每後升降俱有

讚辭

禮行中神存心臨內慄外兢毋作聲故犯者犯禮也

禮拜以誠爲主以敬爲事若有一毫不誠不敬便與禮拜之義不合故凡禮拜必內境醇寂絕去塵物之想外貌嚴肅屏除驕肆之容無思無慮無惰無忽誠敬純篤致精神於冥冥之中謹方寸於讚頌之際而後能肅昭虔對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禮拜何

一日五禮

一日之中有五禮焉五禮始於五大聖人而集成於至聖者也晨禮始於阿丹晌禮始於易卜剌欣晡禮始於郁諶思昏禮始於爾撒宵禮始於母撒各聖之禮止禮於一時至吾穆罕默德至聖生奉主命令兼而禮之宵拜後增衛特禮拜三統集大成吾人遵循其時篤行五禮兼五聖之功守至聖之教洵萬世不易之典也哉

七日一聚

天地之數七日來復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之愆又以徵來復之義也 其餘另詳聚禮篇

一年二會

凡歷十二朔晦爲一年一年中有二會一曰開會乃齋月後開齋之禮也一曰祀會乃禮祀日朝覲之禮也 二會禮俟另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

先二拜聖則後二拜主制

晌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

先四拜聖則次四拜主制後二拜聖則

晡禮四拜主制

晡禮主制前亦有四拜聖則曰副行聖則禮之美功也惟主制後無聖則亦無副功在此時禮副功拜爲嫌疑 加捲七個時候禮副功拜爲嫌疑既發殺禮後日出日正頂晡禮後日入昏禮前 天方云焉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宵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

先主制後聖則

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

先禮主制次聖則次典禮 典禮皆主命聖而集成者也故此禮特名曰衛特禮總一百七十八拜通也 以三十二拜六十四叩一百七十八拜之數合于月行一周天之數也

昏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

先四拜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會禮二拜典禮

一典禮古今之通禮也禮止二拜後人於告證後復增四拜曰副功 此禮各地有行者有不行者

凡禮拜務當其時務守其中

時即各禮之本時中即各時應禮中正之候每一時皆有初中末皆有應禮之正候如晨禮禮於時末晌禮夏時禮

於時中多時禮於時初晡宵二禮禮於時中昏禮禮於時之時各有所爲中也晨禮乃晝交夜之中晡禮乃夜之中宵禮乃晝交夜之中晡禮居四禮之中經云爾民禮拜務守其中其斯之謂也一曰中者心也禮拜之人既端莊嚴肅恭敬於貌矣必守制其心毋使思慮旁鶩偏著外馳此義甚善

日禮可補緊會無補

每日五時五禮或一時失誤越時可以還補緊禮會禮若有失誤越時則不能補以見緊會二禮至貴至重其時必不可失也一曰日禮可以獨禮越時自補可也緊會二禮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從君隨衆而禮者也不容獨禮故失則不可補也（禮拜時乃光明紊亂時候也一曰中者五禮皆可補之例經中無此例禮中其時此條不聖人無此例凡至補云可補）

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自昏）

大人乃賢而有學有位之稱明禮已時之禮也（于巳光明紊亂時候也一曰中者五禮皆可補之例經中無此例禮中其時此條不聖人無此例凡至補云可補）

夜功靜夜之禮也此二禮在聖人爲主制（謂異主特命聖人行）

在賢學爲聖則（謂賢學聖人常行任賢學聖也）在庸善爲韙（庸眾之衆人之如行聖則也）

功（謂庸功庸而已矣人皆聖效賢爲之人非必選也）於庸眾無責也（謂庸眾之衆人只在五時五）

祀親之禮北仁人孝子之爲乎亦禮於已（禮及緊會二禮餘者無責也）

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

祀親之禮二拜明禮與夜功之禮無數或二拜或四拜或八拜或十二拜夜功有增至二十拜至百拜者皆不拘聖人夜功或以二拜終夜或以百拜終夜多寡不時未有定數只在領證之長短耳

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有閑邪存誠之妙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蹌寓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爲功微矣哉

禮拜則應情盡卻生人之本性見矣本性見而天運不息之幾與一切幽明象備之理莫不於拜跪起止間見之矣禮拜則物我皆忘身心之私妄泯矣私禮泯而忠孝旌節之事與一切盡已盡物之功莫不於恭敬對越時盡之矣一禮拜而其義蘊包舉之廣大如此其事顧不重哉故禮拜爲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齋戒　上元劉智

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每年一月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故凡屬典禮皆以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蓋止食色以謹嗜慾也

雞鳴而食星燦而開

雞初鳴曉未發之時也星始燦日已落之時也凡人誤食於曉發後或日沒前開齋後仍補一日之中省躬滌過

自曉發後除禮拜外食色不親諸務不作惟省察已躬洗滌罪過而已

故齋之日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野

凡齋之日官不理辭訟民不列市易君不設朝覲政亦不幸野遊獵蓋齋乃無爲之功也物欲塵情悉當屏絕國政民務亦宜休止惟宜潛居省躬滌過或守靜於寺

齋之前必致意

齋之昨夕或夜次必虔心立意吾所齋者爲何齋蓋齋與拜同亦有主制有聖則有副功立意不誠則無功立意不合則亂功是故凡行一功必立一意意也者事功之樞紐也聖人曰萬務本乎意其斯之謂歟

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

是月之朔昏時覘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三十一日齋

齋二十九日而月見開矣齋竟三十日而未見月開矣

齋之定期一月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九日以見月爲例不論測算蓋測算者以人度天也見月者自天命人也人度以常驗朔人之測度日月乃天之常也天命以時早遲月之天躔命現之時也時之義大也

齋不得月以天命之人測度而天命專命其之舉也付月之朔天一命正遵之乎差時天運人之道循之環也然氣候且之川變之道朝化準之日時之發行也自順乎弭至定者多也可以測算正之而差減之晴曀減也至其見光也曀減時候早減遲本斜

二十九日也順天之道承天之運敬人之化見之月命何咎故曰敬時也之義

非九日則不足以齋三十日則過焉者十日也惟本乎朔時有虧餘而有行餘三與十不足減殆今止二十九日有奇從無足抑三十日者苟十一日準月湖二以十爲始則齋二十九日在東城人人于二日起

兩國異日而齋者相入則同日而開如東城人至西城西城人方齋二十九日在西城人人于二日起

齋十東城人至西城人已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見月補之

日見後亦與之人同開所欠一日或二十日隨

人至東城東城人亦已開齋若人西城猶

愚按諸大禮法經及天文經中言見月一條惟爲齋月與朝覲月設也若其餘月爲副功齋者則以見月可也以月朔可也經書中于別月爲副功齋不設見月條例可知已學者不明乎此而于別月皆以見月爲定如勒哲卜捨而

邦以前諸月適值月初陰雲掩蔽數日不得見月學者膠滯不儘前而儘後往後推去迄至齋月竟有初五六日入齋初五六日開齋者豈有月于初四五日而始見光者乎因前功而誤主制謬矣昔有野人問月剏于聖人以定入之月不差一日夫野人無知無識其入齋開齋不差一日學者依經據典反容差三四日乎何學者不若野人之甚耶

凡疾病或旅途侯後補可也齋爲善

疾病危急之病也旅途離家有三日路者若在家立意出行某處其處距家有三日路緩踰郊圖即作旅途論（郊鄙鄉與城交界之市也）遠路歸家未入郊圖仍作旅途論凡此二等止齋後補可也若行至一處立意寫十五日以上則與居家等不容止齋蓋止齋者原爲途次艱難也若病中途中可以照常持齋其功更大故曰齋爲善

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

行經或產後俱不宜齋待淨後計日補足（行經並產後身有專書詳之）

乳孕畏傷後補可也

婦方乳子或懷孕身重畏傷其身或傷其子開齋後補可也

誤破一日補一日

誤食於曉發後或誤開於日沒前或被威逼而開或藥物

浸入（如數藥于漬耳漬于水沒于漬寐）或致吐（勉強嘔吐也）

果核之屬皆爲破齋嗣後按每破一日補一日無罰（凡忘食欲食或誤吞金石欲不由己或吐或參道或灰烟蠅蚊之屬入腹俱不破齋若雨雪入喉則破齋）

故破一日罰二月

偶失爲誤任意爲故凡人明知居齋而故意飲食或御婦

或任意不齋則除補一日外仍罰連齋六十日若六十日內間斷一日或故破一日前齋雖廢必從復平起不容間斷

無能釋僕一人無能食貧六十人每麥二觔

此言故破當罰者若不能齋六十日或能齋復有間斷綿延無已者則釋放一僕爲良人若無僕或有僕而不能釋則食貧者六十人或食一貧六十日每日饗餐二飡禮法斷以每日一人食小麥二觔無則大麥四觔（供準北地官秤每觔十兩）

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

凡亡人囑有欠齋受業人當用其遺財按每一日給麥二觔與貧

衰老維難且罰且補

凡衰老難於齋者按每齋一日給麥二觔與貧若衰而復健或弱而復強或病而得愈仍須補齋

按給麥食貧禮法之定規也天方風土多食麥且尚食貧故禮法之規如此若在異地則以各地所宜之穀如米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役之類俱可但須準二觔小麥之價或即以價亦可

病旅至死無罰無補

久病久旅者死其在病在旅所欠之齋既無補亦無罰（凡罰者補罰其主辦之當然也務在病旅之時吟非主辦之所當然也故無補亦無罰也若于其病旅後意一日而後亡則按其所意所歸之日數罰麥如例）

皇人曰凡物有課齋氣質之課也又曰齋非僅止食止色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動塵思舉止唯敬語默唯恭

一切不善嗜慾爲之先氣血爲之乘守齋則嗜慾遏氣血嬴非爲妄作無所從起矣德性所以養心而能潤及其身欲食所以養身而能梁及其心齋止飲食正抑氣質以彊其心也心彊則明明則私欲化而眞性見矣此齋所以爲去邪進妄防眞衛善之良法也

集覽　禮記祭統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王瓊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齋于外也致齋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齊于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齋也其嚴如此後世齋戒者唯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而于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太宰告戒之時殿庭尙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弈以爲毋犯于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課賦

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斂也凡人執有資財滿貫應於四什取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資財者可以營運生息之財也如金銀錢貨之類金銀什物金銀首飾俱作資財住居房屋服食器用及坐馬耕牛珠玉寶玩無論多寡不作資財　滿貫者天方以金銀鎰錢使用今錢以二十爲滿貫每箇約重一錢銀錢以二百爲滿貫每箇約重七分今即以金二兩爲滿貫銀一十四兩爲滿貫於四十分中捐一分給貧踰年一計其有擴而充之若有百千萬億家資者皆照四十取一之數清白算出無隱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五分

凡圈金銀首飾什物鍍鎦等俱準其分兩并金銀貨價合算

錢貨作銀租者如貨

銅錢貨物俱照時作價若有店房田地或器物以租取利
者俱與貨物同照本物價值捐課如例
牛滿三十捐一犍（音奚一歲牛也）羊滿四十捐一羝（音低一歲牝羊也）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駝捐二羊十五駝捐三羊二十駝捐四
羊二十五捐一駝（若取其可以孳生之雛）六十捐二犍八十捐二牸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牛三十捐一犍每牛四十捐一牸
羊滿四十捐一羖（音古牝羊也）至一百二十一捐二羖二百有一
捐三羖三百有一捐四羖至四百亦然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駝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而虧之不得其人將以給貧可也自己無力自用可也鑛
窖之課父子兄弟若貧俱可受之開鑛得煤硝礦鹽硃砂
跡記如本教經書名字等則如失物不得自用當訪原人
窖物如金銀錢物等輸五分之一給貧若窖物中有穋民
自然成或燒煉成俱抽其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掘地得
鑛窖所得抽其五一
金鑛銀鑛銅鑛錫鑛鐵鑛水銀等凡自行開採所得無論
以無課
多少俱抽其十分之一給貧若非自行栽種如柴草之類則可
田園自行栽種所產如五穀果實瓜菜蜂蜜費無論多少

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資生者則如是論若喂養
於家者雖多無課若營運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算
銀給之
羔犢無課有壯必捐
羔羊未孕者也犢牛未卒歲者也羔滿四十或犢滿三十
俱無課乳駝亦然若羔四十中有一壯或犢三十中有一
壯則應以壯者捐之若乳駝五頭中有一壯則應捐一羊
諸畜營運生息者如貨
馬騾騾馱負生息者俱與貨物同作價算之牧於野喂於
家同
田園所產抽其什一

被貸自捐
凡人執有資財而爲他人負欠當如數自捐其課若彼負
者不償無課若許以將來償償後有課
負債無課
凡人執有資財而負人債除償債所餘不及滿貫者無課
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
一人而兼有此四名者方可受課言穆民則外教人不應
受言良人則奴僕不應受言在生則既亡之人不應受言
貧乏則有滿貫者不應受受課財者非人不可故不以課
財起建寺宇或修砌橋井及作一切義俠餽贈等事（幾如義）

（田業宅及資產過割及主賣經官憑書用於納稅勞苦等候如爲人幹加功賞罪及人證保結等凡屬人情事理幾如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頑佃不可以課財用之）

先親而後疏先近而後遠

本族父黨母黨妻黨鄰里國人依次多寡諒給之不得逾

則遠方別城若彼地有骨肉至親應受課者送去可也

有餘入義庫

（凡所謂富者不在多財只是稍有力或有滿貫）

若課財多而受者少則除給散所餘將以報官入義庫（天方國制有義庫專納民間課財之餘及無名失物或逃亡以備補賑荒歉或以濟遠來之人）

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

父之父以上祖或母子之子以下男或女皆不相與受課

財妾與妻同僕必係買者若係傭雇或當僕或許贖之僕

則可與受若將課財給與許贖之僕即以贖身可也然必

給付而後以贖不得折算

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

父富而子貧子既分有執掌可以受他人之課財若子幼

倘不能執掌仍是父事故不可受也主人富而奴僕貧奴

僕亦不可受他人之課財因奴僕自無執掌也凡課財必

給與自能執掌自專用度者方可

（財貨不應受課財者即作富者論）

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

哈申聖族之名也按哈申乃聖人曾祖太王之號因支裔

衍盛即以其號名其族居古來市之地古來市者天方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鎮名也聖人生於其鄉故後裔仍爲哈申人而稱之者但

曰賽一德猶云世子也

按課財不與哈申人乃居天方法也天方禮制凡屬聖人

後裔及先賢世廕皆月有俸廩其不受眾人之課財宜也

今賽一德居東土者既無國俸又無供養若云無力豈惟

當給更宜厚重以尊聖族也

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復可也

凡給課必先度其人應受不應受若明知其不應受而故

意與之應復給若始不知爲不應受者而既與之矣嗣後

知非應受可不復給也

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涸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

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財富者利濟

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

廣修屋厦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義也

人惟嗇歛之心日盛則其私已之心愈不能已捐課乃哀

多益寡之義豁達和眾之心也夫能推其豁達和眾之心

而體乎民吾同胞之義則天下何者非吾之所有而吾所

有者又何不可爲天下之而有乎此大公無我之象也此

天人合一之機也

朝覲

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非所自始也

天闕即朝堂又曰天房（天方名克而白）蓋造物設之以作萬方朝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墨克實天下之祖國也天方乃天地正位在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又居墨克城之中故萬方之向朝堂猶四體之朝心也人之所以必當親詣朝覲者返乎生人之始處也

期月一朝

每十二月一朝朝之月曰覲月（天方名祖立後哲）朝之期覲月之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也

先期備行

路途遙遠者先期備行越一二年路著若有力必至焉（有力謂有車騎費往來無阻者更須有車騎同伴費在路不孤阻者更）

比至關受戒

墨克有五關禁地界關也東關曰查惕二里格乃而刺脫入戒所也西關曰格而匿乃納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葉關闈乃耶滿人戒所也合博乃沙曰人戒所也南關曰中關曰祖里侯來博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凡四方及中土人朝覲者至關則必受戒

先潔己沐浴

未戒之先潔意精誠以省其內盥漱沐浴以滌其外內外必重衣者見也不見也佩香褻或焚香薰衣有髮者屬膏油盛服所以著威儀也香膏所以表德性也

禮拜致告

正身面闕虔誠再拜告其來意以冀準佑

誦應辭

應答天命默契眞主之辭也（辭見殷夕功課）須高聲誦之後凡登山下川過崎者俱高誦應辭

入戒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不唼香果不滌首不薙髮不齊髭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入戒十一件乃受戒之法露頂不戴冠巾也裸足不著靴履也黃紫豔色也容臭香氣也香果甘美之物也皆不可用滌首薙髮齊髭剪指修飾之屬也皆不宜事陸地生靈飛者走者山野畜養皆不宜殺即傷一蟻一蝗亦爲犯戒當罰若過惡獸傷人能伏則伏否則擊力捕之死無罰惟

服戒衣

戒衣不緣不縫內外俱新製不用浣過不用豔色雖炎暑必複（複音覆重也雖炎暑必複衣也雖重也）

魚可取食

者之所當遵也凡戒者於十二件中有犯一件當罰如例（每卻宰一羊）

至墨克先朝謁

朝有三日朝謁乃初到墨克未至覲期而各人自行朝禮也曰朝覲即正朝大朝也曰朝懷乃將歸而辭別之也朝謁朝懷惟在四方遠來之人中土墨克人無此二朝此二朝儀與大朝儀同

寓彌拏

彌拏山名在墨克西南郊山下地面平曠凡大祀皆立壇於此山施有市朝覲者寓焉

飲曰飲牲

飲牲日以飲牲名（大方名日委棄特乃覲月之第八日也人各備牲俱於是日喂哺飲水大朝之事自此日始厥明王侯官庶咸潔己沐浴（齊中凡言潔己沐浴與齊戒沐浴同于心向沐浴食飲齊戒沐浴則齊于心而幷戒食飲也）

是日名曰識日（天方名日謂牡曰乃謂牝曰乃）

士庶咸潔己沐浴

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

是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其後

大會彌拏

自王至於庶民俱集彌拏郊墅之所有遠路未至者候齊至

王登壇誥衆

王登壇誥衆朝覲拜闕大射宰牲之禮及駐蹕諸山踐趨各境之儀並諸功行所以然之義衆聽而識之

晨駐爾立法堤

爾立法堤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三十里王於彌拏誥舉帥衆駐蹕此山（爾立法堤譯曰誥山蓋人祖阿丹與其后好娃氏既離復會相識之人所亦大聚人易卜刺欣受命初誥朝懷之處故名凡朝覲人必先駐于此以爲入覲之首行）

正儀面陽時或高誦應辭時或恭默念主

此在爾立法堤所宜行之禮也

暮駐母子得理攄（敷厄反）

母子得理攄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二十里與爾立法堤相距二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於此其儀如上

厥明歸彌拏

是日即大朝之日也（天方名逾稚納合爾）

大射

王帥衆會射於彌拏

凡三射

三射每朝七石每石致讚心平體正各繹己志而射射不用箭而用石因箭爲輕浮之物石爲堅重之物射石示其志之堅重如石也

初射中射射於本山終射射於爾胝白

本山彌拏也爾胝白譯曰終小山也以終射得名附彌拏

旁之西首

止應辭

射畢止應辭後不復誦

宰牲

俱集郊壇各宰其牲（宰牲之儀見禮記篇）牲肉分食衆貧自擯歸去

亦可然以食貧爲貴

開戒

宰牲既畢去壇歸寓除戒衣薙髮齊髭剪指取修飾

齋戒沐浴盛服佩香

此云齋戒乃除去冠裳之戒而服止食之戒也將入覲潔心身服朝服帶容臭或焚香薰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弁冠入覲

弁冠王侯四民之常服用弁所以昭敬也（按天方禮制王侯百官士庶等級既差冠裳自別而于敬事主宰無不同故用弁所以示品雖朝會之時皆宜弁以拜以及禮也）王侯百官士庶次第入覲

撫石

闕庭之南有巨石一片其色玄白天降也故名玄石又曰天石凡朝覲人至闕庭先必撫石以示信道之堅重如石也

周迴兜面白七匝

兜面白即闕庭規模高廣（紀有其上有罳四圍有幔皆錦結造成朝覲人遊於幔外自故垣外起周行繞故垣外至玄石止爲一匝七匝而止（故垣者古朝堂之戟址也古朝堂因洪水淹沒後易卜刻欣逢人受命重建數而小焉仍在新朝堂之北遊兜面白者必遊此垣之外）

每過石必撫

遊兜面白七匝每匝過玄石必撫之撫之之法兩手平覆於石反舉而以口親之（反舉謂以掌向上也）

每遊行必讚

凡遊行必讚頌念主不輟蓋既入禁地則念主讚主應無止息然口讚或可暫息心念不容暫離

臨位禮拜致祈祝

位乃古聖人易卜刺欣功行之位也在克而白外正面二十餘步凡朝覲入遊庭畢則臨此位拜主告主申其懷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拜四叩首王首班百官士庶次第繼其後不能入班隨地從之遶至則獨自禮之（此與開祀二台之禮同但二台之拜失則不可復此拜若失仍可鴨禮生不易路遶之遶難至且爲人生不易遶之會耳）

出至索法登絕頂仰天面闕而讚而頌而告默致已衷陳其志之所在

墨克城外附郭有二山一名索法在城東首一名默爾襪在城西首兩山對峙如雙角狀兩山之間曰白土泥川川之兩界復有二墩各去山百步蓋以樹燈火者也凡朝覲畢王帥衆由色朗門出（色朗門猶此云兩安門）至索法山登絕頂卽首向天正對闕庭奉手告祝各人默致其所懷或爲救過或爲准功或爲栽培道德而不致傾覆或爲保此志誠以

安於永久凡屬善念皆可求也既畢下山凡上山下川俱
念主禱頌不息
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墩之間
昔易卜剌欣聖后哈哲姆氏初生易司馬僕不得水因覓
於兩墩之間奔趨往復七次終不得乃歸見流水自僕足
下湧出卽今滲滲泉也凡朝覲人至此必奔趨往復七次
蓋以思古聖人功德之盛云過墩則緩行
至默爾襪登絕頂事如索法
復人拜闕悉如前儀
解見於前
下默爾襪山復入宮城撫石遊庭禮拜致祈祝悉如前儀
覩人三朝既畢將歸時必來進謁禱祝於此
面起可望於百里之外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
謁陵人取砂石擂往他方奉爲至寶幕頂亮光日夜侵雲
陵乃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塚旁砂石得其際色亦如之
風至此則息飛鳥遶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垢焉其
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栢椰樹交榦而生盤連不絕廡
大聖人穆罕默德之陵也陵在默底納城去墨克亞北三
謁陵
乃王率眾隨從而朝此則聽各人自行朝禮
卽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大朝但大朝
歸必辭
探泉
即滲滲泉也在墨克城內易卜剌欣聖位寢殿後其水甘
香清冽朝覲人將歸鹽漱其上少飲用器貯水攜之祛邪
愈瘋療諸疾辟惡獸藏之海舟過颶風以其水灑之風浪
頓息
復詣闕撫幔拊擗憮然鞠躬而退
幔闕庭之幔也拊擗以手捫心悵戀不欲舍去之意也憮
然心有所不安也凡出朝必面闕鞠躬反踵而退
按闕庭之幔錦紵造成厚寸許顏色千狀萬國所希有也
每年一換王命預爲製造待朝覲日去舊易新朝覲後將
舊者裁裂按朝覲人數作塊每人分給一塊珍護以歸爲
歸必辭朝
卽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大朝但大朝
乃王率眾隨從而朝此則聽各人自行朝禮
已
朝覲之事畢矣
歸彌撒
事功既畢歸宿彌撒
厥明復射
朝覲第二日也自王至於士庶復大會射於彌撒如前初
射中射
翌日終射
朝覲第三日也終射於爾肱白此一射候齊會射可也各
自先後射亦可也以朝覲事畢各有歸程之務云

朝覲之儀云

經曰穆民必朝路艱可待傳曰路塞乏用無親命廢疾可無

朝

凡屬穆民俱當朝覲以完主命五功也但路途艱塞或無

盤費或父母在堂或因疾殘廢則可以不朝

道行經云朝之爲言會其紛散而返乎其本也省親親賢閑

心念主其亦猶之乎朝也

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視居家之朝也賢學明教之本晨

夕親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務之本動定撿閱當體之朝也

主宰萬化之本語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

方遵此數事亦可以當朝之功矣既得朝於天方遵此數

事可謂日日朝時時朝終身無間者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集覽　明朝世法錄曰天方國有寺其寺分爲四方每方

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

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

可容數萬人四方本教人雖一二年路程者皆必至朝覲

禮拜焉

紀錄類編曰其寺名克而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

六門門之兩傍皆用白玉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

九柱後一百一柱左一百三十二柱右一百三十五柱其

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五條爲梁以

黃金爲閣其牆壁皆是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馨香不

絕上用錦紵爲罩罩之密二黑獅子守其門其門堂之左

易司馬儀聖人之墓其墓俱是綠撒不泥寶石壘砌之長

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其開壙之腦以黃甘玉壘砌高

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座塔宣傳禮拜左右兩傍有各祖

師傳法之堂亦以玉石壘造整飾極其華麗

天方朝堂賦畧曰夫朝堂者肇基于開闢復創于中古廓

寶玉而爲庭採雜香以爲土華棟丹陛實天下之偉觀香

棟金楹誠古今之勝槩深宏淵靜崇巍高堅烏飛飛而空

過纖垢不遺日炯炯而中懸層欄無影憑識承天之聖智

足見丕世之神功垂雲聳湧揭露飛霞齊三光而示宇宙

會萬國而朝中裔迴中海之競流拒崑崙之險阻天地所

鍾聚八極而共向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終

古而邦篇 附開齋會禮

上元劉智

備有禮祀之禮以事天禮之爲言潔也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而邦蓋亦有潔已以希臨格之義考其名禮祀畧同究其實義則別有寄也

古而邦潔已爲禮以希臨格於眞主也

古而邦覲同義總以求近乎主也但朝覲乃親詣天房之禮古而邦遠人不得至天房而於各地所行之禮也故其儀制多相仿佛焉

其爲禮也系於三事大瞻禮也會集於郊也宰牲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瞻禮恭奉主也會集於郊統合眾也宰牲以牲之血淨示己之私洁嘉牲之順德獻己之純德也

自王至於庶民一體遵之

古而邦自王至於兆庶者何乃至聖之教合上下而一於敬之義也蓋人有貧卑而主則惟一誼因名分有殊而遂二其敬事之誠耶故民與王同古而邦實非僭也

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畧遵禮用牲不論執掌論資財幷其副餘得有滿貫者即當遵禮用牲不論其爲男女大小也資財者金銀錢貨之類副餘者除日用所需而附置之物也如積糧閑宅田園珠石寶玩之類計其所值滿貫者即應用牲此典論滿貫與天課之滿貫不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則兼副餘論之至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則兼副餘論之至若無資財有副餘值得滿貫者亦當用牲不可廢禮也

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代妻祀用妻財

此言各人行祀各人任之非可混爲相代者也雖父子至親若子有執掌父爲代祀亦必以子財用之雖夫妻至密若妻有執掌夫爲代祀亦必以妻財用之不可以私親蒙涸也

婦女無瞻禮無集於郊

婦女之事尚隱故無大瞻禮無大瞻禮故不集於郊也若婦女自有財物執掌則只有牲費之責

先期備牲牲尚畜不用野

尚畜惟牛羊駝三項可用餘項如麋鹿獐及禽屬俱不用

駝曰大牲牛曰少牲羊曰配牲

駝風畜故爲大牲牛土畜屬地屬地者原供人用故爲少牲羊以作祀便民也一夫之用也以副二牲故爲配牲

牲必壯

羊壯過一歲者牛壯二三歲者駝壯五六歲者不及壯不用

牲必全

牲而無角無耳無尾勿用損角損足失耳尾三分之一勿用無齒者勿用著能食草姑用可也

牲必肥

瘦瘢瘋癩瞎疾羸弱不能行於祀壇者俱勿用

牲既定視以巾

凡備牲作祀擇既定即覆巾於背以爲識示隆重也

勿摘毛勿鞁乳勿以耕負勿用孕

凡牲以作祀者善哺喂不得剪取其毛不得擠漉其乳亦不容用以耕地負物如牲毛自落乳自滴則以所落所滴施給與貧牲有孕宜易之若已產則幷羔犢而合祀之不易可也

牝貴於牡黃貴於黑一肥貴於二瘦七羊貴於一牛

牝牲靜順黃色美觀肥取健意羊取臊香須健壯故用二瘦不如一肥貴全美故七人共宰一牛不如每人各宰一羊

得肥須去瘦

始備牲瘦繼而得肥者則用肥者去瘦者

十錢買牲貴於千錢給貧

十錢言其至賤也人有私愛恤牲當施錢財不用牲者不忍於宰也殊不知雖以千錢給貧未及十錢之牲之當於禮也恤牲而舍錢是狥私而廢禮矣

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

宰牲之禮諒各人之力不齊故上戶巨富之家雖一人宜用駝中戶多執掌之家雖一人用牛下戶僅得盈貫之家一人用一羊可也不及一羊作一人之祀一牛可以作七人之祀也非謂必七人方可用一牛也三四人用一牛更善至若巨富之家雖一人亦宜用一駝也至駝與牛同亦可以七人共之

二人共一羊未可也八人共一牛未可也須按人丁增之

大祀三日

大祀限期三日卽觀月之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也其日與朝覲日同朝覲在天方本國大祀則在各方遠國有不能來者則在天方者

祀於初日至善有阻則二日三日

凡祀必於三日之初日爲至善若初日有疾風暴雨或震驚大故諸阻則祀於第二日若二日又有阻則祀於第三日三日後復有阻未可祀矣但宰牲於其家可也不必會集於郊若有大寺可以容衆瞻禮於大寺可也凡人旅行或忘失祀期越三日不必祀矣

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整齊

潔已所以修內整齊所以飾外內外修飾以臨大祀致誠敬也

齋戒沐浴

此二者潔已之法也齋戒以潔心神沐浴以潔身體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盛服佩香

此二者整齊之法也盛服以著威儀佩香以表德性（人含德性如木含馨香馨香不顯則與不見則與凡木同故曰佩香以表德性也）

咸着弁

自王至於庶民皆著弁

王步行至郊百官士庶從之

祀之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於郊天方各國凡行祀禮必於郊野如居異域則祀於寺然一城中有數寺必會禮一寺不可各寺分禮

登壇

祀所之壇也

贊教申禮

贊教又後於庶民揚聲讀禮七徧（讀近制贊教七人讀禮九徧讀威儀贊教九人讀禮七徧）

王首班公侯後之學士後於公侯庶民後於學士

此分班之序也

金陵聚善 蔣氏校印

咸起立面闕而拜

此拜名曰祀會（天方云二德額子哈）凡二拜闕即天闕朝堂也雖居異域必以朝堂是向

致意

致其祀會之意也心致其意爲主制口誦其辭爲聖則

四舉手

一切拜中止用一舉手惟會禮用七舉手先一拜四舉手於頌前後一拜三舉手於頌後初舉手後拊手默讚二舉三舉後俱垂手四舉後拊手聽頌其第二拜每三舉後俱垂手勿拊

每舉大讚

首領者揚聲大讚眾人恭默從之

獻頌

四舉手後首領高頌天勑眾人恭聽

躬叩再叩

一躬二叩此爲一拜

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

金陵聚善 蔣氏校印

此爲二拜

默致祈祝右左顧道色闕訖

跪坐中默致祈祝畢左右顧道色闕是爲拜終凡拜中一切躬叩禮儀隨首領之舉止升降眾人從之不得先

告讚

升畢首領登座（壁在祀壇上左側面下）告眾以祀會之禮及宰牲之義

王出眾出矣

首領告讚畢出壇眾人亦從而出

歸者異途

赴會之人歸路異其來路畏遠者聽之

返第宰牲

天方之禮即於祀境宰牲今處異域則各歸其家各宰其牲宰牲在巳午交會之際蓋會禮歸來之時也宰於會禮之先未可惟野居之人不能遠來赴會禮者宰於是日曉發後可也

主人自任宰之

凡祀牲必主人自任宰之須利刃健力主人不善託善宰者宰之不得託之屠人庖人

斷其二喉二筋

二喉食喉氣喉也二筋附於二喉之旁者斷喉以盡其氣斷筋以盡其血少斷一筋可也少斷一喉不可

駝斷其臆

臆項下近胸處諸牲皆宰於項惟駝獨宰於臆何也凡牲用宰者欲淨其氣血也駝之氣血最旺其性滅最速若宰於項則氣血未淨而性先滅矣性先滅則氣血不流必有停瀦於中者矣其肉爲不淨惟宰於臆則血去甚速性未滅而氣血先盡淨矣一曰諸牲之喉皆露於項故宰項駝之露於臆故宰臆取其易斷也一曰駝臆有刀瘢可宰項以厚毛長不可宰也

牲物匾作三分一自用一給貧一饗餽親鄰

匾作三分蓋隨時宜也非必然之禮也俱以給貧亦善俱留自用亦可俱以饗餽親鄰亦無妨分作三項所以合時宜也皮毛可用（用以貿鄰或造器用給貧或易食類給貧俱可但勿貿佃物或費佃以食物類）骨血埋（埋于深僻不近人家之所）

開會之禮與祀會同第晨食而出施開儀默致讚言非用牲

開會開齋之會也禮制儀節與祀會同而異者四一早晨飲食然後赴會蓋見月已足一月之期晨食以示開齋之意若祀會通算會期乃足十日故拜而後食也二施開儀凡有滿貫物財者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二升給貧（儲禮僕婢不給施給）先給然後赴會（給於前一日不給於會後及時散之）不可若非祀會則不用儀三心中口中默致讚言非若祀會之高聲讚頌也四不用宰牛羊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劉智

五典

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經爲天理當然之則一定不移之禮也篇分八章前有總綱每章後引主論經言數條以證本章之義又集雜傳數則以廣本章未盡之蘊凡主論則書經曰聖言則書聖人曰非不書書周

雜傳也

總綱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男女而後人類出故夫婦爲人道之首也

天地生物之本男女生人之本男女之最初繼主而立極者阿丹也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元祖也腋生好娃配爲夫婦故夫婦原出一體生齒繁衍互爲配偶一世別其胎二世別其父三世別其祖四世別其父之祖五世別其祖之祖其後以次漸遠至不涉於祖父之嫌由是婚姻有禮男女有正而生人之道擴充於無盡焉

有夫婦而後有上下在家爲父子在國爲君臣有上下而後有比肩同出爲兄弟別氏爲朋友人倫之要五者備矣

夫婦既立子女生焉子女生而上下之品判焉父子者家之上下也君臣者國之上下也上下雖有家國之不同而爲尊卑之理一也上下既分爲上者一爲下者眾而比肩之等列焉兄弟同出之比肩也朋友別出之比肩也比肩雖有同異而爲長爲幼之義一也人倫之禮本乎三而盡乎五三者男女也尊卑也長幼也五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五不外於三而三則約乎五之義三不外於五而五則統乎三之名名義立而道盡人倫之要無餘蘊矣

夫子者萬物之本也

天地生人德成於倫五倫之禮盡而生人之能事畢矣天地之生義完矣故曰五者萬物之本也一曰萬物即萬行也萬行莫先五倫五倫立而萬行成是萬行以五倫爲本也

夫婦生人之本也

夫婦爲人道之綱修此而後家道正家道正而鄉國正矣

故聖人之教五倫自男婦始

父子尊卑之本也

父子者尊卑之所由生也父子定而鄉里長幼國而君臣由是而哲定矣故聖人教人明尊卑自父子始

君臣治道之本也

君臣者治道之所由定也道統於君行於臣君臣之分定而天下歸於至治矣故聖人以平治天下之責歸有位也

兄弟親愛之本也

兄弟者非若之果同本之支舉世交遊未若兄弟之近切

而無嫉也故聖人教人親愛自兄弟始

朋友成德之本也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長成我者朋友朋友一倫能成四倫之功故聖人教人定交以成德也

修此而後人道盡

五倫之序天理之自然也五倫之道天理自然而流行者也五倫之理天理流行而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者也故其理該萬理事該萬事聖人慮人不能全此五倫因制爲典禮頒行天下後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本有以盡其分之所當然斯不愧人爲萬物之靈也

道以歸於好此爲夫之道也

聖人曰妻豎僕民之二弱也爾衣衣之爾食食之勿命以無善言徐徐婉喻也去出之也婦無輕出之禮必犯悍惡淫賊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後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道以歸於好此爲夫之道也

聖人曰妻豎僕民之二弱也爾衣衣之爾食食之勿命以無能爲

妻依於夫僕依於主皆不能自立故曰弱也衣之必冬夏得宜男使我煖而彼寒食之必蚤殘同饌毋徒我飽而彼饑至命以事必諒其才力之所能爲如不能爲者勿强命之也

聖人曰夫不私色不容用妻眾必公其衣食御當夕不易室私色外婦也用日計當然之費也御內事也妻多者凡衣食寒煖粗細濃淡厚薄必公同一例入御之期必均平有定當此夕不易以彼夕亦不御於他室如是則男無偏寵

絕欲洽和順固結不離之意全此五者夫道、備矣

聖人曰以非禮營物者非本分應得之財也或以勢索或以術取爲

妻子衣食之養豈得爲愛乎

經曰夫婦乎婦又曰豐用寬歉用儉

建立也有養給得宜不使危困之義蓋婦乘柔弱倚仗於夫唯夫能建立之養給稱其豐歉時豐則用寬時歉則用儉非過侈過減之謂也

聖人曰婦有過善言以教之勿輕去

善言徐徐婉喻也去出之也婦無輕出之禮必犯悍惡淫賊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後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妻稱內助助德也若徒以色媚我不以德助我是將導我於不義也故可弊如不媚以色而助以德賢婦也珍之正所以賢其賢也

勿嫌貧勿憎醜安居唯和非有客必同餐

婦之所貴在德性不在富麗夫之所貴在和愛不在苛擇

嫌貧憎醜小人之事也有婦者非有正事必同室而居非有客至必同餐而食不疏其情也

愛妻以德不以色

愛德則彼日攻於德愛色則彼日攻於色

訓婦以父母之事先於己事

娶婦之意爲承先繼後代身事父母也子治於外婦治於內內外倡隨而孝行成焉古人稱爲內相良有以也如徒以己事爲先父母之事則後之殆非娶婦之意矣

婦道

婦謹其爲婦以敬其道五言必遵夫取與必聽命不私出不外見不違夫所欲

遵夫者謂夫之言是固所當遵即或不是亦必姑且順從從容幾諫諫而不聽則更俟他日必不敢違也聽命者謂取夫之物或以物與人必聽夫命不得任意自行也不私出者謂無夫命不得私自踰戶外也不外見者謂非骨肉至親不得輕與相見也不違所欲者謂夫有所欲不得阻抑其志也謹此五者婦道幾全矣

聖人曰婦事敬以致夫愛夫愛猶主愛夫惡猶主惡也

忿語人事之常反目室家所有但爲婦者一志於敬無絲毫怨忿則夫雖不愛亦將轉而爲愛矣眞主以己之愛惡寓於丈夫愛惡之間見夫之愛惡即見主之愛惡矣何也主命流行以來婦人有當然之則從夫是也猶子之從父臣之從君無絲毫自用亦無絲毫違逆者也禮由主定孰能違之違禮即違主也逆禮即逆主也主之愛在順從主之惡在違逆夫因婦之順逆而愛惡焉主亦因夫之愛惡而愛惡之矣是則見夫之愛惡猶見主之愛惡也此不計夫之是非唯計婦之順逆

聖人曰婦無爲聽於夫

此欲爲婦者去其私慮一當聽命於夫也

聖人曰自行取與功德在夫過在己

婦人私自爲善功德歸於夫而己仍有不告之過甚矣自行之不可也

聖人曰婦行主順隨夫所適

主順與專敬同意但敬行於言動食息之間順則用於應對命事之際所適所欲也

聖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視父母喪不命不往弔

情莫重於父母事莫大於喪疾非夫命且不往視弔況下此者乎爺見婦道以事夫爲重順夫爲大也

夫問不諱容夫召不推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有問不可隱諱即明言答之夫呼召不可推託即隨呼赴之果有要事不妨實告若夫問欲其來雖萬不容置其亦置之

夫命事不委於諸婢

事宜命婢者夫自命之既命我即當自行不得復委於婢蓋敬德在勤勤易致愛也

夫怒不得去左右察己過婉容修言以回其喜

語曰婦非至賢不克完婦道非至忍不能稱賢婦忍不易言也人能忍之我亦忍之非忍也忍之而默默避去非忍也忍之而進氣立於前縅口坐於後非忍也必不去其左右婉容愉色柔言修飾回夫之怒喜動於心形於色返乎其初而後已斯乃爲眞忍也安得天下盡賢婦而與之言眞忍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婦美美德不美美色

君子之美婦人也美其德而已不美其色也彼徒以色爲美者陋矣

婦有大德二不私不妒

不私不妒尋常事耳謂爲大德乎正物以希爲貴之意

病婦雖賢且不免安得不稱大德何也蓋二者爲近今之通貧困而不遵禮處患難而無怨尤婦德可以稱厚矣

婦從夫守約事姑

從夫命守夫約勤事公姑也

婦謹言夫無憂婦謹行夫無辱

婦人口舌實爲是非之端婦人放恣即爲敗家之漸故夫之憂辱關於婦人牝雞不可司晨也語曰讒婦天下之毒妒婦丈夫之疫可毋畏哉

女自十歲始除伯叔同胞兄弟母男即不應見

女子十歲而品格定非同胞至親不應相見如伯叔父之同胞也兄弟身之同胞也母男母之同胞也則皆可見不可而況相與授受乎授受且不可而況相與同器共席乎聖人之教其謹於男女者嚴矣哉

或曰婦女所不可見者乃可與爲婚法也若然則凡不可與爲婚者固皆可見乎庸知聖人立教於至親至近者爲尤嚴蓋情親則易亂物近則難防伸曰胞伯叔母兄弟相與接見亦所不得已焉耳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終

父道

父德甚篤父以慈其道十誕胎教命美名開乳報牲防患害潔衣食職教訓擇師董學量才授業及其長也男婚女嫁而爲親之道盡矣

父母初孕即節欲制情檢身習禮無妄作無非言惡聲亂色不入耳目非其飲食不入於口益於性情者從之賊於性情者去之如是則神清氣定而子得其養是謂胎教及其生也一日開乳（或子生盞或一日先食以甘物或張然後乳之）三日命名（子母生女名必以美好字或貴物名或聖賢名男用男名女用女名勿以天地四時行名勿以草木鳥獸名勿以賤名子）不司兄名（父名不同弟不名）七日報牲（子謝生七日內父母宰牲二報主之恩也男子二報主羊）一女子羊（或生一女或張然後乳之）覩其疾痛防其患害衣食務潔教訓務嚴擇循良之師以董其學量其才能而授之業（天方嚴之視之其禮資子習學至十五歲方觀其質何若性情之何若可能學者終學否則爲農爲工爲賈各因其才而授之本而末之則生志即棄化其才而末之則生怠即難之以則難習繩之以則難遵取又人家子弟習鈍學而不受母必驅之也悅之以則易習繩之以則難遵取又人家子弟習鈍學而不受母必驅之皆之不市井俾殫其慮經營之慈以致賢成就賢子一生終于募就凡此）男長爲之婚女長爲之嫁（男長以二十歲爲限女長以十六歲爲限一以曰者以知情爲限一以曰者以情時打男不及期女面大婚偶子過期而不婚父母有命則男女同祝無煩憂喜矣）事而爲親之道盡矣

傳曰惟天地代主育物父母代主育人父母鞠育功較天地爲勝

傳言天地父母皆係代主而生化者也第天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爲勝可不誰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聖人曰父母其繼眞主而生人乎男女必同育聰拙必同愛教之以禮授之以業習射灑以防不虞（灑洗也）食之必以潔衣之必守分以布勿以帛

父母若知其爲繼眞主生人則知凡所生者皆眞主之所命也或男或女或聰或拙無非眞主所與惟承順眞主之命而愛育之且宜教以禮儀授以藝業使習射灑水以防不虞之患食以潔教以右手衣以布勿以綺帛如此則父母生育之道斯完矣若以所生不合而怨憎之非怨憎子女也是怨怡主命也烏乎可也

聖人曰勿以男喜勿以女憂惟男暨女眞主所寄命也

今世之人每喜男而憂女其以男可繼業而女不能承家耶男可營謀而女無所取益耶吁何所見之淺也予嘗見富貴之家有敗子矣未見敗於女者也忠樸之家有蕩子矣鮮有蕩於女者也是男亦不足恃女亦不足畏矣況男與女原有分定非喜之則來憂之則去可以由我者也惟知其皆眞主之所寄命則男女同視無形有男女禮有嫡庶所出同也其愛宜均出自父則愛宜均均其愛者同其恩也同其恩者一其生正室所生曰嫡姬妾所生曰庶雖有男女嫡庶之殊而同

育之道而無偏也

夫教有三胎教於生前禮教於幼習學教於少知失於胎教則氣質不純失於禮教則言動無節失於學教則德行無成教而不善子之過也不教而不善父之過也

胎教先天之教也禮教學教後天之教也先天之教本也後天之教末也今人既忽其本又失其末奚怪氣質不純禮貌不周性情不善哉爲父母者誠欲成全其子亦先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謹其教可也

子習學豐其衣食倍其用度使無紛志於營謀

學爲眾業之尊有子營藝有子習學則習學之子衣食用度當豐於營藝之子所以重學所以使其心無外慕乃得精於所習也不聰敎能重學如此而且令人視習學爲餘事不特給乎反業之外難振惰耶凡以至有見利不顧義者鳳斯下矣何怪無學之助勿也

無論學無始息當教以禮答教以節以完成夫情德斯慈愛有方也

父母知用慈愛而不知慈愛之方則慈愛反爲禍害矣誇譽姑息當懲之慈愛也豈知誇懲則長其狂妄姑息則恣其惰慢狂妄惰慢則事業無成德業不立豈非禍害之大焉者乎惟嚴之以教又於教之中各因其時當富貴教以循禮使無驕奢當貧困教以守節使無諂瀆則成功以漸而立德有基矣是所謂慈愛也彼以禍害爲慈愛者何其悖耶

子道

子能其爲子以孝其道十敬事而順潔誠而養奉以親身執守良業勤於學而敏於善不危其身不辱其名奉父母於無過親在從其事親沒守其愛

敬小心翼翼無忘無忽也順無違潔精純誠實也親身凡事以身先之也良業務本也勤學敏善近正人行正事也不危身者不高登不臨深也不辱名者大而刑憲小而物議微而衾影皆所當愼恐貽父母惡名也無過者奉親於道也從其事者奉於生前行其志也守其愛者謹於身後保親之所愛也全此十事方能爲子之道然其要在於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敬餘皆由敬生依敬立因敬成者也故經文直以敬爲孝行之首蓋敬於靜則無時不盡其心敬於動則無事不竭其力敬於生前敬於身後擴而充之事無鉅量時無終窮皆孝也皆敬也人子庶幾其無愧也夫

經曰爾民報主豎爾雙親

經言報親次於報主者示報親之重也木有本水有源吾合靈成形之本源惟主與親則吾之修身盡性無非尋源報本之誠故言天道莫大乎尊主言人道莫大乎事親盡人道即是盡天道未有盡天道不始於人道者也

聖人曰孝有三重焉敬身愛人善近賢學孝之所重者三敬身則身不處於有過以無過之身奉親

有不識非誠敬者乎是敬親之誠由敬身始也能愛人則人之愛我者眾愛我者眾有不以愛我之情移愛於吾親者乎是一人所愛者淺而眾之所愛者深也喜近賢學則交處有道畏義有所勉鄰朋有所防自不立於卑暗亦進父母於高明矣所孝之至也事親者不可不知所當重也學人曰事親而不識主不體聖不親賢居而無業愚而不學雖孝弗稱

天命聖則賢行所以孝親之法也不識主則不知天命爲何禮不體聖則爲何事不親賢學則不知賢行從何修一切不知流浪一生弃味一世雖有奉養何足以稱孝哉

修身奉親光顯祖考啟迪後人父母有過婉言愉色以諫之悔孝之至也是要在乎學

萬務以學爲要而事親爲尤甚蓋守身爲事親之本不學則不知所以修身何以事親乎惟處心好學身入於正能正身事親則親悅矣親悅則德成名著我之祖若宗因我之賢而益顯我之子若孫遵我之訓而皆善設父母有過修身以諫父母自翻然樂從不失其身而事其親斯謂之至孝也然學立而行至行至而德成故曰在乎學也

子事父母猶奴隸之事主人不緩命不改委非身所能則請命僕協爲之

奴隸之事主人也無緩命無改委子事父母亦當如是父母有命必親身行之若所命重大非一己所能爲則請命僕人協爲之允命則已不允仍是自行不得私心委僕恐父母不悅於中也

親厞未啟不敢即無事則返有請立而待有命聲息以聞之勿敢窺

厞室也子至父母之室門未開不可即無事且踱去有事請命則立於門外俟開門然後請若奉命至則作聲以聞於父母如所命者急必啟戶召入聞聲而不開門則知所命非急也立而待爲毋內窺

毋有命必親身行之若所命重大非一己所能爲則請命僕人協爲之允命則已不允仍是自行不得私心委僕恐父母不悅於中也

測母方胎我艱惟恐苦備將母方產我顛危莫恐弗充育我唯恐有疾疢

日不去憊冬夜防寒命莫能報昔之恩一恩猶父母親身爲之爲人子者雖有所用躬乃有治之以月貴委之

于奴婢終日一玉爵親數十一孝成寒

孝子不危其身凡此皆謂身危險者也

父母在堂子無私事

父母身之所從生也凡我之所有則皆父母之有也何可私身不可私況事乎事不可私況衣食財貨乎於父母而私衣食財貨者禽畜不若矣

拜中聞母呼必應入寺聞親疾則歸

功課莫大於禮拜若拜中父母呼必應入寺際倘未禮拜聞父母有疾則歸禮拜入寺猶以父母之事爲謹況暇時乎

父母之喪貧富貴賤不違於禮量力而行宜也愛其所愛親其所親

生養死葬人子之大事不可因貧富貴賤有違於禮但稱家有無以適其宜足矣貧者賤者不得過減富者貴者不得過侈過減過侈皆違禮也至於父母既沒凡其所愛吾亦愛之凡其所親吾亦親之則父母雖亡仍若未亡而孝思永矣

一齋曰父子天性之親也五倫中惟父子尤重人於此一倫不盡則一切皆假于此一倫不修則一切皆漏聖人之教亦教人以尊卑禮法之有可言者其無容言者在乎人之自盡而已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一終

君道　上元劉智

君盡其爲君以仁其道十一曰體主二曰法聖三曰敬賢學四曰親百姓五曰廣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燭姦八曰從諫九曰日省己私十曰時察民患仁者具衆理該萬善推其德意無所不及之名也體則曲承其心順焉不違之謂法猶則也法度者凡國家之禮樂政刑皆是也燭明察也惟主至仁故君道必以體主爲先聖則宣主命令而足爲表率者也故法聖即次之然必親師取友而後體法之道盡故敬賢學又次之百姓者君所與共此國者也故親百姓又次之仁惠者君所以厚此百姓者也故廣仁惠又次之至於人君所賴以經此國者惟法度所處以害此國者惟姦邪法度不正則下民失守姦邪不去則君心易惑故又以正法度燭姦次之若夫諫也者更人君遷善悔過之源也諫不從將剛愎自用掩過飾非主何由體聖何由法賢學何由敬而百務何由視故從諫則又次之由是而進省己私察民患則君德愈清明民隱愈周悉仁道全而君之所以爲君者盡矣

現在百使姓小蔑人仁立基于則爲仁從諫之不効也命正過失掩度于則爲仁己則爲之仁方也之力

曰體主既曰體主則無不仁矣何以體之法聖即所以賢體主也

過從體主中推出者也蓋主仁何以體主即所以賢體主也

聖者主之表也聖人即可以見聖也聖法以賢學者

人之遺派也人君能學即必遵法以明之

聖人之所切禁也人君違其所命而防其所禁可以

利也除日害者已私則謀天理遏人欲而一身治時察民患則興仁

至主而能君道全爲體

經曰呼達五德維予命汝爲天下后斷民以理勿縱私私則迷路惟諸路迷於有凶罪

呼者詔而戒之辭達五德天方后名也予眞主自謂理天理也眞主嘗呼達五德而戒之曰維予命汝爲君凡聽斷民事務依天理勿縱私欲私則昏昏則是非舛錯迷失正路予且將罪汝矣可毋愼歟經訓若此則知人君之有天下乃眞主命之以治天下也必遠聲色嗜欲不敢居位以行其私則天下無不長治而久安矣若主以天下付之

后而后以爲奉己之資安得不諄諄然惕之乎

經曰維主命汝公惠親親止虐惡有畔厥命諄哉汝其欽哉

此亦述眞主告戒人君之辭公則奉主無私一切聽斷賞罰不出己意惠則萬民有賴一切災疾苦役有所拯恤親親則睦族和同尊於我者敬之等於我者愛之卑於我者育之由親及疏推近至遠而百姓皆知勉於孝弟之風矣

此三者眞主之所諄命也恣情無度謂之虐任法無恕謂之惡違禮背義謂之畔虐則傷身惡則禍民畔則亂理此三者眞主之所切禁也人君違其所命而防其所禁可以

聖人曰王者眞主之影生民之庇民杜賴以公民屈賴以伸無過矣

王者代貴主以治世者也王者體主若影之隨形動靜曲
直毫無異焉主欲庇民主欲撫枉民主欲撫屈民而人君
一能體眞主之意以庇之民有被屈害者亟須訪察咨詢以伸之是則彰之
義也是非聽其臆斷賞罰隨其私情影不隨形民何賴乎
聖人曰君民者民之役一夫有失君之責

天下莫尊於君亦莫勞於君身居九重富有四海尊也而
心必常周於天下哀煢苦獨痛疾嘵嘵之間一夫不得其
所輒引爲己責非勞也乎是則爲君之身雖尊而心實勞
也吏役於官臣役於君君役於天下役者勞苦之謂也身
愈尊而心愈勞位愈大而慮愈苦庶民飽一飧而終夕安
愈尊而心愈勞在一食國主憂勞在一世君責之
聖人曰天下與異端可守也與枉法不可久也
此一節其言枉法之害也蓋王者所以明治也王者明於
治雖政教殊異猶能守其國若用枉法則非鞏固之良圖
也
人君之治先己而後人
君身天下之本本治而末即隨之故治人斷以治己爲先
聖賢君已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
此一節乃正己而不求於人之意蓋天下人情至眾也人
君以一身而欲天下同歸於治不必遠猶汎求惟以君人
之法君己之心恕己之心恕人則人心自服天下自歸矣
體天下人之體心天下人之心人安即我安人危即我危
人君爲天下之主須念人我同受造化同具血肉同是趨
利避害貪安懼危必所欲與衆所惡勿施溺猶己溺饑猶
己饑危者務使之安而安者必不至於危人即我我即人
此所謂四海一心兆民一體之意也
毋貪廣毋虛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廢私智而聽賢良
毋貪廣則不窮兵黷武與民休息而境自安毋虛長則不
橫征暴斂取民有制而動必謹輕勢位則上不驕重天下
則下不害廢私智則無自用之譏聽賢良則收才智之益

矣爲國者其奉爲龜鑑哉
百工以時民無怨夫征伐以時成無怨卒遊獵以時鳥獸得
以生息草木得以蕃實此皆澤及生民恩被庶物之實政也
時之義大矣哉天以時育物地以時成物人以時享物天
失其時則不生地失其時則不長人失其時則無以收萬
物之利甚矣時不可違也亦不可失也惟是百務以時則
人民無怨庶物成熙而澤之所及者廣矣此爲君之實政
也
開諫門塞佞路正己以示百官型天下
諫門開則過日聞佞路塞則邪日遠正己以示百官者欲
正百官必先正己也己正而後百官正百官正而後天下

型型者式法於人而人法之也古之聖賢有置木書諫者矣（通鑑五德王胜木于朝門外召人哲之有懸金買諫者矣（大賈阿里懸五百銀錢于門首有能諫一事者予之）皆足以爲萬世法也

臣道

臣盡其爲臣以忠其道四正也高也定也寬也四者臣之四維也用於君宜於君用於民宜於民

忠也者以心致之於君而無一毫之欺隱也誠忠之道四一曰正正其身也二曰高高其志也三曰定定其心也四曰寬寬其量也正其身則君不褻視我而言易從高其志則不希寵於君而道易行定其心則矢志靡他而君益視爲腹心寬其量則包容協恭而君益委以國事所謂用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賢養士清盜賊通商賈寬刑薄賦旌善討逆皆所以順民情而成已德也

民者立國之本德者致治之源自省民困以下凡十二條經謂皆所以順民情成已德則有國者亦可以識其要矣

蓋志民寶德則無不勤之政不在位不寶財則無自利之心省民困則民無湮鬱之情安民業則民樂農工之役賑饑則無逃匿之患扶危則無夭札之憂優賢則山林隱逸聯袂而登養士則賢良方正拔茅而進清盜賊則道途無塞通商賈則財用有資寬刑則斷獄從輕而囹圄之生活被者深旌善則獎厲者眾薄賦則惟正易供而閭閻之沾被者深旌善則獎厲

君而宜於君者此也正其身則聽斷必公而無枉屈高其志則包荒不入而無私情定其心則法律有準不因細言而輕賞罰寬其量則仁恕平允不因小過而試桁楊所謂用之於民而宜於民者此也四者臣之四維維柱也屋得四柱而立臣全四者而忠缺一不可以稱忠矣

聖人曰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一德天下咸寧

此一節言下民之所攻習在君臣之所崇好也一德不二不雜之謂蓋君崇正則萬民歸於正君好異則萬民趨於異故曰民道在君也百官受命於君身體力行多方化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平日學問之功致君澤民之理講求有素一旦得君專事取斃所居所志一一見諸施行乃能不負所學非愛質之後世安可取也有心世道者安可不取也有是四者以全其忠有心世道者安可不取也）

則百姓率從故曰民行在臣也君臣同心上下一德勉天下以善不維於異端邪說則民心歸一而天下成安矣

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也故賢臣事君無時無事不以心致之於君屋漏之中如對君而如聆君言

由君指出主來正以見其當忠也一時不心於君即爲不忠也一事不合於君即爲不忠故雖處屋漏如對君面競競自持如聆君言凜凜自勉謹微慎獨亦猶念主而不可須臾離也無時無事無句無時無事不是忠君之極致而屋漏三句是忠君之極致乎君之極致也

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

此一節就念君念主對舉而互言之即上節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之意蓋君爲有象之主主爲無象之君念主天下之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莫能治也

治事未萌非有幾先之哲者不能故惟賢臣足當之迨事至已見莫可及矣然苟能彌縫其缺匡救其災則猶不失爲才臣也若滋蔓弗治智斯下矣故曰庸臣翼戴之中無物不備而能開物成務者非聖君賢相未可也此一節言治國不可興無益之工利己而勞民也開物者開導其物使知其用成務者因物付物使各得其當也蓋教不同則爲禮不合而君臣相背則不能爲治爲仕者之所宜審處也

一以貫之矣

教不同不相爲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

道之首功念君人臣之首行兩念而兩不忘則天道人道無害於其爲人臣矣

甲兵城郭乃顯然之形勢君仁臣忠則又無形之甲兵城郭也無形之形勢較有形之形勢爲最強最固也語曰以德可以服天下以力不可得一人此之謂也

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見身先衆庶而亟圖之

體君心則上不憂恤民隱則下不困察社稷之安危以安其內審敵人之動靜以防其外人臣全此數者亦可以謂之忠矣

治也

治事未萌非有幾先之哲者不能故惟賢臣足當之迨事至已見莫可及矣然苟能彌縫其缺匡救其災則猶不失爲才臣也若滋蔓弗治智斯下矣故曰庸臣翼戴之中無物不備而能開物成務者非聖君賢相未可也此一節言治國不可興無益之工利己而勞民也開物者開導其物使知其用成務者因物付物使各得其當也蓋教不同則爲禮不合而君臣相背則不能爲治爲仕者之所宜審處也

人非聖賢則處物不能盡當措置不能咸宜而能興作盡合於理者鮮也且凡興作有勞多而益少者有勞少而益多者其爲利益有利於一己者有利於萬物者凡事勞少而益多者則行反是則不行利於萬物者則行利於一己者則不行審量而後興作民不勞而成功易是大聖大賢之所爲也

甲兵雖强不如君仁之能克也城郭雖固不如臣忠之能守也

甲兵城郭皆不足恃所可恃者惟君之仁與臣之忠耳蓋

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伸屈平冤而反以致枉是求醫於毒手也

此一節言人臣代君治民當用法平允不可任私而枉民也眞主憫下民不得其所將權位付與帝王以代理之帝王委託於相相分任與百官猶心使身身使手足本乎一體相代而不相違者也屈望之伸冤望之平猶病求醫苟不能治而反害之非求醫於毒手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兄弟之道

上元劉智

兄弟誼其爲兄弟以協義

協者共力同心之謂義則事理之宜也言兄弟之所以盡其爲兄弟者不在務友于之名而在幷力同心於事理之所當然也（分解見後）

兄之道在寬容而不嫌弟之有餘弟之道在仁愛而不忌兄之有餘在體恤不以繁重累之而傷其筋骨在涵養不以小忿與爭而破其情懷

此專言爲兄之道不足有餘如貧富貴賤智愚巧拙之類

謂兄之待弟當如父母之待子父母之於子也同一愛養未嘗分別大小聰拙則兄長亦當體貼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設弟有不足不可恰嫌弟若有餘不可忌妒有重事以身先之勿貽苦累過小忍以幼恕之勿與較量惟恐一有失所或致傷損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兄之道不可不盡矣

弟之道恭而敬順而安循事而勵有屈而不愠

此專言爲弟之道恭以貌言敬以心言順不違逆安不勉強勵自勉也愠含怒也謂弟之敬兄亦宜與敬父母同蓋兄長爲父母所依任者也兄強有力則父母不勞兄能任事則父母無憂兄先我而生侍奉膝下者久能體父母之心敬兄即所以敬父母也順兄即所以順父母也兄弟之道

身乎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因其爲父母之遺體也吾兄吾弟非父母之遺體乎而可以毀傷乎古人以孝悌相連其義深矣天方立法凡不悌者即以不孝論罪

兄弟義共天下與頌兄弟義睦天下與戰

頌稱揚也戰爭敵也兄弟和則子孫觀型鄉里取法人將共稱其德不然骨肉之間既已乖傷其所以待人者可知手足而外安得不與之爲敵耶近有兄弟不和反與異姓相親相密者是忘其親愛之本也其本既忘而人復與之交甯不自危乎語曰無兄弟者無友又曰友不悌者非友

也亦大可思矣

兄弟如手足右先於左自然之理也故任事之責在兄不在弟

此一節專言兄之待弟言既爲人兄一切家事當力任其責不當更諉之於弟蓋兄弟有長幼猶手足之有左右也右强於左凡臨事右必勞於左兄長於弟亦然凡事之或甘或苦俱兄先而弟後不得自居安逸而使弟常勞苦也兄之惜弟猶右手之惜左手也右先之左後之左弱於右也此一節又申言上節未盡之意言不但不當諉責於弟更當深愛其弟一如右手之愛左手也不忍其勞不責其短不以己之所能而强弟以不能此兄待弟之道也

右手持重左手副之非有所命致也

此一節專言弟之待兄謂兄固不當諉任事之責而弟亦不當盡付之於兄宜如左手之副右手不待命令而致之也

右手操刀誤破其左未有左亦操刀復傷其右者也左足舉踵誤觸其右未有右亦舉踵復觸其左者也嫉而不再陷於失可也

此一節又合言兄弟謂兄或不愛其弟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兄弟或不愛其兄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弟蓋兄弟之間自幼至老周旋最久豈無一語之失一事之誤但能相忍相讓涼其誤忘其失嫉嫉焉惟恐落於僅

報則無不睦之兄弟矣兄弟睦則父母安父母安而親親之道讓此則喻手足之義也

一齊曰人若知兄弟實爲一體分爲二身也則無不和睦之兄弟矣人若知兄弟雖有二體而實爲一親身也則無不敬愛之兄弟矣一體之中可無包容惜愛乎一體之中尚相淩滑毀傷乎大可包小也上可澤下也則凡爲兄者當先施愛於弟且不僅愛而已也設若父母之愛或有不及則我仍加愛以補之以成父母之愛而父母益歡父母有所惱怒則我用婉言勸解以回父母之喜而父母益悅斯皆成孝成悌之法也孝子事親愛其所愛也父母所愛有甚於子者乎是以篇中諄諄愛

兄弟正所以愛父母也成吾之悌正所以成吾之孝也

人有不能見及此者相爭相害至於父母勸勉亦不能同歸於好其爲孝乎爲悌乎人道以孝悌爲本孝悌廢復可言人道乎是故欲讓孝者先當知所以讓悌也

朋友之道

朋友讓其爲朋友以忠信其道三始於合志中於合義終於成全成始成終而朋友之道乃讓

讓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一曰相與善導之謂忠相與成全之謂信忠信之道三一曰合志（交友必有所爲以成天功行或爲人道以勉勵子倫常或爲經營合道同心任事諸如此類皆志也）二曰合義（凡交友必一爲習學二爲結友一爲治生營家一爲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行)爲二曰合義義者事之宜也凡交友必求合義志同而義不合不應爲友(如二人欲以結友志爲營財而一欲以理致財志雖同而義不合也不應爲友)三曰成全其所志之事也暫時附會中途而止非友也必相資相勉有始有終至於德業成全初志完畢乃爲忠信之友忠信立而朋友之義正德業成而朋友之道誼

聖人曰良友者兩世之福

良友忠信之友也兩世今世後世也人得良友則生前藉以成德死後賴以解禍故爲兩世之福

聖人曰良友者照垢之鏡療疾之醫

借鑑良友則己之妍媸立見故曰照垢之鏡得友鍼砭則身之邪僻立除故曰療疾之醫

朋友爲我之半是第二我也

兄弟不可分爾我朋友亦不可分爾我兄弟我同氣朋友我同德也爲我之半者合之則一之意也是第二我者言我一我彼亦一我合而一之之辭非析而二之之辭

朋友如日月相代而不相悖

此一節乃申明上節第二我之意日月異體而同德者也日麗於晝月麗於夜循環相代而實不相悖故其照歷久而不衰也交友者求其歷久而不衰亦如日月之相代而不相悖斯可矣

知交友之道者比德不比勢

比有互相矜勉之義古人交友爲德故曰勉於德德有不足於人即爲恥今人交友爲勢故曰爭於勢勢若少弱於人即爲恥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交友者蓋返於古乎

友有三曰義友利友戲友也君子友義小人友利蕩子友戲義友矜善比德之謂利友望施圖報之謂戲友縱樂謔洽之謂君子尙義故友義小人尙利故友利蕩逸之子不顧義利惟縱樂謔洽故友戲也

古有以多友而稱富者

友多則所成之德亦多非富而何

不圖共樂必也共憂不圖共謀必也共成

共樂而不能共憂戲友也共謀而不能共成利友也

毋褻慢毋濫交

交友宜相敬重不可禮貌有褻言語輕慢宜加審擇不可亂交故天方有擇交如擇婚之諺當愼擇而寡交勿雕瞹而多怨

交友以德識人以行

欲交其人先訪其德次觀其行行與德合然後與交有一不稱勿與交也

交友者先視其事親何若處兄弟何若事親處兄弟而不侔愼勿與交

此則識人以行之法也孝悌百行之本事親處兄弟而不

合區區文藝安足云

一齋曰人有良友則無事不借以有成古來賢人君子有道德學問而不成於其友者乎有文章功業而不成於其友者乎有交情理之正者朋友皆可爲之周旋調劑而使之歸於全美也彌縫其闕匡救其突蓋其所成就者多矣有資其侃侃直陳而得以自悔其過者有因其旁引曲喻而即爲潛消默化者有賴其隱微消釋而保全無窮者有借其才力通融而建功立業者五倫中朋友之爲功不亦大哉然我望成於友友亦望成於我也若只求友之成全我而我不有以成全夫友也大可愧矣

金陵聚寶 蔣氏校印

民常篇

上元劉智

民常有四曰居曰用曰服曰食乃生民日用之常需第有合義不合義之殊則有宜行不宜行之事此篇分述各類之所以然使民識所宜行庶無悖於義也

總綱

維造物皇恩誕敷寵錫加我愚氓品類時出

皇誕皆大也敷分布也寵愛也錫賜以物也氓與民同品類萬物也時出因時而生也眞主造化之恩克弼無疆專注於人者至極而無以復加故造天設地章日月陳水陸以安享則軆螺之德至高至厚不可勝量矣

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

此以下分述品物之等類也木竹以作宮室石土以作垣壁作帷革作帳房五室備而民居奠矣

五鑛以用金銀銅錫鐵

金銀以通貿易銅鐵錫以造器用五鑛備而民利普矣

五服以衣棉絲麻葛裘

棉絲當服麻葛夏服裘冬服五服備而民不寒矣

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

五食所以和榮衛而資頤養者也穀曰陽補爲食之本蔬曰陰補爲食之附果曰味補爲食之資肉曰膏補爲食之養飲爲五補之君而諸味賴以調和五食備而民不饑矣

五食各五稻麥稷麻豆五穀也

稻曰嘉穀麥曰常穀稷曰粢穀麻曰寶穀豆曰補穀五穀皆屬陽陽以補人人之所賴以生也

蔬瓜苦菜原隰五蔬也

蔬圃生瓜藤生苦石生菜水生原隰野生（即菜）五蔬皆屬陰所以輔五穀之陽也陰陽調濟人之所賴以長養也

果蓏藤實菜實土實五果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藤實如葡萄棗李陽桃之類菜實如蓮實菱芡實之類土實如地栗雪桃土露子之類五果皆爲斯民安養之利耳總之眞主好生使蒸民既得以生活復得以安享則軆螺之德至高至厚不可勝量矣

飛走潛穴蠃蟲五肉也

飛肉性輕走肉性行穴肉性靈潛肉性清蠃肉性勁五性皆利於行而資人勇於爲道也又五肉者棄五行而生各得一行之精飛肉得木之精走肉得金之精穴肉得土之精潛肉得水之精蠃蟲得火之精捂五精以益人愈見人乘天地之靈超萬物而獨貴也

廣義　飛肉得木之精者從林而居故羽毛翎翮有枝葉扶疏之象其飛舉也有淩雲撼空之勢走肉得金之精者從山而居故皮骨頭角有陵谷巉嵓之象其趨止也有低

昂起伏之形穴肉得土之精者從穴而居故形質有蘊育之象其運用也有含靈之奇潛肉得水之精者從江海而生故鱗次如波紋層疊之狀其優游也猶潮汐來復之自然蠃蚌得火之精者藉腐草折木而生故爲物也時見時滅非見也如火熾之易盛其滅也如火熄之易敗其奔趨飛止振振蟄蟄如火之勁烈而騰燿也大都眞主造物有次第焉有純駁焉撥五行之精以滋草木草木之精以滋鳥獸鳥獸之精以滋人身人身之精以滋其心心得天地之精以滋乃能生大知大覺以達本來良知良能此人所以獨秉天地之靈爲萬物之至貴者也

水乳果漿花露蜜五飲也

五飲滋潤肌膚通利諸體各有功用不相代也水利於肝而血脈蓄以生乳利於腎而筋骨由以强果漿利於脾而膚體得以快暢花露利於心而神明得以宣朗蜜利於肺而生氣得以流行內外得以調劑五飲備用斯衛生康樂而無患也

類凡四十以備

眞主造人物多用四十數以成如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坯土四十晨其後男女媾精四十日而成胎又四十日而成血又四十日而成肉又四十日而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而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見機智四十歲而壯虔誠十歲而受命行教列聖多以四十歲而見功績故所以養人者以四十數而備焉

以利民事以弘道績老得以終幼得以育

績功也四十品類之物乃利民事之需弘道之助老者以此養幼者以此育天道人道藉此而修四十數之該廣如此

嗚乎皇恩厚哉寵錫殷哉

嗚乎咏嘆稱美之辭殷眾盛也此總上文之義言眞主恩寵命物顯用屬意於人者至大至盛也

維造物皇德大垂眷顧重我生民張陳萬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亂厥置位聖人明聰無忤無拂審形辨義以物付物順物材物以不負物物乃又義乃成民斯利益

眷顧寵愛之至又安也眞主寵愛生民故造化生靈張陳萬物一聽我民之取舍初無禁忌也乃我民生而愚昧迷形蔽理錯其位置亂其性而謬其宜大失造物之意由是眞主委命聖人明而能覩聰而能聽大知而能解悟審物之形象察物之義理宜於用者用之宜於食者食之宜於驅使者驅使之因物之義成物之事以不負物之所生皆各得其當而安其位也物安則義成義成而民之受以爲利者乃有益而無害也

棄義利而成德以德報德是爲至德

主之所以授於人者曰利人之所以全乎主者曰義義與

利分則爲義與利合則成德咨順生民張陳萬物此眞主厚人之德也順物材物以不負物此人成物之德也以成物之德而報造物厚人之德斯報乃爲至當斯德乃爲至德

嗚乎皇德深哉仁愛洲哉名無可名意無可意

此復總上文讚眞主之德愛深厚而不可以思議窮測也

蓋眞主授物於人聽人取舍乃人有不智取舍失當眞主憫之復委聖智爲之宣白孰可居孰可用孰可衣孰可食條理明析位置恰當人因之而利物因之而安人復即此以建讚人合主之功則主之恩德及人者豈可勝量也哉

故其德之丕冒蕩蕩乎廣遠仁之浹洽浩浩乎淵深即普世之不靈賦性者灌其智之所能亦無能名之窮其意之所思亦莫能意之故其默運潛被於橫豎間者惟曰無可名無可意也

居以安用以利衣以衛食以養

居所以安吾身者也用所以利吾身者也衣所以衛吾身者也食所以養吾身者也身必需此四者而生猶室必得四維而立也

居用服食民之常安利衛養民所享

居用服食民生處世之常貧富貴賤一也安利衛養眞主命人之祿智愚賢不肖等也人雖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終該營謀者不過欲全此四者而已主雖有恩威賞罰之

不同而今世誕育者不過公此四者而已夫人得此常享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濟己濟人之功賴以成全詎復有餘望乎哉

常享主祿企正主德祇奉主命以終主福

企專望也祇專適也夫人受享深厚豈徒貿貿無事遂終其身耶必有事焉以盡其常享之義其事維何在專企眞主而求配其仁愛之義又在奉承主命而宏其道妙之功配主德宏道功則天人之幾在我夫而後無憂無慮終爲主福祐矣此報德之効正人之歸也

居處

居近仁處執義非其鄰不宅

居近仁專言卜居者必擇仁里而居也處執義則兼出處而言篤仕必以義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非其鄰不宅謂既居矣而鄰非正人則去之以就於正也近仁則觀法思齊日進於高明矣執義則不爲苟祿而致謹乎進退矣非鄰不宅則潔身遠舉不爲穢俗所累矣若夫不磷不淄導愚化頑歸民于善聖者之事也守正立型隨事感悟大賢之事也能如是則宅之矣非聖賢既不能導愚化頑又不能守正立型反恐爲習俗所染故不可不遷而去之也

移民忌野居野近愚城近知

野居荒僻孤陋寡聞既爲賢知所不到又爲習俗所漸染故其人多愚我日與愚者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愚不

可得矣至若城市都會賢智畢集進有所謂業退可與從遊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我即至愚而日與賢知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知亦不可得矣是在人之知所忌憚耳雖古來穴居野處不乏聖人然而天縱聰明寧幾人哉後世才不逮聖而又好爲野居是以愈遠愈愚愈孤愈陋豈政教之不足哉抑其心無所忌憚而不能勉於問學也問學既非明習染又最深則言行自不免於悖戾心志自漸墮於迷謬矣是故君子最忌野居也

先鄰而後宅以親賢正

此甚言擇處有愼始之道也選宅者必先察其鄰里賢否然後視其宅之合宜苟不愼重而遑處之恐有近朱近墨之害矣即或免於其害亦未能見益於我何如擇仁里而居之就正有道日遊於聖哲之鄉耶志道君子其加謹哉

不危居

巖牆險崖多水患野獸之處危身者兵燹賊警之所危財者或異端邪說盛行之地居之易受其染者危心者皆危屬也宜勿居之

不孤處

居必有鄰鄰所以保身財又所以輔德性者也三室而一人處之謂之孤三里而一家居之謂之孤一曰凡於居所靜夜呼之其聲不聞於他所者爲孤郊行夜行野宿無伴隻身爲客或入敵國或交遊異端俱謂之孤居家處身者

切宜愼之

不坐臥於寺

寺禮拜寺正殿也必以功課入之非功課不得閑遊坐臥於其中若正殿傍舍非常行禮拜之所無論

不久寓於遠譯之鄉

凡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處即爲遠譯愼教之人不得輕往其地或往焉亦不得久寓恐習俗易移也

墳原不寺

墳墓之地不建禮拜寺亦不得建於其側若萬不得已必寺中宣禮其聲不聞於墓可也

國圃無家

始又豈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明矣何爲齊治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來見二是同尊兩君並理而收齊治之效者況先天地而爲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爲義理之證設使主有二將謂二主同能乎即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一致有強弱則強者爲主弱者不應爲主矣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更明矣

惟主無比之據

比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真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

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眞主不類於形色弊臭不屬於義理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眞主之本然清淨無著超於意慮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假也即其妙用亦無可比假也即其功能無可比假也即其爲作亦無可比假試看眞主所造物物皆死即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無非生活之人之所造物物皆生人有能造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爲生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人莫能假況不及人者乎以是知眞主絕無比假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外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身之有性是爲眞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性者乎有一身之中而容兩性者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非我族類者敵國投誠之人邊遠異服之人皆未入教而居我天方者也天方國制其人居宅必在僻徑不居大路通衢蓋鄙之也其居宅門首必有表記或書名於門或插荊棘於楣或懸草綏或畫物欲使人一見而知其非我族類也

凡我中域不容殿若堂不容觀虎院不容佛室道觀以不眩亂於吾民

殿若堂天主教寺祝虎院祝乎德寺俗謂挑筋教也佛室道觀即今僧道所居招提廟宇之類天方聖教言理最眞爲法最嚴凡屬中國地絕不容外教人建寺立廟於其中恐邪徒狂波眩亂吾民也故天方大國稱省會名都者凡

九十有四絕無一佛室道觀及他教之寺宇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四終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財貨　上元劉智

財貨非義不取非禮不用百官非禮不納朝廷非禮不稅

財貨取與皆節以禮義則無利欲之撓而爭端息矣百官非禮不納則無賄賂之私而刑賞當矣朝廷非禮不稅則無斂民富國强上下安樂由乎此也

仁者疏財以合衆不仁者分衆以聚財

夫財者民命之所寄也民以財市以財賈以財集猶魚潛於水而貪之也故一聞財利輒往趨之此今古所同然者也爲上者寬征薄斂賑饑恤貧養老慈幼不吝蓄藏之財能貲盡其有言語信實買賣公平稱量度數不以入加不以出減不盧託本利不謬稱好醜不全已虧人無詐無匿是可謂公正也矣

勿賚利（賚音切）

限期取利也（詳見後）

勿蓄粟

積穀待價日望歲饑有幸災樂禍意非仁人君子之存心也販粟者隨糴隨糶不得留積倉厰以待大價若係自積防饑或本田收穫者無論

勿鬻良人

良人本教男婦也庶母許良允贖者皆與良人同（職每妾之有子）

（若盜賣飢生子即是良人許良奴婢鬻生人許約放釋者允贖者奴婢得主人允語以價贖身者）不容買賣買賤得良則釋之無力釋之則退之

勿市諸所禁

豕酒醯血（一切生物血）人身之物（如乳髮糞及胎衣之類）自死之肉（禽畜自死者或宰殺者同）皆不可貨賣若有不可食之物將死如驢騾等宰而賣之可也自死之皮治過賣之可也

妨義者忌

屠宰造金銀器鑄喪葬物買賣盜逃皆有妨於義者也屠宰則心失仁愛日肆暴狠造金銀器則心沈技巧日滋繁華鑄喪葬物忍人之疾疫也買賣盜物逃僕自罹於殃禍也凡此皆宜忌之

貿利四等一同類之物兌換而有差二同類之物借償而有差三同類之物當贖而有差四同類之物因美惡不等交易而有差所謂差者輕重多寡之謂也如以金易金以銀易銀以麥易麥以粟易粟而有輕重多寡不可也借金償金借銀償銀借麥償麥借粟償粟而除本加利不可也贖當加月利不可也美惡加成色不可也

聖人之於民業也最嚴交易而加利恐欺弊由此起耳凡同類交易而有加者不出二故或因好醜不等或因時際不同此好而彼醜則醜者當加於好者矣不知醜之爲醜甚不一等因而加之之法亦甚不一等即此甚不一等之中則欺弊之端起矣如以銀攙金以銅攙銀以水潤麥以灰飾米皆弊也此時此處付之而於彼時彼處償之此何須加而必加之者必此貴而彼賤也此勢而彼逸也若此貴彼賤則兩相作價如價償之此勢彼逸則償其勞之

冠服

服有常制制有常級非其位不服其服

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殺分中裔別貴賤聖人製之垂天下萬世而不容易也常制一定之式也常級一定之位也常制凡五曰金繡王之服也銀繡臣寮之服也緣帛士服也素布民服也短褐吏賤之服也常級凡九曰王也侯也家宰也百官也道者也學士也庶民也吏也奴也五制九級之服各有定式各有其位居其位而服其服不相棄也

王主金繡冠冕旒

金繡赤金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妝繡狀若此地袞服第繡倘山水藻卉之文不用鳥獸龍鳳之象冕旒亦與此

地界同第旒皆後垂前如纓絡狀皆用金紫貫珠寶爲之
近制尙弁冠冠上者頂頂之數不一視所屬王國之多寡
爲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掌四五王者則四五
頂頂皆重寶爲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
餘方云疆稱帝者七方云奇而復統屬於魯蜜之一君所
謂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頂無二
諸王同服而綴旒有差
諸王亦服金綉第綴藻弁無山水亦冠冕第後旒無前纓
弁冠無頂
冢宰銀綉金素
銀綉白銀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散綉狀若此地朝服

金素金織無綉者也
百官銀素以職異制
銀素銀織無綉者也百官品第不同其制自異然其所異
者亦以當時所尙耳無定式故不詳
士緣帛
綠帛飾衣邊以綉帛也道者之服同狀而無緣
民素布狹其袂
民則素衣用布無帛無緣民服之袖廣不過一尺
冠一以巾以職異制
自王以下皆冠巾合品職異制度也巾之制古今不同尊
卑不同長幼不同方隅不同各以時尙焉無定式亦不詳

吏奴短褐襟裘膝袖至腕
役於官曰吏役於民曰奴又云役官爲吏私役爲奴褐粗
布或毛織之衣短者袖之長不過於腕襟之長只可過膝
也
民不衣帛
凡絲織之屬皆曰綵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勿許服若絲
經棉緯或棉經絲緯可服故巴國緞可服而海子絨不可
服也巴國天方地名所造之帛柔細光亮緻密而熱極細線其實絲經棉緯也故可服海子絨似絨而非絨乃獸之細毛織成之帛服之者甚多水不能入也得水而重不可服
緣冠裳以綾帛量四指
不容過綵帛作枕作衾褥作門帘作屛羽作戎服裝潢經

豔色紅紫之類金印有顯職者用之衫襖良人貴者服之
禮官倘白刑官倘黑聖王倘綠庶民士黃吏役青靛
禮貴誠潔故倘白刑屬幽陰故倘黑綠乃天授山原草木
之正色其色尊故聖王服之士黃地土之本色也其位卑
故庶民服之青靛雜變之色也能藏垢納汚故吏役宜之
更在官奴役居家倶宜服青靛色
觀服色之辨天方之禮制微矣哉
毋着異冠毋服異服
倘精道冠殿羅縩祝虎帶浮圖衣皆異冠異服類也俱勿
許服聖人曰方乎其人則屬之不可不慎
時王之制屬國遵之可也
古今冠服異代不同異處不同凡居屬國遵而服之可也

金陵翻書 蔣氏校印

至入寺瞻禮之時大祀朝會之際以及喪葬大事仍着弁
爲存古禮弁古服也其形制上小而尖下大而圓用羊皮
應鞾布韜皆可爲之有罪有夾有棉有六縫十縫二十縫
二縫皮弁十八縫二縫單者多者六縫綿至棉者有四多十二縫十五八縫十縫一天縫方者之東人
士之東人多用布弁六縫從俗也
居東七而服之布未弁六縫異服矣
曰弁冠天方之服也
子以曰弁冠爲異服耶子
亦知東土先王之朝乎周禮曰
陽式弁上銳下平圓之鹿皮爲之用
十天子二縫皮弁以臨大祀六縫
祇吾之所聞弁冠
未見少差然則冠之制原來
考古禮則服不知古人
大服事乎用之祇郡誰歸耶抑或惟貴
之祇郡賤之歸事不用或可也

飲食上

上元劉智

飲食所以養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則益我之善性彼之性惡則滋我之惡性彼之性污濁不潔則滋我之污濁不潔性飲食所關於人之心性者大矣物性有善者有不善者則人有可食者不可食者茲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詳明學者審之勿謂一飲一啄之細非成已成物之基也聖人曰一日不潔屢四十日功可勿弊歟

飲食惟良必慎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

人之所賴以生者飲食也飲食性良則能養益人之心性荷無辨擇誤食不良反有大累何能養益乎惟智者愼擇可也

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

棲林曰禽居野曰獸家豢曰畜良善也凡禽之食穀者獸之食芻者性皆良可食一曰凡禽似鷄喙者食穀似鷹喙者食肉獸蹏者食芻畜蹄爪者食肉可以辨之

洲居曰鴻雁剛大曰鵝小曰雁不曰鵝知小曰雁候不似再鵝偶質多青色定有色義飛翔如鵠行皆性瞎而貞者雉種最多有山雉翔雉遠似飛野鵝披五而色尾毛長羽能棲高

鵝野曰鶩次似第鵝其而翔大極有丹高俗謂背之白天鵝色喜羣游于尾長水羽居洲曰雖鳥

不一家曰鴨野曰鶩五似采鴨色而常小浮蹼短游于水面似不繁更而匹蹼不稍移失處又樂似而鶩有舊尾別居有洲一食點水黑蛙定棲水曰鵝青

異種不可食也危種亦

皆穀食者有火

駝鷄雉似鷄而小頭尖長頸高三尺而至尾七長八似

登鷄秋與北中

杉竹鷄居似林家竹鷄閒而多小嘴又味似基鵠鮮鵠美鳥

竹鷄雉大二三丈遠復棲非首也而

裏鷄赤有毛紅黃白石數色草黃故白名者此腹種下天必方有

鷄色似居家杉鷄栩鵝下類青

秧鷄拾白秧頰累長及喙至短後尾啄背有花白斑點旦點秋居後秧卻止中

多甚

鶉雌同色類大如家鵪秋月長至腳其紅舞冠雄色止雄

駝尺騾雄者丈徐張翅背有大肉其鞍卵似如駝可乘可作載器商遠

皆穀食者有火

若鷄危雁雉穀食者也

鷄種不一有家鷄野鷄采野色鷄飛不家甚鷄而高而開尾人長腹喙尖觜羽振具起五

然馬亦有純德但補益較少故天方亦有食馬肉者

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識多可以供食非馬騾驢可比也

一雉二鷃種鷄也喜交種類常衆與他雜情乃狀合衆故變其凡種人類猶雖得雞豬考察之其原情初性不過果

食係若接方白林可食而穀他如鳩乃爲斑以鳩食名五者不穀一桑椹此者所也云鴿鳩大鵴

人于常鳩聒子合簡逐鵃川稍有舊子回能且飛翅行水數性于殺里食知有遁家信義天方鵝小頭于

高小不足翁禿尺與鵝食同性類但靜飛鶖狀如鵝夜無則尾單身飛有整斑鳥麻草點伏喜最偶

天避周人殺及食黃故方民移國爲當天遺祿長鳥時鵡鵡野有島白小即似點斑多鳩對南

穀喔及結水甜齒如性悲友歌悌食鴟鴉翅野下島有小白如飛鵲則尖見喙多短鳴尾喜身巢首最皆高鵠

處俗能名教人哥語北鴉鶴尾洲鵝島腳大額似下腿黑背如上鍾青文灰食色穀小及喙水長

猶蟲噦性黃鸝及林尾島色似黑鶴食銜果而穀大性身情毛和色暢黃羽田鴉狀野一島如灰鳥色

毛立相質並杳黃色洋具于五采水采性文性和雌雙雄飛鬆鷗頂山長島項尖喙修喙如尾如質雖長黃長緑寸色許足丹

剌草得飛數每升爲魚食脂厚甚腴肥地皮莫甚能厚飛俗起名人淘獲河之鴛鴦不島過色登似握鶉喜雛依大

于鵝項間白殺喙食稍性短鷹常愛附鵝鵁下水胡島大大如如數鵝升而臺尖沈喙水長食尺魚餘好領

水蟲性鷺鷥然島長色尺潔除白如頭絲翅啄背則皆有候長涉鵜毛洲潛項取上魚毛食誰

圈

金陵雕書

蔣氏校印

不病凡此或棲山林而食穀或居洲渚而食水蟲皆良可食若鹿麋麚麝豝豵食者也

然非常食物也

牛羊作膳馬驢乘負

天生牛羊原以供膳生馬驢原以負乘牛可供膳而復可乘負者以其德無不象也馬驢乘負而不可食者以其性

兔食之可魚食之常蟲食之變利於大歉

可者無禁之辭非所常食之物也若魚則可常食矣蟲既非可食更非常食惟於荒歉之歲將以度生蓋惡其禍禾稼而以之充食也造物仁威並用如此

食其一拔其萃備其味也兔魚蟲三種亦穀食豬食而良

者也

名青豬咏木色烏舌性最典長伸可一深身自之愛半天鶵方木曰食愚蟲德喜鷹食德栓此柏云實盈俗

又人爲棲宿麻雀堂筈味香間美俗呼穀食雲瓦雀潔性寬長緑寸色許足丹

勤鈎生于荒翹歡雛之足年愼食禾稼若則細具七稱曰稱宵素而相雅馬頭尾

牛項獅于脩翅歡雛之足蛇尾編旗翅上則有細文具字

魚皆可食餘者

字也其又曰維主時令也紀曰人過人雖鵜食鵜又曰理鵜人雖開者則人德食則黍禾稼必致也

總又曰雖人民食也今人有謂者則德爲水族宜往者未征之蓋謂每

鹿麋同類而異性麚麝同性而異類鹿居山陽獸也麋居澤陰獸也皆有角麚無肚麝有香皆無角皆野獸豬食而

益人他如山牛山羊山駝之類與家畜同狀者俱可食

穴屬有兔潛屬有魚蠃蟲之屬有蠶

穴屬如獾狢狐鼠貍兔之類皆附土而生惟兔得土性之

良潛屬如魚鱉蝦蠏蛤蜃龜鼈之類皆緣水而生惟魚乘

水性之正魚有類其繁大小通異以名數形以狀以怪魚首異魚或魚尾

有剌其腹下有翅者即可食若數第以魚首而異尾或魚尾而異首或首尾似魚而無

皆不得食大腮魚水尾而異首千或首萬尾似奇怪而莫測有吾剌聚腹蚘蟲者惟

首而異尾或魚水尾而異首千或首萬尾似奇怪而莫測有吾剌聚腹蚘蟲者惟

有不善也夫六畜有騾乃馬驢亂羣而生者故第舉馬驢
而騾在其中矣
駝曰大牲宜祀宜負
駝爲天方六畜之尊駝類似馬而高頭似山羊長頸垂耳有肉鞍似駱而有高肉踵似羊而蹄分兩瓣有膝能屈伏以便載物其性耐飢渴一次能飲水數十斗可以行數日不食其力能負重千斤行走如飛日可數百里其毛可以織褐其乳可以作酪其糞可以爇火其骨可以作器其皮可以製鞍轡其肉可以食其用可以供祭祀其全身皆有用處其性畏寒喜暖畏濕喜燥畏風喜靜畏鬧喜行畏止喜食畏飽喜飲畏渴喜水畏火喜草畏穢喜潔畏污喜群畏獨喜伴畏羣喜隨畏逐喜調畏驚喜馴畏野喜近畏遠喜故畏新喜舊畏生喜熟畏疏喜親畏冷喜熱

戒殺儒者無故不殺子教不有戒乎曰有戒戒之有節也今人失其節食者濫而無厭戒者一槩不食皆過矣吾教律法有言曰節而毋濫非禮不宰何如其嚴哉無故不殺儒者有理一槩不食佛氏之陋或曰唯天好生體天爲善一粟不食有何不可而必肉食耶曰爲此言者不特遑于造化且有謬于先王矣古者先王之制禮也在家奉親在國奉君大而天地微而賓客莫不有肉食以爲敬獻禮運曰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周制庖人供六禽六畜六獸六穀以養人而人殺之心忍乎曰固不忍也默觀夫古禮未嘗以肉食爲不善也若云唯天好生夫不知天亦未嘗不殺也春秋生殺之機乎曰然則牛亦可殺耶曰可曰以牛爲至敬禮運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內則曰膳膷臐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胉古今注腳牛膷也醢牛醬也此士大夫二十豆五行之前兩行八豆也夫縱兩行八豆而牛具五豆則先王之于六畜也以牛爲最重故凡養生事需用必殺蓋先王之重牛也見其槩矣然其重之也非徒重也牛土畜乘五行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倚其性和而不流順承人事于諸畜爲功用之最全者唯聖人能審物用物以其功用最全其補益于人也自厚故凡供膳必用牛而更以牛爲倘焉即曰無故不殺不過恐人肆于殺則心無仁而忍于不義也詎可謂絕不容食乎今人不明至義又以牛爲耕稼不可食不知大造生物原無拘擬一聽人之裁度而取用也且牛亦果爲耕稼而生乎事物紀原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田而種之古時只用人耕牛耕自漢趙過始也爲此言者其亦必有所見夫牛不專爲耕稼而生也或曰然則聖人見人屠牛而命之易何謂乎曰時有不忍之心也亦不欲人以屠牛爲業耳非謂牛不可食也

若草與木有良有毒若鳥獸有善有惡

造化至備也盈天地間飛潛動植無非物也無非應人所

取用者也然而用之合其宜者則爲良不合其宜者則爲

毒用之當於禮者則爲善不當於禮者則爲惡此一說也

草木有草木當然之情鳥獸有鳥獸當然之性良毒善惡

皆所不免良者善者食之固無不良無不善矣苟毒者惡

者用之適合其宜則亦無不良無不善矣蓋眞主造化毒

惡原有相制今之受毒惡者皆由措置失宜耳此亦一說

也

金贏浪苕厥性毒

金贏浪苕二草名皆性毒金贏食之人身立即化爲膿血

浪苕食之令人咆哮發狂不醒如鉤吻亞卜蘆皆毒草類

也二者衆其最也

黠鳥攫獸厥性惡

鳥擊殺鳥曰黠獸擊殺獸曰攫黠鳥環喙鉤爪攫獸鉤爪

鋸牙皆性惡者也大凡鳥獸之不宜食者有二十種暴目

者鋸牙者環喙者鉤爪者嗜生肉者殺生鳥者同類相食

者惡者暴者貪者吝者性賊者汙濁者穢食者亂羣者異

形者異性者妖者似人者善變化者經言黠攫者勿食異

形異性者勿食惟殺食貂食及有純德者良則二十種之

不可食斷然矣

唯毒戕生唯惡賊性唯大

戕賊皆害也世人知草木之毒能害生而未知禽獸之惡

能害性也世人知害生者可畏而未知害性者更可畏也

蓋惡者或助狂長慾或惑志迷心不擇而食之則性爲所

賊昏迷惑亂是非莫辨邪正不分言動不節功行不謹貪

生忘死無所不至以之治身而身禍以之治人而人禍賊

性之害不亦大哉性一切皆染人之人者染之人能助人唯

不道辨不辛之邪正之不物食之者分食之則賊知耗之餘性

謹者不愚之食之性致爲所賊也甚至暴戾侵奪曰慳人吝

吝者庸從之伏性致之所賊之人智之而不察也侵奪曰慳

也甚于禽獸是非莫辨正邪不分言動不節功行不謹貪

草木之害小而害大禽獸之害大而害于人人獸之害反

重而輕于禽獸曰之旁流而無忌悍異端且執珍著而食

賢食葉滋海之涯也曰又食口嗚不乎慎說異端唯惡之漸食

小木而之輕害大而炎于禽獸人獸曰之旁流而無忌悍異端且執珍著而食從之是可謂惡

所欲爲者之因何之與于食食曰食食性歆者唯大氣謂欲賊之性賢之也害賢者不善則

也者不置死也生命也過其也毒人而所爲不免所害也則草木命之毒當固終能害生

于禽獸正是非生非總不由乎己乎害人不徒流于異端防端戒即于壅

性流之入異之嗜大庸愚無可救解極其身賢知昔有則發士解天下由此學一觀日之門賊

以人黑問亦蜂亡何所以答蜜是蜜夜何方以疑絲若士有亡人所呼答曰又某問鴿

有之曰不何以解曰亡鄉人疾非解猴也肉鼠鼠被臭解其答弗香楚士弗鴿曰米禍也曰

士儒寫不自是給凡棄不潔之山物猛不野聞味亦食之親宵自有禍者召資肥人學者侮

言不得食良神之爽食而害人健向矣也一擇日食見身老體人倆杖立嚴如上病呼戰曰今死催者所

久攫米爽鵰自又知呼曰身死者健者而攫頭弗動左功有不死知呼也貪苔也腹復而呼亡曰家攫心死

城死也持也齊攫愕然于老食人欲忽不見加遂踏鉤爲

鷹鷂梟慈鴞類也

鷹 爲鳥雌中能鷙久殺峙之隨人也指身大如鵝者搏色生如鶚不鈎殺故嗉鏃人爪用雄之小

鷂 形小性者青者如色鷹面梟百野日烏也鷹身長從貓毋面窠穴食仁食而居母而死蟬子

形似猫屋上兒頭蓋爲文山梟也背尾狀若如赤鵰尾鵰長烏也能有

鵰 於鷹中能鷙久殺峙之隨人也指身大如鵝者搏色生如鶚不鈎殺故嗉鏃人爪用雄之小

鷹 爲鳥雌中能鷙久殺峙之隨人也指身大如鵝者搏色生如鶚不鈎殺故嗉鏃人爪用雄之小

形脹醜惡而惡夜常惧夜也鳴俗子名人

好遠飛持性惡 鴟鳥之總類也他如鳶 鳶形似性類鷹尾鳶下而嘴最如舟貪舟鵄

好兩翻類亦吞蛇蟲鳴 以蛇蟲爲食皆非良物也

虎狼獅豹攫類也

狼 白山黑似三穴居狽似脚犬銳直銳作頭聲而能白類身前物高性貪後好廣有聚黃

虎 黑似章中錯搏牙攫之爪者也搏百狀似猫大似牛黃黑有白數色毛有勁

獅豹攫類也

獅 如斗乳則百背獸赤地白而黑五至環色亦伏拱有之一若體俊而具命獸然獸色取揉其雜一成孽事

豹 章山色似狀狀多似神虎有而金小鏤有豹背其白文黃如玄鏤赤金數線色豹毛文文如成

所種東土

豹 質金黃線焉文裳豹質文一如種文而藻文玄豹也文金錦鏤又豹一艾種葉黑豹質二白種文能主獵豹

天取方蛙獵其人名斎廣之子

攫獸之總類也虎豹之屬有豽廣 貿似黑虎文白

肉尾性長酷子能身殺慣虎食豹白死

雞 似居虎求食博子汉山澤林之伏上于能巖人穴立夜似出熊羆

烈獵于獨虎豽豽猩 貘足豹而居卑似色虎黑而白頭厥小有象蒼鼻黃牙白目三獅色首豹喜豺食羆竹虎

獷足豹而居卑似色虎黑而白頭厥小有象蒼鼻黃牙白目三獅色首豹喜豺食羆竹虎

便殺悉 狼之屬有豺 形似犬繒長尾性白類殘色黃忍黃豺 貑狼長屬七而尺似頭狐生器

一角毛落能皮食虎豹若豽老 皆猛惡暴狼之獸也他如熊 山身形居似冬似蟄豕

則蓋穴下麗食也曜有即人死獸而酒似即人躁效殺人獵言笑喜以振酒猶上之高捕見熊人

熊頭似能馬人狗立熊巍頭人似意狗身猪熊頭似相似猪而但貔異略在尖頭而面耳較耳熊小狐凡

亦及雜殺此 羆 能似被熊掛黃鍼白石文長天方頭有高支腳熊猛赤悍多力 象 之山南隈評天放方

不委都地所如出臂狀以似鼻豕豬而食入大口一枚內重有千食觸大者兩吻出兩千牙觸鼻鼻長

雄者分長後六在七前尺左蟠足者夏尺至以象後膝在不前剛右肝足所秋在分隨以四後時在連後輔

賽已後在前尺左蟠足者夏尺至以象後膝在不前剛右肝足所秋在分隨以四後時在連後輔

左足惟冬鼻至是以其後本也後肉其右是皮厚數肉寸朱刀與箭性不有能十二遒刀肯出相分輒十復

合其貼與尾毛他獸如鍾異其鍼牙北一變在冰中退換以胸

狐 尾穴性隈殺似犬能尖鼻附犬邪

魅爲祟黑其黑色黃蒙白

貍 頭野大猫也尾也色大小黑似有狐斑有如數家猫曰善猫貍鼠圓

曰鵂九肉臭澤不似可開狸曰虎黑狸白銳相頭間方如節斑次如然攫曰虎香食雅蟲文鼠如果豹實

面搏作鼠鼈人香家氣有又有名畜名鼈鼠裡胥又遠曰鼈臧貓腹曰貼玉不面出裡曰白牛面尾尾獺似尾狐

菁如菁牛搏尾欲而搏頭則圖必足先短止菁而援攫攫物廣食其百巢必凡中裡貉有似斑狐文而毛頭深腋

厚濕鼠生鼠林頻木不間一食有水果稱鼠木生蟲水俗澤名閒松食鼠菱有茨火魚鼠繞舊有大山生鼠

野之山即中潔人冰取鼠其毛毛梳荒野之貔冰火之浣下紗皮綿毛之柔貔滑火浣可浣作布漸漸鄰垢鼠汙

大而如小貓毛尾短粗尾毛黑深黃寸鼠許似有貂黃鼠紫色黑三黃赤色毛白稻鼠短即生鼠山鼠野似及鄰

人生山居澤棲中間穴鼷土鼠鴿居巢竹形塊似圃上邊穴人中食掘食竹之根鼫大鼠如狀鬼如鼵小腦鼠狐

肉毋腹下聯黃四喙足頷及雜尾白似鼫蝠短蝠爪翅長尾好項脇脥夜毛飛紫田赤鼠色生背上野上苔田中艾

食不大不豫灰鼠本鼠穴小屬于隨鼷鼠皆而有毛豬稍長地而其異色形如貙灰鼷倉鼠異鼠而即其家性鼠

也食大不豫灰鼠本鼠穴小屬于隨鼷鼠皆而有毛豬稍長地而其異色形如貙灰鼷倉鼠異鼠而即其家性鼠

情畏者人不扶其馳遠稱視稱其一鴟如如也盜貓可餌古家占時高春脯可鼠取者火曰獺如居小水狗形及猿猴

頭似點歌鮎獨青豬黑色肝一長尾一四足十赤二有月白十色二者葉豬食物魚肝蟲皆

有頭定似歌鮎獨青豬黑色肝一長尾一四足十赤二有月白十色二者葉豬食物魚肝蟲皆

傷腎其非補腎之物明矣　又曰按豕爲令人常食之物

臟腑腸胃成無棄焉然其一身除肚膏外莫不有毒發病

害人人習之而不察也壯實者或暫食而不覺其害有疾

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畧具數條使人一覽而知所忌豕

肉多食令人虛肥生痰熱發熱病同蟲食發人瘋病頭肉

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血損陽耗心

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神肺食之令人氣滯發瘡亂八月

和飴食至多發疽腫有大毒斷勿食之腎食之傷腎少子

損人眞氣兼發虛壅腥男子之損陽腸食之動冷氣鼻肉

食之動風舌食之損心

醫經別錄云豕肉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骨切勿食

孫思邈曰食豕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碎痛乏氣

延壽丹誨曰豕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勿食

孟詵曰久食穀藥動風疾損眞氣

李時珍曰南豕味原汁濃其毒尤甚

韓懋曰凡肉皆補唯豕肉無補故養生家不食豕肉也

答問　問曰諸家無戒豕之說僅醫者論之不過一家言

耳何足爲據答曰言有一家之言理無一家之理諸家鮮

爲飲食立說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爲事故特表而出

之以爲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論明且詳矣奈世俗習

染最深難以理解故藉醫言以戒之也曰誠如是說戒食

足矣何苦于腥膩沾觸之際疾僻以聲之曰此防微杜漸

爲差謬不祝日華子云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

狹易惹風熱殊無利益耳今人以爲腎補腎恣意食之大

集覽　本草經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肥特能作瀉生

嚴而諸教以爲常食故特出戒之

惰老者能附邪魅爲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

爲飲食立說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爲事故特表而出

之以爲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論明且詳矣奈世俗習

染最深難以理解故藉醫言以戒之也曰誠如是說戒食

足矣何苦于腥膩沾觸之際疾僻以聲之曰此防微杜漸

之義不可不然爾

勿飲酒

聖人曰酒致亂之鍮速禍之媒也又曰酒爲眾惡之母初雖少飲終則沈酣無度壞事多矣斷勿飲之 詳見後

豕汗

解見前

酒亂

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能使智者惑節者淫信者遷馴者暴飲食中跲閑敗德者莫甚於酒故君臣以酒失其義父子以酒失其親夫婦以酒失其敬長幼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信酒之爲亂大矣聖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亂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金陵聚書 蔣氏校印

集覽 尚書酒誥曰乃穆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注曰文王誥毖諄諄以酒爲戒酒之禍人也天毒降災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誥云

金陵聚書 蔣氏校印

父母慶克羞耆羞饋祀則可飲酒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剛制于酒者剛果用力以制之也

東萊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而已非以恣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意乃以酒得禍民爲酒困即天降災也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原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 又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

西山眞氏曰溺于酒則旁求珍異以自養其欲廣則其心蠹矣 又曰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疾强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商受之情狀可知矣

謹酒爲受天命復何疑哉 又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史氏鴻漸曰飲至于羣壞風俗者也商人羣飲固爲不善此風又及于周則何以爲國耶故于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悛于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

章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人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者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于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已矣 又曰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儒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即家寫一通德恐覆車之

不戒也

前漢書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呼式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後魏書曰高允受敕集在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

本草備要食忌曰酒過飲則傷神耗血損胃爍精動火痰發怒助慾致生濕熱諸病　又曰過飲則相火昌炎肺金受爍致生痰嗽脾因火而困忘胃因火而嘔吐心因火而昏狂肝因火而善怒膽因火而恐懼腎因火而精枯甚則吐血消渴勞傷蠱膈癰疽喪明爲禍不小

汪氏頴曰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尤甚醉飽就枕熱擁三焦傷心損目夜氣收斂酒以發之亂其清明勞其脾胃停濕動火因而致病者多發後陽事酒品及諸補注論酒之爲禍深也明矣又醫家詳言酒能傷神耗血損胃爍精則酒之無甚益也明矣及葉氏云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天地非爲奉養賓客之用後以酣飲喪德喪邦無所不至周酒之爲害禁飲也益明矣然古聖人不禁教人以節禁而人究不能以自節者以爲酒非穀物也後之人不能自節于流湎而卒不免于亂亡者以不知酒非德物也天方大予千孫年前亦未嘗禁酒之禁自吾聖祖始初禁聞飲而飲者究不能不酣繼禁飲于禮井之時而飲者究不能禁子其時乃大申嚴禁絕不許飲凡于大事發老合歡無會賓客皆用花露漿水之屬漿露之爲物也能令昏者明寒者和醉者之氣達于九竅終日飲之而不至于亂終日飲之而無其禍且洋溢之風以息喪亡之害以除人心以吉國政以興五倫以敘有補于至治者豈淺鮮哉彼昏昏于麴糵之間者每說醉後光景不堪回想即醒後餘氣觸之尙且欲嘔亦爲知漿露之美有如是也乎

勿食自死肉

自死之肉不可食有二義一凡物自死必有毒大凡害生之物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乃生之之性即其良能良德爲孟於人者也氣質之性乃由血氣而生爲貪惡嗜慾之性有累於人心者也經曰血氣者嗜慾之母也生物必宰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血氣去則嗜慾之性仍存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即增得一分嗜慾即減一分良德其日近于聖賢之本性禽獸之性日遠于聖賢之本性終爲人心之累故斷勿食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水者則浮血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雖有血之形卻無血之性矣故禮法中魚鼈不爲穢汙諸血經曝黑魚血經曝白

勿食妄殺

不以禮宰者非其人宰者宰之不以其法者皆謂之妄殺
故凡宰生必吾教同人必斷其二喉二筋（詳見禮記）必誦主
名而主名者舉主命而宰也不然是爲非禮之宰所宰爲
穢物勿食（詳見禮記）已人視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
耶蘇之名或毋撒之名宰者勿食除此二氏非能明主道
不知主名之人所宰皆勿食
魚蟹蚪無宰而食
牲用宰去其血性也魚離水血性已去故不宰可食也蚪
鱉之屬則全無血故不宰亦可食也且魚之爲物大者極
大小者極小蚪之爲物既微且潛皆無容宰之道故無用
宰之例

金陵基書 蔣氏校印

獵取者食
山野鳥獸如鷄鳧雁雉鹿麋麞兔之類或箭射或兵擊或
縱鷹犬獵而捕之獲者皆可食當於射之發縱之始必誦
主名既死必肉破血流可食否則不可食（詳見漁獵）
死於火器者勿食
凡禽畜野禽被火鎗火箭銃砲傷死者或被火焚死者雖
誦名皆不可食蓋物被火傷也血凝而不流雖有血出非
通身之血也且火傷者必有火毒其害更大兼此二說故
斷勿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七終

聚禮篇　上元劉智

聚禮者斂眾歸一以示斂性歸眞之義也

聚者散之反也收其散以歸於一謂之斂蓋人生未有朕兆之先古今靈妙皆會聚於眞一之本然自造化起而高下分殊各正性命則聚者散矣茲則舍棄百務而相聚於清淨之所合大眾之精神命脈皆致之本原之際殆亦如朕兆未起古今靈妙皆會聚於一眞也此斂性歸眞之義也

七日周復

大化元功七日告成　天機迭運七日來復

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數

以七數計之　至於人壽長短亦有宇宙加減之成數焉

復一大瞻禮以答眞主化成之恩也　七日周而復始

聞宣即趨赴於寺

即趨有不容延緩之意此天方禮制也若處異域宣者聲不能高遠者耳不能聞則量時赴焉在路念念屬主不可

語贊入門先右足步宣嘩班笑步應言非其冠服易冠
登殿脫履殿外（途路間稚脫去之不得履沾汚於大門外帶人泥土撫妨）
謁拜
凡初入寺登殿隨禮二拜謂之謁拜（方云特設若正禮時迫則不禮）
畢端坐念主無虛息（心中默贊口中高聲）失誤晨禮者於此際
補之近制於始宣後掌教領眞經克合藏一篇以俟人至
亦可然非衆禮之條例也（若掌教領經則衆人不必謁拜以聽經爲要）
既齊各禮四拜聖則
衆禮共十拜王民俱集先各自單禮四拜爲衆禮聖則次
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序班
王首班（天方凡衆禮必王首領之後否則各地掌教首領詳之）宰官後之士民依次
等殺有序（僧卑長幼先後之序也）每班量隔躬即所不及
止靜
四拜既畢贊教傳呼內外止靜止贊頌（是時一切贊頌供止聞宜禮或聞諭）
禁語言（道色勿答）謹咳涕立者跪拜者（主禮之辭曾默契於心毋口贊）
止（此一拜時不宜禮止禮已拜成一拜者則催起至二拜面止已三拜者完其四拜者補本日後禮可也禮畢則未成拜息心恭默聽諭）
首領陞座
座在殿上左側向下贊教呼止靜之辭首領出位陞座登
附三級（近制者領導任領袍帽則另設數諭者亦可拜）
再宣禮

贊教移位對諭座立再宣禮（此項第二宣禮）示衆恭默聽諭如在
拜中不得妄動
告諭領先主次聖次衆賢次入告誡衆庶之辭
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誦王臣之辭再諭再領先
宣禮畢乃告諭一諭也面分二節始諭先領主德次領聖
功次領先世衆賢之美行領訖則告衆以當行可止之事
而勸勉之諭畢少坐（是三請之候）復起再諭先領聖德次領王
功（下一級階）次領當代宰官之善政領訖（復登三級）則述凡爲王臣
所宜遵宜戒之事而諷誦之夫諭衆禮之至要者也得衆
之貴在於聞諭如不聞諭雖衆猶未衆也是故衆禮以諭
爲主制（若會禮之諭則爲聖則放衆禮諭于禮前會禮諭于禮後）赴衆禮者務以聞諭
爲緊要焉
諭畢贊教申禮
諭畢贊教申唱拜禮誦至召集句（乃哀懇勤切句也）合殿起立
庶班如序
首領一班百官士庶次第如序贊教立於班尾排班並肩
齊足立不出一身躬即不出一首
致意入禮
分班既定垂手恭立致衆禮之意正時主制二拜（此王都之禮衆禮之意也非其國體則不舉正時主制因其例不全仍爲時主制也）
首領揭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爲主制（帝曰默諭崇特句也）咸從首領入禮
贊教誦至立禮句（乃格）

贊主名衆手入禮頌讀經紬主獻誠（頌首預率祝也）再拜二拜也首領率衆而衆從之此衆禮之主制也　凡從首領禮拜首頒起然後起躬然後躬叩雖後於首領而不（仍不可也）可違於制（制謂禮拜之儀則如立躬叩跪也不違于制者首領已叩起從者仍立首領已叩起從者）惟跪中末贊首領一拜自補一拜或得首領出可也　凡衆禮遲至得首領已出拜而從者未完誦畢自於未拜叩跪中自禮二拜皆可以完衆禮若衆非其國得首領末拜叩跪則舉四拜（唱時主制意從首領畢自起全其唱禮拜衆禮後四拜聖則亦不必禮　凡後至從拜者從容入班首領在躬即躬在叩即叩在坐即坐不得自行說色刺目乃自起接補或二拜或三拜或四拜跪復證辭贊告說色刺目出躬即俟首領出拜接補所失（得于躬者成一拜得于叩者否）　凡補所失禮畢再各禮聖則四拜從首領禮畢各自單禮四拜爲衆禮後四拜聖則也大衆之禮止此非其國復唱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凡衆禮必在王都大國（詳見文後）非其國則爲禮不全雖衆莫能完其義故復唱禮以補其闕爲（唱禮十拜不復前四拜以衆禮之坐則當之交）終以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畢首領祝辭領衆祈主准其誠懇佑其道念赦其既往之非

衆禮必王都禮法具章

王都王居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是律法如戶婚田土辭訟之類具章明備也經謂凡衆禮必在王居大國禮法明備之所苟非其國雖完其禮不能完其義也一曰不必王都但其城有司禮掌法之官即可（司禮方云稽輔提掌法方云最）一曰城有大寺邑民集之莫能容者即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宰者方可

附邑則守牧否則任卿賢學

附邑者王都所屬之邑也（如府州等）守牧可以首領無守牧則邑民推舉賢學者領之

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

非王者或大臣或守牧或代王臣守牧者不可領衆禮非王都大國或附邑無司禮掌法之官不能全衆義此衆禮之例也全其例者全其禮也禮全而義乃盡故凡例不全必復唱禮以補其闕

非其日時不衆

萬物衆成於六日而著盛於午會天地固結於金運而既

濟於水火（聚曰會金聚曰之午屬水聚此天地形變萬物神聚之候也）人因其聚而聚焉以成天人會合之義故聚禮非其日不可非其時亦不可大會之禮可容三日五時之禮可補於終身惟聚禮不遷日不移時其所關合者深矣

聚之義大矣哉

聚其身則動靜云爲有所收束聚其心則憶慮思念不致放縱聚其性則返本歸原復還眞理生前之所聚者亦眞宰如此可謂超生脫死者矣超生脫死之由在於一聚聚之義不大乎哉

或曰道包天地凡人無不在天地中即無一不在道中未嘗散也何必言聚未嘗大散何必大聚即散聚不散不聚而何必多此一聚之名此始超越乎塵凡之境而已深入乎其眞者也若非其人敢輕爲是言乎

四人成聚

此言居城之法也居城人少雖至四人亦可聚禮首領一人從者三人若四人聚禮未成一拜而一人去之不成聚矣則以四拜作啇禮鄉野或在旅寓人雖多不聚禮可也聚禮而復啇禮以不褻其義亦可也

凡居城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

前言聚禮必王都以下乃言成聚之例此一節則言當然赴聚之人也居城對旅途言良對賤言正對巽言男子對婦人言恙憂疾也凡家居或旅寓在城意住十五日以上即同居

（云乘附傭）一曰距城一舖之外爲野一曰郊有大寺宣禮聲所不能到爲野一曰來城赴聚即日不能歸家（約距十城六里）數說不一要當以郊鄘爲界踰郊鄘而居即謂野人不赴聚可也若野人於聚日午前入城本日可歸當赴聚

旅人無責

旅人謂出行於三日路之外者纔踰郊鄘即可不聚歸家既入郊鄘即當赴聚若於旅寓意住十五日以上即同居家當赴聚若出行於聚日午前而午後方出郊鄘則當聚禮而後出

老弱廢疾幽禁無責

瞽曰癈瘓瘋狂謂之廢疾囹圄羈繫謂之幽禁凡衰老羸

嶷屢疾不能行於衆所或被幽禁不能放脫皆無衆禮之責若幹目有引領者或幽禁允其出衆俱當赴衆

經曰嗚乎信者如宣禮於衆日即趨念主棄營藝斯於爾至善若爾知

此眞主垂告穆民當衆之辭也信者指穆民即趨隨聞隨赴也念主即衆禮自趨至己之功營藝乃營爲家國之事也眞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贊教宣禮於衆日爾衆即以念主爲事趨赴衆所毋更事家國之營爲惟棄家國而念主在爾民爲至善若爾民知道營爲家國之事小而念主赴衆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難言信矣末言若爾知則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呼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如知何

聖人曰維主命我民衆於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攸命執敢遺之泄昧輕視自散自凶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登於若日時猶云此日此時即第六日也天方計日以七日爲一轉者自開闢以至今日衆期無改乃覩呼得衆於初日歐若巴衆於一日皆失衆之義矣衆原取萬物衆成之義萬物衆成於第六日也典制哉乃咏嘆其事之大也遺棄遺棄其有遺棄者是不明其理故輕視其事自落紛散自罹凶禍雖有五功不得成實如樹木空花不能結果雖有百行不可登進如禾苗生穗不曾成熟穆民其可不以衆禮爲至要哉

畢史爾曰不徒身衆而欲心衆心衆而性衆矣是謂衆禮以衆心爲要也

畢史爾先賢名謂衆禮不僅衆身而務求衆心心衆而一靈湛寂與眞宰合矣然後可以謂之衆道行經曰衆身而不能衆心衆也衆心而不能合性於眞宰非衆也合性於眞宰而復有時間斷非衆也一衆而千古之事業完焉是故能衆於一時即能衆於時時能衆於一事即能衆於事事是故能衆於瞻禮對越之間即能衆於爲之際衆禮者甚不可不知其要也

婚姻篇

上元劉智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古今聖凡皆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也廢此則近異端矣清眞之禮出自天方聖教而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殊俗異細微亦有不同而大節則總相似焉故予於序禮解事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婚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

謂之謝允次日女氏亦至男家回拜謂之答謝俗禮也姑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資如女氏致謝主親至女第主坐主人出見相揖入資奉與主人凡物主人長者女氏復書主人出資從者乃以書進入資受奉與凡物主人爲長者再升乃持書進資從者乃以書進入資受奉與凡物主人爲長者女氏復書主人出資從者再升乃持書進資從者乃以書進入資受奉與凡物主人爲長者

有貽誤也

立主親

男氏請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女氏相識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說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

按今俗男氏主人率同居兄弟或宗戚尊屬如女氏拜謝男第男氏主人揖主人謝從者以復書拜辭主人從者受書以復書拜辭主人從者受書以復書拜辭

納聘

從之

男氏具幣帛爲聘禮餽於女氏幣帛之資稱男氏貧富以授資與從者乃降主位相拜並致延主人于賓位賓退資返命于賓位賓返命于賓位

爲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或衣物除幣帛之外增用金銀器皿之類亦可

不論

按今俗未納聘前子議定時用釵釧一二件以爲定禮既納聘後復子迎親前一二月餽冠簪釵釧衣帛食物與女

問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女氏籍某處

便易而親暱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鄉貫名氏

然後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

祖某父何子某之母出自何氏順者遂其官職

通其鄉貫名氏與男家

將某式某婚何處祖某父某女某女之好出自何氏順者遂其官職若

氏謂之送妝俱俗禮也揆之時宜似亦無礙姑從之又按

女無父母必主婚何人其意蓋欲彰明較著而無隱也

按通鄉貫名氏爲兩家素無親知者言也若兩家原有親

婚姻之有聘禮宜也今俗女家以爭聘財爲事幾成售鬻

知可以不必通鄉貫祖父之名但問子女之名及子女之

致使兩家失和夫婦失愛或力不從心蹉跎歲月梅標致

母出自何氏或女無父母必問主婚何人

嘆壞婚姻之義矣凡爲子女者斷勿行此醜俗

請期

男氏先使媒妁如女氏請期於某月復具書使主親如女氏定期於某日待女氏復書定期男家乃具書請女氏主翁書婚於迎親之前三日 俗宜或略

壻婚

迎親之前四日男氏具啟邀女氏主翁於發書書婚 俗近或女

候賓 主人及盥服宗長伯叔次宗子以長子親賓坐伯叔宗子以長子親賓來

掌教 別先延掌教命子教弟大師至家者女子侍之

立司禮 主司禮即壻原之

盛服 壻原服公服

女氏賓至迎入 男氏長

登堂 由堂東以向南爲例賓客

是日男家延 壻女俗

丙六 典要卷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

由階西 齊揖就坐 于賓東皆列坐主人于上階賓位坐于西階賓位 奏三獻畢司禮者

宗長申主人宗次子第長迎子于迎大門外階下伯叔 登堂

主人次子迎大門外伯叔及宗子長親來賓 立于堂中紙子甥

立階于堂上次西 賓以次西側 踏用大執雁先 及請來賓 長伯叔長 主人于堂

起親見拜如儀 于司禮西起 西面 起衆賓 及立于主人堂東面西階下司禮立

長次階次賓出見主人俱每見四拜 如前俱女氏主翁四見 每見四拜 如前俱女氏主翁四見 如前各就立位 大稱謂呼來請女宗

子氏伯叔見拜如前請女氏宗 乃舉

書婚之案 案上桌 正設中于堂 陳書婚之具 香果燭每爨一具 俱筆硯書

設座 一座 案 掌教大師出衆俱拜 賓主一揖一

設座之案右之左上于案 左之右上各設 一座 案 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婚之

面拜 就座 掌教右 就座 就上 就座 女氏主翁 主翁俱就 左座 男氏主人 就

就座 掌教 女敬勤姑夫 女拜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

婚崇冠盛服出 跪 次 坐 氈子上案 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婚之

義書男女名氏及男女父之名氏於箋而宣於衆 蓋謂某子某

與某之某女合配婚之書 何難何害 書于箋而告之 何 成 合

鐫餅訖書辭返第

揶果 凡三撮 向婚壻之

婚入陳

親迎

預命執事人備迎親之具 奩彩輿一 提鐙一 乘馬二 鞍轡有馬一 匹 鞍轡彩輿一 乘 燈四 新

丙六 典要卷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

先行執事者 執燭之 次提鐙 提鐙次 彩者 用車 家婚 人隨 在車 後 送陪 奩 香迎 者不 者 燈隨

第 人彩 內燈 分職 列事 于陳 堂于 階門 之外 下提 鐙

婚下馬 翁迎入拜於堂就座 女

婚崇冠盛服拜告尊長拜受父訓 迎父之訓 訓以 往

婚出 出婚 翁拜 翁送 于門 堂外 辭

上車 能時 者堂 實告 事退 婦上 命車 婢以 告錦 面 帛 授

車行 次婚 第如 先婦 前陪 車 迎其 送彩 者燈 隨職 車事 後提 鐙

於庭 戚女 敬事 舅姑 女拜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

婚入姑東繼之抵中門下車 主人 扶入 婦出 下命 事婢 婚 入室

提鐙 于階 前列

命婢二 執燭 導于 童子 一持燭 立于 左側 姑入啟幅命坐 伯是 叔時 及凡 一見 即公

親戚俱不得入就外視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按今俗有姑迎子女宅而母送至婿家者大爲非禮宜戒

成禮

行禮後媒氏入舉饌案舉饌案媒氏命婢從婢入婦媒之氏引婿坐于婦從者于婿之左

遂設饌飲花燭饌訖徹案請盥婿盥洗手漱口也先以巾拭手餘水傾少許于盥次之婦盥以

延門壻以薑子婦而主姑于親族諸婦中擇年齒尊厥母之劬厚棲室

導婿婦並坐帷中訓以夫婦反相敬愛之言男女內外各

別之禮問所訓應知夫婦反相敬愛則已之不言知則切示焉

若兩家係素習禮法者則不必煩問乃與婦除飾下幃出

明日婦出見舅姑

雞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

姑舅姑亦治饌飽之舅姑各食婦乃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金陵愛書 薪氏校印

按今俗新婦不即見舅姑母家餽饌命侍僕以進踰三日

乃行拜見非禮也仍當于次日拜見舅姑其次俟三日後

婿往見婦之父母

拜見可也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已之父母次

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

族饌婿答幣皆如常儀

婚姻之事各地各俗多殊比屋而居不同況殊鄉異城但可相沿不能盡異此俗可

從者從從者仍當彼禮而行之其不可從者不答謝定俗

行之至如問入字爭聘財講宜客婚期冀厖厚之隆大牧用香

奩居處嫁女賓死殯皆風俗人多仍舊無礙于大節者不妨隨俗

若不斷從斷乎也

終

訃告親鄰

凡宗族親戚比鄰僚友皆令人馳書訃告以聞

按今俗親喪自行訃告非禮也

居室

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治饌親知僚友餽食於其家

（喪家三日不宴客惟待執弔之人來客畢食之乃弔亡之人可也今俗非行宴客于三日之內來客暢意食之非禮也）

親眾弔

弔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戚執友弔於內餘弔於外主人各於室司賓迎送（凡賓朋相會言故不面應事）

賻

賻以助喪也凡屬親戚鄰里僚友俱有助喪之儀

按賻儀民之義行也天方喪家無論貧富親識來弔者皆資之財貨以助喪費所以恤哀也今居東土者助喪之儀則有行有不行矣江南數處此風久泯每喜慶則厚餽以爭榮集于喪事徒空弔以譁虛情殊與天方禮制不合惟願同志者共襄義舉不特現今之福報各有攸歸即千百世下凡效法其事而行之者皆始作者有以倡之也其福報永增不朽矣

備殮

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其長如一身而上下各出七寸三幅聯合）小殮（如一身之長四尺五寸）襯衣（長自肩至踝一件）加冠巾（冠用布弁巾長尺餘其生前幅）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所用至襯衣不減九尺用布一生前幅）

治棺

棺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八寸杉板為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衽不用釘（衽刻木為之狀如蝴蝶大凡棺中小之凡所合縫以鐵鑿之作衽蓋以二栓衡其內銜於棺口防其移動）

按各方有義棺槨以資貧乏無力者用也今富足有力之家亦每每用之何親喪獨省一棺之費耶且用義棺者至不一矣異疾沾污者用之亦屬無可奈何何富者忍加之于親耶且男婦有別豈可方為男子用訖鐵又為婦女用孔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有義與便用可也

（長如上廣冀衣（作囊如懷狀開口繫頸至胸繫腰胸圍三尺縛用深布一幅約四寸折其中留頭後周身兩肩兩臂兩肘兩腕前後周包頭（長三尺裂布一幅摺中留額後周包頭）加包頭（見上裂布為之于用細白布不使內外外土不使內于膚不落也）用細白布為之）

造塋

命穿壙

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其深隨宜（壙之深淺要地土堅者宜淺四五尺可也土鬆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地下有水不可穿穴不堪定以一壁底無水為止）長六尺廣三尺雖底用乎亦葬不合禮也今面後凡有力者當自治新棺為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尺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不可穿穴則穿直壙深廣如上造石為槨圍砌壙下中深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

（凡遇土鬆或沙地）

遣之忌用陶磚

按天方地勢最高地泉最深地土最堅實而易于穿穴天方西北有沙目國近海土鬆易卸民皆直壙而葬聖人已經切禁皆用石槨矣東土之地亦近于海僅有數處土堅可以穿穴餘則與沙目等民有不知用石槨者仍以直壙而葬不數日閒壙崩土卸侵逼于屍矣是大悖體法之爲也凡爲人子者宜盡心盡力加謹斟酌以重其事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 浴牀 用浴池一具大小以架高池身各有力者必自製新者爲是

湯銚 四 大者二 木盆 二 鑵 一

白布 二丈 用種下體尺 布巾 二條 大幅 棉頭繩 二根 各長七寸 蘇人

香 許少 皁末 許少 布幅

(襲殮之器) 襲牀 用厚板六尺廣三尺 以尺架板

枕 一 簟席 一

細香 研一觔 宜細 冰片 淨一兩 研和勻 布帶 二根 各長一丈

(安葬之器) 障幕 貯人用 風雨雪備之 柩圍 圍壙可 男子可 女子可 勿用若有 飾白布

細香 二觔 細料 如不研 沈檀 末 冰片 二兩 研細

白布 二丈四尺 爲之圍柩 四丈 穿布帶 五尺 用以束髮

土堅 五十塊 竹笆 土縱橫各五尺 竹 一束 破乃封穴 竹釘 二十以上 根不用 安葬之器

以上三寸 束殮

丙六 典製二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 浴牀 用浴池一具大小以架高池身各有力者必自製新者爲是

湯銚 四 大者二 木盆 二 鑵 一

白布 二丈 用種下體尺 布巾 二條 大幅 棉頭繩 二根 各長七寸 蘇人

香 許少 皁末 許少 布幅

(襲殮之器) 襲牀 用厚板六尺廣三尺 以尺架板

枕 一 簟席 一

細香 研一觔 宜細 冰片 淨一兩 研和勻 布帶 二根 各長一丈

(安葬之器) 障幕 貯人用 風雨雪備之 柩圍 圍壙可 男子可 勿用若有 飾白布

細香 二觔 細料 如不研 沈檀 末 冰片 二兩 研細

白布 二丈四尺 爲之圍柩 四丈 穿布帶 五尺 用以束髮

土堅 五十塊 竹笆 土縱橫各五尺 竹 一束 破乃封穴 竹釘 二十以上 根不用 安葬之器

以上三寸 束殮

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爲置辦免致臨時倉卒有誤

翌日必葬

屍以入土爲安停家以三日爲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既葬而後遷者有卒于旅途千里之外戚屍回鄉者甚至既葬旅所復破家起屍屍已零落仍包裹盤載以歸故土者皆與聖人立敎之義大相悖謬矣孝子仁人距忍爲之哉

葬之夕行所嘗

亡者遺囑有所欠齊拜所毀約誓承業者應按每齊一日或每拜一時或每毀約誓一事出麥二升分給與貧欠人債負亦於是夕償之許贈某財物房產或釋某奴僕婢妾爲良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囑甚多而家財不足則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債負

昧爽沐浴

雞初鳴設浴牀 浴牀設于屍牀之側浴者二人浴者二人 迭于屍牀外男子于浴男子于浴 勿用婦人 婦人于浴婦人于浴 勿用丈夫 浴者照手徹去脫亡衣移屍於浴池以布幅覆其下體香傳鎗池左右各立一人足下立一人執鎗 池左右各立一人執乃執 池之左右各立一人執乃執 凡洗俱先右後左三偏始一偏不施皁末但 勿過熱先沐其面次髹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次浴下體自臍至膝 自臍至膝布幅洗不梳髮不齊髮不剪指婦人之髮可梳梳之易落則

分頂作兩辮各以頭繩束其末（梳頭及揩水可給貧人）

（浴畢仍以衣裹屍）

襲斂

設牀（設牀于浴牀之側即用浴牀也但須拭即淨用）鋪簟席（牀鋪之于牀上）施枕（上施于北首席）

（人浴者二三）盥手 鋪大斂（席鋪于上放）小斂（斂加于大斂之上）施香（細將來香一斜）

（加香鋪于小斂之上）展襯衣（揭將其襯衣前幅鋪于北舍上）移屍於上（三屍于人襯移）

（上衣襯由于首後）掩面（以鼻冰片足爲度）加冠纏巾（巾尾前垂）

（反乎生時）乃斂（先小斂後大斂俱掩）婦人着褻衣（如婦人着褻衣）

（衣于掩訖胸前將褻衣攏之左右分）施裹脇（以裹兩脇由後繞于後結于衣脇之前上）

（如生時之）包頭（以帛束于額）乃斂（上法同）以布帶束其端末（不殊與之時見男女者）

（不與男見稚本生子女可見稚者）

入柩

（量席之）移屍入柩（以經于緯盛于棺）蓋覆以幅（幅二幅連縫）

遷於堂

（柩之前後左右各一人移柩時足先頭後）移柩於堂安置西壁（西壁以二桌左架之）

賓禮

賓禮者眾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脫廩歸淨也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眾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跪但慕想形儀余其四讚而已（凡首領殊禮必是則本城牧守領殊禮不必至）

（本方掌教不至則本家主人也若無家主人教之立他人領拜主人主人有獨任殯禮之責可以再拜或爲另撰讚）

復禮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倚之以罩（柩出門足先行首先足後）

枢行

提鐘前行在路焚香或用香花鋪放柩面

按用提鐘香花原爲辟穢惡非欲壯觀瞻也蓋死者歸眞以道德爲體面不以奢華爲美觀今世俗出殯用儀仗隨行不合天方之禮更有用鼓樂女色靈轎回籠各事殊屬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婦人不送殯不至墳

親戚賓朋隨之

隨行于柩後自省已過毋得廛言返必辭告（凡親友來送必辭主）

及墓

（人前告放辭歸不得酒食）

柩至墓坐者起行者立護持柩落而後坐止哀哭（至乳葬前後）

（但不宜哭）

主人親壙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壙視穴度其深淺高低探其

長短闊狹恐有未善亟命治之

屬香

香料平鋪穴內

障幕

以幕圍障於壙口缺其南方以便出入（婦人用之隨柩男用之隨主）

雨雪可也

乃窆于背殯中下屍也

工人及諸教人等俱出墳外乃出屍自柩布絡下壙壙上壙下

俱用親人若是婦人則必女子或同胞兄弟無女子兄弟則延有德長者代之入穴足先入枕北登南面西

解束帶開大殮僅露其面

按開面一事於婦女大不合禮切宜禁之於男子亦屬無謂如其人素有德行者顏容光亮開面尙屬無妨其人缺乏德行者而目悽慘開面適澈其醜矣

塞門

以土垼砌其穴口令嚴緊用竹笆封其外仍釘之

實壙

命工人徹幕築土實壙徐徐築之平而緊之也

藏而封

主人及親朋藏於冢次並延掌教藏之緒者爲先人新藏主宰也緒之前

必隨天經不拘何事下葬多少惟須誠敬耳

封用方直南北長如馬脊狀長五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蓋長如一身廣如足之半高如圍之半也不灰不泥不以磚壘墳瑑灰俱宜糅火草堆墓圍用不事裝飾不效異教墳形經云葬飾墳墓是哈喇毛效異教墳形是異端凡事異體所有念經祈禱無準立碣取識可也

既葬始祀

附祀典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祀祀也者盡已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享獻也則獻也其禮行於既葬之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眞主諷誦天經祝告眞主福庇先靈此祀親之禮也

或曰禮拜何益于亡人曰人子能致誠禮拜爲父母告庇主因其誠而庇之矣　或曰誦經何益于亡人曰經也者善惡是非功過賞罰之條目也誦經則思功補過勉善去惡身心誠潔禱祝于主無弗准祐也　或曰誦經而不知義何如曰視其誠而已心誠則主格不誠而誦與無誦等仁人孝子不忽于其親不敢自矜其誠必延有學有德者誦焉禱焉以攄人子之心　或曰父母無過而往禱祀奚以享之耳　或曰父母異教而死可禱祝乎曰父母雖異教而是非賞罰惟主操之人子自盡其誠拜主誦經求庇先靈是爲循分盡禮愼勿以父母異教已亦從而異之也

施財散穀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攄孝子之心或曰施錢穀有益于亡者乎曰施散之義有三體主仁悅人心徵已誠也體主仁則無禱弗應而主庇厚矣悅人心則眾告有准而先靈之享于冥冥者深矣徵已誠則人子孝敬之誠藉此以將而父母之所受者實矣是皆施散之益也

祀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歿之辰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
葬之祀（凡屬親友皆宜于發引之後亡者歿後虞祔二祭為主）葬七日則屍安天運
來復之數也（天有七星輪替陽五行所生輪替不常晝下土七日一入他日宜循環七日即陰風氣合）葬四十日則魂安地氣充盈之數也（日凡則物與入地土四十深十尺）
大全之數也（數為天至千大全）父母生死之日俱禮拜誦經施財散
天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也有用太陰年者月行十二周天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也有用天方俱用太陰行年三年
百日小全之數（數為小至百全）周年復死之日（喪禮有日行一太陰周年者日行一太陽
殺以攄孝思之誠即以為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子服制三載
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伴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
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著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
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禱以慰親靈不知經者禡知者
親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語及塵事
附　或問平素遊墳之益曰有二一益于亡者一益于生
人亡人得親人來祈祝亡人之靈慰矣生人親亡人之眾
多知己身將必為冢中人也則貪世之心頓息向道之念
油然其為益者大矣功名富貴之士已爭于熱閙之場假
使遊墳其心自能歸于冷淡至極不肯之人親善行如登
天聞道義若苦毒日陷于非為之阱者使之遊墳則惡心
自息善念自生而非為僻行即能自戒是則遊墳又足以
當勸也聖人曰死足以勸旨哉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巳時虔禮二拜求主禱祐以報親恩
至於歿世
五時祈祐
每日於五時拜中默祝眞主福庇先靈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眾心歸功德於父母
喜慶大事先舉祀禮
喪制既畢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尊親也
孝子之於親也雖乎身心性命至於歿世而無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在堂晨夕溫
清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也喻親於道性命之孝也
雖斯三者生前之孝舉矣（雖乎身心性命之孝舉其祖父母以身死為重）
既歿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致誠格主以承其祀
心之孝也凡有功課善行愿歸於親思入冥漠以妥先靈
性命之孝也雖斯三者死後之孝舉矣孝子念親無時可

侍故總身不改

答問　或問喪葬不擇時日何也答曰人子事親生死必求其安生居室死歸土安親之道也昏閱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葬書以已亥日用葬最凶按春秋以此日葬者凡十餘人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日可知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子太叔曰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惟論人事可否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時可知也選擇時日之說古昔全無後世術士穿鑿其說以爲取利之筍而世人多爲所動以致相習成風總因不讀書明理之故

或問風水陰應之說不信何也答曰陰應之說古無有也

有之曰鄧璞始璞也葬書之設果自爲抑爲人乎如曰自爲則陰應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豈有拙于爲己而巧于爲人者或曰吾見某家葬地善其子孫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衰微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有終窮之時此適遭其會耳非葬地之故也且有火化水化祖宗無葬地亦或有昌盛者又有擇地既力葬不再世而子孫困窮者其陰應之說將安在乎

或問斂屍不以衰服而以衾何也答曰斂屍以衾古今之通禮也喪大記曰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大斂布衾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皆以衾不以衰服周禮襲斂之儀曰鋪絞紟衾次衣次衣澤屍斂衣斂衾斂紟古今考注曰紟

單被也衾寢衣也寢衣亦被也但紟有絞緒衾則無之圖及文公家禮皆有大小斂圖式可考並未有以衰服斂也或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裏何謂也曰此言貼身之衣即猶吾人用襯衣非斂服也襯衣以各地風俗有厚薄不同斂服則無古今貴賤一也乃今人隆以袍襖加以冠帶更有以翻斂朝衣屑魚重裘斂者亦祇作俎豆盛羞耳可一回想乎嗚呼此禮制變亂之極者也仁人孝子所不忍言子胡復舉以問

或問葬不用棺何也答曰上古無棺有棺自殷周始殷周以前數千年皆穴土而葬是明知土之爲宜也土有百年不毀之身棺無三日不變之體吾人遣穴先擇其地之最高而無水者次擇其地之最堅而不崩者抉壙極其深穿穴極其密屍塗冰麝香膏以絕肉蟲之作穴鋪翠香樟腦以杜外蟲之侵襲動不能崩盜賊不能發雖石室未有若是之固者且土之爲物獨能銘垢爲淨人命一絕通體皆敗氣歸風煖歸火津液骨肉歸於土穢汁隨出隨滲敗味漸起漸消是清潔自在之方也

或問祀親不燒紙錢何也答曰紙錢一事始自王璵璵乃唐人玄宗時爲祠祭使凡有所禱類于巫覡自漢世以來葬者昏有瘞錢謂昏晚埋錢于壙中也後世里俗漸以瘞錢爲鬼事至是璵以物力不給乃于喪祭焚紙錢以代之是瘞錢起于漢世焚錢始自王璵非聖人之教也瘞錢用

以殉葬亦不過充其富有燒錢則以爲死者用以賄鬼使死者脫地獄罪業得登天堂怪誕甚矣人有恆善天降百祥鬼獨能禍之乎人有恆惡天降百殃鬼獨能福之乎假使果能賄鬼脫罪則天下無知小人恣意爲惡俱待焚紙錢賄鬼以脫罪矣斷無是理也

金陵盧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二十終

歸正儀（附齋戒）

上元劉智

歸正者歸正道之禮儀也人之初生皆秉於正既而爲情欲所蔽或邪異所撓則本正者不正矣此歸正儀爲昏夜樹燈迷津立表去邪返正之程式也求道者終身佩服以爲升堂大室之捷徑履天躋聖之階次可也

凡入教先沐浴以淨其身

沐浴者盥洗更新之意內以道洗滌其心外以水洗滌其身

婚姻者人道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皆當遵主命撰聖則一一以禮義繩之斯不負身服正道之寶也（四者各詳見禮拜儀節篇）

冠裳以重其事

身取表裏皆潔也

以眞主爲嚮往

冠裳以重其事也親友聚會冠裳悉從王制入寺瞻禮巾弁乃著威儀

眞主者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本原也我心我性我命皆入教之初齋明盛服衣悉新潔示舊染蠲除端外以蕆內

眞主之造化我衣我祿我受用皆眞主之賦予我之生死壽夭安危得失又皆眞主之掌握然則我之念動爲作可不以眞主爲嚮往乎嚮往一於主則無歧途之趨而生有所自死有所歸矣

以聖人爲依歸

聖人代眞主而治世立教者也蓋聖人之言皆體眞主之所欲行而示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

慈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毋事異端毋聽邪說毋信一切巫覡等事

古之所無而後人創設謂之異端理之所無而鑿空杜撰謂之邪說揚幽冥說鬼怪虛僞眩人謂之巫覡（男爲巫女爲覡）皆勿信事少有涉疑幾爲出教

勤學

學明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貴乎萬物者賦性既靈又能學以明其理也愚夫婦不知務學則理不明理不明則一切明道認主之幾修己治人之義自都不曉即一步一趨一

舉皆師取友者具眼可也

絕棄佞

斐佞正道之賊也世賊易知而易防道賊聽識而難避行道者不可不明辨而謹防之也道賊亦有數等有明有暗有外有內外而明者異端曲學是也內而暗者同教奸佞是也聖人曰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皆在道之奸佞吾門之盜賊也凡行道之人先以道絕此等人爲要

親賢學

賢學聖門之引也入聖有門入門有引苟徒恃聰明才力而不假指引則雖聖道昭然無門可入未有不落於榜門外道者也聰明才力者比比皆然況聰明有所不及才力有所不如其能不假引領遂可却妄以求眞乎故必擇賢而學者日就講習庶幾切瑳琢磨日進於大中至正之道突賢而無學言不足信舉而不賢終是匪類皆未可遵從也隨師取友者具眼可也

親於道

常孝無私事至孝無私德身入於正必以其正者告之於親竭盡心力引親亦入於正若父母熟於素習不即聽從則益起敬起愛敬篤乎已身之行默致乎感格之誠夫而後神明通焉隱微動焉父母自不待言動而油然亦入於正矣夫必至父母亦入於正乃可謂孝之至也

（附）齊髭剪甲雞腑腋

齊髭不使沾濡飲食剪甲雞腑腋不令藏垢膩所以取潔

語一默亦不知所持循而盡善矣故學者燭事明理如日月經天無物不照如江河緯地條理秩然學之有關於人者頗不重哉進則日趨於高明退則日就於卑陋勿謂小欠小益大欠大益書曰惟學如登惟行如耕匪學如醉如盲

謹業

業資世之用也士農工賈各執一業有業則養生送死有其資仰事俯育有所出以士農爲上工賈次之若才鈍質弱雖小藝必就不可廢業也廢業則遊手徒食必至蕩檢踰閑不然則仰食於人淪爲下賤矣修道處世可一日無

也又髭血之餘指甲筋之餘腋下毛氣性之餘膚下毛慾
性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
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崩之所以通塞也膚之所
以防漫也（膚下續云類甲拘攣可知）又氣藏肝而邪僻橫於
兩腋慾寓腎而動作發於膚下氣慾動而毛生焉猶地之
有草氣行則生幼稼無此者氣慾尙未動耳雞之所以遏
氣慾也　凡翦雞以七日爲少限四十日爲多限逾四十
日不翦不雞即爲玩教
或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容毀傷乎曰何如斯爲毀傷耶
治田圃者斐莽蕪攻寶玉者刻瑕瑳除之正以成其美也
齊髭以正儀表翦雞以修潔其身未聞正儀表修潔其身

金陵濮氏校印

而爲毀傷者也昭代雞髮眞萬世不可易矣

思按醫家謂凡毛髮皆爲血餘而不別其根生李時珍分
髮髭鬚眉髭鬍爲屬六經而未言腋下膚下毛且云類苑
稟屬之說雖爲有理終不若分經爲的然李說猶未詳也
愚謂毛髮猶草木也血猶水也水滋草木而生不能自爲
草木也水滋于芳則爲芳草水滋于蔓則爲蔓草芳與蔓
非水也有芳與蔓之根種也毛髮同受滋於血而各有其
根既各自有根則當各爲本根之餘不得概以爲血餘矣
夫人稟四氣而生風火水土各一其性四性相資各吐其
餘而爲毛眉髮髭鬚是也四性相逆交吐其餘而爲毛腋
下膚下毛是也風行空其氣清眉屬焉火向上其氣剛髮
屬焉土就下其氣濁須屬焉水附土其體柔髭屬焉交逆
之氣以風火勝者腋下毛屬焉以水土勝者膚下毛屬焉
無交逆之情而稟中和之氣者周身毫毛屬焉風與火屬
天故眉髮居上水與土屬地故髭須居下交逆之氣邪故
藏於俾中和之氣正故徧於體吾人雞腋下膚下毛者除
其交逆之邪也不去周身毫毛者養中和之正也雞髮不
使火炎於上也膚髭不使水泛於土也不動須眉者風無
礙土無害也苟如醫家之說凡毛髮皆爲血餘不惟於理
不通且於事亦不能明矣因附爲論

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編終

跋

吾教由來尙矣要皆習焉不察故服習其間者止知我爲教中人至教之所以爲教究憒憒焉而莫得其指歸即娴熟經典亦不過記誦詞華而已間有稍通教律時亦講論又多曲爲臆說駭人聽聞不知者遂奉爲典型彼亦自以爲是而不知返於是譌以傳譌眞有不可使聞於鄰國者其意亦未嘗不欲闡揚其教也然而遠於教也更甚今讀一齋劉先生所著天方典禮一書博洽宏通條分縷晰精其意以譯其文釋其文以合乎義並無句深索隱之詞鴻世駭俗之論無非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道於至平至常之中至精至凝之理即寓焉以是知心同理同而聖人之教原不以方域異也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倘非稽考精確烏能融貫若此是書也固不獨吾教同人當尊爲摭聲即方天之下亦無不知欽崇吾教而因以淺服劉君之博學也劉君眞吾教之傳人吾教之功臣也夫敢珥筆而爲之跋嘗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歲長至月穀旦江夏晉教弟定成隆拜手擇幷書

右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上元劉介廉先生撰先生名智卿人是書四庫已著錄入雜家自穆罕默德創立教統自西祖東傳衍千數百年可謂普矣顧教宗頗晦冥何耶蓋初入關時佛學方熾遂爲所掩經典復未能流通所趨愈狹先生篤志抱道既明儒術通二氏足跡半天下至魯謁孔林愾然有意乃力求穆氏立教之精與聖聖同命輔世導民之意手爲開闢變文翻義以成是書熟儒釋軼道回耶卓然爲穆氏之龍象可不謂豪傑士哉穆氏生阿喇伯爲今歐洲地使先生生今之世遵適穆氏之土博取古蘭等經及他科學歸雖譯述之一新其教旨者可深其篤信達者可得其會通其功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教必尤可觀豈可以是書域之哉後學蔣國榜

佛說梨軍經

黃元署

十八

長沙葉氏觀古堂刊

天堂地獄之說可以警愚民而化蠻俗其原蓋出於宋玉招魂如雄虺吞人雷淵糜散爛肉增冰則諸地獄名義之所託始也如長人土伯敦脇血拇虎首牛身則無常冥判牛頭馬面之所託始也至肯行先反故居以下侈陳宮室姬侍服物飲饌之美則天堂之說之所託始也楚俗尚鬼老子爲楚苦縣人當其出閭化胡傳其舊說釋氏竊之又以還於中國魏晉以後其教日盛士大夫染其風習而齋僧道場之事起矣南史夷貊傳劉薩訶暴亡更蘇說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北齊書孫靈暉傳南陽王綽死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爲請僧設齋行道南史齊宗室

傳魚復侯子響既自縊上心怪恨百日於華林作齋上自行香其時南北中外朝野上下無不崇信其說唐朱景元名畫錄云吳道子於景雲寺壁畫地獄變相老僧云屠沽漁罟之輩見而懼罪改業則其感人之深又未嘗無裨於世教也唐李肇國史補載高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善人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宋司馬溫公嘗述以語人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本吾儒迪吉逆凶之理帝王以之垂訓聖賢以之教人故蘇子瞻地獄變相偈云乃知法性界一切惟心造是也但近世喪家延僧誦懺經咒鄙俚昧其本原問以地獄眞經茫然不知應畚余甚憫之始刊四十二章經因緣而及是經俾知彼氏之說竊自儒家儒

佛說十八泥犂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佛言人生見日少不見日多善惡之變不相類侮父母犯天子死入泥犂中有八寒泥犂有十入地半以下火泥犂天地際者寒泥犂有前惡後爲善不入泥犂殺人盜人欺犯人妻欲使人死望得其財物垢且賊好爲不善怒罵人榜笞繫人喜告彰人過失嫉妒言怒所使使怒發扇逆天地鬼神之類殊失壽死下入惡泥犂中後復變爲善有不入泥犂中者知佛道變雖入泥犂中必當上天本善者上泥洹故曰佛道不可不知小人不變爲善入泥犂中無樂人泥犂復不善入泥犂益深其類有得爲人

雖剛惡不殺好生爲人疾不食肉者爲益疾有陰德益壽且疾第一犂名曰先就乎而是人言起無死人居此犂中相見即欲鬬乎中無兵而自有兵相傷殺無歲數又不死有人來語起不死以風來吹即愈如是無歲數已復持熱鐵劒相傷殺已復有鐵椎相殺以手拳極利相傷久久無歲數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閒三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百三十五歲第二犂名乘居都乘居都一苦當居廬倅略二十而人壽十六萬歲爲人閒二千一百六十億歲第三犂名居廬倅略居廬倅略一苦當先就乎二十億歲第四犂名曰樓一苦當樓二十而人壽三十二萬歲爲人閒二千七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三千六百億歲第五犂名曰房卒房卒一苦當樓二十而人壽六十四萬歲爲人閒五千四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七千五百億歲第六犂名曰草烏卑次草烏卑次一苦當房卒二十而人壽百二十八萬歲爲人閒一萬二千六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一萬五千七百五十億歲第七犂名曰大火中赤轋出鬬之以相擊之人居此犂者城高二千里廣四千里火滿其中置人其中復以鐵覆之無歲數如是不得息言不得臥無歲數已復走火中無歲數已復燋是其類也其人長且大壽人閒七千五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二百七千億萬歲第三犂名乘居都乘居都一苦當居廬倅略二十而人壽三十二萬歲爲人閒一千三百五十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五千四百億歲第四犂名曰樓一苦當樓二十而人壽六十四萬歲爲人閒二千七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一萬一千五百億歲第五犂名曰房卒房卒一苦當樓二十而人壽百二十八萬歲爲人閒五千四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二萬三千億歲第六犂名曰草烏卑次草烏卑次一苦當房卒二十而人壽二百五十六萬歲爲人閒一萬二千六百億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閒四萬六千億歲第七犂名曰大火中赤轋出鬬之以相擊之人居此者城高二千里廣四千里火滿其中置人其中復以鐵覆之無歲數如是不得息言不得臥無歲數已復走火中無歲數已復燋是

長頰其人長且大壽人間十二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三十二萬歲爲人間四千三百二十億歲第七犁名都意難且都意難且一苦當草烏卑次二十如人言燒炙之與蟲人居此犁中者大積火如大鐵貫人而內之無歲數時一門開人盡往欲出門門復閉復墮火中無歲數已復見一門開人盡走求欲出門門又復墮汙泥中汙泥中有蟲唅又不得出無歲數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問二十四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六十四萬歲爲人間八千六百四十億歲第八犁名曰不盧都般呼不盧都般呼一苦當都意難且二十如人言大苦熟之居此犁中地盡有火卒人當在火中炮且炙貫且立臥牀不得去不得息爛且燋已復生無歲數其苦萬倍於他犁之苦不可言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間四十八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百二十八萬歲爲人間萬七千二百八十億歲佛言火犁八以惡多深且遲惡少淺且易犁者譬如人拘於獄牢爲囚徒報作於遠所死於野家室半道若墮水與此生不得道至其死入犁卽苦苦不可言久久得出所謂寒犁在天際間有大山高二千里主蔽風名山千雀盧山冥無日月所不及逮有被大山故冥外有日月之王甚多無央數寒犁中第九犁名曰烏竟都烏竟都一苦當不盧都般呼二十如人言暴而起之人居此犁寒不可言無歲數身盡凍數數暴而二十在火中有聲已復爲之其折半如弩發折以復續其分以大石擊大嚶痛不可言已復不死其靡如鐵碰已復碰其足遍一身乃止如此無歲數如痛苦不可言其人長且大壽芥種百二十八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如是未能爲萬分持一是其類知佛道者出疾人謹爲惡如夜無所犯其人入犁晝苦夜爲惡晝無所犯者夜不樂不可言故佛道不可不聞知第十犁名曰泥盧都泥盧都一苦當烏竟都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二百五十六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一犁名曰烏略烏略一苦當泥盧都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五百一十二斛百壽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二犁名曰烏滿烏滿一苦當烏略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二千四十八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三犁名曰烏藉烏藉一苦當烏滿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四千九十六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四犁名曰烏呼烏呼一苦當烏藉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八千一百九十二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五犁名曰須健渠須健渠一苦當烏呼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六犁名曰末頭乾直呼末頭乾直呼一苦當須健渠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二萬三千二百七犁名曰區逋塗區逋塗一苦當末頭乾直呼二十其人

長且大壽芥種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斛百歲去一實芥
種盡壽未盡第十八犁名曰沈莫沈莫一苦當區逋塗二
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斛百歲去
一實芥種盡壽未盡大寒且苦不可言不可爲辭皆萬倍
於他犁之苦痛不可極佛言十八泥犁人所犯以事善惡
輕重入犁經佛言十八泥犁鳳凰龍下至小蟲凡十八泥
犁人行善多行惡少出泥犁疾行惡多行善少出泥犁遲
佛言是安得鬼守十八泥犁居處冥佛始生時天上天下
上至三十二天其十八泥犁皆明佛始得道時復一明佛
朝梵時復一明佛始行道教授天下復一明佛般泥日復
一明上至三十二天盡明以知佛道不可不知人爲善多

者上天爲惡多者入泥犁若爲畜生知佛道不死小人必
長生但數聞佛道而不學生不近善人不聞善事當離憂
患其笑佛道入泥犁中深佛故非之人爲惡喜罵詈惡口
至老不止天神惡之使爲禽獸畜生血氣蟲獸子孫用正
臘上家佛言人不爲善去人類爲蟲畜生家上與鬼是安
得鬼食乎佛言人爲善上天後復生爲人形

佛說十八泥犁經

佛說盂蘭盆經

黃元冕著

長沙葉氏觀古堂刊利

佛說鬼問目連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目連晡時從禪定起遊恆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恆患頭痛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好以杖打眾生頭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貢財無量而樂著弊衣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布施作福還復悔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宿無常處恆倚巷陌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客來投止不肯安我一生已來恆患熱渴行見恆河冀入其中以除熱渴方入其中身體燋爛肌肉離骨渴欲飲之一口入腹五藏燋

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屠割狗獵殘害眾生無有慈心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有一人持諸利刀常割我肉盡便持去須臾尋生而復來割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屠割眾生初無慈心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身體處處皆痛不可得忍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好漁獵所網得魚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頑無所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強勸人酒令其顛倒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熱渴行見恆河冀入其中以除熱渴方入其中身體燋爛肌肉離骨渴欲飲之一口入腹五藏燋

我食不嗽一斛而不得飽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將狗噉殘害眾生無有慈心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頭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屠割眾生初無慈心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身體處處皆痛不可得忍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好以杖打眾生頭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貢財無量而樂著弊衣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布施作福還復悔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頑無所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強勸人酒令其顛倒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熱渴行見恆河冀入其中以除熱渴方入其中身體燋爛肌肉離骨渴欲飲之一口入腹五藏燋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將狗噉殘害眾生無有慈心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有一人持諸利刀常割我肉盡便持去須臾尋生而復來割

世墮糞屎彌黎地獄中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肩上有銅瓶盛滿中洋銅一手捉銅杓以取之還灌其頭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僧維那知僧事有一瓶酥藏著餘處不行與僧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慳惜僧物故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或登刀山劒樹地獄或墮火坑鑊湯地獄種種受苦無復休已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天祠主烹殺三牲祭祀天神血肉灌瀝四方語衆人言汝等祠祀大得吉利作此魔邪之言妖孽之語輕欺百姓誣惑父母以是之故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常吞鐵丸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沙彌子取淨水作

石蜜漿石蜜堅大盜打取少許衆僧未食盜食一口故以是因緣果入地獄汝將來世常吞鐵丸爾時目連與諸餓鬼說往昔因緣經竟還在耆闍崛山一切大會聞佛所說稽首奉行

佛說鬼問目連經

佛經

說雜藏

光緒丁未冬

黃自元署

長沙葉氏觀古堂刊

佛說雜藏經

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

佛弟子諸阿羅漢諸行各爲第一如舍利弗智慧第一樂說微妙法目連神足第一常乘神通至六道見衆生受善惡果報還來爲人說之目連又一時至恆河邊見五百餓鬼奔來趣水有守水鬼執鐵杖驅馳令不得近於是諸鬼徑詣目連所禮目連足各問其罪因緣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此恆水清涼且美歡喜趣之入中洗浴而便沸熱舉身爛壞若飲一口五藏燋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報言汝先世時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

欺誑以求利養迷惑衆生失如意事是故今日雖聞此水清涼且美到不如意此是惡行花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億百千倍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爲大狗利牙赤目來噉我肉遺有骨在風邊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我常受此苦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億百千倍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花報後方受地獄果復有一餓鬼白目連言我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

斗而與重秤大斗而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恆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腳又時牛遲亦以針刺是故受罪如是此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耳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有火出燋熱懊惱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傴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眼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腹爛即死以是因緣受罪如是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在後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腳眼耳鼻等恆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嚫他兒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耳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熱鐵籠籠落我身燋熱懊惱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是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苦果在後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搏打殺或謂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相續是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果耳復有一鬼問曰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燋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因緣罪咎如此目連答言汝前身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目連復見一天女坐一蓮華

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妙殊於餘者所欲資生之具堂殿飲食隨念欲得盡從華出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余舍利諸弟子輩建七寶塔高廣四十里時我作婇女出見寶塔中佛像相好信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奉獻於像以是因緣故受報獨妙如此舍利弗夏盛熱時遊行至菴羅園中有一客作人汲井水澆灌於樹此人於佛無有大信見舍利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言大德來脫衣樹下坐我當以水澆之不失澆灌兼相利益於是舍利弗脫衣樹下坐受洗身得涼樂隨意遊行此客作人其夜命終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次釋提桓因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自觀宿命信心微薄

因答作已灌計水洗浴舍利弗我若信心純厚知必有報故設浴具以爲供養自惟爲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即詣舍利弗所散花供養舍利弗因其淨信之心即爲說法得須陀洹道目連復見一神身體極大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所須飲食資生之具盡從指出恣而與之目連問言汝是何天福報功德奇特乃爾天王答言我非忉利天王乃至非第六天王亦非梵天王我是大鬼神乃依其國大城住爲遊行觀看故來至此目連問言汝作何善行得如此報答言彼國大城名曰羅樓我昔在中作貧女人又織毛縷賣以自活居計轉貧屋舍壞盡遂至陌頭近一大富好施長者家織囊自活日欲中時若有

沙門婆羅門持鉢乞食問我言某長者家爲在何處我心眞實無有虛妄歡喜舉手指示其家言彼處去彼處去日時欲過勿復餘求以是因緣故得報如是貧女人以隨喜心助行施者得報如此何況實行布施者也佛在世時有五大國王迦葉佛時爲善知識出家爲道釋迦文佛出世皆得道迹今說一王得道因緣國名槃提王名憂達那其國殿宮人民熾盛王有二萬夫人第一夫人字月明容儀端正王甚愛敬王時大會作眾伎樂命月明舞月明夫人衣以上服金銀名寶纓絡其身舞甚奇雅悅眾歡情王善不說愍惜重問王便答言汝壽命短將終不久愛離之情是故愁耳月明白言夫生有死自世之常何獨憂耶若顧隆念但相告示見放出家王善其言聽其入道王欲證明果報增益信心與之結誓語言汝若出家持戒思惟設未成道必生天上生天上已還至我所聽汝出家月明卽許其誓於是喚諸比丘尼卽度將去以貴重能捨五欲多來問訊恭敬供養妨其道業是故遊行諸國從出家日數滿六月持戒清淨勤思惟道厭惡世間得阿那含道於一聚落命終卽生色天上觀昔因緣於王有要要赴本誓觀王沒於五欲懽戾難化直爾而往無以感發宜以恐逼爾乃降伏便自變身作大羅刹衣毛振豎執五尺刀因王夜靜

臥去之不遠在虛空中王覺已甚大怖畏語言汝雖有大眾千萬今唯屬我不得自在死時已至何緣得濟王卽報言我無因緣惟恃本所作善修心清淨死生善處天可之言如此因緣最爲可恃更無餘理王便問言汝是何神使我大生怖畏退縮天答言我是月明夫人王放出家思惟離欲生色天上今來赴要王言汝雖說此我猶不信復汝本形爾乃可信天卽變形如本月明衣裳服飾如本在王邊立王欲心發卽趣欲捉月明念言此人欲態不淨何可近之於是卽還上昇虛空爲王說法語王此身無常彈指頃保譬如朝露日出則滅不惟無常貪著於身王不見盛年華色老所吞滅諸根朽邁目視不明耳聽不聰形敗腐

朽無所復直譬如釀酒汲取淳味糟無所直是身既老無可貪樂唯有死在是身既生死常與俱王不見胎中死者出胎死者壯時死者老時死者是身危脆死賊常隨須臾回信身心火然但是眾苦心有三毒憂惱身有寒熱飢渴眾患而不生厭貪著我身宮人妓女華色五欲國財妻子悉非我有死至之時無一可奇凡細思惟迷沒五欲迴流生死莫知出路憂喜無一可奇凡細思惟迷沒五欲迴流生死莫知出路王是智人何不厭離出家求道王時善心生許其出家月明重化之曰若當出家當求好師當聞妙法聞妙法已受而修行日夕精進翹勤勿懈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至天明禪位太子捨離五欲投迦旃延出家爲道時人以其國

王捨重榮利求正眞道臣吏人民多來供養恭敬問訊妨修道業於是遊行至摩竭國佛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根靜默無所求欲執持瓦鉢入王舍城乞得宿飯齋還林中坐草而食薪沙王出遊遇見詣林問訊汝本爲王出入營從槌鐘鳴鼓人民眾落貢輸庫藏珍奇資生自然今作乞兒獨行乞食豈可樂耶汝還罷道相與分半國治道人答言我大國王眾落甚多今復何緣捨大就小非我所宜薄少沙王復問汝本食以上味盛以寶器今執瓦鉢乞殘宿食不亦難乎汝本爲王勇夫將士侍衞今日單獨豈不恐怖汝本在深宮夫人后妃妓女娛樂好聲妙色盈悅耳目坐以寶牀敷以綩綖細褥今日飄然獨宿林野臥敷草蓐豈不苦哉道人報言我以此知足無所直是身既老無可貪樂唯有死在是身既生死常與俱王不見胎中死者出胎死者壯時死者老時死者是身危脆死賊常隨須臾回信身心火然但是眾苦心有三毒憂惱身有寒熱飢渴眾患而不生厭貪著我身宮人妓女華色五欲國財妻子悉非我有死至之時無一可奇凡細思惟迷沒五欲迴流生死莫知出路憂喜無一可奇凡細思惟迷沒五欲迴流生死莫知出路王是智人何不厭離出家求道王時善心生許其出家月明重化之曰若當出家當求好師當聞妙法聞妙法已受而修行日夕精進翹勤勿懈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至天明禪位太子捨離五欲投迦旃延出家爲道時人以其國

二百年此寺今在吾亦見之寺寺皆有好形像王去世後一人得菴羅樹花其色如金是人得好花欲爲首飾即自惟念此頭無常壞時狐狗食噉糞土同流何用嚴飾即持入佛塔見佛像相好心生念言此是釋迦牟尼佛像相好續念佛功德佛是一切智人大慈大悲十力四無所畏等功德念已心熱毛豎即以華上佛上佛已念言雖聞佛說一華供養必得大報不知齊限多少即出見勸化道人問言以一花散佛得幾許福德答言我厭世苦捨五欲出家受戒而已不讀經書如此深事我不能知當問讀經聰明者即往問讀經道人答言我如畫師隨所聞見無有天眼神通不能知見善惡果報即示坐禪道人可往問坐禪道

人上座是六通羅漢必知此事即便往問念佛功德心熱
毛豎以一花散佛得幾許福德阿羅漢即爲觀之捨此身
已次第受天上人中福德一世至千萬億世從一大劫乃
至八萬大劫福猶不盡過是以往不能復知阿羅漢自以
眾所推舉一花果報云何不知即語此人小住諸已遣化
身至兜率天上詣彌勒所具稱賢者所說表之彌勒得幾
許果報彌勒答言不能知正使恆河沙等一生補處菩薩
尚不能知況我一身所以者何佛有無量功德福田甚良
於中種種果報無盡待我將來成佛乃能知之

宋真宗御注孝經

安化黃元自

光緒乙巳嘉平月

葉氏觀古堂校刊

宋眞宗皇帝製

夫至眞不宰豈隔於含靈羣動無明自迷於正覺是以慈悲之上聖因談歸救之妙門接物而利生隨機而演教布法雲而潤物揭智炬以燭幽示宗忘言之言爲無說之說四十二章經者蓋能仁訓戒之辭也自騰蘭之傳譯卽華夏以通行朕嘗以餘閑潛加覽閱冀協宣揚之誼因形注釋之詞晦朔屢更簡編俄就導羣氓之耳目雖愧精深資衆善之筌蹄庶符利益其有相傳之疑誤累句之難分亦用辨明庶臻演暢粗題篇首以達予衷云爾

重刊宋眞宗御注四十二章經序

佛說四十二章經舊傳惟明毛晉汲古閣津逮祕書中沙門守遂注本初爲石刻毛氏據以重刊萬曆丙戌釋了童注也了童注本乾有補注與佛遺教經合刻卽補守遂之注本經文一一相同自隆元年莊親王府又重刻之取校毛本經文一一相同自明以來所傳皆此本耳而乾隆中京師刊釋藏全經竟無守遂了童二本不知何故此本爲宋眞宗御注中國明藏無之而日本所刻小字全藏本中有其書大題下且載有明釐字樣是明藏釐字號中實有其書以毛本校之經文章段字句迥然各異大要文義以此本爲優每章經文亦有增多之句而結衙均稱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並非譯

者異人嘗攷後漢書襄楷傳上桓帝書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聆之唐章懷太子注引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于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據此則襄楷所見爲漢時譯本已與唐人所見不同而唐人所見則與今本無異蓋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其所傳經惟四十二章爲最古此經如道家之有道德儒家之有論語道儒皆中國文字歷代傳授故無異同佛經梵書譯者互有增損兩本雖出一手所譯而自六朝佛法盛行經二三文人傳演語有短長斯文有繁簡此一定之勢也余性不佞佛又不通內典惟見異書則喜傳刻之宋眞宗襲太祖太宗初盛

之業崇奉釋道以致王欽若僞作天書迎合入相初譖寇準罷之繼引丁謂參政宋三百年積弱不振實眞宗有以致之此經注文雖勝於守遂了童二家終不足以垂訓特其經文與今本多異彼教法嗣或未知其源流因亟爲刊行以供衆覽原本後附唐太宗題焚經臺詩亦全唐詩所未載今幷錄之以存一朝掌故云

光緒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人日長沙葉德輝序

四十二章經序

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掌諸路頭陀教特贈圓通玄悟大禪師頭陀僧溥光奉勅撰

伏聞無上法王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隨機接物演河沙妙義設無量行門運神通四十九年度衆生百千萬億將般涅槃囑累國王大臣宣揚正法續佛慧命斯乃爲未來世衆生作無窮之利益大慈遠被其至矣乎欽惟聖上道貫百王智周庶品每萬機之暇弘崇三寶景仰一乘思所以答列聖在天之靈皇太后鞠育之恩既創建大招提博施諸貝典又以爲四十二章經乃釋迦如來初成正覺大弟子衆記諸聖言沙門釋子臣寮士庶率可遵行適有

以前代注本爲進者特勅有司一新板本遍頒朝野將使或緇或素若見若聞頂戴奉行咸登覺地其深心願心廣大心非聰明睿智孰與於此詔頭陀僧臣溥光爲之序臣溥光幸在空門忝爲佛子夙承隆眷不敢以固陋辭竊惟能仁所演三藏十二分一切修多羅數等塵沙如華嚴般若寶積大集涅槃等部文富義博事備理周在龍宮海藏爛若日星而騰蘭東邁獨持此經適符漢明西迓聲教之運而大振玄風于天下後世是其可以常情卜度擬議哉意其必有冥數潛通諸佛密證爲震旦萬世五乘之大本五性之通達妙道至理存乎其間者歟研其義味益爲佛者在日用修進之際造次顚沛不可須臾離之要旨乎明

明天子流布宣揚其猶捧佛日而曲照昏衢霽法雨而普
滋羣槁上不負如來之囑累下廣開叔世之津梁娑婆界
中莫大之眞因也昔唐太宗勑書手十人錄遺教經遍付
諸郡用伸勸勉方之今辰其有問矣臣歎詠不足無任歡
皇慶元年正月　日上

佛說四十二章經

註佛者梵語佛陀此云爲覺蓋覺悟之義也覺有三義一者自覺勝凡夫汨沒生死無暫覺者故二者佛能覺他勝聲聞緣覺二乘人不能覺他故三者覺行圓滿勝諸菩薩爲菩薩雖行二利行未滿故至佛果位三覺方滿佛口所宣故云佛說四十二章經者卽下文佛因事誡約勑諸弟子成四十二章也經者梵語云脩多羅此云爲經經訓常也常者言其眞常不易之法也

迦葉摩騰共竺法蘭奉　詔譯

宋　眞　宗　皇　帝　註

爾時世尊旣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爲勝住大禪定降諸魔道註夫愛欲長於貪癡禪定資於智慧故世尊首言離欲之最勝次勑住禪而降魔今轉法輪度衆生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註鹿野苑中證道之淨土憍陳如等開法之弟子四諦卽苦集滅道也時復有比丘所說諸疑陳佛進止世尊教詔一一開悟合掌敬諾而順尊勑爾時世尊爲說眞經四十二章註接物度生隨機演教開彼疑惑示其戒勑敎以輪貫乃成四十二章焉

佛言註凡經首標佛言者皆是弟子阿難等結集之時敘佛平生所說故云佛言辭親出家爲道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註沙門梵語合云沙門曇已略其二字此云勤息謂能勤修衆善勤息諸惡又云息惡取止息之義也蓋謂辭其親出其家息諸惡勤諸善乃爲道人也故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爲四眞道行進志淸淨成阿羅漢註二百五十戒其條目具載大藏中小乘律四分戒此不繁云四眞道行卽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爲四諦眞實道行也若堅持淸淨進志不退卽漸成聖果也佛言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註梵語阿羅漢此云應應具三義也一應斷煩惱障二應不受後有身三應受人天妙供養旣成此聖果能以六通飛行往來又變化形體凡俗莫測住壽命者或生或滅延促自在若要住世久長則經劫不滅又能以神通震動天地蓋妙用難測也次爲阿那含阿那含者壽終魂靈上十九天於彼得阿羅漢註梵語阿那含此云不還言得此果位斷盡欲界分別更不還來生欲界也故此一報命終生於色界一十九天十九天者謂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於彼十九天中斷盡煩惱當得阿羅漢果次爲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還卽得阿羅漢註梵語斯陀含此云一來唯一生天上一還人間乃得阿羅漢果次爲須陀洹須陀洹者七死七生便得阿羅漢註梵語須陀洹此云預流言此果位斷盡三界分別煩惱初預聖流也七生七死者於七度生死中斷盡煩惱卽得阿羅漢愛欲斷者譬如四支斷不復用之註愛欲斷盡而得聖果者譬如斷其四支更不可續聖

斷其愛欲更不再生惑也

佛言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佛無爲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無修無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爲道註夫能斷愛欲則心源自明善達深理則法本超悟趣或歸當道匪外求是以不繫道而道有不結業而業解念作修證復何爲哉

佛言剃除鬚髮而爲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不再矣註剃除鬚髮蓋欲睹形厭俗飢寒之患求乞度時故知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自然身心澄靜貪欲不生則可日進其道法也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註夫不絕愛欲卽爲前境所轉既爲前境所轉則愛欲習氣依然復生故使眞智蒙蔽無由證覺矣

佛言衆生註假衆緣依故曰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者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婬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註夫爲善者不殺不盜不邪行是爲身之三善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是爲口之四善不嫉不恚不癡是爲意之三善若背此者卽十事爲惡何者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婬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註夫爲善者不殺不盜不邪行是爲身之三善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是爲口之四善不嫉不恚不癡是爲意之三善若背此者卽讒構離間謂之兩舌呪詛毀謗謂之惡罵語無誠實謂之妄言諂諛巧誑謂之綺語妬賢掩善名之爲嫉憤彼衒怨謂之爲恚不覈生死惟恣貪欲謂之爲癡也不信三尊以邪爲眞註三尊者佛法僧也優婆塞行五事卽五戒也謂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飮酒懈退者謂行之不專也或中道而廢也至十事必得道也註十事卽上文十善也得道謂精勤不退乃證道也

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身猶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註愚迷之人日作衆罪既無退悔惡積于心致百殃之及身若衆流之朝海積彼歲時自成深廣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也註夫人善自知非能改其過日新之善漸積過去之惡潛消卽於後會得明道也

佛言人愚以吾爲不善吾以四等慈護濟之註四等慈謂慈悲喜捨謂之四無量心以護濟愚人重以惡來者註愚人不知恩復以惡意來相侵也吾重以善往註我亦復以善心誡之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于彼註我常以德報怨故福德之氣常在于我彼惟以惡行重凌善人故害氣重殃彼自貽也有愚人聞佛道守大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佛默然不答愍之癡冥狂愚使然註愚人聞佛守大仁慈乃恣惡辱罵於佛佛默然不答蓋惜彼癡愚使如是也罵止註愚人止其罵也問曰子註佛乃問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理如之乎註此佛問彼之辭也曰持歸註此愚人答也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註惡人罵止佛問曰如子施禮於人彼若不納卽子所施禮其理如何愚人對曰

我自持歸佛復告曰汝今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及
汝身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愼爲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汙天還汙己身逆風
坋人塵不汙彼還坋于身賢者不可毀禍必滅己也註姦
惡之人害於賢者猶如怨天仰唾徒汙於己逆風坋人惟
坋自身如彼害賢之人禍終滅已
佛言夫人爲道務博愛註博行愛人博哀施註見彼危厄
博哀而救之德莫大施註言施之德最爲大也守志奉道
其福甚大註夫學道之人既能博愛哀施加以精進則其
福彌大覩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註見彼行施奉道
而能爲彼歡喜讚歎亦獲福報質曰彼福不當減乎佛言

猶如炬火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取其火去熟食除冥彼火
如故福亦如之註質者曰求質其疑也言助之歡喜亦獲
其福疑謂減彼哀施福報佛乃答曰猶如一炬之火有數
千百人各以炬來求之或熟飲食或照冥闇而本之一炬
亦不減少故哀施福報亦猶於此
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
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
萬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不如飯一阿那含飯
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不如飯辟
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眾
生也註此十等校量蓋德有大小障有厚薄故飯之者福

報不同又梵語辟支佛陀此云獨覺故言飯百億獨覺不
如飯一佛何者蓋運大慈普濟羣生其福深廣不可思議
而供佛之報亦最大也飯善人福最深重註此言飯凡世
善人福亦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
神也註然善人中有二種或能事天地鬼神或能孝養父
母比量福報不及能事親者
佛言天下有二難貧窮布施難註凡人貧乏自逼飢寒
而能輟己濟人斯亦難矣豪貴學道難註豪貴恣逸無諸
苦惱而能厭其塵累折節求道故爲難矣判命不死難註
不字當爲必字蓋傳之訛也若世人明達因果決志判命
或捨命身飼其猛鷙濟彼魚鼈乃至忠臣烈士以死殉義
斯皆難也何知當爲必字緣佛言二十難並說凡夫境界
非論不生不滅之理其義明矣又據西戎南蠻語音呼必
爲不得覩佛經難註凡人不具信根罔憂生死則出世之
教安得見聞生值佛世難註夫人若不結勝因不修眾善
則諸佛出世豈得遭遇實知難矣忍色離欲難註六塵之
中多爲情欲所惑而能制伏妄念防其越逸甚爲難矣見
好不求難註彼之所好此或干求遂之貽貪冒之名違之
招忿戾之患故能不求爲難矣有勢不臨難註勢利之人
威福之地而能唯道是從不形趨附亦爲難矣被辱不瞋
難註不忍小忿則興諍端非理相干能以情恕斯亦難矣
觸事無心難註心求清淨觸境而興若能遇事不徇物情

斯爲難矣廣學博究難(註)怠情則陷無明多聞則有饒益若能廣究諦理以資智慮斯爲難矣不輕未學難(註)凡曰羣生同稟眞性而以能格物俗之常情故不輕未學爲難也除滅我慢難(註)愚冥徇情彼我慢生違善興諍罔不由茲若能除滅故爲難矣會善知識難(註)感物生情理茲染習善惡之性由是而遷故知識之善者亦難矣見性學道難(註)性本澄湛迷於妄情道本眞常昧於愛欲能復本而見性背僞而學道爲難矣對境不動難(註)前塵妄境致惑眞性故悟之而寂照對之而不動者難矣善解方便難(註)常懷大慈以視眾生種種方便以爲饒益者難矣隨化度人難(註)眾生之性亦有利鈍能於高下之中隨化而度之

者亦難矣心行平等難(註)癡冥之類令塵背眞若能冤親彼我一皆平等斯爲難矣不說是非難(註)兩舌妄言世尊所戒眾生無明而有差別若能平等不搆是非者難矣有沙門問佛以何緣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無形相(註)眞如之性與虛空等故言無形相知之無益(註)夫知而不學與不知同必假修證乃可得道要當守志行譬如磨鏡其影者心中本有三毒湧沸在內五蓋覆外終不見道(註)垢去明存卽自見形斷欲守空卽見道眞知宿命矣(註)夫欲通宿命者當須志行清淨常在禪寂久則塵障盡消潛通宿命如磨鏡去垢乃見形矣苟非斷欲守空何以得證道眞也

佛言何者爲善惟行道善(註)佛言何者蓋各引一設之義謂一貪欲二瞋恚三癡四掉舉惡作五昏沈睡眠俱爲蓋覆也惡心垢盡乃知魂靈所從來生死所趣向諸佛國土道德所在耳(註)精勤堅固漸證果位於禪定中乃知魂靈

惟精進行道漸至證聖最爲善也何者最大志與道合大(註)斷諸攀緣得無漏智志道潛合最爲寂大何者多力忍辱最健忍者無惡必爲人尊(註)忍辱之人不懷讐怨如彼勇健多力之人能拒強敵內不懷惡終爲人所尊也何者最明心垢除惡行滅內清淨無瑕(註)如白圭無玷晴空絕雲心之最明也未有天地逮于今日(註)極言其遠大也十方所有未嘗不見得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矣(註)此已證果位得一切種智故於三世具正偏知明之至也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濁水以五彩投其中(註)濁水譬染心五欲喻五彩心欲相投交錯其中也致力攪之(註)濁水五彩已不可分仍用力攪之喻世人妄想貪愛發亂其五欲也眾人以手障水上無能覩其影愛欲交錯心中爲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識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卽自見形(註)濁水之上雖眾臨之無能覩影愛欲交亂眞心昏惑豈得明道若穢濁盡去心歸清淨卽自然見道也猛火著釜下中水踊躍以布覆上眾生照臨亦無覩其影者心中本有三毒湧沸在內五蓋覆外終不見道(註)釜者喻染心水踊躍者喻染心中貪瞋癡三毒煩惱踴躍也以布覆上者喻凡夫被五蓋蒙翳終不得見道也五蓋

之所從來乃無常報盡生諸國土道德所在矣

佛言夫爲道者譬如持炬火入冥室中註冥闇也其冥卽滅而明猶存註猶字當爲獨猶字殊無義學道見諦愚癡都滅無不明矣註夫已見道愚癡自滅漸證佛智德無不明猶如持火入諸闇室冥闇都滅而明獨存也

佛言吾何念念道註佛訓誘弟子言我常念道更無雜念吾何行行道註應物利生常行於道吾何言言道註佛所言說惟談於道利益有情吾念諦道不忘須臾也註念眞諦聖道未嘗須臾忘也

佛言覩天地念非常覩山川念非常覩萬物形體豐熾念非常執心如此得道疾矣註夫對天地觀山川及萬物形體雖然豐盛當念皆是有爲生滅終歸無常修行之人若常如此起念卽證聖必速矣

佛言一日行註謂終一日念修行也常念道行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註若人於一日之中而能修習常念於道憶持不忘或於一日而行常道修習不怠乃能成就信等諸根得無量福一日尙然而況多日其福彌盛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爲無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註有情之身俱是四大假合以成其形仍假虛名也且地水火風是名四大以要言之卽骨肉毛髮是地津液精血是水煖觸是火四支百脈搖動是風各以假名成此幻身若熟念之何者爲我寄生浮世倏忽而滅都如幻夢爾

佛言人隨情欲求花名譬如燒香眾人聞其香然香以薰自燒愚者貪流俗之名譽不守道眞花名危己之禍其悔在後註時凡世之人但恣情欲惟求虛花之名不憂生滅罔慕眞實之道譬如上妙之香被人所焚雖得遠近普聞其如形質速盡亦同愚者徒慕虛名而喪道眞及禍至危己悔在後時也

佛言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註夫躬嗜財色少時快心及惡積禍來沈淪六趣亦如小兒刀刃之蜜其甜味至少徒截舌之禍爾

佛言人繫於妻子寶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根檔牢獄有原赦註牢獄之苦或值赦免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註夫世人爲妻子羈絆寶宅縈心禍患難免甚於牢獄

佛言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爲欲其大無外註世間諸欲纏縛難解者莫甚於色故知色欲之過大無比也賴有一矣假其二同普天之民無能爲道者註滋生死障涅槃唯色欲一端楞嚴亦云淫心不除塵不可出

佛言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恚怒愚癡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也註凡世有貪淫

恚怒愚癡之毒處人心中若有智者須早以道消去乃免危殃之禍猶如愚人不早釋逆風之炬必自燒其手也

時有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註)天神者主天界之神也玉女天女也蓋天欲試佛之意觀佛之道如何也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註)遣去也吾不用爾天神愈敬佛(註)如皮囊中貯諸穢惡難惑六通之佛六通謂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注通漏盡通因問道意佛爲解釋卽得須陀洹(註)天旣知神通不可惑亂因問道意佛爲說法得證初果

佛言夫爲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爲人所取不爲鬼神所遮不爲洄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註)木喻於人海喻於道人爲道不爲情欲所惑(註)修行之人堅持戒行不被情欲所惑如木在流不爲二岸所觸不爲衆邪所誑(註)正見之人堅持操行不被衆邪誑惑如沿流之木免其人鬼所取精進無疑吾保其得道矣(註)木無衆滯自至於海如人之精進免其誑惑必得其道矣

佛告沙門愼無信汝意汝意終不可信(註)言當愼守正心勿信縱邪意若信縱之卽爲煩惱牽惑也愼無與色會卽禍生(註)惟舉色者蓋色能惑亂入生死苦海爲禍根最大者也得阿羅漢道乃可信汝意耳(註)緣阿羅漢煩惱斷盡任縱其意必不入邪見也

佛告諸沙門愼無視女人若見無見愼無與言(註)熟視於色當生欲情若每見之想如無見仍誡勿與交言也若與言者勑心正行(註)若不護己爲緣事故須至言語者卽默自誡如下文曰(註)默語也吾爲沙門處于濁世當如蓮花不爲泥所汙(註)若欲發言先正其心自誡之曰我持淨戒處茲濁世當如蓮花雖在淤泥不爲所汙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以爲妹幼者予敬之以禮(註)凡見女人當作此觀想仍皆接之以其禮意殊當諦惟(註)諦審也惟思也言當審思之觀自頭至足自視內(註)意殊者謂情熾盛用前觀想未能息者卽想自己頭至足收視於內也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註)旣內視當想身中盛諸不淨穢惡之物露泄不止卽邪意當息彼身自謂此身也

佛言人爲道去情欲當如草見大火來已劫道人見愛欲必當遠之(註)佛誡修道之人去其情欲當如枯草已被大火焚劫言急切速避之

佛言人有患婬情不止斫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使斷陰不如斷心心爲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註)功曹主者之稱從者謂功曹之從人在上位者若嚴率其下則從者自然凜懼故以心喻功曹欲情喻從者若自淨其心欲情豈得生也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卽死佛言世俗倒見如斯癡人

有婬童女與彼男誓至期不來而自悔曰欲吾知爾本意以思想生吾不思想爾即爾而不生佛行道聞之謂沙門曰記之此迦葉佛偈流在俗間(註)過去諸佛知眾生眾業皆從妄想生起妄想若息即無諸惡故迦葉佛曾作此偈流傳於後及釋迦佛因行道聞此女自悔而誦故令沙門記之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即無憂不憂即無畏(註)夫爲前境所誘乃起愛欲既爲愛欲所惑憂畏從之而生若本無愛欲即憂畏何由而至矣

佛言人爲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註)夫一人敢敵萬人者勇猛之極也譬修道之徒發精進果決之志矣被甲操兵出門欲戰意怯膽弱迺自退走或半道還或格鬬而死(註)退心也格鬬而死譬學道之人無堅剛之志斃於諸魔也或得大勝還國高遷(註)夫將兵者或立殊勳而施則爵賞自然超於眾也夫人能牢持其心精銳進行不惑於流俗狂愚之言者欲滅惡盡必得道矣(註)夫被精進甲仗智慧劍堅持戒行魔障盡滅證無漏智乃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經其聲悲緊欲悔思返佛呼沙門問之汝處于家將何修爲對曰常彈琴佛言弦緩何如曰不鳴矣弦急何如曰聲絕矣急緩得中何如曰諸音普調佛告沙門學道猶然執心調適道可得矣(註)佛聞聲悲將施誨誘乃詢其在家所爲既對彈琴故佛因以琴聲急緩喻之夫修行之人必使妄念不生身心虛寂則自然調適可得道果矣

佛言夫人爲道猶所鍛鐵漸深垂去垢(註)垂字當作盡字垢乃鐵中滓也成器必好學道以漸深去心垢精進就道異即身疲身疲即意惱意惱即行退行退即修罪(註)異者謂不能盡去心垢精進成道故使身心疲倦則煩惱煩惱則戒行退戒行退則翻成罪

佛言人爲道亦苦不爲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死不息其苦難說(註)夫求道之人不憚眾苦尋師訪道不避寒暑不憚驅馳晝夜不臥修習禪定或捨身判命救一切苦此則學道之士雖有此苦及證果之後乃出沒三界逍遙自在若塵世之徒惟恣三毒不思出離輪迴六趣無有休息生老病死常在益纏罪業報應其苦無量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註)三惡道謂地獄餓鬼畜生故言免此三惡而得人身知其難也既得爲人去女即男難(註)女人之業經中具載得轉男身斯爲難也既得爲男六情完具難(註)既得男身六根具足免諸殘廢之疾亦爲難矣六情已具生中國難(註)邊鄙之地多諸障難生在中國實爲難也既處中國值奉佛道難(註)夫人得生中土而能奉道勤修者鮮矣既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難(註)既勤學道猶然執心調適道可得矣(註)佛聞聲悲將施誨誘乃

修奉而時值明主則自精進無諸障難故爲難也既值有道之君生菩薩家難既生菩薩家以心信三尊值佛世難註得生正見之家復有信心乃值佛世誠哉難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去了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呼吸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得道者矣註此佛誨誘學者令知念念無常在於呼吸自然絕諸妄想密密精進若謂命在數日或在食頃則自寬其限妄念隨生涉於懈怠安得成道也

佛言弟子去離吾數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註佛勸弟子若憂生死事大堅持戒行雖別師數千里其心如一必得道也若在吾側意在邪經不得道其實在行近而不行何益萬分耶註若學者雖在師左右而其意深邪必不成道何者其要在閑而行之雖常近師而不能修習無益於萬分之一也

佛言人爲道猶若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其義皆快行者得道矣註佛言我所說經由如蜜味若人食之中外盡甜更無二味慕道之士若悟經深旨身心快樂當證道矣

佛言人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譬如摘懸珠一一摘之會有盡時惡盡得道也註夫欲出生死苦得大自在必須堅持戒行斷盡愛欲如高處懸衆珠一一摘之苟心無懈怠卽珠必有盡時若修行之徒銷其衆惡積諸善行久而不退卽諸惡斷盡乃得道也

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牛負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自蘇息沙門視情欲甚於彼泥直心念道可免衆苦註言沙門直心行道欲出生死苦海須念念相應勿起妄念如牛負重於深泥中求避泥淖以自蘇息亦念念憂懼不敢左右顧也

佛言吾視王侯之位如塵隙視金玉之寶如瓦礫視紈素之服如弊帛視大千世界如一訶子視四海水如塗足油視方便如筏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帛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須臾寤視倒正者如六龍舞視平等者如一眞地視興化者如四時木註夫至聖圓通無不在豈於世諦而有分別哉益以大慈利生隨機悟物謂王侯之貴不可恃金帛之寶不足貪故興塵隙瓦礫之喻以制其欲心又以方便之門無上之乘佛道禪定之名涅槃平等之類可循而不可致滯可習而不可迷方因廣去就之喻以防執縛之蔽也聞道之士可以叩寂而悟之焉諸大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四十二章經終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
馬親從印土來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眞僞築高臺春風
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註此臺在洛陽臺者壇也考此燒經比論之壇乃至漢
明帝築也元此四十二章經皆有來因是永平七年明
帝夜夢一人體有金色頂有日光飛空而至殿前明旦
宣問羣臣有通人傅毅占夢奏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
號曰佛輕舉能飛具六神通今應此夢帝悟大悅卽遣
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二人望蔥嶺而往尋

西土求迎佛法行至中路月氏國眾乃駭然得瞻迦葉
摩騰共竺法蘭二梵僧圓頂方袍之異相乘白馬攜釋
迦眞像白氎之圖幷此四十二章一卷回朝時永平十
年也帝喜躬親迎奉宣委鴻臚以陳國禮勅令彩畫釋
迦頂相於清涼臺因建立白馬寺請此二尊者住院於
帝說法至冬値歲旦五岳道士賀正之次道士褚善信
費叔才等共六百九十人互相語曰帝棄我道教遠求
胡教乃自率眾各將所持道經共上表願與胡佛教比
試其眞僞帝遂降勅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前宣曰
道士與僧就元宵日駢集白馬寺南門外立兩壇至期
試之西壇燒道經六百餘卷頃刻燒盡唯取得老子道

經一卷是眞其餘是杜光庭撰今云杜撰也帝覩東壇
佛像幷此四十二章燒不能壞但見五色神光天雨寶
花天樂自振歎未曾有帝共羣臣稱悅太傅張衍語諸
道士曰既試無驗可就佛法其道士褚賁等深有愧耎
皆氣盛自死餘有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皆棄冠被投
佛出家因此流通佛教州縣建寺敬僧始從四十二章
自後人續去取五千餘卷至今益顯于世間三界之中
含識之類蒙恩受賴綿綿不絕也

經餓鬼報應

光緒丁未

黃元署

長沙葉氏觀古堂刊

尊者大目揵連從佛在耆闍崛山中遊行恆水邊見諸餓鬼甚多受罪不同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一鬼問言我常苦頭痛不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本爲人時不能修忍以杖打眾生頭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常瘡痛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無有慈心焚燒山野殘害眾生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舉身瘡爛不可堪忍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喜燔豬羊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食無足初不得飽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雖飯眾生恆令不足今受華報果在地獄一鬼問

言我常苦頭痛治之叵差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不敬道德加以罵辱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生男女盡皆端正可愛而皆早死念無斷絕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見兒殺生助喜噉肉殺故促命喜故痛毒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有一夫而畜多婦我應直宿而不見納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不敬夫主邪婬無禮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常頭痛而男根瘡爛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於塔廟清淨之處行婬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形非男非女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而無慈心好犍六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一形恆倚巷陌宿無常處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好行無道客來投止而不安隱見他客止而復瞋罵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形非男非女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雖好布施施後尋悔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身躄不能行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好行無道拘繫人獸令不得行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此一身常患熱渴行見恆河清涼美好入中洗浴覺得涼樂以除熱苦方入其中舉身爛壞渴欲飲之一口入咽五藏燋爛肌肉離骨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好爲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有德以動人心以求利養

又於父母兄弟宗親諂僞不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
億倍說不可盡一鬼問言我受身以來常有惡狗體大牙
利兩目赫赤晝夜常來而噉我身命未盡頃肉尋復生復
受此苦痛不可忍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天祠主於
天祠中取牛羊血以祀於天自食其肉語衆人言汝等祀
天大得吉利作諸惡邪以惑百姓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
鬼問言我受此身常在不淨中舉身塗漫有所噉食皆是
不淨恆受此苦不能得離臭惱纏身憂患叵計何罪所致
答言汝爲人時作婆羅門不信佛法不樂供養沙門道人
若來乞求恆不欲見時有一道人來從汝乞汝作是念當
作方便令不復來卽取鉢盛屎著下以飯覆上將與道人

道人得已還至本處持著一面淨洗手訖坐而執鉢手取
欲食鉢中不淨臭不可近以此因緣受此臭惱今受花報
果在地獄常吞熱鐵丸身體爛壞苦不可言一鬼問言我
受此身處處舌出有自然斧而斬截之如是無數何罪所
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小道人爲僧所差取冷淨水作石蜜
漿分與衆僧石蜜堅大打取少許盜食一口盜僧物故今
受花報果在地獄吞注洋銅苦不可言一鬼問言我受此
身常苦飢餓往至厠上欲取屎食厠上有大力鬼以杖打
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曾作道人爲佛圖
主悋護僧物不以好食供養衆僧常以麤惡與之或時時
欲作好食客比丘來便止不作待去乃設惡心慳惜今受

來割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婆羅門不信正法常主
邪見奉事天神恆以牛羊禱祠以是罪故今受花報果在
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人來持諸刀鋸割剝我身
又破其腹出其五藏肉盡筋斷苦切叵忍須臾之間肉生
平復尋復來割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常作魁膾主知
殺人無有慈心歡喜行之有如是罪故得此惡今受花報
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兩腋下恆有熱鐵輪轉大
熱逼身兩腋燋爛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出家學道與
僧作種種餅僧未下食汝時貪心盜取僧餅藏著腋下屏
處食之以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難
量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自然赤鐵丸從空中下入口

至腹或從左出右入或從右出左入舉身焦爛痛切無量
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出家爲沙彌爲僧煮菴羅果僧
中行之至和上前輒長與七枚以是因緣得如是惡今受
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意欲行來發動迴還
猶如旋風初不得前愁惱悶苦不可稱計何罪所致答言
汝爲人時作卜問師詭誑他人令心罔惑或喜或怖皆不
眞實由此因緣得如是惡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
我受此身肉常有熱猶懷湯火復來燒煮苦痛萬端何罪
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國王第一夫人時王貴敬小夫人
汝常生嫉心作惡方便求欲殺之伺其臥時煮酥令熱注
著腹上其人得此苦痛無量遂便命終由是因緣得如是

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性多恐怖常
畏人來收閉繫縛枷鏁楚毒初無歡心何罪所致答言汝
爲人時好行邪婬犯人婦女常畏發覺心不自寧今受花
報果在地獄或臥鐵牀或抱銅柱如是之苦不可稱計一
鬼問言我受此身自然熱鐵而有籠網纏絡我身燒熱焦
爛痛毒叵言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常持罝網殺諸魚
獸籠取飛鳥以是因緣得如是苦切今受華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無有足手如一段肉在於曠野狐狼
虎豹鵰鷲衆鳥競來搏撮爭共食之苦痛叵言何罪所致
答言汝爲人時作惡方便若已若他妊身之時卽便與藥
令胎消化由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又三

金剛經心經註解

敘

從古聖人之書皆所以垂教也而統智愚聖凡胎卵溼化而胥度之者莫如金剛經是經也以無念爲宗以離相爲旨以斷除貪妄爲功夫以清淨涅槃爲究竟誠昏衢之巨燭苦海之慈航也自西域傳入中華上自王侯紳士下迄牧豎樵夫靡不家置一編頂禮而供奉之較四書六經倍加尊重然雖明衣潔宴淨體端容敲碎木魚而口之所誦非心之所知目之所睹非意之所會如入暗室不見一物如遊蠻邦莫辯何言亦安能起大堅固生大智慧而臻無上菩提之岸哉門下士黃子正元憫世人但誦經文不曉經義請直解於予予瞿然曰此經爲我　佛之傳燈微妙祕密予何人斯敢以管蠡之見妄測高深哉黃子請甚力不獲辭因節取昔賢之論而增損之謬參己見而串合之前載註語既字詮而句釋後列講旨復纘斷而條分或過遞下卷不陵不躐或迴顧上意不漏不遺務使口吻順適脈絡貫通俾誦者對其文曉其義如親歷祇樹園中見　佛與空生娓娓問答向之在暗室者處處開明向之遊蠻邦者言言盡解亦一大快事也蓋佛書談空儒書言實解佛之書以解儒書者解之則理順詞通後學之人一見了然易於遵循若於經中之章節問答起伏聯貫處概置不講而多引棒喝堂參之語以作訓詁如鏡中花採之不得如水中月捉之不能揆之我　佛傳經之心斷不如是茲刻壽世必有尋文究義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黃子之功將與佛土並永豈特勝於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者哉嘗

龍飛乾隆元年律次夾鍾六月純陽子沐手敬序

請六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火金剛　奉請定持災金剛
奉請紫　賢金剛　奉請大　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註金剛金中之剛利而能斷之意般若智慧也波羅密到彼岸也即諸佛菩薩超脫究竟之地經徑也言此經爲修行之徑路也

法會因由分第一 說法聚會由此起因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邱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註如是指全經而言我阿難自稱也言此經之所云乃我親聞於佛者也佛教主之稱舍衛國波斯匿王所居樹爲匿王太子祇陀所獻故曰祇樹給孤獨名須達拏樂善好施人皆稱爲給孤獨長者須達深重佛教向祇陀借園建精舍用黃金布地請佛說法故佛常住園中比邱乞士也上乞法於諸佛菩薩下乞食於善信之謂世尊佛號也三界共仰之意敷排布也

譏阿難說我向者嘗聞教佛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長者園中座下乞士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時方正午當進食之際佛乃著和柔忍辱之衣持四天王所獻之鉢率諸大眾於舍衛城中乞食不越貧而從富不捨賤而從貴平等無相次第乞已還至園中飯食訖收衣鉢洗足畢排布高座而坐焉

善現啟請分第二 善現長老啟請佛訓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註長老年高有德之稱梵語須菩提華言善現一名空生左爲邪道右爲正道故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心合於道道合於心也白啟也希少也希有世尊先歎其少有又呼佛號也下倣此如來佛之通稱謂眞性自如隨所來而現也菩覺也薩情也義理先具能覺一切有情之意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正也藐等也三菩提正覺也云何應住者言此心當住於何處諦詳審也唯然既諾而復是其言也

講當佛敷座而坐之時有長老名須菩提者於大眾中從座而起袒其右肩屈其右膝合掌恭敬白佛言曰希有哉世尊座下諸菩薩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不爲不多倘如來不護持眷念俾信受是法則外誘得以擾亂之矣不付囑託俾奉行是法則宗傳有時而斷絕矣但眞性雖人同具而妄念未易消除三千大千之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者此心當住於何處方得降伏其妄念乎佛曰善哉善哉須菩提汝云如來善教諸菩薩此言深合我心汝其詳審靜聽當爲汝說除妄之道世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者當絕去外緣一塵不染念念常住清淨即能自見其性而降伏其心矣維時須菩提心開意解曰唯曰然曰世尊曰願樂欲聞極致其傾會而讚歎焉

大乘正宗分第三 最大之乘至正之宗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註摩訶薩梵語也即華言心體廣大不可測量之意卵生鳥也胎生人與獸也濕生水中鱗介也化生蠅蚊等類也有色謂但有色身而無情欲也無色謂但有靈識而無色身也有想方寸之中尚有計慮也無想靜涵萬有一念不動也非有想非無想雖一念不動不似木石之無知也後五者皆天上之人無餘此外無餘也涅不生也槃不死也滅度者滅盡一切諸相而度化之也

講須菩提聞佛所說心意開解佛於是復告之曰須菩提諸菩薩性量廣大應如是降伏其心即人物之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世間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天上之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品類不同見地各異我皆令其不生不死消滅其種種諸相而度化之使之亦如是降伏其心焉如是無盡量無數目無邊界之眾生悉皆滅度亦眾生之自滅自度於我何功哉所以者何蓋眾生之滅度若歸功於我則此心便有所著而不免於四相之累矣如心著於貪一邊則爲已計私而有我相心著於瞋一邊則分別爾汝而有人相心著於癡一邊則願生諸天而有眾生相心著於愛一邊則希冀長年而有壽者相有此四相尚得謂之菩薩乎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註復次謂再編次佛與須菩提問答之言也菩薩於法之法指心與身之所運用酬酢者而言住執著也布普也施散也色形像聲音樂香於力之氣味烹炮之品觸動也或云男女之欲亦通法者事物之則也諸法皆緣心生故屬於意

講佛承上無相之義又告須菩提曰菩薩於一切心之所運用身之所酬酢者皆當無所住著而布施爲尤甚何也凡夫布施往往希求利益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身之於觸意之於法一不如其所欲則必布施以求快其所欲此住相布施也菩薩六根清淨無諸欲之求惟以法施利益一切衆生如水在地中行所無事所謂不住相布施也須菩提菩薩布施必須如是無六塵之累方爲眞布施方獲大利益此何故哉蓋財施爲凡法施爲聖菩薩無住相布施毫無希冀之心縱脫生死苦受大快樂歷萬刼而不毀超三界以長存其福德雖大亦聽其自然實不可思維數量則此心便住於相而

福德反小矣夫福德固不可思量而思量亦屬無益吾試問爾東方虛空可謂大矣爾思量不須菩提曰此等虛空之處想之何用吾不思量也佛又曰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尤爲大矣爾思量不須菩提曰此等虛空之處想之亦無用吾不思量也佛曰爾知虛空不可思量則知菩薩之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亦如虛空一般斷不可思量也但須依吾之教心住於無相則自獲超證矣

如理實見分第五 自如之理乃見眞實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註於意云何發問之詞身相謂現具之色身見猶看也非相見之見

講佛謂須菩提曰汝知福德不可思量則布施當不住於相明矣豈獨布施爲然哉卽吾現具之形體亦非眞實吾試問爾可以執四大色身遂謂如來在是不須菩提曰色身滯於官骸佛與凡夫無異殆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也何以故佛以法爲身清淸淨淨如太虛之不著形迹雖有身相而實無身相今如來所說身相是法身非色身也法身可見如來色身豈可見如來乎佛曰須菩提爾之言是也凡人所有之相皆爲虛妄虛則不實妄則不眞以不實不眞之相欲見如來譬若認外寇作家人終無是處若人能

見諸相非相則見色身中有法身而如來在是矣

正信希有分第六 生正信心最爲希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卽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尙應
捨何況非法

註如是言說章句指上數章而言五百歲約擧之詞言其遠也持戒諸惡莫作修福衆善奉行以此爲實確信不疑也種善根卽持戒修福之意淨信者心常清淨而篤信之也如來悉知悉見心合於佛佛合於心也無法相萬法皆空無非法相外緣悉淨如來常說云者蓋古佛有是語而佛復述之也筏船也喻譬也佛法濟度衆生譬以船渡人也

講須菩提恐佛滅後傳法無人後來衆生未能生信故白佛曰世尊以大慈之心著希有之論座下諸比丘固莫不尊奉爾佛涅槃之後後來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未知亦能生實信之心否佛曰須菩提性體常明心燈不滅爾莫作是說也蓋此言說章句至微至妙卽如來滅後至五百餘歲之遠猶有持淨戒修天福之人以此爲眞實妙諦而確信不疑者矣能確信於五百餘歲之後則其善根必預種於五百餘歲之前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見佛多聞法多修行多也不但持戒修福者善根不可勝記卽於衆生聞是章句乃至一念之間生淨信心此心便與如來相合如親受教於如來一般如來佛慧佛眼悉知之而悉見之是諸衆生所得福德如是無量此故何哉蓋已得生法二空之妙義故也是諸衆生雖止一念淨信而此一念已無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是生空也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是法空也生法二空其義云何蓋不著相也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卽爲執生便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卽爲執法便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亦爲執法亦著我人衆生壽者生相固不可執法與非法亦不可執如此是故持戒修福之人須令此心空空洞洞一物不有不應取法相亦不應取非法相此種義理最爲微妙所以古之如來常謂大衆曰爾等諸比丘知我以法度人譬如以筏濟渡人既登岸筏卽無用人能了悟法亦無用矣由此觀之法尙應捨何況非法之外道乎

無得無說分第七 空則無得 寂則無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者了卻眞空無定法可得也有所說法耶者因人而教無定法可說也不可取不可以色相取不可說不可以口舌說非法雖有而卻無非非法雖無而卻有皆以之以字作用字解

講佛告須菩提曰吾教固以無上菩提爲第一義然或由

持戒而得之或由禪定而得之功夫不同獲效各別爾之意以爲如來於無上菩提有一定之法可得耶佛門廣大固不擇人而教然智者與之言深愚者與之言淺資秉不齊施誨亦異爾之意以爲如來有一定之法可說耶須菩提答曰如我詳佛所說義知佛以無上菩提之義自修無一定之法可名以無上菩提之義教人亦無一定之法可說也何以故如來所說之法可以性修而不可以色相取可以心悟而不可以口舌說以爲有法耶雖有而不滯於有以爲無法耶雖無而不淪於無此所以無一定之法可得也所以者何法本無爲自古賢聖皆用無爲之法誨人而淺者見淺深者見深不能不有差別此所以無一定之

法可說也

依法出生分第八 請佛依此生出 依佛之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註普天之下謂之小世界一千小世界謂之小千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其實一大千耳斯爲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琉璃玻瓈珍珠碼碯珊瑚金銀福德修布施之德享現在之福福德性修性中之德性彌六合其受福亦如是也四句偈當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方有著落謂此偈不必說破者似屬空滑不可從

講前言法無爲矣佛意欲顯無爲之福乃先與之論有盡之福因設問曰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於此用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寶以爲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否須菩提曰凡人布施原欲希求利益所得福德豈有不欲其多但所得者身外之福德而非性中之福德也何以故聚寶布施不過借物而修物有限而其福德亦有限非性中之福德可比然如來猶諄諄以是人之福德爲問者以彼所得雖多猶可以數計故也佛曰須菩提爾言誠然也藉物而修不若率性而修而修性之法不外此經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之不忘於心持之不厭其久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宣說不但覺一已之性且將覺億萬人之性其福德豈不勝彼布施之福德乎何以故蓋此經乃修行之徑路凡一切諸佛及諸佛無上菩提之法皆從此出夫無上菩提之法即佛法也而佛法豈可泥乎所謂佛法者本來無有不過假此開悟衆生耳豈有眞實之佛法哉

一相無相分第九 只此一相 本自無形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

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註能作是念謂尚萌得道之念也前四我字乃代須陀洹等設想之詞非佛自稱也梵語須陀洹華言預流謂初入眞流也梵語斯陀含華言一來謂色身一往天上一生人間也梵語阿那含華言不來謂不來受生慾界也梵語阿羅漢華言無生謂相滅生盡也梵語三昧華言正見謂遠離邪見也樂好也阿蘭那即無諍也樂阿蘭那行者蓋佛嘗有是語而須菩提舉以爲證也

講前言無爲之法不可取不可說則諸菩薩修行俱當以無念爲宗而不可存得果之心故佛設問曰吾教大衆修阿羅漢道者大約有四等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用功不同得果亦異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受生名爲不來而心無所得不著不來之相謂之阿那含其以是歟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當修行之時若預作得果之念便得阿羅漢其以是歟世尊若此四等之阿羅漢稍萌所得於心謂我之修行可以得阿羅漢道即著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尚得謂之阿羅漢乎即如弟子當日曾蒙我佛過許謂我與人無競與物無忤遠離邪見得無諍三昧在大衆之中極爲難得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所以許我爲第一離欲阿羅漢者以我不存得果之念故也若我稍存得果之念阿羅漢道者大約有四等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

念謂我可以得阿羅漢道則此心便有所著世尊不應稱
我爲樂阿蘭那行者矣以我樂阿蘭那行而實無所行故
佛深契之而以樂阿蘭那行名之也則凡欲得果者可不
去其所得之心哉

莊嚴淨土分第十 成就莊嚴淨土心地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
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莊
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淸淨心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註如來佛自稱也然燈佛釋迦牟尼授記之師一大世界
必有一佛設化故曰佛土莊嚴如寫經造寺供養布施之
類是故須菩提諸菩薩皆概稱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
謂心當住於無所住處也須彌山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
爲衆山之王非身法身也乃如如不動之眞心

講前須菩提自言所證之果既不存得心矣佛終恐其所
得之心未盡故又從而點化之曰須菩提於意云何爾謂
我昔日在然燈佛所授記於法有所得否須菩提曰不也
世尊如來一心淸淨雖在然燈佛所授記於法實無所得
也佛曰一大世界必有一佛設化故謂之佛土不知菩薩

佛又推廣其義而言曰須菩提恒河周四十里可謂大矣一其中所有沙數難以悉計若一沙各爲一河俱等於恒河之大爾之意以爲此諸恒河之沙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一沙卽爲一河一河各有其沙河尙無數何況其沙乎佛曰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將七寶滿爾所說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是人得福可云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曰布施得福雖多究竟不若持經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四句偈等非特受持自見其性且爲他人解說使之亦見其性則彼此其證無上妙道此種福德視彼七寶布施福德豈不相懸萬萬乎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受持正教天人尊重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註隨說隨順衆生而爲說法心無分別也此處卽此心也

世間世上之人天人天上之人阿修羅阿無也羅衆也卽不修之衆生魔王等類是也殑佛之身爲塔供佛之像爲廟尊重弟子中之可尊可重者若諸菩薩是也

講上言持說福德勝於布施則經不可不說故佛又呼須菩提曰經功甚大不可思議如有善信之人隨順衆生高下逢凡說凡逢聖說聖爲之講解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經一偈之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以香花瓔珞幢旛寶蓋香油酥燈恭敬供養是人如藏佛身之塔與供佛像之廟一般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一經全文者乎須菩提當知是人所成就者爲世間第一希有之法蓋是經所在之處便是佛在之處人能清淨奉持卽與佛無異與可尊可重之弟子諸大菩薩無異矣

加法受持分第十三 當如此法承受行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密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密卽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若波羅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

註微塵塵中之微者譬衆生妄念之多也佛分身成化於諸世界之中示現無邊大神力使一切衆生在塵離塵在世出世故云非微塵非世界三十二相莊嚴端好指全身

而言俗本謂頭如何腳如何未免太拘蓋佛不一佛相不一相故也末言布施不如持經重言以結上文之意

(講)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持說是經成就希有之法既聞命矣不識此經當以何命名我等云何受持乎願明以教我佛曰須菩提是經當名爲金剛般若波羅密蓋明是經者其智慧如金剛之堅利斷絕外妄直達諸佛菩薩之彼岸也以是名字汝其尊奉而持守之然眞性本空無可執著智慧達彼岸之說吾性中亦豈有是哉何以故須菩提佛所說般若波羅密實非般若波羅密不過虛名爲般若波羅密以引誘眾生耳眞性本來清淨如此則知一切諸法總屬外相更有何法可說乎吾試問爾如來有所說法否

須菩提曰如來萬法皆空有何可說卽不得已而有說亦與無說等也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曰須菩提我今明言告汝微塵雖多而無定體世界雖大數盡則壞皆爲虛妄如來所說微塵非眞實微塵是虛名爲微塵如來所說世界非眞實世界是虛名爲世界惟眞性至眞至實自古及今無變無壞也夫眞性卽法相非身相也佛恐須菩提不解故又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佛曰三十二相乃現具之色身而不可以此見如來者此何故哉蓋如來雖現色身涅槃則盡不能久存如來說三十二相非

眞實相是虛名爲三十二相由斯以觀色身既屬空虛則著相布施獲福豈有幾何益信持說之福勝矣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捨身命布施併恒河沙布施俱屬著相因果何益於事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自利利他其福甚多可見人法兩空吾前言所謂不著相布施於此益信矣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離諸形相自得寂滅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卽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卽是非相是故如

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註）實相法身也前廣言福德此獨言功德者益功成果滿福不足道也波羅密有十種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七慈八悲九方便十不退今云第一波羅密者指布施而言也非第一波羅密者拂去假名不住於相也下言非忍辱波羅密亦是此意梵語歌利王華言無道極惡君也歌者慧也利者刀也王者心也是用慧刀斷除無明煩惱之心也割截支解等句俱係喻意不可認作實有其事應生無所住心者謂凡有住著處不得起心也此卽第十分之義而推廣言之

講上言受持之法爾時須菩提深解無相義趣涕淚悲泣

悟四相皆空方能離一切諸相成無上菩提名爲諸佛不難矣佛曰須菩提信如爾之言也益大乘之法非具大乘根器者聞之未免驚焉而恐懼不啻怖焉而憂疑不定畏焉而退縮不前若不驚不怖不畏諦聽受持永無退轉此人甚爲希有何以故如來到彼岸之法第一曰布施次則曰忍辱如來有布施之名而不著布施之相是知如來所說第一波羅密卽非第一波羅密不過假名爲第一波羅密亦是此意

密而已如來有忍辱之名而不著忍辱之相是知如來所說忍辱波羅密卽非忍辱波羅密不過假名爲忍辱波羅密而已由斯以觀人苟不驚不怖不畏則布施忍辱二相皆空諸相從此俱空謂爲希有豈爲過與卽如我昔日曾

爲歌利王割截身體若非得無相妙義則被伊節節支解時應生瞋恨心乃我則毫無瞋恨以忍辱力身復如故非惟無苦且復樂也然忍辱豈僅一世哉又念過去五百世後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雖遇外侮亦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此豈獨我然哉須菩提凡屬吾教之諸菩薩俱應離一切相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不應住於色而生心不應住於聲香味觸法而生心應生無所住之心若心有住則住非所當住卽爲非住而非菩薩之心矣所以古之如來常有言曰菩薩之心莫不欲布施但忘苦之本眼根不淨爲先不應住於色而爲之布施也須菩提菩薩布施原爲利益一切衆生若心住於色便是眼有財物則布施有

時而窮故應如是無住相布施方獲眞利益然心無住矣若稍存施受之念終爲著相故如來常說一切諸相畢竟虛妄而非眞實卽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能悟眞空離衆生相卽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此語是眞語而非假也是實語而非誑語而非虛也是如語而當理也是非異語而駭聽也夫一切諸相旣非眞性所有則一切諸法所得法爲衆生而說原非又豈眞性所有哉須菩提如來所得法爲衆生而說原非眞實然又不可不藉此以悟眞性又非虛假有而不有無而不無眞空之妙如此須菩提若菩薩之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則教化衆生無由開悟如人入暗室昏昏冥冥一無所見若菩薩之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則教化衆生皆得開悟如人有目又得日光明照種種諸色無不畢見夫眞空無相莫如此經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非但爲口耳之功抑亦究心學之妙卽爲如來所眷顧用無上智慧知見是人而昭鑒之不但利於一身且將普於羣生不但利於一時且將及於千萬億劫而無量無邊功德皆得成就矣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受持此經功德無量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註信心不逆者生篤信心不相違背也乘車也阿羅漢獨了生死不度衆生謂之小乘緣覺之人半爲人半爲己謂之中乘菩薩普度一切謂之大乘發猶啟也最上乘者兼

菩薩而載度之佛乘也荷擔仔肩之意樂好忠小法外道也諸華香即法華經所載末利青蓮白蓮等香是也

講佛恐世人執忍辱之說徒以身布施墮入貪癡障中故呼須菩提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寅卯辰時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中日分巳午未時復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申酉戌時亦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如是一日三分歷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行布施世間所斷無之事即有之亦不過得世間福耳若復有人聞是經典信之於心順而不逆其所得之福尚勝於彼何況更能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者乎須菩提要而言之此經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不可以器物稱量功德廣大無有邊際然非遇發大乘心發最上乘心者如來斷不與之說也若果有人受持讀誦逢凡說凡逢聖說聖廣爲闡發使後學各見性中無相之理則是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如來佛智佛慧悉知之悉見之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來無上菩提不難以一身荷擔之矣豈樂小法者所可同日語哉蓋樂小法之人迷於外道恒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不知此經普度一切至微至妙須菩提在在處處有此經典便如摩尼寶珠瑞光燦爛一切世間凡在天道人道阿修羅道者莫不至心供養當知此處與藏佛眞身舍利寶塔一般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所謂

一人辦心諸天辦供者此類是也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若能淨業障盡消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

議

註輕賤謂疾病貧窮諸衰相爲人所憎惡也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也梵語阿僧祇華言無央數梵語那由他華言一萬萬具說詳言也

講持誦此經宜爲天人恭敬供養而往往不免人之輕賤而已前生罪業即爲消滅來世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當得成就須菩提即如我往日曾歷無量無央數劫於然燈佛前得遇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

空過者然祇求福而已不能出離苦海若復有人於後末
世能受持讀誦此經自悟本性永脫輪迴其所得功德以
我所供養諸佛功德較之百分不能及其一分極而千萬
億分乃至算數之多譬如微塵恒沙皆不能及盡供養爲
財施受財施之報者日漸少而終至於有盡持誦爲法施
受法施之報者日益增而終至於成佛然則此經豈人所
易聞者乎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
誦此經者其所得功德我若詳言其妙下根之人聞之甚
者心卽狂亂次者狐疑不信皆以我言爲夸而驚怪矣須
菩提當知此經之義趣與功德之果報皆不可以心思而
口議我又何庸具說爲哉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成佛究竟本無我相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
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
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所
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
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燈佛卽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
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
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
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
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
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卽爲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
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薩何以故須
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
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
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
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註)梵語釋迦華言能仁梵語牟尼華言寂默也由爾時以
下至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句雖與第三分
相似但第三分言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
亦非眞實語同而意有淺深由於然燈佛所以下至無實
無虛句雖與第七分第十四分相似但第七分言無有定
法卽有法在此言實無有法則併法俱空矣第十四分不
著四相專指布施忍辱而言此則兼一切而言也較前更
覺精深闊大由是故如來說一切法句以下至末雖與第

十分相似但第十分非莊嚴非大身等語虛論其理此言通達無我法便可直登彼岸兼論其效更得引誘後學之意

講此經既不可以心思而口議則受持讀誦不容已矣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此心當住於何處方能降伏其妄念乎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當生如是超證一切眾生心舉一切眾生皆消滅其妄想而度化之滅度一切眾生盡已成佛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良由眾生自滅自度我無功也所以然者何也蓋存滅度之念即爲著相若菩薩之心一著於相即有我人眾生壽者之見而即非菩薩矣夫無相可著則無法可名不但塵緣外感盡屬空虛即所謂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亦吾性中自具豈是循途守轍依於法而後然哉吾試問爾我昔日在然燈佛所多蒙授記得無上菩提爾謂有一定之法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空諸一切則知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無上菩提也佛深以其言爲然曰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無上菩提若如來得無上菩提果有一定之法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當即尊以成佛之法矣何待沾沾然向我言曰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乎惟實無有法得無上菩提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謂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云云也夫記乃如來得果之妙諦而如來者眞性也眞徹三世綿亘十方即諸法皆得自如之義豈有定法之可名哉若有人言如來得無上菩提必有定法此皆妄語而不足信也庸詎知如來得無上菩提皆由積功累行之久具心領神會之妙萬緣淨而諸相空實無有法可得然無法可得而又不可謂非得得而無得之中實而不實虛而不虛所以如來常說一切法皆是用之以修行而成佛之法也夫用以修行即虛而不虛也而成佛初不在是即實而不實也此豈可泥乎須菩提如來所言一切法非眞實一切法不過假此修行虛名爲一切法耳此義可借喻而知之矣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果眞實否須菩提曰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然有生滅有限量非眞實大身不過虛名爲大身而已佛曰須菩提菩薩教化眾生非爲眞實亦如大身之不眞實若菩薩作是言謂無量眾生皆由我而滅度之如此見識是成佛有法矣倘得名爲菩薩乎何以故蓋眞性空空洞洞非惟無法併菩薩之名亦屬虛假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諸法無我人眾生壽者既無四者又安得有所謂菩薩乎至於離相以度眾生使一切世界皆爲清淨正是眞莊嚴處若菩薩不於此是求反曰我當以金珠等寶莊嚴世間佛土直凡夫之見耳不得名爲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不過外飾之莊嚴非眞莊嚴但強名爲莊嚴而已夫起度化心著莊嚴相不得名爲菩

薩畢竟應何等心方得名爲菩薩乎必也四通八達深明無我之法遠離一切諸相人法兩忘則度化之心與莊嚴之心皆不起矣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萬法歸一 更無異觀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註見衆生形色名曰肉眼見大千世界名曰天眼見自性般若名曰慧眼見一切法無一切名曰法眼無自性可守無諸佛可求放大光明破諸黑暗名曰佛眼如是世尊既然而後稱之也若如也千數也謂衆生之心種種有差別也非心妄想之心也是名爲心不起妄想卽是本心也

過去現在未來謂之三世不可得猶言不可有也

講上言通達無我法而後可名爲菩薩然眞空之中自有實見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佛既具此五眼則所知極廣豈有不能覺一切衆生之心乎故佛又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一恒河中所有之沙分之各爲一恒河而諸恒河中所有之沙分之各爲佛世界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總名妄心如來悉能知之雖多所有一切衆生若干種心總名妄心如來悉能知之誠以性體光明無不徧照也無不徧照者常住之眞心歷萬劫而不變者也何以故如來說一切諸心總屬虛假皆爲非心若識諸心非心是名爲心又安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妄想哉所以者何須菩提凡思念前事爲過去心思念今事爲現在心思念後事爲未來心此三種心本來無有乃因事而生今眞心常住則萬法皆空三種心於何而有哉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註因緣卽因由也福德有實者以福德爲有而妄生希冀也福德無故者以福德爲無而不著一切相也此與第八分相似但第八分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欲人於有相之如來見無相之如來此言具足色身又云具足諸相是欲人於神妙不測之如來見眞性一定之如來第十三分言與其見如來三十二相之假不如持經之眞是引人持經此言不但三十二相是假卽變化神通亦非眞也是極贊如來語分更覺空闊

講心有所著卽爲非心可見福德不宜執著而生希望矣

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布施因緣得福多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是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佛曰修因得果報應之常七寶布施得福甚多理固然也但下乘之人以福德爲有藉布施以求遂其私此爲妄心福德雖多終屬小果未免有盡故如來不說得福德多惟大慧之人以福德爲無藉布施以修己之性此爲佛心所得福德譬如虛空無有邊界故如來說得福德多也豈彼住相布施所可同日而語哉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註具足毫無虧欠也色身三十二相也具足諸相變化神通不止三十二相而已也此與第五分第十三分相似但第五分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欲人於有相之如來見無相之如此言具足色身又云具足諸相是欲人於神妙不測之如來見眞性一定之如來第十三分言與其見如來三十二相之假不如持經之眞是引人持經此言不但三十二相是假卽變化神通亦非眞也是極贊如來語同而意自別

講前言諸佛所證乃無爲福德又何身相之可見乎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具足之色身見佛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一切色身皆爲虛假不應以此見佛也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惟眞性無變無壞方可名爲具足色身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具足色身既不可以見如來可以變現神通具足之諸相見如來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色身既屬虛假諸相亦非眞實亦不應以此見如來也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惟眞性靜涵萬有方可名爲諸相具足總之身相華也眞性實也欲見如來奈何不求之於其實而徒求之於其華

故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法無可說 所說非法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告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註莫作是念者教須菩提不可存此念也慧以德言命以壽言即長老之稱此分前半與第七分如來無所說之義相似後半與第十四分一切衆生即非衆生之義相似但

第七分乃須菩提自作荅語此則就須菩提所已明者而復進之也第十四分言之略此則言之詳也

講色身諸相既不足以見如來乎故佛曰須菩提汝見如來則為人說法又豈足以見來有法可說耶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益明眞性者則無法可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是謂如來不明眞性即為謗佛良由不能解我所說法空之義故也須菩提所謂說法者不過為衆生斷除外妄不得已而有說耳若衆生既悟則此法應捨實無可說但虛名為說法而已爾時長老須菩提心開意解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否佛曰須菩提彼眞一之性與佛同源非

衆生也然現具衆生之相又不可謂非衆生何以故衆生者如來說非眞實衆生但虛名為衆生而已若衆生能生信心了悟眞性亦即是佛又安有衆生之名哉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悟性空故無法可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上言無法可說即無法可得此言眞性清淨空虛不但無法可得並無上菩提之名亦屬虛假較第七分之義更深

講須菩提聞佛無法可說之義恍然有悟白佛言世尊有法可得是名法縛無法可得方謂解脫今佛得無上菩提於法殆無所得耶佛深以其言為然曰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無上菩提毫不著相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亦併無名可名但虛名為無上菩提而已蓋萬法皆空故得而無得也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以清淨心行諸善法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註是法指眞性而言平等佛與衆生無高下也修一切善

法謂常行方便隨順衆生而爲說法令悟眞性也

講如來無少法可得則諸相皆空倘安有人已之見哉故呼須菩提曰人皆以佛爲高以衆生爲下不知法皆平等上自諸佛下至蜾蠃皆含眞性無所分別蓋色身有高下而眞性無高下是以名爲無上菩提也然所名爲無上菩提者以眞性中本無我人衆生壽者故也若能悟此四相皆空而修一切法則得無上菩提不難矣然一切善法佛不過借此以開悟衆生耳究竟本來無是也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虛名爲善法而已善法者眞性也眞性豈可謂之法哉眞性我所本有又豈可謂之得哉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福智甚大無物可比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註此分之義第八分言之至此又言之但第八分言聚寶布施不如持說重在持說此言持說福德勝於布施重在福德第十一分以恒河沙譬極言福德之多此以須彌山王譬極言福德之大第十九分歸重福德無故言福德亦屬虛假與此毫不相複總之後十數分與前十數分語同而意別者甚多世人不察謂如來爲續到者重言之不知如來敷宣妙義著而爲經諸大弟子皆可按簡尋求何必爲續到者覆說一偏乎且此經爲阿難尊者所記若有複語自應刪去豈有重疊敘入之理

講前言修一切善法卽得無上菩提則持說福德寧有限乎故呼須菩提曰大世界中所有須彌山王若有人聚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寶如須彌山王之高持以布施其福德似不可量矣然非性中之福德也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是修自性福德聚自身七寶不但自利亦且利他如此無量福德以前七寶布施之福德較之百分不能及其一分極而至於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也蓋世間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卽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是名凡夫

註此與第三分第十七分相似但第三分言滅度衆生如來不居其功第十七分言滅度衆生如來實無有法此言衆生本非凡夫所以能自滅度語句雖同各有精義

講持說有無量福德則此經洵能滅度一切矣然與如來無與也故呼須菩提曰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以此經度衆生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衆生自滅自度如來不過爲之指示出頭路耳實無有衆生爲如來度者若有衆生爲如來度者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矣如來既無四相因何有時而稱我須菩提當知如來說有我者乃對凡夫而言所謂有我者卽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如來有我耳然佛此性凡夫亦此性佛與凡夫豈有異乎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是名凡夫蓋凡夫能悟自性便是如來不過虛名爲凡夫而已豈有眞實之凡夫哉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清淨法身非屬相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卽是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註轉輪聖王卽四大天王管四部洲如車輪之轉邪道外道也此與第五分第十三分相似但前二分乃須菩提已悟三十二相不可以見如來之旨自作註語此則佛恐須菩提執相之見未除故就其已悟者而復申明之也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依法修持不應斷滅

講眞性中既無佛與凡夫之別則相之不可執也明矣故呼須菩提曰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否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有身故若曰如是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曰三十二相外貌也非疑佛與凡夫既無異性則凡夫有身佛亦有身故若曰如是如是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曰三十二相外貌也非眞性也若以此觀如來則色身莊嚴若莫如轉輪聖王彼亦可謂之如來矣如來恐不在此區區外貌間也須菩提疑心頓釋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則知色身有盡法身無窮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有斷然矣佛於是迎其機而作偈曰如來者眞性也眞性卽我也視之不見以形色相見不可也聽之不聞以音聲相求不可也若見我來我於形色音聲之間是人徒觀外貌而不識眞性則所行者邪道豈能見常住之如來聞無上之妙義哉

講如來常言無法可說又恐人執著無宇流入空寂故呼
須菩提曰汝若作是念謂如來以具足相故得無上菩提
是以有相視如來汝莫作是念也蓋如來之無上菩提不
以具足相而得者也然萬法雖空而修行有徑法又豈可
斷滅乎須菩提汝若作是念謂發無上菩提心者說一切
法皆當斷滅是以空寂視如來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
發無上菩提心者於一切法相不說斷滅故也譬如渡水
既渡之後不須舟楫未渡之先豈可無舟楫乎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一塵不染 何貪何受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
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
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
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
不受福德

註聚寶布施福德有限前慮言之俱是虛論其理此則示
以下手工夫使學者有所遵循不致浮空掠影

講法固不可斷滅若欲受福德又未免貪著故呼須菩提
曰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之七寶持以布施福德終
屬有盡若復有人知一切法本來無有我相忍之於六塵
未接之先忍之於六塵方接之際忍之於六塵既寂之後
忍之又忍至於成佛而後已此菩薩所得功德勝前七寶
布施之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心活潑

潑地洞若太虛不受世間一切福德故也爾時須菩提得
聞妙義白佛言世尊菩薩濟度眾生原為希求福德而度眾
云不受者何也佛曰須菩提菩薩本不為作福德而作福
生此心不應少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究之不受福德
而福德隨之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眞性寂靜 不假威儀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
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註若來若去猶云若住若行無所來無所去二句形容贊
歎之詞三如來俱指眞性而言

講菩薩之心既不求福德則諸相皆空尚何威儀之外著
乎故佛曰須菩提來去坐臥謂之四威儀若有人言如來
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以有相視如來而如我所說無相
之義殊未解也何以故所謂如來者即眞性也眞性放之
彌於六合無所從來斂之藏於一心亦無所從去來皆
得自如方可名為如來既無來去自無坐臥蓋空空洞洞
而威儀寂靜也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一合之理 實無有相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
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
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
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

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卽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註微塵妄念也衆猶多也一合相眞性也貪著依戀也事卽色身中六根也

講凡夫妄念紛紜不可勝計故佛借喻曰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爾之意以爲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是實有者佛卽不說是微塵衆所以不說者何故蓋佛說是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虛名爲微塵衆而已知微塵衆非眞實則知世界矣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亦非實有不過末劫之人强名爲世界耳何以故若世界是實有者卽與一合相無異矣一合相者眞性也眞性彌淪六合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故一而不可二合而不可分也若世界則是假合劫盡則壞故不可與眞性相比也然所謂一合相豈果有相乎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亦虛名而已豈眞有一合相哉佛曰須菩提一合相者包涵萬有是誠不可以言說也所以不可說者因凡庸之夫貪著性中所現之事如目遇色則爲色引耳聞聲則爲聲誘六根不淨了悟無期卽與之說彼亦不解故不如不說之爲愈也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如是知見 法相不生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

註如來言不著四相之見屢矣始則令諸學人除去粗重四相如大乘正宗分中所說是也次則令諸學人見性之後復除細微四相如究竟無我分中所說是也此言理中清淨四相由淺而深循循善誘所以開悟學人者至矣

講凡夫貪著其事以有我人衆生壽者之見也故呼須菩提曰諸相皆空者佛也若有人言佛尙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等妄議之人汝之意以爲是人解我所說無相之義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妄議之人墮於癡迷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蓋此四者之見眞性中本來無有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虛名爲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而已須菩提悟者見是虛名爲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而已須菩提悟佛不著四者之見則知見廣而信解深矣故佛又曰須菩提四見既屬空虛則發無上菩提心者凡於一切法皆應如是知應如是見應如是信解而後人已胥忘畛域俱化不生一切法相須菩提所謂法相者如來說非眞實是虛名而已蓋初人道時不假法相無門可入既見性後當離

法相不宜執著所謂渡河當用筏到岸不須船者也

應化非眞分第三十二 應現設化亦非眞實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註如如者自如之極也有爲法布施等類是也夢幻泡影露電皆不長久者也全經大旨無非欲人由法相而悟眞空持說之功勝於聚寶布施故於篇末重言以結之男僧謂之比丘尼女僧謂之比丘尼居士謂之優婆塞道姑謂之優婆夷

講上言發無上菩提心者在不生一切法相然則無上菩提於何而得說則莫若持說此經故終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有人以滿無量無央數世界之七寶持以布施其所得之福可謂多矣然所得乃世間之福有時而盡況因受福而又作惡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於此經中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此出世間福歷劫無窮殊勝於彼也云何爲人演說如欲爲天人演說則現而

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補缺眞言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　虎囉吽　賀賀蘇怛拏　吽　潑抹拏娑婆訶

海南老衲致語善信吾曾有願普度世人因有心經流傳甚久日誦者既多茫昧强解者流入野狐將吾一片人天胥度之心而爲果報小乘之義深可憫惻蒙　道祖呂師逐字詮解痛掃支離歸於明顯吾道心燈賴以不滅善哉善哉世人若能信心奉持身有光明吉神擁護不墮輪迴不落苦趣萬千罪孽一概消除幸速付梓普成善果

金剛經大旨總是欲人守六根絕六塵而六根六塵之不淨者以五蘊未空也觀自在菩薩特爲拈出示後學以會歸之路文僅二百六十八字而言簡意該可包羅金剛經三十二分之全讀金剛經而不識心經是涉博而不知返約也烏乎

可純陽子敬跋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註般若智慧也波羅密到彼岸也多定也經徑也言此經乃定心之徑路也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卽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註觀自在者變化從心達觀自得也菩覺也薩情也竣理先具能覺一切有情之義蘊藏也色受想行識謂之五蘊全經重此一句度一切苦厄無自度度他而言合利子人名因色而有受因受而有想因想而有行行之不得則識於心而不忘此五者相因而見者也今色既是空則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矣由是眞性常清常淨毫無法相可名不誠爲諸法中之空相乎言乎於心而不忘五者相因諸法空相者謂眞性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是諸法之空相也眞性累劫不毀故不生不滅眞性本來無染故不垢不淨眞性不著一物故不增不減眼耳鼻舌身意卽是眞空之中既無色受想行識則法皆緣意起故法屬意或謂法與發同卽發動也亦通目之所見爲眼界心之所之爲意識界無無明者無昏昧之處也無老死者常存不壞也苦煩惱也集積也猶云積萬過千愆於一身也二者謂之苦果苦因滅涅槃也道路也猶云修行得路也二者謂之樂果樂因梵語菩提薩埵華言菩薩涅不生槃不死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正也藐等也三菩提正覺也揭諦揭諦揭妙諦以度人也重言之自度度他也僧衆也薩婆訶疾速也謂疾速成就一切衆生也

講阿難說吾教有觀自在菩薩者功行最深具大智慧造到彼岸之時照見自己之五蘊與衆生之五蘊皆屬空虛於己則修無上菩提於人則多方接引俾一切苦惱之厄盡歸解脫弟子舍利子正是欲離苦厄者菩薩呼其名而告之曰舍利子爾知世間有形者爲色無形者爲空不知色乃夢幻泡影不異夫空也空乃一眞顯露不異夫色也色不卽是空空不卽是色乎夫因色而有受因受而有想因想而有行行之不得則識見者也今色既是空則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矣由是眞性常清常淨毫無法相可名不誠爲諸法中之空相乎言乎其妙則常存不敝不生不滅也澹然清虛不垢不淨也自然恰好不增不減也是故眞空之中既無色受想行識則

六根俱淨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不接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六根之累以眼爲先今眼界旣空則萬緣悉泯而意識旹忘矣見由定而靜由靜而慧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由久而固由固而貞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也煩惱之苦果作業之苦因涅槃之樂果修持之樂因一時俱盡則眞空中本無智慧可名卽到彼岸亦屬虛假而又何所得哉然無智無得從乎旣得菩提以後而言也若未得之先豈可無法哉所以菩提垂以般若波羅密多爲修行之法守其六根絕其六塵放心無牽罣滯礙遠離夫神魂之顚倒夢寐之妄想至於不生不死而後已不但菩薩爲然也卽三世諸佛欲得無上菩提亦無有不依般若波羅密多者

是知般若波羅密多是變化不測之密語是神光普照之密語是至極無加之密語是獨絕無倫之密語阿難所云能除一切苦斯言誠眞實而不虛更有密咒汝時時誦之可以生智慧可以到彼岸矣咒曰揭諦揭諦揭出妙諦以度人也重言之自度度他也波羅揭諦欲到彼岸必須賴此妙諦也僧眾也薩婆訶疾速也謂疾速成就一切眾生也總之密咒雖修行之徑路而徑路不外於此心人能空其五蘊則主翁常定而客感自清豈有不得無上菩提者哉

呂祖降壇三十二偈

得手功夫切莫疑疑心若起便迷行行直上山頭去柳媚花明遇自奇

作善如登百尺竿下來容易上來難直須勤力行功過人獸幾希要細參

迅速光陰不可留年年祇有水東流請君試把青蒭照昔日朱顏今白頭

萬轉身如不繫舟風飄浪湧便難收臨流執定篙和舵一路輕帆到岸頭

萬法皆空莫浪求如來祇在此心頭情栴愛鎖都拋却無束天堂快樂幾多般受苦諸魂出獄難苦樂由來爭一念青蓮原植沸湯閒

恩愛牽纏解不開一朝身去不相偕於今撒手無沾滯直上靈山白玉臺

富貴由來水上漚何須騎鶴上揚州蓮池有個收心法靜裏時吟七筆勾

花落花開又一年人生幾見月常圓打開名利無拴鎖烈火騰騰好種蓮

心境從來要廓清休教煩惱日相侵靈山無限逍遙處功德池邊洗六塵

休教六賊日相攻色色形形總是空悟得本來無一物靈臺

祇在此心中
心外求經路便差水中月影鏡中花眞空妙義君知否七寶
莊嚴總欠佳
風旛動處總非眞自在如如只此心解得拈花微笑意本來
何地著纖塵
流光迅速莫蹉跎名利牽纏似網羅撒手懸崖無別法白蓮
臺畔禮彌陀
經營世故日忙忙錯認迷途是故鄉識得本來眞面目此身
原是臭皮囊
元宵燈後便無燈萬古常明只此心朗照諸天終不滅一龕
佛火月三更

見美如無在一心莫將勾引惹摩登防閑女色如防賊外寇
何能奪主人
望鄉臺畔問思家月慘風悽眞路斜縱有紙錢無處使都緣
一點念頭差
森羅殿上鬼多般百沸油鑊萬刃山識得如來眞實義無邊
解脫一時閒
陷溺沈迷已有年愛河滾滾浪滔天持經自可登高岸何用
中流更覓船
塵緣斷後自消融清淨方知色是空佛卽心兮心卽佛青山
祇在白雲中
聞說西方種異蓮花開十丈藕如船靈鷲自有祇園樹本地
風光卽佛天
嫣娄原是粉骷髏暮樂朝歌總不愁一旦無常歸冥路夜臺
難逢舊風流
聚寶爲山未足奇不如持誦得菩提全經明示成眞路何事
亡羊泣道歧
諸佛菩提只此心何須泥塑與裝金世閒燃燭燒香者笑倒
慈悲觀世音
了悟猶如夜得燈無窗暗室忽開明此身不向經中度更向
何方度此身
去惡猶如解亂絲寧心自有得開時若教錯用些兒力萬劫
牽纏沒了期

日夜無休只認眞畧差些子便相爭誰知一赴泉臺路悔把
恩仇抵死分
鐵面閻羅不徇情剉燒舂磨實難禁試從業鏡臺邊看地獄
何曾見好人
陷入汙泥久不回西江難洗垢形骸一朝得證菩提岸鐵樹
奇花處處開
北邙山下列墳塋荒草迷離惟鳥鳴長臥泉臺人不醒桃殘
李謝過清明
佛說波羅密妙經前無千古後無今註成人鬼齊超度功德
如天莫比倫

釋道二教首重之書曰
玉皇經曰
金剛經上乘之士悟其旨趣可以入聖超凡初學之人解其
文辭亦可以檢身寡過余於乙酉歲發願註釋
玉皇經蒙　文帝　祖師分日於壇仗政明確已經鏤印行
世至
金剛經爲我
佛之心燈歷來高衲皆有訓詁然不離棒喝堂叅窠臼閱者
未免茫然復蒙　祖師發慈悲心字字釋句詮灑灑萬餘言靡
不明白顯亮向之茫然者瞭如指掌洵入聖超凡檢身寡過
之一助也茲特捐資付梓祇祈普度人天並非希求福利願
海內善信因文究義共證無上菩提庶不負我
佛傳經之心與我　祖師註經之心也夫豈
大清乾隆元年丙辰三月九日
賜進士出身
御前侍衞江南江北葦湯海防河營叅將弟子黃正元敬序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秋八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延壽

梁天監中陵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十一歲爲僧一日過相士曰可惜聰明壽夭數盡十八歲陵嚮焚香誦三百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受持禱畢隨手抽得一卷乃金剛經也專心受持晝夜不捨忽夜至更深見房中五色光現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語陵曰汝十八當亡因持念大乘經功增延壽數言訖不見因此愈加精勤後壽至九十二歲無疾坐化

唐吳思玄天后朝爲太學博士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卜祈禱思玄往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兒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綠麻衣問之曰爲所生母也思玄怪之答云母年四十三歲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但念金剛經一百七歲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

江陵李玄宗其女年十三夢梵僧曰汝有善心何不持念金剛經凡世間男女每日能淨心誦一卷陽間增延福壽壽算百年而終卽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登涅槃彼岸或有看經未圓滿者卽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判生貴家受諸福報李女依僧嚫日誦三卷年二十四不願嫁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引見閻君照看其女無罪見頭上有佛光王曰此女既有般若功宜判還魂臨行王囑曰汝父有殺害之仇先滅化持金剛經白藤終一百三十歲無極終一百二十四歲

愈疾

王俛家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而亡惟俛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求醫藥惟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異僧請飯謂曰金剛經能排眾苦居士能受之乎俛辭以無目僧勸寫之俛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悟覺有所見久而復明自此終身誦經不替

勾龍義閬州人唐長慶中於鄰縣傭力常因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義毀棄止絕之歸卽暗啞醫不能愈頑囂無識已五六年忽聞鄰人念是經者偶然曰我前謗眞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可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卽倚壁

聽之月餘偶行入寺逢一老僧趺坐誦經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同鄉人之聲後再訪僧不復見惟壁畫須菩提像乃悟曰此是也因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見出處士周少岳譚之程五十喪明瞳子反背碧色自以廢人乃皈心佛氏用消宿譽每日清晨誦金剛經三卷誦則高聲讚揚客至不爲禮積十五年一日炯然見物猶以盲者不能視妄想所結也然令人視其目已見瞳子搖動如此兩月清光盡復比少年更能瞭遠少岳感金剛經力持經益虔年至八十考終

宋紹興間秀州宋承信得翻胃疾數年藥不能療忽夜夢梵僧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病苦汝知否凡世間男婦瘋癱瘡跛盲聾瘖啞疾病纏身經年臥牀席者其魂多攝在陰司考較前生今世所作罪惡因果毫髮不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白他書寫或畢世受持纔動念遂感陰官較察善功先放其魂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睡覺省悟明且焚香躬對佛前發願許施金剛經一千卷爾後又夢金剛神賜藥一丸令吞之次日其病即痊將養月餘身體復舊凡見聞者無不稱歎

生子

秀水庠生濮可重妻王氏有一子一女相繼痘殤哭之過哀雙目成瞽遂專心持誦金剛經數歲不輟一日誦經次左目忽流水痛割如裂則豁然明矣右目過數日復如之因持誦愈虔夜夢佛語之曰汝本無子以誦經故賜汝一子氏忽復娠生子因名經賜

施振宇鄧縣人性好善年逾四旬無子師禮天童密雲和尚命名通等示云汝欲求嗣能齋僧持金剛自然有子是夜依教禮佛立願夢金剛神書一兆字與之歸即茹素手書金剛經一卷每日虔誦寒暑無間歲歲進山設齋種種善事力行不倦後果得子五

皇清順治間浙江提督張公名杰年六十尚未有嗣夫人陳氏崇信三寶日誦金剛凡屬名山咸往設齋康熙五年二月就天童寺修華嚴懺法山中現五色雲者七日秋七月副室舉一子其家至今守遺訓奉佛誦經不輟

登科

唐大歷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經處心正直陰德播傳有子年二十三歲習舉業將入試旬夜夢金剛神曰汝念經有感特預報汝子必貴若應試須改名楊椿納卷吾於中助筆也次日令子改名納試卷果中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一金剛神語曰今年省題乃行仁政而王汝可預辦入院無洩試日正應此題中九十六名就赴殿試舉試官繳納上三名卷奏御榻當夜椿又夢前神曰汝策極好卻不中主文意打在第五卷吾已關尋汝眞卷得去徑榻上抽換了第一名卷子後日唱名定奪天下都魁荃汝同父平昔念眞經之驗也及唱名果應

項希憲憲副初名德棻夢已中辛卯鄉科以汙兩少婢被主
科名籍神人削去遂力行種德事捐資懇友高松聲精楷金
剛經刊板歲施之凡十餘年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
姓中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審視此汝天榜名次也因
易名夢原壬子中北京鄉試二十九名己未會試第三名共
疑夢名次之爽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
第八也鄉試榜紙俱白面殿榜獨黃尤爲冥定云

嘉禾沈公光華嘗判兩淮鹽鐵歸田日偶與同郡運同吳公
淞閒坐從容遞問日閒所爲沈云晨朝茹素持誦金剛經積
二十年已踰二藏吳亦漫然置之居無何吳忽晨起疾馳詣
沈賀云郎君南闈必第矣沈問何故云夢一人言郡中一士
夫以持金剛經功德其子得售覺來惟憶公當酬是夢是歲
之秋沈公叔子應明果登應天鄉薦聞沈公持誦金剛經最
虔而行住坐臥能自諳誦嘗從東郭李子家往還塗間一心
持誦計所經屠門市肆及虛空一切落經功德超脫者不知
凡幾又以無四相心修一切善法累世積德故子孫蟬聯科
第爲禾郡冠族皆金剛經證驗云

免溺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一日渡江中
流浪起同涉者俱沒惟初浮水上漂南岸墓舟泊者悉大驚
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爭以衣遺之更與以飯語漸
熟乃知鄱叟因詰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十年在背者經也
前後厄難無不獲免

白仁哲龍湖中爲秦陽尉運米遼東過海遇風四望昏黑仁
哲懼急念金剛經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眞經故來
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唐乾元中閩州僧虔慧自幼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
數十人泛海往南安忽風濤壞船滿船人俱沒惟虔慧在浪
中遇一叢蓬蒿者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夜方得濟岸
仔細視蒿中乃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溼虔慧拜受此經精誠
供養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內自出香煙漸成五色
雲徐徐上昇

止焚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空惟一
家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老人對曰家事佛
持金剛經耳

御鬼

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爲監門衛大將軍時有察
策暴亡數日復蘇云手冥司怒使者追人不得將撻之使者
云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卽別遣使復追須臾
還報並向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

唐王陁爲鷹揚府果毅因病遂斷穀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
遍後染疾見羣鬼來陁卽念經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且
住誦經陁敬誦鬼悉向前陁乃昏迷須臾又見一鬼云念經

人王令權放六月旣窮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至六月鬼亦不來夜閒室中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至九十矣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閬州思歸甚切每旦夕東向拜泰山願得生還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童子儀服甚秀云是泰山府君之子謝君拜禮故遣奉迎謂嘉會曰人之爲惡生不受誅死必爲鬼所治無有徼幸得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卽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嘉會自此持金剛經遇赦得歸

避邪

唐于李回舉進士元和中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君欲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口念數十遍至王橋宿因步月見一美女

興言遂破誘至村舍戲笑甚暄升堂又見美女五六人回疑爲怪乃陰念經忽有異光自口出羣女駭散但聞腥穢氣蓋狐貍所宅也榛棘滿目不知所適俄有白犬導回前行口有光照路遂達本所回後誦經至數萬遍

伏虎

唐石首縣沙彌道陰常念金剛經長慶初他出夜歸中路遇虎吼擲而前沙彌乃閉目坐默念經虎遂伏草守之及曙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邠州路極險阻忽遇猛獸股栗非常急念金剛經猛獸曳尾而去後任安州判司過洋子江夜風暴起船數百艘盡沒惟令望船獨全

化賊

唐長慶初陝州人开行立常持金剛經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偶載貨往同州途遇盜立棄貨而逃行李五六十斤盜舉之不得動相視驚異追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想是神力盜發囊見經反與立錢百千請經去誓不作賊

脫難

隋時武牢縣宰陸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破城眾賊持劍趕殺前有深澗賊逼近通躍入澗空中見金剛神以手接通臂置石上都無傷損神曰汝持經有感特來救爾因得保全還家援筆書偈香水沐浴端坐而逝

唐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自隨常販外國夕宿海島眾

商利其財盛以大籠加巨石並經沈於海而去其所沈之島乃是僧院僧每夕聞人念經聲在海底大異之因命善泅者沈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故云被盜沈海不知是籠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

眾聞之悉加贊羨遂削髮出家島院

唐陸康成嘗任法曹掾不避强禦公退忽見亡吏抱文案數百紙請押問曰汝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卽問曰我在內平吏曰然因大駭曰君旣舊吏得不救我曰我特來啟公惟金剛經可託語畢卽不見康成乃發心讀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反果署康成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怒

命兵環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胄信矣乃舍之康成遂入終南山不復仕

項蘭齋左督自云丙辰春夢謁至尊無敵大王見帶血染色人彌萬曰此二東也可識之還勸人齋素念佛誦金剛經可生免兵荒死度苦厄居無何山東數府大饑死亡畧盡而遼事隨大壞死更倍焉夢之二東遂驗項虔持金剛經未嘗一日輟

還陽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追至一城極巖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在後一

一問在生善惡東西分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持金剛經王合掌歎曰功德甚大且放還陽

唐江陵開元寺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暴卒至冥司見王王問生平有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登繡座念經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皆停息念畢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至一大坑吏自後推之若隕空乃甦死已七日惟面不冷武德間長安蘇仁欽其父文忠家巨富債利加五大斗小秤殺生害命並無一念向善老墮厠中而死仁欽與父無二恃富欺人恣意宰殺年未三十忽生重病見眾生面前索命死見閻君敕曰汝前生修善故今生受福今生恣意殺害不識

因果令獄卒驅至刀山劒樹償眾生之命欽哀告曰欽在世雖不看經作善曾施財請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豈無報應須臾神敬手持金剛經至王前言欽曾施經有般若功願放其還魂王卽合掌放還欽活後印施法華一百部金剛一千卷修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無量之苦今因汝修行仗佛力我及上祖七代亡魂皆生天界矣

唐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天寶初放鷹叢林棘上見一卷書取視之金剛經也自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畋獵亦不輟後遇疾暴卒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從己索命頃之見王問罪業何多田無以對王令推問同行

十人至吏局吏令啟口以一丸擲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見火狀吏怪之具以實白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曰在生時誦金剛經二千餘遍王云足可滅一切罪因令田氏誦經纔三紙回視庭中禽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三千遍延十五年壽遂放還

唐天寶中張判官失其名奉使淮南將渡淮有黃衫人自後奔來求附載御船者欲毆之張云不可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見黃衫人饑以餘食哺之其人愧謝既濟與張分路須臾至驛其人已先在門張心嫌之曰吾適渡汝何爲復至對曰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可聞張屏左右其人曰我奉命取

君合淮水溺死適蒙厚意只可停一日耳張拜伏求救答云能一日內轉續命經千卷尙得延壽言訖卽去至門又回云公知續命經否卽人間金剛經也張云今日已晚如何轉得千卷答云但是人轉皆可張乃傳呼本役數十人同轉至晚果終千卷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但須一謁冥王眾人見張隨黃衫吏同去張見王王言轉經當頁益十載陽壽放之重生

免畜

宋蘇州府朱進士習舉子業罔知佛法一日閒遊至虎邱寺值佛印禪師講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四句爲說佛法大意朱聞之大喜自念平日未嘗聞此佛法回家午刻睡去夢一鬼吏押五罪人朱亦隨之約行里許至大街入巷一家門掛青簾鬼吏揭簾攜罪人入至廚房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飲朱亦覺渴方欲飲吏喝曰聽佛法人不得飲此乃驚覺心疑此夢次日往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叩門入主翁見進士至忙相接朱問適來宅上廚房有何動靜主翁曰廚養六個小犬內死其一朱大驚流汗自謂若非聞佛法之力幾入狗胎矣因持金剛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於八月十五日徧請師友相送昇後園樹梢說四句偈與眾相別端然立化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兩腳踏著白雲立化菩提樹東

鄒輒居崑山世有善名輒弟軫不爲善事一日見兄請僧誦金剛經聞知第十五分亦合掌稱善云吾儒未嘗有此語後

患時疾不知人事半月惟胸前未冷於牀上霍然起告家人云我於閻門外爲李作坊家牛身盡白色見金剛神云此人曾聞金剛經數分何入此類以寶杵擊牛首而醒自覺頂門微痛後訪其家初生白犢果亡矣

如願

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旣衰暮三牙幷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時厲亢旱刺史劉滾令祈雨誦經一遍遂獲沛然又苦淋潦別駕使祈晴應時便霽前後證念非一

度禽

萬歷庚寅湖州華林鎭一老者誦金剛經日有常課其家有伏雌抱十二卵一夕老者夢男女十二人拜堂下曰賴公經聲悉得度脫禽倫故來致謝老者夢覺偶思十二雛卵出之覺甚輕劈視空殼也因呼眾傳視劈之俱然卵生得度靈驗如此十二類皆然持經功德信乎不可思議

濟幽

嘉隆間大將戚繼光素持金剛經其守越也有亡卒致夢云明日當令妻詣公乞誦金剛經一卷以資冥道公覺誠門吏有婦人來勿呵禁俄果一婦人哀泣求見因引入如夢中所言公允之次日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僅得牛卷功德以中夾雜不用二字公思其由蓋誦經時內人遣婢送茶餅公遥見揮手卻之口雖不言心謂不用故也遂竭誠閉戶更誦

誦畢是夜卒於夢中稽首謝曰已得超脫矣

蘇州楓橋盛在德從講師懸明受經萬歷初病赴冥司則被仇鬼盛之化告郡隍逮對也在德理直得縱觀冥獄釋還經宿復絕見郡隍降階諭曰我前生荊州人姓曹氏自登神籙我母張太君轉世三度矣咸女身不育若代我貎懸明師虔誦金剛經月上女經各五百部拯我母轉男諭甚切在德再生禮請懸明誦滿牒告

泗洲趙璧赴京應舉其妻李氏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倦睡夢亡妻跪路旁哀告曰奴在生時殺害物命甚重每於蠏出時買作醉蠏恣意噉食死後閻君敕驅蠏山地獄被羣蠏鉗其眼目徧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吐酒餘殘飲剩盞腳及作賤飯粥羹湯陰司積聚至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滅一紀又受三七大地獄苦再敕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卻就奴身刺血應賣五石九斗七升五合務要填足原數別受地獄今聞夫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經乞將奴房廒變賣爲奴寫七卷仗此般若功可救地獄苦其夫到家卽捨財請僧寫經方完兩卷一日備祭禮爲妻上墳至墓側忽見老翁言汝妻承寫經功德昨午時准閻王敕已昇天界矣言訖不見

生天

遂州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復蘇自云初死時被吏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王所中有一僧王先問云師在世修何功德答云誦金剛經王聞此語卽驚起合掌贊言善哉善哉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因何錯來至此言未訖忽有天衣下來引師上天去文信回生具述其事

開元中有盧公寄住滑州常持金剛經晝日開坐見二黃衫人入門盧問爲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愕然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謬不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在階下不得已上馬顧見己屍在牀上甚惡之倉卒間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淚方知已死恨不得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入城經過一院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

驚喜曰此吾表兄令吏通刺須臾出見甚喜具言平昔大夫謂曰弟誦經功德甚多良由金剛是聖教之骨髓乃不可思議功德也盧初入院見數十人皆衣冠其後大半繫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者罪重弟若爲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王呼爲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功不可思議算有不盡令吏送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屍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從庭前入吏令隨上階及前魂忽入體遂活

歸西

嚴江相城皮工也中年棄業於佛寺擅齋飯在路專持金剛經併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年六十餘忽絕粒飲水一月乃言曰我當以某月某日某時去至期沐浴更衣跏趺而化焚之得舍利數合其舌堅如金石扣之有聲時正德十三年事也湖州屠戶陸公年二十三於門前見一雲水僧口稱教化有緣人陸不解僧云汝宰殺猪羊無數何不改業陸云承襲祖業不能棄拾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可早持蓮華經金剛經汝若專心受持即能消除惡業增長福善僧說訖不見陸遂省悟即請工繪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相一軸至誠供養堅心素食投師習誦二經未及五年自能暗誦如明日宰殺夜於

佛前焚香持誦蓮華一部金剛一卷對佛懺悔口稱來晨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時免此冤對以此爲常陸反覺身輕體健年至八十一將死半月前徧請親友言十一月初九日辭世聊具蔬食祗迎相別至期親友赴齋索浴更衣端然正坐頌曰六十餘年專殺業手提刀俎暗修行今朝得趣菩提路水裏蓮花火裏生頌畢化去親朋無不瞻仰讚歎

萬歷辛丑順城門內監張愛晚年受持金剛經屬易簀家人囑之曰莫忘持經念頌愛心然之而口噤不能答視二青衣投之明日啟誦熟如久習元以告昭慶寺僧傳如如勉其回向西方越三年元謂親識曰蓮臺現矣端坐而化時萬歷丁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即非如來是名如來玄於言下頓省遂歸隱瓦屋山之虎踞巖年九十八一日集鄰居曰吾始志仙長生今幸得佛長生矣願諸公得我所得言訖遂瞑目而逝

海鹽漁戶張元與弟貞撒網夜歸舟至青松塘見水面異光掩映星月疑有寶珠遂沒水取一石匣兄弟相慶歸家虔啟得金剛經一卷金字所書遂供家堂中夜夢金甲神曰汝前生爲長水法師講壇作務人因不信心退墮至此然微因未泯賜汝大法當精進持誦元以不識字辭神令開口以一丸投之明日啟誦熟如久習元以告昭慶寺僧傳如如勉其回向西方越三年元謂親識曰蓮臺現矣端坐而化時萬歷丁山水及受生父母愛一心惟持經隨押至一殿宇心疑是東

王歸一居士論曰歸西與生天有別蓋生天者不過別乎又況往生極樂卽可得無生法忍六道生天尙且不免於玉界又持金經與修淨土同功修淨土與參禪家一致何言之蓋參禪固能頓悟眞空立地成佛而修淨土亦能徑往西方遂補佛位其常住定聚具足六通一也修淨土固福慧資糧速得圓滿而持金經亦能親近諸佛速證菩提其得三法忍離於八難一也乃宗門參禪者恥言淨土修淨坐觀者薄視持經皆過爲低昂不知其殊途而同歸也蓋此經名破相宗誦之解之則能空五蘊滅三心不但爲淨土所必資抑且爲參禪所莫外此眞了生死脫輪迴之捷徑也欲得道者又何事遠求哉

緣素信金經兼學淨業凡有所求無不感應一日早課適善友雲龍蔣君來訪見緣虔誦畢卽袖此鈔本出示捧讀之下以爲古人先得我心其歸西一條竟可迴向淨土此眞救世之神鍼也商之蔣君捐資刊佈畧敘端末於斯爲同志者勸

光緒丁酉秋八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佛說阿彌陀經

:

春臺太宰先生傳

先生諱純，字德夫，號春臺，又號紫芝園。信濃人。其先平手氏。高祖政秀，織田右府之時，諫而死。其子汎秀，以騎將戰沒于箕形原。其子秀言，從加賀。秀言生言辰，卽先生之父。以季子出嗣姻族太宰氏，太宰氏者，飯田侯世卿也。食祿二百石。言辰歷事侯三世，督火器隊。元祿戊辰有故致仕，住江都。先生生於信之飯田。幼隨父東徙。年十五出仕于出石侯。松平忠德初受程朱之學於中野撝謙，撝謙謂之曰：子天下俊髦，他日成立可期。吾雖無識鑑，獨於子不失也。居數年，稱疾辭仕。至再至三，不許，乃自去。侯怒錮之。於是西遊京攝十數年，始得解。先生爲人剛毅狷介，酷嗜酒，嘗曰：大丈夫之處世，動輒罹憂患，不斗酒灌之，則恐英氣屈撓。故自古英雄豪傑多嗜酒。論語云：唯酒無量，不及亂。然則孔子亦飲徒也。當是之時，物徂徠唱復古學于江都。安藤煥圖，山縣孝孺等，扣次壎篪。已而孝孺西歸，煥圖因念，欲唱斯學於天下。非得俊傑之士爲助，則不能也。煥圖嘗同先生受學於撝謙，而知其爲人，數書招之。正德紀元辛卯，先生再東，而見徂徠。悅其學，遂師事焉。與煥圖等講習討論。徂徠亦賞其篤志。已而應生實侯（森川重令）聘，居五年。謝病去。時年三十六。自此終身不復仕。退脩六藝古文。弟子稍益進。徂徠晚年以教育人材爲務，不設師道門人。皆以文相尚，而先生獨以方正自持。雖侮自任，寧獲罪於其黨，而不忍使惡言入耳。乃直言無避。徂徠意遂不能平。先生亦多不滿意。嘗曰：徠翁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也以才。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是以門下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材也，特不過文人而已。及徂徠歿，其門分而爲二。詩文推服部南郭，經術推先生。先生以斯文爲己任，自信甚確。雖王侯貴人，未嘗枉己而求見焉。進退必以禮，平素善吹笛，日光法王好音律，聞而召之。先生辭曰：爲王門伶人，非純志也。終身不復操音矣。

侍中某取先生所著經濟錄，欲獻之　朝使人求正本。先生辭以稿本作字不謹，且衰老不能繕寫，而私其人也。布衣之士，以言進於　朝，當因閣老，託內官者，君子不爲也。安貧樂道，雖不復仕，未嘗忘於經世用。時沼田侯某　沼田在政府，好學愛賢，禮遇先生甚渥。一日語侯曰：

方今遭不諱之朝但時制所閡無路陳事純之微賤幸因侯而上疏有俯於萬一雖被犯上之刑亦在所不辭也侯曰試可矣遂上封事云先生以古文孝經久亡子彼而獨存我邦校訂諸本作音注而刊之復因侯獻之朝後傳入清乾隆中鮑以文收之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卷首又本師說更述已見作論謂古訓及外傳又作家語增注以爲此三者燕見孔子遺則故用意特勤矣先生學賅方於源敬仲尤精其技又頗涉佛學晚年於師說稍有從違至於詩文則痛斥李王延享四年五月晦沒年六十八無子養阿武氏之子定保爲子著有春臺文集紫芝園漫筆等數十種多刊布于世云

論曰或云先生賦性褊狹立說苛酷害名教者不爲不多雖然至於辨法王之命避內官之駕其識見過徐翁遠矣且古文孝經之亡于彼者久而待先生而再傳焉蓋吾邦一美事其功亦不可沒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釋典無文釋氏之徒以其文爲文不取也夫以言語喻人者務詳言詔之詳必入于俗釋氏之教爲愚夫愚婦而設喻愚夫愚婦以言欲其不俚得乎且釋典之行于中國始于東漢盛于兩晉以後當斯之時古文墜地即令釋氏之徒能文其言豈能違衆獨古其文乎況譯夷言者不遠鄙俚而取其易通何以文爲此釋典之所以無文也夫唯無文是以易讀後之學者乃求其義而困焉何也爲浮屠者務在張皇其道是以即其淺膚之語旁生支節穿鑿傅會以成其說卒俾後學者難識易惑有其文焉譯之則亡今也釋典無文非浮屠之陋實譯者之罪也試使列御寇修飾之莊周潤色之則其變幻奇怪寧如斯而已哉必將震炫天地鼓舞萬物而後已其不亦愉快乎余暇日取阿彌陀經中一二節因其原文稍稍修之辭而更屬文以示釋氏之從遊者客悅而恨其未全請余卒業余不得已遂終篇命曰修刪阿彌陀經其書本爲愚者而作其言誕妄而不奇是以文亦

不能住云。春臺自序。

修刪阿彌陀經凡例

一凡釋氏所謂經者。本皆浮屠一場話。而後人録之。詳其始末。以成書者也。自今觀之。猶俗間一部小說耳。何得謂之經哉。夫文必有體。體各殊製。經有經體。釋典非經。梵謂之修多羅。譯曰經。蓋譯者欲尊其書。比諸聖人之書也。殊不知所謂聖人之書曰經者。乃後儒之謬。古無是謂也。今釋典。乃小說之體。而其言則多當時俗語。不得謂之文。必去其冗長而簡之。改其鄙俗而雅之。然後可以謂之文。今此書原文一千八百五十七字。予修之爲一千四百七十三字。於原文少三百八十四字。是可以知雅俗之辨也。

一凡如是我聞一時。爾時。復次。所以者何。無有是處。應當。即時。一切。方便。未曾有之類。及單辭便作。說。淨等字。皆俗語也。今所修一切改之。

一凡古書之言多單辭。如曰智。曰愚。曰慎恚。其實智與慧。愚與癡。貪與欲。瞋與恚。字義自別。必連合之。爲一意複言。如曰智慧。曰愚癡。曰貪欲。曰瞋恚。釋典多而用之。俗語之體乃爾。至如恭敬。供養。莊嚴。成就。功

德懺悔。誠歎懺悔。國土光明。障礙壽命之類。無不皆然。今悉修改之。一如古書之言。

一凡釋典所謂誓願者。吾所謂志也。釋典所謂煩惱者。吾所謂憑也。釋典所謂方便者。吾所謂術也。如此之類。今悉改之。

一釋典多用大字。如大比丘大阿羅漢大弟子之類。此釋氏欲尊其道。每事稱大。以夸耀之也。凡在古書。稱大者。皆對小之名也。故大丈夫者。對小丈夫之稱。大人者。對小人之稱也。大夫亦大丈夫也。如言仁人君子先生。未有稱大仁人。大君子。大先生者也。何則無小仁人。小君子。小先生故也。釋氏亦無小比丘。小阿羅漢。小弟子。則其稱大者。徒爲夸詡而已。凡此之類。今悉去之。

一莊周好寓言。多撰出人物之名。大都無意義。此其所以爲奇也。釋典亦多寓言。而其所稱佛菩薩鬼神。人物之名。除梵語外。皆有意義。且其爲名。冗長不古。此其所以爲劣也。衷言本冗長。加以譯者之陋。故也。如此之類。本宜卽用梵語。則奇怪可悅。今乃如此。而傳述既久。不可追改。不如一切刪之。惟又有不可刪者。姑不拘意義。節取其中兩三字而存之。亦所不得已也。

一虞史紀堯事。命曰堯典。紀舜事。命曰舜典。釋典命名。動至十餘字。間有二十餘字者。如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衷言不厭冗長。其實皆贅語也。若然者。當刪去。令簡爲是。題首佛說二字。亦非古書之例。今刪去之。

一令所修刪。不過因原文。畧文其辭。古其體而已。如此纔可謂之文也。若不拘原文。別出機杼。爲一篇文字。以存大旨。則其變化奇拔。豈止於此乎。後之作者。審諸。

修刪阿彌陀經

信濃　太宰純德夫著

昔者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之園與比丘千有二百五十人居。皆悉所識阿羅漢者也。弟子舍利弗年最長。摩訶目揵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周利槃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墮。迦留陀夷。摩訶劫賓那。薄拘羅。阿㝹樓馱等數十人侍側。有菩薩文殊師利。阿逸多。乾陀訶提之徒。恒從遊學。天神釋提桓因等。各率其屬來衛佛

舍利弗。女以是物爲生。于罪孽乎。彼國無有三惡道。不上下四方。無所不照。故曰阿彌陀。夫佛與其民。壽皆阿僧祇劫。故曰阿彌陀。自阿彌陀之成佛。至今十劫。其徒之阿羅漢者。布滿乎國中。莫紀其麗。菩薩亦稱是。其隆

其壯麗有如此者。極樂之國。地皆黃金。宮中恒聞天樂。無晝夜雨曼羅華。國人每旦。各以衣械盛諸寶華。歷遊上下四方萬億佛國。悉以寶華獻其佛。比及食時。忽焉皆反其所。從容飲食逍遙。其奇異有如此者。極樂之國。有神鳥焉。種類甚多。不可勝紀。其尤者曰白鵠。曰孔雀。曰鸚鵡。曰舍利。曰迦陵頻伽。曰共命之諸神鳥。四時常鳴。其聲中律呂。皆皆乎如人斯歌。能誦五根五力七菩提八聖道之言。國人聞之。莫不念佛陀與蓮舊與僧伽。

惟無惡道。且無惡道之名。其爲有惡趣。此乃阿彌陀佛神化所生。而所令宣布聲教於邦內也。豈惟是物能然。達磨與僧伽。其神怪有如此者。舍利弗女獨不聞阿彌陀佛之名乎。彼何以謂之阿彌陀。夫佛之德。光明如日。彼其國中列樹及羅網。綴以四寶。如佩玉然。得微風則鳴。鏗鏗鏘鏘。如衆樂齊作。國人聞之。亦莫不念佛陀與其民。壽皆阿僧祇劫。其神怪有如此者。舍利弗女獨不聞阿彌陀佛之名乎。彼何以謂之阿彌陀。夫佛之德。光明如日。彼其國中列樹及羅網。綴以四寶。其內蕩蕩坦平。無有山川谿谷闕隘險阻。民是以謂之極樂。極樂之國。有七寶之池。以貯八德之水。池底布以金爲沙。四邊階道。飾以金銀瑠璃玻瓈。上有七寶樓閣。池中有芙蕖。四時恒開華。大如車輪。青黃赤白。爛若織錦。光燄奪人目。香氣發越。

盛有如此者。凡生于極樂之國者。其人皆阿鞞跋致也。有一生而得佛位者焉。其多無量。巧歷不能知之。必盡阿僧祇劫而後知之。故今之人不可不願生于彼。苟得生于彼。則與衆善人。同被佛化。豈不陶陶乎樂哉。惟此非小善之力所能得之。女其勉旃。若人聞我稱阿彌陀佛。心信之。唯稱其名。弗錯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亂。則及其將死。阿彌陀佛。率其徒。降于其家。夫人親之。心則不亂。死即更生于極樂之國。吾皆親見此事。故欲爾曹亦如之。舍利弗。女盍願生于佛國。我豈獨盛稱阿彌陀佛之高者。皆爲諸佛所稱。必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聞佛國之故。而願欲生焉者。亦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後先皆生焉。非佛陀佑。其何以然乎。佛曰。豈惟我稱夫諸佛贊揚阿彌陀佛。茲猷惟衆難矣。在娑婆之國。五濁之世。能獨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濟衆垂教焉。舍利弗。女聞五濁之名乎。劫濁。見濁。衆濁。生濁。命濁。謂之五濁。我在五濁之世。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固難矣。欲使人皆得之。不其已難乎。於是。舍利弗及羣比丘。及四方來聽者。皆大說。南謨拜而

國有佛焉。如焰肩佛。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下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師子佛。達摩佛。法幢佛。執炬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四方及下方諸佛。所謂佛陀佐祐者。若有聞夫諸佛之高者。皆爲諸佛所福。必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聞佛國之故。而願欲生焉者。亦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後先皆生焉。非佛陀佐祐。其何以然乎。佛曰。豈惟我稱夫諸佛贊揚阿彌陀佛哉。如東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大焰肩佛。須彌燈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東南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潔烈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東南諸佛。北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焰肩佛。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西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無量精進佛。高德佛。須彌山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西北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大慧佛。無礙佛。無等佛。最勝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下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幢佛。持法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上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肩佛。雜色寶華嚴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須彌山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四方及下方諸佛。所謂佛陀佐祐者。若有聞夫諸佛之高者。皆爲諸佛所福。必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聞佛國之故。而願欲生焉者。亦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後先皆生焉。非佛陀佐祐。其何以然乎。佛曰。豈惟我稱夫諸佛贊揚阿彌陀佛哉。如東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大焰肩佛。須彌燈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西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潔烈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東南諸佛。北方有國。如恒河沙。

去。

修刪阿彌陀經終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

長松院、1953

六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一卷
進鏤板事表
沙門玄奘言夢閻羅王宣勅令追既隨使者至冥司王謂曰師未合死以有上件人名故追師來師可為我寫此經流通閻浮提內王即放還奘既蘇憶持不忘遂寫出流行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傳五卷 慧立 彥悰
沙門玄奘言夢閻羅王宣勅令追既隨使者至冥司王謂曰師未合死以有上件人名故追師來師可為我寫此經流通閻浮提內王即放還奘既蘇憶持不忘遂寫出流行
謝敕賚金蘭袈裟啓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王無像隨機而現聖主有感應運而興是以金輪御宇則白馬來儀寶筏臨川則青蓮出水
進西域記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三界茫茫猶如火宅四生擾擾甘受長迷
謝敕賜紫袈裟及金缽盂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性無形隨緣顯現
謝敕賜內道場供養法門人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門幽遠理絕名言
謝敕賜內出佛牙舍利及經論等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如來滅後遺法東流
謝敕賜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聖教無言理超象外
謝敕賜御製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玄奘夢非汎說秘識潛通
謝敕賜御製大雁塔三藏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門幽遠理絕名言
謝敕賜御製慈恩寺三藏聖教序記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如來滅後遺法東流
謝敕賜御製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玄奘夢非汎說秘識潛通
謝敕賜御製大雁塔三藏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門幽遠理絕名言
謝敕賜御製慈恩寺三藏聖教序記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如來滅後遺法東流
謝敕賜內出佛牙舍利及經論等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門幽遠理絕名言
謝敕賜內道場供養法門人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性無形隨緣顯現
謝敕賜紫袈裟及金缽盂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門幽遠理絕名言
謝敕賜金蘭袈裟啓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王無像隨機而現聖主有感應運而興是以金輪御宇則白馬來儀寶筏臨川則青蓮出水
進西域記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三界茫茫猶如火宅四生擾擾甘受長迷
謝敕賜紫袈裟及金缽盂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性無形隨緣顯現
謝敕賜內道場供養法門人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法門幽遠理絕名言
謝敕賜內出佛牙舍利及經論等

祇園之路驟逕空存玉笑之墓奚施可陝尋永歷賢明
席推遷言及　帝東巡物二紀所閱所獲百有卅八国窺
以事表之所踐精密陳嘉義芳父之所遺無述五風垂迹
仗而未遠張蕃望帝非悔孟非言狄所記徹為詳審其迹
辞據說多從前奔緻為大唐西域記二十二卷錯寫此別玉奘
稟質愚魯昧非領實望須之右筆餘以古
其實餘標百之冊首荷九紘於皇化被使山経何敦汲傳
勘華無任感荷謹詣闕奉進軽塵旒扆伏深戰灼謹言
　　見翻譯
請大宗文皇帝作経序并題経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早預玄門幸逢昌運希聞紅道趙心清慈
無恨而竟遺文尚未詳備遂慨然懐懣薬遍歴殊方懐賴皇
威所期咸沿去年二月奉　詔翻訳今見成五部総
十八卷繕寫如別窃見福寺尊像初稱義伏加陛下出垂
與開青運之日令経論新翻敢録聊奏
神賜表請経題額并序請准所請依録聊奏以聞謹言
無日月齊明五事銀鈎將乳坤等国廣百代之下歌詠無
窮千載之外瞽仰无絶不任懽忭之至謹奉表以聞軽觸
天威伏増悚汗謹言
貞観廿二年十月廿三日沙門玄奘上表
大宗文皇帝報請作経序　勅書
省書具悉所求甚佳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
故序懐物意而開法門弘闡大猷簡練無罪是以
書称厥心詞之旨　四空慈旨特啓睿詞之旨　八振録朗之名

其旌法時孚朕豈淺心挍在物情述児仁教出慈
俯測精誠経題非己所閑又云新撰西域記者自拡寛
勅奘曰　貞観廿二年十月廿三日玄奘法師謝
大宗文皇帝書表　勅　沙門玄奘言伏奉
慈旨令撰西域記者玄奘識性識昏言詞鄙拙
恐非物観宝称翼旨恭承指授遂言
筆尚空疎課乖信幸属九寰之内四表元虞導皇靈而遐
伝恃　国威而訪道窮廻昌険艱勤慮誠巣興情荒窒
嘗研仁所獲経論奉　勅翻譯見民巻軸未合詮序伏
惟陛下般思雲数天華景觀理萬機垂察詞冗
古以冕翰抽百王而騰實窺以神力無方非　神老不足詮其理
聖教言慧非　聖懐何以序其源伏乃冒犯威厳敢陳愚
管略申綱紐　勅許撫納累息相顧失喜竜言莫聞日月驚天
方暉於三隅江河紀地奔流潤於巌澤望和廣樂不能過歴殊方懐賴皇
聲陳倍辟奇跡豈能敘於罷誓厳経斯理重以子新伏九
重表言慧非　聖懐何以序其源伏乃冒犯威厳敢陳愚管
言西曲盡天文府昭配而儀形周久奥二耀而俱懸宗則鬱
嶺俊言假神筆而弘遠鵬圖奥典託英詞而雲暢豈止區々
共栄猶伸恩榮矣　貞観廿二年十月廿三日玄奘上表
詣闕奉表以聞軽觸天威伏深悚懼謹言
貞観廿二年十月廿三日沙門玄奘上表
詔納袈裟并表一首　沙門玄奘奉　勅旨絶殊衆一
領寶鐵剃刀一口雲南曲重綵雪澤兎毫
越言奘幸遠仁化早預息心信三業無犯四愆靡吝
皇暁不盡恩榮存陳忍厚心服私合流霞智慧之刀割煩
切垂於当眼之降煩惱之魔佩以斬塵勞之賊八振録朗之名

之間隨聽說時行義仕軍非常
[illegible]重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

鷄惶猴行者曰師名虽不
出衆此白十分善殊不
傷見物不害法師
為進步前行大
蛇丈餘長亦
四十餘里尽是
過獅子林及樹人
法師三人停息一時
留詩曰
行行過數十里

建造經函與寺院
深沙幽暗并神衆
竺国西天都是佛
此回只火心經本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処第十六
竺国回程經十个月至盤律国地名香林市
止宿忽三更法師忽夢神人告云来日有人
將經来相惠朝良久鷄鳴果遂已服行
諦聽定光古佛雲中現令将来東土經
十月七日七人僧行迈 今註

乘此因緣出葱津
孩児周歲便通經
朝對龍顏別具呈
師七人嵯淚拜訖
七人齊記于
值行七人齊取經回東土經
心圣身裝束乃成詩曰 竺国
今十月到香林三生功果當緣滿
盤律国地名香林市

餘等七人時至當返天竺法記此言至十五日
早起浴身告辞僧尼時採蓮船去来有今
花座五色祥雲十二人天音童子香花幢幡七
宝瓔珞来時迎汝等七人歸天天将有即不得
遲々汝且諦聽深記心懷法師七人齊記于
定光佛揭起雲頭向西而去僧行七人齊
心圣身裝束乃成詩曰 竺国回
今十月到香林三生功果當緣滿盛授真言各
諦聽定光古佛雲中現令将来東土經
十月七日七人僧行迈 今註

都雲中有一僧人
執金環杖神出多心經謂法師曰授汝心經
汝勿須護惜此經上達天宮下管地府陰陽鬼
神勿輕傳薄福衆生故難承受法師頂礼白
神言只為東土衆生今世緣薄何以不傳佛在
衆中再白此經才開葉光内燦鬼神號風波
自息日月不光如何傳度法師再謝銘感々

到陝西王長者 娶殺猩妙
四到河中府有一長者姓王平生好善年三十
先喪一妻後又娶孟氏前妻一子名曰癡那
孟氏又生一子名曰居那長者一日思念考此
之恩又憶前妻之分廣修功果以薦亡魂又与
孟氏商議我今欲往外国經商回来之日修葉无
看望癡那尚幼小失母未有主意小心為吾
看管遂将財息分作二分一分与你母子在家
謀生計我将一分外国經商回来之日修葉无
遷大會齋布施衆僧設斎祝讚法

了那日而行妻送出門舟三又視者拉凝那元
令跡火夫經半載逢相知之回附得家書一
封囑故一面潛石花座五色綵衣帔帽具孟
氏遂待書物作開看讀書上只云与凝那收取
再三說有管癡那更不問著居那一句孟氏看
書了使生填抵毀剥封題打碎戲具生心便娶
月日歸那有餘食癡那曰飢渴之時自有應
空而衆春柳曰相次前江水發可令癡那入
搜求水甫放万丈紅波之中長者回来只云能
明日後中後旭方免我等之危子
遇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父舡家裏得買大魚一頭斤當時杜驹
家内啓白長者魚已買迴長者遂問法師作何
修治法師曰借刀我自修事長者取刀度与法
師法師答白齋餐長者今日設無得大齋緣此
一頭大魚作甚罪過長者曰有何罪過法師曰
此魚前日吞却長者子癡那見在肚中不死應
人間語却令圍定被法師將刀一劈魚分二段
癡那起来依前言語長者抱兒驚喜倍常合掌
拜謝法師今日不得法師到此父子無相見耳
長者即以長者即以為成詩曰

商外国近三年 孟氏亡 忽意
遂把癡那推下水 大魚吞入腹中全
却因今日齋中座 和尚況吟醉不鮮
索討大魚親手煮 爺兒再覩信前緣

法師因此魚歸東土置僧院却造木魚常住齋
時令槌打肚又成詩曰 孟氏生心惡推兒入
水中只因無會得父子再相逢

泉會共成詩曰 法師今日好因緣長安喜遇爺
兒出天孟氏居那無兩樣從今永禄一般人

法師七人離大漢之中前
法師七人到京東路遊
路成詩曰

仁壽法師取經回程已次京洛上表
宗明皇請當今皇緣大為出前皇
法師七人相見謝恩明皇共坐与法
時六月末間也日日朝中設齋勅下請
奉迎佛法皇王收得般若心經如護眼精由來
道場香花迎請又值七月七日法師表
陛下日在香材受心經時空中有言已僧此月
十五日午時為時至必當歸天唐帝聞奏涙
帝良久答有深不可量留法師曰取經歷年
皇后為東土衆生所有深沙神蒙恩
天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卷第三終

法師今日上天宮　足襯道花步步通
蒲田福田大利益　免教東土龍龍龍
後封猴行者為銅筋鐵骨大聖

護諸國寺天童像讃并序

錢塘王元昶書眉

光緒乙未夏月

泉唐丁氏刊行

梵天王案即娑婆界主號
令獨尊大梵天王

大梵王冠緌衣履如古帝右執爐作蓮朵受柱
方柄下折左拈梅檀所謂娑婆世界主者也雙
鬟二身首珠纓露臂足捧合及瓶花
劫始先生爲佛警蹕娑婆下帥輔康上隲動念有情
梵子在膝火定脩悟界高兜率梅檀親炷威儀靜吉
離欲初禪近法第一　傅巖敬題以下皆同

梵天王梵語具云梵摩華言離欲又云清淨謂
此天王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
統領梵衆即法華經稱娑婆世界主尸棄大梵王
大千世界者也梵語娑婆華言能忍梵語尸棄華
言頂髻又云火繇脩火定而悟道
也崇禎甲申春仲錢塘傅齡文薰沐敬書案齡文
先生長子又藉
錢塘爲諸生
弟子謝彬齋沐稽首謹識祈天福彼如延允茂至
能仁濟拔匕鬯獲歸并題彬字文候上虞人
帝釋天案即地居世主仍
利中王帝釋尊天家於杭以工畫著
釋提桓因寶髻瓔珞合掌服如王者覆以袈裟
好女雙髻持數珠笄者以帊束髻拱立
囉孟傳偈實主忉利以斯因緣壞色標幟乃主雜襲
穗珠弄器王逢道署上帝儒字汝脩密堵同三十二
永偕大梵嚴衛佛次
帝釋天王帝即天帝釋梵語具云釋提桓因華言
能天主言帝釋者華梵兼稱也此天居須彌山頂
即忉利天主也謂此天往昔因中迦葉佛滅時有
一女人發心修塔復有三十二人助修繇是功德
女爲忉利天主其助修者皆作輔臣合稱爲三十
三天也梵語須彌華言妙高梵語忉利華
言三十三梵語迦葉華言飲光　崇禎歲
次甲申春王錢塘葛邦熙爲母謝氏祈壽康祿茂

慈護永綿謹題案所鈐章字素先
毗沙門天王案即北方護世大
藥叉主多聞天王
北水精埵鞞沙門天王額戴寶珞猶目披甲擎
舍利塔項有青光藥叉朱鬣張口頭垂髑髏執
如斗阜旆胡人侍立爲爪蒙貂髮髯面
王須彌如福德普聞掌中金色古佛是墳勇健無量
能爲之君英儲應僉安西著勳晶埵隱日寶戈出雲
天騶擢服繫組昌云
毗沙門梵語也華言多聞謂此天福德之名聞於
四方即北方天王居須彌山半第四層之北水精

埵統領無量萬子藥叉守護北方也梵語藥叉又云夜叉華言
勇健崇禎甲申年夏仲吉旦新安弟子吳之敦薰沐
敬書祈百事如意者案鈐印
字商隱

堅法弟子傅崑稽首和南謹識伏願同登善根天
福所蔭多聞流衍永無盡案鈐印
字子玉

提頭賴吒天王案鄽東方護世乾
達婆主持國天王

東黃金埵提都羅咤天王赤光露髻額璐而髯
右提劍左攬衣袂披甲僮露髮仰鼻捧劍室力
士捉械

黃金如土國甯不治統攝香陰聽樂而持劍芯脫匣
顯熱永離四皆可畏王獨多髭天根磨牙取以飾椎

特稱擁護金輪所資

仲春望日書於靈鷲山房弟子項士昌薰沐敬書

提頭賴吒梵語也華言持國謂此天能護國土即
東方天王居須彌山半第四層之東黃金埵領乾
闥婆富單那等守護東方也梵語乾闥婆華言香
陰即帝釋之樂神也
梵語富單那華言主熱病鬼案鄽西方護世太
龍王主廣目天王

助裱伏願慈闇永護福祿無疆薰沐并書

弟子樊維嶽齋沐稽首謹識祈願慈親暮景康強
以洎妻孥眷屬福善攸同永遠無盡者

毗留勒叉天王案鄽南方護世鳩
槃茶主增長天王

南瑠璃埵留離天王赤光臂弓握二矢被甲起
胄後覆介者蒙豸首按劍其一阜巾簪安石榴
花負囊

青寶南色王地同名琱弧挂轊鷙羽末鳴善根難長
魔事易成心手熟調巧便自生威德熾盛穢屏魅清
領光颺動指印霞頰

梵語毗留勒叉華言增長謂此天能令自他威德
善根悉皆增長即南方天王居須彌山半第四層
之南瑠璃埵領鳩槃茶等無量百千鬼神守護南
方也梵語瑠璃華言青色寶梵語鳩
槃茶華言甕形即壓魅鬼也

西白銀埵毘留波叉天王赤光額瓔露髻橫鉞
交指上拱類韋馱目倍諸王披甲鬼皆虎眉一
髻髑髏一龍角執鎚佩劍以侍

羣龍婉婉游戲銀埃主者爲誰種種妙響誰戲不作
眼舌俱廣珠珞子萬醌驪供養主忘匪目實繇忘想
黃鉞平臆斷自心上

梵語毘留博叉華言類語謂此天能作種種語言
故又云廣目以其目廣大故即西方天王居須彌

山半第四層之西白銀埵領毗舍闍鬼等無量百千諸龍守護西方也梵語毘舍闍鬼華言啖人精氣崇禎十有七年歲在閼逢涒灘白藏之月慧業弟子葛邦畿合掌敬爲母李氏目疾樂見照明蒙佛金鏡縣遠具慶云謹題

金剛密迹案卽觀伏怨魔誓爲力士金剛密迹尊天

金剛密迹貌甚猙生露髻禮跣提杵身首瓔珞最繁一袍帶者雙手捧卷如文字髮垂冠外一侍者眉髮如珠蒸香低嗅以手覆鑪

諸天像讚　五

願護千兄寶杵不碎倨怒猶麛戲目故爲三界尊極之主輔行記云生色界天三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居菩薩住處能知不煩祇佩佛譜微密似堪紀載可一可二幻門必判樓主化身勿辯其昧

諸天像讚　六

金剛密迹天手執金剛寶杵識達如來一切秘密事迹也往昔有王生千生有三子千兄同詣佛所發心修道而二弟不知一弟發願若千兄成道我則爲魔惱害之一弟發願我爲力士護千兄法卽金剛也領五百藥叉神皆是大菩薩等居妙高峯於賢劫千佛中俱護其法也言分別時節賢劫名以此劫中多賢人故也　崇禎甲申年臘月八日弟子陳錫九法名淨新敬述案鈐印字晴雲

摩醯首羅案卽特薦之主居色頂天摩醯首羅尊天

摩醯首羅散髮小髻三目多臂合掌及弓矢繩戈火輪鬼以錦蒙髮虎文行纏肩劍一雙角垂氈額出小首負弓衣

惟帝威靈得大自在普潤大千滴數兩濊居十住天巍姿雄態面具三伊秘藏往貸主饒目臂幻首隸戴莫炫五兵儷指承誨

摩醯首羅梵語也華言大自在又繙威靈或云三目故爲三界尊極之主輔行記云生色界天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居菩薩住處能知

履有跋色寶印善升慧鋒亡亟二十八部除衰惱惑
天大將軍三密是職
散脂大將散脂梵語具云散脂修摩華言密陀羅
尼集云鬼子母有三男長名唯奢次名散脂大
將次小名孕　　　

多財而智優容足尙

此天涅槃經及陀羅尼集名功德天金光明經散脂品名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於過去金山照明如來所種諸善根故感福報相貌殊勝能令眾生福德成就常居最勝園名曰金幢若說法者隨其所須供給無乏以福資集成出世因則果滿二嚴依正殊勝也二嚴卽福慧二種莊嚴也依報卽國土正報卽色身也崇禎甲申獻春寶婺姜紹先齋沐謹識願百事維

新康甯家室云案鈐印字啟肩

韋天將軍案卽殷憂四部外護三洲韋馱天將尊天

韋琨將軍腕杵合掌介冑晢豐不髭天軍白澤兜鍪鬼以髑髏抹額捧匱函而發光

護閻弗營鬱單亦倚桓桓將軍量眞行美彼三十一四王距起介士不拜進與天齒棄爾樂青而承佛旨慧杵似發伽藍永恃

韋天將軍韋梵語云韋馱華言智論靈威要略曰天神姓韋諱琨卽南方天王八將之一臣也四王合三十二將此其爲首生知聰慧早離塵欲淸淨梵行修童眞業不受天欲面受佛屬外護佛法統護三洲利物宏化大濟羣生故凡建伽藍皆設像

崇敬以彰護法之功也三洲者南贍部洲東弗于逮西瞿耶泥也伽藍梵語具云閻浮僧伽藍華言衆園卽佛寺也崇禎甲申秋初邑人傅齡發書男慥遠祈智慧無量疢疾永除者案齡發係野倩先生次子字長遠

堅固地神案卽增長出生證明功德堅牢地神尊天

堅固地神珠鬘作女相帔佩合掌侍女一衣履榮盛珊瑚一垂鬟露肘而跣持曲柄斗

吐食利俗瓊樹苗抽琳斗種續象服如河飛珠鳴玉宛轉坤維居然乾蹋

皇地堅持隱形承足方輿聞法胥遂迺欲庋珍濟物

堅固地神案卽增長出生證明功德堅牢地神尊天

堅固地神珠鬘作女相帔佩合掌侍女一衣履

菩提樹神冠帔施雜綵花合掌女地神眉無鈿
珠侍女小異而皆嚴飾一捧盆樹
道樹蔥蒨覆佛最久好女花鬘服佩妃后宏願微妙
福蔭希友我聞植物皆有神守未若鉢羅涅槃不朽
寄下一宿帡幪之藪
梵語菩提華言道謂繇此神嘗守護如來成道處
菩提之樹因以主名宿世因中自云我嘗念佛樂
見世尊嘗作誓願不離佛日是知大權示迹微妙
難思覆蔭羣生現身利益故諸經讚護功德不可
量也宏光乙酉歲仲江傅齡發

諸天像讚　十一

鬼子母案卽生諸鬼王保護
男女鬼子母尊天

鬼子母鬘起合掌袖中回顧其子訶利帝訶利
帝手宜男花保母盛飾帀髻外向抱兒一鬼鳥
啄禿作二髻背如蝙蝠捧桃實以獻
魔種在抱千界已血五分應津萬力難揭啖嬰衛穉
轉念一吹因愛入道河流可揭千鬼嬈天依戒俱滅
瑤果宜男居然華說

鬼子母天所生千子最小名愛奴極所憐惜常食
人子佛爲化彼將愛奴藏之鉢下其母於天上人
間覓之不得旣皈伏已佛遂揭鉢還之其千子皆
爲鬼王統數萬鬼眾五百在上常嬈亂諸天五百

讚及譜語俱誤

佛言陽燄虛有飛電云何立號思議難見嚴飾先步
蟾烏激箭塗香愈創脩羅革面災阨欲祥流離厭戰
須假天力一揮寶扇
梵語摩利支華言陽燄以其形相不可見不可執
如彼陽燄也此天常行日月之前護國護民救兵
戈難大摩利支天經中有最上眞言曰唵摩利支
婆縛賀若人持此眞言無不感應其不思議神力
誠可憑依也時宏光乙酉仲春望後一日弟子項

士昌薰沐書於靈鷲山房案鈐印
蘇利耶案郎百明利生千光
破暗日宮太陽尊天

蘇利耶冠服約類大梵合掌美鬚侍女盛妝執
長柄烏翣錦囊一寶器如餅有梁

夕車彭彭周妙高山施威樂福得生其閒炎曦焦灼
不怖不還離中清涼城殿廣閒烏羽葺蓮熱惱以刪
破闇熟物大哉明圖

謂此天宿因持戒脩善奉佛得生其中其宮殿城
郭皆百寶所成五風運持不令停住環繞須彌山
半照四大洲所謂南閻浮提日正中東弗于逮日

諸天像讚

始沒西瞿耶尼日初出北鬱單越當夜半是爲一
日照四天下除冥破闇成熟萬物其功實大法華
經中名寶光天子卽此天也五風者持風住風隨
順轉風波羅詞迦風
將行風也梵語弗于逮華言勝梵語瞿
耶尼華言牛貨梵語鬱單越華言勝處崇禎癸未
年菊月古婆朱鈺薰沐敬書

蘇摩案郎星主宿主清涼
照夜月宮太陰尊天

蘇摩服皆如日神冠面有婆羅樹兎形相類梵
釋合掌侍女妝亦似日而一跣持高幢一捧黃
襆倣散脂

同脩天福涼燠各異五風雙持百寶兩置晦魄映曦
圓靈燭地誠掌脩羅寄輪明眸勞煩夜滋未除宣示
功次赫暘下土拜賜

此天宿因所脩所證與日宮天子同故生其中其
宮殿百寶所成五風運持不令停住環繞須彌山
半照四大洲其圓缺者白月初日在前黑月初日
在後因日影覆射故有圓缺所謂近日自影覆故
見月輪缺然月光陰滋萬物夜發光明功次於日
法華經云明月天子是也白月初者上半月初也
黑月初者下半月初也

諸天像讚

崇禎歲次甲申玄英之月錢塘朱維城齋盥謹書

婆竭羅龍王案郎秘藏法寶主執
案鈐印字佩蘭
臣汉字佩蘭

婆竭羅龍王服小異日月宮天子冠面作蓮花
承殿形而三級寶珠秉圭貌類蘇利耶微毅龍
女手珠有光戲龍魚使身首蒙鯊皮以帛交纏
脛持七寶槃

大權愈力沛然洪霆四因靡墮金翅非懼娟娟掌珠
求汝不皮又大鹹中威莊汝素雲軫末聆世亦甘澍
寶宮巃嵸波底天路

梵語婆竭羅華言鹹海又繙龍王卽鹹海中一百
七十七龍王第七龍王也今獨列此龍王者謂是

大權菩薩居十地之中示現龍身處於鹹海若降
時雨先布密雲端坐舉念其雨普洽常隨佛會護
法護民其利甚博所居宮殿七寶嚴飾與天無異
十地者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照慧地難勝地現
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七寶者金銀
瑠璃玻瓈硨磲赤眞珠也崇禎甲申冬日童子錢祖呂法名
智惺

閻摩羅王案卽掌幽冥獄主閻浮羅王尊天權爲地
閻魔羅王額瓔似廣目披甲壯偉拱立侍者卷
髮金環以槃置鐸其大臣冠纓而手持合
毗沙獄拾遂成雙王現身忘趣饒益無方建國匪遠
應見度者卽是慈航

諸天像讚　去

梵語閻摩羅王華言雙王謂繇此王與妹皆作獄
主故云雙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又云隻又云息
諍謂止罪人諍故或云是菩薩爲利益衆生故變
化所作正法念經載閻摩羅王爲人說偈云汝得
人身不脩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受
叫喚苦者欲何爲又十王經云閻王於未來世作
佛號普王如來謂菩薩變化者良有以也　閻羅
王一念之惡使總獄事自身受苦亦不可論閻羅

諸天像讚　夫

南寫案鈐印
字峻公

元人諸天畫像題識

梵天王一 奉佛弟子龔文 昌發心喜捨

帝釋天二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居住奉佛善女人徐氏淑甫男龔四保發善心喜捨求大吉祥者

毗沙門天王三 題識同上

提頭賴吒天王四 題識同第一

毗留勒叉天王五 奉佛女善人龔氏五娘同女龔氏奴奴發心喜捨

毗留博叉天王六 題識同上 奉佛女善人徐氏淑甫發心喜捨

金剛密迹七 題識同上

摩醯首羅八 題識同第一

諸天像讚 七

散脂大將九 題識同上

大辯才十 題識同上

大功德天十一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居住奉佛女善人徐氏淑甫同夫龔文昌發心喜捨

韋天將軍十二 題識同第五

堅固地神十三 題識講同第一

菩提樹神十四 題識同第五 奉佛女善人龔氏五娘女奴求早得還鄉吉祥者

鬼子母十五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奉佛女善人徐氏淑甫發心喜捨

摩利支天十六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奉佛弟子龔文昌同妻徐氏淑甫男四保發心喜捨求大吉祥者

蘇利耶十七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居住奉佛弟子龔文昌同妻徐氏淑甫男四保發心喜捨求大吉祥者

蘇摩十八 題識同第五

婆竭羅龍王十九 題識同上

閻摩羅王二十 題識同十六

右絹本高三尺餘闊尺有五不書年代及畫者姓氏惟于浙西道杭州路等語知爲元人所作向藏杭城護國寺今歸小緣天庵六舟謹藏自古列十六天像各有所主以其呵護之功也後增日月及婆竭羅龍王閻摩羅王者謂日則破闇月則照夜龍則祕藏法寶閻摩則掌于幽冥故加此四天通爲二十天也

右元人所畫諸天像二十幀題識有浙西道杭州路錢唐龔文昌事迹未詳中有願早還鄉之語疑宦遊他郡所繪既歸則捨諸近鄉之藍若者每幀明季重裝上下界以素縑傅野倩先生俱題贊語於上而下則同訂善因者各從釋典書諸天證語一則始於崇禎癸未畢於南都僭立之年考野倩先生字辛楣由義烏流寓武林遂占籍也晚舉崇禎七年甲戌進士授江南歙縣知縣有惠政與上官不合拂衣歸性嗜內典家有大梵樓員夾縱橫昕夕焚香默坐有終老之志南都既立以禮部主事徵一云江西道監察御史未赴仕南都失守時金華爲桑梓舊鄉與義旅攖城固守子齡文齡發齡熙俱侍軍中城破殉難齡熙年十四以身蔽父刃著於頤而死齡發中矢洞左腋殞絕復蘇見父弟皆被害枕藉血泥中大慟曰吾一家可謂無負國恩矣遂以手抉其創創裂而卒齡文先以事遣歸錢唐得免事平始得裹骨歸葬慈雲嶺之施家山錢唐縣志忠節既爲立傳而復刪去西湖志南山路載其墓而不注事略金華詩錄存其詩而不言殉國皆有所諱之也此贊所題未及甚年父子盡湮碧血亦可悲也已野倩先生所著有花巢紀事

諸天像讚跋 一

二十四卷及詩文集若干卷兵燹無傳僅此所題尚屬眞蹟其不歸劫火者豈亦有佛力護持耶今春予友汪騎尉鐵樵得見於護國寺屬南屏六舟上人假歸子得敬瞻錄存贊語等并參攷義烏先賢傅及錢唐志齡文齡發二傳得其涯略然孤忠勁節之士志氣自不磨於天壤閒原不藉文字以傳設好義者能將先生手蹟鉤摹樂石以存寺中則與搜刻張蒼水先生遺墨同爲不朽之盛事矣是有望於後之君子時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七夕後一日海昌管庭芬謹跋

諸天像讚跋 二

於靈竺山中之白雲精舍

傅節愍公由歙令行取爲江西道監察御史事詳畿
輔通志言事有忤當路拂衣言旋南都以禮部主事
徵未仕而亾事詳吳慶伯所作傳然公學問優長著
述繁富錢唐經籍志尙有乘檻草四卷黃山錄四卷
其子齡文輯有花巢軼稿八卷則不僅花巢紀事一
書爲公之專集矣此手題元人王永綏所畫諸天像
二十贊非貫通全藏則不可秉筆字亦凝重得平原
神髓余於護國寺主源靜假至南屏先屬芷湘茂才
校錄其副實有所待也攷古來忠節之士每多寄情
禪悅以爲明心見性之區非徒託空言籍資福報讀

者當有所諒矣特恐涉世久遠并絹素澌亾則何以
存公之墨妙於虞淵莫挽之時使玉碎崑山珠沈瀛
海不更可悲夫擬募諸好義或勒貞珉或刊梨棗則
當與中峯老人大士三十二贊竝留南山不僅金石
增光益且佛門生色願隨心轉是有所厚望焉時咸
豐二年歲在壬子小春朔日前南屏住山沙門六舟
達受謹跋

護國寺有二一在棲霞嶺白沙泉旁宋淳祐間賜額
一在城內西府局側門臨西河殿宇簡樸六公既稱
諸天畫像向藏杭城護國寺則寺當在西府局側矣
舊有靜禪上人住其中余方外交也善相人術庚申
春死寇難其物色畫像之汪鐵樵騎尉年逾七秩亦
殉節辛酉之冬題跋之子湘管明經因避難殮於海
昌村落六舟開士劫前已示寂於白馬寺所藏金石
書畫悉先雲散海昌劫滅於杭是像或仗　佛力拔
出燹灰未可知也至題贊之傳節愍公偶眺禪悅終
膺國難兩男死孝遺著飄零其女夫吳徵士農祥梧

園集有崎麗樓賦序云樓爲辛楣傅公之居乙酉之
難公父子殉節於繡川此地沒爲浙江總督尙書之
公署垂四十年會眞定梁公允植爲錢塘令而總督
尙書則武定李公之芳梁公具以其事上尙書會尙
書再以幣見徵余之尙書所言其故慨然曰審爾當
還其家矧余奉　命駐節三衢此卽空署耶遂從所
請先以地基三之一歸傅氏矣未幾而里兒煽惑賈
豎交通數蹈海之愚忠迺吠堯之逆節不虞死後尙
記生前而公之後嗣單寒樨孫愚弱無門控訴賈宅
經營於是艾席葭牆蓬扉桑戶鞠爲瓦礫蕩作邱墟

矣此節愍庸杭之居址晉明經所未及引證者也同治甲子正月竹舟兄得此帙於甬上汲綆書肆忽忽三十二年兄既歸道山余亦衰病日侵檢其从藏篋中徒飽蟫腹特爲板傳之匪僅傳畫像也實傳傅公之忠烈與鐵樵靜禪之節義子湘六舟之博雅耳倘諸天有靈眞蹟載顯尚擬鈎摹樂石以圖不朽云光緒乙未閏端陽節丁丙識

奏對機緣

長松陸人記

佛將示滅以正法眼教外別傳付大迦葉並勅阿難副貳傳化如是展轉而至達磨來于震旦九年面壁二祖慧可立雪斷臂遂取衣鉢而付與之三祖四祖五祖六祖衣鉢不傳惟授法偈數傳之後分爲五宗潙山仰山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並傳于世近代止存濟宗洞宗臨濟一支尤爲極盛偏滿法界如恒河沙中有一等時俗阿師心自以爲大善知識領衆開堂登座說法我曾往聽竟不可曉惟善女人歡喜讚歎

此等阿師我實厭惡譬欲與以三十拄杖繩以麻勒喂以屎橛非我厭彼彼可厭故若果有人是善知識我亦何敢不恭敬之即如天童宏覺國師在先帝時

奏恩召對問答語句無非妙諦大小諸臣共沾法雨苟非我師真參實悟曷能奏對契于

上心以是機緣能使正法久住大光明照隆于世我雖朱獲親承棒喝幸有此錄朝夕參究自菩提味解煩惱緣舍我塵心得大自在心矣張湘題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奏對機緣

臨濟釋道忞木陳著

順治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至天津天使入奏

上命備車馬迎師二十二日午刻進萬善殿 駕隨到召師進見傳諭免禮賜坐師云山林野逸特蒙寵召夙生何幸得覩 天顏

上慰勞畢乃問師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敘始末復云老和尚最初開堂何處師云繼席天童

上云同門昆季有幾何人師云十二位

上云老和尚第幾師云忝居第八

上復問同門名號師一一宣畢

上問老和尚得法弟子幾人師云二十五人

上問得法隨侍幾位師云六人

上傳召隨侍進見逐一問名畢遂傳諭朕敦請老和尚遠來本爲宏揚佛法況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春日還山何如師再久云遵旨即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仍諭上堂日命諸禪者進萬善殿裏聽法

次日辰時

上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賜坐

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云奉

皇上敕書特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豎拳云

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

上發笑

上問老和尚幾歲上泰見天童先和尚師云三十一歲

上云初泰何人師云打初行腳曾見黃檗無念和尚

上云無念和尚誰之法嗣師云念師于七尖峯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見休也

上云是甚言句師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休云
黃瓜茄子
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
來有箇會處學士云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
案果竟作麼生師云明破即不虧又問女子出定
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
為君通士云婆子請趙州藏經只得半藏那
半藏作麼生轉師云學士起身禮拜
皇上著又問發心參禪即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
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總從
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士沈吟師震威一喝
上云縱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云大哉 王嘗
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
皇上悟後即如學士進云悟即不問師云問即不悟
上首肯
上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云畢
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
上提起案頭數珠去和尚與擊作麼師去請
陛下放下著

上放下數珠師云是甚麼
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道之則
怒順之則歡
上欣然復云大都此事甚難師云也不難不見龐公
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攤驅婆云易易百草頭上
禮師意還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飡困來睡
上云卻是還與超過麼師云非父布生其子
上問靜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
是真實悟道善知識麼師云工夫悟不由師特印
心于曹洞宗人而知真行卓無可遺議者即舉壽
昌偈云霄雨衝風去坡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唯
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事過即忘尤稱
無心道人
上嘉羨不已復 論學士不須更問公案但請老和
尚開示做工夫士問做工夫只是多問斷師云問
斷不問斷總不要管若是怕問斷即加一番隔礙
上提起案頭數珠去和尚與擊作麼師去請

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傍做工夫須
是恁麼始得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師云
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
人於後學初機無處著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
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著令蹉過不破
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銀山頭在面前孜孜
汲汲廢寢忘餐有朝一日撞透銀山鐵壁方是得
力處士云如何得到廢寢忘餐底田地師云廢寢
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急切事在心不知不

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
何得輕去師云道念若重則世念自輕譬如秤物
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

士笑云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眞切則世緣不覺
自輕士云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未免涉理障恐
難悟入師云即文字亦須有箇悟頭方是超卓如
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
尚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眞云你作者
般見解遂起身趺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
有人不識修行不問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

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眼若不明卽坐脫立亡未
足多也
上問先天童和尙示滅如何師云示現微疾臨期按
行工築歸方丈吉祥而逝
上問有箇熊開元曾見老和尙否師云曾見
上云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云覺得胸次未能灑
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數爲靈品分衙供衆
上問靈品何人師云法姪宏儲漢月藏和尙之嗣是
日自辰至午坐譚十餘刻方始回宮

十月十五日敎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八日敎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九日敎譚餘事別記
臘月十五日敎譚餘事別記
庚子年正月初二日敎譚餘事別記
正月初三日敎譚餘事別記
正月十一日敎譚餘事別記

三月十五日 駕至方丈
上云者幾日在宮中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
示衆之不同何也師云先德叢林凡遇爲國開堂
及至節元旦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垂
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古來學者皆在我輩和家卽得

皇上曰應萬幾若一日稍不屬精則諸務叢脞矣

上云畢竟如何用心即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

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

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奉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

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父母即欲不哀痛不可得也

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云譬如大火聚然之即滅即火何曾燋都口不見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前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帝王定

陛下身爲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

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暫珍

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

上欷然首肯師云慈聖七七辛耳目昏重不便常侍

皇上尊居黃閤遂與朵臣何由得望聖光

天顏兼之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衆望
悉不回諷有散去之意恐讒林荒廢乞
皇上速賜還山
上云趨風日久得承譽玆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語
畢潸然師云悉爰　大恩誰兼之　皇情眷注亦何
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已
上云老和尚到處利生東歸道佛法寂然無聞者
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尚久闡揚始有向往之者
老和尚即不久留亦須三年師云悉道德涼儉曷
能副
上盛心
皇上以佛心天子復書四出訪求四海知識此風徧
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
皇上已爲他下了殷若種子即不能當下行持譬如
丈夫食少金口要當穿皮耳出況殷若正因乎
上云厥亦不敢強留遂老和尚意畢竟寬住幾時得
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日午至西方始弓宮
西師云乞

三月二十四日敘鄰餘事別記
四月初一日巳時
上攜兩學士至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師云一字兩頭垂
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學士復
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我祖師
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
上以手指點云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
云不離
上前今日拈則公案亦請
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菴因緣畢遂云設起定
皇上云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免得婆子起
出燒卻菴
上云厥從來不會留心焉敢老和尚西竺指東道
西師云乞

皇上畢竟下一語

上又推辭師云

皇上既下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忽然囘地一聲自然七通八達得大自在時

上極爲稱善復敘餘事及暮囘宮漏下三鼓猶命內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詳加體究

四月初六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七日敘譚餘事別記

別集奏對機緣

五月初八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九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十三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十四日從晨抵暮二次至方丈敘譚餘事別記

上一日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直逼生蛇立化龍

上云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爲救得貓兒若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云老凍膿爲他開事長無明作麼

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示師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日輪正卓午

上一日問梁武帝見達磨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云縣包特石

上云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麼生師云鐵裹泥團

上云今問老和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上云對朕者誰讓師云卽日恭惟

皇上聖躬萬福

上一日展眎雪嶠老人真其自贊有云名漢奇怪隨云請老和尚下語師云賣弄不少

上一日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榮師尤倜極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爲按臣參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邪師云恐聞之君相能造命

上既知矣何難擢之高位
上曰亦有此念固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
上與師讀至篇末云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
上忽捨卷曰請老和尚下師云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席
上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
大笑

昭代叢書 別集卷十六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別集卷十六 世楷堂藏板

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姑蘇金人瑞聖歎著

安娑世界。釋尊住持。華藏世界。盧舍那世尊住持。釋尊新成佛。盧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彌陀佛。住于極樂國土。一花一世尊。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所以阿彌陀經。爲無問自說經。首題佛說阿彌陀。下加不得一佛字。

然燈佛者。一微塵佛也。釋迦佛者。無量微塵佛也。釋迦佛者名。爲病愈。阿彌陀者名。本無病。世尊說阿彌陀經。另一施設。與諸經不同。乃是爲一切衆生。畢竟不能破我。故特地全舉法界。說作本住。住極樂國土中。各各蓮花化生。打甚不好聲。如醜婦人。一般貯之。洞房深宮。亦自覺標致也。善怒哀樂四字。以樂爲極。所以知之學者。好之聖人。樂之仰天地也。蓮花取相。連莖至墮地獄。今復教以如是念佛。彼即只前妄心。爲念後妄心爲佛。或以前妄心爲佛。後妄心爲念。如坐一花。花開見佛。則見釋迦佛也。極樂國土。九品化生。上品上生者。乃是彌勒一生補處。于此成佛。下下生者。乃是阿鼻大地獄罪人。于此成佛。是人因犯極惡大罪。下阿鼻獄。有善知識。以種種因緣。唱阿彌陀佛。如千年暗室。燈照之。面此罪人。聞此名字。地獄即在蓮花中。面此蓮花。即在極樂國土中。面此極樂國土。爲阿彌陀佛世界。乃即在無量大地獄。內一罪人之八識田中。是人總犯極惡大罪。不敢阿彌陀名字。所以地獄應時粉碎。此謂下品下生也。

菩薩不願住於惡濁世界。則不得不求生極樂。然而得生極樂。乃是果。事欲獲果者。先須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不可以妄。不可以妄心念。於妄心念。何以故。妄心者。是生死因。不能感通于本際。故以生死四不能感通故。故佛本不來。而遂遂也。復次。妄心念于妄心者。凡夫正爲妄心。連持至墮地獄。今復教以如是念佛。彼即只前妄心。爲念後妄心爲佛。或以前妄心爲佛。後妄心爲念。如

是。即。與。世。間。流。浪。何。異。是。故。此。法。所。不。應。用。去。念。佛。之。法。不。應。先。見。佛。而。去。念。正。應。先。念。成。然。見。佛。所。以。者。何。若。先。見。佛。佛。是。何。事。如。是。名。爲。大。妄。語。人。又。即。使。感。應。道。交。佛。或。示。現。然。佛。來。尋。念。佛。去。久。矣。又。見。佛。者。念。是。實。佛。是。假。菩。薩。以。本。際。爲。念。而。以。妄。心。爲。佛。問。何。故。不。以。妄。心。爲。念。本。際。爲。佛。答。本。際。者。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令。行。人。發。歡。喜。心。又。本。際。纖。塵。不。立。若。行。人。於。念。處。用。力。即。大。不。應。又。師。子。乳。用。玻。瓈。盛。佛。器。不。受。若。行。人。欲。以。妄。心。念。本。際。譬。如。毒。器。盛。師。子。乳。終。竟。不。受。又。念。佛。三。昧。對。住。生。死。若。用。妄。心。追。逐。終。入。生。死。海。無。疑。也。

佛解六篇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佛解六篇

新安畢熙暘嶼谷著

捩篇

佛者。捩也。捩人而成佛也。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捩字旁从戾。戾。曲脚也。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如何是佛。曰乾矢橛。此捩之之法也。何以爲捩之之法也。有人于此。或執扇子。或執拂子。或執茶椀。曰拂此。或執扇子。或執茶椀。或執拂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佛非拂即喝矣。非拂即喝。

者。此是何物。人必曰。此扇子也。茶椀也。拂杖也。蓋既覺。必繼之以學。也。佛乘則曰。衆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乃學前之覺也。有覺無學。可謂之知。夫見山見水。人如是。佛如是。禽獸亦如是。也見山曰山。見水曰水者。人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者。佛也。見山而不知山。見水而不知水者。禽獸也。夫見山水而不曰爲山水。則必見父母而亦不知爲父母矣。此衆生之所由來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此以餅爲饅頭之衆也。餅饅頭何異。趙高鹿馬。其源可勝道哉。弒父嫉母。勢所必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之別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捩知之生皆有人性。可乎。孟子言犬牛之性。非猶人之性。此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

覺篇

子之以捩解佛也。有愛而誦之者。有駭而異之者。愛而誦者。什一。駭而異者。什九。此無他。以前人已道之言耳。欲知前人已道者。具以覺訓佛。乎。然以覺訓佛。而不識覺之何以爲覺。所然不識佛矣。夫覺者。見也。見而未學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

夫見山曰山。見水曰水。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理也。以是知覺之不可廢學也。學者何學。學參也。曾子論孝。參面謂爲仁之本。其得夫子論學之旨也。微矣。論語首記夫子之言。而仰繼之以有子之說。非無謂也。覺者何覺。性也。覺仁也。覺性之仁之容也。覺仁之實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參之與實其義相反。孟子揭一實字以立論。于古之上。其功已垂著于千古之下矣。子之所言。亦教遵乎孟子而已矣。有何異之可駁乎。

喪禮篇

吳叔子問儒雅同異。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佛亦能焉。但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也。

非禮乎。子曰。非禮也。禮所生也。

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其不親親可知矣。親親可知矣。其無爭殺可知矣。且禮定于祭祀。佛無祭祀也。其于佛氏有齊天禮戚。

齊天以衲僧面行天子之事。其非禮孰甚焉。

禮戚歌曰。升儀。可謂得親非盟而不爲之餘意不可郊者何。郊天也。天子祭天地人三者相交也。郊者。

禮戚歌曰。升儀。豈無臨乎。子曰。禮戚一法。近于子路所云。

也人有過而內自訟。即薄也。豈俟其有病而後藥哉。

向上一著。便不屑習禮戚。歌曰。豈有吾儒學聖賢之道。而爲此等所惑耶。叔子曰。然。佛氏所行。全無禮

子子曰。佛氏所行。皆僭禮也。其曰窖殯居室。僭也。曰

拂性篇

法王。名號。僭也。曰監院。曰都監。職事。僭也。夫禮者。聖人之所立。使竟未來。舜亦終身立于滾山野人之中而已矣。孔子爲魯司寇。立于司寇也。立者。止也。爲人臣止于敬禮也。爲僧而僭稱法王。禮安在哉。立于禮者。止于至善也。動之不以禮。故曰未善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久爲賊僧竊去而不知。此倚門之失也。讀史者。但知王莽曹操爲亂臣賊子而不知佛氏爲吾儒大盜之魁。讀史而不明道。讀史何益乎。

殺天下之人者。佛也。竊聖人之位者。亦佛也。佛之大戒有三。已自犯其二矣。其所以見重于世者。徒以不好色已耳。然其所以悖謬于聖人者。亦正以此。聖人欲成家國天下。必先誠意。意成則家國天下亦成。而其所以誠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者。莫先于辨別其好惡。聖人之意。好好色。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好好色。聖人之意。惡惡臭。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惡惡臭也。此聖人好惡之正也。佛氏糞掃爲衣。是好惡臭也。斷絕恩愛。是惡好色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拒凡叢書 佛解 卷二十四 六 十集

不來篇

詩者。好好色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立於禮者。好好色而不至於邪婬也。琴瑟友之。湛也。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以禮會。謂閨房之中。相敬如賓。朋也。此友之之。義也。樂者。樂也。聖人慎獨。已至自慊。此所謂成於樂也。成於樂者。鍾鼓樂之。是也。佛氏視此一切因緣。皆謂之惡。是其所以悖謬於聖人者。正以不知好惡也。不知好惡者。意不誠也。意不誠者。不成其所以爲意也。不成其所以爲意。又安能成家國天下乎。

不來篇

佛性也。雖犬以養爲食。蓋不知。惡惡臭也。鶯馬啄蜂好花。蓋不知。好好色也。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性者。佛人之性也。其所謂制我身體。立空斷滅。剔除形骸。捨身喪命。皆所謂落必連犬身也。或者曰。吾子之言。是則是矣。然則聖人教人好好色乎。曰非也。好好色。性也。人所同也。好好色而不至于邪婬。禮也。聖人之所獨也。故曰必慎其獨也。非禮勿視。此聖人示人之所獨也。顏子慎獨工夫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於詩者。好好色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立於禮者。好好色而不至於邪婬也。琴瑟友之。湛也。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以禮會。謂閨房之中。相敬如賓。朋也。此友之之。義也。樂者。樂也。聖人慎獨。已至自慊。此所謂成於樂也。成於樂者。鍾鼓樂之。是也。佛氏視此一切因緣。皆謂之惡。是其所以悖謬於聖人者。正以不知好惡也。不知好惡者。意不誠也。意不誠者。不成其所以爲意也。不成其所以爲意。又安能成家國天下乎。

不來篇

往來。天地相交之道也。交可絕乎。佛氏一切掃盡。不許此往。不許彼來。故曰如來。如來者。不來也。此正易卦之離。突如其來如之象也。孔子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無所容者。焚如。死如。棄如也。焚者何。其紅鑪點雪之謂乎。死者何。其一念不生之謂乎。棄者何。其容齒所有之謂乎。明而作。謂之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之道。本于生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者。以日月之往來也。往生來。來生往。來往相生。斯繼矣。繼則不絕。絕則不繼。佛之道。絕道也。佛視一切萬物。皆

為業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轉則不來矣不
則不格矣物格者物來也知至者知往也知無時不
往物物無時不來知往來何罪乎亦貴乎彰之察之
而已矣

不實篇

昔讀易至修辭立其誠因以知誠之為義也誠之為
言成言也言發于意出于口至于物之謂成離物無
知離言無誠誠從言知從口知誠一貫也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也然則成言便為誠乎曰然然
則猩猩鸚鵡亦誠乎曰否猩猩鸚鵡之言猩猩鸚鵡
之言也非人言也非人言者不成其為言也不成其
為言者言之不實者也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
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山豈能行于水上者哉今曰
東山水上行是不實言也不實言者佛言也非人言
也佛言轉物人言格物轉物容格物物實大易之
學實學也朱子訓誠曰實其有見于此也

西城風俗記

吳縣金人瑞聖歎著

雨新問一亡友遷化後未審只今落在何道聖歎云
天不肯留地不敢閉堦前化作忘憂草樹上開成短
命花

一日問衍兄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應時銷隕
兄于此處須得穩貼貼地始得衍云日來心中正疑
這件事歎云須知虛空到銷隕時大地針插不入衍
便釋然

汝等諸人切不可出一語去讚維摩居士默然無言
一案維摩從來不會說話並未嘗有高出文殊處衍
聞便引茶壺傾茶喫

有人言交光正脉盛行海內歎便問文殊將呪四字
未審作何籤釋人云文殊將呪那可籤釋歎云火頭
與我燒却交光疏板

聖歎忽然告報云釋迦牟尼佛原來在這一聲裏坐
道場無動急走不顧云我直曉得從來無此事歎便
休

又一日指簾子影云若有人會得這裡尋取釋迦文
佛猶如撥雲見月無動笑云撥个甚麼那歎便休明
日舉向衍兄衍亦笑云見个甚麼那歎又便休笑翁
聞而笑云聖歎眞弄鎗棒不意遇此兩撲

問無邊身菩薩還有道場也無若有即不得名無邊
身若無何以爲菩薩挹夙大笑歎云兄見个甚麼道
理挹云山河大地何處生來

指殘局云將謂是局殘棋元來却是一座古殿茨翁
云既是古殿還我佛來歎云有佛即倒却殿也

試道一句看

隋即中先生立夏侯橋上說話次先生驀云極南樹
頭一燈神火歎云還記得起處否先生便休

問茨翁云還曉得不落文字一句否茨云不曉得動
云不曉得底是也衍云亦並不要汝曉得茨因問釋
迦當時還曉得否歎云曉得何以爲釋迦適纔致問

盡誠恐曉得耳

雨兄問瑣娘化後亦曾再見否歎云時時得見雨問在甚處得見歎云枕子上還魂碗頭邊顯聖衍云與麼則汝白日見鬼去在歎云汝不見鬼又作麼

聖歎問維摩詰掌擎世界未審維摩詰向甚處立衍云維摩詰從來不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詰通身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

聖歎問維摩詰斷取世界擲過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唯應度者乃能得知還是度者是不度者是衍云亦有人極力說到依正不二底田地只是不敢信渠問爲甚不敢信渠雨云爲渠說來不如聖歎問某

兄云知者過在知不知者過在不知無動云不知者應學取知者知者應學取不知者聖歎合掌讚云眞是善知識語千餘年來不見此等人

把鳳問虎生三子必有一豹第幾个是豹聖歎云第三个是豹把云老老大大向異類中去也歎云我從來不曾做一日人

把鳳問櫻桃一籠子半青半已黃阿那半是青阿那半是黃歎云深感老兄親口分過把大笑

把鳳問獅子輥毬毬是獅子是歎云輥時則互置要問兄將甚麼作毬把云山河大地大開圓社豈有覓一毬不得之理歎云既如此抱出獅子來把不覺大笑

聖歎謂雨新云一切處切莫粗鹵好雨云是爭敢粗鹵歎便指雨手中念珠云帶他則甚雨云念佛歎云又道不粗鹵

問雨兄墻壁瓦礫皆有佛性時人未審如何理會雨云亦有人極力說到依正不二底田地只是不敢信渠問爲甚不敢信渠雨云爲渠說來不如聖歎問某甲又如何說雨云聖歎說墻說壁如象王行處無有

踪跡歎急掩其口

驀舉茶壺云是甚麼衍兄云隨分喚作个茶壺歎云隨分到何日始了衍云要了却又做甚麼那歎云也妥了過一次

聖歎見無動來呵呵大笑無動問笑个甚麼歎捫胷云咳不圖作如此相見是爲深白辜負無動矍然

與清蔭立虎邱塔頂蔭云忽然失足時如何歎云趺殺蔭云趺殺後卽不問正當趺殺時如何歎云自來

不跌亦不殺

一日將手向虛空揑住云聖歎這一把直教十方三世諸佛無渠甦氣處衍兄云大人手中有收有放還容渠甦氣好歎便將手一揮云呼衆生本住六波羅蜜海中却是自已不會因彈茶盖響不住告茨翁云一聲一聲中悉將全世界拋擲去也復彈一響云這一聲中有甚處犯他疆界甚處穿缺不全復彈一響云誰人敢于這一聲中伸腰甦氣復彈不住云村村走過粒粒咬開鉢盂邊事何人欠住無所住中動問無所住又云何住耶歎指燭臺云築着磕着復彈向虛空云適來瑞瑞聲向這裏聽取一日安甫與聖歎共立歎云兄老老大大必須脚跟穩實不得逐物意移安云是爭敢歎驀拈一根棒云精細着安正回顧歎驀擡棒過街西安駭然有入聖歎一日手拍升竗樓下柱子謂無動云若說他會說法却是妄語若說他不會說法却是寃屈到底無勘云妄語則不可若論寃屈天下不會

場是師子道場僧無語歎云何不問我僧如前問歎急趨入戶云阿耶師子來也

衍兄爲聖歎推命云汝只是窮到底歎云可憐天下人更窮似聖歎衍便休

聖歎一日忽拋出一根鼓槌云人人盡道河沙如來盡滅入去原來一總躲在這裏衍兄搖首云不然不然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歎亦笑

聖歎指燭臺謂無動曰莫謂如來住于此處如來本住無所住中動問無所住又云何住耶歎指燭臺云渠亦住于無所住中衍兄聞而笑曰大小聖歎重作這个語何故

聖歎走來諸人一齊看見于諸人分中未嘗各有一聖歎于聖歎分中亦未嘗有諸人看見政如夢中相似

聖歎忽然云屈哉可憐人問何謂歎云不是屈哉可憐便是俊哉可愛挹兄云可謂賞罰分明衍兄云可謂高懸賞罰不言而化挹深然之

一日云諸菩薩兄還知聖歎出力爲人處麼若說聖

歎不爲人是辜負聖歎若說聖歎會爲人聖歎又實
無出力處也無力可出

一日云眼耳鼻舌身意還到後世麼若言到則正眼
見時耳已不到正聞香時舌已不到現在猶自分張
到頭豈免散壞若言不到則除却眼耳鼻舌身意又
剩个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茨翁云不會聖歎云不會个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衍兄云不會聖歎云情知你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抱凫云不會聖歎云不要瞞我

聖歎云你會麼無動云會甚麼聖歎云果然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盧兄云不會聖歎云只要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清蔭云不會聖歎云我亦不會

衍兄云你會麼聖歎云會衍兄云會个甚麼聖歎云
會个不會

抱凫云你會麼聖歎云會抱凫云會什麼聖歎云會
說會字

清蔭無動齊呼聖歎歎云如何得一聲答話中兩邊
都周徧茨翁云止應一邊原來周徧

聖歎云抱凫印子如何却在這裏清蔭云久矣在這
裏

衍兄云初三夜月爲甚不圓聖歎云便是

衍兄云待要不瞞你却是沒處吐露聖歎云不如連
自己瞞却

衍兄問今夜話來日答得否聖歎云自來不曾過一
宿

衍兄問忽然橋斷如何過去聖歎云橋斷也問爭得
過去聖歎云過去也

衍兄問中塗遇虎時如何聖歎云虎不喫虎

衍兄問路逢刼賊抽刃相向時如何聖歎云入夥便
休

衍兄問虛空中如何釘得橛聖歎云虛空是橛

衍兄問惡人爲何却肯懺悔聖歎云惡久成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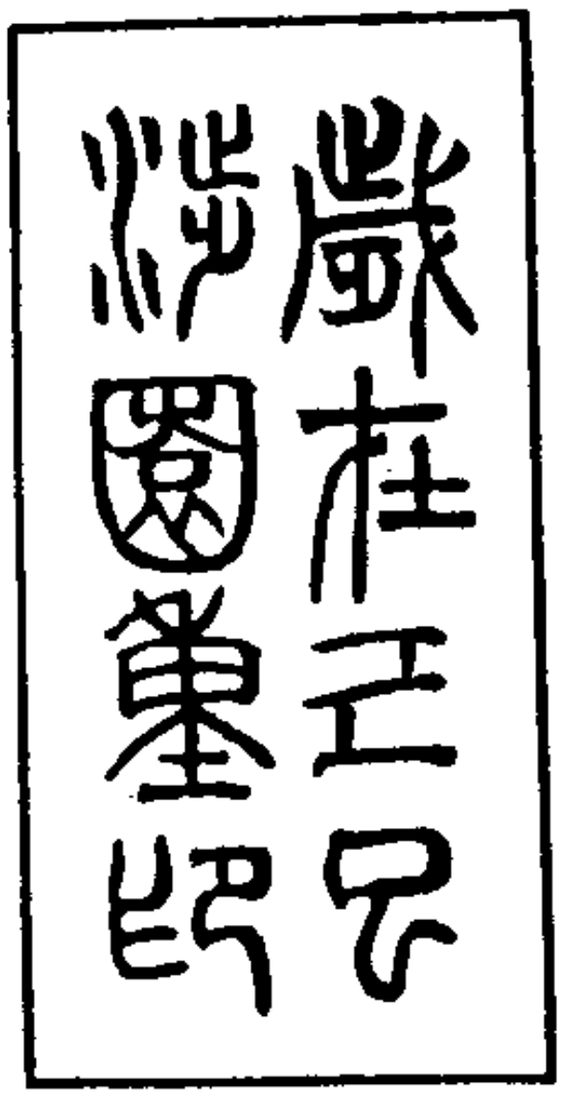
衍兄問善知識何得養猫兒聖歎云貪看捕鼠

衍兄問初七夜月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聖歎云
此是那一半這一半却可在

衍兄問今年名對進士若是聖歎有何妨宣聖歎云

只道得个伏惟皇上
聖歎一日立庭中云灼然一个聖歎諸人何不分取
去良久云分取已兄非薄休罪
雨新看畫次聖歎云四十年對臉細看他爭地
聖歎云人家夫婦介被聊牝好不親切却各自入夢
去也哭異姓兄弟各人有事幾時得成片去

西城風俗記跋
唱經堂主人以禪學入門即以禪學為歸宿故談禪
諸文靡不三藏貫徹即此一編微言妙諦觸手紛披
雅不同編流語錄為夢囈為優評令觀者如坐黑漆
編中也立語言文字參無上乘宏暢宗風端頼此種
至命名之意了不可解原評曰全是機語而云西城
風俗記即此五字是機語亦佳乙未初夏雲澤楊復
吉識



牛者識心也童兒者照心也鞭繩者精進也以照心而滅識心時刻加功勇猛精進不使識浪奔騰透出眞心便是本來面目蓋佛與衆生本此一個圓明凡夫因被塵染久遂迷己性顚之倒之遂入于生生死死無有了期今得用力之久豁然開朗以復其初始知我原與佛同體樂莫大焉試看牛童景相一一皆是功夫上之次第倘遇上等之人一悟便了又何有間隔如我輩乃中等之人若不加拂拭之功得少爲足依然背覺迷眞根塵莫辦後有不斷因果相生則天堂人間地獄更不知來往幾千萬劫矣今既知俱受此識妄之害必須一心策進頃刻不放絲毫如堵之有級層層進步一旦大徹大悟更從何處覓仙佛耶

佛弟子永來謹識

刊牧牛圖頌序

牧牛之說創自契經牧牛之人則歷代諸祖也然其說其人雖見于佛祖而牧牛之功于何見之諸大禪師之圖頌所以照耀古今爲人之標榜耳信本俗子未純牧牛之功竊見　夢老和尙所輯圖頌眞集牧牛之大成者、歡喜踴躍售諸剞人公之天下庶不辜佛祖一片爲人苦心

嵗

康熙戊子年佛誕日白山納信稽首撰

牧牛圖頌原序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嚴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牧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潙安公之在潙山也曰吾依潙山住不學潙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雲端公之於鄧功輔也詰之曰牛淳乎而若自牧若教他牧層見疊出於古今者益彰彰矣後乃有繪之乎圖始於未牧終於雙泯品而列之爲十其牛則如次初黑繼白以至於無緊如也而普明復一一係之以頌普明未詳何許人圖頌亦不知出一人之手否今無論惟是其爲圖也象顯而意深其爲頌也言近而旨遠學人持爲左券因之審德稽業俯察其已臻仰希其所未到免使得少爲足以墮於增上慢地則裨益良多遂鋟梓而重壽諸梓外更有尋牛以至入鄽亦爲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俱附末簡以便參考若夫一超直入之士無勞鞭挽而天然露地白牛不落階級而剎那能所雙絕則圖成濫貨頌成剩語覽之當發一笑吾無強焉

萬歷己酉佛誕日後學袾宏謹書

又序

普明牧牛圖頌源流雲栖序之詳矣但敘云外更有尋牛以至入鄽亦爲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附末篇以便參考而不及梁山遠公序偈何也況梁山原唱既妙附和代不乏人其見地超卓聲調軒亮希彝千巖楚石三公獨據上流普明原唱從而和之者固多而磬山眞寂南磵絳羅毓秀諸公繼軸短音促節精義入神惟大覺普濟禪師爲最眞今古所不及今將諸大老頌和普明者附普明和梁山者附梁山彙成一帙刊布流通使天下衆學之士得因圖頌想見先德造詣復因先德以自考驗其悟證則牧牛圖頌有裨于禪者較之南泉猶出一頭地在

康熙四十四年佛誕日武林南磵夢菴超格識

刋牧牛圖頌序 納信
原序 雲栖宏
又序 南嶽格
普明目次
普明禪師原唱
磐山修禪師和
菩菴問禪師
山茨際禪師
王林琇禪師

牧雲門禪師
聞谷印禪師
嚴轂檻居士
迦陵音禪師續輯
夢菴格禪師
納允菴居士
梁山目次
梁山遠禪師原唱 并原序
靈隱希彝禪師和
千巖長禪師

楚石琦禪師
迦陵音禪師續輯
夢菴格禪師
納允菴居士
跋 迦陵音

牧牛十圖

未牧第一圖

牧牛圖頌

古杭南磵夢菴超格輯

牧牛十頌

未牧第一頌

生德頭角恣咆哮特走溪山路轉遙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

普明原唱

水雲渺渺亂聲哮密密尋踪路更遙晝夜風霜不知處恐伊相犯別家苗

磐山修次韻

走遍天涯逞意哮穿雲涉水路迢遙多年一片閒田地踩踏堪憐損稼苗

菩菴問

水草溪邊縱意哮鼻頭無繫去迢遙誰知宇宙皆王化亂踏雲山犯稼苗

山茨際

湘之南潭之北頭角分明東觸西觸

玉林琇

空濛一片羨丹丘何處天牛晚未收染得渾身都是黑牧人追逐氣難兜

牧雲門

信足奔馳不憚勞東西南北路迢遙只貪葛草平田澗忘卸家鄉有異苗

閩谷印

雲山堆裏一聲哮頭角宛然家信遙滿地閒花都踏遍那知異草并良苗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初調第二圖

初調第二頌

我有芒繩驚鼻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制猶全得山童盡力牽　　普明原唱

纔獲繩頭把鼻穿謾將痛處更加鞭也知鄉井迢迢遠拽轉頭來着力牽　　磬山修次韻

鼻孔生嶽不易穿一回入草一加鞭狂心何計能拴縛賴有山童把索牽　　箬菴問

芒繩初把鼻相穿熟處難忘痛着鞭分付牧童牢守護莫教暫失放手中牽　　山茨際

少獲頭多捕尾月下風前盛溺掃屎

揀死芒繩驀鼻穿上前退後苦相牽腕頭用盡娘生力痛治還須策一鞭　　牧雲門

氣性雖頑鼻已穿牧童從此痛加鞭渾身血汗芒繩急緊遥望家山儘力牽　　閒谷印

生獰如虎鼻難穿賴得牧童有索鞭不是一番施辣手個時劣性恐難牽　　嚴峻轆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潛通一竅鼻初穿穿了纔堪痛下鞭左右拘攣時不放一條芒索緊相牽　　夢菴格

鼻端有竅急須穿若不隨從漫息鞭但怕顛狂難制伏芒繩緊在手中牽　　納允菴居士

受制第三圖

受制第三頌

普明原唱

漸調漸伏息奔馳渡水穿雲步步隨手把芒繩無少緩牧童終日自忘疲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不從他性違驅馳十步步提持漫漫隨幾度黑風吹暴雨通身泥水總忘疲

磐山修文韻

擬將何處更驅馳暮雨朝煙緊自隨踪跡欲逃難躲避任渠奔烈也任成疲

箬菴問

動容頑性好奔馳左右旋眸渠緊隨帳望遠山鄉信杳披雲帶月正忘疲

山茨際

面月白蹄墨黑有索有鉤鞭忍饑受渴清溪濯濯白雲深出人何能放此心水草時時令飽腹他家苗稼可無侵

玉林琇

暫時出草息奔馳好把芒鞋緊自隨到處凍雲霜露滑斤斤調伏敢忘疲

牧雲門

熟徑難忘欲逞馳芒繩在手緊相隨豈容逐草尋芳去晝夜拘拴不憚疲

閻谷印

從今不敢復狂馳信手牽來也肯隨幾度披蓑朧歇裏風沐雨那曾疲

嚴轅轢居士

鞭朴頻加不敢馳牽來步步也相隨一聲短笛橫牛背渡水穿山豈憚疲

納允菴居士

廻首第四圖

廻首第四頌

日久功深始轉頭顛狂心力漸調柔山童未肯全相許猶
把芒繩且繫留　普明原唱

驀地忘知機非自轉頭悄然性氣已調柔山中水草了知
足不用遲疑在外留　磬山修次韻

翻然自肯便回頭滿地殘紅襯草柔故國有懷情未撤暗
愁春老尚遲留　碧菴問

知恩逐步肯回頭烈猛氣消融性漸柔騎向平陂深草處
橫吹短笛絕羈留　山茨際

違邪蹊趨正道步步登高山長路杳

一勒輕輕即轉頭從前劣性亦調柔只因未到全相信且
繫垂楊樹下留　納允菴居士

馴伏第五圖

牧牛圖頌

馴伏第五頌

綠楊陰下古溪邊放去收來得自然日暮碧雲芳草地牧
童歸去不須牽　普明原唱

開放林間與水邊橫騎短笛恁悠然歸來一帶煙蓑晚瀟
灑歌謠不假牽　磐山修次韻

收來放去古溪邊風月隨緣自悄然水草不思無底事相
看倣手竟忘牽　蓍菴問

只在平田煙柳邊鞭繩拋却坐脩然暮山鐘動上方月恁
麼歸來不假牽　山芙際

戴寒鴉履芳草毛骨馨香見者道好
遊行阡陌露堂堂俗塵垢鐲除野性忘早去晚歸能穩步
山根茅屋卧斜陽　牧雲門

暖風晴日柳溪邊俛首循人意悄然花落郊原春色晚相
隨歸去不須牽　聞谷印

高深蹊徑曲無邊相狎相馴已信然楊柳陰斜紅日轉鼻
頭繩斷不須牽　嚴轂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月下風前山水邊隨從到處竟恬然相看彼此無同互收
捲繩頭不用牽　夢菴格

牧牛圖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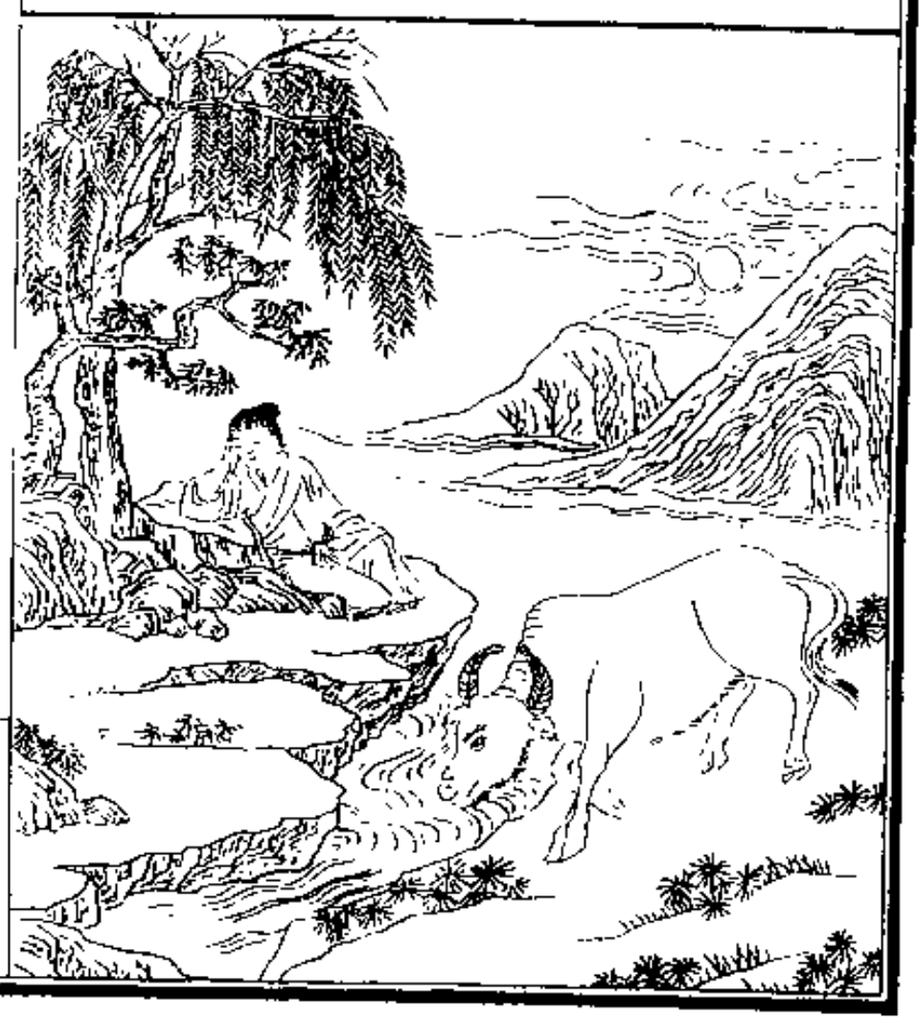
古澗清溪柳岸邊隨來隨去竟安然如今休要頻拘絆拋
却繩頭那用牽　納允菴居士

無碍第六頌

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山童穩坐青松下一
曲昇平樂有餘　普明原唱
出入無攔心自如擬思量處更卽遒　牽拘滿懷風月人牛
穩鞭索俱忘樂有餘　磬山修次韻
縱步溪山得自如風流兩岸亦何拘橫吹短笛斜陽暮溢
目春光信有餘　箬菴問
人牛相視體如如彼此無心不用拘花柳叢中隨意往團
團蹄跡更無餘　山茨際
寒暑安忙閒得故鄉寬廊任出任人

簑笠橫拋嬾得收笛聲吹起碧山幽牛兒自在無他想兩
眼睜睜四足柔　收雲門
調伏多年意自如水邊林下總無拘一聲羌笛松風起此
日忘懷樂有餘　聞谷印
水草皃正總自如何須特地苦相拘山童撒手先高坐牛
亦安然閒有餘　金臺迦陵
人牛相伴已相如鞭索全拋渾不拘抵耳攢蹄安穩卧悠
揚笛韻樂無餘　夢菴格
倔劣全無性已如何勞繩索去相拘平坡淺草恬然卧風
送笛聲韻有餘　納允菴居士

任運第七圖



任運第七頌

柳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草綠茸茸饑飡渴飲隨時過石上山童睡正濃

普明原唱

野岸溪灣花柳中一環山水翠林茸逍遙快活無求也軟草爲氊睡興濃

磬山修次韻

不曾移步出山中暖簇晴花五色茸莫怪山童閒瞌睡卧雲眠月興偏濃

箬菴問

或時村裡或雲中舊地閒田草正茸踏遍一毫無剩跡牧童高卧柳陰濃

山茨際

朝瀧畝暮茅檐隨時水草明月同閒

春暖桃花放碧林大家休歇綠楊陰牧人乃夢牛偏醒只在溪濱不用尋

玉林琇

百花溪上柳陰中飽食和雲卧綠茸歌罷山童無所事遺鞭枕上睡方濃

牧雲門

信步行來到此中山前山後草茸茸放渠散走陂塘去不聞谷印

似當年狂興濃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盡日終年在此中春同大地草初茸陰隨時飲啖隨他去管帶毋勞任睡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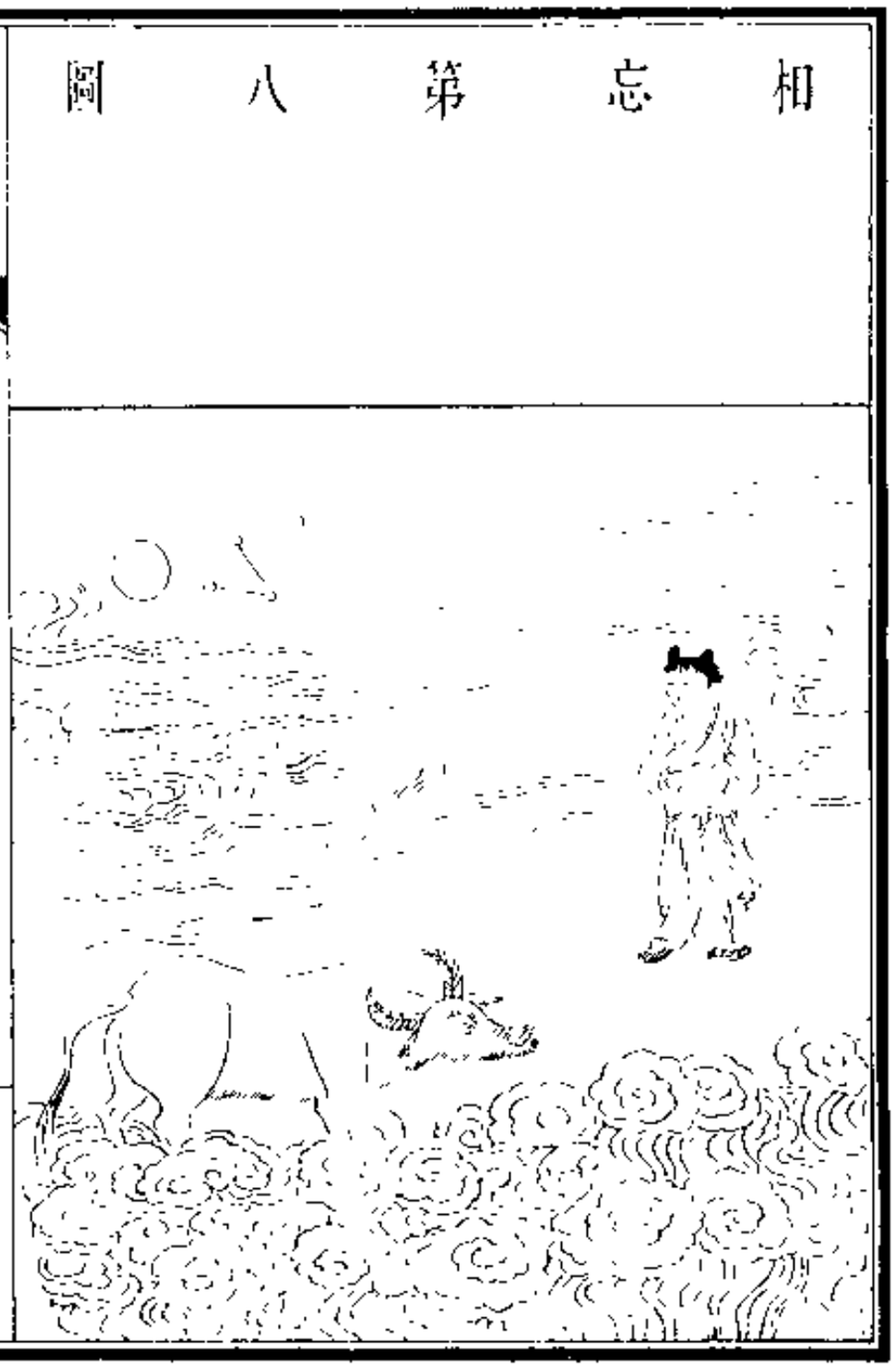
嚴毓轅居士

往來只在此山中遍地春光芳草茸林下溪邊隨去住牧童安枕睡初濃

夢菴格

納允菴居士

相忘第八圖



牧牛圖頌　十五

相忘第八頌

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雲影白
雲明月任西東　普明原唱

拶到忘懷混沌中千山一色絕相同風光不覺人牛處任
運騰騰西復來　碧山修次韻

相將無事太平中渠我情忘迥不同一段閒愁總收拾不
知花落水流東　箬菴問

撐撐頭角卧林中渠我渾忘雲水同爲愛山前蓼草細夜
深乘月過溪東　山茨際

刀砍水珠斷買澹泊寧靜明志致遠

牛王昨夜證心空比舊皮毛大不同渠我不須重話會白
雲明月笑相通　牧雲門

在此溪山雲月中木人花鳥意相同國王水草從來足閒
步陂塘西復東　間谷印

太平氣象月明中爾我家山色色同袖手低眉忘管帶不
知西去與來東　嚴轅檗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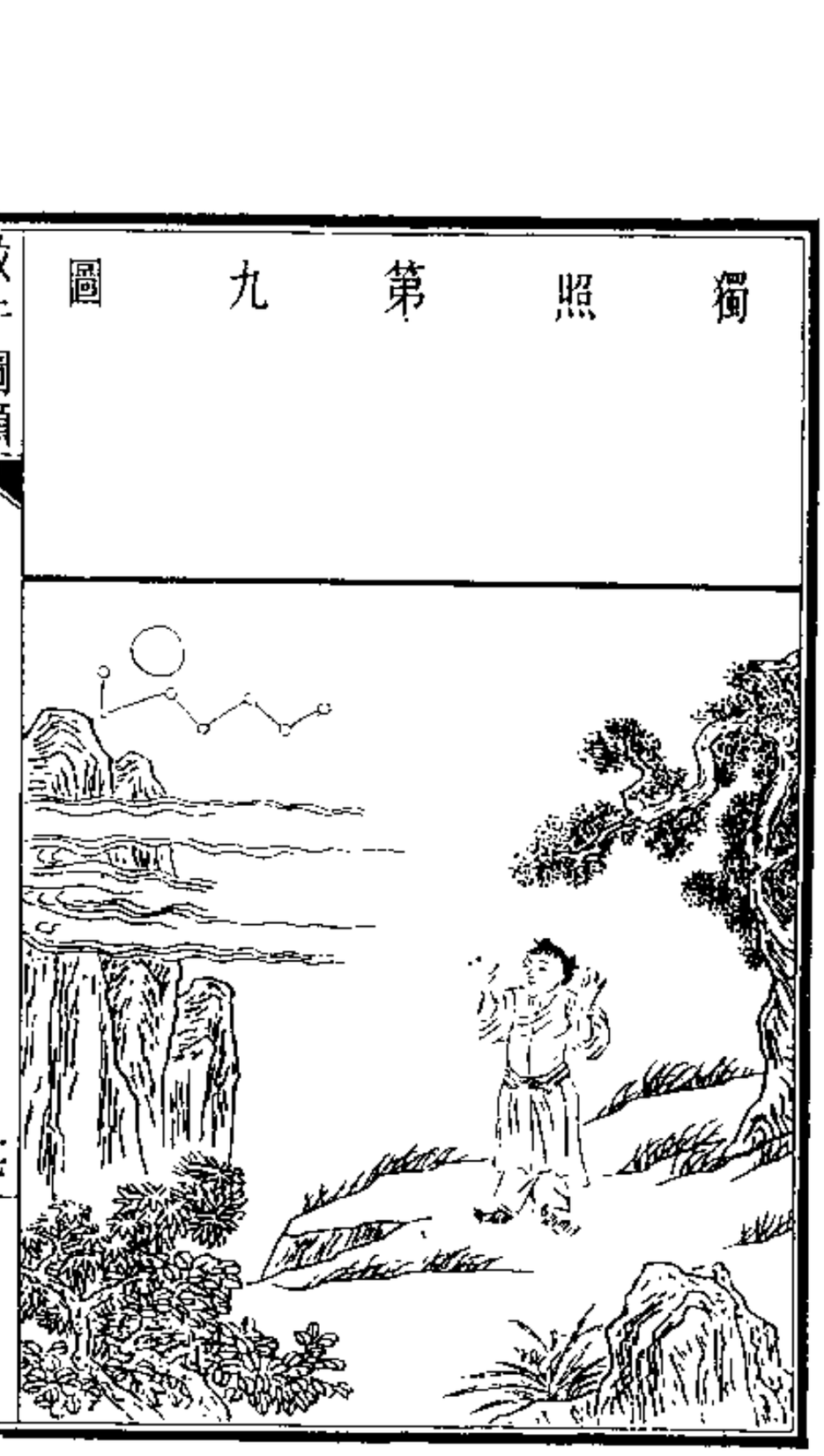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白牛誰道雪山中此日看來一色同牛也蕭閒人也散任
他南北與西東　夢菴格

人牛隱隱在雲中牛白白雲色色同此際那分賓與主任
從西也任從東　納允菴居士

牧牛圖頌　十六

獨照第九圖



獨照第九頌

牛兒無處牧童閒一片孤雲碧嶂間拍手高歌明月下歸來猶有一重關

普明原唱

不須收放得安閒脫畧尋常顧盼間散步謾歸明月下翻從上兩重關

磐山修次韻

一道寒光萬境閒寥寥四顧水雲間夜深明月歸來晚照徹空王向上關

菴問

個裡風光鎮日閒放身穩卧白雲間長歌一曲聲嘹喨直透威音劫外關

山茨際

失牛却不牛兒見撞入破獨壁立一窮個相閒雙身手赤灑灑的

誰道三更失却牛溪山獨立帳無儔空來兩手纔難放一拍虛空笑點頭

玉林琇

玉竹鞭無用草繩閒踪跡全無古路間空手獨歸林月下更前一步卽牢關

閒谷印

蹤跡寥寥獨個閒渾然出處那其間自歌自唱空山下多少癡人認過關

嚴轂櫟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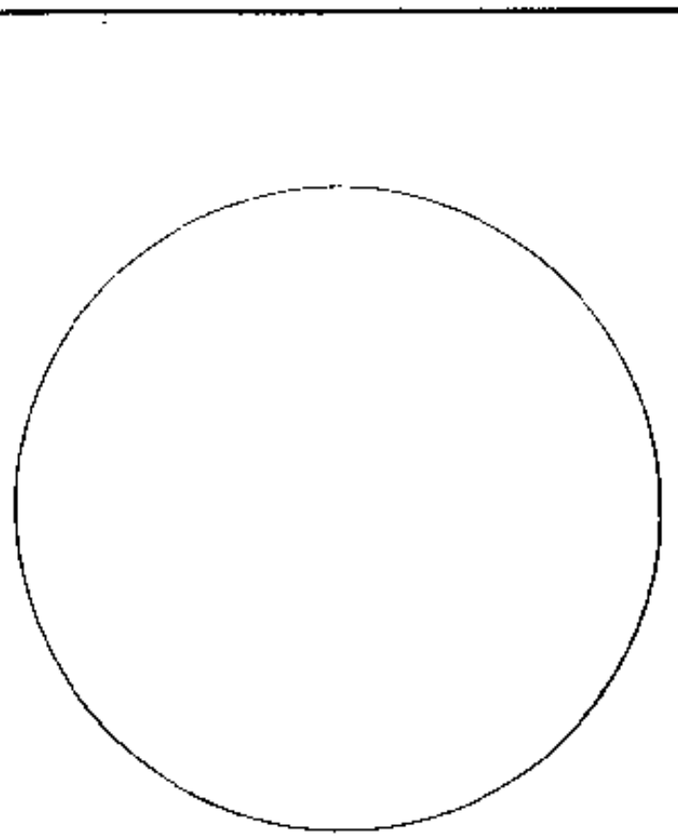
牛既忘兮心自閒閒閒來往在山間灰頭土面渾無事枯木巖前尚有關

夢菴格

牛兒不牧一身閒獨自徘徊山水間雖是出塵無事客還須撒手透重關

納允菴居士

雙泯第十圖



雙泯第十頌

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 寒或作含　普明原唱

人牛處處竟無蹤新月孤懸萬象空借問歸源端的旨枯椿春到綠叢叢　磐山修次韻

從前光影竟無蹤不見人牛煙水空盡大地回春夢曉日高香散百花叢　箬菴問

不見人牛不絕蹤清風明月滿長空太平休用歌堯舜　山茨際

拋盡符晴正目函乾葢坤火寒雪毒

蝸牛角上立生涯彼此從來共一家堪笑前人留此相烏藤三十不容賒　牧雲門

杳杳人牛不見蹤一圍新月照秋空個中若問還源旨風落巖花點翠叢　聞谷印

人牛譹說絕形蹤何異吹風欲滿空若問還源親的旨叅天荊棘亂叢叢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絕無人影與牛蹤階級何爲鑿太空究竟本來無一物依然萬象自叢叢　嚴轅轢居士

見絕人牛豈有蹤猶如淨月徧虛空者回休問其中意鳥自啼兮花自叢　納允菴居士

古杭南磵夢菴超格輯

尋牛第一頌 梁山遠原牧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自背覺以合塵　向迷而逐玄家
山漸遠岐路寔哉得失熾然是非蜂起
忙忙撥草去追尋水濶山遙路更深力盡神疲無處覓但
聞楓樹晚蟬吟

梁山遠原唱

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裡一
曲新豐空自吟

石鼓希彝次韻

暫時不在急須尋莫待渠儂人草深滿目青山無何別處
東西南北路途多踏踏遺踪可是麽仔細看來無兩個便
嘴是明明此物更非他

千巖長

跡去只消回首一沉吟
天涯海角徧參尋直入萬重煙嶂深拶得今朝與明日緣
楊堤畔聽鶯吟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牛兒原在不須尋怎奈忘來歲月深今欲爲伊親指示聯
珠且自和高吟

夢菴格

牛兒忘却要追尋尋去尋來路轉深日暮關山何處覓亂
雲堆裏自沉吟

納允菴居士

見跡第二頌 梁山遠原牧

依經解義問教知蹤明衆噐爲一金體萬物爲自己正
邪不辨眞僞未分欠悟入門權爲見跡
水邊林下跡偏多荒草離披見也麽縱是深山更深處撩
天鼻孔爭藏他

梁山遠原唱

枯木崖前差路多草窠裏輒覺非麽脚跟若也隨他去未
免當頭蹉過他

石鼓希彝次韻

也知隔遠苦無多只管貪程作甚麽蹄踏蹄踏兮嘴只對者
嘴是明明此物更非他

千巖長

東西南北路途多踏踏遺踪可是麽仔細看來無兩個便
從今去莫疑他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深深淺淺跡踪多不是渠兮是甚麽從此脚跟勤着力必
須覿面一逢他

夢菴格

山坡柳岸蹄痕多仔細凝眸是也麽識得跡蹤須着力從
今步步要尋他

納允菴居士

見牛第三頌 梁山遠原敎

聞聲得入見處逢源六根門首無差動用之中顯露水
中鹽味色裡膠青眨上眉毛更非他物

黃鸝樹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只此更無廻避處森
森頭角盡難成

梁山遠原唱

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仔
細看來未十成

石鼓希彝丈韻

臨風忽叫撐和聲擡起頭來雙眼青業債知他塡未足歸
耕隴畝望秋成

千巖長

隔墻認角又聞聲雨過前村草正青一對眼睛烏律律通
身毛色畫難成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獨露溪邊叫一聲通身毛片色青青向來枉自空尋覓此
際看來本現成

夢菴格

遠遠忽聞叫幾聲隔溪一望草青青本來鼻孔端然在縱
使嵩公畫不成

納允菴居士

得牛第四頌 梁山遠原敎

久埋奔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
頑心尚勇劣性猶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

竭盡精神獲得渠心狂力壯卒難除有時纔到高原上又
入煙霞深處居

梁山遠原唱

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
要同頭識舊居

石鼓希彝次韻

如今處處得逢渠帶水拖泥不用除總是國王田地上何
妨春草埋頭居

千巖長

遶天鼻孔要穿渠頓待金芒繩攔始除向去不須分皂白
和泥和合水且同居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楚石琦

我儂竭力只因渠到手如何肯放除所以藥山茅屋下牛
欄名字好安居

夢菴格

水盡山窮始得渠此時野性尚難除一條芒索牢穿住不
許狂奔向外居

納允菴居士

牧牛第五頌 梁山遠原敘

前念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眞向迷因而成妄不
惟境起皆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梁山遠原唱

韁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惹埃塵相將收得　羈
鎮無拘自逐人

梁山遠原唱

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向蹄風塵不從曾犯着人
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

石鼓希彝次韻

百草頭邊百億身如何得不犯纖塵鼻繩拽轉從頭看誰
是牛兮誰是人

千巖長

從來一個不羈身滿眼雲山滿眼塵今日稍能知觸淨肯
綠苗稼犯他人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短笛橫吹仰卧身山中水草淨無塵些些隨分隨時納敢
把禾苗犯別人

夢菴格

手把鞭繩緊逼身莫教信步踏黃塵一廻入草忙牽轉那
肯隨他去犯人

納允菴居士

騎牛到家第六頌 梁山遠原敘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短笛
身橫牛背目視雲霄呼喚不回牢籠不住

梁山遠原唱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篴聲聲送晚霞一拍一歌無限意知
音何必鼓脣牙

梁山遠原唱

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筒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
必知音是伯牙

石鼓希彝次韻

露地橫眠已到家不騎泥像學丹霞尾巴搖動三千界還
作宗門中爪牙

千巖長

前坡咫尺是儂家疊疊春山橫暮霞好個歸來時節子一
鉤新月挂檐牙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歷徧崎嶇已到家任他風雨共煙霞蓑衣箬笠頭角端然
少何須論齒牙

夢菴格

歷盡溪山始到家任從落日散雲霞歸來不語程途事何
必逢人挂齒牙

納允菴居士

忘牛存人第七頌 梁山遠原敎

法無二法牛　爲宗喻魚兎之異名顯筌蹄之差別如
金出鑛似月離雲一道寒光威音劫外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閒紅日三竿猶作夢鞭
繩空頓草堂閒　梁山遠原唱
欄內無牛趁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
得一身天地閒　石鼓希彝次韻
無牛得看只看山一個翁童翁兒閒更閒喜得白雲相伴
住谿邊茅屋兩三間　千巖長
千重雲樹萬重山倒卧橫眠任我閒此景畫圖收不得誰
言身在畫圖間　楚石琦

不見牛兒但見山終朝蕭灑自閒閒有時拍手高歌去只
在山間與水間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鞭繩拋下嬾登山無了牛兒心自閒睡足不知窗外事夕
陽已射草堂間　夢菴格
人牛俱忘第八頌 梁山遠原敎
凡情脫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兩
頭不着千聖難窺百鳥啣花一場懡㦬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寥廓信難通紅爐爍上曾容雪到
此方能合正宗　梁山遠原唱
慚愧衆生界已空個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
審憑誰繼此宗　石鼓希彝次韻
皮毛筋骨蕩肰空好手無勞遊刃通正眼瞎從驢今邊都
滅却更將何物顯眞宗　千巖長
翻身踏破太虛空一處纔通處處通匝地普天無影迹不
知誰解立吾宗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人牛生活一時空到此方知處處通建立從空還掃蕩十
方世界顯正宗　夢菴格
人牛雙遣露眞空內外無私萬法通莫立纖塵蹤跡泯堂
堂何處不歸宗　納允菴居士

返本還源第九頌 梁山遠原敘

本來清淨不染一塵　有相之榮枯　無爲之凝寂不
同幻化豈假修持水綠山青坐觀成敗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菴中不見菴前物水
自花花自紅　梁山遠原唱
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
來依舊一輪紅　石鼓希彝次韻
現成公案孰施功耳不盲兮眼不聾一一音聲諸色相分
明　時黑花白落間滿青溪紅　千巖長
一一根門自有功聞聲見色不盲聾晨昏總是尋常事睡
起三竿日正紅　楚石琦

休笑從前枉用功聰明黜盡類盲聾巖前不見菴中王鳥
任啼兮花任紅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識透根源作甚功聲聞色見似盲聾春來莫問東君意數
盡枝頭院落紅　夢菴格

人廛垂手第十頌 梁山遠原敘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　自已之風光
瓢入市杖笠還家酒肆茶坊化令成佛
露胸跣足入廛來抹土塗灰笑滿腮不用神仙眞妙訣直
教枯木放花開　梁山遠原唱
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頷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
戶千門盡豁開　石鼓希彝次韻
殺人便解活人來鬚頷何妨又吐顋甘作畜生行異類重
重關鎖盡衝開　千巖長
珍御全拋與庶來分明烏嘴與魚腮輝天鑑地能育特盡
使羣生眼豁開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酒肆淫房任往來莫教腦後露雙顋全身同事全機攝要
使羣生眼盡開　楚石琦
柳巷花街任去來蓬頭赤脚笑盈腮虛空粉碎全身現朵
朵優曇火裡開　夢菴格

納允菴居士

跋

雲栖蓮大師重刊牧牛圖頌而普明之名方著梁山遠原唱吾師夢老人貌之四十載未獲一見主南禦日始得于幻舟和尚所喜不自勝但原本畫郵數字遂空之俟再得他本查補今仍其舊至諸公頌內亦有數字可商者老人易字于本頌下請政大方音見闖疎畧未能盡闕古今諸錄謹將老人自頌及納公發心刊刻亦次彙入伏望諸方尊宿倘于古德錄中得牧牛佳頌乞郵寄白門古鏡俾續二集性音敬跋

大清嘉慶丙辰元年端陽日

信官永來重刊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

中書舍人張 商英 述

華嚴性海納香水之百川法界義天森寶光之萬像極佛陁之眞智盡含識之靈源故世主妙嚴文殊結集龍宮誦出雞嶺傳來繼踵流通普聞華夏李長者合論四十軸觀國師疏鈔一百卷龍樹尊者二十萬偈佛國禪師五十四讚四家之說學者所宗若乃撮大經之要樞舉法界之綱目標知識之儀相述善財之悟門入境交參事理俱顯則意詳文簡其圖讚乎信受奉行爲之序引

善財童子初詣婆羅林中參 文殊師利菩薩與五百比丘言下成道五衆益友頓啓初心得根本智指南法門證十信心 讚曰

出林還又入林中
便是娑羅佛廟東
師子乳時芳草綠
象王回處落花紅
六千乞士十心滿
五衆高人一信通
珍重吾師向南去
百城煙水渺無窮

善財童子第二詣妙峯山參 德雲比丘四維四佛七日方見在別峯上徐步經行頂禮問法令增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 讚曰

德雲長在妙高峯
行遶峯頭不定蹤
七日既云尋未見
一朝何故却相逢
發心住處師緣合
普見門中佛境容
向晚夕陽坡下望
白雲青嶂萬千重

善財童子第三詣海門國參 海雲比丘十二年中觀海現佛千二百歲摩頂說經憶念受持眾華難法得普眼法門證治地住 讚曰

一入多門又到門
分明普眼照乾坤
十年觀海深深趣
千載聞經品品存
白浪涌花成異瑞
紅蓮現佛獨稱尊
須彌聚筆休云寫
萬頃滄波欲斷魂

善財童子第四詣楞伽道傍參 善住比丘來往空中廣現神變手摩其頂令增念力普散天花得普遠疾供養諸佛法門證修行住 讚曰

迢迢一到海楞伽
遙望空中事可佳
念念遍遊諸佛剎
紛紛艷曳落天花
手摩日月三輪外
身出須彌四面遮
若也更求生貴樂
鬲門洪浪跳金蝸

臨安府衆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賈官人宅印造

善財童子第五請遣單答國參　弥伽長者問已作礼說香花寶珍分別字輪九萬類音悟想持法得妙音陀羅尼法門證生貴住　讃曰

檀末金花香寶珍　繽紛散設現威神
騰騰光照三千界　落落言分萬字輪
幽窓林樹藏虎豹　深沉澗澤乘龍麟
妙音唱出陀羅語　辯盡胡人與漢人

善財童子第六詣住林城參　解脫長者一身中現十方佛剎上佛無異國土何殊未來而來要見即見得如來無等莊嚴法門證具足住　讃曰

十二年中到住林　住林深處訪知音
有時要見十方佛　無事閑觀一片心
不去不來如焰影　緣生緣滅猶光陰
莊嚴門啓誰人到　幽徑落花流水深

善財童子第七詣弥伽羅國參　海幢比丘半年觀察三昧定境現十四類百千相般若智照何所不彰得普眼捨得法門證正心住　讃曰

光陰已過半年間　終日冥然靜若山
身上出生十四類　毫中涌現百千般
一心觀察無休息　六月思惟不等閑
摩利伽天好春色　栴檀梁殿語綿蠻
衆生國裏成就地　閻浮城裏音容秀
寶樹園林閻寶牆　金光明網布金牀
千重堂閣宮榮麗　萬派陂池行漫香
究竟願門周法界　菩提心廣遍塵方
河沙諸佛曾承事　幢高是歇場

善財童子第八詣海潮處園林參　休捨優婆夷證離垢法門證不退住　讃曰

運生死能摧破菩提心悟究竟願得離憂安隱幢

善財童子第九詣那羅素國參　此月曜仙人無量仙人同音讃已下林執手佛剎現前悟眞淨智卷舒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菩薩住　讃曰

此月曜仙人下寶牀　摩頭執手看殊祥
十方佛境同時現　萬象星羅忽頓彰
無邊那文藏顯毫光　轉覺平生見處長
却還本座求端的　無勝心幢瑞色揚

善財童子第十詣伊沙聚落參　勝熱婆羅門五熱炙身心生疑惑諮天共詣帥悔自愆直上刀山投身火聚得無盡輪法門證王子住　讃曰

求師擇友古今難　邪正誰分萬慮間
若使全身投火聚　先須努力上刀山
六天讃後方知妙　五熱熏時豈等閑
無盡輪中王子住　玉樓金殿鎖塵寰

善財童子第十一詣三眼國參　善見比丘頂大三摩金輪常現順機順法無念無照得隨順燈法門證歡喜行　讃曰

直入人人指點在　雲林便知求友到
三十八河崇佛事　忽見吾師光一尋
百千萬劫聽潮音　究竟願門周法界
出家何必云年少　一息踏陀歲月深

善財童子第十三詣名聞河住中參　自在童子八部龍天空中告語十千童子樂莊嚴沙土巧方術商農葬印得主巧大神通智法門證解益行　讚曰

十千童子樂無涯　何渚沙中共戲沙　不可數窮爲轉轉　阿庾多下洛叉叉
巧書算印將何用　醫相商農未足誇　大智光明如會得　滿天星月屬皇家

善財童子第十四詣海住城中參　具足優婆夷數十億座延無量人安一小器涌無量寶滿方來者悉得滿足得無盡福德藏法門證無違逆行　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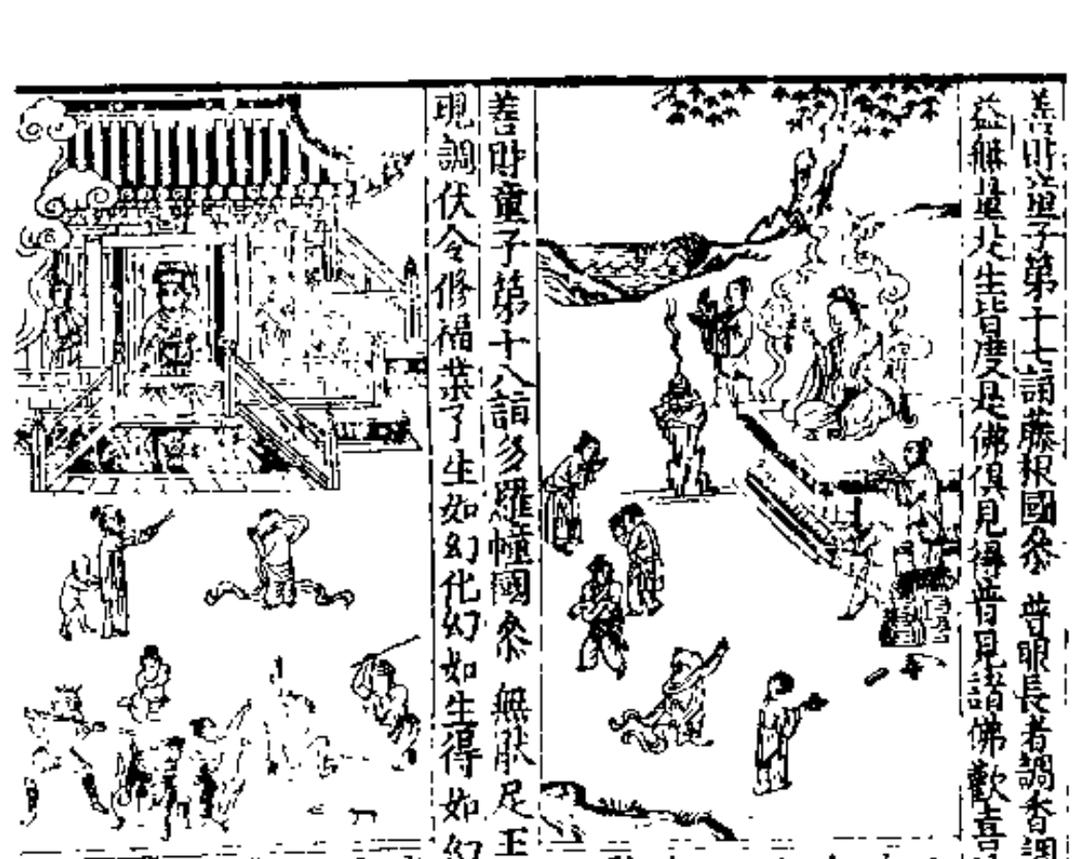
海住城高瑞氣濃　更觀奇特事無窮　須知隱約千般外　盡出希微一器中
四垂授時成聖果　六凡食後脫凡籠　少林別有眞滋味　花果馨香滿木紅

善財童子第十五詣大興城參　明智居士處高臺上阿視空中一切諸寶瓶紛而下　若貧者貧財施法施得隨意出生藏法門證無屈撓行　讚曰

萬象澄明絕點埃　大興居士在高臺　求財窮子紛紛到　聽法高流疊疊來
施物應機心洛洛　出生隨意藏門開　萬般千樣從空落　無量人天飽暖迴

善財童子第十六詣師子宮城參　智慧長者執手觀七重疊妙閣見十界生施十種寶過去修因蘊積智藏得無盡藏法門證離癡亂行　讚曰

執手歸家看技能　善財一見信威徵　十重樓閣從頭覩　三世如來最上層
今日人間成妙果　當年佛所施香燈　若將此事爲奇特　辜負南山萬歲藤



善財童子第十七詣藤根國參　普眼長者調香調藥理身理心還生還利益無量衆生皆度是佛俱見得普見諸佛歡喜法門證善現行　讚曰

遠入藤根路渺茫　普門普眼遞何長　身心安樂諱無病　香藥調和別有方
禪悅珠羞平濟惠　名衣上服等分張　微塵生佛如求見　細把波羅蜜味嘗

善財童子第十八詣多羅幢國參　無依足王詔入宮殿細觀善惡崇現調伏令修福業了生如幻化幻如生得如幻法門證無著行　讚曰

幢王一詔入深宮　鳳閣龍庭事莫同　劒戟刀山成妙用　鑊湯爐炭顯神功
妄言惡舌當須斷　殺盜邪婬禁不通　便是金輪化天下　大千沙界敢亮風

善財童子第十九詣妙光城參　大光王明明三昧入一切智法法顯現諸天園處種性莊嚴靚飾無盡得大莊嚴幢法門證難得行　讚曰

百寶光城物象鮮　又觀王入定中圓　山川草木皆迴轉　鳥獸魚龍悉現前
以法攝持千萬衆　爲君傳道誠難得　十地三賢未比肩

善財童子第二十詣安住城參　不動尊現神力令諸衆生離癡亂心悉得清淨入一切智法門證離癡亂行　讚曰

爽爽相好世難倫　正是當年荷女人　過去劫逢無垢佛　至今成得有爲身
幾生欲海證清淨　一片心田絕點塵　未法欲來休歎

善財童子第二十二詞廣大國中參　優鉢羅花長者
祥瑞普熏法界使聞香者獲法身香得調和香法門證離衆生相問向　讚曰

優鉢羅花向日開　滿天風味入靈臺　雪山牛首皆收到　象藏龍宮盡採來　一炷普熏成雨露　十方膽瑞起風雷　吾家不用調和法　出自馨香遍九垓

善財童子第二十一詞都薩羅城中參　遍行外道行法門證普賢行　須曰

入九十六種觀察無依無作得一切處菩薩行法門證普賢行　須曰

城裏相尋曉景分　中宵城外夫尋君　輝華氣象凝青靄　色相圓明步白雲　隨類現身非一一　當機演法未聞聞　東西南北微塵內　外道天魔盡出羣

善財童子第二十四詞可樂城中參　無上勝長者無憂林中理斷世務入部龍

天一切人畜無人見無嗔無鬪無諍得一切處無作神通法門證等一切佛回向　讚曰

十有餘年四海遊　因尋上勝到無憂　幾多魔衆貪瞋息　八部龍天悶訝休　一切處修菩薩行　三千世界鬼神愁　祇因成就如斯力　喚得衆生盡歸頭

善財童子第二十三詞楞閒城中參　船師婆施羅一切商人共論寶聚酌

海深淺於其遠近望月觀星知來識往得大悲幢法門證不壞回向　讚曰

平生估計聚城樓　來往商人古岸頭　鷗鷺過時紅蓼嫩　鷺鴻歸後白蘋秋　滄海無風到寶洲　鼓棹星撓何處客　入雲帆勢去悠悠

善財童子第二十八詞補陀落迦山參　觀自在菩薩諸菩薩衆各坐寶石猶如

佛月共演慈音說離怖畏隨宜攝化得大悲行法門證隨順衆生回向　讚曰

迦邏山西巖下求　金剛寶石月輪秋　善財童子叮嚀語　卻問觀音那路修　一切處修菩薩行　三千世界鬼神愁　祇因成就如斯力　喚得衆生盡歸頭

善財童子第二十七詞善度城中參　鞞瑟胝羅居士如來路開拘樓秦佛

千諸佛悉來此中無涅槃者但爲調伏得不般涅槃際法門證菩提根回向　讚曰

山川重疊轉艱難　到此平生意氣勤　鞞瑟胝羅如月滿　拘樓佛塔似天寬　但觀種類示調伏　不見如來般涅槃　十方塵刹掌中看　三昧境隨成正覺

善財童子第二十五詞輪那國中參　師子頻呻比丘尼妙勝光王目光園中入

慈涕泉百花寶木頭頭映現示身得成就一切智法門證普賢行　須曰

師身已得意生身　遍往塵方指示人　泉湧靈源八德美　園林寶樹百花新　頭頭顯現輝心鏡　隨類演法轉法輪　各各隨宜轉法輪　各各隨宜轉法輪　各各隨宜轉法輪

善財童子第二十六詞峻嶷國中參　婆須蜜女現長者身出光明或現

或纏無纏無著了性欲空皆獲適果得離貪慾法門證功德藏回向　讚曰

相逢相問有何因　三德已明貪欲際　天衆天形應不偏　吾家不用調和法　高行如來一寶鈴　人非人女皆隨現　執手抱身心月靜　吻脣嗏舌戒珠圓　優鉢羅花向日開　滿天風味入靈臺　雪山牛首皆收到　象藏龍宮盡採來　一炷普熏成雨露　十方膽瑞起風雷　吾家不用調和法　出自馨香遍九垓

善財童子第二十九即此空中衆　正趣菩薩放大光明映奪諸相足按地六種震動過微塵國事無量佛得普門速疾行證真如相回向　讚曰

堂堂此界太虛中　身放毫明照不同　日月星辰光映奪　天人龍鬼貌朦朧　從來國土無空過　所到師門有變通　普疾行功聊借問　竹房雲鎖日頭東

善財童子第三十詣喆羅鉢底城衆大天神長伸四臂取四海水以自灌沐示現珍寶供養如來令離諸欲得雲網法門證福德藏回向　讚曰

四手長伸取四溟　持來掌上蔕頭傾　回觀面目身心淨　又見乾坤日月明　雲網碧幢重疊疊　花香寶聚積盈盈　試拈此物爲施設　蠢動含靈道自成

善財童子第三十一詣菩提場衆　安住地神而爲地神各放光明阿僧祇寶悉皆開現昔善根力佛記無忘得智慧藏法門證法界無量回向　讚曰

行到閻浮摩竭陀　地神百萬列星羅　口談佛記心持盡　足按僧祇寶涌多　得此法門常出入　便觀塵劫不諸訛　等將法界同回向　普放光明見也摩

善財童子第三十二詣迦毗羅城衆　婆珊婆演底主夜神諸天星辰炳然在體雲霧晦暗現日月明喊嶮惡道作橋衆路得破癡暗光明法門證歡喜地　讚曰

西落金烏夜放光　迦毗羅國現熒煌　密雲重霧行平陸　暴雨颶風涉渺茫　便向暗中懸日月　却來嶮處架橋梁　已知多劫成方便　今日始逢喜一場

善財童子第三十三詣菩提場衆　普德淨光主夜神十種聖智四亂定心三寶威光五停識觀開出家門示正道路得普遊步法門證離垢地　讚曰

堂堂此界太虛中　身放毫明照不同　日月星辰光映奪　天人龍鬼貌朦朧　從來國土無空過　所到師門有變通　普疾行功聊借問　竹房雲鎖日頭東

善財童子第三十四不離菩提場衆　喜目觀察衆生主夜神二毛孔涌出身雲現相隨機演他智入解脫海訶希有事得大勢力普喜幢法門證繫念　讚曰

自喜求師不遠尋　不離場內聽潮音　翻思昔日聞談妙　未似今宵得意深　十種法門圓聖智　四禪分別合天心　又能寂靜還遊步　離垢花開向少林

善財童子第三十五即衆會中衆　普救衆生妙德主夜神兩眉放光舒身濟頂大人境界知佛現時普焰出世妙眼發心得調伏衆生法門證法界無量回向　讚曰

眉裏舒毫灌頂時　淨輪三昧合如之　論心境界重重現　說佛光明漸漸知　妙眼我身何有異　寶王慈氏更無疑　普賢普焰今何在　雪滿長空花滿枝

善財童子第三十六即道場中衆　寂靜音海主夜神念念出生無量大悲法藏法義智慧名海得出生廣大喜莊嚴法門證現前地　讚曰

百萬僧祇衆達身　摩尼幢座涌蓮新　從來念念出生喜　發起心心觸處眞　我見我觀無量境　成雲成海有前因　略言師友逢多少　二刹如來是故人

善財童子第三十七詣如來會中參 守護一切城主夜神普現色身演佛法成
聞思修慧令諸含識守護心城得甚深自在妙音法門證難勝地讀曰

寶座光中普現身　又開佛藏濟生民
我觀法界無邊表　誰信陀羅有利人
行法名輪重演說　聞思修慧再宣陳
妙音雖是胡家拍　韻出陽春雪曲新

善財童子第三十八詣佛會中參 開敷木花主夜神隨心現身普使知見遣花
覆合嶮難惡道救拔有情令斷愛網得出生廣大喜光明法門證遠行地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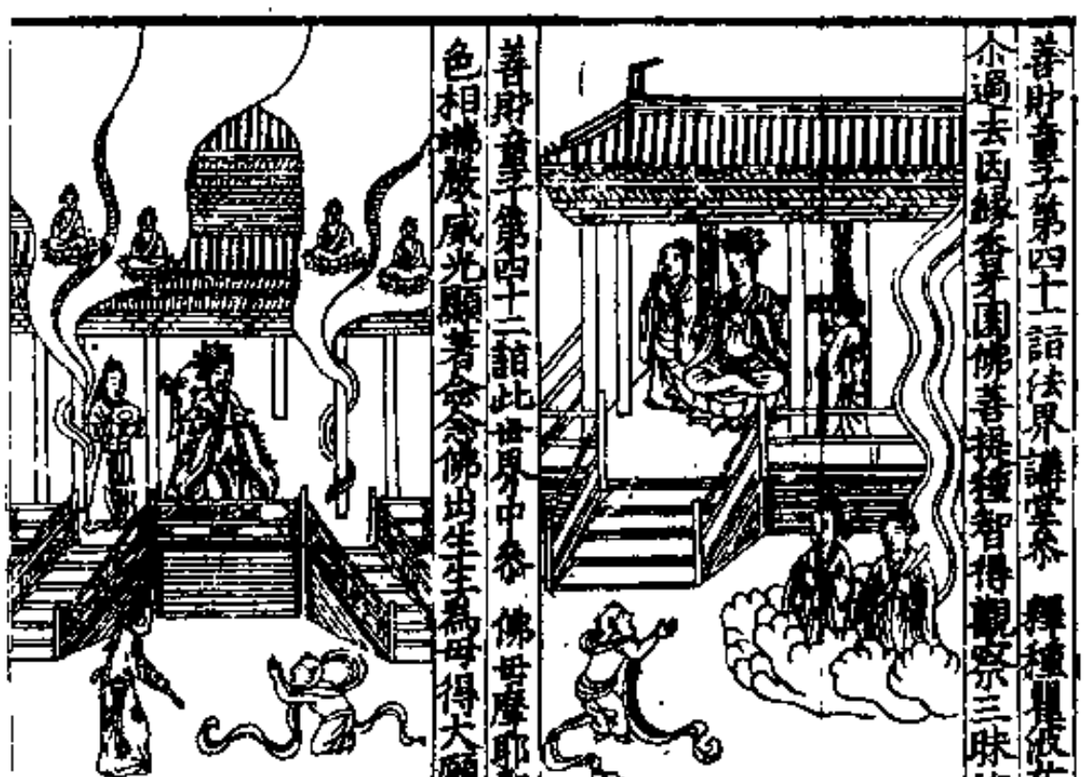
闇裏花生盡護歸　不令嶮路受驅馳
愚迷羅網刀摧後　貪染稠林杵挫之
智慧山王騰化日　寶光明女發心時
算來已是經多劫　速地相違也深奇

善財童子第三十九詣道場中參 大願精進力救護衆生夜神隨機隨像身多
身妙色妙智如日如月普救罪人獲忍眼淨得教化衆生令生善根法門證不動地讚曰

太子當年救罪人　而今普現一多身
十千信士心離垢　百億那由眼絕塵
妙色瑩如秋色靜　智輪明似日輪新
寶光佛出林中後　又見雲花幾度春

善財童子第四十詣毗嵐園中參 妙德圓滿主夜神普觀十方一切佛降
往劫乳母今朝園主悟受生藏生如來家得受生自在法門證善慧地讚曰

違君直語受生因　便作如來家裏人
一念盡觀塵數佛　十方同看降威神
欲知今日園林主　便是當年乳母身
別有世間曾未見　一件一件新



善財童子第四十一詣法界講堂參 釋種提波女一萬宮神俱來迎讚現前法
令過去因緣香幢園佛菩提種智得觀察三昧海法門證法雲地讚曰

因遊法界講堂中　遂見瞿波女不同
盡說目前千萬事　又云塵劫許多功
法雲容曳舒羣岳　教網張羅滿太空
撿點人生成好笑　香牙圍裏杏花紅

善財童子第四十二詣此世界中參 佛母摩耶夫人從兜率天降神母胎現大
色相嚴威光顯著令念佛出生生為母得大願智幻生法門讚曰

我又如何近閻浮　守堂羅刹得三摩
遍看樓觀重重妙　怒見蓮花葉葉新
念念願為諸佛母　生生示作女皇身
可怜心膜含容大　包盡微塵世界人

善財童子第四十六詣那城參　時勝優婆夷　其舌根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

自開自解自爲人　便向紅塵利有情　眼耳鼻舍功德聚　舌身意現智光明　能生能出門庭靜　無盡無依境界清　會得道場圓滿處　一身蜂汾致昇平

善財童子第四十六詣那城參　時勝優婆夷　其舌根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　讚曰

聞得吾師衆藝全　而今相見試數宣　阿多波者言言諦　縫擲迦陀字字詮　四十二門流布後　三千世界古今傳　大明一智如何也　雲散長空月正圓

善財童子第四十七詣妙月長者　其長者不談法義略示名字顯無得中又無所住即此無得又無得矣是謂具得也得淨智光明法門

妙月高人又指他　向時過友也空過　翻思兩處語言少　却笑諸方路布多　悲焰明輝休語會　智光解脫是如何　君今不爲通消息　白玉無瑕自琢磨

善財童子第四十七詣妙月長者　其長者不談法義略示名字顯無得中又無所住即此無得又無得矣是謂具得也得淨智光明法門　讚曰

精進人希懈念多　師勤法道恰相和　十方佛所無休息　百劫身心有切蹉　萬仞峯頭雲去後　千尋松項鶴來過　自怜處世門清淨　花落閑庭長綠莎

善財童子第四十八詣正法來曾小息大師子吼大福智乘得無著念清淨莊嚴法門　讚曰

善財童子第四十八詣沃田城參　堅固解脫長者　百千萬劫十方佛所勤求

善財童子第五十即此城南求落參　最寂靜婆羅門　發菩提心無有退轉過現未來已退當退隨意作爲皆悉成滿得誠願語法門　讚曰

城南聚落法門侶　閉願忻然意不迷　過去以誠成解脫　未來因語得菩提　隨心隨處作爲滿　無退無當盲趣齊　須信江南二三月　百千家裏鷓鴣啼

善財童子第四十九詣出生城參　無勝幢長者垂示二法而爲開誘見無量佛得無量藏悟其所以復亦省理得無盡相法門　讚曰

迢遞遠入出生城　閘市門頭訪道情　多謝吾師言言諦　却深思我路千程　得無量藏因誰悟　見盡高人合自明　昨夜秋夢起　一天星月照簷楹

善財童子第五十一詣師子奮迅城參　德生童子有大量妙音聲菩薩勤觀妙境重重映現佛佛全彰出已還同曾識不及得生佛果三世境界法門　讚曰

樓閣門前立片時　龍華師主遠方歸　不唯彈指觀深妙　又聽慈音語細微　理智行爲身日月　菩提心是道摳機　許多境界何來去　萬里天邊一鴈飛

善財童子第五十二詣妙意華門城參　德生童子有大量妙音聲菩薩知見無明煩惱國土衆生依正同空皆如幻同得菩提幻住法門　讚曰

德生有德所和融　同幻同生意莫窮　向佳同修成解脫　同悲同智顯靈功　同緣同想心冥契　同見同知道轉通　若要一生成佛果　盧樓閣在南中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卷終

佛國禪師昔居龜寺今在鳳城觀善財童子參諸知識未有休期哨首下承當豁然休歇大用現前

讚曰

時光已是覺蹉跎嗟嘲平生跋涉多五十餘人皆問訊百重城郭盡經過而今到此休分別直下承當得也麼忽若更云南北去分明鵝子過新羅

百一由旬摩頂歸片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白象兒沙劫智悲方備日微塵行願正圓時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渺

讚曰

宋代刊板蜀刻最稱善本匯川館所藏者係通人顧尸家書籍鋪活字印行頗可知者字畫清朗可知者字畫清朗可知者字畫清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

東莞張伯楨著

吳崗生題

滄海叢書題詞

老友滄海居士輯其生平譔著為叢書一二輯屬為題識滄海為人磊落有奇氣其文章

駝騁有不可一世之概予心折已久宜愛識數語以貢諸千百世後之讀此書者

甲戌春日

北江吳閩生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

東莞張伯楨述

呼畢勒罕漢語自在轉生之義凡人亥念未除者皆隨業轉生不能自在常轉常迷流浪生死而不自知若妄念已除三毒淨盡證得菩提心體卽不爲業轉而能自在轉生隨緣示現以度世濟人是曰呼畢勒罕今考西藏大呼畢勒罕詳著於篇以備研究密宗者之參考

濟隆呼圖克圖

第一輩斯曲堅參在後藏上蝦沃奪雄地方出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帕爾巴拉汶拉緻在補博地方出世三千五歲圓寂

第三輩佈扎昔熱在黎魚地方出世至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拉汪曲結堅參在沃絨地方出世六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曲結汪曲在黑貢地方出世四十七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工曲宜瑪在博窩熱浪地方出世五十二歲圓寂

案第五世達賴將巴克碩寺廟地方賞給管理

派充青海喇嘛遵照第五輩達賴喇嘛示論前往調和哲布尊丹巴與準噶爾訟事又遵諭前往北京朝覲年五十二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班墊堅參　在類伍齊卡塞地方出世遵諭親往北京朝覲高宗純皇帝賞給四字名號銀印並黃車黃褥黃韁年五十一歲在北京圓寂由皇室賞給銀物治喪厥後其徒眾因巴克碩寺廟地方無人管束具稟理藩院懇其准圓寂呼圖克圖之弟阿旺洛布管理經理藩院代奏奉諭照准并給予扎薩克名號

第八輩夷喜洛桑丹貝貢布　在博窩曼脚地方出世乾隆三十六年庚寅親往北京朝覲三十八年壬辰奉諭補授掌印喇嘛并賞給伊屬下商卓特巴格隆阿旺達結扎薩克名號附同賞給管束濟隆呼圖克圖所屬巴克碩寺廟十八處僧人百姓之扎薩克喇嘛銀印一顆返藏後復賞給管束寺廟之扎薩克達喇嘛名號五十四年戊子奉諭補授協理西藏事務旋又奬給畢哷圖諾們罕名號五十五年親往北京途次奉諭着仍回藏協理西藏商上事務五十七年奉諭着仍用前輩賞給四字名號及銀印又賜敕書一道嘉慶元年創建寺院奉諭賞給永安寺扁額一道九年第八輩達賴喇嘛示論前往調和哲布尊丹巴與準噶爾訟事又遵諭前往北京朝覲年五十二歲圓寂

第九輩羅布藏丹貝堅參　在類伍齊卡塞地方出世遵諭親往北京朝覲高宗純皇帝賞給四字名號銀印並黃車黃褥黃韁年五十一歲在北京圓寂由皇室賞給銀物治喪厥後其徒眾因巴克碩寺廟地方無人管束具稟理藩院懇其准圓寂呼圖克圖之弟阿旺洛布管理經理藩院代奏奉諭照准并給予扎薩克名號

第十輩阿旺班墊曲結堅參　在乍隆扎喜仔地方出世咸豐八年戊午八月十四日入於金瓶掣定光緒元年乙亥第十二輩達賴喇嘛圓寂由駐藏大臣希具奏奉諭着代辦西藏商上事務光緒三年丁丑由駐藏大臣松奏奉諭着辦西藏事務是年奉旨賞給通善名號五年己卯奉諭補放達賴喇嘛榮增正師傅八年壬午奏請作爲堪布與達賴喇嘛傳授小戒十二年丙戌三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阿旺吐丹改桑丹貝卓密　在蔡里地方出世光緒十六年庚寅入於金瓶掣定

第穆呼圖克圖

第一輩工巧粽連　在奪堆沃協巴地方出世五十七年奉諭着仍回藏協理西藏商上事務五十七年

第二輩邊覺扎喜　在工布昌葛棟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拉汪巧勒朗結　在工布仲青地方出世
五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拉汪丹巴堅參　在工布扎結地方出世
順治九年隨侍第五輩達賴喇嘛前赴北京朝
覲奉諭賞賚銀物三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朗卡甲木養　在工布扎紀買地方
出世五十三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白迭勒甲錯　在工布布頃卓買
地方出世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第七輩達賴喇
嘛圓寂奉諭掌辦商上事務二十四年賞給諾
門罕名號四十三年創建寺廟奉諭賞賜廣法
寺匾額一道并賞給其徒弟甲木養丹巴扎薩
克喇嘛名號暨頒給銀印一顆重敍銀五十兩係滿蒙
藏三體字文曰管理第穆所屬寺院百姓扎薩
克喇嘛之印五十五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吐布丹濟克美甲錯　在察木多
地方出世嘉慶十三年派充第九輩達賴喇嘛
暨大德梵僧鞾中藏埋二十五年其事洩漏旋
由第穆之親屬等遞呈口供於駐藏大臣云查
第穆實屬有辜大皇帝鴻恩對達賴喇嘛恩將
仇報似此行爲誠屬罕聞即以佛規法度而論
萬難輕貸闔藏僧俗公眾議擬罪名并將第穆
寺院內財物等項一併全行抄封歸入商上達

賴喇嘛深加憫念祗將第穆阿旺羅布藏稱勒饒結安置第穆經垣令其一生坐靜嗣後若果訪獲始初眞正第穆出世之人准其稟明商上迎回本寺惟是祗准列於呼畢勒罕之下除此不得擅請以上名號及掌辦噶勒丹池巴榮增師傅講經喇嘛并三大寺及温都寺洛琫等項至商卓特巴扎薩克喇嘛名號永遠不得任意請給從此嚴示禁約第穆呼圖克圖從前并未給有印信至於扎薩克喇嘛曾經得過印信即當繳送部中所有第穆阿旺降白迭勒甲錯以上第穆寺原有土地人民財產非係掌辦任內

新添外舊存確係從前執照所開地方寺院莊田僧人從役并寺中佛尊器具經貲本銀均准照舊不動至拉章所存佛尊財帛莊田每年所收一概抄作大皇帝及達賴喇嘛念誦平安經典之用永遠著爲例規各情前已詳具譯文在案經駐藏大臣裕具奏於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奉諭着照所請辦理查未奉諭旨前一年第穆已病故亭壽四十五歲

哼徵阿齊圖諾們罕

第一輩線洵曲汪扎巴 在阿里谷格地方出世六十八歲圓寂

第二輩班青降巴嶺索諾木朗結 在德沃嶺地方出世七十六歲圓寂

第三輩濟克爭滾噶爾堅參 在後藏納堆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工却曲批 在扎溪地方出世七十四歲圓寂

案工却曲批曾充第五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傅第五輩仁增足美奪吉 在佔爾地方出世六十九歲圓寂

第六輩池青阿旺却墊 在倭多甲頃寺側地方出世乾隆十六年七十五歲圓寂

案仁增足美奪吉曾充第七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傅雍正十二年曾由世宗憲皇帝賞給廣衍黃法阿齊圖諾們罕名號印信

第七輩名號未詳 於乾隆十七年在昆崙出世七歲圓寂

案第七輩未曾迎回藏遽圓寂故名號未悉

第八輩羅布藏夷喜丹巴饒結 乾隆二十四年由皇上賞給前輩在裏塘地方出世三十五年由皇上賞給前輩所得諾們罕名號印信隨又改修哼徵寺院經章嘉呼圖克圖代請理藩院具奏奉旨賞給凝禧寺圖額一道又賞給辦事之人達喇嘛名號

及度牒十張五十八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夷喜楚稱堅參　嘉慶二十三年在歐柱鼎地方出世道光四年入於金瓶掣定十九年奉諭准其撤退呼畢勒罕字樣並仍賞給名號印信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奉諭着掌辦商上事務咸豐五年第十一輩達賴喇嘛遵照定制接管闔藏政教事務作爲舊任掌辦返回本寺居住是年達賴喇嘛圓寂由駐藏大臣具奏奉旨着仍充掌辦事務十一年察木多失和成訟經查明弓結妥協奉旨賞給慧靈名號及黃轡繩同治元年因政教災厄以致內亂曾

帶印信馳赴京都二年在北京圓寂四十六歲

第十輩阿旺羅布藏夷喜丹巴堅參　在西甯納沃寺院側出世光緒三年入於金瓶掣定二十年補充班禪額爾德尼榮增師傳二十三年奉敕書賞給寺院印信　係黃教

德柱呼圖克圖

第一輩羅布藏捫浪　在金川扎卡地方出世嘉慶三年圓寂享壽七十歲曾充噶勒丹池巴

第二輩羅布藏青饒汪曲　在打箭爐地方出世精通黃教曾充噶勒丹池巴咸豐四年充當第十一輩達賴喇嘛傅在噶勒丹池巴任內七年交卸後充當第十二輩達賴喇嘛正榮增師傅並與第十二輩達賴喇嘛傳授小戒嗣協理事務汪曲結布出缺闔藏僧俗公同懇請駐藏大臣滿具奏補放幫辦商上事務同治四年奉諭照准並賞給諾們罕名號五年剿平瞻逆工布朗結奉諭賞給印信十年賞給銀印并賞給辦事商卓特巴扎薩克喇嘛印信旋因革斥以致扎薩克印信未曾開用十一年圓寂七十三歲

第三輩阿旺羅布藏丹貝卓密　在模全布棟地方出世光緒三年入瓶掣定二十三年圓寂二十二歲

汶結賽大呼畢勒罕

第一輩結賽責饒尚批　在前藏噥許地方出世五十三歲圓寂

第二輩曲批甲錯　在沃卡拖美地方出世二十五歲圓寂

第三輩頓魚曲吉甲錯　在達布格玉地方出世三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增甲錯　在沃卡拉隆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阿旺濟克美扎巴　在沃卡拉隆

地方出世四十五歲圓寂

案第七輩達賴喇嘛前往噶達時曾充當掌辦商上事務

第六輩欧桑吐丹濟克美甲錯　在訥莫地方出世嘉慶十三年曾充第九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傅奉諭賞給諾們罕名號六十九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羅布藏拖美丹增甲錯　在巴克碩地方出世咸豐四年充當第十一輩達賴喇嘛副榮增師傅七十一歲圓寂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濟克美楚稱甲錯　在沃普噶地方出世光緒十年入瓶掣定十九歲圓寂

沃卡濟仲呼畢勒罕

第一輩根登扎喜　在後藏揚堆洛布瓊仔地方出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丹巴甲錯　在達布嶺打爾地方出世五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根登曲結汪却　在達木吉容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增曲吉汪却　在下達木沃隆康地方出世光緒五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第一輩桑巴擺青布洛墜堅參　在却木卓薩地方出世七十八歲圓寂

第二輩捫浪洛墜　在却木巴結地方出世八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扎巴堅參　在却木却斯卡地方出世二十五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却吉堅參　在揚布扎沃地方出世三十六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彭錯　在却木仲撒地方出世四十七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彭錯四朗擺桑　在却木雜結地方出世二十八歲圓寂

第七輩扎巴堅參　在却木饒丹地方出世三十五歲圓寂

第八輩羅布藏協宜扎巴朗結　在洛斯康地方出世四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羅布藏吐丹協宜扎巴甲錯　在前藏密

朵紀猜地方出世四十二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羅布藏協宜甲錯　在牙堆地方出
世光緒十三年入瓶掣定十九歲圓寂
第十一輩阿旺隆熱却覺甲錯　在前藏出世咸
豐六年入瓶掣定十九歲圓寂
第十二輩羅布藏吐丹協杜甲錯　在前藏出世
光緒十九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布魯克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甲熱夷喜奪吉　在揚推庫勒地方出世
五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滾噶邊覺　在後藏熱隆地方出世四十
七歲圓寂
第三輩甲木養却吉扎巴　在甲魚地方出世四
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白瑪噶布　在工棍汪熱地方出世六十
五歲圓寂
第五輩巴桑旺布　在瓊結地方出世四十九歲
圓寂
第六輩密潘汪布　在洛扎夥挺地方出世七十
四歲圓寂
第七輩噶足稱勒　在工布窩絨地方出世五十
歲圓寂

第八輩密潘丹培朗結　在棟貿魯鼎地方出世
五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密潘濟克美朗結　在江孜陸麻地
方出世道光十八年入瓶掣定五十七歲圓寂
第十輩吐丹朗結格勒改桑　在堆隴蔡德地方
出世光緒十三年入瓶掣定　係布魯克巴教
打隆麻倉呼畢勒罕
第一輩仁青貢布　在康巴牙許地方出世四十
七歲圓寂
第二輩工滾擺　在魯許地方出世六十二歲圓
寂
第三輩仁青茵塾　在奪卡撒隆地方出世六十
二歲圓寂
第四輩仁青嘉饒汪曲　在康巴依歇地方出世
五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滾青昂格汪却扎巴擺桑　在達魚吉麻
莊子地方出世七十九歲圓寂
第六輩昂謙索木朗扎喜　在康巴類伍齊地方
出世三十三歲圓寂
第七輩却吉朗結彭錯　在崙珠宗寨子地方出
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八輩多墊徐謙　在康巴色麻扛地方出世五

十四歲圓寂
第九輩扎喜却濟結布　在崇地方出世三十
一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稱勒丹增朗結　在扁魚結仲地方
出世五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扎喜扎巴夷喜　在絨布扛撒地方出
世四十四歲圓寂
第十二輩阿旺却吉邊覺　在魯許噶斯地方出
世五十九歲圓寂
第十三輩阿旺蒂却濟克美巴沃　在康巴地方
出世八十歲圓寂
第三輩讓墜奪吉　在貢湯沃麻隆地方出世五
十六歲圓寂
第四輩茹擺奪吉　在嵩南多地方出世四十四
歲圓寂
第五輩噶瑪德幸喜巴　在楊棟地方出世三十
二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擺却吉堅參　在桑葉地方出世
道光十二年入瓶掣定三十八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丹增足美朗結却吉宜瑪　在布
達拉碩里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　係
白教
楚普噶瑪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噶瑪對松青巴　在康巴頂喜地方出世
八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噶瑪薩格喜　在康巴直却河附近地方
出世八十歲圓寂
第三輩讓墜奪吉　在貢湯沃麻隆地方出世五
十六歲圓寂
第四輩茹擺奪吉　在嵩南多地方出世四十四
歲圓寂
第五輩噶瑪德幸喜巴　在楊棟地方出世三十
二歲圓寂
第六輩通沃頓墊　在康巴噶底地方出世三十
八歲圓寂
第七輩却扎甲錯　在紀麻達地方出世五十三
歲圓寂
第八輩密舉奪吉　在康巴昂曲河附近地方出
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九輩汪却奪吉　在康巴打撒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十輩却彭奪吉　在葛洛格斯湯地方出世八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夷喜奪吉　在葛洛瑪爾地方出世二十五歲圓寂

第十二輩降却奪吉　在德格地方出世三十七歲圓寂

第十三輩對堆奪吉　在撒仲地方出世六十二歲圓寂

第十四輩羅布藏杜却挺却奪吉　在類伍齊打噶地方出世嘉慶五年入瓶掣定七十三歲圓寂

第十五輩奪吉　在堆隴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十四年圓寂

第十六輩卡巧奪吉　在江孜地方出世光緒三年入瓶掣定　係黑帽教

賈隆阿理呼畢勒罕

第一輩班青四朗扎巴　在仔當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二輩四朗夷喜汪布　在堆隴洛撒地方出世二十九歲圓寂

第三輩四朗格勒汪補　在沃噶色勒地方出世三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扎喜　在工布格恰地方出世二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格勒夷喜扎巴　在達布仲巴地方出世六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丹巴堅參　在佈達拉碩里地方出世嘉慶十七年入瓶掣定二十五年奏派前往庫倫策結嶺寺講經二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楚稱丹巴堅參　在前藏地方出世道光十四年入瓶掣定十五歲圓寂

第八輩凱珠丹增曲吉宜瑪　在前藏地方出世道光三十年入瓶掣定派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榮增師傅前赴庫倫三十四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羅布藏凱珠丹增甲錯　在前藏地方出世光緒十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楚布結摻呼畢勒罕

第一輩谷昔邊覺頓柱　在博窩巴鼎地方出世二十九歲圓寂

第二輩扎喜朗結擺桑　在博窩宜沃地方出世四十歲圓寂

第三輩谷昔扎喜邊覺、在康巴青扛地方出

世三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扎巴頓柱　在聶母扎夥地方出世六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扎巴却養　在後藏定結地方出世四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洛布桑補　在康巴結湯地方出世三十九歲圓寂

第七輩谷昔滾却沃昔　在聶母甲噶地方出世五十五歲圓寂

第八輩曲擺桑補　在雲南麗江地方出世五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夷喜吐丹甲錯　在貢噶爾地方出世嘉慶十九年入瓶掣定五十七歲圓寂

第十輩丹巴宜瑪　在昂協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二十六歲圓寂

第十一輩扎巴甲錯　在佈達拉碩里地方出世光緒二十二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捨浪巴沃呼畢勒罕

第一輩結帕頗却汪崙珠　在揚堆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巴頗祖納稱汪　在業黨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巴頗祖納甲錯　在堆隴楚達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四輩祖納滾都桑布　在洛扎地方出世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祖納稱勒甲錯　在後藏沃絨地方出世二十歲圓寂

第六輩祖納頓柱　在曲水仔昂地方出世十七歲圓寂

第七輩祖納格帕　在德格地方出世六十四歲圓寂

第八輩祖納曲吉結布　在德格扎康地方出世七十四歲圓寂

第九輩巴頗估却丹貝貢布　在洛扎地方出世道光二十八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第一輩丹增宜瑪桑布　在納堆迤北地方出世貢噶爾鐵索橋呼畢勒罕

第二輩降巴洛墜朗結　在達布雜買地方出世二十二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宜達桑布　在達木魯瑪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滾噶四朗汪曲　在昂熱碩里地方出世

四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羅腮宜達沃琪　在斯隆地方出世四十六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曲墊　在曲水仔昂地方出世二十四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丹增崙珠　在貢碩熱雜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八輩丹增青饒吐多　在貢噶沃普地方出世嘉慶二十三年入瓶掣定七十一歲圓寂

第九輩丹增曲吉宜瑪夷喜茹擺奪吉　在瓊結碩康地方出世同治十三年入瓶掣定　係紅帽教達拉岡布呼畢勒罕

帽教

奪扎仁增呼畢勒罕

第一輩仁增廓吉熱桂熱沃擦桑　在捻莫隆地方出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仁增勒熱奪吉　在洛敏湯地方出世一百一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仁增昂格汪布　在瓊結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稱勒朗結　在工布湯洛地方出世五十五歲圓寂

第四輩仁增白瑪稱勒　在朗腮嶺地方出世七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仁增改桑白瑪汪曲　在色莫扛地方出世光緒十一年入瓶掣定六十五歲圓寂

第五輩改桑吐丹四朗饒結　在扛巴屬撐昔莊地方出世光緒二十一年奏請免其掣瓶迎回本寺　係白教

江卡沃色沙布寵

第一輩工却堅參　在擦娃扛地方出世八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羅布藏稱勒　在博窩噶朗巴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丹貝宜瑪　在博窩地方出世四十九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吐丹堅參　在博窩地方出世二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阿旺嵩珠丹增　在乍乃地方出世嘉慶二十年入瓶掣定五十五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稱勒丹貝宜瑪　在乍乃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覺仔呼畢勒罕

第一輩甲木養丹增扎巴　在洛若博貢地方出世七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稱勒甲錯　在羊卓揀浪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稱勒丹增濟克美　在擦湯地方出世六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濟克美稱勒汪却格勒堅參　在粽撒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濟克美稱勒堅參　在擦湯地方出世八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濟克美楚稱甲錯　在擦湯地方出世四十五歲圓寂

第一輩工却仁青　在直谷地方出世六十五歲圓寂

第二輩工却稱勒桑布　在却勒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工却丹增　在窩絨地方出世四十三歲圓寂

第四輩丹增白瑪堅參濟克美却勒朗結　在工布扎鼎脖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稱勒汪却　在朗若地方出世道光十二年入瓶掣定五十八歲圓寂

第六輩滾桑吐丹曲吉宜瑪　在達拉扛布地方出世光緒十七年奏准免其掣瓶即行迎回本寺　係白教

打隆子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昂格汪却沃結捌娃　在頗夥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滾潘丹增宜瑪　在康巴打許地方出世
三十六歲圓寂
第三輩扎喜格娃汪布　在瓊若地方出世四十
二歲圓寂
第四輩扎喜格勒桑布　在達木徧降巴地方出
世四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滾噶丹增　在達木八旗地方出世
嘉慶十七年入瓶掣定三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白　在達布先卡地方出世道光
二十一年入瓶掣定五十四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班墊　在達布先卡地方出世光緒
圓寂

二十三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達木帳達爾幹墊饒丹大沙布嚕
第一輩羅墜丹巴　在後藏地方出世七十三歲
圓寂
第二輩阿旺策批　在古朗牙許地方出世六十
五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却扎桑布　在打普地方出世四十
二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貝堅參　在工布沃葛地方出
世四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却結汪結　在工布江達地方出
世四十三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羅布藏丹增曲結菌捻　在打普地
方出世嘉慶十五年入瓶掣定三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降白丹增曲吉甲錯　在打普連
麻地方出世道光二十二年入瓶掣定三十五
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降白汪曲甲錯　在前藏八郎瑣地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班墊降白丹巴歐柱　在康巴邊堺地方出世光緒四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覺熱沙布隴

第一輩卓棍稱勒朗結　在覺熱康布莊地方出世五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奪吉宜布　在捫地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養金　在綳鼎格娃拉募地方出世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丹增甲木養格娃汪曲　在協沃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羅布藏丹增勒協甲錯　在布達拉

世四十歲圓寂

第五輩頓柱仁增　在昌杼地方出世六十四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洛墜班墊策丹足美　在協沃地方出世四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丹增足美　在江孜卑紀地方出世道光十七年入瓶掣定五十九歲圓寂當時尚未訪獲　係黃教

工布揀噶沙布隴

第一輩頓柱甲錯　在江達地方出世七十歲圓寂

第二輩宜瑪柱扎　在捻達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參養柱扎　在江達貫迭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曲扎甲錯　在隆許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捻扎甲錯　在直貢地方出世三十五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參養曲扎甲錯　在那腳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羅布藏丹增勒協甲錯　在布達拉

碩里地方出世咸豐四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布賚綳嶺沙布隴

第一輩頓柱甲錯　在納爾倉地方出世充當噶勒丹池巴及第六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傅七十三歲圓寂

第二輩根登丹巴堅參　在降麻魚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丹貝堅參　在揚巴博倉地方出世四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隆朵榮墊甲錯　在博窩棟牙地方出世嘉慶十九年入瓶掣定充當第十一輩達

頓喇嘛榮增師傳四十二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隆朵丹增稱勒　在徧魚地方出世咸豐九年入瓶掣定光緒二十年派充達賴喇嘛副榮增師傳　係黃教

達爾宗邊琪沙布隴

第一輩勒擺汪布　在康巴地方出世三十歲圓寂

第二輩羅布藏汪布　在洛隆宗地方出世四十二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降白格勒　在博窩地方出世五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降白丹巴堅參　在仔陀地方出世道光二十三年入瓶掣定二十五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茵捻丹貝堅參　在康巴克碩地方出世同治八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

第一輩德青奪吉　在工布熱沃柱贈地方出世四十九歲圓寂

第二輩帕克巴拉桑結却　在康雜地方出世六十歲圓寂

第三輩拖娃頓墊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三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帕克巴拉曲吉結布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三十九歲圓寂

第五輩帕克巴拉甲娃甲錯　在察木多雜足地方出世七十歲圓寂

第六輩帕克巴拉濟克美丹貝甲錯　在察木多雜足補拖地方出世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支應烏拉出力賞給講演黃教額爾德尼諾們罕名號印信並敕書等項雍正三年又賞給前得名號印信四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帕克巴拉夷喜丹貝貢布　在裏壙地方官家出世乾隆五十六年奉諭將前輩所得銅印着換給銀印並賞給敕書五十九年圓寂享壽四十歲

第八輩帕克巴拉羅布藏濟克美班墊丹貝宜瑪在裏塘屬達葛家出世嘉慶元年入瓶掣定五十三歲圓寂

第九輩帕克巴拉羅布藏密潘濟克美格勒堅參在裏塘地方出世咸豐三年入瓶掣定五十二歲圓寂當時未訪獲　係黃教

察木多錫瓦拉呼畢勒罕

第一輩班墊甲錯却珠　在工布扎紀納地方出世七十歲圓寂

第二輩沃仲桑結菌捻　在工布湯打地方出世七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錫瓦桑布　在棍普地方出世九十三歲圓寂

第四輩格勒堅參　在乍ㄋ地方出世八十歲圓寂　由皇室賞銀壹百兩治喪

第五輩羅布藏頓杜甲錯　嘉慶七年在乍ㄋ王卡地方出世六十四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濟克美青饒丹增稱勒　同治三年在乍ㄋ斯娃康地方出世四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第一輩杜青喜饒彭錯　在瓊布打昔地方出世六十七歲圓寂

第二輩在工布地方出世年歲幼小尚未披剃取名甫至十一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彭錯朗結　在察木多雜足地方出世三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增　在乍ㄋ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改桑曲扎班墊　在察木多地方出世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曲批　在察木多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帕却吐丹濟克美却吉汪却　在察木多地方出世入於金瓶掣定　係黃教

第二輩却吉昂格汪補　在工布地方出世六十七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曲覺桑布　在工布地方出世十二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稱勒桑布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丹增崙珠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察木多滾都呼畢勒罕
第一輩凱珠沙迦拉汪　在工布地方出世七十
歲圓寂
第二輩羅布藏旺曲　在昂謙地方出世七十歲
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却勒朗結　在昂謙地方出世七
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降白丹增　在朗結格達地方出
世道光二十二年入瓶掣定五十三歲圓寂
係黃教
乍了呼圖克圖

第一輩噶足扎巴甲錯　在乍了地方出世六十
七歲圓寂
第二輩阿旺四朗崙珠　在乍了地方出世三十
六歲圓寂
第三輩吉阿旺楚稱勒珠　在乍了地方出世甫
十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朗結　在乍了地方出世康熙五
十八年清兵進藏支應烏拉出力賞給講演黃
法諾們罕名號印信并敕書等項五十八歲圓
寂
第五輩羅布藏班墊丹貝堅參　在乍了地方出
世五十六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吐丹濟克美曲結甲錯　在乍了地方出世七十
一年在乍了王卡地方出世經駐藏大臣具
奏請將印信發交其徒洛桑丹增甲錯代理道
光十三年准其接印信任事後於十八年剿辦
波密出力曾由皇上允給敕書久未頒到旋於
咸豐四年圓寂四十四歲
第七輩阿旺隆朵丹貝堅參　在前藏地方出世
同治四年入瓶掣定二十四歲圓寂
第八輩羅布藏吐丹濟克美甲錯　光緒十四年
在索許地方出世十六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熱沃仔楊棍寺帕却呼畢勒罕
第一輩阿旺扎巴稱勒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因
準噶爾在藏地滋擾清兵剿辦之時在事支應
烏拉出力於雍正元年賞給諾們罕名號印信
敕書及寺廟匾額三十五歲圓寂
第二輩扎喜扎巴堅參　在瓊布買若家出世六
十二歲圓寂
第三輩扎巴英崙珠　在類伍齊柱巴倉家出世
四十四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崙珠　在果洛克頭人家出世道光
十四年入瓶掣定四十九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滾噶朗結　在卡噶地方出世光緒十二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類伍齊楊棍寺濟仲呼畢勒罕
第一輩扎巴勒珠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六十六歲圓寂
第二輩仁青喜饒　在瓊布色康倉家出世二十九歲圓寂
第三輩仁青勒珠　在巴克碩扎柱卡地方出世八十五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扎巴甲錯　在察木多魚買地方出世道光十四年入瓶掣定四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稱勒降巴菌捻　在類伍齊納倉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類伍齊仔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扎喜朗結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三十五歲圓寂
第二輩阿旺扎喜　在擺牙仲地方出世三十一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却吉扎巴　在奪卡娃地方出世五十二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降白捻扎　在察木多魚幔地方出世道光元年入瓶掣定五十二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滾噶朗結　在卡噶地方出世光緒十二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類伍齊楊棍寺濟仲呼畢勒罕
第一輩扎巴勒珠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六十六歲圓寂
第二輩仁青喜饒　在瓊布色康倉家出世二十九歲圓寂
第三輩仁青勒珠　在巴克碩扎柱卡地方出世八十五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扎巴甲錯　在察木多魚買地方出世道光十四年入瓶掣定四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羅布藏楚稱　在奪遂地方出世同治八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羅桑彭錯曰西藏呼畢勒罕多矣揭其最著者共三十六家考中所列呼畢勒罕呼圖克圖諸倆罕沙布嚨諸名稱均根據理藩部檔案名稱雖不同而自在轉生隨緣示現則一也各家中有習黃教者有習紅教者有習黑教者而以黃教爲著紅教次之白教黑教又次之各派中以濟隆爲尤著故列之於首計濟隆呼圖克圖轉生十一輩第穆呼圖克圖轉生九輩哷徵阿齊圖諾倆罕轉生十輩德桂呼圖克圖轉生三輩汶結賽呼畢勒罕轉生十輩打隆麻倉呼畢勒罕轉生十三輩楚普噶瑪巴呼畢勒罕轉生七輩楚布直谷呼畢勒罕轉生十六輩賈隆阿里呼畢勒罕轉生九輩楚布結掺呼畢勒罕轉生十一輩捻浪巴沃呼畢勒罕轉生九輩貢噶爾鐵索橋呼畢勒罕轉生九輩奪扎仁增呼畢勒罕轉生九輩達拉岡布呼畢勒罕轉生五輩江卡沃色沙布嚨轉生六輩覺仔呼畢勒罕轉生六輩直谷頃倉寺呼畢勒罕轉生七輩達木帳達爾幹墊打隆子巴呼畢勒罕轉生七輩達

饒丹沙布嚨轉生六輩納克書打普沙布嚨轉生
八輩覺熱沙布嚨轉生七輩工布揀噶沙布嚨轉
生七輩布資棚嶺沙布嚨轉生五輩達爾宗邊堺
沙布嚨轉生五輩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轉
生九輩察木多錫瓦拉呼畢勒罕轉生六輩賈熱
呼畢勒罕轉生八輩察木多柱貢湯甲熱呼畢勒
罕轉生七輩察木多滾都呼畢勒罕轉生四輩乍
夕呼圖克圖轉生八輩熱沃仔楊棍寺帕却呼畢
勒罕轉生五輩頻伍齊楊棍寺濟仲呼畢勒罕轉
生五輩其次序與地名人名暨轉生圖寂年月均
根據理藩部秘檔案由大明迄前清光緒三十年

止所得計三十六家光緒三十年以後其詳則不
可得而閒采訪編述俟諸異日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 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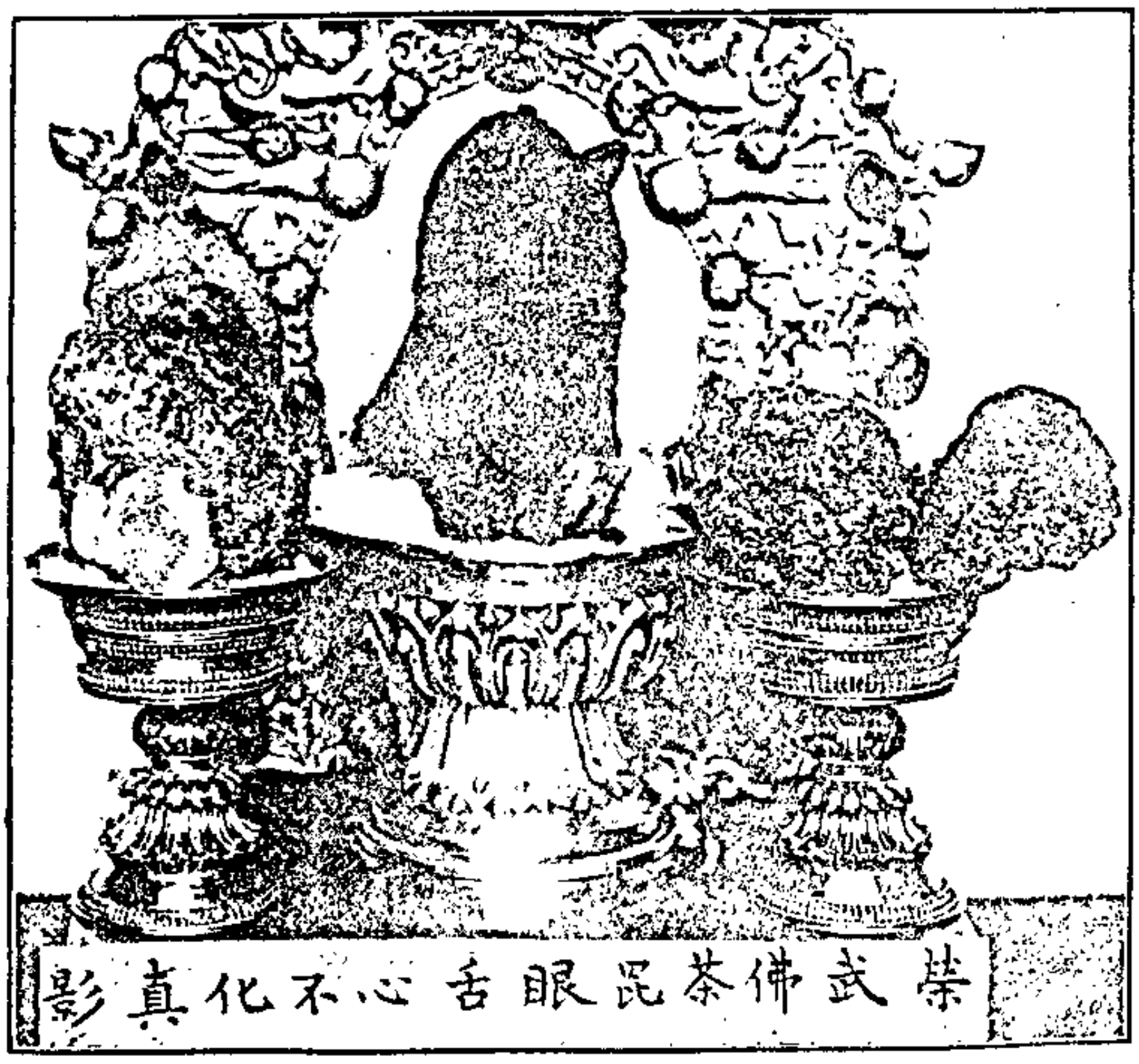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仲葛 再校
男仲銳 覆校字
仲麥 初校

論佛出世經序

第七號

紫武佛像



第八號　甲戌重九日製於北京

附錄

諸佛出世事蹟考

東莞張伯楨述

總論

謹案沙迦吐巴佛所纂經中有云前一代有桑結朵佛存心濟世轉世投生爲帕爾仔巴佛此一代共轉世一千零二次均係觀音菩薩化身經沙迦吐巴佛廣宣經義救濟羣生繼此有模巴佛爲慈航普渡所結善緣不勝枚舉嗣後又有淨光王佛在西方極樂世界普佑民生右眼光化爲觀音大士左眼光化爲帕模卓瑪佛以保安生靈解消愁苦爲主是時觀世音菩薩大發慈悲憫念衆生苦海無邊之孽下淚嘆息心生慈憫之念經左右眼所化二佛承其善念允爲解消西方生靈之苦言畢復化光入於眼中隨有囉娃他葉長壽古佛現身於觀音頂上傳授上乘眞法俾得救解墮入苦海之人以躋西方極樂之域慈悲廣大無岸無邊隨又化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特救億萬生靈苦惱各事極爲繁瑣今刪繁就簡逐輩分別開列源流以備研究佛學者之參考

一輩轉世爲觀音菩薩

二輩朗娃　在甲噶爾釋迦佛誕生之地轉世隨於釋迦佛前出家受戒

三輩塞娃　在甲噶爾釋迦佛誕生之地出世

四輩恰巴王　在甲噶爾沃相地方出世拋棄國務赴薩木丹山修煉

五輩恰擺　投生爲甲噶爾羊八尖王子與邪教講經門法振興佛教

六輩拉紀王　投生爲甲噶爾娃熱納斯王子隨即出家受戒振興佛門教務

七輩工却拌王　投生爲甲噶爾南方畢打國王子用分身法至蓮花祖師傳教之地與喇嘛及衆神女會面講經預宣將來西藏歷輩達賴喇嘛出世緣由（可參閱達賴喇嘛傳）

八輩迭巴鼎布王　投生爲甲噶爾拌噶納地方撒夥王子用法特至妖魅之地講經化其凶性降服妖王狼噶陣

九輩擺噶王　投生爲甲噶爾南方康打王子遺棄國務前赴仙山學經習道

十輩迭巴饒堵丹布　投生爲東方拌噶納王子燬滅邪教傳播佛教

十一輩洛墜批　投生爲內地賈埧王子燬滅邪教振興佛教并用法鎮壓極惡妖魅

十二輩葛贈　在甲噶爾娃熱納斯之地方世家

出世棄家習道與該國王百姓傳授佛教

十三輩格捻爭巴　在甲噶爾娃熱納斯地方世

家出世承受大戒習鍊眞功

十四輩擺巴　在甲噶爾東方賬結地方世家出

世受戒習經振興佛教

十五輩達四　在甲噶爾曼格達隱逸之家出世

與邪教講經降伏邪教振興佛教

十六輩仁靑宜補　在甲噶爾賬結地方世家出

世傳受大戒講經中奧義普度衆生

十七輩擺瑪　在甲噶爾賬墊地方出世傳授大

戒通曉經中奧義

十八輩沃色　在甲噶爾羊八头地方出世與淨

光王佛化身之格隆會面受戒傳經振興佛教

十九輩滾納降巴　在甲噶爾羊八头地方世家

出世其時生靈雖受惡戾之氣用佛法以治之

使人皆有慈心

二十輩孫格札　投生爲甲噶爾簪却仲地方王

子甫周歲身長如七齡從幼卽掌國務降伏魔

王振興佛教

二十一輩迭却王　投生爲甲噶爾地方王子以

世纂集修煉之法自割身肉以喂飢餓畜

佛法降伏妖魅護持地方均獲平靜

二十二輩那夷王　投生爲甲噶爾小藩葉蒙納

領王子宣示謂當投生於西藏以興佛教

二十三輩根登批　在甲噶爾曼葛達世家出世

家出世承受大戒習鍊眞功

二十四輩頗仁熱雜　在甲噶爾娃熱納斯地方

初發語卽言將我袈裟取來受戒習經自割肉

以飼餓狼復演佛法甫十齡軀偉如成人

出世用佛法降伏妖魅

二十五輩格斯　投生爲甲噶爾娃熱納斯王子

運用各項佛法以治地方平靜

二十六輩慧兎　投生於甲噶爾娃熱納斯地方

廣行善事誘人爲善

二十七輩盡巴　在甲噶爾深林中出世用佛法

騎乘大鵬預示各種因果

二十八輩吉沃　在麻納地方出世撫恤生靈平

安修建妙靈寺廟振興佛教

二十九輩帳色仁靑　在甲噶爾地方出世雖係

貴族然遇極賤生靈並無歧視振興佛教

三十輩薩木丹桑布　在甲噶爾地方出世前往

山洞修煉以德報怨常以慈悲爲懷

三十一輩度杼捻覺　在甲噶爾斯娃猜地方出

世纂集修煉之法自割身肉以喂飢餓畜

子化導魔王振興佛教

三十二輩嶺昌王　投生爲甲噶爾地方嶺昌王

三十二輩索隆滾都　在甲噶爾大商之家投生爲禽鳥大商出外此禽在家看管家務引導諸人廣行善事

三十四輩賈蓋王　投生爲甲噶爾選塾王子該處有象陷井而死日久臭氣四溢觸動神怒降罰瘟疫用法解消其厄令其神人皆安

三十五輩租納餉王　投生爲甲噶爾東方拌葛納撒夥王子與蓮花祖師之化身薩埧娃會面并會同討論經中奧義以保生靈平安

三十六輩格娃擺王　投生爲甲噶爾撒夥爾王無異由喇嘛僧衆於噶勒丹寺汪古熱山頂迎子革除不良習慣振興佛門教務又預示觀世立王位娶巴勒布國王處仙姑所化之王女爲

妻奩中帶有沙迦吐巴佛此佛如八歲身體之大釋迦明足奪吉佛曲科瑪彌勒佛檀香卓麻佛各一尊又於唐朝迎娶卓麻仙女化身之公主爲妻奩中帶有沙迦吐巴佛佛身如十二歲小孩之大及釋迦牟尼佛各一尊并由甲噶爾並陽布請來極靈佛尊甚多繼又大顯妙法降伏巴勒布卡契而蒙古極信服派令臣僚吐密前赴甲噶爾採取經文以造西藏番字振興佛教暨新造刑法典章會親見熱松貢布佛及諸多佛祖創建大招小招布達拉頗綳卡他頓大廟四處揚頓大廟四處並自製諸般足洛廟宇四座附近小廟十二處均獲平安

出外鎮服全藏百姓均獲平安

四十一輩札綳簪　投生爲西藏王子新製各項器具撫安百姓此輩以前藏地尚未傳興佛教是以設法籌畫期其佛教興盛

四十二輩拉拖徒熱　投生爲西藏王子年至八十歲時天上墜下水晶佛塔并奪桑布經邦工恰甲經忽聞空中言曰此項經義俟至五輩自然有人知其詳於是藏地始有佛經

四十三輩松簪幹布賢王　投生爲西藏王子衆見頂上有朗娃佛其威儀丰采與觀世音菩薩無異由喇嘛僧衆於噶勒丹寺汪古熱山頂迎立王位娶巴勒布國王處仙姑所化之王女爲

佛尊流傳於世嗣後與妃子二人同日化入大
招吐布齊佛身中而去其靈蹟詳載於經中
四十四輩度松麻吉　投生爲西藏王子其下得
賢臣七人勤撫百姓并派人前赴內地採辦茶
葉及磁碗曾立有諸項規條
四十五輩聒松迭贅王　投生爲西藏王子創建
桑鳶寺並於左右附築小廟三十餘所并造各
項佛像多尊又令兒童肄習甲噶爾語言文字
由甲噶爾迎請大堪布多人並蓮花祖師至藏
繙繹各經卷超度僧人甚衆
四十六輩俺達直熱　投生爲西藏王子從甲噶
爾地方迎請繙經洛藏娃數人至藏將前輩所
請經卷核對明確發行於世復於沃相地方修
建寺廟數座爲僧人駐錫定僧人一名給役番
人七戶
四十七輩卡青娃零　於卡曲地方出世新纂極
靈經卷
四十八輩班柱佛　在西藏堆隴地方出世受戒
後與班墊阿底霞佛會晤講經覺悟衆生新頒
各項規制並創建北地將徵寺廟手製佛尊及
器具流行於世
四十九輩掌教滾噶宜補　在薩迦地方出世新
篡薩迦佛各源流
五十輩宇扎巴　在西藏據竹地方出世修建貢
湯寺廟設立管束衆僧規例
五十一輩揚宜沃色　在洛札丹許地方出世曾
遇康竹神女送獻經卷
五十二輩谷茹曲汪　在納牙地方出世用佛法
昇至天宮與奪吉桑布佛會面振興佛教
五十三輩白瑪汪結　在洛敏湯地方出世講經
傳教
五十四輩汪布迭簪王　在昂熱地方出世指導
鍊習功夫各神靈受其驅使
五十五輩帕巴洛堅堅參王　在薩迦地方出世
經皇帝迎至北京賞給名號印信并令管束康
藏地方頒給白塔寺振興佛教當時曾駐錫北京白塔寺
五十六輩卓棍桑結　在康湯許地方出世創建
類烏齊各寺院
五十七輩牙桑巴　在簪協地方出世振興佛教
五十八輩松登夷喜　在聶木地方出世
五十九輩拉紀格娃　在西藏降里地方出世顯
示佛法爲世所重
六十輩白瑪白讚　在陽布地方出世教導各種
妙提鍊經之法親見各護法神現身

六十一輩薩迦洛墜　在薩迦掌教處出世安定

各護法神

六十二輩霞陸仁青齊饒　在霞陸古相出世親

見各護法神靈

綜上六十二輩觀之於諸佛出世事蹟可略見一

班矣其預示將來西藏歷輩達賴喇嘛出世緣由

者則第七輩工却拌王也其預示投生於西藏以

振興佛教者則二十二輩那夷王也其預示觀音

菩薩當往西藏降生以興佛法者則三十六輩格

娃擺王也其用佛法由虛空而至西藏藏人迎立

爲第一次藏主者則三十七輩聶直簪布也其由

天上墜下諸種佛經藉以傳入藏地爲西藏有佛

經之始者則四十二輩拉拖徒熱也其建立大小

招寺採取經文以造西藏番字藉以大宏佛法者

則四十三輩松簪幹布賢王也此數輩出世事蹟

爲六十二輩中之最著者其逐輩源流頗有研究

之必要故特述其梗概以餉讀者

諸佛出世事蹟考　終

禁止佛開光說法錄

北京雍和宮宗喀巴祖師銅像開光說法

額爾德尼墨爾根諾們罕達賴班禪沙布丹
堪布金剛上師甘肅保安榮武寺住持羅
佈桑丹畢呢瑪口述

一首述宗喀巴祖師降生之瑞應　宗喀巴未
降生時有闕幾達端儒巴仁親上師夜夢天降
寶劍於一長者家長者名盧崩哥夜夢有白蓮
落於其妻之頂將以手摘忽入其腹長者夫人
名星薩嘛夫人亦夢在高山頂由空霹靂降下
金剛杵分裂其首驚怖之際而杵入其腹爾時

長者夫婦同往占夢於闕幾達端儒巴仁親上
師上師曰此夢吉祥將生聖人爲弘法主

二述宗喀巴游學　宗喀巴既降生師名之曰
羅卜桑喇嘎巴從師學法十六年師謂當往西
藏學法授以乾餱行囊而謂之曰汝但誦文殊
讚句修阻平安

三述宗喀巴成道　時宗喀巴既至西藏學法
成就建立法壇以深宏誓於釋迦末法時以黃
教繼續至於彌勒當來佛教不斷

四述宗喀巴秘被　文殊觀音金剛手爲廣揚
佛教不斷絕故即各以三秘加被宗喀巴下生

世間現比丘相蓋由三菩薩之所加庇也
上述黃教主宗喀巴祖師事畧畢次述造像源
流與造像功德

一造像源流　佛昔生天爲母說法佛母得證
阿羅漢果時帝釋及諸天同沾法雨眾等發心
請佛休暇佛受請其時人王扎拉布薩拉幾達
久不見佛思念綦切來問佛大弟子棍嘎布曰
欲得佛像恭敬供養望有以指示之棍嘎布乃
運以神力攝艮畫師上昇天宮親瞻聖相金光
晃耀凡目莫覩佛垂慈憫照影水中像乃得成
其衣皆現波紋彼王依此以旃檀香雕刻佛像

後來旃檀瑞像衣裳實現波紋職是之故奉請淨室佛既降自天宮去地九尋遠見旃檀而口微笑彼像見佛點首者三爾時佛伸母陀羅臂遥摩像頂而授記曰我涅槃後汝爲我廣度眾生佛法不斷案造像自此爲始庚子前即見旃檀瑞像頂常有祥光靄然即佛摩頂處厥後彼王宮殿爲火所焚王以白佛佛言以種種寶灰及金銀銅等和鑄成像即今日雍和宮法輪殿釋迦聖像及西藏大昭寺所供之像是其總數若干當時所造均有規定經典備載可考而知

二造像功德　佛昔懸記五濁盛時供養宗喀巴即與供養文殊觀音金剛手無有差異能滅

眾苦佛法不斷

上述造像源流及造像功德畢今詳述開光源流及儀軌及供養功德

甲開光源流及儀軌

昔釋迦佛初說法時先說兩字曰騷爾都此兩字具二吉祥一爲聞法得生人天二爲聞法得生佛地說法者不可不知也

第一 一切說備具足成就

第二 主壇上師成就

第三 最吉祥時日成就

開光須具五種成就

第一 一切說備具足成就

佛昔垂教造像開光於日東方時二十八宿成事值日九宮星曜淨愛值日歲四時最吉祥日正月一日至十五日案是日爲佛說無畏法降伏外道日四月十五日案是日佛說法帝釋梵天供養千福金輪右旋法螺請佛說法佛於是日應請初轉法輪九月二十二日案是日佛自兜率降身母胎日今依佛最吉祥初轉法輪日開光是爲最吉祥日成就

第二 主壇上師成就

上師主此壇者須具十種淨行一淨戒傳二淨嚴傳三相應傳四無上相應傳五於四種傳具足無闕六曾修具足儀軌七曾修護摩八自修灌頂九修行次第十成就次第具足十種淨行成就金剛上師或爲比丘沙彌居士三眾均可今所設壇比丘眾攝是爲第二主壇上師成就也

第三 最吉祥日成就

西天多爾濟丹於瞻部洲爲交杵臍賢劫千佛在此座成菩提道今釋迦牟尼是第四佛在昔因地發菩提心見六道眾生眾苦縛纏歷無量無數大劫時來於天竺爲薩嘲嘎王三時供養七五千佛七六千佛七七千佛因此功德乃爲久遠成佛根本上爲承事十方諸佛下爲普度一切眾生降生財藏王家爲太子三十出家六年苦行金剛座上

成等正覺世界海中此贍部洲爲佛成道地故爲最吉祥

佛昔於日布嘛拉鴉山初誦開光經今依儀軌設壇於北京西天稱北京曰摩訶塞納西藏稱北京曰金牆寶城在古昔時此土人民威光勇健福德具足紅色乘馬財寶天王實住於此後懸記以爲帝都贍部洲中北京爲聖蹟所攝故爲最吉祥

凡人王皆有神通順衆生心隨機設教建立法輪今白喇嘛普仁發願度生修建黃教主宗喀巴祖師聖像安奉於北京雍和宮法輪殿中修開光法於法輪殿總持所攝爲最吉祥

據是以觀部洲吉祥城郭吉祥壇殿吉祥是爲第四最吉祥地基成就

全藏中珠達端嘛胸經所載開光之法是屬於普通者多爾濟姑爾濟經載開光之法內分帕珠達多爾濟撒靈洼珠達嘛珠達多爾濟姑爾此屬於非常者

以上儀軌繁重不易結集是爲五百羅漢於佛滅後曾依此誦持是爲第二傳

師依經簡約摘要著有喇嘛湟喇巴薩拉本是爲三傳

其儀軌仍繁後有勞薩幹仁親桑布上師又爲簡約是爲四傳布通塔嘛扎達親巴上師又爲簡約著有喇嘛湟喇希喇巴幾本是爲五傳宗喀巴祖師依此本傳之於世是爲六傳後有都拉森喇嘎巴扎拉森上師依宗喀巴所傳授復分三種是爲七傳根敦扎嘛騷依此部簡擇名喇嘛湟喇希尼嘛本是爲八傳班禪羅卜桑闊幾加拉三簡擇傳名哥勒嘎插爾波布本是爲九傳今依此儀軌行開光禮是爲第五經教傳授正軌成就

上九種傳授次第均是一脈直接相傳者

乙供養功德

今畧說供養功德以爲衆生增益福田凡所造像無論金鑄泥塑木雕彩繪刻鏤其功德

相等至於供養品類如水燈花香音傘蓋旛旒依依繞寺功德亦相等

棍却打連刀經及珠達拉嘛經具載其功德利益今依彼經畧舉於左

天者得長壽　病苦得消除　鬼魔失其便

智慧獲圓滿　色盛福德增　則寶自充溢

由是獲善心　所願佛加庇　即生未成佛

來生本尊地　決去人疑惑　功德不可量

以上所說皆是釋迦如來金口所傳惟生信心乃得成就所有功德定獲無量

今民國十八年己巳夏歷六月初四日敬納承四眾之請在雍和宮法輪寶殿開光成就敬納所誦者爲喇嘛涅沙得巴經於時十方天龍八部護法善神普同聽受加護眾生凡來與會央定蒙福此亦非敬納能有定力通力成就如是乃依聖教儀軌金口所說其義決定聽眾幸垂察焉

說法時又曰昔佛在世時有一小童子以水晶數珠供養於佛佛還賜以法螺其長一肘諸弟子問其因緣時佛懸記於當來世後五百歲在贍部洲廣傳吾教爲黃教主此螺至今尚供在西天特補記之

榮武佛開光說法錄終

佛法靈感記

羅桑彭錯述

持咒愈病

戊辰夏政府南遷南京司法行政部派員北上接收余辦理交代畢於夏歷八月十八日歸粵省親修持將滿願忽接家電云父病速歸乃貽書上海舟泊塘沽時微風細雨寒氣襲人沿途感受風寒又須自提隨身行篋下站赴輪約二里許力竭而喘作下艙後艙狹而人衆聲雜而意亂坐以行旦者兩夕船主疑余染時疫謂將派醫生驗病強之登陸余欲辯而口不能言惶恐甚忽思曰何不持咒求佛庇護耶遂至誠虔誦六字大明咒同艙女

客湖南人以藥水一瓶贈隨誦咒隨服藥兼垂目觀想觀音救苦不踰時而喘即平病若失乃下床詣船主室陳說遂得免此厄船主粵人其時適有粵籍議員二人上海粵籍商家一人同乘船船主以鄉誼邀彼三人及余每日在大餐室用膳一帆風順乃抵滬瀆此持咒愈病之靈感也

念佛脫險

余歸粵省親時以南京爲新都且名蹟多而舊交衆遂先赴南京初住夫子廟後移居唱經樓三新旅舘逐日訪名勝畢以旅居近鷄鳴寺發願再持長齋余本長齋數年後因病食葷今再持長齋每日晨暮二次在寓誦大白傘蓋經及地藏王經并師傅所傳各密咒晝間則赴鷄鳴寺禮佛持六字大明咒修持將滿願忽接家電云父病速歸乃貽書上海與堂侄極超約同返里時旅囊已罄粵滬不能久待向舊交某某三人商貸不料世態炎涼均不答覆延緩七日迫不及待旋向湘人假小欵以行十二月三日下午三時抵上海泰安棧飭人邀極超來棧主言極超纔由棧送行裝落新華船該船已於三時開行矣若早到一刻鐘尚可趕及與彼同行余惘悵久之棧主又言曰明日下午尚有新濟船赴廣州可改搭此船余曰可舟中無事余發願持六字

大明二十萬祈父病愈（因在南京持誦尚缺二十萬故補之）舟行三日夜半忽聞舟子呼曰頃得電報汕頭入口新華輪昨夕已沈沒旅客逃生者僅六人其新華輪桅頂尚浮於水上隱約可見云余心悸久之知極超罹此厄猶幸余出滬遲一刻鐘尚諸友中有一人先貸欵則必與極超同行亦遭此劫可知生死有定天之不使舊交貸欵與余者正天所以脫余之厄也三人均知交竟無一人允貸者密宗功德誠不可思議十二抵廣州即歸里而父病亦愈此念

禮塔放光

佛脫險之靈感也

己巳二月粵桂兩軍戰雲密布市民頗不安余時居廣州市六榕寺發願絕食數日修金勝陀羅尼法二十一天祈廣州消災息刼三月初七八兩夕余禮塔修法時六榕花塔忽放佛光照徹衢巷官塘街七十一號住戶談少撫君見之時達悟上人亦覩此異瑞欲禮余爲師余以僧寶皈依居士辭不敢承達悟固請適翊日安南陳君來求法達悟乘機隨同皈依達悟爲余言俗姓劉貴州人本宦家子以生有夙因七歲出家於安順金鐘山寺現在浙江普陀慈雲寺爲僧頃原擬赴暹羅過香港時川貲爲崑崙奴所刼舟人獻策先入廣州駐錫六

榕寺徐圖行止抵六榕時寺主拒而不納不得已暫棲止於花塔下夜間見塔放光知必有感應云余邀達悟入大梅堂住囑託門徒伍君等代籌川貲送之暹羅而廣州粵桂戰事亦於是時平息鷄犬不驚庶民稱慶此禮塔放光之靈感也

咒水治病

己巳夏余居六榕寺兼修藥師法偶以咒水治病輒見奇効報章傳播聞者踵至寺僧量光上人見而異之發心每日持六字大明百零八徧以隨喜時南海鄒永譽律師得一奇疾中西醫束手余與鄒永譽卅年前在日本同學彼聞余能持眞言亦來請治病先爲之誦咒懺悔繼誦咒加持屬彼每日持瓶赴六榕請咒水服之廿餘日而病遂愈初鄒君本不信佛至是改號曰法緣先是鄒君在廣州市以銀幣三百請得古銅佛一尊站立式高約三尺據物主言一宦者由甘肅攜回出售物彼不知佛法在法政學堂樓上將佛開臟臟中有人頭骨一方高約一寸半闊一寸骨內天然生成一金剛像兼有佛牙三顆佛牙如生舍利佛骨灰一包小銅佛一座舍利一盒中有黑色者最寶貴與夫各種經卷及法寶鄒君將佛骨灰用水洗沖傾於溝內即時在樓上傾倒手足不能舉動全失知覺症極險惡校友以輿送之返家請中西醫調治半月均束手無策後發心皈依三寶并將人頭骨天

然生成之金剛與舍利及各法寶送至六榕託余分配代送雍和宮及六榕寺以代供奉已送六榕供奉十餘日矣忽來書索還謂連夜夢一金剛神之故事彼大懼遂請余至其家乞持眞言代之懺悔鄒君於病愈後發心皈依三寶并將人頭骨天及眾僧圖繞室中向之索物余遂將各物攝影留作紀念即將原物繳還旋返北平後接粵友書謂鄒君已將此佛轉售與人而病復作入院治終不見効旋因以不起云密宗不可思議功德足令人起信故附錄之此咒水治病之靈感也

丙寅余曾製大白傘蓋咒五千張請白喇嘛普仁加持四十九天據云加持時見放佛光用之必有奇効余以一半分送白喇嘛蹈年謁之據云赴熱河弘法時已將此咒盡散布聞熱河遭兵刼時佩此咒者均獲安寧云余曾以五百張寄廣州託汪通甫君分贈粵人後聞粵人說廣州遭共黨亂時凡得此咒者舉家均免於難汪君之妻及其弟收効最著者也咒能護身此其一余出入必佩此咒憶己巳九月乘第二路電車赴北新橋謁榮武佛行至中途車未停而遽下倒於地右手傷甚重痛極而魂散踟時而始甦警察雇車送余回寓若跌入數寸身入輪中則立斃矣咒能護身此其二前歲近畿戰事起余寄一百張託何杜國軍長代送張蓮生云曾遇該軍人述其功德咒能護身此其三張蓮生云曾索余贈數十張送戚友彼亦佩之據云在豫地猝遇敵軍幾遭不測實伏咒力轉危爲安咒能護身此其四（靈感別事蓮生未寄無從采紀）聞白喇嘛當時見此咒放光適北京岌岌可危曾命人將此咒貼於九城謂能息刼京城幸得獲安堵則不獨能護身且可護國矣此咒能護身之靈感也

佛法靈感記終

肇論中吳集解

小招提寺僧慧達述

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不遷等四論
凡屬四依菩薩爰傳茲土抑亦其例至如彌
德童壽叅門並創始命宗圖辨格致描揚宣述所事
唯斯擬聖默之所祖自降乎已還歷代古今凡著名
傳所不載者釋僧敭等三十餘僧清信檀越謝靈
運許人至能辨正方言節文階級善覈名教精搜
群賢語之所統有美若人超語兼默標本則句

心明末則言言備通衆教諒是大乘懿典方等
古自今著文著筆詳汰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
十二並判其咸否辨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咎
俾情況若不知何係匹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
物外知公者希歸公採什如曰不知則公貴矣達很
此旨音欣躍弗已饗讌無疲每至披尋不勝手
舞生盡命弘述達於肇之遺文其猶若是況中百
門觀爰洎方等深經而不至增乎世諺咸云肇之所作故
是成實真諦地論通宗莊老所資孟浪之說此實巨蠹之

不茲一道清耳虛懍無言二諦斯則靜照之功
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槃不稱余謂此說周圓
浩博無涯窮法體相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
連環意實孤誕敢是絕妙好辭莫不竭茲洪論
歎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
牖然莫能致詰不遷等四事開接引問荅析微

晉水沙門淨源集

宗本義

物不遷論第一

般若無知論第三

涅槃無名論第四

不真空論第二

攀紅樓藏書

別有直源

由性空成事　緣會不壞緣有　一義耳　五名雖異同出一心故智論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義而後言聞者悅服義而後作見者從故首標一義作四論宗本之要其妙明真心乎然則心之為義有性焉有相焉推之於相萬物不遷也本之於性萬有不真也統而括之唯真俗二諦而已夫觀二諦之交徹非般若無以窮其源窮源極鑑故能內鑒照其真外應涉俗涉俗亡染大悲所以不住照真亦隨聖智所以無知之則冥真聖智無知之則冥真無知之則冥真無名亦指聞思修慧斷一心

二諦五章皆然以是觀之其內祕外現欵本高迹下欵非心言思議也然茲四論宗其一心亦猶元亨利貞本乎乾矣

長安釋僧肇作姓長安後秦所都標所依處也釋垂訓備載僧史作製也若夫大乘名也諮行業仰聖寂析用章灼同異其宏才明智高在昔則存乎清涼廣疏矣且吳秘思法師所撫要辭直申幽旨繁今集中前脩解論疏注實繁幽以簡必詣識曰難才故前脩之名併書于後之題辭其或引文託證則諸祖之言与論主疏一語不避繁重標指云

宗本義

旨見上文次下正釋義

二別初通明所宗一心

本無本源妙心湛寂絕諸對待　實相妙心湛寂相無相而無不遍　法性實相隨緣為諸法性　性空諸法不變

宗一心而理有在焉二別示能宗四論文二先真俗合辨

由性空緣會　性空成事不壞緣有　一義耳　五名雖異同出一心故智論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義而後言聞者悅服義而後作見者從故首標一義作四論宗本之要其妙明真心乎然則心之為義有性焉有相焉推之於相萬物不遷也本之於性萬有不真也統而括之唯真俗二諦而已夫觀二諦之交徹非般若無以窮其源窮源極鑑故能內鑒照其真外應涉俗涉俗亡染大悲所以不住照真亦隨聖智所以無知之則冥真聖智無知之則冥真無知之則冥真無名亦指聞思修慧斷一心

何則假徹一切諸法緣會而生凡聖依正皆藉緣起一義耳五名雖異同出一心故智論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義而後言聞者悅服義而後作見者從故首標一義作四論宗本之要其妙明真心乎然則心之為義有性焉有相焉推之於相萬物不遷也本之於性萬有不真也統而括之唯真俗二諦而已夫觀二諦之交徹非般若無以窮其源窮源極鑑故能內鑒照其真外應涉俗涉俗亡染大悲所以不住照真亦隨聖智所以無知之則冥真聖智無知之則冥真無知之則冥真無名亦指聞思修慧斷一心

而生則未生無有緣既會而有生反知緣未會時諸法不有如緣離則滅緣之離散諸法則滅觀云不爾真心本有不逐緣生則無滅矣中論云不從因緣有故即真般若云如其真有有則無滅真心本有不逐緣生則無滅矣中論云不從因緣有故即真般若云應夫真有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而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以此推度雖今現有不待泯之其性自空經云色性自空非色滅空性常自空生滅之法既從諸緣即性空

相即實相隨緣法性無自無非推諸相使無也故上列名則從本起末微尋則攝末歸本文雖先後法乃同時斯乃古德之意故首標所

性空故故曰法性性空諸法即法空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實相湛寂即本無無本

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即前二論宗本言者聖教量也不有即真諦不無即俗諦宗本言者聖教量真諦不無即俗諦

以真破常不如凡夫有見之有以俗破斷不如外道邪見之無清涼云無性緣生故空則非無見斷見之空為真空不無性緣生故有則非常見有見之有為幻有也幻有即是不空空空不空故名不真空不有有故名非實有非空非有是中道義既空有互陳以顯中道為不遷宗本此文之謂也昔人以前文為不真宗本無乃太局乎有謂不有不無問非斷非常荅又失之遠矣何者序不云乎但宗本蕭然莫能致詰以荅此較之灼然相反後二從可知矣与其得一而失三不若文局而義通然則辨以局失互違者夫集義前指存乎公析論當世存乎辨辨而且公故局与失不敢私讓焉

有既不有則無無也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若以為有則以無為無安常不有無以觀

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明真即俗以示中道是謂雖觀有而無所取相會俗歸真擇成中道上顯性下造修然則法相為無相之相聖人之心為住無所住矣智無緣也清涼云智契即事之理無所住矣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三乘雖殊觀法無差皆了性空而得道果性空者謂諸法實相也諸法從緣即無相矣見法實相故云正觀實理若其異者便為邪觀心行外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顛倒也同斷見修同出三界設迷實相則墜四倒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為差耳觀理雖然無異大慧之稱也即無知論宗本梵云滬和俱舍羅此云方便善巧般若此云慧滬和化物權智也

理實智也權實互闕則非大士悲智雙運中下淨名經云有慧方便有方便慧解此則有方便慧解然則般若之門觀空滬和之門涉有門智生死力在實智也

有慧方便解適化衆生謂之滬和不染塵累般若力也方便化生不染

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滬和功也實智觀理不現形取證功由方便也此則則非大慧權實雙照方為大慧觀空悲門涉有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染涉生死津不迷涅槃故無塵累所染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不捨幻有即見真空故不趣寂備證是謂一念之力權慧具矣好思歷然可解以權實無殊之智觀空有不二之境皆在一念故再歎勸思使其二緯庶然可解淨名疏云巧積衆德謂之方便直達法相謂之慧二行俱備然後為解耳

涅槃盡諦者直結盡而已即無名論宗本涅槃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生死寒暑來依報迭遷謂有依正之物遷謝流動者世人常情所見也余則謂之不然推而廣之約心念念不遷約境塵塵不遷約證果德不遷論者決擇性相之稱也別序意文分二行

物不遷論第一萬物不遷由性常一性隨緣起相住本位括其本位則依正二報不遷也

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尋究經文不遷之旨豈可離求於靜必求靜於依正諸動也上句反明下句順顯

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即知真性不離諸動而求靜寒暑釋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感者不同諸法動靜未當異緣

使真言滯於競辯宗途屆於好異由其迷者執殊逐使能詮真教胥談而競辯所

詮宗趣情見而好異滯者文不通倔者義不伸所以靜躁之極未易言也動靜極致故難言何者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故迷性而莫返迷性順情蕩然無歸莊生云弱喪而不知歸逆俗故言淡而無味言符至道淡然無味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中士聞談不遷疑而未決若存若亡下士聞之逆情大笑之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觸類不遷不可以惑情知者萬物之性也然不能自已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豈曰必然試論之曰惑者頗衆悲而導之故欲罷不能暑復寄懷於動靜之間豈謂必然曉之且試論之云次下釋論文分為五物引教二指物三會教四反覆五結曰此之五科皆明依正不遷要其大旨歸乎日行不遷也今初引教明不遷

道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先標道行謂諸法本無來去意明依報塵不遷後引論云觀方知去去不至方意顯正報步步不遷賢首云塵隨風去求去相不可得經云菩薩不來相亦不去相不來不去相而來求來相亦不可得經之與論皆即諸法而非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

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

去去者不至方先標道行謂諸法本無來去意明依報塵不遷後引論云觀方知去去不至方意顯正報步步不遷賢首云塵隨風去求去相不可得經云菩薩不來相亦不去相不來不去相而來求來相亦不可得經之與論皆即諸法而非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

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動而非靜以其不去不來不去者言其住不來者言其遷去釋惑人謂動也

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動而非靜以其不去不來不去者言其住不來者言其遷去釋惑人謂動也

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所造之境唯一所見迷悟有殊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惑者任情逆性而塞悟者任智順物而通苟得不遷則逆於反惑非昔無以例今前文以悟者反惑者明昔物不遷後段為遺惑明不遷似非論意何則前文為指物明不遷後段為遺惑耶後段謂今物何所往豈非指物明今物不遷論旨在茲學者詳審若准舊科以前指物是知遺惑通於前指物貫於後故以指物遺惑合為一科耳傷夫人情之惑久矣日對真而莫覺久矣目對不遷昧而不覺既知往物而不來既知往物而謂今物而可往既知往物不來悟昔物可往疑今物可遷此物亦住今何可往耶

今昔各住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經云時膚腠潤澤之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經云衰老之年形色枯悴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物不向不遷也

於今未嘗有經云衰老之年形色枯悴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物不向不遷也

遷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知昔物不遷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今昔各住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知昔物不遷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

具云覆而求今物今物亦不往謂前文但約昔物自住今物自住證各住之義非謂彼此二句反覆例之則今物亦不往今物自住今覆者以今向去來四昔物自住昔物自住

字反而讀之向引楞嚴之文但約昔物自住今物自住證各住之義非謂彼此二句反覆例之則今物亦不往今物自住今覆者以今向去來四昔物自住昔物自住

不遷也然則聖人為教或性或相隨機有授彼經又云而此見精性未曾觸指性不遷也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會相不遷也斯論約性兼明真諦約相正辨俗諦其在茲乎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不遷今物

真密俗顯其在茲乎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不遷今物

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不變昔物以來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仲尼曰回也見新

交臂非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仲尼孔丘字也回顏子名也意謂時時見新交臂之頃非故而可守淨名疏云新新生滅交臂已謝豈待白首然後為變哉

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

朕有何物而可動乎如此二字指其真經例證前文既無去來微細朕迹有何物而可遷動乎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旋嵐猛風也偃倒也嶽大山也劫壞之時猛風吹倒須彌碎如腐草且風吹於嶽偃唯嶽偃風相皆盡各不相知故云常靜也江河競注而不流江有巨浪河有微波朝夕奔競注于大海然波之與浪悉無自體雖各相續而不相到則未嘗流也野馬飄鼓而不動野馬者郊野之馬塵以搖動若郊野之馬塵以搖動為亂馬埃塵也日射隙中觀其飄動野馬埃塵也日射隙中觀其飄動若後步軌云動耶塵前步非後步軌云動耶為狂彼塵非此塵前步非後步軌云動耶日月歷天而不周日月循環晝夜歷天而云不周者以日之光則臨于晝夜之明則照于夜既時分以各住豈歷天而周乎復何怪哉前之八物言又何怪哉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於川流人何以於涅槃經云壯色不停命無常過於山水論引後二句文亦小異是以聲聞悟非常以成道緣覺覺緣離以即真緣離成道證真皆曰開教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變化無常豈聖通前疑也反覆研尋聖人之言微妙隱密難測測也若動而靜似去而留無常不可以神會難以事求事求是以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言無常不必去智玄會防凡外之常想外道計常具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稱真常不必住盖破二乘謂其遷往豈曰去而可遺住而可留耶如言執教謂去可遺住可留耶故成具云善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諸凡外摩

訶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諸二乘謂涅槃言一會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導達羣品以造于中經云非常即論云不動即動兩言雖異妙旨歸一豈以辭乖違其極致乎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雖靜而常往無常真常即無常雖靜而常往故往而弗遷會通成具雖往而常靜不遷中无不遷故不住故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成矣云夜半闇冥辭之玄理以其造化內篇云夫力擔負趨變而惑仲尼之所以臨川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成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二子皆歎往物難留至今豈謂排今物可往於昔耶弥增疑昧遠法師始不遷亦恐懼昧解耳是以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為得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常見此乃虛知年之屢遷不覺形隨年變體質是以梵志出家遷往豈曰去而可遺住而可留耶故成具云善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諸凡外摩

貢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貢之而趨猶老少形變昧者不覺猶鄰人愕然彼此例同故云其斯之謂欤欤語聲餘也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方言以辨惑如來演乎四念令滯有者以修之陳於四德令滯空者以證之方法也以其法言辨諸惑滯乘莫二之真心莫二所被機宜不一教迹雖乖不異中道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真常稱不遷無常說流動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說教多途同歸一致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徵責也聞真常謂昔物不遷今聆無常謂今物可流至昔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萬物流動不必往釋前古今常存萬物流不存釋前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古物不來也物有形象故言馳騁物物各住古今自殊而欲遷之何其愚也是以如來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遷至大小三藏之教謂之羣籍東西四依之文謂之百家苟統要而會歸豈名言而能惑哉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計常我則演無常人之執遷我則示不遷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遷與不遷言殊致一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理順言反誰能信經文有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惑人求古於今見今無古謂物不住不住即遷也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悟者求今於古見古無今不遷上辨惑悟有動靜下例今古無去來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應有古今古之物若至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今古之物不遷來今物不謝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事各性住則容顯真諦矣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璇璣七星之二也一日一夜一周天急如電卷苟得不遷之意在一毫微雖璇璣速非獨日夜各住亦於四時而不輪轉也李蕭遠運命論天風馳璇璣云天動星回璇璣輪轉吕向注云璇璣非斗柄也時以指四方說者不達論中標文自大起小申義從微至著離而解之豈非破碎論文乎璇璣從玉文載旻辨亦無大失玉結旦名不遷是以如來

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因行在昔故云功流果德住今乃曰道通然則明珠必產合浦美玉必生荊岫所以弥固之果必由常存之因成山假就於始篑脩途託至於初步假就託至喻果籍因二俱不遷也成山喻依報果始篑喻依報因論語云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脩途喻正報果初步喻正報因德經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然前序文并次引教但明依正不遷此一教皆羣而喻以況旦果者蓋作下文張本也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儒道二教皆以前功不朽而不失例聖人功業常存矣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故不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展轉唯結昔旦不遷者論意直以欲人背惡從善修旦克果是故前明古今各住未結旦行不遷以明俗諦不泯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信其言也水火風災壞至三禪而其行業湛然不遷何者徵經因行果不俱

因因而果昔因今果故云不俱因因成故由因感果故云因因行在昔不昔滅果藉之致明矣夫升高必自其下求果必由其因故以不滅不來則不遷斯復何惑於去留跼蹐於動靜之間哉豈更惑因果之去來今故不來今不滅跼蹐猶預也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反覆大水際天皆無遷動苟能契神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若夫情生智隔冥無邊依正現若目前斯不遠而近而不可知者亦物性也疑者曰論旨辨曰往昔約隨相顯不遷進修三位行相同乎吾曰往昔約隨相顯不遷進修三位約離相明無礙故前文云故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下文云心弥虛行弥廣終日行不乖於無行此則隨相離相已聞命矣敢問以教判論厥義可論主宗承羅什以一音被機隨類各解而聖言不可分也然世之學者以謂論文宗經標始屬漸敘矣而不知標始證終融漸歸頓亦寓以深為淺有謗法之警得不慎乎寡聞之失欤吾祖有言曰試陳梗槩以救前弊論云諸法不有亦不無以曰緣故諸法生豈非標始證終乎論又謂果不俱曰曰不來今又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豈謂豈釋動而求靜必求靜於諸動乘真心而理順則無滯而不通致遐不通通而括之以圓收偏齊一之二論圭峰嘗引般若以釋一乘同教亦不誣矣欤後真清源以寂用為正解徂槃以悲智二行進修三位與觀門也如謂未然豈清涼圭峯引淺近之辭而釋深遠之旨乎

不真空論第二

夫曰緣之法生有滅無迷者妄執真有真無情執既亡即真無今以緣生之有不真有緣滅後為空乎然萬有即空之無不

立心無義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彼云汝但無心生著從他萬物自有上叙計不斥非
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無心於物物未嘗無失物虛也即色者即色義立支道林立空意明果色空因色不空上叙計下斥非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妙觀章云色不自有色雖色而
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豈特因色成果色唯取後果色為空哉此直語色不
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此但解果色領因色亦空以不了皆具入微故
本無者竺法汰立本無義情尚於無多觸言以實無情中貴尚於無多發言以
厥無故非有有即無無非無即無彼意謂經說非有者泯却無者泯却彼無故云無
無者泯却彼無故云無計下示義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猶尋聖人立教本意直
以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耳緣生之無非實無次破斥云何
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經中不言無却此有無却此
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結責也尚無之情既偏豈能順
通中道即萬物之情性哉夫以物物於物則所以物名名有物則所名而
可物涅槃經云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以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
故雖名而非物涅槃又云世諦但有名無實義是以物不即名
而就實物名不即物而履真名既非物不即物而履真名不可
名教之外豈曰文言之能辯哉理本寂滅相不可言也然不能杜默聊復厝言以擬
之試論之曰非言不傳

雖無而有所謂非無非相假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
非真物故於何而可物非無物非物無物名無物名有
性空非色敗空敗滅也寶藏論云譬如水流風激成泡即泡是水非泡滅水
人之於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幻色本空不須析色體色
然後見空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淨名經云以疾而卧獨寢一牀又曰菩薩病非
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超曰有即虛之稱超曰明三昧經云不有不
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一也三藏文異統其旨一此約大乘經律論三故放光
云第一真諦無成無得世俗諦故便有成有得真諦離相故無成俗諦具法故有得
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

俗諦有得望真諦即偽號也真諦無得望俗諦即真名也真名故雖真而非有無得故非有是以言真未嘗有言偽未嘗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有無二言未嘗一真偽二理未始殊故經云真諦俗諦謂有異耶答曰無異也故無異此經直辨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物非有故俗真非物豈異二據理明空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無真空絕諸相萬物果非有幻色從衆緣萬法決不無而非有其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即真之有雖有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即幻之無雖無非無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滅虛無雖有而非有有者非有非無者亦非無轉是謂轉有耶則常見為得常見執有若謂萬物實有不即真無一也有不即真非是常有無非是斷無有無言異其旨一也

真有凝實有若有不即真無不夷迹然則有無稱異其致形會形非謂無非自非謂有然無此法王之正說也有亦不由緣無亦不由緣以法非有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出淨名經彼跋云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無緣會則無是故曰緣生瓔珞經云轉法輪者亦非轉亦非不轉流演圓通非繫于一人名轉法輪非有轉真諦也無所轉非無轉俗諦也以轉無轉不二之真心說真俗雙融之中道則轉無所轉也此乃衆經之徵言也諸經以非有非無破邊歸中聖人徵察言也以物非無故邪見為得邪見執無若謂萬物實有則常見為有何者謂物無耶則邪見非惑邪見非是惑也謂物有耶則常見為得常見執有若謂萬物實有則應常見故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因緣別離虛妄名滅一切無法一切因緣和合一一虛妄有生不可謂之有矣因緣即空雖有不有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之無湛然不變可謂妄想常無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以明緣起故不無也緣起即假雖無不無慮觀前代申文唯辨中文是虛設文挾其辭耶向之發義不攻異端但根回果二論淨名疏文挾其辭耶向之發義不攻異端但根回果二論淨名疏文挾其辭耶向之發義不攻異端但根回果二論淨名疏

緣故應有滅非實無緣聚則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生非實有緣散則無尋此有無之言豈直及論而已哉生滅有無自然而然非相反言之若應有即是有不應言無物若是有豈反言無若應無即是無不應言有物若是無豈反言有言有是有言無是無外道墮空假有以明非無凡夫執有借無以辨非有此事一稱二其文有似不同苟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同事一也中道也稱二有無也以中會遣之異異即同也四申義明空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萬法果非有馬可執不可得而無倒上反釋之有其所以不無不可得而無非真生欲言萬物實有有非真生不真有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欲言萬法實無事象何則欲言其有有緣假不即無緣空非實有然則不真

象形不即無非真非實有名無也幻化非真體無也起於後文五名實明空夫以名召物物非是名故無當名之實以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將物取名名亦非物故無得物之功非名也物無當名之實非物也物無實名無功則非名是以名不當實實不當名名實雙亡萬物何在言其空也故中觀云物無彼此無彼以已物為此彼以他物為彼彼亦以此為此以彼為彼此之名也而人以此為此以彼為彼以此物為已彼此之名從初執有既悟彼此之非有何物而可有哉了若然之志萬物無決定之名惑者有必然之執然則彼此無惑者從初本無彼此之真名乃知無彼此之實物故知萬物非真假號久矣名體於理本無俗諦假立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成具光明定意經云是法無所有強為其名也園林託指馬之況園林地名在曹州莊子嘗為漆園吏曰以名之託假也況喻也內篇云以指喻指之非指喻馬之非馬馬戲篇也指手指也若以指喻馬之非馬馬喻馬之非馬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無勝指亦例然然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非他亦以他指為是已指為非則是非莫定乎一名也馬是非也故淨名疏云夫欲齊是非不以為尊下等衆生不以為卑何則天地一旨有物一觀真雖殊其性不二豈有是非優劣於其間哉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成具強名莊子指馬皆有是真空之有故不動真際為深遠之言所在焉是妙有之空故立處即真也諸法立處即真也證果明空六

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真非理無以成聖故體之即神非智無以趣道故觸事而真非理無以成聖故體之即神神或謂前論結曰不遷此文證果明空与後之二論辨旦果同異乎答曰此誠論文大要宜辨之不得不辨也圭峯有云大智運於萬行故俗諦結曰不遷衆生即寂滅相

肇論中吳集解卷上

故真諦詮眾明空与涅槃而共貫結曰不遷与般若而同條然則叙聖述論辨疑質惑於稟式於祖訓豈取信於後哉

般若無知論第三 般若之為道也絕乎有無泯諸生滅以其微妙無相不可謂有靈鑒常耀不可謂無萬境頓起不從境生六塵皆謝不隨塵滅雖非生滅而生滅齊觀雖非有無而有無並照照絕妄知此實真知故號般若無知焉論者以條析推實彰名文亦分二序意論文

夫般若虛玄者靈明空寂曰虛幽微妙絕曰玄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真智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聖經玄妙隱密且深既絕名相非言象得也為試論之曰

肇論卷中 一

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言象不云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故名獨拔略倒

一之無差般若宗極諸聖同歸雖證之有三而理唯一故云無差然異端之論紛然久矣異端者或以般若為等智或以般若為道也絕乎有無泯諸生滅以其微妙無相不可謂有靈鑒常耀不可謂無萬境頓起不從境生六塵皆謝不隨塵滅雖非生滅而生滅齊觀雖非有無而有無並照照絕妄知此實真知故號般若無知焉論者以條析推實彰名文亦分二序意論文

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秦言童壽什公外國人故名什公略

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秦有逍遙園中有觀秦王親執大品與什公諸德參詳文義其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言開廣聖教不唯流益於

少踐大方研幾斯趣少年履踐大道研窮微慧趣獨拔於

一時乃度人於多劫余以短乏會厠嘉會以為上聞異要始于時也然異端之論紛然

學短才乏曾預善會而般若義要旨上聞羅什始此時也

大秦天王者春秋時諸侯強僭稱王與周無別仲尼正名尊曰天王今亦尊之即姚秦諱興字子略

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遠符前代德溥後世端首也游刃萬機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

業業一日萬機如天聖人遺教仗之外讌時乃集義學沙門五伯餘人於逍遙觀躬執

弘道終日外理國政游刃有餘真經云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內弘佛道終日無替尚書云兢兢

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執大品與什公諸德參詳文義其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言開廣聖教不唯流益於

一時乃度人於多劫余以短乏會厠嘉會以為上聞異要始于時也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

學短才乏曾預善會而般若義要旨上聞羅什始此時也

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聖經玄妙隱密且深既絕名相非言象得也為試論之曰

惘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聖心玄悟無相無名故無所見先標後引意顯照用無知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

虛懷寄任簡之言以言之非謂聖智言詮可辨且試論曰次下正釋論文分為二章初通辨論旨二別析問荅今初

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先標後引意顯照用無知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聖經玄妙隱密且深既絕名相非言象得也為試

惘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聖心玄悟無相無名故無所見先標後引意顯照用無知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

無知者何耶智之為義用也用則有相有相而經云無相無知者其旨何哉果有無相之

虛懷寄任簡之言以言之非謂聖智言詮可辨且試論曰次下正釋論文分為二章初通辨論旨二別析問荅今初

知不知之照明矣無相無知語其體也言照辨其用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所知則有所不知有知有不知妄心有知有所不知聖心無知靈明本無妄知無知之知乃曰一切知以聖心無知無妄知無不徧故經云聖心無所

知無所不知信矣聖言孰不信煥若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虛曠其心照絕能所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身智二光既韜且默而照寂一心玄鑒中道所以閉智忘情空聰反聽內外寂然而獨鑒冥冥妙契冥而無相云境智雙寂冥乎妙旨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實智照真內鑒無知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推智涉俗外應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應不乘能故獨王世表窮有不終則終日域中此二智雙結故玄照事外此二智雙觀真也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以智導悲則未嘗遺事以躰濟用順化而無所化而無尺之本應接無心

而應應接無窮化無所化而無遺之要乎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照功上順化下應接無心

論者其唯聖智乎物之有壞故一字即本覺真知實藏論云知有不有知無無敗故不無赴示妙有無絕欲言其有無狀無名名相雙泯欲言無名故以有無論之耳何者徵玄曰有故不可源曰無故不可

所會也總結實然其為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其無聖以之靈靈明不竭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混而照不失虛虛不失照則觀空萬行佛騰沙有一道清淨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渝虛不失照故動以接麤混同七趣而無變名之不渝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雖曰用以弥勤求緜形而不有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實智無知而照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權智不動而應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語迹應物萬端推本豈離一心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真諦相實智不照而知萬動可即而靜聖應可無而為俗諦動而常靜權智不謀而為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為而自為矣雙境智結終日知而忘照終日為而無作其猶昧鏡現乎萬像復何知為哉二別析問荅文分為九初詰通權實難曰夫聖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齊照真心內明萬物方動與事會妙用外應應必會機叙前權智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事會故會不失機故必有會於可會必有俗境可會知無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必有真境可知必有知無知而無知焉豈曰木石瞽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雖不恃仁德玄鑒益冥不同木石誠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

相求之耳（異人情識者推實難測之耳）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豈以知會事相求之耳）其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意使不自有真知而謂聖人有妄知）無乃乖於聖心失於文旨者乎（確執有知不但乖違聖心抑亦失於教旨）何者（徵失教旨）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次論釋之）無知無見無作無緣（實智照而無照故無知見權智為而無為故無作緣）斯則知自無知（豈待返照然後無知耶）豈待返照然後無知性空而稱淨（復歸論旨）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則不辨於惑智（若謂般若有知知躰性空而經中稱清淨者則不分惑智之殊故次云）三毒四倒皆亦清淨（三毒四倒是惑皆亦清淨何獨尊尚般若清淨耶）若以所知非般若也後若以所知境清淨歎美般若亦淨者（印定曰所知非般若也後二句破云豈所知境自常清淨而能知般若未嘗清淨乎）則不可以有知為名耳（若爾則違下文內外寂然般若清淨之義耳）豈般若清淨歎於般若亦淨也（使淨歎於般若然則其旨何耶次釋云）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以般若體性真淨本無感取之知不可以知名哉（經歎般若清淨如虛空者豈不以般若躰性真知清淨本無分別惑取之知既無惑取則不可以有知為名耳）豈般若無知名無知知自無知（不獨無惑取名無知也）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真諦（以如如智證如如理）真諦無兎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真諦之河唯一能渡之歎有三象喻菩薩智深故無不窮之鑒不同二乘智淺故兎馬之遺遺餘也）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隨機普應能所俱絕是猶知上推下實）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寂靜亡照號正備也）

難曰夫物無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實家欲以名辯體假萬物立名通之）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物體雖不即名有當名之物）是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隱（以名召物萬物皆現）而論云聖心無所不知（敘論發端）意謂無知未嘗知未嘗有知有情有知（言通物之本意也）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旨（欲其聖心體一無知名異）斯則名教之所通立言之本意也（知與無知是立）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若以所知）尋文求實未見其當（尋兩名求一體未見相當）何者若知無知（有知無知俱不得聖心復何為論哉）般若清淨歎於般若（般若也後）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辨（若無知有知心無知有知亦無辨別）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空谷無心高低隨應）今試為子狂言辨之（體實淵奧用不可定故試言之）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為有用之彌勤不可為無（言寂非有言用非無）不可為無故聖智存焉（聖智獨存名教超絕豈以有知無知專其名哉）故名教絕焉（言知非實有知欲以通其鑒用）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言無知非

實無知欲以辨其相寂辨相不為無通鑒不為有故知而無知即妙用非無故無知而知即玄寂是以知即無知而知即上結旨下斥難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不可妄執名體而異聖心也三識析緣知

難曰夫真諦深玄非智不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所知真諦深玄非能知般若莫測智之功能由境發矣故經云不得般若不見真諦真諦則般若之緣也諦為所緣般若為能緣以緣求智智則知矣以所緣境求能緣智則聖智有知矣何謂無知哉聖智非緣以無相境也何者放光云不緣色生識是名不見

色聖智了色無相識不自緣是故無色生識名不見色起信疏緣自無體聖心豈有知耶故遺民仰歎極為精巧深有以焉又云五陰清淨故般若清淨所知五陰無相能觀般若無知故皆清淨前文以所知自常淨般若未嘗淨背斯經旨得不惑乎般若即能知也五陰即所知也所知即緣也緣字通有相無相上三句乍觀則釋然細詳則標後夫知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有相則相與而無故物莫之無能所雙存故凡愚不無知故物莫之有故則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於境非有知也

起有相可緣不能生起惑智物莫之有故則緣所不能生者雖照緣而無相可緣不能生真智為緣之所

起故知緣相因而生為緣所起者能知相因而生也是以知與無知生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以然者夫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由境不自生非所知也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於所知矣惑智取境無知皆由境耳何者夫智以知所知故名有知聖智有知惑智無知名有知真諦自無相真智無相可緣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心境既生於心亦生於境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緣生之法是俗非真故中觀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真諦既非緣則非緣即真俗從緣即俗今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是以知與無知生

爲知黑白若知然後不取知則異於不取異於不取答曰非無知故不取又非知然後不取矣若有知然後不取知即不取故能不取而知照境無相即不取故能不取相而知也五徵述心境難曰論云不取者誠以聖心不物於物故無惑取則無是無是則無當誰當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所不知耶答曰然無是無當者牒之而釋夫無當則物無不是物無不當智不礙境智歷然豈無是無當耶物無不是則物無不當是而無是智亡慮也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當則物無不當無是無當是而無是智亡慮也

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境智一如見無所見一搜顯無相雖無見心非不緣境實由境空聖心非不能緣境實無體可緣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雖當以緣於有境無相是以經云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相之知經意無有相故般若無有相之知經意無有相之知經意無有相之知經意

知非謂知無（聖心本寂無生滅知可無）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無知即般若無知即真諦）無知也（惑智有知無知）惑智有知故有（惑智取相有生滅知可無可謂妄知無體非曰般若）無知即般若之無也（無知即真諦無生滅也問凡夫生滅何以會歸真諦荅論主）以般若之與真諦（境智標異）異而同（境之与智為一味也）同故無心於彼此（亡心契合）異故不失於照（智異）是以辨同者同於異（覆釋無心彼此）辨異者異於同（覆釋不失）

（疊論卷下　十一）

（照功）斯則不可得而異（智境）不可得而同也（結前照無照殊）何者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明萬境外實智而成照功）內照無知外境無相（內照無知外境無相）與俱無（境智雙寂相与皆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卷之）相與成其照功（聖智以境發）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豁之徧羅萬有）同用也（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是以經云諸法不異（會歸一心）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境智無異者豈謂截鶴脛之長續鳧脛之短乎山嶽之高滿溪壑之深乎上舉事例非下釋經意）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也（用是即寂之用故不寂故雖異而不異於異寂是即用之）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於無異之真乘唱不一之妙典則不壞假名而說實相也）又云般若与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亦不一相境智歷尔亦不異相內外上注文多依華嚴廣疏引論通經互解之又古德通經以照對俗則心境非一以寂對真則心境非異故清涼謂昔解未盡其源何者以令照真不得名照俗則照真寂然之時不即寂故未若斯文言用即同而異言寂即異而同向所謂宏才明智高出在昔者其是之謂乎九處會寂用）

（疊論卷下　十二）

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體一之異乎（難意謂般若性何有寂用之殊）荅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體一名異如珠与光非離光用別有珠體主於用耳）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實智有窮昧而明權智有應即靜而動）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權實體一豈曰有異）故成具云不為而過為（證神靜而應動）寶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證智味而照明）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談也（窮權用盡實體出乎言象）即之明文聖心可知矣（明文二經也聖心不照而知無慮而應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疊論卷下　十三）

劉君致書覈問（名程之字仲思今云遺民者以高遁林泉朝賢屢薦之不起曰以為）遺民和南（和南西國致敬之辭）頃餐徽聞有慊遙伫（頃向令問中心遙思）歲末寒嚴體中如何（書發季冬）音寄壅隔增用抱蘊（秦晉音書難寄寅夕增用慊抱蘊積）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耳（沉隱病時託宿草澤痾瘵病也）因慧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裁猶始也）古人不以形疎致淡

悟涉則親形跡非淡道契則覩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
念慷風味鏡心象迹當年氷姿阻江山而不面望懐風采河也裴丞相云道俗雖乖於法侶山川豈礙於真知仁悅之勤良以深矣致欣勤拳實由深矣
紡然無因瞻霞永歎南北紡遠無由披晤瞻望雲霞長歎息耳順時愛敬兼因
行李數有承問行李人也書誨故云承問伏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
師當休納康樂也外國即龜茲法師即羅什休泰內納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遊
茲淵對想開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思法器悟發遊遇明師開究般若之功
必獲過半之解繫辭云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故以每惟乖闊憤愧何深每思睽路
遠遠憤結愧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道業戒德弥益嚴厲禪隱之餘

則惟研惟講恂恂穆穆故可樂矣恂恂溫恭也穆穆和敬也弟子既以
遂宿心而覩茲上軌已遂隱志覩法樂感寄之誠日月銘至感寄遠公
過順之年湛氣若茲之勤道以內滋智以外冥故能然也語云六十而耳順所以
憑慰既深仰謝逾絕俯慰恩深仰謝不已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
無知論生法師入關請道于羅什以論示之才運清儁旨中沉允宏才運發
清雅儁逸旨趣中當深沉允信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
大旨婉順披閱玩味不能捨于再于三手不能捨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悟懐絕冥

之肆者矣沈心垢於般若之淵悟標懐於杳冥之肆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無
流殆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無知辯源不待言而玄會欣會也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希旨趣深微辭夫獨唱白雪之辭險絕曲高而和寡苟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忘言象而得意謂荅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為精巧而義旨乖於本真意謂荅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為精巧無所間然矣此章以不緣色生識例而荅之故云精巧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
一兩今輒題之如別想從容之暇溷能粗為釋之從容舉動也暇閑也粗略也次申問二初總叙疑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者神
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即寂寂即用神彌靜應文下章即問荅夫聖心冥寂理逾動論序即論旨中文略舉前後二章作發問之由
極同無心冥理極寂同虛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寂而用用而寂是以知不
廢寂寂不廢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寂用同時故其運物成功
化世之道運載物機令向善道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雖居言數之中而止域玄旨
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固久也中道玄旨久而味之非直尋文外三初權實有知無應難但今談者所疑為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為將
旨欲求聖心之異敘所疑為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將玩論文始生疑焉二別致難在
心體自然靈怕獨感耶數慧數也感猶存也意謂聖心為當窮靈慧數妙盡冥契耶為當心

體無為靈知獨存耶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冥符則寂定極數則照慧若以照慧妙盡冥契則實智有知不可稱無知也若心體自然惚怳靈怕獨感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自然無為也息滅也若智無聲數息滅則權智無應不可稱有應也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凝化表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試為辨之心數即世外也定慧即世外也意謂定慧既玄而孤運其照此是有知神凝世外而慧明獨存此是無應以無應謂有應以有知謂無知必當有深義為證試為辨析二照境不有矣以論中辨照變之知今應逾動是應機靚之不有疑者當以撫會應機靚變之知不可謂之無惑取之知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論云本無惑取之可以知不得謂之不有而論旨云本當不必理盡同矣遠公披詳省覽以謂標其各宗承有本或當則理冥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頃兼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而是耶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雙非常當常是為惑此蓋立言悟惑本異故論旨未曉期再喻之以遣疑惑後結意論至曰即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或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而是耶豈有真智真境雙無是耶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美而反言當而無不當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上牒論下述意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為真是物無不謂一切皆是豈有真是而非是至不面在昔仡想用勞在昔今惜彼文謂昔未覿面仡待想貪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貧財分少也道通物之稱涼風届節頃常如何届至也以方言之即北風其涼詩云北風涼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荅古人若暫對三漠来書喜若暫見涼風届節頃常如何届至也以方言之即北風其涼詩云北風涼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荅古人

抵慧窮深際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晉之七賢俱隱山陽竹林今劉君高尚其志不事王侯故取比焉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清論散適未期厚加琢愛每因行李數有承問顧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恙憂也道則僧衆俗謂鴈門周績之等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為欣慰領前書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仡之勤為日久矣雖未清耳承誨而伏心高範企望仡待勤勤然日已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年過耳順氣宇益嚴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養徒七百味道於幽巖抱一沖谷晨抱一沖氣樓真於深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遠近仰瞻讚而詠之無美可比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翹心東南懸廕若霄壤之迥遥無由寫敬致慨良深由未遂茲盛化茲人法盛明之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遇茲盛化恨叩也叩逢善運遇命一師出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故云胡本未譯時問論旨言辭奇絶負道一生猥參嘉運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恨昔不覩見能仁初制戒條恨人法盛明之化

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侍談終日悟悦心源即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當時翻經并義學之徒數及三千故云大衆如常休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道本無為化協自然天機宏深超邁俗表城塹三寶弘道是務外護三寶如城塹內輔五常以弘道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奇異典故號殊勝高僧方從遠國以來之靈鷲之風萃于茲土靈鷲山名也此山棲鷲鳥鳥實靈異故號靈鷲之風萃于茲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支法領遠遊西域及還此土得華嚴大乘等經識越苦海之津梁也請大乘禪師一人即佛度跋陀羅此云覺賢遠法師嘗迎入廬山翻譯禪經從其稟受禪法後於揚州譯晉本華嚴請字實通下用舍此云覺明解通三藏罽賓沙法師二人罽賓耶舍善誦思婆沙律及罽摩拘多什法

文然義承有本（直筆成言法義有宗有作誠字誤也彼疏序云略記成言述而不作）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詳試可取看来問婉切難為郢人（莊子雜篇云郢人以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今以劉君發問婉切類於匠石而論主荅之難類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乏胸中之慧拙筆下之辭）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訓来旨耳（大品云摠持無文字故言必乖趣云云莫曰文字顯摠持故略用狂言以荅来問耳次荅問二初牒起責非）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牒彼所疑）以此為懐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牒有知難無知）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牒無應難有應）意謂妙盡冥符不可以定慧為名（妙盡冥符真境之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群數以息（靈怕獨感無機不應）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在聖不殊也（牒有體一無殊）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理極同無（玄默同無寂照盡於理極也）既曰為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數故數以應之（極數言應如量智也有本多妙盡二字誠不曉注家揣文之失或脫極數兩言抑不論主淨名疏中牒論之辭又云虛以謂之此曰虛以通之者蓋準彼文云理極在乎不極故虛以通之夫）聖心之異乎（聖心冥寂可以忘言而得之不可隨情而異之未句牒責來最二正荅所問亦分為三初荅第一重難即牒荅）疏曰談者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意謂妙盡冥符不可以定慧為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群數以息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在乎冥寂寂故虛以通之妙盡存乎極數極數以應之極而有定慧之名理極同無寂照盡於理極玄默同無既曰為同同則理智冥極何有定慧之名

非同外之稱也（非同心外之稱清涼云般若非心外新生）若稱生同內有稱非同定慧稱生若同智內有稱非同玄默也上縱立內外下奪破結荅）若稱生同外稱非同智外則非我實智有知也然則實智體寂空洞無象豈容有內外乎斯蓋論主以窮微極妙絕常境感無不應會無不通（水清月現感應會通無去無來妙絕常境）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群數之應亦何為而息耶（冥機照微潛通密運用無應也）且夫心之有也（心不住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有既遣矣無亦祛也）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二遣俱泯妙有常寂）故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通（無去無來妙絕常境）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通水清月現感應會通無去無來妙絕常境）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群數之應亦何為而息耶（冥機照微潛通密運用無應也）且夫心之有也（心不住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有既遣矣無亦祛也）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二遣俱泯妙有常寂）故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通（無去無來妙絕常境）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通（

然則以通對應理事無濟述作之妙盡乎此矣

故道超名外 如量道俗動与事會如理照真道超名外 道超名外因謂之無與事會因謂之有 體則鏡淨水澄因謂之無用則波騰鼎沸因謂之有 應夫真有 幻相本無真性本有相相本自空勝義真空之理理自常有 強謂之然耳彼何然哉 恐謂斷滅強謂之然彼何然哉 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為而為有無而為無動而乖靜無相寂滅之道 指上經文 豈曰有而為有無而為無動而乖靜 上句證無知而知下句證不應而應 此無言靜而廢用耶 豈可執實智有知動而乖靜權智無應靜而廢用耶 而今談者多即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隅 談者通指道社諸公若定二邊而詰聖心猶徵四隅而尋大方也

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 前識執有無也愚中道標玄旨矣所存定名相也迷斷常謂相當矣 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三之道乎 既定斷常二邊豈當中道玄旨 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 不可而物性空 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即真 然非相有也 相有則名異性空則體真上辨所觀下明能觀 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 雙標雙空有 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 雙釋空有非 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 智照真空故不取悲緣俗有故不捨 不捨故妙存即真不取故名相靡因 悲智雙流超言象則名相靡因 名相靡因故經云般若無知 般若無生滅非情識所及豈可說以示人 何則言其非有非無有非非無非非無 藥病雙亡照體自顯 清涼云理自玄會故言用即智是非無 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 妙用無方

因非有知也妙存即真非無知也 推體寂然非辨用歷尒不知 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 引大品證此義 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成前義 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 難以有知無應於聖 夫智之生也極於相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 反難陳聖心有知無應之人 夫智之生也極於相 實相無相智非知相 世稱無知內惑智緣俗境不出有相中 法本無相聖智何知 言無知覺靈鑒幽燭形于未兆 形于未兆道者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 迷請詰夫陳有無者 難陳聖心有知無應之人 且無名無知乎 無執能動之令其有知用無拘執誰能靜之使其無應 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 般若無生滅非情識所及豈可說以示人 何則言其非有非無 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者 有非非有非無非非無 藥病雙亡照體自顯 清涼云理自玄會故言用即智是非無 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 妙用無方

本寂亦證前經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至道絕言真知本有詎可群籍是以文殊抗志華嚴馬鳴潛神起信荷澤開拓衆妙圭峯包并一言自非內印聖心外迹祖訓孰何以優遊其源哉庶衆玄君子有以會之耳然劉君託迹蓮社希風遠公豈泥此乎蓋為涉道淺者激彼淵海耳次答第二重難即照境空有無差答又云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為當唯照無相耶為當感觀其變耶牒彼難文談者似謂無相與變其旨不一覩變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似謂者意言也然則即真之義惑有滯也若謂無相与變其旨不同而不通也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幻色者是於聖教即真之義迷

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一心見色則唯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唯空非色上縱下奪若一心見空若如來問之旨則所觀色空兩體而能觀之心應二見實色非真空見幻空非幻色然則空色兩陳莫史其本也莫史猶云不知也色異空而兩陳蓋不知真空為幻色之本是以經云非色非空聖心如此何有可取而難未釋無惑取之色於非色非色者真空也次句正釋誠以真空即於色後句揀情不非幻色顯於真空若色即是空非空即是色色空既而無異變与無相何殊乎若如來旨觀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若非幻色顯於真空斷若以非色於色即非色不異色色即為非色真空不異幻色若以真空即是於色真空不異幻色故知變即無相無相即變群情不同故教迹有異耳變即是色無相即空衆情述軌不同謂其空色有異考之玄籍本之玄典而原聖意豈

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撫化未始為有也無心於物而無相者封執內除玄照外契了色即空曉空非斷則終日開物成務乘機運轉撫應萬化未嘗為有聖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理聖心如此何有變与無相可取而難未釋無惑取之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相者理耶後答第三重難即綜印境智雙奪答又云無是乃所以為真是無當乃所以為至當略牒語簡亦可如來言耳印其後問故云亦可若能無心於是而是於無是無心於為而無相者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所以為知不乖無知相不乖無相上縱下奪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為患耳唯恐有心以無是為真是以無當為至當斯為過矣何者若真是可

當內有能心外有所境則名相以形美惡是生（迷名執相貪美嗔隱）生生奔競執與止之（奔競業道誰能止絕）是以聖人空洞其懷無知（內證寂然離心緣相）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為之境（現身無身若一（處有名之月應于百川）內而宅絕言之鄉（示說無說猶長風吹求萬籟）寂寞虛曠莫可以形名得若斯而已矣（無聲曰哀現說不可以名得無色曰寂現身不可以形求）乃曰真是可是至當可當未論雅旨也（未曉旨恐是當之生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物情謂然聖心不尒三結勸）夫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言議思迹生乎名相異途）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法無名言不及也法無相思不及也）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言語斷道）善迹迹者尋迹所不能迹（心行處滅）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擬心有言於道轉遠）庶通心君子有以相期於文外耳（心迹內通名言外忘庶幾君子期會于玄通必在忘言故言不見其迹迹絕於意地則理現於心源）

肇論中吳集解卷中

陶子麟刊

涅槃無名論第四

秦秦王表然此論題出乎秦主眷書云既曰涅槃何容有名於其間哉論主欽覩斯文曰為論以翼之指名固實推蒭權述以謂涅槃之體生滅本寂幽靈無相相既亡矣名豈存焉論者折演玄旨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論文絕筆作表以聞文心雕龍曰表標也奏進也標陳已情進於上也

僧肇言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一者道之和謂冲氣和也末句德經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文小變耳伏惟陛下字林云陛階陛也

濬哲弈明道與神會濬哲弈德也欽明堯德也泰主法堯故指基陛之下也不敢直指聖人

威被蒼生垂文作則儼威德以作法則垂文章以被蒼生一日所以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道經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以王者體道合乎天地故居一焉

游刃萬機弘道終日游乎智刃以應萬機弘乎至道日慎一日

道與神會濬哲弈明道與堯德也欽明堯法堯

威被蒼生垂文作則儼威德以被蒼生垂文章以作法則

所以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道經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以王者體道合乎天地故居一焉

游刃萬機弘道終日游乎智刃以應萬機弘乎至道日慎一日

妙契環中理無不統乎莊子云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象云環中空也道契神明故弈而治

既契環中則應理天下無不通矣

妙契環中理無不統乎莊子云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象云環中空也道契神明故弈而治既契環中則應理天下無不通矣

幽致虛玄殆非群情之所測殆幾也幽理冲虛雖然幾近非凡小衆情所能測量

幽致虛玄殆非群情之所測殆幾也幽理冲虛雖然幾近非凡小衆情所能測量

恩得閑居學肆微猥也周禮云司市常以陳肆辨物令謂譯場學館陳列經書猶市肆然在庫焉涉淋希夷絕視聽之域涉淋見聞域封也

恩得閑居學肆微猥也周禮云司市常以陳肆辨物令謂譯場學館陳列經書猶市肆然在庫焉涉淋希夷絕視聽之域涉淋見聞域封也

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三乘雖異歸宗不殊方等性德幽奧若淵深府藏故絕

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三乘雖異歸宗不殊方等性德幽奧若淵深府藏故絕

幽致虛玄殆非什公門下十有餘載十九見什法師三十年雖衆經殊致勝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義趣非一義理為先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疑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荷荷負也漠漠不分明貌雖才短識闇而嘗聽喻竭愚不止似有悟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未歷師範不敢臆斷不幸什公去世諮叅無所以為永慨不幸幸也什公既亡涅槃大義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無由諮問所以長歎語云德不孤必有鄰言秦主神智与什公冥契也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快喜也滌也

此土未俗一日遇蒙眷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為宗極秦主穿通一切法空義其辭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詭嵩秦王斑也封安城侯職預譯諦因作書難之曰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秦主眷云吾意以無為為道道止無為次下微云何者夫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經云三界生死欲因亡果喪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即無復於生死衆生蕩欲為生死本滌欲為涅槃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其德是名涅槃矣諸佛潛志為涅槃所有耶說此端由論下論

此土未俗一日遇蒙眷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為宗極秦主穿通一切法空義其辭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詭嵩秦王斑也封安城侯職預譯諦因作書難之曰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秦主眷云吾意以無為為道道止無為次下微云何者夫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經云三界生死欲因亡果喪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即無復於生死衆生蕩欲為生死本滌欲為涅槃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其德是名涅槃矣諸佛潛志為涅槃所有耶說此端由論下論

名於其間哉一論微旨蓋發於此此作論端由斯乃寫微言之美極象外之談者也意出象外自非道叅文殊德侔慈氏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正云曼殊室利此翻妙吉祥弥勒此云慈氏也叅同也侔並也孰能宣揚

玄道為法城墜使夫大教卷而復舒幽旨淪而更顯涅槃玄通昔沒斷無幽而且卷今遇高判教旨有歸顯而復舒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慷手舞弗暇尋閱殷勤玩味亡數心欣悟之莫之開服豈直當時之勝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現未來俱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美其卷書文理俱高可以匠彼先進拯拔高士書云若安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安言無則無以濟常流拯濟也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庶執文者未盡主上有無造中之意庶擬孔易十翼之作庶望擬議孔氏十翼以贊易道易道猶湟槃十演擬之貪豐文富以弘顯幽旨匪求豐茂多文意顯涅槃玄旨輒作涅槃無名論加讚述勒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也如此之三名盖譯場漫而延廣也博採衆經託諸經託文證義曉喻近事仰讚深旨豈曰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廣取諸經託文證義曉喻近事仰讚深旨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豈謂涉造聖意當盡深遠允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擬議玄道之門布睨來學之徒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云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各書末章載之通猶擇也吾常以為太甚逕庭不近人情逕庭激過也若無聖人知無者誰責其過言實如明詔詔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宜蘇泰謂梦威王曰承大王之明詔夫道恍惚宴寞其中有精恍惚生滅不定也宴冥深邃難測也靈明不昧曰精若無聖人誰與道游非聖無以諮理頃諸學徒莫不躊躇道門恢恢此旨愽疑終日莫之能正向者義學之徒聞談空寂愽疑莫正躊躇而不進恢悵而不決幸遭高判宗徒懽然若書

云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無不極者此之謂也懽破帛聲扣關之傳蔚登玄室開導高判一義諦蔚章木盛貌傳類也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能仁罷唱金河韜光玉樹至秦一千餘年故云再轉重映也今演論之作曲辨涅槃無名之體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今寂彼廓然無之者何則夫第一義諦名相雙絕不可為有靈明獨耀不可為無故委辨聖人處中之義排擯方外之談僧道班者同莊老也條牒如左謹以仰呈條枝也牒華也劉子謂短簡編牒如葉在枝左後也若少叅聖旨願勑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非者指授是則存記嘉祥傳曰秦主荅旨殷勤備加讚述勑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也如此之三名盖譯場涅曰涅涅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蓋是梵夏不同耳云涅槃音正也大國曰夏音雖与淮楚輕重不同例如西國梵音訛正少異而所詮不殊也此之三名前後異出前三藏後二音訛後一正也

九折十演者

折者何耶扶救以逆難也演者何耶準義以順通也故開宗首章為一諧之本源次十八章合為九番問荅故其折而演數有十耳然古人解文但通列十九章以釋

開宗第一開張也宗本也言開張涅槃之義為無名之本焉

無名曰（曰猶說也無名相中假名相說）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有無二餘次文牒釋）秦言無為亦名滅度（上翻名下釋義）無為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為（心言罔及曰妙故絕作為也以體推之則起下文自性清淨義）滅度者言其大患永滅超度四流（大患生死永滅超度煩惱四流即果也以用言之則起下文悲智無住義）斯蓋是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鏡喻涅槃像喻生死生死本空涅槃離相故絕稱也冲深包博曰幽衆聖所歸曰宅）而曰有餘無餘者良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耳（出現有餘處寂無餘皆應機假名也考諸唯識四種涅槃与此大同）余嘗試言之（上序下宗）夫涅槃之為道也（自性清淨涅槃）寂寞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夫有相有名皆思議之境涅槃妙寂非相非名豈以心知議哉）超群有以幽升量太虛而永久（超越九有豎深也量齊一豎非時不能變非寒暑也雖絕諸相其性不無故云湛若虛空離名說耳有以四德配之恐非經意前引真般若清淨如虛空體即用也今明真解脫湛若虛空用即體也）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惑亡而非無慮亡故言語道斷智有故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考尋經論豈虛構哉說不有不無以有無之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而幽靈不竭（色心永滅非六凡有境身智常存非二乘無鄉）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智周萬物而通如理如如）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惑亡業亡）萬累都捐故與道通洞（洞猶通也）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衆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薩衆或以念請是故能亡示相荅之名言路絕狀同掩室故彼疏云以心傳心唯證相應離言說也）淨名杜口於毘耶（毗耶離秦言廣嚴以城平廣嚴嚴故淨名居士示疾於此會諸菩薩各說法門文殊問言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淨名默然無言未若無言於無言所以默然也）彼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須菩提此云空生帝釋梵王幷諸天子聞說般若皆云不知不解空生云我無說無示汝亦無聽無聞法應不知不解也因而悟道故雨華供之）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能仁本迹俱高淨名等本高迹下豈無辯才耶）蓋體本絕言也此下無辨無住涅槃）經云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始無終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說（非縛非解名真解脫故離言辯寂滅大患也三世不能遷無始終也二輪不能照非晦明也四

存與道通洞故沖而不改居涅槃而不證則至功常存而不改故不可為有至功常存故不可為無有無二邊不生死而無染則沖而不改沖而不改故不可為有無絶於內稱謂淪於外內外既絶稱謂斯淪智思三德約蓋配之然則有無絶於內稱謂淪於外內亡外役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二乘修成空觀獨證偏真意識不行故見名亦外役視聽之所不暨也四空之所昏昧也四空昏昧也楞伽云若心滅則四空滅滅則身心語言皆悉斷滅滅外道習教被天下存乎術術翻乘也道斷滅戲論恬焉而夷怕焉而泰恬和也平等曰夷怕寂也冥通曰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宴會九有凡流雖交互漂沉而皆歸此四乘聖人雖冥證化毋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由道濟物蓋窮化毋之體以德應機故極玄樞之用玄樞虛宇即真理也大方之外敻然絶於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二乘修成空觀獨證偏真意識不行故見明盡遺智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內具三明而鑑機外現二光而照物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僧那此翻弘禪昔在因地始發四弘之心今證果海終救八難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身應寰中在乎通通無壅也教被天下存乎術術翻乘也死與物推移假道諸趣出生入死推移五乘同歸寶所道無不洽德無不施窮化毋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由道濟物蓋窮化毋之體以德應機故極玄樞之用玄樞虛宇即真理也智也始物出道經廓虛宇於無疆耀薩雲於幽燭燭上始物薩雲至能出生入

此翻一切智智將絶朕於九止永淪太虛而有餘緣不盡餘緣之智不盡餘迹之身不泯將欲絶迹於九有長役太虛而有業報猶魂聖智迹不泯將欲絶迹於九有長役太虛而有業報猶魂聖智上沙用盡而靈覺獨存範土曰陶鎔金曰冶塵鎮社而真金顯業累盡而覺智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永滅則智無餘廓爾無迹則身無餘何則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絶智以淪虛身者患之根智者勞之本故勤勞之智大患之身二皆絶滅歸假虛空然則智以形倦形以智勞輪轉脩途疲而

非已身因智而役能智由身而勤生死輪轉疲困冥途非能止息故經曰智為雜毒形為桎梏淵默以之而遼患難以之而起妄智為三毒故遠淵默之理偽形如兩械故生患難之累說文云梏足械桎手械也所以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焚身棄形外息大患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群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永出九有渾同虛無寂爾無聲故絕兆朕冥冥長往莫知所之經云寂然無聲冥不知所詣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燈膏喻身火明喻智身智俱無遺餘故名無餘涅槃經云五陰永盡辟如燈滅一陰四陰色心展智滅也盡身灰也然則有餘可以有稱無餘可以無名無名立則宗虛者欣尚於沖默有稱生則慢德者爾仰於聖功貴尚無為則宗於沖默遵仰有為則慢於聖功斯乃典誥之所垂文先聖之所軌轍無名有稱典誥垂文宗虛慢德先聖遺法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上胝下責使夫慢德者自絕宗虛者靡託自絕聖功靡託仲默無異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辨玄素之殊者也若謂絕內綸外者何異塞耳目於胎殼之中掩視聽於霄之外責宮商之聲異辨黑白之象殊耶子徒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前云獨曳有無之上不可以形名得而辭也而論旨竟莫知所歸幽途故自蘊而未顯注涅槃蘊未顯也靜思幽尋寄懷無音於絕聽託仲默於無言無說心行處滅口欲將談而辭喪心將緣而慮亡經謂若他觀者為邪觀今云所以此觀者乃名正觀以他觀者非見佛也經名為

是如來隱顯之誠迹也有餘名權無餘稱寂降生曰顯示滅曰隱現身教之意也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致權寂教之迹也未是涅槃無名幽致隱顯誠迹又非聖人中道妙術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無封有執豈開正觀維摩詰言我觀如來無始無終維摩詰秦言淨名也經云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無始無終也六入已過三界已出過不在三界既越三界卜情卜法身無在故不在方方無不在故不離方無為無相無名非有為備應萬形非無為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且二乘豈凡識而能識哉上釋三諦皆彼疏文無言無說心行處滅口欲將談心將緣慮而辭喪二乘不測以此觀者乃名正觀以他觀者非見佛也經謂若他觀者為邪觀今云

他觀非見法身佛也論前論旨正觀則玄寂他觀則隱顯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一月不降無去無來百水不升應緣而現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寂寞虛無無執無競道亡而弗先感而後應釋梵贊之而不喜無執也廣外陵之而不怒無競也未熟者導之不先已熟者感之後應上法下喻譬猶幽谷之響明鏡之像對之弗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鏡像前現身對形即現來無所從谷響喻垂教隨聲即應去無所至後合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逾寂隱而彌彰應機而有無言示言隱彌彰也變化無常出幽入冥谷響也結前垂教身無身動逾寂也出幽入冥鏡像也結前現身應機盡而亡現身無言示隱彌彰也變化無常鏡像也結前垂教身無身動逾寂也出幽入冥鏡像也結前現身應機盡而亡現身無言示隱彌彰也作名因應機而立顯迹為生息迹為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王毫騰彩

無得之明矣非有餘無餘得之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見滅度便謂之無惑者背本從迹故執有餘無餘有無之境妄想之域豈足以標勝玄道而語聖心者乎豈以有無標玄道妄想語聖心乎意謂至人寂怕無兆隱顯同源存不為有亡不為無上標下釋生不生雖生不生無生不生現身五道雖生不生諸趣無生不生也無形不形雖形不形依真起應則無形不形應用常寂則雖形不形以知存不為有不可以有餘顯經云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過去滅度諸佛晉譯華嚴安住長者普見去來今佛機緣之事無盡佛性三昧論引文前却耳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此界機緣盡則示入涅槃他方機緣感則不滅度以知亡不為無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不可以有無顯亡不為無雖非有雖無而有故所謂非無中非二邊釋超妄想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逕斷矣體出有無名絕言路絕定矣然則涅槃之道果

有餘之迹生金指掩耀無餘之迹滅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乎何不名會迹歸本依本起迹于何不名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聖人法身猶應群品虛空常在方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如觀音圓通或現帝釋宰官之身則而天而人也菩薩尚尒況至聖乎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會迹歸本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依本起迹其為治也故應而不為因而不施故施因而不施故施應機現身而無為因物設教而不施以無而有存不為無雖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有即中道迷成玄道雖有而無故所謂無而非無雖無而有故所謂非無中非二邊釋超妄想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逕斷矣體出有無名絕言路絕定矣然則涅槃之道果子乃云聖人

此高廣之座則滿莫之大通於小成也前論不就故一以成之且夫巨細相容殊形並應諸教互發不獨在乎此也是以大經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又曰一毛孔內難思刹一一皆有徧照尊故先祖龍樹判淨名為小不思議指華嚴為大不思議為大為異深有旨哉經曰菩覆推聖蘊小大為異深有旨哉經曰菩提之道不可以有得之而可以無度而得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故謂之道高而廣徧十方也淵而深窮三際也包天地非小也入無間非大也淨名疏云道之極者稱曰善提是正覺無相之真智豈可以無度而得之乎然則涅槃之道不可以有無明矣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見滅度便謂之無惑者背本從迹故執有餘無餘有無之境妄想之域豈足以標勝玄道而語聖心者乎意謂至人寂怕無兆隱顯同源存不為有亡不為無上標下釋生不生雖生不生無生不生現身五道雖生不生諸趣無生不生也無形不形雖形不形依真起應則無形不形應用常寂則雖形不形以知存不為有不可以有餘顯經云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過去滅度諸佛晉譯華嚴安住長者普見去來今佛機緣之事無盡佛性三昧論引文前却耳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此界機緣盡則示入涅槃他方機緣感則不滅度以知亡不為無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有即中道迷成玄道雖有而無故所謂非無中非二邊釋超妄想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逕斷矣體出有無名絕言路絕定矣然則涅槃之道果子乃云聖人

患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倫虛上牒下責無乃垂乎神極傷於玄旨者也非聖人之身智傷玄妙之教旨經曰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綠而照豈絕智倫虛亦斷智思三德也萬機頓赴而不干其慮身赴萬機而不扰可知智應千難而絕應盖有大患乎谷神行雲況身謂迥無所依也未盖有勞勤哉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而盖濟萬物有雲象焉谷神喻智謂應聲無窮也玄宗云谷者虛而能應神者妙而不測如神之應曾不休息豈有心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燋身非象出雖金石流火豈有燋患心非我生故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亦無心於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法身無象智無動靜身無去來去來者乎結前後既

語未即於心也雖聞其言未契乎心

超境第五涅槃玄寂超絕有無唯心

無名曰有無之數誠以法無不該理無不統誠信該包統攝也上縱下奪然其所統俗諦而已有無攝俗法經曰真諦何耶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無法是文出大品彼以中道無二為真有無不同為俗何則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相因而立有無所以稱有無有既因無称有無亦因有称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無離無有相待而生相待而滅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高下類然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也名称雖異皆是俗諦

肇論卷下 二五

道擬議乎聖是以論稱出有無者位牌前體良以有無之數止乎六境之內觀神変謂之有見滅度謂之無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之故借出言以祛有無之執庶悕道之流髣髴近真非真也庶望求道忘言體其非有非無悕求也髣髴之人得旨忘言彷彿玄道體達非有非無豈曰有無之外別有一有而可稱哉豈離有無外別有涅槃會俗即中也經曰三無為者蓋是群生紛繞生乎萬惠萬惠之尤莫先於有經說無為者蓋因衆生惑業繞縛生乎大患大患之甚莫先於有為絕有之稱莫先於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

超境第五涅槃玄寂超絕有無唯心

故借無為以明非有明其非有非無

謂無也德過塵沙非謂斷無

搜玄第六搜括有無不出不在之玄旨

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則不別有一有則涅槃不出有無又云借出以祛之則涅槃不在有無上雙牒下雙定不在有無即有無之外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即有無離有無皆不可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其道不無所以千聖同轍未則幽途可尋求之無方所非斷滅都無則所證之道玄路可尋嘗虛返者也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豈虛歸哉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異旨可得聞乎玄異宗旨

妙存第七涅槃妙道迷悟常有非異有無非同有無存相故云妙存

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言說因名起名字亦相起因相生相因名無相無名無說無聞涅槃無名字亦絕言絕慮故無說無聞經曰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說非心所知非法非有非無也有無既非非法非非有非無也說亦亡言豈容心知乎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此約雖言顯涅槃不在有無雖然善吉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則終日受而亡念無心而聽則終日聽而無聞吾當以無言言之庶述其言亦可以言詮不出有無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

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悟惑性空煩惱即涅槃了縛即脫魔界即佛界然此二節備如經文論引大槩耳然則玄道在於妙悟悟在於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二有無齊觀則不出不在彼已莫二則即妄即真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迷真即變起天地萬物悟妄即同一根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妄同真故非復有無真異妄故則乖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非異有無不出也非同非異有無不在也非異非同妙道存矣

何則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標智緣境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觀六合而即空如理之智有餘照萬有而即假如鑒之智常虛六合而即空如理之智有餘照萬有而即假如鑒之智常虛六合而即空如理之智有餘照萬有而即假如鑒之智常虛

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為而有差別上牒下釋此以人三三於無為非無為有三也能乘有三遣唯一故放光云涅槃有差別耶荅曰無差別但如来結習都盡聲聞結習不盡耳結惑習氣所知障也如来二障都亡聲聞但除煩惱未盡所知請以近喻以況遠自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脩短在於尺寸不在無也虛空斬木近喻也涅槃斷障遠喻也去尺喻都盡去寸喻未盡無字喻虛空謂斬木有長短不在虛空斬障有淺深不在涅槃夫以羣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有淺深德行有厚薄迷有萬端悟惟三根二乘獨善人空智淺自利行薄菩薩兼濟法空智深利它行厚所以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我耳俱證涅槃智鑒不同涅槃豈差差自

三乘然則衆經殊辯其致不垂上法華放光皆由人異而理不乘

責異第十 約所證無為与能證三乘雙責一異前文辨差唯辨理一人三故不同耳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為一也領前三乘俱出火宅之患同離生死此岸而云彼岸無異異自我耳上牒下定彼岸則無為岸也我則體無為者也體猶證也請問我與無為為一為異先開兩關次難云若我即無為無為亦即我不得言無為無異自我也人法若一體則有自語相遣過若我異無為我則非無為無為自無為我自常有為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人法若異體則有凡不成聖過然則我與無為一亦無三人法一異亦無三人法異亦無三在六

越故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一異既非則無三乘

會異第十一 會通三乘一異之由

無名曰夫止此而適彼而彼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若住此岸同迷生死則六凡為失若到彼岸同悟涅槃則三乘為得我適無為我即無為智雖淺深一一冥理無為雖一何乘不一耶是一法雖不妨人異譬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異借如鴈鵠鷁之三禽俱出羅網之患所至太虛雖一飛者遠近有殊不可以鳥鳥各無患亦異又不可以無患既一而一於衆鳥也豈飛者各異言太虛亦異亦非太虛既一一於飛者然則鳥即無患無患即鳥飛者即無羅網之患無患豈異異自鳥耳無患皆同異自飛者如是三乘衆生俱越妄想之樊

所知今約同出三界唯取煩惱以釋妄想不可以乘乘各異謂無為亦異又不可以無為既一而一於三乘也豈能證各異謂所證理一於人三然則我即無為無為即我能荅前凡成聖無為豈異異自我耳荅前自語相遣不所以無患雖同而升虛有遠近無為雖一而幽鑒有淺深無患通喻無二執升虛遠者喻二乘智鑒淺者斷我執深者斷法執賢首義海云今法是一學者分三非以學三令法亦三非以法一令學亦一但人自三乘法非三也當知一即三乘既即無為也無為即乘也乘即無為也此非我異無為即一乘隨應之機有三也上辨

智皆冥會下明證有淺深以未盡無為故有三耳究竟盡者唯妙覺欤

詰漸第十二　詰難三乘斷惑證理應無漸次

有名曰萬累滋彰本於妄想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業累雖多以惑為本惑既祛矣業亦都息左傳曰皮之不有毛將安附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忍得無生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二乘證偏真得盡智菩薩證無生智是時妄想頓惱都盡結縛永滅結縛既除則心無為心既無為理無餘翳心與理冥則無遺餘障翳經曰是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不在其實俱空智證理故無違背二乘趣寂不在三界菩薩涉有不出三界其實了法俱空又曰無為大道平等無二即無二既曰無二則不容異心不許三乘智殊不體則已體應不二一既曰無二則不容異心不許三乘智殊不體則已體應

窮徵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不證則止證則極妙而云未盡無為莫之曉也

明漸第十三　辨明惑有淺深故須漸證

無名曰無為無二則已然矣大道平等無二則已然矣上縱下奪結是重惑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九結是所言頓盡未喻雅旨而

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為力不同故也三人射中力有強弱三獸渡河若中若渡俱有淺深者力与是不同也

緣起之津同鑒四諦之的上中下三根同觀十二因緣各得菩提亦猶兔馬象俱濟彼岸

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開成十二合則四諦故同中的的質也

絕偽即真同升無為偽生死也

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二空之智不同

夫羣有雖衆然其量

有涯四生九有雖衆唯佛至聖悉知其數故云其量有涯正使智

窮才極慮莫窺其畔小乘所知重惑未祛縱使身子辯若湍瀨

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耶有為之量小乘

尚不見其畔況乎大乘虛無重玄而欲頓證無為頓盡所知耶書不云乎為學

道者日損為道者日損損於惑為於無為理漸證也而日日損惑漸亡也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

又損之以至於無損耳理非頓證由漸亡

譏動第十四　譏刺菩薩進修猶如螢光一日

矣大號引般若云二乘智慧猶如螢光菩薩一日學智如日之照上三重問荅示三乘同修竟

有名曰經稱法身已上入無為境七地已上法身菩薩皆證無為故下位

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心形無為不可以智知象測體絕陰入心智

寂滅覆疎上二句而復云進修三位積德彌廣彌童進修積德是涉動也夫

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曩前興難好尚則取捨情現涉

求則損益交陳取果捨因益智損惑既以取捨為心損益為體而曰

體絕陰入心智寂滅取捨損益心體俱遠於經文心體俱寂

會之一人動靜垂殊何獨會儒童無異指南為北以曉迷夫

方屬陰是靜也今以動為靜異指南為北以曉迷方愚夫

動寂第十五　前難心體動寂相違今示身智動寂無礙

無名曰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萬累都捐無為也衆無為故雖動而常寂無所不為故雖寂而常動若身若智動寂無礙雖動而常寂故物莫能二用應萬有物莫能一身智莫能一應而常寂身智莫能二故逾動逾寂動寂不礙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動寂不礙所以為即無為無為即為動寂雖殊而莫之可異也結歸經文以釋前難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不若有心之有不無者不若無心之無標示妙心有無不計何者有心則衆庶是也無心則太虛是也衆庶太虛動寂相違衆庶止於妄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止於妄想絕於靈照標其神道而語聖心者乎太虛非神道妄想豈聖心是以聖心不有不可謂之無聖心不無不可謂之有上雙標下雙釋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無不契不可謂有心想不可謂無智与理冥理無不契故萬德斯弘心想都滅故功成非我德用恩物功成不宰所以應化無方未嘗有為身智應而寂寂然不動未嘗不為身智而應經云心無所行無所不行信矣證前起後儒童曰昔我於無數劫國財身命施入無數以妄想心施非為施也劫一無數劫施内外財是有相心三輪求亡非為施也今以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即第二無數劫滿施五朵蓮華供養然燈如來是無相心始名施耳則有相無相會歸一人又空行菩薩入空解脫門方言今是行時非為證時同前行施時非智證時也然則心彌虛行彌廣終日行不乖於無行者也内心弥寂外行益廣終日随相不乖無相是以賢劫經云一切諸法無有与者是曰行施成具美不為之為成具經云為禪典唱無緣之慈禪經廣辨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旨思益云以無

所知故聖旨虛玄殊文同辯指上四經豈可以有為便有為無為便無為哉豈進修三位為動入無為境為寂乎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不盡有為不住無為即其事也淨名經云盡謂無為法疏曰有為之則大業不成無為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明是以菩薩不盡有為德無不就不住無為道無不覆是謂平等法門動寂之要路也而以南北為喻殊非領會之唱以南北動靜為喻非領會聖言也

窮源第十六窮究人法後先根源

有名曰非衆生無以御三乘非三乘無以成涅槃衆生控御三乘涅槃有始有始必有終初證為始後有所證理既生滅由三乘以證涅槃也然必先有衆生後有涅槃先有能證人後有所證理無始無終湛若虛空先有非三乘為難以眷文皆約大乘境智融通以辨之故前科云示菩薩之別證耳

通古第十七涅槃玄道貫通古今人法冥一絕始終也

無名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聖智證真空即真理體空義萬物無非我造即依理成事義會萬物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會萬

物隨緣之相成不變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為聖之性者惟聖乎

者聖不異理聖由理顯理無初後也大經云無有少法為智所入亦無少智而入於法同一相故

於色中求亦不離色也不即色相不離色性會聖也又曰見緣起空則境智不異故驗也

為見法見法為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効也照緣無性即見真空見真

運之即化包契運神洞過去之變化

来以成體用之照三世一念之惟一念古今始終通同莫二窮一念之本極三世之末悟卿均平謂之涅槃

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

摠六合以鏡心摠括六合照現在如鏡明

一去未来之朕兆

歳冥玄機於未兆歳歛玄智見

無極境智玄契妙心

進之弗先退之弗後豈容終始於其間哉

本乎冥一人法

雙融

然則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玄會歸乎

理體菩提智用与諸法一相馬有始終哉

以知涅槃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

經曰不離諸法而得涅槃又云諸法無邊故菩提無邊涅槃

初證無始進之弗先極證無終退之非後其猶鏡也塵盡明現豈容始終

天女曰耆年解脫亦

何如久耆年即衆身子問天女云天止此室其已久如昔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淨名解脫無久近則同

是梨無始終故引以證

若得第十八考校衆生不得涅槃

有名曰經云衆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内又云得涅槃者五

陰都盡辟猶燈滅未滅五陰名為衆生已盡五陰名得涅槃

盡於五陰之内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

復衆生得涅槃也衆生性盡五陰涅槃獨出三界界内界外杳然異域豈有得乎

得則衆生之性不止於五陰果若有證則衆生之性出五陰外別有能證人故云不止

於五陰上紙立下難失

必若止於五陰則五陰不都盡性必止五陰不都盡則

違經文燈滅之言

五陰若都盡誰復得涅槃耶參若都盡又無能證人其誰得之然

此難勢扶前經文三番覈之有志於果德者宜了權而即實窮折而極演則曲盡其數矣

玄得第十九人之与法不即不離無得而得故云玄得一論玄旨在此末篇

無名曰夫真由離起偽因著生著故有得離故無名離相證真

為得故求於有得耳吾以無得為得故得在於無得也

離涅槃而語涅槃也離衆生語之則有得故云不可

獨非涅槃而欲得之耶即衆生言之則皆得而無所得

道妙盡常數上標能盡下列所盡

融治二儀滌蕩萬有均天人同一

異融二儀則齊天人滌萬有則同一異詳夫性海揔乎萬流同一咸濕耳

不戒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

已戒二字指涅槃也像者無名不已見聽者無

以容其聽名不我間有乎經曰涅槃非衆生亦不異衆生即不得無得獨泯不亦宜乎維摩詰言若彌勒故非生不離故不異生又分別心不忘涅槃非衆生無念而知亦不異衆生

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一切衆生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淨名既云萬品雖殊未有不如如者本性常滅今復何滅此名滅度在於無滅者也滅既無滅得亦亡得照體獨立法雙遣放光云菩提從有得耶答曰不也從無得耶答曰不也從有無得耶答曰不也離有無得耶答曰不也然則都無得耶答曰不也前四句空生問菩提是義云何答

槃非涅槃誰為可得者一句問不可修而可依四門修而得之耶後一句問不可修而得之耶世尊皆非之以修与不修俱待故

曰無所得故為得也是故得無所得也問意云捴皆無得而菩提之義如何得是謂玄得矣無所得謂之得者誰獨不然耶涅槃性德周徧一切所證絕於有無故無得而得

故能囊括終古導達群方亭毒蒼生踈而不漏離群類養育蒼生踈遠無失亭毒均養也

於無形故不見以見之法身無形示形故不見而見

不聞以聞之圓音非扣常演故不聞而聞

大音匿於希聲故汪哉洋哉何莫由之哉汪洋浩渺若聖皆由之

道廢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竪窮弘深橫徧無匪智以

故梵志曰吾聞佛

肇論中吳集解卷下

集解題辭

內證無不成就悲以外化無不度生上三重問荅明菩薩別證竟然則三乘之路開皆出火宅無為路開結三乘同修也真偽之途辨則真法偽有無迹賢本聖妙寂道存結一乘本迹也無名之致顯矣離相絕名涅槃理顯結為序分結文為流通者則正宗四論之首皆有序文區而捴之則序分有六流通唯一既建常規故不取之

夫捴萬有之本莫大乎一心宗一心之源莫深乎四論昔者論主生于姚秦遘詮雖詳表詮未備幽致既密徵言亦隱遂使二根三師昧乎真俗之諠紛然廓然惑於因果之奥當是時論主扶邪樹正根理條辨剖不遷不變之義天以救衆蔽祇無知無名之辯浪以洗群疑故天下義學洞宗本一心融貫萬有非夫游神千聖之鄉寫懷九界之域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陳隋之後盛行於世興善元康幽棲慧燈此二尊者嘗述疏鈔以廣之

自茲已降杭烏好直永嘉脩廣玉峯雲靄是三高僧互發淵旨而為之注且夫正曲直者在乎繩墨定輕重者在乎權衡唯中吳祕思法師久傳四絶名冠寰中每一揮麈雖駕衆說而引義析論多礙其要誠所謂提疏鈔之繩墨舉箋注之權衡歟源才下識疎忝授斯文不辜法師遽爾謝世而幸朋儕請振遺風因念關中集解而淨名之訓廓如也故道液之志敢竊而取焉然茲題辭書于卷末蓋遵招提通別序云時宋嘉祐三年歲在戊戌正月十有九日於萬壽蘭若潛軒絶筆

心燈錄序

夏日午余夢陟嵩嶽之巔見老翁坐蟠松之頂眉長三寸許分披兩鬢角開目黑白分明謂余曰子何來遲也余笑應曰未與翁期何以云遲翁亦笑頃正色謂余曰心燈可作矣余應之曰世有五燈已傳於世又聞有心燈錄之名而未見其書今云心燈可作惟翁示之翁曰劫有遷流道有隱顯在人立言以爲砥柱世即有心燈錄亦往往未必能救今日之弊也數當子作毋辭余曰遷流砥柱乃余素志何敢云辭但異道邪辭淺見薄識錮蔽人心歲時已久今執筆立言破其所非則犯忌諱生彼之嗔殊可憐憫翁曰欲明斯道當極力抓翻若以忌諱爲言則何能大章明著而迴萬世之眞心我知子有權書然未盡言其所自而使人人立於光天化日之下不致有異說也當作心燈不須文祇要直說維持斯道維持世教珍重珍重毋忘毋忘言已伸右臂長丈餘掌余面而覺時康熙乙未夏五月五日也上元湛愚老人記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湛愚老人

客問予余曰子錄名心燈何以謂之心燈也答曰心若我也即常住真心也十方如來與大地一切眾生總在此常住真心中行住坐臥自無始至今當下並無一刻能離惟悟者則爲如來迷者則爲眾生非有甚奇異也既有此常住本體則自然有無量光明無量作用皆從此常住真心發現自然而然不用修學本有此燈悟者不增迷者不減然一迷一悟則有如來眾生之不同可不畏耶可不亟亟以求悟耶

心即我也我即心也非我有此心也我有此心即心與我有二矣人當起念時認以爲心要知念有生滅常住真心豈有生滅既常住真心無有生滅則其光明普照亦無有生滅自無始至今照見諸佛成佛照見一切眾生輪轉此能照之心人人皆具非今衰古盛智有愚無余作心燈特以表眾人之具足者爾

人皆不信自家心燈光明惟恨散亂昏沈兩魔滋擾然當散亂昏沈之時你能知散亂昏沈你又恨這不是心燈是甚麼能于此識得則心燈何嘗一刻離汝乃汝自迷之也

人皆信諸佛具心燈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不信自家心燈亦照三千大千世界且不必遠舉即以日用論那一事混得過你自開目掀被穿衣澡面孔嘴揚木問晴問陰應酬往來朝晚飲暮飲至於晏息是誰之力乃能如此要知此即心也即心之燈也合而言之即我也設名之曰心燈也能悟此我則彼三千大千之境之事安能出我毛孔今人說到心燈蓋謂心有光明都推向佛邊甘心自居昏暗殊可悲憫竟不知自家時時在光明中桃之紅李之白你何嘗錯認夜之黑晝之明你何嘗誤言至于目見耳聞凡一切無不安妥若不是佛誰能爲此而竟甘心自棄何也

佛與眾生同此一我同此一心同此一燈不可說佛能圓滿而眾生不能圓滿要知皆同一圓滿祇在承當不承當而已悟則不能不承當迷則不敢承當上智能自悟去其餘則賴善知識發明發明只在當下一言兩語便見端的何必就日斯道本來現成不用求不用學無你用心處一有用心處則遠之又遠矣愈用心愈遠若當下一歇便是祇如諸念皆空當此諸念皆空之時有一明明不空者而知之空這是箇甚麼可以大悟矣

昔世尊下降王宮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乃是指出吾字之空這是箇甚麼可以大悟矣

吾者我也人人皆有此我皆可獨尊獨之云者我乃心王我乃諸法之王我乃八萬四千陀羅尼大總持凡一切法皆出自心王皆出自我故我爲獨尊也非世尊獨謂自家獨尊于天上天下也下降即指出我乃心法之王要人向我求我悟不向一切法求一切心求故後發明心法雙忘乃能獨契人

能于此悟得始知現成之不可錯用心也
天上天下還有甚麼至寶高於我者否靈於我者否光明於
我者否智慧辨才神通過於我者否豈不無比無傷獨尊獨
貴且是本來現成不煩汝修不要求祇要悟過善知識當下
便可發明便可悟去不過明此一我而已有何難說而求此
者如登天之難甚至十年二三十年還矻矻自敝此何故也
諸方無善知識故也以盲引盲何日得了悲夫
自無始以來祇有一我生天生地生萬物生佛生衆生並無
物能生此我者故此我無所從來既無所來則無所去在古
在今鎮然一我而已人能一悟此我則入爲恆河沙佛中之
一佛豈不快哉

金陵叢書 張氏校印

自世尊云惟吾獨尊以後惟臨濟公大聲疾呼曰說法道人
聽法道人無依道人無事道人至於今日我獨出而告人曰
惟有一我試問諸君子是同是別經又云不汝還者非汝而
誰誌公云祇者而今誰動口古德云只這心心是佛學者
問大珠如何是佛答曰清談對面者是又古德云你即是佛
馬祖云即心即佛仰山云祇有悲寂又古德云百年三萬六
千朝反復元來是這漢經教語句分明指出者箇衆茲畧舉
數則可以信此我無疑矣
自惟吾獨尊一語後述而表章于世者寥寥無幾被雲門打
後竟無有言之者雲門之意蓋謂人人皆有此我何以獨尊
有獨尊者則天下不太平矣此是報佛深恩然能明此獨尊
者自然太平何必勞雲門之打祇因此一打後學者絕口總
不提起竟將此迅疾慈航一刻千里者推向開去盲卻多少
人眼目爲報佛恩乎爲背佛恩乎四十九年所說陀羅尼無
算吾人於今日當擇其直指者直示後學始是擔荷斯道俟
其有所入方可鞭策加逼不可一味任性亂統才是先佛慈
悲余於雲門獨有憾不識有諒余者否
余常想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之法眞可謂婆心極矣惟有獨
尊一語惟臨濟公能繼之直指與人當下即佛孰有能以之
者乎而後人絕口不言余不能解其何故也試問千七百語
何有能如此直指者否或曰後代反說側說或遠引或近譬
要引人起疑自悟非可一概直指惟此等說一出將明明白
白光天化日之下弄成一箇風雲世界初祖西來直指之意
爲何乃竟置世尊之言于東流耶
臨濟公說法道人聽法道人無依道人無事道人是諸佛之
母等語一說再說又說又說反復叮嚀而後代亦絕口不言
者余更不解其爲何故也難道直指反不足重而旁敲側引
爲足重耶震旦在達磨前都是漸修漸悟之學後西來直指
才有大乘之器初祖之言具在試問能愈于獨尊之直指乎
能愈于說法道人等之直指乎善學者可以參而悟矣
十法界內只有一我因有此我繇造出十法界來所以此我
乃萬物之祖並無有主此我者黃檗公云祇此一心法更無
別法悟此心法則萬法皆爲我驅使順之逆之左之右之十

金陵叢書 張氏校印

法界內任我游行

大突哉此我也其名甚多其號甚繁即以楞嚴論惟我始能

當大佛頂三字惟我總謂之密因在我上修證總謂之修證

惟我本來大定惟我本來了義不須用了惟我乃正三摩提

惟我乃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惟我乃常住眞心惟我乃含裹

十方不識此我而攀緣識神者入五十陰魔不能全識此我

而因法以漸修者入四十五聖位要知當下一悟此我即跨

過四十五聖位而況彼陰魔敢當吾意哉以楞伽論我即楞

伽寶山天下至貴之寶皆在此歷歷孤明之我烜赫虛空之

我本來無一物之我之內生出此我本有無師智本有自然

智本有自覺聖智本有一切智本有八萬四千陀羅尼智本

有大圓鏡智本有平等性智本有妙觀察智本有成所作智

本有百八問答如倒瓶注水本有虛無罔象微細精想識藏

即眞如來藏以般若論我本無二我本無礙本具一切大智

大慧不用修習本能照察一切滿三千大千世界之物之境

俱不能逃其所照以法華論即我即法即我即華惟此我乃

佛大事因緣惟此我乃至眞至實其餘皆非惟此我入火宅

而不焚惟此我乃能掃除糞草惟此我即大白牛車惟此我

乃可蒙佛受記其不識我而紛紛退席者五千人皆流落異

方深可憐憫以華嚴論此我即法身法身純眞立法界純眞

發一切想純眞得報身化身純眞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純

眞金蓮花座殿閣樓臺及一切華一切雲一切香一切莊嚴

乎以淨名論此我在在無非道場喜怒哀樂于牲情行住坐

臥于日用我即道場道場即我茲畧舉數經推諸大藏一經

一句一字一義無不是我之所爲也則是我也安可忽乎哉

或曰金剛經云我相老人極力言我毋乃與經義相違乎答

曰我本無相經云我相乃教人不可以我著相也金剛教人

不可以此身爲我而執著之此身屬幻非眞有生有死此我

則眞而非幻故不生不滅圓覺云諸幻皆滅非幻不滅是也

又云證悟了覺此四相在心上論人我衆生壽者此四相在

身上論外不可著此幻身之四相內不可著此幻心之四相

我之極力言我者乃無相之我本來之故我也若著此身而

爲我則人與衆生壽者相因而著矣若因證而言我則悟與

了覺相因而覺矣要知此我本來無證無悟無了無覺無身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所以六祖云本來無一物果能悟得本來無一物此我緣覩面緣詔之眞我非彼幻身幻心之假我也

經教千途異說不過明此一我能明此一我則千途異說皆歸于我皆出於我此我乃如來眾生皆有之我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法卽此我也既云無有高下則無相可著矣問曰心經之義可得聞乎曰可心經云者心卽我也如云我之心加一之字則二之矣經卽我之言也首言觀自在三字的是世尊傳心要訣非他經可比妙不容言眞所謂一超直入不必另有所說人能悟此諸經皆通此是西來經教第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了義自者我也自有生以來此我不在胷子內久矣總在一切嗜欲或東或西熙熙攘攘造諸惡業墮落三途或迴心向善造諸善業生彼天上或迴心向道執法無主此皆不知有我者也世尊憐憫眾生爲吾人提出一自字猶如寒後春雷扶桑紅日使吾人于九淵之下躍出於九天之上得知此我何幸如之今既知有此我矣不過爲往昔習氣所染今時時以我觀我常常在此而不在彼往昔所游之地則自然成佛無疑卽今日能觀已是菩薩何況將來故曰觀自在菩薩今日能觀卽是我之智慧般若卽是智慧梵音也只要觀自在功夫綿密卽是我之妙行全要深久時節若至自然登於道岸故曰波羅密多而照見五蘊非眞皆是空妄向也我被五蘊錮蔽生一切苦厄深可憐憫今皆度卻毫無障礙復還此我此我卽舍利子也舍者家也卽此身也身者我之家也我居此身中爲五蘊所蔽時時障礙念念障礙事事障礙處處障礙蓋爲自有生來攀緣五蘊故也要知這我本來無往不通無往不徹無往不利直與十方諸佛毫無有異故世尊直呼我之名曰舍利子子卽我也遂曰汝向也著於色相豈知色本空也乃爲一切著色相之凡夫說又曰汝向也因離色而著於空相豈知空猶色也乃爲一切著空相之小乘說凡夫與小乘皆不知有我故著色著空殊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遂又再呼我之名曰此舍中無往不利之我是諸法中眞空之實相不因諸法之生而生不因諸法之滅而滅不因諸法之垢而垢不因諸法之淨而淨不因諸法之增而增不因諸法之減而減是故此我卽眞空眞空卽此我其眞空中並無色受想行識以至無智亦無得吾人皆欲有所得殊不知一有所得則此我爲所得者蔽之矣今以無所得故而眞我獨存在此遂證菩提薩埵人法雙忘也何以至此人法雙忘蓋能依觀自在得無罣礙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至于涅槃復還此一我有何難哉卽三世諸佛皆依此觀自在得無上正等正覺菩提而今緣曉得觀自在這條修行的大路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呪密語也前經文乃顯語也顯語所以明理密語所以思議密語通神不可思議以思議

面明此我還屬知解邊知解到妙處還在法身邊惟呪則不
可思議當觀自在之時稍有思議卽將此呪念一徧畢卽入
法身正位矣還有甚若不除此法眞實不虛非同他法可比
也若五蘊不除卽不是一切眾生卽至能具神通俱屬魔外
惟此呪最神最大能驅五蘊之精細使此我立於光天化日
之下故曰大神大明蓋爲此呪無有加於此上者無有能等
於此者也我今爲子極力揭破此呪卽此我也此我卽此呪
也我者乃生此呪者也呪者乃開示悟入此我者也此乃先
佛所訓愼之寶之
自者我也古德不肯說破要你用力尋究或五年十年使你
自家悟去祇因你用力之久勞而且苦一有所悟則擔荷有
照諸法則是知解我非眞空我欲名之舍利子安能也惟能
得不空苦厄安得不度乎下手處若不在觀上用工而去普
而祇有在再久則在亦忘矣而祇歷歷孤明此際也五蘊安
都從此門入觀我久久則惟有我而忘卻觀再久則忘乎自
清風度耳惟觀此我則漸漸入於人位是佛境界過去諸佛
染緣不但世間一切法卽諸佛所說諸陀羅尼如聞得只作
明此我最要保任保任最要觀此我在這裏不可放他走作
切皆妄惟此我爲眞悟入者悟入他一切皆容惟此我爲實
此自字全憑善知識開示學人方能悟入
今拈出屢爲諸方起謗眞可流涕
門此是世尊重訓入我中國最爲第一此法已失傳久矣我

力矣若當下爲你說破要你用力尋究或五年十年使你
打七之法要人卽悟諸方起疑那有如此迅速之理三峰云
七日得悟猶是夯漢若有上等人來我教他當下卽悟喚作
刹那際三昧此是先佛所訓非是妄言此三峰能見世尊之
心幷諸佛諸祖之心乃能立教度生如此之妙余今更有所
見不論上等中等下等人來祇立刻便教他悟去今人將悟
字看大了要知能悟此我者纔是悟若悟得別等道理都屬
知解不是眞悟面今全憑開示他悟得此我在舉念動口之
時是誰逼他瞥見一斑卽教他時觀此我在這行住坐臥
脫子裏不在向日眾生攀緣堆裏工夫久若不成就便是我
誰你我必墮地獄萬不可信諸方野狐精咬文嚼字訪此法

提
觀才是行深般若才入菩提薩埵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世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一大事卽此我乃古今之一大事
也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惟有此我最眞最實其餘
皆非彼五千人執定諸法而不悟此我是以散去能悟此我
則火宅卽刻清涼亡子何管出戶與諸佛同駕白牛車共龍
女齊登寶蓮座則此我亦大矣哉面學者舍此他求何爲耶
此我堅固面恆久故曰金不爲萬物所屈故曰剛金剛兩字
正所以名此我也要知金剛我能離一切相若以聲音求我
色相求我則是求邪道不能見如來可見如來卽我我卽如
來世尊如此說明人還不信何也世人有所住而生其心乃

著相之我吾人無所住而生其心乃不著相之我此眾生與佛之不同今一超便入佛地何難也又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信心即信我也能信此我本來清淨則我實實之相開廓無邊無量無有窮盡非本無實相而今日乃生之也余權譬論此甚悉

此我祇要離聲音色相至于寂然則是如來而如如不動矣如如兩字妙絕無倫諸佛諸祖皆不能說到這裏然又非世尊杜撰蓋此我本來原是如如不動惟世尊到此我極處乃能說出我常念此二字于遍萬遍至將念未念之際而忘乎其念不動之時十方如來在我掌握十方眾生在我當下不可思不可議不可形容之妙此我實可謂獨尊矣回思一切經教及歷代善知識形容此我發明此我安能及此兩字我往背將上如字作本體我下如字作工夫我以上如字作本體我上如字作工夫我以下如字保任下如字後有所悟將本體工夫一齊離卻惟有一我乃渾忘其為上如下如祇覺其一如而如如焉並忘其覺其一如而如如之我乎我之極處乃如此學者欲成佛可不究竟乎

祇要識得此我將八萬四千陀羅尼都推向東洋去然陀羅尼都是求我之法皆為正法皆乃漸修漸悟門頭事不是直指之法若不以我為主而安執一法縱你修成總是天魔外道將來總歸烏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經云將三千大千世界珍寶布施與人如此功德為甚多否曰甚多若將此我開示與人其功德勝彼功德百千萬億倍不可說不可說數世尊說至此蓋無辭可以尊此我也惟反覆極力稱贊要人知此我而修之我今極力開示而人不我信豈不令人痛哭不信者為誰此我也此我不異而不信與痛哭者則有異豈不哀哉

撒手懸崖法不能錮我矣自肯承當我能獨立矣絕我承當之名得我之實則大覺而甦矣甦即覺也既甦矣而猶受人欺瞞乎蓋時節因緣不能直指故設陀羅尼銷人習氣習氣銷盡此我獨存故不能不懸崖撒手此我遂躍出法籠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則直指也無所住即不住于一切法也生其心即生此獨存之我也能時時獨存即而生之妙義之妙義也此我顧不尊也乎猶有加于此上者乎轉輪聖王具三十二相皆功勳所至此我本來具足圓滿功勳緒是此我之尊所以洞曹有誕生汪子之說不借功勳而尊佛祖所以為吾人直指也

自著衣持缽入城乞食至洗足趺坐已明明將此我于日用平常中盡情和盤托出後開示祇言度生布施兩義總是要人不可著相則此我自然空空洞洞光耀字宙何煩勞苦修證何其簡易明白至此說經已畢後則極力贊嘆此我極尊極妙要知此我祇要離一切相則自然如如不動而大事畢

矣

四覺云諸幻皆滅非幻不滅蓋謂天地萬物無不是幻既是幻則不能不滅惟此我至眞至實非幻也經前後說盡諸幻要人於諸幻中看明此非幻之我明此非幻之我則能看一切佛國處宮天堂地獄亂起亂滅之幻近而看此一身於日用中從朝至暮語默動靜行住坐臥移晷歷時何莫非幻而此我則端然在座未嘗有須臾之離未嘗爲幻景幻物有須臾之欺瞞也佛有此我能如是衆生亦有此我亦能如是何以迷於幻而甘受此衆生之名得無愧耶

諸經無不直指獨楞嚴更明白至八還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蓋言彼可還者皆已還去今還不去者惟有此一明此一明之外金剛王寶覺圓明本妙眞心以至大佛頂皆是此我所謂覺明空昧是也由此愈不安分則發念亂想即亂想亦一片昏昧而已此乃大家之我不安本分迷而攀緣之相也也生死之根基于此因望而見有空然空中毫無一物惟見者然望去則惟空而已此際眞空已變爲頑空蓋因明之故物可以明之也積明生空因明久則若似乎有目而可前望已將離乎本覺矣積覺生明明者明明有此一覺也非有他非等覺妙覺大覺圓覺乃本我本覺中稍有一點趨向者然滅之中若有所感一動一動的發出一微芒纖細之覺此覺奈大家都迷而不肯安分無福受用此大好道場都在那寂佛與衆生之名亦並無佛與衆生大家都在這無聲無臭之中如如不動之際大好一寂滅道場豈不樂哉豈不快哉無

不過空味久之則因想生氣氣盛力大則成風風有來往進退進則爲陽退則爲陰吹呼去遂吹出一物漸漸堅實而爲金即此天也風與金摩則生光明謂之曰火火上燒金則生水水下降而有渣滓則成土土與水交則生本此世尊所論五行天地山河人物所由生也世亦有知之者乎大家念想乘此五行攀緣四大遂有此身至於今日乃忘卻都是此我在覺明空昧以前不肯安分遂流落不堪如此其成就過去諸佛不過先吾人而發悟得以早還故里其始在覺明空昧時與吾人一體有何奇異人能明此經文則不能不悟此我而何以自世尊開示後再無人提起埋沒世尊指人歸家之路靈利人一悟當下即可超出覺明以前端坐受用那有

萬萬混于一清清楚楚綫能放心當此混同眞空之時並無萬還他萬一還他一一即是萬萬即是一然又不可一混于人若說是萬則何得又云本同一體要于此細參分分明明我非一若說是一則今日何得有此不可說不可說之數之我在覺明空昧以前不肯安分遂流落不堪如此其成就過不能號爲至尊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惟此一眞我而已然此山河從何而生世尊遂序出根源云當日未有大地之先祇有這我一片眞空眞空即眞我也蓋此我無有形相故曰空然此空即是我又至實至眞故曰眞空此眞空之我求其來有處並無來處亦並無生處若有來處則有方所若有生處則有之尊號尊稱然不過人人所有之我而已因富樓那問大地爲金即此天也風與金摩則生光明謂之曰火火上燒金則生水水下降而有渣滓則成土土與水交則生本此世尊所論五行天地山河人物所由生也世亦有知之者乎大家念想乘此五行攀緣四大遂有此身至於今日乃忘卻都是此我在覺明空昧以前不肯安分遂流落不堪如此其成就過去諸佛不過先吾人而發悟得以早還故里其始在覺明空昧時與吾人一體有何奇異人能明此經文則不能不悟此我而何以自世尊開示後再無人提起埋沒世尊指人歸家之路靈利人一悟當下即可超出覺明以前端坐受用那有

這許多修證之事緊切可厭
前節萬一兩字要分明清楚此我纖微而不疑所謂萬者乃
起念以後事也不能不謂之萬起佛念則佛起菩薩聲聞緣
覺念則菩薩聲聞緣覺起人天阿修羅及三途之念則不能
不人天等等也大家都在這裏若不起念誰敢名他是佛是
菩薩等等所謂一者乃未起念以前事也一卽是萬者相雖
有萬而無不是一之所形萬卽是一者理雖居一而無不是
萬之所託然又不可相混者在桃名紅在李名白不可說紅
白雖異而其色則一也呼之曰色而已不必問其紅白可乎
不可乎蓋此我說事說理說境說物愈明白愈清楚愈安妥
固是然其無說時混合萬物渾淪天地至寂滅爲樂之際則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始能老無疑滯也
此我自覺明空昧以後得八萬四千煩惱病又能發八萬四
千陀羅尼藥以治煩惱之病前已有恆河沙數之人並無一
言亦不須藥一悟此我卽安坐還覺明空昧以前名之曰古
佛後因藥治病病愈藥藥成佛去亦有恆河沙數而今戀病
不捨戀藥不捨並不知有藥亦不知有病而以病爲樂者亦
有恆河沙數常獨坐觀我之我觀一切修道未成之我及一
切衆生之我亂起亂滅不知爲些甚麼皆可發一笑
吾人自覺明空昧以後投入生死而今要出生死祇要當下
悟得此我而不著相便一超還至覺明以前與如來覿面若
執一法修行如三觀二十五輪轉二十五周通四十五聖位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由公烜赫虛空都是說出舊日歷過的要你在面令此刻當
下識取有甚難事祇因往日迷面不知受苦至于今日一知
此我便當下超入再將此我保任到無念時則如如矣豈不
樂哉
我歷看古人妙句惟如如不動四字表出此我妙絕無倫惟
歷孤明相及其餘雖妙皆不及祇要靜誦此四字將此我從
容容又不急又不緩收拾在一毫毛頭上凝定而無涯煞
是現成而不可思議然又是我細心得來經云明極卽如來
其斯之謂乎人能將此四字字精而誦之精而思之管保
三年五年坐此卽成佛去斷不誑你何苦向繁縛處講解教
典徒生知識有何益處

世尊說此四字時亦是時節因緣合當流布三千大千世界
即是眉間白毫發光普照不但悟此者成佛即聞者亦結成
佛之因後云說到如如早變了也此語不可爲他聽過蓋因
他看到如如坐享如如才敢說這句話他教人不可戀在字
句上徒然說到要身心實實受用如如之義方是不可因他
這話便乘而不用心也著眼著眼
金剛經要人離一切相見性見性即見我也華嚴要人發一
切善想行願成佛成佛云者蓋爲此我乃法身佛有一切善
想而成就報身佛化身佛也此我有三佛名不具三佛不是
圓滿之我
華嚴乃純眞法界知此我而不入華嚴則是自屈無大人風

金陵叢書 繆氏校印

度不能入諸佛座中智慧辨才神通皆不能及得無愧乎要
知此我原與諸佛相等何以至此不及蓋諸佛明此我而究
竟到圓滿至極之地不使有纖毫留滯始安心自在非是彼
得少自足見淺忘深之徒發自了見有證而無用也所謂涅
槃心易會差別智難知學者不入華嚴難逃卑陋之譏
華嚴是諸佛此我之海諸佛聚會之地其大如海言十方如
來相會如恆河沙數之多然總是明得此我便可入會試看
會中莊嚴殊勝至不可思議豈但人間絕無即天上皆斂光
退色當參何以諸佛有如是莊嚴蓋彼人天迷而不知此我
衆緣積善從勞苦得來受盡其報終歸烏有惟有諸佛國及
海會莊嚴乃此我本來具足本來圓滿得根本智具根本莊

嚴得差別智具差別莊嚴能一悟而足則根本差別皆徹如
龍女頓時成佛是也其次者既明此我根本已得何須愁差
別不明祇要保任則自有大徹在總之此我無所不具無所
不至讀華嚴不可爲他莊嚴覆倒生卑陋心看輕此我我之
我佛之我既無高下則彼之莊嚴乃我屋中之閒家具閒何
足是畏哉
人讀華嚴經則駭然而莫知所適從見五十三善知識如無
賦足王婆須密女則囫圇知其所措彼不知我者不必論即知
我者於此亦不能不生疑心何以故蓋此我有不可思議妙
處明此我後不是一味痴守當他靜時動時習氣發作時或
好或惡著實要細心省察還是順他還是逆他還是摧折他
種種莊嚴豈不是具足莊嚴思及此不亦樂乎思及此能不爲
迷此我者一痛哭乎
還是包容他將此我生出之心等等差別一一勘透則知五
此我十三聖上及諸佛所說所行度生等等陀羅尼法原來不出
十三聖上及諸佛皆出自我我是諸佛之母若無此我焉得
我弟子謂諸經皆我弟子之所言此決定議非權說也何以
證華嚴經便驚駭視已如草芥視佛如泰山將此我作踐不
堪此人是自家弄入地獄無有嘔之者猶語人曰吾入不可
不有此謙德也余有老友兩三人皆如此余常提撕之反以

金陵叢書 繆氏校印

我爲怪異悲夫

余向也初見維摩經狂喜異常原來此我有如此智慧如此辨才如此神通後見華嚴如逃亡之子不知有家爲人說明復踏故里見父母親戚喜不自勝遂徹此我至尊至貴無比無儔不能自禁過人便說遂成流布時亦自悔欲權且秘密然終不能忍此是人人所公共之理秘之密之何爲也華嚴至善財游普賢一毛孔中歷塵劫亦不能盡入彌勒百千萬億樓閣中一樓閣中有一彌勒有一善財維摩方丈室中納三萬二千獅子座不窄不礙此是何等道理這樣奇異原來總是此我本具本有者以此本具本有不可思議之我面拘執于一知半解便傲然以爲自足眞可恥也

金陵刻經處 楊氏校印

華嚴所謂莊嚴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生阿耨無上也多羅正等也三藐三正覺也菩提萬善之總持也仰此我也此我猶有能上之者乎此我等一切佛等一切衆生無有高下覺者能覺此我始爲正覺能總持萬善故名菩提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降服其心既發此無上之心則知此無上之我既知此無上之我則當歇卻一切面住於此彼一切心自然退聽不敢爲衆又安得有異心起面不伏耶如是字卽指此我卽是我住於我不起妄想面一切心皆降服矣此卽是十方如來入道之門何用他求也後舉度生布施兩大事總是此一我爲之兩不著度生布施之相金剛了義已畢華嚴莊嚴已具吾人皆有此自信故以黃葉爲黃金暫止你習氣之噁惟有心經觀自在三字金剛經應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最直截最簡易一超便入毋煩多言而後人絕不提起我不知其何以故也

金陵刻經處 楊氏校印

諸經如大佛頂眞如菩提金剛一切等等名目人一見都惟向佛乃佛之所有乃佛之尊稱絲毫不敢承認殊不知因此我之尊故以此等名目尊之然此我本有此等名目之實義故當此面相稱不是佛有而衆生無也祇因迷面不知此我則仰視此等名目在九天之上誰我於九淵之下眞可哀也楞嚴云聲有生滅能聞此聲之性則無生滅性卽我之名也我卽性也何以見性則駭然以爲甚難今言見我則亦駭然以爲甚難乎聲起謂之生我因聞而知其生我則未嘗生也

聲聽謂之滅我因不聞而知其滅我則未嘗滅也此我當下
如是自無始以來如是由此而往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
之將來將來無有窮盡終是此我在此嘆數劫之遷流慨人
物之變化何其巍然炯然而無一毫遷變也至矣哉此我也
世尊於聞聲處指出此我恁的分明而猶欲攀緣他法不肯
承當眞可憐矣
天下之物有能綿密無有間斷不可分不可別如此我者乎
有能長久堅固不壞如此我者乎有能于大而無不包于小
而無不入如此我者乎有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此我者
乎有能上等諸佛下等眾生如此我者乎有能變化出生萬
物之相而獨居無相如此我者乎有一物可以似此我者乎

金陵刻經處 藏氏校印

總之盡劫不能說盡此我之妙此我之尊而至近至易竟不
知爲些甚麼竟
遍而一問何也
此我爲誰卽今當下你能視能聞能言能嗅能執能走者卽
是此卽是佛不必胡疑我若哄你我定墮地獄不可聽諸方
野狐精教你抱語句混參曠劫五年十年虛度總之諸方不
曾有眞見識以訛傳訛瓦相授受欺瞞不少我每聞其所說
令人恨煞好好一輪明月被他推入雲霧之中于密室授受
囑其不可語人遂習熟古人問答語句開堂登座數年後遂
踢不堪自覺無味而竟至甘心老死不亦哀哉
人祇知此身是我因有形相可見那知此身有生有滅而不
知能運用此身者乃眞我也古德云誰教你拖這死屍來靈

金陵刻經處 藏氏校印

利人祇此一句便悟去又何須五年十年總是開示者不得
親切而悟入者不得其門大家亂混一場散去
每日從朝至夕日用來往或動或靜或喜或怒總是此一我
爲之此我卽佛也爲甚麼祇攀緣外物而忘其爲我終日終
年爲聲色所困世尊教人開佛知見今既知得此我而時時
開佛之知開佛之見則端然一佛何樂如之
當今之世教人入道且不必倡導一切經教幷一切善知識
語句當直指出此我乃法王乃大總持使學者信了然後將
經教語句作證據不過明此我而已管保他一聞千悟那裏
費許多煩絮今諸方自家不曾悟過人便將一無理路公案
劈面擡來要人仰看他是獅子兒不可思議眞令人羞煞學
人迷悶而去和尙亦胡混歸方丈彼此都不知爲些甚麼竟
是光天化日之下一夥夢漢胡鬧而已
世尊時在靈山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爲牀座
請佛爲眾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眾其時人天百萬悉皆
悶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所謂直指教外別傳也教
內者一切經教也都是有法有路有門漸修漸悟將來成就
惟悟我而在教外者直指也無法無路無門祇在當下指出
此我便是正法眼藏便是不生不滅之妙心便是無相之實
相不用修證不用尋求此我從來不曾出戶而能運用一切
令之能拈花者非我而誰耶大眾之心都在高遠奇妙處見

佛至此顯出一不高不遠不奇不妙至平至常人人皆能之拈花則莫知所措矣惟金色公大悟此我已久今見眾罔措不覺破顏一笑笑者笑其不知我也那知此笑之我同拈花之我與大眾罔措之我一時光明照耀徧三千大千世界惟世尊金色公知之而大眾如在長夜此一切經教中所未曾道指如此者也故曰此教外別傳也別之云者乃不同於教也非別異之別也殊不知此正是世尊正傳直指當下此我即是更無別法嗚呼異哉此我從覺明空昧以後逃亡至世尊拈花之時才顯然出示於人安得不令人痛哭耶茫茫大地混合十方教我從那裏尋求這大道根源原來此我即是不動足已登彼岸不用修已證菩薩位世尊之恩教我從那裏報起惟有度生而已

世尊數十年以黃葉爲黃金以化城爲暫息之地亦可謂婆心極矣至此則覩面示人指出此我一拈花一微笑將一切經教玄奇妙義都推向無何有之鄉而毫無用處祇要會得此拈花微笑者便能徧使此一切妙義而此我獨巍然自尊此我即正法眼藏即涅槃妙心凡一切小乘天魔外道之法爲此眼一照皆粉碎去而此眼則深隱不露纖毫十方如來也窺他不見故曰藏此我從來不生不滅而不可思議故曰妙心此我無相而亙古如斯其爲實相也大矣故曰實相無相用付金色公一人而遍山百千萬眾皆不知斯義眞令我不解所謂太容易翻教人意昏此之謂耶

余向也悟拈花微笑之旨不禁手舞足蹈外而視天地萬物內而視心意知識近而視眼耳鼻舌及身與手足莫不是拈花一切日用至靜而一絲不掛動與法界相應何啻微笑之旨然不過此一我爲之也後來用拂子敲禪牀作圓光一棒一喝動口動手總是拈花一脈相傳何須用經教繁文而直指之妙乃如此學者可不於此具眼後代上堂將拂子一拂云與當日拈花是同是別如能會得此我者許他說同乃世尊嫡派兒孫若不會此我者乃胡說亂道竟據法王位此輩必墮地獄近年此輩處處皆是亦皆捫心自悔而生一慚愧之心乎抑安然自以爲是耶哀哉千七百語句雖有差別然總是拈花一義總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無心無眼是謂眞眼眞心我無眼乃具眞眼我無心乃具眞心普徧眞眼普照普照則色色皆吾眼普徧則物物皆吾心非吾心寄于物吾眼寄于色也乃即色即眼即物即心則可以悟即心即我即眼即我矣世尊拈花而言及心眼者要人悟此我拈花即此我也他日以青蓮目從左視右從右視左亦此義而未得金色公一笑不得表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至今日始言別傳者蓋時節因緣也然四十九年內直指者甚多而人自不會耳

拈花開示眾人此開示之直指也一落言語即成賸義要人因拈花悟得此我豈不痛快無奈皆不能悟遂發出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兩句等以付迦葉學者心粗總不肯細想如何拈花示眾而發出心眼等句與拈花一義否更進拈花一段否相合否不相合否果能細細追參則拈花乃以事以相開示正法等句以理開示以事以相得悟者堅以理得悟者恍惚所以後代兒孫在事上悟者強在理上悟者弱在經教上悟者弱在當下劈面語句上或境上悟者強世尊于此事理雙示拈花與迦葉一心後付法又云正法等句者不得不剖示其理爲眾也後代能事理雙示者則鮮有其人而以事示眾者余亦未能得見或有以理示人者而論理又不能到極處不但祖道已絕而如來禪亦絕矣悲夫

四十九年金口宣揚總爲此拈花一義世尊無日不拈花而今日拈花悟而笑者惟迦葉一人大眾罔措生疑與迦葉笑而悟者是同是別客曰別曰子云別固矣今將大眾之疑迦葉之悟都推卻是同是別客曰既無疑悟則此我皆同疑與悟乃此我所發之念有生有滅非此我之領日如斯也曰世尊拈花正爲此我一切日用皆是此我用事若無此我則萬事皆灰今於拈花一事上指出卻是在事事上指出悟者固是疑者何爲客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乃佛家極則事何以在拈花上指出拈花極平常事何以傳至今日作祖祖相授妙心者乃邪心也此我無動靜能用動用靜今世尊于拈花正法眼離我而言法眼者乃邪眼也惟我乃妙心離我而言妙心者乃邪心也此我無動靜能用動用靜今世尊于拈花如赫今古之大事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是此我惟我乃偏三千大千世界拈東方寶剎與西方人見拈北方人見過百千萬億世界如歷一微塵與此通同一性量同一見同一識同一本體同一作用無有高下云何謂拈花平常而以諸經所說神通爲奇異耶諸祖相傳拈花一脈其當下見此我時即悟得無所不在無所不具古德云但得本莫愁末惟我乃本其餘皆末其上者當下悟得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當下完具其次者歷彼歲月自然完具祇要此我爲本何得謂之平常耶平常即是大道何得輕視之耶

當拈花時面目指者都是諸菩薩及一切二乘皆具神通皆有功動皆不知此我是無功動無神通誕生王子一出母胎便是天下之主彼四位功動爲王者無不俯伏稱臣拈花乃指出此我乃誕生王子後祖祖相傳皆傳此誕生王子不修功動不具神通而端居佛位是名無功用佛無名姓佛無佛名佛惟饑來吃飯困來眠拈花示眾而已彼具神通有功動者安得不回指也

佛在給孤園四十九年說法惟饑來吃飯困來打眠一無事開人說法時亦無事閉人祇教人不要熱忙不得已傳人一切默說打說隱語說顯然說然貴正面說正面說乃先佛所訓悟去悟河沙數後來善知識迎人之機遂有等等說法悟去者亦不少若正面說如懷讓馬祖黃檗百丈南泉大珠臨濟後至大慧杲皆能正面說如六祖壇經所說故稱爲說法中之爭爭者後代野狐精竊似側說冷說等句以爲問答總不知如何謂之迎機說幾轉不能說則曰當自參去如果要學人自參不勞開示此是善知識則當喚他來與我洗腳不然可惜閉飯養他

惟正面說開示來舉消消不絕使眾人或左或右皆觸其病皆能開悟側說反說者當一人之機也當其所發之機而迎之乃善知識之妙用也一代有一代之妙句當人之機以開其悟惟近代不然自不求悟祇習其陳言舊句亂向來者揮去便做然自命善知識總不知羞恥奈何奈何此我自無始至于今日不知歷過多少生死或爲男或爲女總是此明明一我昭然不昧至於而今知當下此刻明明一我則知過去未來惟此一我此我無相自無始以來所受之身皆是無相之我所發一點如一切形相並此身皆如幻非實即此心此識亦如幻之心之識之身造如幻之善之惡得如幻之罪之漏而茫茫然迷此我於生死之中至將來受無窮無盡之苦不亦癡乎能刻下自返此無相之我而頓歇之再不去行履往昔陀羅尼也是誘你到無事上不是要你執法以證此生也今拈花示眾纔是世尊度人本念因說一切經教已久不得已謂之教外別傳別傳者正傳也證掃一切獨顯此我無事去即端坐成佛此是先佛所訓我不安言若有人又將經教所言勸你只當清風度耳一箇字不可留證心中此是獅子兒此是誕生王子成佛必定何用多言

世尊言此乃微妙法門不立文字天下猶有精微如我奇妙如我者乎一落文字便失此我微妙之義能入此門則百千萬億三昧皆從此出祇要無事去無事從滅事起外滅一切事內滅一切念滅得盡便是佛眾人是增故曰眾生說法就是說此我說此我貴正面說正面說透面不能悟然後迎其機側說反說冷說遠說近說推開說不即說默說喝

如幻之事當下卽佛何用修證雖往昔所造有罪有福皆空無所住而任我遊遙彼罪福於往昔緣我而不能離者蓋我有心有識故也今旣知祇有無相之我則如幻之心識頓離而罪福又何有哉讀毘婆尸佛一偈卽可了畢又何用多言哉

尸棄佛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起諸善造諸惡試問是誰起誰造答曰我也試問爲甚麼起爲甚麼造答曰因迷而不知此我故起造也然雖迷而起造而起造皆幻卽所起造之境之事之物之業亦幻與此我了不相干祇是受生死勞苦爲可憐耳那知此幻皆由身心所出人視此身爲眞爲眞爲實而不知同于聚沫暫時留滯耳此心如風人以爲虛靈不昧亦不過石火電光虛明不實暫時留影耳以如幻之身心起而造諸善惡眞所謂無根無實能知此我眞實有相身心皆幻則一切皆空惟我獨在卽與佛等有何疑哉

毘舍浮佛云假借四大以爲身此一句明明說出此我可以震醒千古我本無相今假借四大爲身若無此我是誰假借此身若非此我居其中則此身安能行住坐臥可見此身非眞有我在焉身旣非眞則心生亦幻何以故蓋因境有心無心無境前境若無心于何有何況罪福卽當起時亦如滅也祇要識此眞實之我不生不滅之妙體則身心罪福之境卽一切此我總被幻生之身心幻化之罪福認爲有生有滅而污染此本來淸淨之我日久歲深遂受一切苦厄不能脫離今一旦悟此我爲眞被皆是幻則當下躍出樊籠與佛無別不過還他本來淸淨則看此一偈足矣又何須後來者煩脣舌在當前亦如住於虛空有何憂樂而衆生執身心罪福爲眞實事所以此我漂流苦海深可憐憫

拘留孫佛云見此肉身無識是佛假借之身佛者我也了此如風之心如幻是佛權變之幻佛者我也非我不能見非我不能了也今此我了得身心在我本性中空無所有惟有此我而已矣則斯人與諸佛何殊也衆生惟認身心是實佛祇說身心是幻身心是實則此我漂流身心是幻則此我常住親身心皆幻而況身心之外之所有不歸於空得乎

拘那含牟尼佛云佛不見身知是佛惟佛能見此身非實故不見其有此身也不見其有此身則眞知獨存此眞知卽我卽佛也今果能實有此眞知之我卽此是佛而謂別有佛耶

迦葉佛云一切衆生性淸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矣惟眞知之智者能知罪福之性皆空而惟有此我則坦然游戲生死之途有何畏哉此偈又加一知字說此我更透蓋惟我能知此知卽我不可作見聞覺知一例看不可作所知愚者所知愚蓋謂此知落所則愚非知愚也後永嘉云不可知知惟知而已此知卽我也

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如此等偈意義明了一見便解人多畧過而不知也何以故若此偈明了則一切語句皆了若此了彼不了何以謂能了此偈也此偈直指此我示人更爲明切此我總被幻生之身心幻化之罪福認爲有生有滅而污染此本來淸淨之我日久歲深遂受一切苦厄不能脫離今一旦悟此我爲眞被皆是幻則當下躍出樊籠與佛無別不過還他本來淸淨則看此一偈足矣又何須後來者煩脣舌

耶

釋迦佛偈云法本法無法所傳之法即傳此我也然究此法之本源實無所謂法也亦無所謂我之名也然即此無法之法是亦法矣故曰無法之法也今付此無法之時此無法之法中生一切陀羅尼之法以度眾生而究其一切法又何曾有一法不過惟有此我假名之爲法耳即以法名此我亦可也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我之名也祇要將此七偈反覆細參證明此我即時世尊拈花之時明明以此我示眾此際有文字否有名相否有擬議否有隱密否世尊之我明明拈大眾之我明明見祇有一金色公明明微笑其笑維何笑大眾之明明一我而多此一疑也則金色公之我與世成之數眞世界都在眼目之前豈可指之爲無定之幻若是紜亦此我也自覺明至于今日亦非此我故爲造作乃自然而然而勞所必至如此雖此我亦無如何也何以故由今日觀過去以前一代一代究至無始竟是該如此該如彼一現下之繁說也要知自無始至今總是一眞法界並無分別覺明空昧以前此我也覺明空昧以後此我也即今日萬物紛歸於此始是住手之地蓋因有許多根性委曲乃有此上中教內三等乃是世尊權法爲三等人不能即信故善誘之必非全提彼上上智人祇思一超即入必不從命所以教內祇可引上中下三等教外之傳方可爲佛祖之師然此教外非世尊杜撰若論本來之理祇有此一路是本分傳人之法彼時拈花之我水乳交融而大眾之我遂在大門之外拈花乃顯然之幻不可以謂之正傳則是成過十方諸佛亦幻喧落十方眾生亦幻諸佛之樂亦幻眾生之苦亦幻都如夢如癡何以謂之一眞法界謂之一眞法界者蓋無往而不眞也無往而不眞則拈花獨謂之幻可乎推此我之眞則此身亦眞此手亦眞此花亦眞則無往而不眞豈非端然一佛乎又何必求有修有證而委曲以成佛耶佛祇有此一眞佛乘教人其餘皆黃葉也非佛本心也有何深隱有何顯然惟此一我而已矣教內有幻化之說乃佛教初學人哲離一切相以識此我名曰根本非是要人還去枯坐在覺明空昧以前納悶爲樂也要知此我時時是覺明以前時時是寶蓮座上時時是樂寂滅時時是樂莊嚴時時是無形無相時時是煩思議而可即得也若祇向無形無相中摸索則又偏枯而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與諸佛應酬都是眞不是幻若作幻解則此我乃獨立于相外者乎此我在處皆眞在三千大千處三千大千皆眞何得謂拈花爲幻若拈花爲幻則此我亦幻矣可乎不可乎經云一切如夢如幻蓋如之耳視如字之義則可以知之矣

說法有全提有半提全提者和盤托出也半提者且向內裏說便學人有悟處擔荷得起方爲他全提如拈花乃全提後之善知識在相上說者皆是全提皆是拈花一脈並無絲毫委曲就在當下眼一見便說如堂前柏樹子神前酒毫盤溪深杓柄長吃茶去洗鉢盂牙齒一具骨耳操兩片皮此等語甚多難以悉舉隨問隨答不思量不擬議此際不容你信不容你疑不容你參不容你悟要會便會那有下口思量處連

會陵叢書 勝氏校印

此我都不許提起還說甚麼隱藏顯露還說甚麼如幻皆眞還說甚麼兜明空昧以前以後可憐生大眾圍措可憐生迦葉微笑可憐生世尊拈花可憐生便湛愚老人絮絮叨叨提筆時便云此我此我向理上說者皆是半提如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如何是主人公正睡覺主人公在何處即心即佛莫妄想祇遮是法身無相法眼無瑕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綫動被雲遮等等句多是大根器人聞此便能幾及全提不然則延挫歲月要大徹去還有十年廿年未在所以有理究竟堅固有事究竟堅固在相上事上悟去者強理上悟去者弱拈花則理事皆兼所以爲教外別傳也

忽然有悟見得此我無形無相端然在此此以心見性者也生嗔生喜處一棒一喝處逼他到此我上極力一槌最切最易那裏有開工夫講究千百年前陳言陳語遮破這當下光明的妙我俟說明此我後提起前人語句指出其意都是此古人語句東藏西遁直指其驟日揚眉處舉手動足處開口弄舌處舉心動念處拂袖轉身處問答應諸處處順我逆我處生殺處一棒一喝處逼他到此我上極力一槌最切最易那裏有開工夫講究千百年前陳言陳語遮破這當下光明的妙我俟說明此我後提起前人語句指出其意都是此

當下之機眞令人一聞千悟云

獅子兒才能知當下之妙才能在當下縱橫自在才能在當下與諸佛祖同一鼻孔出氣在當下安身立命才能在當

久才能識諸方禪弊在當下久才能通天徹地在當下久遠
遠見人來早已辨其爲佛爲魔才識當下智慧便生辨才便
發一離當下此我便走作去惟在當下則此我分明惟存此
我則前後際斷此我乃諸佛之法體當下乃此我之密因悟
此我在當下不昧則相應甚速此先佛遺訓珍重珍重
起過去未來之念皆屬妄想惟起當下之念乃是正念此念
不落空不著相惟念此此我即是眞如故六祖云我此法
門以無念爲宗無者無一切相念者念眞如
當下兩字乃佛祖究竟處所以說法時都是直指何嘗離開
去教典還序此我根本原由列祖與歷代善知識則空前絕
後不問其過去不究其將來一覩面四目相對直逼他藏不
得現不得這隨感隨應的妙我出來才休如其不然則一棒
一喝教學人無立脚處所以祖師禪更妙更不可思議
當下一機乃祖師相傳秘密直指大機大用天魔見之喪膽
外道聞之魂驚二乘以下則茫然無措惟知此我者則受之
安坐以爲現成
拈花乃佛大機大用乃諸善知識大機大用第一宗公案不
可將馬祖黃檗百丈三公看重將拈花看輕都是同一手眼
而不知拈花更自如如試問諸公亦知此否耶
余當思世尊在如如處不知歷過多少歲月凡說法總不費
纖毫力或見之于手手見之于眼眼見之于言語見之于種種者
都是不可思議之如如那知傍有一老頭陀微笑同世尊一
如如而示此大機大用總不出此一我也眞可謂希有之事
本分之事吾人能不一疑乎
當下花當下拈當下笑當下此我有分別乎無分別乎有求
大機大用者當於此究心則得機用之宗矣
凡有一語句一動作教人思得去議得去便是落二落三之
義便是入夢思不去議不去便是當下便是直指便不是夢
總之一起思議便入夢思議一歇便出夢拈花可思議乎如
要會拈花之旨當在未起思議之時不用會則會之矣此時
也我如也花如也拈如也微笑如也世尊如也迦葉如也總
一如而已矣
思議中乃古今之人一大夢場由朝而暮由生而死無日無
時不在思議之中無時無日不在大夢之中祇要將此思議
一歇便是菩提惟菩提不夢菩提者我是也菩提乃萬善之
總名我乃萬善之總持故以菩提名我猶之乎我以湛愚名
我也今人聞菩提則推之萬里之外何哉推之萬里之外乃
人思議入夢之過究亦不能辭也惟世尊以拈花示人使人
兩眼分明不能下思下議直所謂大機大用而此我猶能入
思議之夢境乎大慧呆要人眼見性面後人並不提起何耶
我當想靈山會上都是夯漢如何親近世尊數十年猶在夢
中文殊選起佛見法見可憐生祇金色公一人默然領會
難俟世尊圓寂後方入此門然悟入又祇在呼喏之間何其
容易一部了義楞嚴反不及金色之一呼非名而阿難即應

之曰諾此際金色公之我與阿難之我針鋒相對較拈花微笑更親切一呼一諾大事已畢天下之理之易猶有過於此者乎靈山大眾自有生來都走了難路故見此皆罔措也

問曰金色公一呼阿難一諾大事已了即接云倒卻門前剎竿著何也答曰此語乃金色公深悉阿難平日之病在多聞多識上易於支流慣習理解熟處難忘又生歧路故緊接此句而截斷之使他在呼啫時見此我呼諾都止時見此我非此一無理路之句則阿難又正聲音上生出別見走入生平熟路則虛此一問突後解此句者要阿難離卻一切門面外邊所設之務求其眞實內裏邊事因剎竿門前四字而作此邪解殊不知此即秦時轅轊鐵也截斷眾流法也依邪解色公不若是之呆板也要知阿難悟此我後還是昔日之阿難行履還是昔日之行履乃是有主沙彌非是多聞多見之沙彌一著邪解則何以謂之別傳也

往往致外語句妙至不可思議被邪解者說入教內違悖別傳之旨殊爲可恨呼啫乃直指此我倒卻句乃截斷眾流爲阿難安頓此我不致走作破他平日所游熟路此是傳佛心印拈花乃向上一路徹內徹外和盤托出呼啫乃直指法身因阿難平日祇在外邊作知解故金色公教他在內得悟阿難已知自家之錯故以密語來問金色公就他一密字便一呼提出一眞阿難來所謂石破天驚鋪設虛玄而此瞥地著個多錯會者不少試問既能會此錯在何處就將人之錯處指出使錯者得以不錯才是婆心此偈即小根器人見此偈也能悟得蓋爲此偈說得親切非他說法可比安得不一見就悟再問保甯勇明明偈在這裏說得如此分明還要怎麼會才不錯至玄沙說大小傅大士只認得昭昭靈靈總是歷代祖僧家好勝心未淨都落此病試問昭昭靈靈是不是定要此我一點昭靈也沒有死去才是麼定要離此昭昭靈靈別求一

則不知生出阿難多少見識豈成說話難道悟此我後凡一切事都推開去則拈花亦外邊事而何足以爲諸祖所宗金色公不若是之呆板也要知阿難悟此我後還是昔日之阿河沙數眾生見此都得悟去保甯勇云而此瞥地著個多錯說他只認得箇昭昭靈靈答曰此是大士直指此我直令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何以玄沙問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鎖相隨語默同居止纔用乃向上之事也法身邊乃初悟時超出往昔知解之紛擾不起諸念清淨無爲乃正位也不離正位而有爲于一切日得入此清淨之法門見此我于當下原來就在這裏如空手把鉗頭偈全無理路將人一切妄想截斷無你用心處忽然悟得惟有此我迥然在此喑布棍謂此領得法身邊事此之謂也非謂法身有邊蓋謂初悟得邊久於此則得正位能日用于一切有爲則全體于用全用于體向上之事也

個道理纔是麼要知這昭昭靈靈便是祇要現成不費絲毫
力自然而然一點也瞞他不得若用一毫力去昭靈便不是
如圓鏡懸空十方皆照是用力照否是不用力照否難道不
是昭昭靈靈你有何法將此昭昭靈靈打殺且倘中並不曾
極力說昭昭靈靈而玄沙之硬差排將此個理沒不少後之
愚人因玄沙此說遂不重此個即如雲門與玄沙埋沒佛祖直
上天下惟吾獨尊拋去總不究竟雲門與玄沙埋沒佛祖直
指法門罪過不小我今提出爲佛祖吐氣爲後人重整直指
法門不要聽近年來諸方野狐精拾玄沙雲門殘唾欺瞞後
學
昭昭靈靈學者果能見此不要自誤爲玄沙瞞過本來此我
本昭昭本靈靈鬼神之靈不及我之靈日月之照不及我之
昭者要將此昭靈推向閻去說他不是萬無此理我向年見
識淺薄亦信這夥人說話去學禪宗要殺盡昭靈其昭靈更大
原來愈死愈昭靈其昭靈更大更不可思議我如今祇隨他
昭靈我本無事此即大士之個之義也但不可用心用識去
東張西望則落在昭昭靈靈處便不是此我歸宿處祇要識
得大士個見得此我即有時東張西望又何妨
從個至夕或獨處或應酬或談笑或飲食何嘗呼張爲李認
白爲紅豈不是昭昭靈靈定要錯亂顛倒才是麼祇要識得
此我則昭靈乃有主之昭靈非光影之昭靈大士此個乃直
指主人公非說昭靈也以玄沙面心粗如此何況其下者乎

納僧家都有好勝之病不是婆心意見中見古人語句個話
他是正說我要反說他是東說我要西說他已說得極是必
要駁一駁以見我不落他窠窟裏殊不知此等言句將學者
惑亂的東奔西走全無把柄能有幾箇大梅認定即心即佛
到底不爲非心非佛所惑如果婆心爲來學慈悲將古人言
句說得清清楚楚者此義還淺不能到底或者側面反面還未透徹或者此是牛提還未全提或者皆是正面
佛不能入魔補出來開示學者之不及而成就後人今玄沙
不但埋沒後人不得知此個之妙且硬派大士只識得昭昭
靈靈恐玄沙還未窺見大士腳跟雲門亦然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此個
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眞是世尊嫡派明眼人一見即了又
何必看五燈內這些絮絮叨叨祇要見此我後個保任珍重自
然四通八達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是也試問玄沙還有甚話
說此個還是昭昭靈靈麼後來多少衲僧一生也不曾有這
幾句直指開示之語還掃去此等言句使後人沒下手處眞
深可憐憫也

大士心王銘乃是直指此我痛發揮而不肯隱密眞可謂婆
心極處祇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兩句試問此有字有些甚麼
又曰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這不是我還是甚麼他
不昭昭靈靈還有那箇能昭昭靈靈前後極力發揮可謂說
盡無餘能悟得此銘彼後來千七百則公案即浩浩的來只

消彈指即碎那有開工夫參他的開家具末句云非去來今妙絕不可思議此我明明在此非過非未來非今有若云過去我從不過去若云未來我何嘗來來若云今有自古以來綿綿密密至於今日若不是此我何以非去來今也去來今在時候上說有古有今有後世後世不可說不可說無盡無窮前古亦然而此我則前乎古不可說不可說之前而又前後乎後不可說不可說之後而又後無盡無窮皆是此我包括在今日此刻當下而又非今日此刻當下所能滯留故曰非去來今也嗚呼異哉此我乃誰爲爲之而如此不可思議也彼一人之見識建立一語句公案任你奇而只奇怪而又怪妙而又妙焉能當吾意哉動意開口處我便知之而何

金陵刻經處 楊氏校印

庸參也

就此一能穿衣吃飯之我能應酬問答之我能行住坐臥之我能視能聽能言之我亦無來處亦無去處能生一切衆生能生一切佛祖能生此十法界而無一物不包括無餘天地不能比其高厚日月不能比其光明古今不能比其久遠十方不能比其寬洪又平常又奇怪又隱密又顯露又大而無能載者又小而無能破者祇一悟此我而足有何苦何樂而不來一問也近代并今日這起野狐精教人抱一句話頭自家去參便謂之傳道說法寃哉寃哉教人從那裏參起眞教我放聲大哭淚如四海水亦不能爲諸佛吐氣亦不能爲來學聲冤奈何奈何

心王銘云入此法門端坐成佛端坐者言不用修證祇無事去便自然成佛無事則不染故曰欲求成佛莫染一物既不染則不迷不迷則常覺常覺則眞常之佛今落在胞胎之內而有此身則不染矣非佛而何佛者覺也染則離覺而迷不得不名之曰我佛即我之名我即佛之號謂之曰佛則不敢當謂之曰我能辭之乎覺之云者乃覺祇有此我眞實其餘萬物皆容又安肯受萬物之染耶然此覺即此我此我即此覺故曰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非二之也

入此法門端坐成佛此是天下第一等人一悟即徹總無留滯惟古佛爲能後起者要經歷許多磨鍊方不致有染而無事去蓋歷劫多而所染者厚猶之夫離家百里而回家祇百里離家千里而回家不能不有千里之勞然此亦譬喻也不可爲定理若有豪傑之士一知此我入此法門則看空一切當下便與古佛並肩有何同異彼古佛亦人也我亦人也我

何畏彼哉

要知這我有百千萬億之我有佛我菩薩我緣覺聲聞我天我人我阿修羅我禽獸我餓鬼我地獄我以至目前有知有覺微細之蟲皆有我試問諸君是那一箇我此事惟有自家知自家信自家承認果能時時度己度人或先度人而後度己先度己而後度人此則佛我菩薩我也祇知度己而不發度人之心二己之我能知大公之我則不知也此則聲聞緣覺求出者之我也行十善而生天祇知十善而不知有我所

謂善我而迷此我者也善惡相雜則爲人我純惡而極則三途之我也孰能離我蓋我而佛我而菩薩我而緣覺聲聞我而天我而人我而三途者也雖悟有淺深大小自聲聞以上皆屬悟自天以下皆屬迷謂之四聖六凡十法界然皆入此法界皆屬墮義惟此我能入十法界之中而超乎十法界之外能出能入能超能墮大矣哉此我也妙矣哉此我也此我能超能墮要相應能超能墮才完全此我本分相應之法祇要無事去要能持此無事之法久久自然成就未成就時無事成就後亦無事終日度生說法亦無事出生入死亦無事東隣爲牛西鄰爲馬亦無事說法說到如今令人憎嫉原來祇要信得此我無事去便能通達無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信此我者祇教他無事去便是後來納僧罪恍惚此我信認不眞又去參公案疑言句播弄精魂這教悟後迷所以傅大士之偈之銘遂摩闍不提都向雲霧中摸索耽延歲月者不少大尖先佛所訓近日我爲一友人說破友人至某方丈中云我悟矣方丈問云汝悟此甚麽友人將兩手撒開乃示此我也方丈大喜曰汝眞有根器造化造化友人只當他已知此我平日不肯即說頭因說及別法逗之曰祇有此我有何別識方丈沈吟久之曰也好不如回光返照好友人曰迴光返照原要照見此我見此我後祇要保任如何既已認得又要走出去迴光而返照之方丈無說眞可哀也

能信此我則不墮于一切不墮于

上元湛愚老人

下之尊一有所見則爲見執則此我屬見不得爲我能一無所見而祇見我乃爲正見我本無形見亦無相以無相之見見無形之我所謂念念眞如名爲相應得如是義大事卽了何必多求

有見必墮蓋有見必有所也惟見此我則不墮蓋我無所也我並無聲音色相猶如太虛天下祇有十法界入佛界入菩薩界則墮于菩薩界其餘可知惟此我于十法界能出能入蓋以無所之妙我則能游戲于有所之法界此界

金陵叢書 湛氏校印

我本無法無界故能建立一切法一切界故能墮于一切法界

世尊四十九年所說本意皆是要明此我因大衆委曲故不得不說許多委曲之權法若能會得一念緣起無生之義則超出三乘權學可見三乘皆權學權則不實要歸實義實義無他謂此我也此我本來無生若有生則非我矣然而有念念亦非生必有所緣之物而起而此我則未嘗起也頃焉緣故而念滅而此我則未嘗滅也觀其無滅乃爲此我有生有滅是謂一念緣起會得此無生之我則權學何所用哉

學者遇善知識發明此我後當著實精研求相應之法相應之法卽在一念緣起之際細細稽察此一念中有正緣之念有起而未緣將緣之念果能此際看得清楚則不能爲念所累不能爲念所累則此我尊貴矣當正緣物之時極力一提離其緣而仍然此我可謂雲散天開日光復明然已爲所緣困敗久矣於初緣之念起卽一覺而仍然此我則妙而玄而幾于常住玄之又玄矣其中妙處尙可以言語形容哉惟自得之自證之而已

信此我後最要最妙者如擬如鈍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與歷去則疾證菩提蓋本體儼一擬鈍之物我能相應如是所以能疾證菩提若說到靈明妙覺則走作了也此是先佛所證所訓非我創言果能如此則一日千里難于測度不可思議

金陵叢書 湛氏校印

入于玄學視彼義學猶如霄淵觸處皆通無所不達又何必向語言文字中拾他人緒餘作知解宗徒故修道者當趨捷徑毋墮迂途爲要也

此我非淺非深淺深者其境也祇要識此我此我立處皆眞不可將拈花爲淺十方如來也覷他不見爲深若以覷他不見爲深若以拈花爲淺何以歷代老衲皆宗此一著所以祇論此我之眞不必論其境之隱顯也人錯會佛祖之意都去在隱處求都去學禪定齊齊冥冥恍恍惚惚可憐生汨沒在禪定海中何日得能出頭所以七百年老古錐枉用心力華嚴菩薩贊佛超過禪定海小乘人那能識此所以宗門不貴禪定唐宋後眞修行人

不知此我多落此求深之病看輕了拈花吃茶的妙義六祖
常仲兩足臥未見其修定也
斯理惟當下明明白白此我明明白白自朝至夕明明白白
應酬往來明明白白拱揖問答明明白白少至老明明白白
白一口氣不來明明白白作惡而墮地獄明明白白作善而
生天堂明明白白修道成佛明明白白雜業投生明明白白
有一種愚人謂身後渺茫如果渺茫則爲惡受用落得便宜
何苦爲善修道而付之渺茫那知道明明墮地獄明明受苦
之時才自悔自恨亦無及矣所以拈花吃茶教你明明會此
拈花明明會此吃茶明明會此當下明明會此眞實之我無
一絲毫渺茫明明至于成佛若將此明明之我求之于深隱
之地豈不大誤
維摩經云菩薩觀小乘入定如在地獄蓋憐其不識此我而
祇知有禪定之法終日在渺茫之中蓋禪定乃度衆生妄想
之一法祇要知此我本來本定或暫時靜坐亦可非是執定
此法拋去日用死坐以爲高異若能識此我而保任之久久
于紛擾中而無不大定所謂楞嚴大定是也彼不知我者安
能識此
古人悟後冷坐乃習此我至于久熟打成一片非是習定惟
石霜教人如此他禪師不然教人隨時隨事提撕此我不致
走作則自然熟矣人人資性不同要自家酌量或靜中習或
動中習祇要相安而行之無不至矣

初學亂烘烘地東走西走求這個理是病人易知也得此我
後于二六時中雖看破萬法皆空而隱隱約約似有一箇物
事在這裏有時覺得有時因念因事又忘記此亦是病人未
知也即使念念不忘然畢竟有箇物事亦是病人未知也當
此時要用一箇絕字外要絕諸法不爲法蔽內要絕我承當
放教空洞洞地使他自己甦醒過來大張眼目任你東來東
打西來西打誰能瞞你到這地位然不過還是此我而此中
甘苦不可不知
古德云不用求眞惟要息見任你論說滔滔都出于見值得
甚麼若能息見則此我現現成成又何須求覓也悟此我更
要息見見息則四通八達有甚理還障蔽得你一有所見則
此我移位就境則純是境非我也惟要無一切見無法見無
佛見無我見則此我如圓鏡懸于太虛有何物可以逃去不
受其照
我今建立此我乃先佛所訓乃大事因緣本分之理歷代善
知識並無別途蓋時節因緣至于今日才說出爲衆人知也
諸方必起謗議齊聲罵我嗔我見我相識神那知此我本無
見無相無識因著于見著于相著于識故謂之我見我相識
神若眞知此我即日游于相游于見游于識之中而無執染
則見相與識都是眞如行履處可憐這彩俗漢以盲引盲日
久歲深難于開示殊可憫歎
不識此我即極力銷磨諸妄都是東卻西緣南推北就並無

立腳處即諸妄皆盡不由你不著于容相終日終年都在恍惚之際而無歸宿處這還是眞心菩修之人其餘又安可問也若能知此我本不著相本不落容祇要當下一知不用登力而諸妄皆紛紛散去並無所謂容無所謂相一時輕安難于言喻

此我乃大火聚任你一切物泊上即燒卻諸妄于此我亦然蓋此我至眞至實諸妄皆容以皆容之諸妄而勞此眞實之我榮緣于無益之地一眼看破癡不至此所以智者祇要發明此事理得心安則諸妄自退豈不樂哉

世尊將正法眼藏密付金色公教其無令斷絕既云無令斷絕何以密付何以不對眾表揚此直截痛快簡易當下之理即此我之名也非高于我外于我必得此而後爲我也即我至貴何名不具何理不通乃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也我今發明者蓋發明此我也此我乃大總持無比無儔至尊生輕眾生猶可輕此我不可眾生不過迷若一悟即同諸佛而重諸名目耶傳語者曰非是之謂也諸方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佛能具惟佛能傳眾人何能也答曰重佛而輕眾生不生不滅若有生有滅即虛妄也諸方謂此我人人皆有彼正法眼兩語何卻出自世尊所以不敢承當耳亦非有他異見不過自輕可爲憐憫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明明一此我陞座明明一此我下座不用語言文字已和盤托出此我不許說淺不許說深故曰說法竟能于此會得此我則大事了畢何用說淺說深他曰文殊于佛座曰諦觀法王法法如是蓋謂說法者莫善于法王然法王之法不過如是誰無他說惟此我而已所以便下座如一落言句便成賸法何能如此直指也雪竇頌末二句云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固是然未免又教人在末椎時會趨向寂靜邊去之名而我始得成爲我乎則凡諸經所開示無上等等好名目都增來在此我之中方始爲全具而後能成此我乎假令即如是言則我乃一大總持不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我而莫非我矣則此我顧不大矣哉而何以諸方獨輕此我今發明者蓋發明此我也此我乃大總持無比無儔至尊而重諸名目耶傳語者曰非是之謂也諸方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也至貴何名不具何理不通乃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我之名也非高于我外于我必得此而後爲我也即我即法爲正法並無所謂法若我外而有法乃邪法也我本不

不若正下椎時妙能于此眼可見耳可聞會得去才是全提
與拈花一事其他語句皆不能上口

此我本具三身一曰法身一曰報身一曰化身三身具足成
佛說法身示人易于悟入連報身化身說法人便著相乾乾
難通今當下肉身即報身也世尊常說法大眾聽佛之言追
思其理贊歎其妙要知都是意見知解或一時不落言句直
指眞實在報身上示人則皆圄拈花微笑無可用心處那知道
理路可尋究惟見上座下座拈花微笑無可用心處那知道
此理原不要你用心當下即是若涉絲毫用心則劍去仙人
遠矣

斯道非淺非深有一等粗浮之人都在淺處會動云拈花微
笑吃茶去洗鉢盂等等眼所見者皆是不可垂眉閉目在鬼
窟裏作活計遂終日揚眉抪目支手舞足鼓襌牀搖拂子或
棒或喝或拂袖或竟去久久將此我竟喚在風動窠窟而正
法眼藏涅槃妙心眞實之義置之罔聞乃悟後失之于淺者
也或未曾悟而私相傳受以盲引盲近來總是此輩野狐爲
祟愈覺可憐有一等豪傑之士悟後極力向深處精研如大
死人如枯木如頑石遂得前知及殊勝神通將世界看作虛
幻而忘卻拈花實義總不發一度生之心不是發顚狂如神
僧之徒即是入山不返避世如仇如兩個泥牛鬬入海直至
而今無消息者乃失之于深者也總不是悟此我而行于度
己度人之中道淺者雖不及此而晉失之矣或有未曾悟此
我而求之于深者亦得神通乃外道之事不可並論祇看臨
濟德山趙州諸公之行履則悟之矣總之要明拈花示眾而
付金色公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本是一理則非淺非深之
義可知矣

此我無對待所以獨尊此我無比似所以獨尊此我本不是
物而能生出一切物且能爲物安名而此我獨無名所以獨
尊今强名之曰道曰性曰眞如曰阿耨菩提人祇知求道見
性而證眞如至阿耨菩提竟忘卻了我這箇苦向誰可訴今
向人言祇要知此至近之我則道性等名皆歸于我矣其誰
信之

此事本易若教我說向難處去我則不敢何以故此我時時
端然在此人人皆具皆足一說便明而以爲難欺人乎欺心
乎我常歷觀佛祖經教語句說得愈玄天動地愈不知打退了多
少眾生令我不能不生嗔恨而之罵之可憐生吾人不識前
生作何等業竟來生此世間爲五蘊所困欲出五蘊又爲天
魔外道之法所困欲出天魔外道之法又爲佛法所困入佛
法已困矣怎奈見識淺又爲那些驚天動地之言打退總是
吾人造惡多端招此報應今速速懺悔向湛愚老漢于利那
際三昧說明此我堂堂的作人去那裏還有五蘊來困你天
魔外道來困你佛法來困你我于此道歷歷地甘苦彼五蘊及
天魔外道之困我看破一遣便離還輕惟佛法困我最重未
悟時看佛可愛可戀既悟後還可愛可戀而今無消息者乃
已度人之中道淺者雖不及此而晉失之矣或有未曾悟此

之惟有此我巍巍堂堂出入五蘊天魔外道佛法之中呼之即來喝之即去縱橫自由蓋我得此簡易之理開口便說不忍欺瞞眾人而返招疑謗常常于無人處喰淚總爲一體相關奈何奈何

此我天地不能似其高厚日月不能似其光明鬼神不能似其幽深四時不能似其化育一切賢聖佛祖及人天萬物三途都是此我中之一點光影還有甚麼可以及他而吾人總不一願何也不痛哭流涕長太息教老漢何以度日不得已只得去拈題作詩作詩乃老漢六十外事也總是不得已要消遣一時無奈詩中又露出痛哭之意哀哉總是老漢之命苦此一生而已矣

金陵刻經處 蔣氏校印

此我非大非小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動非靜非聖非凡非合非分非生非滅非往非來非男非女非善非惡非眞非妄非實非虛非方非圓非迷非悟非顯非隱非流非凝非佛非眾生非有相非無相非可言非不可言總之不可思議非不可思議要會此義甚難不如祇會此我則盡之矣

徑理本如是

公案有兩義曰理曰事悟其理而不悟其事則遇境有礙於事上亦有所見而理上未安則根本不立是故要理事雙融如出定公案如何參得我見參此者來千人千人退去來萬人萬人退去即五雲逵翠嚴眞洪覺範大愚雲菴至妙喜諸君子不過悟其理而已彼女子以何因入定文殊何以不能出罔明同一鳴指何以能出世尊何以能知文殊不能出惟罔明能出罔明何以知世尊之意而即來應命都能知否融否此乃有理路有由在四人見地所歷之事有許多分別惟世尊一一皆知如何參得若依此無下手處得見本來又何必參此頭緒繁多之事近今竟有許多人會此公案者這等地位若不痛哭不能也

世人作賤此我到三途去皆由這心意識好名好利之故我看明此故遂打殺這心意識而見此我當無心無意無識時此我鎖日在家安坐無爲何樂如之常想世人能使令心意識造出三途法界我今使令心意識爲我造菩薩法界佛法界得菩薩之名佛之名菩薩之利佛之利世人所造如彼受一切苦我所造如此受一切樂孰得孰失請君一辨

此我直指當下便見不用參不必在諸公案語句上胡求一經語句上參便十年二十年耽誤去爲語句難明而發退心者同恆河沙數如指月錄亦有功于人而耽誤人處十有七八余今爲學者檢親切而便于悟入者一參便知非是岡捱

金陵刻經處 蔣氏校印

較文殊高出一頭眞是良心喪盡至于諸君子之偈皆是于理上融事上總未見得如何了得這件公案若了得則皆能出女子之定豈不漸惶參公案要親切相近此我的語句則一參便入卽用許多絮叨如卽心卽佛念佛的是誰如何是本來面目清譚對面者是不離問處等等言句最易入不然則如秦時輶轢鐵一二三四五非棘陳等等與他一箇沒頭沒腦沒去路無理路用不得思量悶住他不怕他不自尋活路諸家語句不過要明此我如何指月錄教人參出定公案今之言能悟此者問其理則不知根本問其事則莫知所措面竟曰悟矣不能不令人回痛哭而大笑之余於此則公案在權背內論顏詳悉惟智者諒之

問曰如何能不著相不落空曰祇要會此我則自然不著相不落空蓋此我本來本著相不本不落空修行人動輒著相落空者乃不知此我無歸宿處故也然著相落空皆是有念若無念動靜皆是此我用事又何著何落之有近代及目下諸方大病在落空他亦有些工夫亦有所見他于離一切相上作工夫忽然皆是虛妄本無一物惟見于空以爲悟了那時有體面也無何不今日畧虛一虛心到湛恩老人前替你說明可不是好何苦作此虛體面自棄自欺而曰彼居士也我和尙也爲有向居士問法之理要知琰魔王亦居士也與其將來向琰魔王跪求而哭訴不如今日來向我而請譚世尊初生卽將此大事因緣說明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吾此甚篤難道信此空者不是我麼總一味搖首教我自家參去神色大變遂拂袖歸方丈比比皆是奈何奈何

諸方許我都要我歸依他作付法弟子及我說到他悟處不過一空他便贊我有大根器遂因其所許再進一步則闃然矣我亦以金剛經證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兩我字請問是那一個的我信心清淨請問是誰的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又是誰的心難道都是空麼經云離一切相乃教我離去我著之相非離我也這我你有甚法可以離得推到極處此身可離此我不能離明明的一個道理而不信而生一見刺認以爲空豈不哀哉

試問諸方祇這離一切相的是誰分明是我離一切相如何是空一切相離後祇獨存一我如何是空你著在空處我明明知你時時恍恍惚惚無立腳處你也知道你無立腳處祇因爲你吃過官師毒藥又開過堂說過法有了些體面稱爲和尙硬著頭皮一日近一日去見琰魔王被小鬼大棒打臀那時有體面也無何不今日畧虛一虛心到湛恩老人前替你說明可不是好何苦作此虛體面自棄自欺而曰彼居士也我和尙也爲有向居士問法之理要知琰魔王亦居士也與其將來向琰魔王跪求而哭訴不如今日來向我而請譚世尊初生卽將此大事因緣說明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吾此我也人人皆具者也後雲門出作打殺語乃雲門孟浪

如果人人皆明得獨尊之義天下那有不太平之理必打殺此語而後太平不亦更擾乎因此語出後人遂總不理論世尊之直指誤卻多少豪傑之士都離卻此我而別尋生路瑣瑣覓遑讚他能報佛恩可恨可恨惟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可憐後人被雲門一打將此吾字都拋向大洋裏去入于邪道無出身之路皆係雲門所誤我若在雲門時一棒將雲門打殺與狗子吃才是報佛恩才是定亂之謀容曰老人不會雲門之意雲門要天下之人皆知此我之尊不可獨讓與世尊若讓與世尊天下不太平矣曰審如是我當爲雲門禮拜拈香蓋爲數千年來總未見提此直指最要最要之法門而誦雲門之語者多是以使老漢生嗔恨動恨或曰老漢還有嗔恨否曰我于雲門此兩語不生嗔恨何足以報佛恩

世尊於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云一切者非但人也一切眾生皆有此我故本具如來智慧德相豈祇如來蓋眾生爲妄想執著故不能證若一念知有此我妄想本空即時能證不讓如來此是世尊極親切直指婆心處人讀此每忽畧過眞可哀也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像亦出迎世尊三呼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云眞云實乃在下忉利之我身也非在栴檀木身也蓋佛所到處有情者成佛無情者皆變爲黃金栴檀雕像故三喚三應化身在焉此佛之本性功德圓滿遂爾神通如此世尊恐人誤認化身爲眞乃云無爲之眞佛實在此我之身非在彼化身三應木身之中故後來祖教皆云報化非眞佛與世尊同一正見要人知此我乃眞佛彼報化非眞佛也世尊已明說破而後來好事宗徒不識此我亂教人參眞佛在那一個身中以盲引盲眞可恨也

世尊訶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嚴中宴坐卻見吾法身法身即此我也想比丘尼乃功勳中人物故有神力作轉輪聖王而不知此我故受世尊之訶我今代比丘尼出氣當世尊言畢時即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之訶我今代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吾色身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一召一諾已明明指出那一通而仙人不悟即是此我佛即曰那一通你問我又明明指出此我仙人終不悟後人判此都是習套語不足論惟斷橋倫作頌末句甚好乃曰三個老婆相對坐若要明此我祇將一句用力一參是何道理管包此我即刻覩面斷不相欺蓋那一通即此我也妙喜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處錯認定盤星定盤星即此我也那一通三字將人引開去誤人不淺所以都是弄泥團漢世尊一召後又曰你問我引

仙人到這裏切近處來而仙人至今還在那裏悲哉
七賢女所云無根樹無陰陽地叫不醒山谷皆喻此我也佛
云我諸弟子大阿羅漢皆不解此義惟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要知斯理在切近處才能說而此我一離遠便錯若知此我
彼無根樹等語到耳便知不可將大菩薩看高了不過能知
此我便超出一切大阿羅漢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
見世尊頂無邊身菩薩量世尊之頂如此今試量一量此我
之頂還量得盡歷無邊身即此我也身既無邊頂焉有盡以
我量我徒費辛勤
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遂悟作禮而
去外道眞可謂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人都在良久處會乃見
影未見鞭也外道見影悟鞭影者鞭之影鞭者影之鞭既有
此虛影則有此實鞭得此實鞭則到處皆有虛影相隨而刹
那不離若祇認虛影而不悟實鞭惟良久處有此我不良久
處竟無此我耶雪竇顯等判皆不著親切處惟百丈請益法
眼語未終法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
入悟入兩字妙乃見良久而知此我也猶見鞭影而知鞭知
利害也初悟者見良久而悟入此我若能悟此我於當下者
即良久即我又何有鞭影之喻也蓋此我極其現成固已久
矣惟其久固良故世尊于有言無言之外以良久示之客曰
何以謂之良也曰問即不良良即不問

有此身若說修出來的則是幻化之身世尊何以將此幻化
之身諄諄教人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使雲門在此必喊叫
打殺打殺令天下太平眞所謂未夢見在惟彌勒示善財云
汝既已得根本智根本智祇此我也當亟修差別智度一切
眾生差別智即後得智也得根本智見性得差別智成佛我
以差別智度無始以來父母兄弟妻子親戚朋友及一切眾
生因功德繁盛于虛空中生出樓閣分爲內院外院於內院
中重重樓臺殿閣於樓臺殿閣之正中又生出一極高之閣
俯視四處樓閣內忽然生出一微妙色身之我像如孩童
顏色美好世莫能比伊如世尊紫磨金色之身此微妙色身
非從天降非自地出非自空有乃此我建立化門積累功德

自然而生說此我非此身也非也說此身非此我也非也此
我即此身也此身即此我也於是游戲樓閣之中雖天地萬
物皆壞而此我此身此閻無窮無盡不可說不可說斷無壞
理彌勒尚如此世尊則何如乎所以世尊以手摩胸要人瞥
仰豈是謂此身將壞耐等速速看取耶後以三昧火閻維金
色身者蓋示人以常法面金色身則高然獨舉豈有壞理諸
大德切不可被世尊換卻眼睛豎起脊梁明此實義學彌勒
去才有著落若學兩句非滅度非不滅度腐朽陳言以爲問
答不如早死看看死後光景怕不怕再來作人始信湛愚老
人不汝欺也

此我具足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之理則外現千變萬化不可

思議之境所存乎內者蘊是智慧大慈大悲之心則外現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之相所存乎內者蘊是愚癡嗔恨殺害之
心則外現禽獸餓鬼地獄三途之相斷斷不能決定之理此
是先佛所訓孰得孰失可不勉之

經題以字問曰以字不成八字不就是何字曰你這一問直
逼得老漢證無餘涅槃不但我不識此字即十方如來亦不
識此字西方二十八祖此方六祖亦不識此字即此不識處
打一返照迴迴然是誰不識此字不愁你不悟此是第一入
道之法最直截最簡易凡語句無理路使學者易于悟入何
以故若語句有理路令人精研精之又精研之又研即精研
到聖人地位不過落在聖坑若想識此字則未夢見在要知

語句無理路乃理之至者令人一見將你精研之心叱之千
里之外使你當下無處用心便去不得要知因無理路可尋
則不能前去又要會又能不得在此去不得能不能隔一線
即超如來之地祇在一提語句剎那際便是去不得悟入之
時何須多日說五年十年真不堪入耳當領會你這一問直
逼得我證無餘涅槃之答則當下即入參語句最妙在去不
得更妙在能不得自有生以來此我起心起意起識無時無
刻不去攀緣物境竟將此我糾成了一團妄相其本來無相
之實相埋沒不堪若漸漸銷磨他甚是費力古德想出參語
句之法直要人當下即超入如來之地更妙在語句並無理
路可思理路可議剎那間即將你有生

來多少妄想一截即斷使你心意識去不得不怕你不生疑
然這去不得之時正是此我本來面目顯露之時與十方如
來覩面之時實相無相之時若能一眼覷見豈不慶快生平
無奈其到此面不能開悟其不能開悟者乃不能就貼近一
想此我便是還隱隱的想必有一玄奇高妙之境所以雖去
不得卻不能悟然而疑突然而不能不疑突疑悶不悟然而
妙在此疑此疑祇隔一紙這疑即是你出頭的要路即是你
脫生死輪迴的妙法即是你證道與諸佛相見的密因百千
萬劫容易不得到這裏百千萬參學之士容易不得到這裏
萬萬不可罷手若一罷此疑則與此道永無消息矣蓋罷不
得者乃罷不得此去不得之時乃千古一逢之時也夫以千

古一逢之時而竟罷之則成何等人也
如來禪亦是明此我祖師禪亦是明此非祖師禪高于如來但所設之法則捷徑無比然總出自拈花要你當下便見不俟將來但祖師禪一代一代便弱下去何也蓋無大法王發獅子吼震醒聾瞶于捷徑處指示之故自唐宋後夾雜拖帶失卻當年直指心燈自有五燈以後又有指月錄出亂鬧閙不知教從那等語句最爲直截那等語句反滋擾攘初入手豈可混參若于不當參者而參之乃徒費心力有何庸也參話頭要下手便去不得爲妙若一去則不得矣一去則涉心涉意涉識如何得這實相無相之妙去不得則住矣試思此住者何物也試思此思者又何物也不若一齊放下則此辦才神通一概推卻將拈花極易之事示人而大眾反致罔措設令人不解非我故爲說得容易假此誘人蓋此我人祖祇消時下便悟較之參禪更易所以世尊將平日所說智慧皆具一說便明有何艱難古人說得甚難者乃古人之陋也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問曰子所建立乃此我也歷代參禪上士忽然大悟自然別有一玄奇之妙那裏是悟得此我便爲極則事若是以此我爲極則事早已諄諄然說之矣何待今日曰古人無不諄諄然以此我命人也但汝不能會自世尊以後至于今日說我以示人者不可勝紀前已悉言今但論不說出我字名目而以我之實示人者何莫非我也古人教你不要著相試問是誰不著相不要落空試問是誰不落空忽曰我悟了也此悟原是我悟非別人也又不著相又不落空又是我悟試問不是悟得此我悟些甚麼若謂我之外更有不可說之妙理則是心外之法則墮外道古人悟後不即說出我字者蓋不欲其有我之名而得此實相無相之至詣爲至也我今日特明言此我其始也遵世尊惟吾獨尊之教其既也遵臨濟公聽

參到無可如何處忽然悟曰我認得了也認得還是以字還
是八字說以說八劈面便打
有理路語句不濟事因有理路可尋便只當向前去無理路
語句妙當下一參便去不得不但我參到此去不得即十方

法道人說法道人之教我于斯道參究四十二年若不能自
信焉敢張目大呼欲天下萬世都信我說蓋有時節因緣劫
數該與天下後世之人共明此我豈諸方之所能罔者汝果
能明此我將千七百則公案條條以此我參會之不過是此
則請汝自得之非我所能知也當深自思惟毋躁言取咎不
能證此心王證此法王若謂心王法王之外更有玄奇之妙
地可以入也著于破戒者便謂有地獄之處可以入也試問
此我猶如太虛何處是太虛之清淨何處是太虛之破戒但
不知此我則名相紛紜遮眼塞耳東西亂投如夢中事分分
明明竟在目前忽然覺來了不可得一悟此我亦復如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淺

永嘉云莫謗如來正法輪謗此我即謗正法輪罪不容赦必
墮地獄不知此我任你修百千萬劫總在外道窠窟裏蓋外
我而執定一箇道理故名之曰外道也何況不知此我而又
不修行而與謗者乎

經云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阿誰
講阿誰聽主無對示猶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疏親言其無
我人肉身之假相幷無我人之假名則同是一體如來有何
疏何親又云勸君休歷座何以直求真言我人名相皆假不
如直求此能講能聽之真我而何以麻此座而安講安聽也
真我即此我也非此我之外又有一真我蓋對名相之我故
謂之真我也又云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此我本是金剛
之體本是般若之性名雖有三其實一我也焉得有纖塵之
累所謂何處惹塵埃是也又云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言
聞言信受總是假此名相開示此無一纖塵之我以陳于人
而已矣有何他說焉

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既清淨矣何
以不入涅槃既破戒矣何以不入地獄蓋謂地獄涅槃乃人
心中所生之名相耳果能一悟此我則諸相皆空涅槃地獄
今在何處清淨破戒出自何人著于清淨者便謂有涅槃之
地可以入也著于破戒者便謂有地獄之處可以入也試問
此我猶如太虛何處是太虛之清淨何處是太虛之破戒但
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問曰此何法也豈不令人驚畏
曰此是世尊指出吾人本來至于面今再至將來將來不可
說不可說總是不用一點修證現成之佛祇要信得及便安
坐蓮臺回思一切經教所載諸佛菩薩度己度人之法幷所
立功德皆屬夢幻祇爲不敢信此所以蹉跎歲月不但吾人
往古佛祖亦是不能信此故有多少修行的傳授工夫後悟
及此方才歇手無事去成佛成祖所以後代唐宋諸君子他
能嘯傲孤峯詞佛罵祖皆會得此義者也彼三乘權學一望
而逃再不敢正目一視蓋此我大如太虛尊無有上今於太
虛之中無有上之下忽然有七尺之身不過一微塵之相此

微塵相中而有一如風之心以一如風之心往來于一微塵之中做得些甚麼出來便終年終日作嘴作臉說我在這裏修行辦道豈不惶恐煞人你就學佛祖同佛祖一樣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在此我太虛之中皆是夢幻而此我之尊本不在此所以達士能悟世尊之言當下一笑歇卻憑他去總不能于礙此我絲毫故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而此我自如也不因不起妄念而自如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息滅而自如於無想境不加了知而此我自如也不因加了知而自如於無了知不辨眞實而此我自如也不能辨眞實而自如總之吾人不知此我乃現成本來之佛不知此我卽太虛之大不知此我乃無上之尊而祇認此微塵之身如風之心自家搖撼播弄徒費心力不能休歇所以墮諸苦海無有出期古來能會此者才可以謂之得法稱無事道人坐法王位說法去

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如此直指可謂明白極突而猶不能悟何哉諸可還者如明出自日月今以明還于日月空出自太虛今以空還太虛此皆本可還者蓋明與空非我也我能以可還之物還于物能以不可還之我而亦有所還乎可還者乃目見耳聞之物也不可還者乃此能見能聞之我也故直指之曰非汝而誰我想世尊將可還者引出這不可還之我欲阿難及大眾當下知宗識祖得見本來面目一超直入如來之地則當慶快生平無奈大眾默然阿難恍惚遂忽罣礙過至後被金色公一呼其名始悟眞可痛哭以世尊之金口宣揚此我而人猶不信而況後起者乎所以後起者無可如何遂以無理路句逼出此我使他自認先不與之說破他識得後才與之證明流傳至于而今然以無理路言句參而退去者或千百萬億不可勝紀卽我眼見于四十年來固參竹篦子面退去者不止百千此皆無理路言句之誤也古德煞是婆心要逼他當下便見此我而無奈未悟者視之若登天之難若有理路可入有理可玩纏綿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能自脫此又有理路言句之誤也我于此思量不如直指此我上遵世尊次遵臨濟祇要他信若能信便入此無上法門

有

誌公答梁武帝云十二梁武所問者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而何以十二兩字答之又問十二之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又答曰安樂禁此皆爲梁武截斷眾流當下直指本無煩惑可除也直逼得梁武不曉可惜當時錯過卽就他不曉處要他曉得那不曉的一個擊破豈不痛快在誌公已有此等言句無奈梁武不

悟而後人于此三句都有解說眞可笑也

當日梁武帝一問寶誌公一答分明一問一答兩尊活佛祇是說話不同雖然說話不同而佛則未嘗變異毫末雖然未嘗變異毫末而卻有霄淵之異看來祇隔一紙或曰如何是一紙之隔曰聞十二兩字已不曉矣又聞在書字時節刻漏中益不曉到此益不曉地乃十方如來拱手不敢吐一字之時十方魔王震恐卽時銷陽之時十方一切衆生成佛之時祇消一彈指頃成八萬門不是此我安能不曉後世無知者解說此三句以爲有得知此者云乃截斷衆流法也獨有一人憧證欺此不曉爲梁武帝吐氣不曉益不曉箇中已了了試問寶誌公誌公更不曉

誌公大乘證拜十二時調都是直指末二句更妙末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卽今誰動口頭今人總不提起有提起者便曰都曉得久了面今要明出定產難托鉢等公案去要知公案雖多其根本神之理則一如何悟此不能悟彼再問其果係誰動口又詎然固猜末世衆生不肯窮己乃至如此著慧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祇明此一箇大事卽了何必大藏經教何必五燈會元指月錄等書何必千七百公案橫說直說左說右說隱說顯說何必建立何必棄蕩何必曉曉言跳出張三窠窟又入李四窠窟跳出李四窠窟又入某家窠窟要知都是夢話總不如此箇事卽今聞一切如來之

從來諸佛不知也亦不得而知也無形無相本來寂寥至今寂寥而今你我面目相對眷屬相對甚至夫妻聚頭時千軍萬馬時譁囂交加時掀天翻地時寂寥更寂寥再至將來將來不可思議之將來無不是此我之寂寥時也而曰必要除去一切聲色退居獨處才能復此寂寥乃夢話乃落二落三語上智之士必不顯聞天地萬物皆本此寂寥之我而出四時雖有凋落而此我則終古如斯也明此我還有甚麼不足處還要去東張西望四處馳求或曰得此我爲甚麼不能卽然必俟其長成方可應酬人事明此我後習氣漸漸銷除則智慧漸漸擴充自無始以來所染所著也必須五年十年二三十年才能銷盡所謂漸臻玄奧古德所歷不我欺也或者有卽具者必是佛祖再來一悟便徹豈可概論經云菩薩再來倘有隔陰（疑脫去）之迷何況吾人卽有前因已經隔陰豈可上同佛祖悟此我後設有此念乃魔念也切須離之不然則廣求知解增益見識雖悟而又迷也

未悟此我者又無善知識發明祇要在視聽言動見聞覺知上密密自究是誰視聽言動見聞覺知數日之間卽能悟去切不可外求悟去後祇要時時照顧此我令教熟去日就月將熟則忘忘則化矣化則惟有此我而無此我而無此我惟有此我所謂行住坐臥一無事之佛是也客問曰老人今到何等地位余笑曰我有一言汝勿驚異我今聞一切如來之

言聞一切聖賢之言聞一切善知識公案語句總不出入耳
大士又發明此我直指此我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
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
處祇這語聲是大士此偈純是我相大背經旨與講金剛經
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爲同爲別若此偈出自湛愚老人口
不知動諸方多少口業妙在大士從第四天爲度生而來人
不敢罵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照照鑑靈我若在彼
時即劈面掌玄沙是你只認得箇昭昭靈靈看玄沙向我敢
道甚麼我看一切語錄中語句惟古佛慈悲才肯直語其餘
悟道者皆弄嘴瞞人我若開出這夥禪師善知識名字教他
自愧自恨自不能安抱慚無地古之眞悟道者尙如此則近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味管保成佛
南嶽慧示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即
不得得亦不眞道源性海即此我也只向我求則何求不得
不眞哉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我乃心之
源今頓悟此我則寶藏開矣眞相即我也於或隱或顯之際
無不靈而通焉悟與不悟皆全具不可謂聖具而凡不具也
你看凡眾應酬往來少些甚麼惟悟者能見之不悟者夢夢
耳又云獨行獨坐惟此我能生百億化身起一念即一化身
萬念即萬化身安有數可量也又云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
不見微塵相此我之妙乃至如此又云可笑物兮無比況口
吐明珠光晃晃以虛空至于萬物皆不能比況此我然說法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滔滔如明珠外滾而光明無所不照又云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惟此我不可思議然以一悟標其名曰此
我則千當萬當雖十方如來浩浩的爭辨亦不能移易此我
兩字之名矣又發明此我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
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
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此偈可謂明極矣言此我極三千大千
世界不可思量無物不是我無我不是物今指一物以傳此
我焉而人不會眞可哀也
布袋和尙云祇留心心心是佛十方如來最靈物縱橫妙用
此套自爲高異要人仰他不可思議他若能作前頌我許他
作此頌他若不能作前頌我不能不硬差派他作弄嘴瞞人
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布袋和尙直指說到這田地還要
渾愚老人怎樣說諸君才信難道將此心剜出來看看才不
之人至于大士心王銘眞可謂萬古箴銘懸之座右朝夕玩

爲哄你我管說此喜不自勝又淚不能止喜者喜我乃何人一見此便徹去淚不止若見他人看過即已而漫不經心我見此後歷觀諸公案語句有奇者怪者側者反者高者異者順者逆著橫者直者觸者背者遮者近者喜者怒者去者來者難以悉紀總是發明此我然總不如此語如在光天化日之下對面相看還要擬議麼還要想像麼所謂古佛慈悲其示人者不同後來影響或曰此易透唐宋諸公語句難透余震威一喝曰唐宋諸語句值得甚麼乾屎橛你被他蓋覆來輕此謾後云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汝亦能絕知無學否嗚呼哀哉後代宗門語句皆以奇怪爲高爲深所以斯道陵替至今而不能振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布袋又曰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盡盡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這不是發明此我還是甚麼還要去參唐宋諸公言句麼我見此即了然無疑人有以唐宋言句難我者不消一唾直碎如微塵

如來禪反覆開示授法教人修持往往五年十年瞬息過去祖師禪以一兩句話頭教人自參自悟往往三年五年十年不得消息然此兩宗內悟固有人因歲月耽延逃去者不啻十萬今淇愚老人開示諸君不是如來禪並不是祖師禪祇要一時辰內親切指引於剎那際教你悟去祇要密密保任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管保成佛

客問曰西土五祖見四祖言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我故心不生滅今老人動言此我毋乃與五祖之言相違乎曰五祖來見四祖求出家四祖曰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四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五祖遂答夫出家者無我我故云云學者讀書要將上下文看得清楚自不生疑五祖言我我者蓋對身心兩字說也因四祖問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遂答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此我字乃我常言之我字也故四祖又問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此誰字與我常言之我字對鍼故四祖遂答云夫出家者乃無我之身無我之心故若能無此身心則眞心自不生滅與諸佛之常道相等矣此兩我字蓋指身與心言非我來出家之我也乃汝錯會非遠之也

初祖謂二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既不從人而得則舍我而向誰得乎二祖曰我心未甯乞師與安曰與汝安心此時此刻才去覓心原來心是個影響虛妄如風之物此祖遂答之曰我與汝安心竟大事了畢性者我之體也心者我之用也體用不明則心爲主終年終日來來去去紛紛

攘揾全不知有所謂性矣我總在心上用事則此我謂之凡
我眾生我騙胎馬腹全是此我若能明得此心爲虛妄而歸
于寂然不動終日常安之體則此我謂之眞我聖我若能明
得此我本來無我本來無名非凡非眾非眞非聖則縱橫自
在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不能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其說無念
心體二祖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曰不成斷
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蓋言此心雖則如風而有心體體則極眞極實乃
佛心印法印要在諸緣已息又不斷滅此際乃眞消息也試
問此際非我而誰蓋爲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天下說也
六祖說本來無一物今人都認錯了乃是說無一物非是說
無我當日說時不是我說是誰說此五字因無一切物才發
明出這我來我既非物則何處得惹塵埃後人都認作一切
皆無連我都無了竟成了一斷滅世界竟不一迴想應酬日
用乃何物而靈明不昧如此後又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
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此物字即我字也凡一切物
皆有頭尾名字背面惟此我則一切皆無而實實則有物向
也說無物今也說有物六祖不若是之顛倒惟諸君不能善
會致使祖意堙沒惟神會能會以本源佛性答之蓋六祖以
言問神會亦以言答非是不能良久默然又手向前遶牀三
而拂衣休去等等相答也六祖謂之爲知解宗徒者恐後人

因本源佛性作名字解故訶之耳後人又錯會遂輕神會那
知神會知解超出諸君或曰何以見神會超出眾人曰汝不
見六祖圓寂時眾人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六祖大
讚神會痛訶眾人爲之作偈以開示之
六祖開口祇要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兩自字妙極乃直指
也人都在心性上擬議便無著落今人講到心上便寬大了
去講到性上便深遠了去將兩自字置而不問辜負六祖最
近最親切之言我今爲天下萬世說明了能心性兩字皆是
虛妄惟有此我才爲眞實我之光明自然而能普照萬物萬
境故名之曰心我本無相不必入定而隨動隨靜自然深徹
淵穆而不可見故名之曰性聖與凡佛與眾生同具此體蓋
論靈屬荒唐故六祖諄諄指出兩自字曷爲而不一思之耶
六祖於五祖言下大徹遂啟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
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
之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
人師佛遂傳衣法試看六祖因大徹遂將自字一路說來眞
是天花亂墜千古以下令人讀之無不悟我成佛使非大徹
安能將自字說得如此暢快可見大徹全憑此我可見能悟
此我即是全提稍有擬議即成滲漏安能大徹去果能悟得

此我即是丈夫天人師佛而諸方猶自嘵嘵不信眞可哀也
祖語惠明曰汝既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
要知諸緣不息亦是我然此乃生滅之我非眞我也令其勿
生一念則不生不滅之眞我顯矣因其良久遂直示之曰不
思善不思惡於此無念之時即你不生不滅之眞我也有何
難哉所以惠明言下便悟蓋六祖於此我分明故示人亦分
明不似後人拖泥帶水或隱或顯令學人捉摸不定果能悟
此不生不滅之我又何妨寄于有生有滅之念任我縱橫自
在去
問曰何謂不生不滅曰生滅屬念非我有生滅也當念生時
我若隨念而生則念滅時亦當隨念而滅或生或滅或滅或
生有時同死有時同活活者能起而立死者便倒而臥審如
是則滿途滿座起立倒臥者不可勝紀成何說話要知此我
乃是一箇亙古長生之寶他極安靜他極虛靈念生時他
知其生念滅時他知其滅念雖有千生千滅想離天地萬物
古今之事不過是此我面前一點浮雲影響干我甚事故名
之曰涅槃妙心那知涅槃妙心即是人人之我一指出便得
何須向外尋求捨近趨遠以自誤耶
兩僧執風動幡動六祖破其執曰心動古今論此公案都是
蒙混未見有一證歸宗試問可是明明幡動曰是可是明明
風吹幡動曰是兩僧各執一動以爲是此生死輪轉所以至
今面不已也天下何物非心何心非物都是物動都是心動

都是心動都是物動故六祖以心動破之則是非泯而所執
解矣人欲求佛祖眞宗當此三動之中得一箇千古不動之
妙理則知動者自動不動者自不動非一非二非二非一才
是緣起無生之義此則公案自六祖後論者甚多皆未知痛
癢總是于此我未能大徹故出語不能不自瞞也
此我非天下之物可以相似故南嶽對六祖曰說似一物則
不中此我一超便入不落階級故青原對六祖曰聖諦亦不
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六祖諄諄語人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試問諸方
自心是誰竟有來答者曰自心乃自心非是我也不謂之瘋
可乎何以聞自心是佛則又信而不敢承當何以聞我即是
佛則又怒而罵眞不可思議試問自心非我則心爲眞而我
爲何物我與心竟是兩物一身之內有兩物焉能自安乎所
謂自心者即此我也說心字不如說我字更親切有味何以
拋去自字只認心字常慨諸方心粗不能深自思維故曉曉
議我悲夫
光明普照謂之心寂然不動謂之性萬化流行謂之命然而
皆我也同時同用同體非一非二非即非離既云我矣何得
又有心有性有命字義要清楚還他穩當才不致有支離之
病若執定總言一我又落頑空儱侗之病蓋當光明普照之
時則我而心也當寂然不動之時則我而性也當萬化流行
之時則我而命也我乃心性命之總持心性命乃我游行動

靜之境也然而心性命皆有流弊惟我能持之心之流弊當光明普照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漫散昏沈之病性之流弊當寂然不動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凝滯遲鈍之病命之流弊當萬化流行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品物紊亂善惡雜生之病我其大矣哉至矣哉人到見性時才能知此我之眞所謂千聖不傳之秘於此可以庶幾矣

此我乃千七百公案之體彼公案語句皆屬皮毛縱你變相多端總不能出此一我任你千變萬化祇一我可以穿卻八萬四千陀羅尼只一我爲之耳

此我非自然非不自然若聽其自然則是自然外道我不能爲主矣若不是自然又隨在多事作整心外生法亦是外道乃郎而奴矣此我之妙乃自作主張不依一切作體作用神鬼難窺不可思議故能爲佛祖之師生出一切諸佛而爲諸佛之母諸方能再不信乎亦深可哀已

此我乃天地間一活寶其餘皆死物也凡天地萬物那一件不是他建立那一物不是他安名有能建立他者否有能安他名者否今大家都在這裏不能不將此活寶喚作我此我字亦是强名若喚他作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菩提眞如等等尊名人一聞之都推向佛邊不敢承當今直謂之曰乃我也能辭得否能推向佛邊否然而畢竟是我萬萬不能以他字相替若以他字替我字無人不笑說到此我即大道也人則不信總爲金剛經我相兩字誤卻後人即世尊因後人之誤亦不能無過焉我今反覆詳說特爲世尊吐氣怎肯將此活寶埋沒然此活寶非此至眞至實至穩至當之我字安能顯著而全提要知我本無相千聖也覷他絲毫不得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即此活寶之我也因他攀緣外境著于諸相則有我相若不起念攀緣你于何處見他有相且于何處見他有我之名諸方不可自誤聽湛愚老人說斷斷不敢欺瞞

此我眞活寶也凡行住坐臥應酬日用到處皆眞若非此我經歷過則境與事皆不能建立試看自古至今那一件不是這我造將出來何以故不信此我而思量我之外必有一箇妙理得此妙理才可縱橫自在那知道已自在矣你特不能縱橫耳常想諸方見識竟要離卻此我不可著此我相才爲至道竟不是每日參禪要悟此理竟是求死求死尋死若要求死尋死可以投河投井管保即刻有死去之效驗何必終日打坐沈思人人都去求死離我悟道若離我謂之悟道則世界空間無人往來道固悟矣然而死矣令人發千古一笑

此身軀也此我牛也軀若不行打軀是打牛是此南嶽開示馬祖者明明以此我語之馬祖悟後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虧欠可見保任工夫雖馬祖上根利器至三十年之久還改改保任不敢自肆吾人乃何人而敢自肆不斟酌乎所謂悟後如喪考妣是也悟後保任成就之功要人自知其氣質好惡偏向處下手修治則此我自然光明普照幽深難

測平平有常而殊勝自至然最要最妙者無事去乃諸佛諸
祖第一總持大陀羅尼
馬祖即心即佛語即此四字已超入如來之地還有甚麼語
句在此上者所以悟此便了後非心非佛句不過了此心佛
兩字之名目耳非高千前句也因衆人都知此句動則曰即
心即佛耳邊極熟了都忽畧過去不肯留心我今曰即我即
佛我字較心字固然親切然還是即心即佛何嘗不同若我
不是心心不是我我與心竟成兩物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三
峯謂此等句不得到底乃後人之誤非此句之誤也西來直
指原是要人識得自家即此我是佛故六祖開口便教人見
自本心識自本性不可向外馳求求即有得得亦不眞終歸
相隨戒行增熏積于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以上所言難
曰出時不合于暗又云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
又云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
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即眞蘊是自家若不然者更有何人
立皆由一心建立亦得掃蕩亦得蘊是妙用妙用蘊是自家
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又云種種成
聖心汝等諸人各遂自心莫記吾語又云道不用修但莫汚
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蘊是法性又云一念返照全體
級地位頓悟本性又云吾人當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
祖即心即佛語即此四字已超入如來之地還有甚麼語
句在此上者所以悟此便了後非心非佛句不過了此心佛
兩字之名目耳非高千前句也因衆人都知此句動則曰即
心即佛耳邊極熟了都忽畧過去不肯留心我今曰即我即
佛我字較心字固然親切然還是即心即佛何嘗不同若我
不是心心不是我我與心竟成兩物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三
峯謂此等句不得到底乃後人之誤非此句之誤也西來直
指原是要人識得自家即此我是佛故六祖開口便教人見
自本心識自本性不可向外馳求求即有得得亦不眞終歸
相隨戒行增熏積于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以上所言難
曰出時不合于暗又云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
又云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
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即眞蘊是自家若不然者更有何人
立皆由一心建立亦得掃蕩亦得蘊是妙用妙用蘊是自家
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又云種種成
聖心汝等諸人各遂自心莫記吾語又云道不用修但莫汚
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蘊是法性又云一念返照全體
級地位頓悟本性又云吾人當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
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又云言下領會更不歷于階

虛妄馬祖答僧問西來意曰藏頭黑海頭白此兩句全無理
路又要你參所以爲妙一參便去不得直將你心意識之根
截斷教你無可奈何不怕你這我不出來東尋西望然東尋
西望又無入處此兩句如銅山鐵壁在前絲毫擬議不得可
憐生從無始以來任憑心意識輪轉至今今日聞塗毒鼓不
怕你心意識不死不怕你這我今日不活而今這去不得者
非我而誰非佛而誰非西來意而誰此際不能一返照識得
這去不得者則千古難逢然全虧此兩句把斷要津不通凡
聖而末後一句乃能躍出若在藏頭海頭白黑上搜尋義理
終其身未夢見在
馬祖法語句句妙吾人心粗不肯細讀其謂衆曰汝等諸人
不可矣
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過色過聲未起覺覩時心何所之
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喧有無處所則心殊獨朗常照世間而
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此僧那禪師之
言也所云未起覺覩時心何所之試問覺覩尙且未起心何
所之耶此際此時正心珠獨朗時也心珠即此我也心珠非
有何以故心珠無相故也心珠非無何以故心珠不空故也
既不著相又不落空所以無一塵許間隔無剎那可斷續之
相心珠即此我此我即心珠人以心珠乃無上玄奇之物我
能得之才謂之大悟則夢夢矣
馬祖令人送書與經山道欽禪師啟書惟一圓相師于圓相

中著一點封回你看他雨公豈卉此我門相此我也一點此
我也能悟此則凡類此者不過如是然皆從拈花一脈傳來
鳥窠禪師吹布毛示弟子會通通遂領玄旨吾人朝起穿衣
洗面食飲應酬何以不領玄旨一切日用順我則喜忤則親
愛其人逆我則怒怒則打罵其人何以不領玄旨從朝至暮
神氣困乏都歸寂息何以不領玄旨而獨湊會通于吹布毛
遂領玄旨吾人每譚及玄字則興思高遠幽深不可思議那
知道當前日所見耳所聞口所言手所執足所奔無不是此
玄之妙旨天下至玄之理還有玄于此我者乎過于求玄者
不知此我而求之于恍惚杳冥如仙家之說佛門小乘之徒
殊不知彼恍惚杳冥乃玄之靜境日用應酬乃玄之動境惟

金陵刻經處 楊氏校印

吾人自無始以來至于而今都裹在這玄堆裏都不知道而
去千里萬里尋師訪友要領此玄旨會通于吹布毛便能領
會真可謂獅子兒常想會通領此後于行住坐臥一動一靜
一俯一仰開眼合眼縱橫自在無不是此玄旨久之則玄之
又玄不可思議具三身發四智通八萬四千陀羅尼都在此
吹毛上具足都在此吹毛上漸通
吾人論道論穿衣吃飯便視爲平常論吹毛則駭異論玄旨
便駭異論此我便平常我不知穿衣吃飯與吹毛爲同爲異
我不知此我與玄旨爲同爲異自四十年前我一悟此我即
知此我乃天下之至玄也自四十年來玩味此我之玄未盡
其萬分之一是可以空前絕後而況再至將來將來可憐生
人將此我看輕孰知其爲至玄之旨此玄旨上同十方如來
一心下同十方眾生一體無時無刻不是此我無時無刻不
是此玄蓋惟玄乃我惟我乃玄而非我玄非其玄我而非
玄我非其我彼老氏之玄乃以我求玄豈吾道之玄老氏之
我乃以玄神我豈吾道之我彼家論玄求于杳冥佛家論玄
兒之日用吾人要知此我才是真玄才可以會吹毛之旨
鳥窠以吹毛示侍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示白居易指月
錄中如師說法者真不能多得也如果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此人非佛而誰不知此我者專其心去惡行善必能有悟若
悟後專心行善離惡必能成就歷代禪師于未悟時已是純
善之人故悟後曰不改舊時人亦有未曾在善留心者悟後
則曰不是舊時行履處世尊於說法時每每呼眾人曰善男
子善女人到處則必言善因善果此是修行人根本之事余
檃書言之頗詳如不以此爲事則不能望其有因有果亦萬
不能有超入之期切不可妄以上智自命而不屑屑于此則
自暴自棄矣
悟此我後要開佛知見發出八萬四千陀羅尼成就如來之
我持修六度萬行成就大菩薩之我徹底打翻無修無證安
坐成佛上同如來下同眾生成就諸祖之我試問此我爲何
如乎若不然者祇圖自了則爲聲聞緣覺之我再下者則詎

然不知此我而祇知行善則爲天我善惡相雜則爲人我嗔恨重則爲修羅之我純乎惡則爲禽獸我餓鬼地獄我諸

君請擇而行之

宗鏡錄謂此我有大神變能度己能度人導引衆生一超直入如來之地能成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能爲菩薩能爲聖賢能爲神仙能爲人天能爲一切妖怪能爲魑魅魍魎能爲一切等等有情無情之物無不是此我爲之今既知此我而一切不爲不求則出入三界自在逍遙何樂如之

此我非眞非妄眞妄有對待然我亦假名雖則假名卻眞是此我能悟是此我若不是我何以能悟悟後信解受持若非我則是誰能信解受持即至于成就仍然是我宗鏡謂成就惟

有光明受用而已我爲之加增數字惟有此我寂滅光明受用而已矣

忠國師前兩次設心都爲大耳三藏他心通看破第三次國師入無爲正位藏遂罔測藏罔測鬼神亦不能測卽十方如來亦不能知國師所在到此地位有何眞何妄何生何死何佛何生自古至今佛祖都入此位才謂之大事了畢所以南泉云王老師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覷見那知道此無爲正位卽是此我本位不是修成的祇要一見此我不著于相不著于容卽是此位任他鬼神亦不能覷見何況三藏不論行住坐臥祇要此位熟便無事成佛去我見諸方于此再不提起卽提起亦不經心惜哉

藏罔測卽無爲正位卽此我卽我之家也若不識此則都是生滅之我不是寂然常住之我要識此家腳跟才有落處才可以出門應酬若不然者便是無家之人便應酬開去便無著落涅槃經云寂滅爲樂世尊以此爲樂則此地之緊要可知也經云歎卽菩提既是菩提三藏安能得見但歎卻則與諸佛共體茲乃國師歎時也他心通乃何物而能測國師之本位哉試問諸方今有此家可以爲我歸宿處否若無家而還不究尋此我則墮于一切苦厄之中而猶然不知所畏悲夫

此我卽我亦不能見而他人焉能見之也卽在西川天津見國師亦不過見國師之念耳何嘗得見國師之我玄沙曰汝道前兩回還見麼是是至于趙州白雲端說國師在鼻孔眼睛乃游戲三昧不是直指開示如此等言句極易會不要睬他祇要明白正脈則其餘一見便了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此等公案最親切最易入國師以國師之我喚侍者之我我我相喚我我相應我喚我我應我針鋒相對滾并投針而侍者猶如黑夜在萬軍之中各守部伍父子相呼祇是不能覩面我常見此則公案不能不爲侍者痛哭國師特煞婆心侍者特煞頑鈍客曰侍者已會何以故三喚三應豈不是會師又曰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蓋言其往日辜負而今日才能三應老人何以不會判侍者曰侍者無末後句三應值得甚麼乾屎橛客又曰妙喜雪

密諸君子判此何如曰總屬模糊

三喚三應若悟了此我還是光影門頭事三喚三不應若悟了乃此我登堂三喚不但三應且睡了去若悟了此義則此我入室可以爲人天之師與國師分座說法

能悟此我墮在四聖永出生死不知此我墮在六凡一任輪轉可畏可畏

此我乃無形段金剛大士悟此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功德無量無比獨尊人能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所覆護恭敬此皆忠國師之要言也珍重珍重

國師令侍者盛一椀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紫璘供奉此是甚麼義奉無語可憐璘供奉滿肚教義爲此一逼非干絲毫牽惟獨露此我還不禮拜眞是鈍漢若能望國師劈面一駈驅破水椀不怕國師不握手共行然此等祇引入到法身邊不能到正位何況向上然到此亦不易正在信位人位之間離信位便人位果能在人位熟彼向上一路一點便破總只要明此我則信位人位向上一路自然歷歷分明客曰何謂信位曰眞信得此我乃天下第一義並無二義何謂人位曰二六時惟此我歷歷孤明並無所求並無所修如是而已何謂向上曰新秋荷葉更盛我與你向城外看花去客無語

此我離見聞覺知才是眞我能離得見聞覺知此我才可以說見聞覺知是我若總在見聞覺知上說是我便同外道之我墮作甚麼客曰佛者覺也惟覺是佛不覺則眾生此覺如何離得曰佛者覺也惟佛常覺惟常覺乃佛非見聞覺知之覺蓋覺義甚多有木覺圓覺大覺妙覺等覺若見聞覺知之覺與見聞知一例看非可以常覺乃佛之覺相等論法要語能分別豈可儱侗混于外道國師問供奉曰佛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奉曰佛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客又曰畢竟如何是佛曰佛是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之此我去問露柱便知

祇要明白這無見聞覺知而不離見聞覺知之此我則一切說皆師佛說若不知此我即執佛說亦是魔說客問燒菴公案曰此則亦無甚高異同竹篦子一例總是逼你兩處無著腳地不怕你墜中默不伸頭四望我有一偈試聽之世有塗毒鼓聞聲盡皆死試問默爲誰四望得不苦

昔有古德忽一鬼使來追古德欲寬限七日後鬼使七日復來尋覓了不可得與忠國師第三度爲大耳三藏不能測國師所在一例吾人修道惟此乃最要緊者若不能有此棚柄爲鬼神所見如何度己度人若得此則腳跟落地萬不可妄語我在動用中鬼神亦不能見要知我在動用中鬼神亦不能見乃此我本體本義不是我悟後要相應之義吾人悟後全要相應若不能相應任你明了終被習氣牽總隨生死去不能作主既悟此我相應何難當時時留心祇有一我歷歷

孤明三月之久便得調馴之驗言三月者寬其限也七日即了不可得而況三月乎珍重珍重

古人悟此我時當下即了不可得眞是上上智人其次者則耽延歲月所以古德勉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昔袁五斗勉大慧杲曰生死事大何暇應酬自古來多少人皆悟後工夫不得力以致三十年四十年才打成一片

客問燒菴公案後三日又問曰仲頭四望偈我已悟得原來多此一舉但正恁麼時如何請老人下一轉語才能留得菴在曰朗月當頭無物不照東土殺牛西土馬叫客休去

宗門中無相三昧是爲第一能見此無相三昧是爲正法眼藏要知無相者無一切相也無一切相不是落空人于無一切相時便祇見空此見空之眼非法眼也那知無一切相時此我全現能見此我全現才是法眼其餘見相見空皆屬于邪故曰惟此乃正法眼蓋謂此無相之我乃佛祖相傳之正法能見此法法眼才正故曰無相三昧藏者藏也人不能見之地也惟此人不能見之地而我能見之然我能見之見亦不可見以不可見之眼而見不可見之法是爲大悟然此悟亦了不可得故曰正法眼藏然不過我悟此我不著于相我悟此我不落于空得此三昧則百千萬億三昧皆生于此

吾人常論法眼都向外邊說若不能具此法眼凡外邊所見皆屬虛妄即有是者亦非有根本之法眼也凡一切外道皆有法眼可見可據而修殊不知修成必壞怎如此我能見即了祇要保任無事不須加添他法修持而現現成成完佛體用有何難哉

金陵刻經處 蔣氏校印

金陵刻經處 蔣氏校印

舉世皆欲明大機大用要知此大機大用充滿目前人皆錯過都因起一大字都思到高深奇遠處去那知道卽目前口渴要茶童子便送茶來腹飢要飯侍者便送飯來此乃當機當用而要茶要飯都是此我若離此我則無所謂機無所謂用突當其兩我相對四目相看直指便是一超便入對此機用卽是大機大用如要茶而飯至要飯而茶來成甚麼機用指月錄中機用不對處甚多總是師家不明開示之妙遂使學人漫然無處悟入大家混鬧一場散去

來學不論他在相上空上著脚有礙卽在相上以此無相之我破他的相卽在空上以此不空之我破他的空相空被我一破他無空相著腳不怕他不上此我之船此所謂大機大用來學拘于諸法修行本無機可乘在師家要逗出他的機來將我之所用而用之于彼這才是開示之妙今開示之途能迎機而用者試問諸方誰能爲之而況無機而逗其機不可用而施其用者乎總之不明此我則無所謂機用突而況其大乎

昔百丈侍于馬祖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可憐生古人于一動一靜偶然觸目皆會之于道所以成就甚速吾人能如是乎遂問曰卽此用離此用蓋百丈已悟當卽則當離則離而探之于祖祖遂鉞之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遂取拂子豎起此百丈墮于卽祖又鉞之曰卽此用離此用百丈遂排拂子于舊處此又墮在離要知大機大用祇有此我出入縱橫單刀匹馬誰敢攖鋒八面受敵一掠皆空果能兩眞相對則是萬古之雄彼或卽或離以爲用者則渺乎其囚措突又安能窺其所用于機者哉所以祖震威一喝能開萬古之聾百丈反躬去三日恐猶未能當下窺見祖意所在然卽離之見已銷歸烏有而此我亦可以縱橫惟黃檗聞舉卽吐舌其見則高于百丈所以于此得見馬祖大機大用又云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又讚仰又不嗣此何等識見眞可謂空前絕後獨任此我所以百丈云子甚有超師之見眞有良心人也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世尊已明明告人祇有此我並無等者就要知道不卽不離猶是竿頭語未能進步何況卽此離此瞻前顧後斯道惟直指第一四目相對明明兩我無言可議無念可思說卽多事說離益非祇認此我便是若言卽言離卽是殉肉生瘡淨名云彼自無疾勿傷之也

有大機者必有大用有大用者必得大機仰山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分開說便不是機用是一箇理大則都大小則都小有則都有無則都無百丈被馬祖一喝固得悟去今聞黃檗說出大機大用不覺更徹因讚黃檗有超師之見可見三日耳聾怎及一聞吐舌要知三日耳聾乃百丈不濟處黃檗祇聞舉便徹此是大機大用更要知大機大用祇在剎

那頭便徹那用三日
馬祖大喝於前黃檗吐舌發出大機大用于後百丈始能休去因不能即時休去所以有三日之漸悟也後學將一喝作塗毒鼓會將三日耳聾作死去會審如是而黃檗聞麼便會何嘗死去反不及百丈乎要知聞塗毒鼓而死者還不是上上智若上上智一聞便徹悟何須待死而復甦彼不死而不悟者不足論死而復甦者上智也不死而徹悟者上上智也試問百丈三日耳聾乃眞聾耶爲聲人語雞鳴犬吠總不聞耶對面相言祇見口動耶蓋聞此一喝諸見盡空並無所倚此我獨露鎖日如癡放下又不能進前又不得可憐生自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才得見此我外不爲一切相所染內不爲

金陵濮氏校印

見聞覺知所牽又不落空眞實現成竟至于三日而後才放下所以我說乃三日之漸悟不及黃檗剎那之頃也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是極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此語只識得百丈不識得汾州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是極是極東林總將汾州石門都罵作瞎漢不知自家已瞎了也雪竇云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既是精金不變如何耳聾若是賴耳聾而精金不變則第四日不聾而金復變成何說話

悄然去便是保任工夫智慧辨才一切殊勝自然有得百丈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大眾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乃直指此我最是親切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我目之乃百丈末後句人能于此一悟便了勝他三十年行腳百丈上堂語眞是苦海慈航人能細細玩味自然悟去可惜這樣法語置之高閣悲夫

百丈云豁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獨存者乃此我獨存也惟此我獨存則一切有無了義不了義諸法皆空蓋本來原無一切祇有此我因一念緣起生出一切世法因墮于世法遂有了義不了義有無諸法對治世法煩惱今既獨存仍舊則大事了畢所以又云付度永亡蓋生亦不曾變動絲豪祇因迷悟遂致不同非精金不同也精金即我也百丈未聾三日前此精金也三日後此精金也正

仍舊獨存無可忖度故古德云非是息心除妄想祇因無事可思景面今祇要獨存久之不但世間之事自然洞察無餘即我心中虛無微細妄想隱中極隱者皆不能逃我寂照乃佛境界名爲三昧又名三昧王凡一切三昧皆出其下一切殊勝皆自此生人人皆有此地但世間有何事可戀而不肯捨竟虛此位而不一顧耶思及此而不淚下直無人心之人豈不哀哉

獨存則心如木石獨存則凡爾忘緣獨存則善惡都莫思量獨存則如聾者不辨東南西北獨存則閉智塞聰獨覺冥冥獨存則如太虛此皆古德之言能如此則眞謂之修行人獨存妙義難下說盡說盡則令人生謗生疑今錄名心燈安忍如何又要成佛蓋爲你不知獨存之理有一佛在心中便是何難事問曰難道連佛也不成祇是獨存去曰獨存即是佛界你去練一切量數不是十法界量數來纏你撒手便休有格外磅然獨存才教作出纏之人纏之云者乃你去纏十法界即纏也一切量數即纏也格內皆纏跳出之纏也曰十法界即纏也一切量數來纏皆是此我不明漸漸造出而投入其中纏到而今可謂苦矣問曰何以謂惟磅然獨存才是出纏一無事之人要知這纏皆是此我不此磅然獨存是何等道理眞可謂無上無上難于思議如在牢獄則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衣審如是則文云榜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之時視大千世界如一微塵視一微塵如大千世界閻蚋聲如雷聞雷聲如蚋見一切相皆法相聽一切音皆法音時而高高山上立時而深深海底行時而冥冥萬物爲一體時而離眾相以孤明時而騰騰兀兀時而寂寂蕩蕩總不費纖毫力惟此我寂滅光明受用而已

磅然者乃一切皆空也人當磅然時便以空爲主以空爲主

不說即如今人爲惡至於地獄爲墮人皆知之爲善至于成佛亦名爲墮人則不知也何以故蓋吾人有本分事何以爲本分事即此我磅然獨存是也獨存不過仍舊既云仍舊則有何難而今人中有上智之人衆念便要成佛雖然超出一則卻爲明眼人笑不去仍舊而想成佛是名爲墮所以可笑彼墮地獄者一念能知此我便超過上智此理人如何得知所以祇要仍舊不必要想成佛果能仍舊欲思具佛非嚴如壯士展臂舉千斤不藉餘力可爲佛祖之師古德都爭此一著所以古德常云衲僧本分事不易言也要知得此本分後舉目動足即墮于佛求欲不成佛不能然還要知是墮義才徹悟本分事之妙難于言盡也

如何得安穩就有一時快活還是在念頭上盤旋無著腳處要知一切皆空惟此我不空一切皆去惟此我獨存祇要一返照則獨存之我即時現前才是放身命處此時外而一切內而此我之名皆了不可得惟有歷歷孤明如如不動一我而已

問曰到此瞥然獨存時根本智雖得凡遇一切奇特險難公案語句不能會去奈何曰獨存時即是佛何憂不解佛語凡詩句奇險原是截斷眾流教你去不得會這不會者是誰言句上原無義意可會若在言句上追尋則反失了這不會之人所以往往十年耽誤歲月令人起退心皆在於此得根本智後祇要熟不必愁他言句不會千七百公案都是開家具値甚麼乾屎橛要汲汲追逼生知生解反迷卻此獨存之我他日自然都會眞不値半文錢才知此獨存之妙珍重珍重

南泉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泉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卻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曰可惜許客問于余曰何以泉說檗道不得曰非是說檗又手立不是蓋說檗道得不圓滿客曰可惜許圓滿否曰八成客曰請老人轉一語圓滿此公案爲後人慈航曰惜他到處流落客曰不會請再轉一語曰子流落於楚我流落于吳客益不會蓋客楚人也我吳人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先輩此三句要人參總不與斬蛇以肉眼看來猶如冰炭何以問人是同是別那知道若以法眼看則同是此我之大用也眞淨又良久云人人有個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眞淨爲斬猫斬蛇而指出人人有箇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末句又云更由誰明明指出此我所以趙州直道其所得之我安履頭上而出試問安履頭上者爲誰豈非非縱橫之大用耶余向也讀眞淨偈見州頂履而出樂不可言與南泉要人自道其所得圖悟勤要人自薦古德云失卻自家狗子一鼻孔出氣客問曰既是祇要人自薦此我何必頂鞋作此奇特曰善哉問若說趙州縱橫游戲三昧與斬猫蛇同一縱橫固已然此一說也蓋古人婆心說法急切爲人見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先輩此三句要人參總不與斬蛇以肉眼看來猶如冰炭何以問人是同是別那知道若以法眼看則同是此我之大用也眞淨又良久云人人有個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眞淨爲斬猫斬蛇而指出人人有箇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末句又云更由誰明明指出此我所以趙州直道其所得之我安履頭上而出試問安履頭上者爲誰豈非非縱橫之大用耶余向也讀眞淨偈見州頂履而出樂不可言與南泉要人自道其所得圖悟勤要人自薦古德云失卻自家狗子一鼻孔出氣客問曰既是祇要人自薦此我何必頂鞋作此奇特曰善哉問若說趙州縱橫游戲三昧與斬猫蛇同一縱橫固已然此一說也蓋古人婆心說法急切爲人見人

信不及成要人生疑只此兩途若又手拂袖三市禮拜等
當法人便信以爲常斷不隨生眞疑如果發心眞疑數日便
有效驗不致耽延歲月若於此生一奇特令人不能不疑即
不能極力眞疑必然去塵頭商酌思量趙州頭履乃婆心爲
人處非眾人能測也
悟此我後於一切世法不愛於一切佛法不愛祇管穿衣吃
飯應酬日用心如枯木頑石此許你相應客曰心如枯木頑
石要如大死人才好如何應酬日用曰應酬日用如浮雲來
往太虛曾礙太虛否此是上智作用若在應酬中生想生識
論是非較得失分彼此則失之矣
客曰如何是玄旨曰天下之玄還有玄乎我者否自無始以

金陵濮齋 蔣氏校印

來至于而今生生死死不可勝紀祇如浮雲過口成過恆河
沙數諸佛他不曾增墮去恆河沙數眾生他不曾減即十方
諸佛浩浩的來使盡神通一彈指粉碎去無奈我何即將鐵
圍山地獄拘住他不動足已縱橫去矣能建立天地萬物佛
國地獄眾相而此我不動猶如太虛天下之玄還有玄于此
我者否雖盡百千萬億劫盡諸佛所說亦不能盡此我之玄
此所謂玄旨也
客曰妙用縱橫總不知請老人開示答曰佛與眾生同一天
真佛同一縱橫妙用知則是佛不知則是眾生你看從朝至
夕行住坐臥應酬人事是甚麼物如此靈妙活潑惟能知者
則成佛去不知者則墮落輪轉祇要自家作得主不爲物轉
不爲境困則處處縱橫逍遙自在與佛無別切不可生一不
如佛怎麼具如此神通之想蓋有即肉身而具神通者有離
卻此胎中換而與佛相等者乃現成自然之事不必預先生
此異念既明此我與佛之法身相等何愁報身化身不相等
耶
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此我本無名有名則變蓋爲
你以如如爲名而喚他豈不是變又云如今師僧須向異類
中行此正顯如如不變之妙若離卻眾相而如如不動有何
難事今在異類中行而猶然如如不變才是佛之如如才是
此我之如如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蓋理本如是
非歸宗言此以寬學者之心南泉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南泉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乃識得此我便縱橫自在去
趙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乃識得此我將無始有生
以來所沾染于身心者盡教粉碎還我覺明空昧以前清淨
本源去此兩古佛優劣人能檢得出洪愚老人與他握手同
參
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認得此我眞說得此
我出不似他人粘皮帶骨動轍曰切忌道著不知忌些甚麼
又云擬向溪東溪西不免犯他國王水草說得妙省力省力
又云不如隨分納些些說得更妙越省力越省力斯理保任

此我費一絲毫力即有絲毫礙若跳出工夫窠臼即是一迫遙無心無事之大丈夫今南泉說到隨分納些些何其親切綿密然猶恐人執著此些些而納即結上文云總不見得應上面用心處一齊埽去所謂認得眞養得妙眞可謂行解相應學者讀此珍重珍重

客問曰何以謂之隨分納些些曰此我本分豈可以謂之些些以些些名此我則早失此我矣然養此我不到此一毫毛些些頭上則所養之工夫粗矣隨字妙甚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隨你看他隨分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直收納到些些時實知此些些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這些些之內更要知無工夫之工夫下收納到這些些田地不能放開包裹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如來都是這一條路成就雲門心粗不爲他表彰這些些是甚麼田地爲後人作榜樣而問他覓牛在南泉開口已說出此牛何勞問覓更有繭頭粗漢不細究此說開口便道此理何得以些些爲言何得又云納總未夢見南泉南泉已說總不見得又何勞你說吾人祇要在些些上納而又納以至于千納萬納億萬納不可勝紀之納嗚呼異哉工夫到此眞可以一口吞盡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然總不見得嗚呼異哉但有言說皆非實義但有工夫皆非實義

古德云古來多少豪傑都埋在工夫堆裏這一句直指此我本來現成是佛古德又云汝要求道無你用心處起一絲毫念要求便不是試問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如何能得曰若有所得便不是客曰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又不要得想此我現現成成就是麼曰如是如是千古如是面今當下如是還要用心求得麼設有所得即是污染此我上還加得一點物事麼果能信得此我將世法佛法一切丟開隨緣日用穿衣吃飯困來打眠並無一點工夫管保成佛去

客曰老人言並無一點工夫管保成佛去南泉還要納些些弟子想來南泉還不及老人曰此中有說子不能綱心究取汝果能不用心不求得總無一點工夫當下這些些子即時現前不由你不欣然收納原來向日漠天野地亂求卻在這裏最親最切最近最有味經歷此些些過久之一幷皆無那裏有我用工夫處南泉認得這水牯牛後思量保任他擬向東擬向西總不是遂收納到這些些田地即云總不見得也無親無切無近無味亦無納無些些惟穿衣吃飯坐享無爲正位而已我所言乃當下究取南泉雖畧有工夫而即掃尘微有差別當細心審之若不知此些些還是粗心漢

世有大心菩薩其所見徹三千大千世界有細心菩薩其所見徹一毫毛頭上些些子惟此我本大本細能大能細非大非細故能見大見細所歷皆徹謂之四滿與佛平肩祇要認得此我後當自思惟自家性情還是一任無爲而至圓滿還是一任觀察而至圓滿還是或有時無爲有時觀察而至四滿六祖教人定慧雙修石霜教人如大死人去大歇人越思想越明白蓋此我本來本圓滿不假修證因結習

重故不得不修修之云者乃修去此結習非修此我也此我
如太虛太虛如何修增得此否減得此否吾人當自思當宗
那一證而行之

客問曰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何謂也
曰既已成佛還要知有麼有者此我也蓋汝等學人若不
知有乃無根本何由得入于道既已知有回如喪考妣當如
善才求速證菩提而因循懈怠眞狸奴白牯也汝能飲水吃
飯他亦能飲水吃飯與他何異乃切責之辭諸說非是

諸佛之始也必因知有此我俟識力之深則熟而忘忘而化
化而成就圓滿菩提然總是此一我也此時還要知否知者
入門之始也所以古德切切教人知有若不知有任你博通

教典總是門外漢總不識一字當下知有便是主人翁佛乃
知而無知未到此著鳥能知之

南泉云王老師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覷見此南泉不濟處即
起念處鬼神亦覷得著王老師否何必更下一分飯滯愚老
人个日言此乃爲南泉說法乃爲今日若有同南泉一樣修
行者非爲諸子說諸子若能與南泉一樣修行不爲鬼神覷
見則脫離生死成佛去有何難事但起念亦不爲鬼神覷見
更要知之

客曰不起念鬼神覷不見既已聞命矣既已起念面鬼神覷
不見則弟子所不能知也請老人開示余振威一喝曰念是
此我歷心意識三者總是虛妄惟此我眞實認得此我眞實

論都是此我有佛之我至于地獄之我今試思之乃佛之我
乎菩薩聲聞緣覺之我乎抑六凡法界之我乎若是畜生餓
鬼地獄之我則一刻不能生活而猶有面目對人乎盡天下
一切衆生皆有此我此我若不還本位則此我値甚麼乾屎
橛當學忠國師與南泉去始可對人說此我

斯理可以言傳因六祖後得法者數十人散于四方都不能
如六祖說法遂有言句教人自參因參言句不得悟而退者
恢河沙數不可問矣古人乃自悟後不能權巧方便善於開
示硬著頭皮說幾句無理路沒頭腦的言句教人自參蓋爲
人知解多今以言句截斷他的心意識教他當下直會本來
面目非法直截高妙然只可以度上智上上智人若中下之

人遇此便退縮去古來成佛如恆河沙數去者他不曾參過
言句都是先覺善于開示而得悟自唐以後教人參言句要
一超直入固是要心怎奈人非上智不能即悟便生退心試
問今日參言句而大徹者爲誰不意先覺這些言句流傳至
今都作了野狐精藏身之地他又不曾悟祇熟記前人問答
不知其中實義對人並無開示動徹便教人自家參去既是
自家參去要你善知識何用人無良心莫此爲甚堂堂然猶
受人供養來世作牛馬還報何苦何苦

斯道者遇上上智上智並中智下愚一切男女即時可入此
門這才是善知識才可以上堂若非然者還當自究法王之
位不是容易坐的而今這些夢鬼昏天黑地都要出來開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且輪流三年便挨次到你到我竟成了一覓利之所可恨可
恨可憐可憐

南泉云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可也
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他變觀南泉所言可見此我本來無
一物縛繞障礙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自由自在今要去行十
二分教度一切眾生乃我作主如何被教拘住被教拘住者
不知此我者也又云粗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
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眾生名始有少分相
應乃直指天地內外祇有此我並無一物與此我相敵者說
理說性皆是虛名與我無益古人說理說性之書可以充棟
若一明此我皆彈指碎去又云直向那邊會了卻來這裏行
履不證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況三乘五性
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此南泉極力掀
翻吐棄一切獨明此我彼凡聖三乘五性因果皆屬生滅邊
事若知得明白則惟有此我縱橫自在豈肯爲諸法所困
能妙用而不住此便是菩薩行要知祇要明此我即時修行
即是菩薩行豈不快哉豈不樂哉眾生不知此我因而造種
種業受種種苦眞可哀也

大愚欲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只一味禪大愚問如何是
一味禪宗便打愚大悟曰我會也宗曰道道愚擬開口宗又
打此兩打前打猶輕後打深前打者打其問後打者打其擬
若能不問不擬則一味禪顯然矣客曰歸宗以一味禪三字
明斯理老人以此我兩字明斯理還是那箇較些子余笑曰
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
個個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今汝以歸宗比我還是我
更較些子

他日客來曰前日老人所說較些子諸方大罵說老人何得
妄言過于歸宗余大笑曰但凡論道言語少極好少至于無
更好歸宗以三字我以兩字難道不好於歸宗麼客亦大笑
而去

他日客又來曰諸方更大罵罵老人說我字犯忌諱如何以字多字少戕害諸方曰犯忌諱不知犯那一個的忌諱再思最不出如果犯了至尊至貴者莫如道世尊便是頭一名犯忌諱之人出世便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臨濟公便是第二名犯忌諱之人開口便曰祇要知道這說法的人便與諸佛不別其餘犯忌諱者甚多惟曹洞不許人道著乃是他建立此法同開口即打一棒把人逼到煞根沒走處不怕他不悟無奈這夥夢漢遂相傳有犯忌諱之說眞可哀憫若責我以字多字少戲弄諸方則余之過也

一味禪較諸家言句親切有味斯理略搽和一點雜味則爲染污何況五味所以大愚一聞便悟若以此我較之則更親切有味珍重珍重

昔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默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默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默言下大悟乃拗折柱杖而棲止焉此則公案煞是明白因他回首遂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明明指出此我又云回頭轉腦作麼直逼得靈默不能不悟今日諸方不然開口便教人自家參去愧死愧死

而今有能犯忌諱之人到湛愚老人前來我與他打殺此我兩字之名教他到烏道上默認此我熟了再教他度生去度生祇此犯忌諱一著乃宗家單提正印我四十年來見諸方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並無一個犯忌諱者好名好利難道不是犯忌諱而甘心好之清夜捫心得無畏乎

全心是佛全佛是我全我是心教我何處避這三字客曰到寂滅時便可避矣曰既云到則到必有人此人你認得麼客曰寂滅曰認得曰既認得此人定要他在寂滅中作甚麼客曰寂滅是他本鄉曰在本鄉不如流落異地

大珠問馬祖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珠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大珠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觀此公案大珠眞獅子兒一聞祖言便悟此我乃大寶藏後上堂人問如何是佛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珠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較初祖西來說法還直戡痛快與馬祖一鼻孔出氣與大梅示寂時聞鼷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永明稟證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觀馬祖大珠大梅之直指眞可謂犯忌諱矣諸方能如此犯忌諱潙愚老人必以瓣香面叩禮之若能以此我兩字示人者潙愚老人則終身左右面侍奉之

人能悟得此我則無用心處無下手處人用工夫到無用心手則不是客曰如何保任此我曰馬祖問石鞏云作甚麼鞏云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蓁鼻拽將回祖曰

子眞能牧牛者能如此保任則發生一切三昧殊勝不可思議

汾州問伸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如此直指而汾州不察且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竟不是關所以馬祖教他且去俟其才出即喚曰大德州回首祖曰是甚麼州遂悟可見更無別物祇此回首之人即是未了之心密傳心印即此便是何用外求州禮拜所以祖罵他鈍漢

汾州得法後上堂學者來問祇云莫妄想此三字痛快無倫不識此我者能莫妄想即悟識此我者能莫妄想即速于成就

金陵藏書 蕭氏校印

人能明此我後觀天下眞無一物可當情即言及佛祖智慧辯才神通此我本來具足乃我家具總不羨慕佛祖自然由現現成成之我內發出至矣哉大矣哉此我眞不可思議

唐憲宗問鵝湖何者是佛性湖對曰不離陛下所問此才是直指今諸方將此等言句都拋向大洋裏因他不曾悟怪他不得既不曾悟卽來作方丈爲可笑耳余向在吳門常以此答學者人皆謂我並無他長祇知道不離問處蓋譏我也殊不知果然果然

金牛和尙每日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吃飯來金牛每日如此可謂婆心極矣舞飯桶直接拈花一脈大笑直接微笑一脈無奈衆菩薩不悟辜負金牛可歎可歎

汾州云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起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吾人祇要此一段說話便了卻爲矣何須用東去求知西去求解蓋見聞覺知有所發之性此性卽我也與太虛同體豈不同壽此性非因造作而成猶如金剛是那箇能破壞他所以經云惟此事眞實餘者皆虛祇悟此我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蓮臺並一切樓臺殿閣一切華一切香一切雲一切色皆無足當情者惟此我至尊至貴任意逍遙得汾州說勤而行之管保成就愚人爲法所縛爲境所惑不知此我爲劫運流傳深可憐憫

金陵藏書 蕭氏校印

僧問惟寬禪師道在何處寬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蓋言此僧有身我心我之相故不能見經云我相者乃我外著于身以身爲我內著于心以心爲我故曰我相若能除去身心之相則乃眞我眞我卽道何必以道見道僧又問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尙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故轉不見又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寬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阿誰兩字妙極直指出此我卽道求見些甚麼

此我本來無知無識有知者乃一念緣起之知究其本來則

無知也而非此我同木石之無知也今知此我而以無知相
應其無知故神藏上堂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蓋
言其知此我而一無所知者不是彼眾人了無所知而說無
知者說得言簡而理盡如是如是
龍山云兩個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沒消息乃龍山悟此我
後作相應此我的工夫妙不可言今既悟此我然此我本來
無我之名亦無一物可相似者故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吾人
應如是悟如是住便是蓋自有生來因習氣深厚不能一時
卽能應如是住故要念念相應應則一也既云相忘豈不是
兩要知無一物之此我爲體起一念要相應此無物之我爲
用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中起念念念還歸體可憐生冷坐精

金陵叢書 二十二 潘氏校印

研一生一滅一滅一生生滅相關皆屬虛妄泥牛而已不怕
他不鬬入性海一入性海則牛歸鳥有泥散爲空消息全無
寂滅而已此時此我坐享無爲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相應工夫有三等有自然相應面相應者中智也有用力勉
強相應而相應者下智也
及其成功則一也上智悟後則超然于泥牛之外面聽其鬬
而泥牛自然入于性海中智則泥入泥牛之中識盡力消而
歸于性海下智則泥入泥牛之中或間斷或分別或精進委
曲周旋漸漸而歸于性海古德說工夫綿密精細分別意識
趨向是非處乃爲中下智人說法彼上智者則過而不問也
龍山于兩個泥牛鬬入海上有我見二字此則超然于泥牛
之外而觀看泥牛相鬬如青山不動坐視浮雲往來不能不
歸空而泯迹也要求此道登法王座不可不知此
昔其知此我而一無所知者不是彼眾人了無所知而說無
知者說得言簡而理盡如是如是
龍山云兩個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沒消息乃龍山悟此我
後作相應此我的工夫妙不可言今既悟此我然此我本來
無我之名亦無一物可相似者故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吾人
應如是悟如是住便是蓋自有生來因習氣深厚不能一時
卽能應如是住故要念念相應應則一也既云相忘豈不是
兩要知無一物之此我爲體起一念要相應此無物之我爲
用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中起念念念還歸體可憐生冷坐精
然突試問不與萬法爲侶者不是我是誰他日石頭問曰見
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庵主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
既無開口處則純是此我日用可知突又侶日日用事無別
惟吾自侶偕可憐生庶公悟得此我不與萬法爲侶卽佛說
祖說一齊拋向大洋裏惟有此我自侶偕獨往獨來游于
日用之中超乎天地之外非大丈夫安能如此又云頭頭非
取捨處處沒張乖既識我突何取何捨既識我突何張何乖
又云朱紫誰爲競匡山絕點埃萬物皆此清淨之我爲他安
名更無有爲此我安名者又云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諸
佛住諸佛之神通此我住此我之神通要知諸佛神通卽我
之搬柴運水我之搬柴運水卽諸佛神通若有人于此畢居
士之日用而窮諸佛之神通者打一百二十棒與狗吃所以

石頭和尙許之

龐公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于言下頓領玄旨可見龐公見過石頭還有不周滿處于此才領玄旨然龐公於此何下領玄旨悉還未入玄旨若湛愚老人當此際即與馬祖劈面一掌我即吸盡四海水你也不能道出

客曰如何是道不出的玄旨曰不但馬祖道不出我亦道不出諸祖亦道不出佛亦道不出道得出者則非玄也不玄則爲鬼神覩見爲鬼神覩見出面老人終日示人此我何謂也曰惟能悟此我方可入玄旨若不知此我即八萬劫人定總與此玄無涉惟此我最玄妙法佛法一切丟開祇有此我亦不必守住此我亦不必守住之心而磊然獨存則向日沈埋水底之鐵船不用赫奕力撐而飄浮于水上矣將世法佛法丟開而不牽擾于心者即殺也靈照云飢來吃飯困來眠豈不是殺盡生尘的榜樣何必遠求悟云世尊迦葉二十八祖東土六祖都殺不盡這不盡者非我而誰你去怎麼殺他要知此動刀之人即我也則殺護皆空枉自勞力若祇知去殺不知此生任你殺百千萬劫鐵船在水底死也不動況能浮乎

或曰鐵船水上浮如何解得曰他既有五箇字如何解不得他明明說會得箇中意如何不要解會你意中要將此句與秦時鞼鑼鐺一樣看麼或曰正是曰秦時鞼鑼鐺乃金剛王寶劍能殺一切世法佛法截斷眾流護你到法身邊得此生義乃塗毒鼓清涼幢超出一切法一超直入如何不要解會不是無理路乃理路之最精而至捷者人提起此一句便去不得不是那有理路的言句任你游行殊不知這一句如銀山鐵壁擋住你去不得則此我當下現前如何不要解會鐵船水上浮與此句大有差別我不管龐公是此意不是此意祇管保你信我說話成佛去不必問我解不解是不是你既能成佛我就錯些何妨鐵船蓋喻此我也此我自有生來塵塵劫劫如今從未曾滅即歷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劫數還是此生還是此我所殺之物本來空寂何必用殺而護此生此生還要護麼此是上上智且不必說今即以龐公之意明之龐公之意要知將生字看得明白自然會殺一殺便盡試問如何是生此生字非生滅之生即是此我自無始以來生到不是無理路乃理路之最精而至捷者人提起此一句便去不得不是那有理路的言句任你游行殊不知這一句如銀山鐵壁擋住你去不得則此我當下現前如何不要解會鐵船水上浮與此句大有差別我不管龐公是此意不是此意祇管保你信我說話成佛去不必問我解不解是不是你既能成佛我就錯些何妨鐵船蓋喻此我也此我自有生來塵塵劫劫如今從未曾滅即歷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劫數還是此生還是此我所殺之物本來空寂何必用殺而護此生此生還要護麼此是龐公境界若夫上上智明此生義亦不必用護恐多此護之心祇歷歷孤明便是護便是金剛王寶劍不須

用殺而一切幷盡所謂不動干戈建太平靈照願會此意麼
婆云百草頭上祖師意極好惟龐公不濟說出此偈意得眾
人累累明明惑亂後人當時有一件可惜圜悟不能度他其
僧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縱時如何悟曰未有金剛
王寶劍在此答話人不淺罪過罪過既步步絕行蹤還要
殺些甚麼還要劍作麼當時祇要問他步步者是誰步若
知道則大事畢矣若不知道則教他知有這箇如何說未有
金剛王寶劍在寶劍乃此我殺妄殺賊之具若無妄無賊而
執一劍在手豈不勞力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靈照云飢來吃飯困來眠此語傳至今誰不知道未必能盡
會其中之義即有會此者亦不過是了事人將世法佛法一
齊丟開我都不管居山更妙橫擔柳標千峯去更妙更妙我
不知要世間生你這夥了事無事人吃死飯睡死覺更妙更
妙作甚麼要知修道乃度己度人才謂之曰道祇知爲己而
不爲人是甚麼道古之無事人說明此飢來吃飯困來睡之
義入一切境界中度一切人皆知此義而猶然一無事閒人
才是臨濟公所說佛乃一無事閒人豈是那橫擔柳標都不
管之人所能窺見著我不管靈照有此意無此意要如此說
才是

客曰靈照所云與老人此我相合否曰若不能悟得此我如
何敢去放心吃飯打眠因悟得天下一切皆妄皆虛惟此我
獨眞獨實既悟此眞實還肯在虛妄上求活計麼祇有飢困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本來都是空的我今看破皆空之面無絲毫愛憎所無者內
面心意識本來皆無惟此我容空洞洞並無一毫色相希求
才是本位若加一點補或玄妙佛法以實之則皆障礙惟
有此我相應此我面已他何問焉

客曰藥山參馬祖云某甲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祖
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何以便許藥山是了曰你不能會蚊
子上鐵牛意旨所以疑馬祖之許此一句較直指略次些然
乃藥山之眞悟處蚊子上鐵牛蓋無下口處參學到無下口
處乃去不得了人到去不得便張追罔措那知道乃好消息
已至此際有善知識一點就破若不能遇人祇回光一照這
無下口處去不得的是誰豈不大悟藥山既到此地馬祖安

得不許後三年祖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藥山曰皮肉脫落盡惟有一眞實此藥山護持此我綿密故三年之遽而成就如此

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山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閑坐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麼山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你看他古德一問一答一偈如此明白我無形無相無聲無臭如何能令人識乃曰從來共住而不能知其名任運相將而隨其祇麼行如此明說面還有疑眞可謂愚矣

客曰得此我後作麼生曰此問甚好我借藥山語答你藥山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答柏嚴云我波波勞勞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客笑而去

石頭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蓋謂若著于言語動用之相自然與此我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蓋謂離卻言語動用著在靜默黑漆處亦沒交涉總是不知此我故也頭又云我這裏鐵劄不入此我乃無縫塔鍼如何能入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點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山云我這裏如石上栽花此我如石花根向何處栽你看他兩公你一句我一句如同賽寶一般更妙在我這裏我這裏令人落然眼開見此我于光天化日之下

客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請老人開示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乃不爲一切物蓋覆不入陰界無絲毫念尋求外法則此我高而無上矣楞嚴大佛頂是也深深海底行乃保護此我工夫綿綿無間不雜用心則此我打成一片矣楞嚴密因修證是也

丹霞燒木佛院主髮眉落不過院主只識木佛不識肉身佛老婆見識無丈夫氣所以墮落聲眉何必勞諸君絮絮叨叨引起後人多少擬議祇要會得他燒取舍利一語即得客曰舍利何物也曰我也即心經所云舍利子也人只以爲古德示寂燒化之舍利而不知出于我舍利乃古德悟此我後久之才有舍利若不知有我安得有舍利蓋木佛無我既是無我之木佛自然無舍利即燒千百萬何妨

丹霞云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麼與不麼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

大顛云既無物即眞物眞物者此我也可見知我則無一切物有一切物則我迷矣

大顛上堂云學道之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點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宇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道悟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道悟於言下大悟你看他古人說得眞

悟得大白心是佛何須外求一超直入何須漸次本來現成何須修爲本自不失何須持守如如乃其體不因修而成萬德本自生圓滿非外至安得不於言下大悟

裴休因覩高僧眞傑曰眞傑可覩高僧何在無能答者遂訪黃檗問之檗卽聲曰裴休休應諾檗曰在甚麽處休于當下知旨你看他此我一呼此我一應直指之機莫過於此又逼之曰在甚麽處你問高僧何在舍此應者又向何處去尋直不獲心要一書乃萬世津梁看大藏經教不如看此心要每日熟看管保心悟總是言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心卽是我我卽是佛他語錄皆不及此直指珍重珍重

裴休因覩高僧眞傑曰眞傑可覩高僧何在無能答者遂訪黃檗問之檗卽聲曰裴休休應諾檗曰在甚麽處休于當下知旨你看他此我一呼此我一應直指之機莫過於此又逼之曰在甚麽處你問高僧何在舍此應者又向何處去尋直不獲心要一書乃萬世津梁看大藏經教不如看此心要每日熟看管保心悟總是言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心卽是我我卽是佛他語錄皆不及此直指珍重珍重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然透露照天照地照三千世界

長慶參百丈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慶曰識得後何如丈曰如人騎牛至家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慶自盡下卽悟所以便問如何保任要知此牛最喜犯人苗稼此我最喜攀緣如今祇要不去攀緣一切世法一切佛法便是初心止覺佛總不必向他求久之調馳純熟惟有一我其中變化妙不容言此心燈錄中將要緊之法都檢出爲人細說然吾人只要得一則行之卽是他法皆不必去會不是要人人會得心燈錄方可修行也祇此一法能行管保成就

裴休悟後作文一篇陳檗檗接置于座不看良久曰會麽休曰不會檗曰若守此會去猶較些子若在文字上會何有吾宗此黃檗初去一切文字語言要裴休悟此我到無聲無臭無形無象處安身立命始爲至極若少有所著則成滲漏後學不可忽略珍重珍重

指而不能悟則亦塑矣

裴休一日托一尊佛于檗前跪曰請師安名檗召曰裴休休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休禮拜此則公案可以令大地衆生並三途業鬼皆成佛去黃檗公乃達摩再來應當得臨濟公爲弟子而今臨濟兒孫滿天下都怕犯忌諱所以不能成佛設不令人痴哭

趙州參南泉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州于言下有悟要知如何是平常心之作用矣細心細心要緊要緊

僧參趙州乞指示州曰吃粥了也未僧曰吃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遂悟試看平常不平常于此一悟便可徹盡無作保任工夫到納些些地位面總不見得則無往而不是平常心人最難理會祇要理會得此心到平處自然能認細細安放到不著于無記則平常心見矣若能常若不平斷不能常惟無知之時而又不是無記當深自體一覺到天明瑯瑯可之要知心息處自然悟得栢樹子公案都在心息時所以斯道那裏有你用心處因夜來牀薦暖直睡到天明才覺便是透栢樹子公案妙極妙極悟一切公案都在心息時所以斯道那裏有你用心處因夜來牀薦暖直睡到天明才覺便是透栢樹子公案妙極妙極總是不要此心去參去疑自然當下便悟得栢樹子公案

生平常之旨惟有此平常之我日用而已矣

僧參趙州問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與吃粥吃茶洗鉢盂同是一平常心平常語句趙州南泉言下悟得這平常心所以答問者都是平常話乃直指斯道如此並無奇處初祖西來特傳此平常心掃卻東土異模怪樣顯出本來平常正是的的西來之意無奈好事之人將庭前栢樹子說出多少佛法掀天播地眞是異模怪樣又說此中別有一條妙義總之都是胡說今有此庭庭必有前前有栢樹趙州于此問時不曾擬議不存知解不說佛法不存境相擡頭見庭前栢樹子卽答云庭前栢樹子有甚別義可以令人生知生解卽此不生知不生解只曰庭前栢樹子便是初祖來意趙州答意若在此五字內有絲毫怎樣怎樣則去道遠矣祇要念過此五字就罷了與此我始有相應分著眼著眼要緊要緊藥緜省和尙因僧請益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尙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曰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嘟省曰汝見個甚麼道理僧云簷頭雨滴分明瀝瀝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末句好又一僧參此忽一日大悟直入瑯琊方丈曰我會也瑯曰汝作麼生會曰夜來牀腳暖

參公案要悟悟後要受用快活才是眞悟若不能受用乃影響之見非眞悟也如栢樹子公案乃十方如來並諸祖放身心處安樂受用無量無邊所以瑯琊諸佛皆以寂滅爲樂試看透過栢樹子公案則心自然寂滅諸佛皆以寂滅爲樂試看爲字必有一人在此寂滅光中受用再問此人爲誰非此我而何人耶蓋此我本來現成是佛不用修證震旦之人不識此現成之理都去在心意識上尋求遠遠背本性所以初祖西來直指此心是佛不必用佛求佛千七百公案都是明此現成有何奇特所以趙州答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明明隨口說出極其平常有甚奇妙而煩諸公病瀝瀝的青頭紅面說得恁地張遑眞不堪一唾覺不令趙州大笑

客問曰如何透過栢樹子便得寂滅之樂曰既明現成之理則不必煩心意識用力既不煩心意識則寂滅現前者乃心意識爲祟也今聞栢樹子言句則莊然自失心意識一點也用他不著惟此現成之我迥然獨露與萬物一體而如如不動都在此寂滅之中何樂如之蓋栢樹子言句從未曾得聞今忽聞之安得不莊然自失其莊然者無所據無所入也自失者失去心意識而無所據則現成之我當前突露不變不壞若有人覩我于此公案發出寂滅現成等語者即是魔王邪道當遠拒之則斯道幸甚萬世幸甚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蜾蠃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卻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已將無字說得明明白白何必用參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曰既有爲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州曰知而故犯此答不是要可憐他因不知而誤犯若知而故犯則與南泉牛爲馬相同怎敢以狗視之後大慧呆教人參無字說出許多不用那樣參不用那樣參絮絮叨叨參者已爲惑亂我四十年來見參無字者不知退卻多少人大慧呆是過來人我不敢說他後來這夥肯師蓉漢又不曾悟也學大慧教人參無字不知無箇甚麼無字已經趙州說明要參作麼爲甚麼不直指即心即佛而勞人延捱歲月而顯自家聰明先輩已如此何況流弊而今祇要開示親切學者自然悟入剎那際即可令其開悟那裏要費時日不具此手眼面欲爲人師豈不自愧我聞諸方教人看無字教人自家參去不知到幾時得悟深可憐憫

趙州吃茶去三字眞直截眞痛快眞乾淨了然不勞疑不勞信不勞參不勞擬議箇箇不勞釋迦出世不勞達磨西來不勞絮絮叨叨四十九年之大藏不勞叨叨絮絮千七百公案之表彰不勞安佛與衆生之名不勞列十法界之序合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一齊合掌念吃茶去遂一齊休去成一極樂世界想趙州聞此言必曰惟湛愚會此其餘皆未夢見在趙州示衆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趙州眞可謂一無事道人佛之一字不喜則佛所說一切經教不喜聞可知也列祖所說一切言句公案不喜聞可知也至于一切世間之法不喜聞又可知也審如是則趙州從朝至暮從生至死竟一無所問既一無所聞則必有一喜聞者我若在當時必捉住問他既有不喜者必有喜者直逼他上壁去客曰趙州已往請老人答一轉語曰你試聽隔壁老嫗念彌陀

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趙州答得好答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湛愚曰此可以揀擇否盡三千大千世界祇是這箇你揀擇那是那不是得否於此會得當下便如如去

趙州勘婆子公案當時諸公解此皆是夢說畢竟趙州許婆子不許婆子惟趙州自知之然婆子氣象言語亦不是好惹的甚麼趙州乃云勘破我今也來說夢即千方如來亦不能

勘破婆子百千萬億趙州也不能勘破婆子我亦不能勘破婆子即將來千佛出世亦不能勘破婆子客問曰何謂也曰神交千里外對面不相知

客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一歸何處且置我問你一是甚麼客無言曰一且不知如何就問他歸處客曰請老人開示此一曰不離問處客躍然起立進前三步曰弟子今日打破老處曰不離問處客躍然曰弟子悟矣但不知他歸于何

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布袋

青州布衫此等言句可謂騰輝今古指出此一歸處此一即於太虛還未穩當分明一我在此豈無歸處而今就說虛千

此我也此我與太虛同體試問太虛歸於何處然說此我同百千萬義也不能識我且問你他休去你悟得麼客曰這樣

不如聞布衫一句去不得能不得擬議不得心意識絲毫不能向前往昔所記所持者總皆銷落翻來覆去惟有一疑此

言萬語歸而無歸無歸即歸處處皆歸到處即總不穩當

際只將此疑輕輕放下原來我從不曾出門要歸作麼此第

一義原來我同太虛一體並不用歸此第二義原來歸而無歸無歸即歸處處皆歸到處即歸此第三義明此三義始識

青州布衫一句之義客聞而歎曰此三義更騰輝今古

他日客來乃曰前日聞老人三義眞聞所未聞遂告諸某方丈大以爲不然如何以青州布衫句生出如許知解趙州豈是此意弟子隨問趙州是何意方丈休去湛愚曰休去亦好但儱侗顢頇有何用處而今諸方總以不知不解代代相傳

爲宗旨乃彼藏身之地迥學者便教自家參去所以宗風掃地不堪問矣那曉得古人一聞千悟于一義中解百千萬義於一喝中包括五教一切秘密普眼於一字中演三千大千世界經卷透一言句千七百皆透古德云我是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彼休去值得甚麼乾屎橛你看他古德於一句下悟得便能徹百千萬義便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經教言句便清清楚楚還他明白蓋他已明得於第一義而不動所以善能分別諸法相令諸方都明得第一義都用不著分別諸法相輪流替換作幾年法王休去便是出世作一番人竟不一回想回想眞可憐憫前所說三義還是略說若分析百千義也不能識我且問你他休去你悟得麼客曰這樣

疑曰古德祇要人悟不論有說無說少說多說若不能令人悟有說是贅疣無說是塞鬼要他何用客唯唯而退

有一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客問曰趙州下禪牀轉一帀乃云轉藏經已竟分明是轉卻全藏何以婆子說祇轉得半藏曰婆子乃肉眼故祇見得轉半藏又一客亦問此曰婆子具慧眼故說州祇轉得半藏客笑曰老人在一事中因兩人問說兩樣話何也曰大慧杲要人金鍼在手任你將鴛鴦橫繡豎繡都儘人看祇不知是何物繡出前來問者我以肉眼答他因肉眼悟去後來問者我以慧眼答他因慧眼悟去我說法祇要人悟莫管我橫繡豎繡大慧杲說許多不能全轉乃偏

向婆子邊未夢見趙州在
問趙州云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此問不比尋常奇甚妙
甚天下誰不知趙州親近南泉而竟有此問豈不疑耶可恨
此問此人姓名不傳蓋此問乃直追趙州曾親近不使鬼神
覷見的眞南泉豈他人所能測故趙州即指出眞南泉與他
親近即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湛愚曰要知此七字毫無理
路毫無意謂總不相干更要知此七字乃理路之最精最妙
最奇最玄直指他刻下即親近南泉此時問者已親近南泉
何況趙州眞點鐵成金之手全虧此七字還丹金鍼在我故
如此開示諸子當細參此自能悟入也

長沙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
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裏盡十方世
界無一人不是自己長沙如此說還不信此我是大總持眞
可謂癡矣
一秀才問長沙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
物也無沙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也未曰未曾沙曰
得閒題取一篇好客曰此等言句教人如何會請老人開示
曰任有甚奇怪言句都可分明開示何況此等此不是東問
西答乃格去他認諸佛之心迴轉來認自家是佛秀才若能
當下發眞疑悔何以答非所問則諸佛之名盡皆銷落惟眞
疑之孤明出現彈指頃即能悟此我即佛何須外求但秀才
未必能悟不若黃檗直喚裴休之名易于悟入

客問曰昔有人問長沙向上一路沙曰一口鉞三尺線曰如
何領會沙曰益州布揚州絹請老人直指開示曰向上一路
被長沙鋪滿三千大千世界人將向上一路都推向佛邊殊
不知自朝至夕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手所執足所歩何物
何境不是向上一路長沙恁麼說他百尺竿頭不動人雖
問時難道不許他將別物事來答你們何以祇在鉞線布絹
上疑若如此疑三十年也不能悟去可憐生終日在向上堆
裏還求向上一路猶如在水裏說渴奈何奈何
斯道能得此我即是大總持然不能見之手用而活潑潑地
便著于我相昔有一會和尚僧問會曰和尚見南泉後何如
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

也覩此句會和尚已知有我但以默然則執定默然豈不是
還未離竿頭全身未現所以長沙說他百尺竿頭不動人雖
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此事要
亦條條光燦燦縱橫自在不要線一絲毫默然也可開口也
可行住坐臥無往不可那百尺竿頭值得甚麼乾屎橛你若
戀定默然即是默然邪禪乃是我著于默然之相即是我相
經所云著當要委悉
客問曰蚯蚓斬在兩處兩處俱動佛性在那一處長沙答云
莫妄想是否曰我不是這樣答客曰如何答曰兩頭動乃風
火未散若論佛性兩處都有客曰佛性本一如何兩處都有
不是二了麼曰佛性豈止于二有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

之數之佛性客曰蚯蚓亦有化身佛性曰蚯蚓若無諸佛亦無諸佛若有蚯蚓亦有所以說上至諸佛下至含靈皆有佛性理本如是非妄說也

客問曰何以謂之識神曰你今識得此箇箇者乃天否識得此箇箇者乃地否識得天之下地之上一切萬物幷此身心內而起念外而視聽言動否客曰都識得曰此便是識神蓋此識有生有滅識時謂之生不去識時謂之滅今人祇認此識爲本來人所以乃生死根本要知識有生滅我無生滅識乃我之用我乃識之體認用爲體豈不錯了當于不識一切之時亦無認識之認惟有此我歷歷孤明此則本來之眞人也既能明此本來眞人任你千識萬識都是本來人作用有甚生死到你所以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要知識神即是眞如眞如即是識神絲毫不可分別纔可謂之徹悟你看諸佛諸祖在世間與衆生同日用同食飲從朝至夕從少至老總是這識神用事不但在世間如此即今在佛國淨土或天堂或名山大川亦如此祇因他不過曉得此我便脫離生死成佛去衆生祇認識神不識此我所以流浪生死不可將識神看輕將本來人看重則又成大病設若總不要識神用事則本來人竟成死灰堪作甚麼楞伽謂藏識即是大圓鏡智可以悟矣

人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讚得南泉這樣圓通僧又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又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讚得南泉這樣啐啐又僧問南泉令人無甚麼處去又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讚得南泉神出鬼沒不可思議後又問三次沙三次默然讚得南泉去處眞親切有味令人樂其所答之所以然而幷忘其所答之所以然三聖云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猶勝臨濟七步學者可將長沙之四答三默然幷我所讚圓通啐啐無處捞摸不可思議親切有味合看以見此我之奇此我之妙即能見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何必又問

會得此我即會得子湖狗若擬議即喪身失命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子湖答曰嗥嗥湛愚曰你看他即答曰嗥嗥要擬議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學人何不效他行取覩公案便去長養聖胎才是修行決斷處將大梅作榜樣勝過古今多少人要知解多可見是病慎之慎之

雲際禪師參南泉問犀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際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際曰如何是珠泉召曰雲際際應諾泉見際不悟曰去汝不會我語際從此信入可見古來傳授直指總是此我其餘皆妄

也

靈感閉禪師上堂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有僧出問曰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閉曰試道看僧擬再問閉曰畫足作麼湛愚曰今人無有不爲蛇添足者試靜坐一看此我時時爲他添足如何得能成就

靈訓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訓曰如何保任宗曰一切處在眼空華亂墜訓辭歸去宗曰裝束了卻來爲子說一上佛法訓裝束至宗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訓領此言頓忘前解湛愚曰於即汝便是得體於途中善爲得用體用全才是此我穩當處然古人於用上更加重焉所以靈訓於即汝便

金陵刻經處 將氏校印

是更不再問便問保任於途中善爲便頓忘前解眞獅子兒古德謂此我爲鑑覺乃云若過善知識發明此鑑覺爲初善不守住此鑑覺爲中善並無不守住之心爲後善盡訓三善皆得學者當知

潙山云但情不附物即得潙山此言直截痛快祇要此我亦條條光裸裸不留一物在心中即是山又云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熏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熏修行趨向潙山此言乃保任最得力處珍重珍重

潙山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陰者蓋覆也人著纏綠絲毫法則被此絲毫法所蓋覆爲此我障礙不得透脫故問仰山你當說出近日所悟切不可入此也仰山曰我近來不但不爲絲毫法所蔽我當日固信而入此道而今連信都忘了又安得爲他法所蓋覆潙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我信不信都不管而今祇有此我名慧寂者更無他人可信潙山又難之曰恁麼即是定性聲聞惟仰山信得眞說得眞曰慧寂連佛也不要還有甚麼聲聞入我意中當看仰山自立祇有此我不入陰界古人有此榜樣善學者急須著眼著

金陵刻經處 將氏校印

僧問潙山如何是道山曰無心是道僧曰不會山曰當會取不會底好僧曰如何是不會底山曰祇汝是不是別人潙山分明說出此我人還不信深可憐憫山又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是運糞出污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觀潙山此一則公案人能悟此即可徹上徹下不須他求僧云某甲不會何不認此某甲所以潙山又說但直下體取這不會底正是汝心汝佛心佛即是某甲如此直指此我面僧竟退去可憐可憐

潙山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若潙愚在當時即上前將潙山口掩住看他說些甚麼因仰山說解所以被潙山納入信位不許入位客問曰何謂信位曰信得此理無疑何謂入位曰受用此理自在

昔王常侍寄書與潙山畫一圓相內寫一日字山云誰知千里外有函知普仰山曰雖然如是還未穩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畫一圓相內寫一日字擲地以腳抹卻潙乃大笑客問曰此何意旨曰汝能將此我抹殺之卽知此意客疑甚跪

問曰求老人慈悲如何抹殺曰汝將所見所知所解所悟盡情放下如木人看花鳥如露柱如頑石如大死人於此始有相應之妙不必再問

他日客又問弟子遵老人言作工夫越要抹殺此我此越顯光明奈何奈何余笑曰我原說有相應之妙實對你說若要抹殺此我卽十方如來亦不能抹殺此我此我乃實相無相他是個甚麼物事敢云抹殺乃要你忘此我兩字之名離一切相得眞我之實坐享人位非如大死人不能至如如之地所以越作工夫越光明越如大死人去此石語要人速證菩提非小故也愼之愼之

客問曰潙山云百年後在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說是潙山僧又是水牯牛說是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曰不要瞎他他分明自讚他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無處不周通雲巖參百丈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藥山問巖百丈有何言句巖說許多言句藥山皆不許他日又問巖還有甚麼嚴曰有時上堂趁散大衆復召大衆大衆回首丈曰是甚麼藥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兒嚴於言下頓省

觀此則公案任他千說萬說總不如直指古德祇有認得此我一著便是並無別法卽說得好不是直指都鋸虛妄你看藥山于此得見海兒則其餘言句何足算也

夾山說法身無相法眼無暇在理上見得未得師傳眞見何以故若此時有人來問如何是法身答曰羊便乾處臥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驢便溼處尿此芙蓉禪師之兩答也夾山若聞此兩答自然囫圇措然古人眞有良心聞道吾笑他不是便請問去訪船子和尚其過船子祇在山擬開口船子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又曰道道山又擬開口船子又打看古人公案當看其要緊處任他在千載之上祇要玩他的旨句情景猶如在當前一樣才得力船子要夾山道夾山纔要說又打又不許夾山說打後又要他說山又要說就打又不許夾山說打後又要他說山又要說就打又不許夾山說打後又要他說山又要他不黏然大悟臨別船子頻頻回顧船子喚閘黎山乃回首船子曰汝將謂別有麼後夾山歸上堂人問法身法眼仍如前答道吾聞曰這漢此回方徹

古德于來問者不容開口卽打這便是直指人都謂負冤何以不曾開口卽打乃具如此見識那裏得有長進何不想一想不開口時是箇甚麼光景又言擬問便錯不但不開口連有念也不是則此無念之時還有箇甚麼那曉得到無念時明明的有一箇孤明之我在這裏何不識取於此不識而去起念攀緣他法任你海枯石爛總無用處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蓋謂不知此我也大事既明如喪考妣蓋謂不能保任以求速成也客問曰如何保任乃得速成曰如大死人去又問曰本來現成何必如大死人去曰不然也祇因你習氣深厚今如大死人則萬念萬事皆休習氣自然銷落要不得兩三年則任你逍遙自在去何樂如之

天下事我看來都難惟有此事不難祇要遇有良心善知識一點即明何須多說明後保任祇要不忘此我待他熟了他自家便能生活與諸佛相等還愁甚麼生死客曰善知識自然有良心老人何以說有良心善知識余不覺喟然長歎曰今日無處不是善知識你去問他終日開堂曾度得幾個人

金陵遺書 揚氏校印

衆客唯唯而退

陳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打退復召大眾眾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甚麼亦然復召大眾眾回首乃云且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睦州此等批判不能善於分別何以故蓋睦州言句全是逗人到法身邊如泰時輾轢鑽幷指月錄所載無理路等語祇可度上智若中下人便茫然罔措與月似彎弓同類不若百丈是甚麼極親切上中下皆可收入睦州恐人在復召回首處識取則不是所以說要在思議不及處識取猶較些子然與其茫然罔措不若在是甚麼處共語有入處細細分別若論

金陵叢書　勝氏校印

直指還是百丈較些子

溈山謂大隨曰閣黎在老僧處並不曾問一轉語何也隨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問溈曰何不問如何是佛隨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曰子眞得其髓湛愚亦歎曰隨公眞得此我之髓

僧問大隨路逢古佛時如何隨曰你忽逢驢廐象馬喚作甚麼僧無對若我在當時卽對曰喚作古佛

大千壞此我也壞此大隨答僧所問也此語疑煞天下人投子聞之便裝香作禮稱大隨乃古佛在世客問曰大千壞此我眞壞眞不壞請老人慈悲開示曰不壞客又曰彼兩人是何意旨曰此兩公眞得此我之髓

他日客又問曰此我亦有髓耶曰此我豈無髓汝今初明此我祇到此我之邊入無爲本位到此我的的處若到向上處

上元湛愚老人

憑你日用去明此三者則謂之髓

靈雲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見此偈乃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客曰兩公意旨何謂也曰溈山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玄沙亦許其悟但未徹耳恐其著於桃花未到末後句觀靈雲後上堂答僧問如何得出離生死雲云青山原不動浮雲任去來又答問如何是眞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雲曰有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

金陵叢書　勝氏校印

汝相見靈雲蓋悟徹至此故說直至如今更不疑

嚴陽尊者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尊者於言下大悟客曰他大悟些甚麼曰一切皆可放下惟此我你放他何處去所以教他擔取去乃直指也尊者能擔取所以爲大悟若別有所悟非悟此我皆不是悟惟悟此我纔可謂之大悟

僧問尊者如何是佛尊者曰土塊又問如何是法尊者曰地動也又問如何是僧尊者曰吃粥吃飯又問如何是新興水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然入得何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

下而末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惟大慧能入此法門所以纔說得出安樂兩字若不能悟此焉能安樂學者當細心參取如其不然則一生受困不能圓通學者當參何處不是佛何處不是法何處不是僧所以說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揀擇則大不安樂矣後人不識斯理惟習土塊地動等語卻成惡口入地獄如箭射

客問曰俱胝云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何謂一指頭禪曰一生便用不盡曹山說俱胝承當處魯莽祇認得一機一境難道一機一境擴而充之不可以蓋覆大千麼俱胝云一生用不盡可見在此一指上得力能該全體大用與臨濟黃檗佛法無多子相同試問曹山

金陵遺書 柳氏校印

誰不是一機一境上悟去親明星而悟不是一機一境麼但曹山意有所在不是說俱胝魯莽恐後人執定一指不能盡徹豈不魯莽客曰一指頭如何便是禪曰乾屎橛且是佛如何一指頭不是禪客躍然而起曰弟子悟得天上天下無不是我曰識得便休

耽源上堂仰山作圓象以手拓呈了卻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山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山便禮拜客問曰看他兩人作如此妖模怪樣作麼生曰妖模怪樣不是佛麼你若識得他這些妖模怪樣即可以度生成佛去古德一動都是顯出這個教你處處識得這個凡立處皆眞

潙山問仰山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仰山從西過東立

金陵遺書 柳氏校印

潙山異之客曰是何意旨曰潙山是直問此我仰山是直答此我所以潙山異之非尋常人也

客曰何以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曰一人返眞歸原十方魔宮震動銷殞若悟得此我在當下頃刻間便是返眞歸原凡一切皆屬虛妄魔宮安得不震此我即一滴乳也彼驢乳值得甚麼安得不迸散去

仰山問雙峰近日見處如何峯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峰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仰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添一者字乃直指此我示峰試問當誰之情此人是境不是境祇要知此我則境自我矣孰有當我情者

潙山問僧名甚麼僧曰名歸眞潙曰歸眞何在僧無對仰山教之曰何不答和尚在眼裏耳裏鼻裏僧一如所教潙曰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客問曰眼裏耳裏鼻裏不是我麼曰汝可以作五百人善知識去

仰山示衆曰我今分明向汝說且莫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寔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性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總將情學他亦不能得客曰如何是但向自己性海如修寂然不動謂之曰修性此我本來寂然不動非我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我乃我而性也此我當寂然不動之時其空洞悄然深如大海故曰性海此際至眞至寔非他時可比但能

相應此至眞至寔便是修非他有所修但能於此而修之則
凹通圓覺無盡殊勝自然具足若不修此而以知解學佛祖
事如以螢火燒大地草愚者笑之
仰山示衆曰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
宗旨客曰何謂也曰未悟此我者參此則可以悟既悟此我
者參此則可以入性海若將解解此偈則爲仰山宗旨祇要
參去自然入仰山宗旨妙不可言不必問
香嚴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遙禮溈山作頌曰一擊
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許之仰山不許
嚴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
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在嚴
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信別喚沙彌仰報溈曰且
喜賢師弟會祖師禪也此三頌學者當仔細參取第一次頌
明明了悟何以仰山不許第二次頌還不許至三次纔許其
會祖師禪大事了畢若論第三次頌祇同臨濟第三句棚頭
弄傀儡之人自救不了學者試參之何以便許之也客曰弟
子疑香嚴三頌與臨濟三句不合久矣抽牽藉裏頭之人與
瞬目別喚何異請老人開示曰瞬目別喚在兩頌之後所以
許之悟得傀儡抽牽在第一句第二句之前所以不了若先
悟得抽牽之人再進而悟得第一句第二句又再進而悟得第一句
總爲究竟香嚴於內裏已經透過仰山疑他不能於日用動
處相應則墮於無爲豈可即許之也此兩則公案要寔分明
總是此我究竟不然則祇知此我此我不到究竟則爲明眼
人所笑矣
香嚴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踢枝手不
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
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此則公案總不在
樹上樹下對與不對直逼得人罔然獨存祇有一疑若能將
疑放下薦出這罔然獨存者看他有甚話說虎頭上座云樹
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尙道香嚴乃哈哈大笑都不是
客曰口銜樹枝時有人問西來意請老人答一轉語曰何難
也遂鳴掌三下客默然休去
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三次問三次被打試問諸子以臨濟
之問黃檗之答一句兩句便可說破而一問一打何也蓋所
問者乃的的大意豈可涉之語言若一涉語言即非的的答
固不可不答亦非所以三問非三打不足以應之也蓋打者
打其問也打其問則無問矣既然無問則自然無答無答無
問則四目相對兩我相呈非的的大意而何所以大愚曰黃
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在臨濟於此言下大悟乃曰
黃檗佛法無多子要知臨濟初問時恁著一肚皮禪問佛法
大意想黃檗必有許多話說那知道開口問便受棒竟至於
三次不容開口可憐生將臨濟一肚皮大意打得乾乾淨淨
被大愚老婆心切一句點破所以纔悟得佛法無多子與恁

問大意時天淵懸絕學者祇將此則細細參取若有所悟則一切皆徹我今說明更容易參入參禪不學臨濟公時更學個便是無多子余大喝曰既認得這個又何須說這個客休去

臨濟兒孫滿天下萬世學者當想是何緣故五宗已滅三宗惟洞曹還有門戶但洞曹所出之人拖泥帶水不知口裏是那裏來的許多咬文嚼字不著邊位的話他都說有密傳於相對談時並無一句直指惟臨濟公綫可謂纖達磨初祖西來直指之宗他宗皆不能及即六祖壇經可謂了然明白然細細參取於直指處猶欠分明即達磨初祖不過開直指之說但一例掃去這是何等見識敢有如此作用可見直指者祖開直指之門所以能掃除一切文字即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俱一例掃去這是何等見識敢有如此作用可見直指者如此之直指也能明此我彼三玄三要料揀賓主照用何難理會滿座起立而言曰濟宗今日始大白於天下後世矣初曾乾我今竟敢大言曰即世尊亦不曾如臨濟公說而又說不但他宗滅而濟宗早已滅矣後人祇論料揀等語總不提起說法之人聽法之人爲直指究竟直令臨濟公至今淚不提出此說並今日開堂稱兒孫者有誰提出此說而表章之諸子看背久矣總不提起何也試問自臨濟公示眾後有誰人聽法之人他是無依的人他是諸佛之母諸佛皆從此出即是邪說惟此說法聽法之人即是諸佛即是諸祖此纔是

端至臨濟公以後至於今日凡學道已悟未悟之諸君子能知臨濟公直指究竟麼我此大呼四十年矣並無有應聲而出者客曰老人之言令人不服自臨濟後代代相傳豈無有知直指究竟者若不知直指究竟何以稱爲臨濟兒孫即今日之開堂者人人都是濟宗何以都謂其不知直指究竟試問老人如何是臨濟直指究竟人都不知然常見老人言及直指便稱臨濟公便顏色慘淡淒涼至於流涕或聲淚交至滿座默然敢請指出以開愚蒙余爲之歎曰余豈敢妄言謂初祖及六祖猶欠分明直尊臨濟諸子無日不對臨濟公所乖之言祇在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上理會殊不知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都可以說得明白不爲直指不爲緊要

乃一超直入法門孰有等於此者惟臨濟公直指說法之人聽法之人教人當下識取此人便是佛不須外求當此直指之時面面相對人人是佛誰敢有別樣開言語攙入攪混覩千七百公案語句如同糞草今日指出此我眞可謂活寶也前乎臨濟公者後乎臨濟公者有如此直指乎其間亦有指心即是佛者說到心字便捉摸不定亦有指汝即是佛者清談對面是佛者又不肯叮嚀再三告誡對他人又用別樣言句怎如我臨濟公說而又說我與佛相同者惟知此說法之人聽法之人而已矣並無他奇特也若有他奇特勝於此我者即是天魔外道若再加絲毫法幫補此我乃能成就者即是邪說惟此說法聽法之人即是諸佛即是諸祖此纔是

眞直指我所以說比初祖六祖更覺分明但後人總不提起
不識何故眞不可解
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四十九年所說皆是此兩句
註腳被雲門打殺後人沒膽量再不敢提起更讚他能報佛
恩將世尊滿肚慈悲直指此我法門埋沒至今雲門之過不
亦甚乎所以絕嗣非無故也客曰雲門之意恐著我相曰我
本無相所以獨尊何相之有客又曰雲門之意蓋謂人人皆
有一我何以世尊說惟我所以打之曰世尊之意教人祇認
此我不可外尋非是祇言惟我一人也何以打爲若是雲門
生於臨濟之後見說法聽法之人兩句不知胡喊亂叫到甚
麼田地今日我勸諸子幷後來者祇將世尊並臨濟公所說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說法之人聽法之人明了於心而保任
之管保成佛何須他問也
談何容易佛說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兩句談何容易臨濟公
說說法之人聽法之人兩句百千萬億年內纔有此直指之
門豈可同他說相等他四宗有如是直指乎雲門有如是直
指乎試問秦時轅轅鑽並芭蕉扇觸著地釋鼻孔度脫幾人
能指面數之乎然古人說此截斷衆流之法要吾人認此不
能流去之我乃是古人悟後要人當下歸根復性得見此我
開示雖好悟入則難無奈後人自家不曾悟也學古人杜撰
幾個無理路之字合成一兩句哄騙愚人作自家藏身之地
而今舉目皆是不知慚愧深可憐憫

初祖西來時爲直指而今善知識若不直指便是違悖宗旨
即如指月錄中能直指者不過數人惟臨濟公獨肩荷古今
縱橫自在欲人立於光天化日之下豎起眉毛挺起脊梁露
出巍巍堂堂這說法之人聽法之人便是活佛活祖並不依
靠一絲毫佛所說祖所說歷代禪師所說而自由自在爲天
上天下之獨尊何須用他人所說旁敲側引委曲婉轉截斷
衆流而曲指之也臨濟公出世眞乃萬古奇逢今雖不能親
炙左右而遺書尚在求道之人不去細心識取徒然東張西
望何益也
今人祇將青州布衫鎮州蘿蔔等等之句胡參亂參耽延歲

月要知道此等句看去甚難要會甚易祇要明得這說法聽
法底人這些無理路之言句都不能出我掌握即不會我亦
不去求會何以故蓋既得其本何愁其末今若得本不愁你
不一笑而解之也既解後纔悟得參此等言句不如先來明
道說法聽法的人爲甚易而直指也
臨濟公所言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皆是建化門頭事皆
可以言解得明惟此直指乃其根本若不明此根本即明白
料揀等事一當用時便有隔礙不能有濟若先知根本於料
揀等事點著便知蓋後人總不知本末枉費心思爲可惜也
惟此直指乃單提正印惟此我乃謂之正印故又云赤肉團
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出入人之面門所謂眞人者即我也蓋
謂惟此我爲眞共餘皆虛妄不寔眞人無相故無位眞人不

空故出入客曰謂眞人有出入豈不落外道見曰外道亦說此人能出能入他祇曉得能出能入不曉得無出無入無形無相乃此我之本所以謂之外道臨濟公單提正印佛道魔道齊收佛道外道齊打蓋汝等不知正印大義若正印埋沒佛道魔外齊興正印彰明佛道魔外全隱仰山謂佛說魔說總是魔說乃單提正印綱有這等說話臨濟公單提正印直指出無位眞人所以空前絕後縱奪自由不似他宗影響曲

指也

客曰無位眞人即是說法聽法之人否曰然蓋言其無位者正見其無所依也故又曰無依道人蓋謂此說法聽法的人本來本眞不生不滅不用修成不因造就並無依託惟自作主諸佛成就皆從此出今人祇想慕諸佛並佛國淨土及一切莊嚴而不求於說法聽法之我則南轅北轍何日得有歸期也

六祖云人當見自本心識自本性亦可謂親切極突今說到心性兩字人便茫然不知何以謂之心謂之性若說到說法聽法的人人便凝然有入處此亦是時節因緣該臨濟公出世大明斯道和盤託出而後人竟不提起眞可哀也

臨濟公上堂云人要求眞正見解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何以謂之眞正見解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的勿一個形段孤明是這個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佛祖不別湛愚曰如此等說法直指此我這樣分明眞可謂空前絕後此世界中惟臨濟公一人客曰何以謂之勿一個形段孤明曰有形有段便是相有相便可以謂之個勿者無也言並一個有相的物事面了然如空而卻有一歷歷無間無斷之孤明所謂我者是這個解說法聽法見得此乃眞正見解與佛祖不別客曰何以謂之孤明曰我本孤孤則無明矣客又曰何以謂之歷歷曰此孤明之我本來歷歷無間無斷任他萬物萬相皆不能爲礙迷者乃是我去著相不是相來著我一撒手便是佛祖縱緣他便是衆生人能明此本來歷歷孤明之我祇要熟此我莫教間斷即得成就

又何須別尋工夫反爲隔礙客躍然而起曰悟道成佛如此之易臨濟公眞第一人也非老人說安能得知弟子輩被指月錄諸禪師惑亂久矣今出長夜不亦幸乎

濟公又云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澈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刹那間透入法界又云你欲識佛祖麼只你能聽法的便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佛活祖之意又云約山僧見處與世尊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即是一生無事又云你即今日前聽法的人總不向外馳求便有法身報身化身極大功用又云此聽法的人無形無相通

徹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又云惟有聽法無依的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又云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的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譬爲秘密又云古人云平常心是大道大德你還覓甚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的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得與佛祖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誤又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惟有目前現今的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途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又如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毫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又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的人作麼生擬修佗證佗莊嚴他他且不是修的物不是莊嚴的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物卽莊嚴得又云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湛愚曰我今略指出濟公將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叮嚀囑咐說而又說眞可謂婆心極矣蓋濟公見得眞說得苦總是要人信綫能了畢大事若不如是便是魔說邪說讀者珍重珍重

客曰濟公所說說法道人聽法道人又云無位眞人曰道人曰眞人恐非吾輩凡流所能當之也余振威喝曰汝怎麼在此兩字上生如是邪解所謂眞人者乃謂一切皆幻皆假惟此人爲眞非是論列人之品第某爲凡人某爲眞人也道人者謂說法之人乃明道之人聽法之人乃求道之人你來聽道求道即是道人蓋謂舉世人人是佛非謂明道求道之人綫是佛而他人不能也汝等將人看輕遂將自家看輕殊不知此人通貫十方遍遊法界隱則無形無相顯則變化難拘十方如來此人也二十八祖此人也一切大菩薩諸菩薩及辟支圓覺聲聞此人也東土六代祖師及歷代禪師此人也一切天魔外道阿修羅此人也諸天此人也你我此人也一切含一切獸乃此人之輪轉也至於餓鬼地獄乃此人之沈溺也此十法界中何界而非此人之修爲而成之耶此人神通廣大不可思議能爲惡造餓鬼地獄畜生相能爲善造天堂相能善惡相雜造世間富貴苦樂相能修善不斷嗔恨造天魔阿修羅相能於心外立法修行造外道相能清淨避世造小乘相能度已度人造大乘菩薩相能仍舊還我本來面目端坐成佛終日說法而無法可說終日度生而無生可度具八十種好造三十二相此人有如此神通變化休輕看他而甘於自棄智者於此十法界當擇而行之臨濟公單提正印祇要明此人即是佛祖並無一法與人故曰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蓋謂能明此人使他自在萬萬不可向外馳求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與佛祖有異

客曰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何謂也曰吾人本來本無生滅故古德教人要明微無生之義纔窮究竟既本來無生面目前之生生不已者何也乃吾人之念或緣境或緣物而起故謂之生然本體實未嘗生何以故蓋一念之緣而有起之之時即有滅之之時當其滅時本體朗然常住而未見其滅則其生時亦未嘗生可知也生滅者乃一念相緣而起無生者乃本體之常住也所以不明無生終隨境轉彼三乘之學皆不知無生之義而執一法以修行者既執法以修行則不知家在何方而辛苦道路世尊不得已授之以法且居學地以俟將來所謂權方便非實詣也若能當下悟得這訣法聽法的人本來無生則緣起皆歸虛妄凡藉權修學之法是三種依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的人是諸佛之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在教家論此三身爲極則在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是名言亦都無所用豈不超然自在彼三乘之權學又何足問也

金陵刻經處 楊氏校印

臨濟公直指此人乃曠古奇逢當思吾人有何福德纔能得聞眞所謂百千萬劫難遭遇也試想數中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四十五聖位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等等至於妙覺等覺四果諸菩薩不可說不可說八萬四千陀羅尼若在臨濟公前一喝皆散即令徹大藏經教遊遍三千大千世界無一人能敵其辨才者在臨濟公前則一字不能張口即令有人具維摩居士神通手託大千世界遊各方遊行示人在臨濟公前則銷落歸於烏有客曰何以故臨濟公便如是曰蓋他有直指此人之正法眼則彼權學皆其緒餘辨才神通皆教人信他言語早早成佛去不要以毒藥爲食欲墮入輪迴無有了期蓋謂一切世法總是顚倒地獄之坑固不足論即其所應用之閒家具何足當濟公之一顧也濟公指出此人乃天地萬物萬法之根若能信其言則是立地大乘凡夫爲佛祖嫡派所謂誕生王子非菩薩以下所能及者能信此而保任之名爲活祖問曰何以謂之保任曰心心不異謂之保要行便行要坐要坐謂之任問曰何以謂之心心不異曰心心即念念也念念不忘聽法之人而毫無他想則謂之不異若有他想則異矣倘一涉於情則智爲之隔一涉於想則體爲之殊愼之愼之

金陵刻經處 楊氏校印

濟公云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在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客問曰如何是弄影的人曰我四十年前悟得此聽法的人便日日揣摸法身如何纔是擬度報身化身如何纔是原來都是弄影後讀濟公語錄指出乃心光乃名言乃三種依明光影祇要識取弄影的人豁然大悟我已識我矣面猶然起希望之心況不知根本者至何日乃能脫然耶祇這弄影的人即我也何得又問客問曰歷來禪師呵佛罵祖從未有如濟公德公罵得利害並罵諸方不已甚乎曰此兩公作用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見他是罵我則見他淚如四海水婆心高過須彌山痛哭著教人信他言語早早成佛去不要以毒藥爲食欲墮入輪迴無有了期蓋謂一切世法總是顚倒地獄之坑固不足論即

一切佛了義經不了義經總非究竟總不如明此聽法的人大事纔能了畢又極簡極易一點便破何以不信而去尋野狐伎倆耽延歲月投入輪迴慈悲已甚乃有大罵大罵已甚仍是慈悲祇爲人不信他言語故如是耳試問今日諸方有誰能奉此兩公之訓者客聞之流涕曰果然果然乃諸方之福薄而數使之也不亦悲乎哉

客曰明得這聽法的人還有秘密否曰此切問也此我無形無相秘密極矣明得此我已爲得矣既已得此秘密又求甚麼秘密祇要一無所求便是放身命秘密處念念不忘此人便是佛祖便是秘密念念便是歷歷心燈一有間斷便是燈滅急須續之能一日二日至於七日念念相續不忘則智慧得一個半個猶然告之於人不肯自返如船子和尚使世無夾山則亦已矣殊可歎也臨濟公兒孫滿天下萬世諸君得不一回思乎

少人不肯學道眞令人放聲大哭尤可恨者而今諸方總學此等言句自家又不能悟祇教人自家參去教他參些甚麼一齊相將入地獄去深可憐憫然古人雖不能度人還可自了試問諸方能自了否清夜思之得無愧否你看我臨濟公設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但凡來學一齊都收這是何等善誘妙用而直指聽法的人爲大總持即使老嫗聞之亦解此聽法之人即不能令世成就亦得種此無上大因豈是他輩專以無理路言句打退人求道之心於千人萬人中撈摝自生何況一年二年必然打成一片然未成一片之時樂已無窮況其成就其樂又當何如耶此即秘密也

學者在有理路上周旋到盡頭處然後纔可以用此無理路之藥恰對其病一聞便能超入若其人用心至八九分者還不能超入還在疑似之間何況其餘若具大根大器者一聞無理路之句即能超入然千人萬人中不能有一個半個今諸方又不曾悟祇以無理路言句爲藏身之地便居然自稱善知識乃良心喪盡不知羞恥將來爲鬼打臀亦不願眞可憐也

客問曰臨濟公云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何以老人教弟子念念不忘此人曰此問極是因你纔認得聽法的人何嘗徹透本人之妙故要疑謬既是內不住根本何以老人教弟子念念不忘此人曰得自家不能識學者千差萬別的機要便去將無理路言句亂說亂洒要知你那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橛祇要破得一句其餘皆破然此等句不過將人逼到法身邊而打退多

是此人則惟見此人在大千世界有入四聖者有入六凡者十法界都是相祇有此人無相縱橫於十法界中十法界雖亂起亂滅而此人總無起滅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都銷歸烏有迷悟不同故著於四相而博輪不已所以要徹見本法有何疑謬本法卽心法也心法卽此我也

斯理要知墮入三途卽是墮入四聖同是一樣神通變化非同小可所以古德不貴諸佛不輕衆生蓋古德深徹此聽法的人乃天地之活寶不用學不用修他自有這墮入三途四聖者有入六凡者得便日日墮在佛位而遊戲於彼九法界中度盡衆生使皆開悟吾人之樂還有過於此者否但此人妙處於總不墮時是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礙通徹十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作麼生急須識取急須識取

客問曰此人於總不墮時在於何處請老人慈悲開示曰此世界本無十法界今有十法界者皆是此人造出此人若不造則空洞洞的大家無事豈不是好其奈都不安分遂有此十法界之境界若能會得本來無有十法界則當下無事去能當下無事去卽是不墮於不墮時卽你放身命處若求有處所則又是生事祇要不求有在處處則處處皆在隨所寓而常樂矣客曰可是心心不異念念不忘曰如是如是能如此則自臻玄妙不容言矣

客曰濟公云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即是一生無事人何謂六道神光曰此我作用從眼耳鼻舌身意出而應酬諸事皆是此我神光作用隨處作主立處皆眞若神光不到之處其事皆不得成就可見成就天地萬物皆此神光作主三途地獄亦神光所成就三十二相亦神光所成就吾人能知此神光在我並無欠少與諸佛相同與衆生相同則成佛在我掌握之中

吾人祇此一我卽是佛若有一法可以幫補我纔能成佛去便是那說此一我能生八萬四千陀羅尼治八萬四千煩惱病能度已度人能入一切境不爲一切境回換能於異類中行履證正等正覺客曰如何能入異類曰你不見濟公云只是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礙通徹十方三界自在觀濟公所云可祇要我認得我我便能入一切而不礙客曰若入佛境與諸善人相對便欣然而樂與諸不善非我同類則憎嫌至於生怒奈何曰是你著於外相而不能見他亦有此我與我同類祇見他言語行履不同便生障礙若果此病皆由你信此我不能到十分眞處所以有此障礙若果能信到眞處彼異類所有不是過惡皆不見得我惟恆順而教化之發生無窮無盡教化之心必欲度盡衆生而此心願猶然不已你纔可入諸佛之類要知道異類卽是佛類佛類卽是異類你若入異類而有障礙卽入佛類亦有障礙總是要識此我則通徹十方三界自在沒有這些障礙說話

十法界四聖謂之聖類六凡謂之凡類在聖位視六凡皆謂

之異類異之爲言不同也不同乎我之類也能入三途之異類而繼是此我無障礙處然此我本無障礙其不能入異類者乃自生障礙彼畜生餓鬼地獄如何能障礙得你不但入道之人不爲三途所障礙即衆生受報於三途之報必有盡日當盡之時其所受苦業如夢幻泡影皆銷歸烏有而此受苦之我迥然獨脫但他此時祇以脫苦爲樂而不知此我若能此刻明得此我則即時超入佛類而誰敢側目視之不但如此即在受報之時明明在三途之內一念能見此我即時天上天下之獨尊人能入此心法十方魔宮震動豈可輕看三途之拘禁如一點雪入紅爐中皆了不可得所以此我乃今諸子既知若不善於保任眞可謂自暴自棄愼之愼之然他的我字來我字從他口出有力從我口說出雖是接引他他這我來你自天明開眼時是我要開眼穿衣時是我要穿衣洗面吃飯擤屎溺尿是我要洗面等等出而應酬日用人事那一件不是我去安排諸務你今來求佛求道祇這我即道即佛拖著這個死尸去東奔西走尋些甚麼自家祇要認得自家如是而已要甚方便豈不多事客聞此起而拜曰若如此直指眞能令人人悟入吾人幸甚萬世幸甚從無有如此親切者

此無上之法無上之我若要明此乃至簡至易總不煩難一開示便能悟入即濟公所開示乃此聽法之人有何難悟濟公說而又說可憐示衆後並無人提起至今日湛愚老人又說而又說若將此作秘密相傳祇與一二人言之乃絕佛種者也濟公不忍我亦不忍濟公說而又說我今日又說而又說竟成露布者祇能知而不肯保任以成之濟公與我惟有痛災而已

斯道若能明此我後於日用中或獨處或衆祇見此孤孤冷冷之我並無依靠凡一切世法佛法皆視如糞草管保你智慧辯才殊勝見解如春風時至諸華逐次開布不知不覺近於諸佛與同類天下之樂孰有樂於此者客曰知此我後斯道臨濟公諄諄教人祇要識此聽法的人我今直指此我蓋不忍人執別法而耽延歲月乃教人自肯承當撒手者將一切佛法都撒開一邊獨有一我承當此事惟自家肯自家本來現成不須諸法何等清淨何等解脫何等快樂回看執法修行者何等拘禁何等煩惱投入虛

妄而不自由今腳跟落地承當與彼不啻天淵得以知此乃
一現成公案然既是現成何必又說承當蓋初入此門撒手
諸法乃有自肯承當之說然法已忘忘祇有人在欲忘此人
必須絕之絕之云者非絕此人也乃絕此自肯承當之名相
也名相絕則忘斯人矣故謂之人法雙忘人法雙忘乃能甦
醒再不爲老和尙舌頭牖矣問曰用何法綫可絕此人相曰
若用法以絕之則萬不能絕卽將此承當之我百不思百不
曾如木如石而兀然忘緣不可生一毫知解不必求絕而自
然絕矣人人若能得知此我一人便是懸崖撒手不是塔級
層次漸修之說綫可謂之教外別傳格外大丈夫之授受相
傳豈可輕覩

問曰聞老人說法令人踴躍不能自禁往昔思量作功夫必
要許多歲月從竿底作到百尺竿頭再進步方露全身而今
竟用不看竿腳至竿頭所歷之事如有來學者總不曾用過
功夫一聞直指卽全身超入豈不慶快生平何況曾作過功
夫而受辛苦者有不暢然而樂者乎

問曰經云要離我相老人云我本無相我著於相綫是我相
今老人教人要念念不忘此我豈非著我相乎曰此問甚是
蓋因你自有生以來貪著一切世法世尊遂以一切佛法轉
你在佛法上後諸禪師又轉你在一切公案上以道眼觀之
事兩字不是輕易乃濟公徹底掀翻教人無事去便大事了
世法佛法一切公案總是一百二十斤重擔子在你肩上試
問你，苦不苦而今教你明得此我推開世法佛法並一切公
案祇有此最輕最安之我猶如一百二十斤擔子減去一百
一十九斤從容自在逍遙自任要坐便坐要行便行祇留心
此念不忘此我算來祇好一斤重且問你以一斤擔子換去
你一百二十斤擔子樂不樂然此一斤擔子蓋爲你初入恐
彼往昔習氣爲世法佛法公案語句牽引去間斷忘卻此我
不得卽成一片故有此絲毫我相之功夫然此絲毫我相卽
是相應還源秘密與十方如來同歸涅槃大路爾輩不能解
此妙義及疑著於我相眞可謂愍之甚也問曰弟子祇有此
疑那裏曉得有如此妙義諸方亂罵老人可謂長夜夢話眞
可憐也

濟公云佛乃一無事道人吾人若能無事便是佛無事兩字
要細細參透方知其中有無窮妙義今人無日無時不是好
事生事彼世間一切好名好利者不必問卽眞心求道者卽
求道便是生事何況又去看教典求知解抱言句參公案將
本來一個現成無事之佛弄得七顚八倒眞可憐憫何不從
世界未成以前看有些甚麼事今雖已成皆是虛妄而在此
虛妄之中求有一個道理眞可發一大笑不謂之獃不能也
若能當下竟放下一切虛妄無事去卽十方如來齊到當前
亦沒法奈何你何不無事去而自尋障礙自困自苦要知無

自適真是巍皇以上極樂國土無以異也生事即是眾生無事即是佛十方如來並無奇特處祇因他得了這無事之妙所以有等等智慧神通蓋能得其本不愁諸末也思之思之慎勿忽略

濟公又云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佛祖不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腳約山僧見處無許多般祇是平常著衣吃飯無事過時濟公如此開示可謂明白極矣人祇是不信忽略讀過去便休再不肯細細逐句體驗果能細細玩味即是與濟公說面覩談濟公示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濟公教人祇要明得這聽法的人將世法佛法一齊歇卻便是清淨身界何等快樂而吾人時時祇攀緣無明面墮落三途眞可哀也

學道大病在一執字祇認得這聽法的道人便一了百當何須又有所執以自障礙臨濟公人境縱奪蓋破其所執也在人則奪其人執在境則奪其境執在人境則總奪之乃奪其所執教他一無所依無所依則無所奪便入佛祖之位諸方謂此爲四料揀蓋揀其人乃何等料而以我之方便引進斯人如此等不必用參看他語句便明白再有大慧杲普說更分明其中便有照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總是師家方便總是這說法道人苾立祇要將三玄三要會得清楚如此三玄三要乃臨濟公心法能透得無絲毫障礙總是臨濟公一見便了

口吐兒孫如其不然則皆瀚頓儱侗埋沒濟公苦心萬不可作塗毒鼓清涼幢會若以塗毒鼓清涼幢會則祇用一無理路之句截斷眾流諸妄盡道猶如死去何等清涼而臨濟公乃絮絮叨叨說出這些話來教人理會何苦如此蓋濟公得悟黃檗無多子後祇有這無依道人所歷歲月深久智慧圓滿徹底掀翻可以爲佛祖人天之師總可以建立宗旨普度羣生不是別公案語句一味教人如金剛圈栗棘蓬死命去參要悟本來面目此乃建化門頭因人而施之事若不能如此則不可以爲人之師也惟悟得本性圓滿建化亦圓滿惟建化圓滿則本性始圓滿如指月錄中在建化上不圓滿者不可勝數皆於三玄三要不能透徹故也卽如汾陽乃濟公五代孫不能爲學者細細分剖玄要而以偈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自從此偈一出將濟公建立玄要苦心塵封高閣絕無有提起者皆云此是建化事無益於道揆皆汾陽說難分誰敢再分汾陽祇能得無多子之意何嘗得玄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意竟硬將玄要之言忘之矣所以說出一句明明該萬象此一句即自救不了之人亦知但玄要之意未夢見在要知後來濟宗兒孫皆汾陽兒孫非濟公兒孫也

濟公說玄有三玄要有三要要還他三玄要既有三玄就要還他九要有第一句就要還他第一句有第二句第三句就要還他第二句第三句豈可不清楚分明而竟顢頇恁抹煞又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夫曰演唱宗乘乃是辨別淺深商量到最上之處不是別等語句教你去囫圇蠢參所以又云有權有寔有照有用一一都要還他著落故云汝等諸人怎麼生會若是教人悟我本來只須一句兩句足矣何須用此許多蓋既已直指出這聽法的無依道人必要他圓滿能作人天佛祖之師繼是這聽法的人本分到家時不可落在自救不了的位分上再者濟公初悟說出無多子三字已經露布你也佛法無多子我也佛法無多子竟成了一個無多子的窠臼那裏知道這聽法的人自悟後歷歷孤明歲月深久其中玄要之妙惟自歷而自知之乃至能爲佛祖之師繼是究竟濟公既到此地如何忍而不以之告人一者慈心爲人詳說二者破後人執定無多子窠臼可謂婆心極矣而後人謂之無益於道眞可哀也

南院顒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試問此一喝了得第一句麼又問妙解豈容無著問遍和爭負截流機風穴答曰未問以前錯試問此一答了得第二句麼又問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答曰明破即不堪即明破亦未必不堪然被臨濟公已明破久矣而南院即許之可以支持濟宗此濟宗所以墜地也後風穴垂涕告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此臨老發眞心語何不參透三玄三要振作濟宗爲臨濟公吐氣而甘心自是爲南院顒頇所欺以致對首山垂涕其誰之過歟二墜地於汾陽再墜地於風穴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神鼎諲三答愈不足問又云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可笑先輩於三玄三要總是一掃抹煞以掩其陋那裏藉此爲塗毒鼓聲一死便是講諸君子死後轉來恐不能不疑也洪覺範謂張無盡許多說話更無著落祇要人聞三玄三要即刻死去便是壁立萬仞殊不知古來當下大悟者皆是觸目聞聲或爲師家點破或被截斷眾流一時偷心全死而悟本來所以要死惟三玄三要乃偷心全死後歷歷孤明所驗入道之妙張無盡不知詳審而竟領覺範之言可笑也

問曰臨濟公立三玄三要之旨自示寂後人都認作截斷眾流句如清涼寂滅幢塗毒鼓等句一例看今爲老人說明眞雲開見日不爲眾瞞但古塔主獨異眾人採集語句表章三

玄有是處否曰古塔主採集語句湊泊三玄而遺九要不但見者爲之神昏即古塔主作此時恐亦神倦他分出空劃已前之自己是根蒂今時日用之自己是枝葉其病根就在這裏所以將三玄分別出許多說話而曰句中玄體中玄玄中玄玄遂以語句湊泊三玄鬧烘烘的引出若干言句不知古來可有人在古塔主言內看清楚了去問曰即看得清楚轉目即忘蓋他的意見多看他的言句令人心不甯帖且又遺卻九要曰汝說得極是彼舍餬餬倜倜玄要者不足論視爲截斷衆流者更不足論但古塔主雖然亂道肯用心雖然能用心卻亂而今若有一能用心者猶可以與之分別清楚奈諸方總無一人問及此者年來聞三峯著三玄三要之書又覓不

可得眞可欺也已

客曰請老人大發慈悲說明玄要爲後人開迷豈不幸甚曰三玄中卻有三要不是臨濟公說何難也但又起諸方謗議然時節因緣余亦不能自已非細故也臨濟公悟得無多子後時時是歷歷孤明日久遂看出自心所歷三玄九要權實照用乃一現成之理明明卻有三玄者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也由本體之玄發而爲的大意則意亦玄矣意之玄與體之玄固有分別然而一也玄至於言句則有千變萬化之差別蓋因對來人之機所以有差別惟意則一至於體則無二無萬所以能一能萬然玄體有意有句如何列體意句不肯此說然濟公有三玄三要不可通歷曰盡一喝可以概三世諸佛如何不能

是三世佛之至詣說法聽法的人之究竟空前絕後之妙旨乃我自心中所歷而他人不能知者如何輕易看過今人動輒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我常追問之進關後作麼生則皆發呆嗟乎玄要乃進關後事也若據寔而論將指月錄內諸公要推倒十之八九何況近代諸方客無對

大衆演唱宗乘要人深自思維不可魯莽如何以一喝便可承當客曰一喝能通五教難道三玄三要不可通歷曰盡一喝可以概三世諸佛如何不能

之說你爲甚麽又背他既肯他卽爲他表明始得又不能表明我不知他具何意見眞令人不解蓋由體有意由意有句乃天然順達現成之理無絲毫異見揑雜惟臨濟公於寂默古塔主不解體意句順達現成之理遺卻意中玄則砑砑不通又於句中玄後硬加上玄中玄可謂頭上安頭但不知玄中玄上玄字還是體中玄句中玄的玄字還是另外又有一玄又有一玄中之玄不但於一句中之三玄文理不順於宗旨而玄之又玄豈不玄煞又將句中玄說得特重玄中玄都說在句中不知如何是體中玄根本不清枝葉棼亂令讀者茫然不知頭緒其餘至幻寄所辨皆不清楚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一句有三玄一玄有三要則三玄有九要可知矣而今祇要明白九要則三玄不辨而知諸君子將九要總不一顧而亂紛紛論三玄有何益處臨濟公云山僧今日見處與諸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試問諸公能爲人天師否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試問諸公能爲人天師否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試問諸公能自救否人能自救祇明得一玄三要能爲人天師則明得兩玄六要若明得三玄九要則能爲佛祖之師乃這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圓滿處然此理祇有一句因有此三等人故一句分而爲三句若以三句論則該有九玄既有九玄則該有二十七要殊不知祇有一句三玄九要然歸總來又祇有這聽法的人一句而已

因這聽法的人祇在師之一句言句上悟得此我已得句中之玄不能再進得意中玄所以自救不了故謂之祇得一玄三要若能再進得意中玄爲人天師則得六要再進而得體中玄則得九要圓滿究竟爲佛祖師然三玄九要總在我一心之中乃人心粗不能自照則遂有淺深大小之異其實不過一我而已矣

問曰如何是句中玄三要曰句者言句也學者爲師家一句點破直指此我學者因有言之句而悟得此無相之我絲毫不染不著豈不玄乎然此玄則因句所發明也要乃緊要之要蓋言惟此爲要其餘皆可緩也其初悟時脫離諸相得知此我是爲句中玄初要既知此我則當保任鍋抽拳全藉裘頭人明明有人不能忘卻所以自救不了此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無相之我是爲中要然以此我保我則有想像光影而思欲離之猶不能忘是爲上要故臨濟直指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拳全藉裘頭人明明有人不能忘卻所以自救不了此無相之我是爲中要然以此我保我則有想像光影而思也要乃緊要之要蓋言惟此爲要其餘皆可緩也其初悟時脫離卻上要彼句中上要在想像光影中而今因保任工夫綿密遂知離卻想像光影猶有離在意中此意中玄初要也

三句論則該有九玄既有九玄則該有二十七要殊不知祇有這聽法的人一句而已

然此理祇有一句因有此三等人故一句分而爲三句若以

玄九要則能爲佛祖之師乃這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圓滿處

祇明得一玄三要能爲人天師則明得兩玄六要若明得三

否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試問諸公能自救否人能自救

師否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試問諸公能爲人天師

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試問諸公能爲佛祖之

三要已離卻外邊一切相豈不玄乎

問曰如何是意中玄三要曰人將此意字看作心意識意字

便錯難道的的大意西來意如意珠三意寶字皆錯否浮山遠

謂意中玄意字非識意之意甚是而洪覺範非之殊可笑難

道悟此我竟無意可乎若不是意中悲憫羣生如何說出這

許多法來蓋意中有玄玄中有要其初要即句中之上要而

豈不玄乎再工夫更覺綿密而忘卻離字遂入無爲正位而身心輕安受用無比其始也返照之意多今也變返照而爲寂照端拱無爲一無事道人而已是爲中要豈不玄乎再久之則無所謂功夫無功之功其功甚大即無爲而渾化其無爲之迹亦無所謂無爲是爲上要豈不玄乎到此地位已明兩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爲人天之師蓋謂人間天上得安樂者皆是有爲修善而得然皆不能出生死脫輪迴若入無爲遂超苦海自救已了而可以救拔人天故臨濟公直指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蓋謂斯理能解而至於不可以言解則妙矣此意中玄三要之妙也既不可以言解而至於妙則起念來問者豈不錯乎即善問者如無著菩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亦無能措詞矣況其下者乎此所以見無解無爲之妙也蓋無爲法門其初已悟截流之機入正位則羣流妄想皆斷彼有言問答直漚和而已漚和云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滅謂之漚和乃言一漚起而又一漚起而和之任你起百千萬億漚眾而成塊怎能截此眾流也蓋謂雖有百千問答終歸有解豈能如無解之妙解一齊放下無問無答當下即截斷眾流而端坐證無爲也漚和又曰乃方便也方便乃誘引之法豈能當下蕩得意中玄乃心中自解自修自證之妙

問曰如何是體中玄三要曰意中玄與句中玄雖近然猶可思議分別至於體中玄與意中玄更近則難於思議分別然既曰更近既有近字豈無言說要知自句中之玄修到意中之玄可謂妙矣又修到意中玄之上要可謂妙極矣原來妙到極處則妙自不能久炫其妙而返淡矣此淡字乃妙到離處返而爲淡非今人不曾歷過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如水水無味同愚人一樣無識無知窮衣吃飯而已此爲體中有一至味在焉至味維何原來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萬不是凡不是佛不是境不是物不是有爲不是無爲於行住坐臥動靜酬酢往來之中而歷歷孤明如朗月當頭推人一入淡則飛走去惟智者能安而樂之淡雖無味然無味然而還是初要豈不玄乎斯理原非妙字能盡惟淡字好眾中玄初要蓋吾人本體本是如此而今復至於此並無加增處返而爲淡非今人不曾歷過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如水水無味同愚人一樣無識無知窮衣吃飯而已此爲體到極處則妙自不能久炫其妙而返淡矣此淡字乃妙到離之玄可謂妙矣又修到意中玄之上要可謂妙極矣原來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玄中要也豈不玄乎嗟呼至此亦難言矣世尊至此見文殊迦葉白椎竟便下座古來諸禪師至此便拂衣歸方丈寒山子曰教我如何說惟曹山有一句明此上要僧問曹山曰朗月當頭時如何山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山曰月落時相見湛愚老人若在當時劈面與曹山一掌云月落時作麼生相見客曰此時曹山便拂袖歸室曰曹山拂袖歸室我便禮拜而退此體中玄上要也豈不玄乎故濟公直指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此三要更不曾有人說破是何三要卻不是體中玄三要蓋體中玄三要乃印開心地發還原至寂滅究竟自家大事了畢者此三要是返百千萬陀羅尼自然能建度生化門之妙用所謂朱點者心

也雖到上要大事了畢而悲智雙運自不能已然化門應來人之機有千變萬化之不同自返自心窄而不廣不足以當衆機而投其所問惟三要能印開此一點心地包含大千世界度盡羣生三要雖何乃吾人身口意最要最要者也身則外現威儀口則隨機對答意則慈悲智慧雙運以此爲印乃能開發心地所謂印者即如一官必有一印有此印則無遠不至任我縱橫開發誰敢礙我蓋人能至體中玄上要則自能知此三要之印本來已具我今用此印而開我心地廣大無邊凡一切料揀與奪權寔照用賓主何必擬議而自然歷歷分明當機即用即有志必欲爲佛爲祖者皆來投誠歸依而受我三玄九要印開朱點之妙彼未入此門者不必論已入此門者都在此三玄九要之內我已歷過三玄九要彼學者能到某玄某要者我即知之或超入即得體中玄要者斯爲中智或入而得句中爲上智或超入即得意中玄要者斯爲下智而引之前進則孰有能逃我洞鑑之外蓋惟此三要能印開心地而能爲佛祖之師則視彼得意中玄要者豈不窄乎再視彼得句中玄要者豈不更窄乎蓋三玄九要法門乃宗門至要即楞嚴經所謂密因修證體中玄上要即是大佛頂惟是密因故玄有三而要有九乃此心返本還源之路不是執定一法進修乃悟此心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惟此一眞我面已矣惟此眞我即是聽法的人面已矣所以臨濟公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有三玄一玄中須有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雖道一喝及云蒼天蒼天幾句無理路言句即算會麼乃濟公與人操實商量此密因修證不是一問答一轉語便算作能會如能細細清楚明白說破玄要許他一喝若遇來問者便喝這一喝值得甚麼

或曰聞老人所解三玄三要與歷代古來禪師自汾陽以下大不相同然一句一字著實清楚令人佩服但不知當年臨濟公果是此意否曰若要我之所解必與臨濟公之意相合上下千古歲月遙遠誰爲證據然讀其言玩其意非細細詳察不如是會而以無理路句一例會恐辜負濟公婆心蓋入此道者即頓悟後亦有漸入豈能如龍女頓悟頓成即趙州至四十年纔打成一片初祖謂二祖曰心如牆壁自然入道玩這入字可見其有漸進也古德云侍師多年漸臻玄奧又云諦當甚諦當管保老兄未徹在未至徹時還有進步經云唯聖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於楞嚴則直指出密因修證又云理雖頓悟事要漸修文殊讚觀音自聞聞法門曰豈惟觀世音我亦從此入

佛一路涅槃門蓋三玄九要乃一路涅槃至大佛頂始爲究竟乃要人詳察據實商量不可於他三句之外另生怪異奇特之想祇還他一句一字的本義豈可籠侗一句話就算會得豈不令人失笑祇要據實而論能依此修行管保成佛去何必問濟公之意相合不相合也

臨濟公示寂時謂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公曰以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若湛思老人在當時便叉手向前曰道這個臨濟公自然瞑目而去誰料三聖便喝公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臨濟公一生喝人如何示寂時賺此一喝蓋臨濟公所主在這說法聽法能喝的人不在喝上若在喝上追尋則失卻此人矣所以三聖後不特特提出此人以接濟宗之旨公早已知之眞可痛惜則後來惟以喝爲事者不謂之瞎驢不可也

學者將三玄九要細細反復詳審清楚原來乃一現成返本還源之理並非造作後觀察十方三世諸佛並歷代祖師禪師及大菩薩諸菩薩辟支緣覺聲聞境界無不了然彼一有言句或有理路或無理路凡五宗同異差別便知其落處若夫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四十五聖位並十地至於等覺妙覺十住十信十回向等修行之門皆不能出我掌握之中以至天魔外道種種不能悉舉如楞嚴五十陰魔所執之病不必用心照察自能悉知能入此玄要之門則成佛有期而人都忽略看過眞可謂咎莽極矣猶自稱濟宗兒孫不亦愧乎

石霜隱居瀏陽人傳洞山云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霜曰有人下語否曰無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後洞山聞之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問曰如何便就是古佛曰他說出門便是草可見他總不出門既不出門則誰能見他既爲人不能見豈不古耶此得意中玄中要以上人物安得不古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窗外曰咫尺之間爲甚麼不相見霜曰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霜曰偏界不曾藏問曰是何意旨曰石霜之朱點不窄所以能答偏界不曾藏

夾山會曰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遮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目視狐疑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甯可赤腳不著最好曰夾山說這些大話可謂極本分極眞實可以喝三玄三要俟喝後又要他還我清楚我繞禮拜而退否則還要商量

德山路逈一賣餅婆子遂向買餅點心息肩婆曰所肩者乃何文字山曰金剛經疏鈔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云過去未來現在三心皆不可得未審上座要點那個心山無語蓋經謂三心皆不可得婆人皆忽略看過不可得中悟得一可得之心縱是經本意後人即休眞可憐憫客曰即此現在之心乃可得也曰既現出在此如何可得蓋此心一現便過不能暫留得些甚麼惟此我自無始至於而今當下從不曾現出縱是眞心不是過去未來現在而在於此者乃可得也然亦不須用得余權書論此義甚悉德山被婆難倒遂造龍潭一夕侍立潭曰更深何不去山珍重便出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與山山擬接燭潭復

吹滅德山於此大悟遂將所著文字盡燒卻龍潭對衆讚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矣德山大悟乃悟得體中玄中要以上本不曾現出之眞心所以執一條白棒打盡天下無有敵者此是吾人榜樣當體會之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問曰既無語句又無一法何得臨濟公說出三玄三要這許多話說曰三玄三要不是臨濟公杜撰乃人人都有此歸家一條大路他人粗心不能說惟臨濟公細心歷過說與人非另有玄要加增於我而修之也乃我之玄我之要現現成成我自歷之我自見之我自成之即如藏一花果之種於土中其種爲水土潤澤自然以爲盡諸方祇教人無事去有甚佛祖可求有甚菩提涅槃可貴若能識得呵呵大笑之人則參學事畢

空則何求何得何事何心何本何末虛自然靈空自然妙所彰此我愈玩愈是的的此我是一頓赫虛空既是一頓赫虛空則諸子當細細體驗此我本不是物本無可名本虛本空然而頓赫若似乎有無窮無盡廣大之光明所謂頓者若似乎有尊嚴高貴有威可畏所謂赫者虧然德公將此四字表我我卽是道道卽是我然我道皆是强名德公謂之曰頓赫本來者皆爲自欺此等言論眞可謂直截痛快斯道祇有此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盡爲這些佛祖名相繫住吾人心念安得不爲而且殺正是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生爨爲根其既也生苗生葉生花結果成實其根其苗其葉其花其果皆自內出非外有加所以無一法與人祇要明此我卽藏種其中玄要自然相應而現至於本來並無一物爲究竟之地蓋吾人自無始以來積累妄想其繁重之苦難堪極矣今悟此我日離妄想日進輕安輕安而又輕安卽是玄要之妙彼繁重妄想中卽發出愚蠢卑陋醜惡之相此輕安中卽發出智慧辨才神通之妙所以謂之玄要者此其故也然皆是本有之理故曰我實無一法與人也

德山云及諸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或曰此德山密語也密語者蓋不敢輕示人也今已露布而人皆忽略眞可謂無福極矣

問臨濟公爲諸方已甚德公更甚何也曰兩公如此毒爲諸方不長進德公爲諸方可鈍無恥比作淫女人以爲已甚那知道兩公之爲至於已甚者乃其婆心更已甚也使兩公生於而今惟有痛哭而已矣

問曰爲諸方固是婆心爲諸佛祖且至於要殺何也曰兩公爲佛而濟公竟至於過佛殺佛此是古今來人所未聞者總是因你祇信外邊他佛他祖不肯自信這點法的人乃眞佛眞祖遂起此殺念將一切衆生所歸依外邊他佛他祖都殺盡而教其都認得自家是佛纔能超出生死苦海

救汝婆心到至極處正是爲佛祖吐氣到至極處祇要你自家顯出這嫗魅堂堂之我不要依靠佛祖縱是究竟所以兩公之爲諸方是救諸方乃爲佛祖是救度吾人而吾人若漢不相關眞可謂頑鈍無耻末可救已德公有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哪阿哪此乃德公臨示寂時直指出這阿哪之人乃從來無病者即聽法之人也千古相傳祖祖相授不過明此人而已矣他何問焉思之思之勿自惑乞

洞山因無情之物如牆壁瓦礫皆能說法致疑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過水覩影大悟又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此是洞山入道之本後上堂建立正偏王子功勳等五位固是委曲救人婆心不如將自家所悟直指與人豈不痛快其所建立者悟入者固亦有人然因此五位縛住拖泥帶水者不可勝紀或曰此則學者之過非師家之過也曰不然也若立法直截痛快使學者不能播弄心思如秦時鞭櫟鑽豈不甚妙余何敢謂洞山之非因見洞山所傳之人其沾滯隔礙引人入塹入緜不能不令人罪其所從來也大慈杲在當時見洞下皆入室密傳且發誓不敢明說則世尊當人天拈花示衆則罪如山矣杲深恨之而幻寄說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皆受室中密傳等語且稱尊宿以妙喜爲證殊不知大慈最惡洞下之人蓋因子孫不肖致遺祖父之憂所以中斷臨濟宗有人續之接其宗旨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即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爲象形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人能詳審曹山此言則洞山宗旨已得之矣有何難哉後自汾陽以後諸君子所作五位之頌並言句非不合式然重複雷同竟成套語襲句依樣葫蘆何足以明當年立教苦心洞山宗旨惟曹山能承其後至於而今如曹者其誰人也

功勳內紹外紹則一瀉而下蓋洞山之意乃借五位逼出最上一位下語要忌觸諱當機要貴回互蓋要你不得暫刻忘卻此位在下語當機時又要忌諱回互則此最上一位不但不能忘卻而且相應矣總是教你綿密保任此我何嘗有異濟宗但言句差別乃各家宗旨耳但濟宗勝於洞下者乃直指聽法之人那裏管你忌諱回互不回互十成死語不死語將你絮絮叨叨的一齊掃去直指人心見性是佛纔是初祖西來之意可憐斯道日浸日下佛祖拈花直指之旨埋沒久矣後來諸公未嘗不是婆心然要各立宗旨便是已見而所傳者又爲後人所私佛法掃地今於六祖後雖代有偉人然而至我濟公直指之傳始大彰於萬世而人猶忽略之豈不

傷哉

要知位雖有五然總是這聽法之一人若能於位位上都認得祇是此一人則位位皆是名曰與我有何干涉然設五位者正要你在位上看出這無位眞人不爲五位所著則乃曹山所言虛玄大道無著眞宗然歷來修道之人皆不能出此五位卽超出位外者一涉於用總在此五位之中然而不爲五位所拘細細將正中偏偏中正五位看明纔曉得此人非正非偏非偏非正能入位能出位而縱橫自在蓋設此五位之境而明此歷境之人所謂正中偏者乃背理就事然能背能就者何人也偏中正者乃捨事入理然能捨能入者何人也兼帶者冥應衆緣然能應衆緣者何人也不墮諸有者其不墮之人又誰耶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要知惟我極虛玄惟我之名纔是大道非我之外另有大道也惟我無著惟我纔是眞宗惟我卽位非我之外另有一位也豈不最妙最玄乎所以洞山云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泉五十三蓋我不守自性纔有一念緣便生頭角不堪不堪我本是佛又擬心求佛豈不羞慚蓋此我自無始來無人識得今我既已識得則安肯又向他人討案明耶此一偈卽可以爲正偏王子君臣內紹外紹宗旨不可亂閙的將五位許多頌並後人許多頌與言句集滯於心則言語繁無頭緒安能有入處臨濟公三玄三要亦難入蓋有一聽法之人則有頭緒可以漸而進也我今於曹山旨訣並洞山功功之偈指出頭腦諸子於此一明則可通諸位而無難矣然五位之旨非我所喜而教人著也

僧問洞山云和尚尋常教學人行烏道未審如何是烏道山曰不行烏道問曰不行烏道何謂也曰諸佛常行空寂之路卽洞山所謂烏道是也此乃是保任入道之妙修道路乃謂諸佛卽有念亦是無念之念離卻一切相而行於空寂之路卽洞山常常教人必要如此僧認此便是本來面目豈不顛倒既是本來面目如何還行烏道本來面目者不易到此所以洞山常常教人必要如此僧認此便是本來面目曰

洞山所云烏道有益不淺學者當宗之

洞山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此語觸著臨濟公痒處亦觸著三世諸佛痒處亦觸著湛恩痒處亦觸著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痒處但衆生爲嗜慾麻木不覺耳我運呼洞山公洞山公何不將此語反復叮嚀如臨濟公告誡吾人而祇此一見何也令我不能不慨

洞山云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叉頌云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躍跡努力殷勤空裏步此是洞山宗旨

洞山五位當透過則悟得有一無位眞人若能先悟得這無位眞人則五位朗然明白若過在此五位中者直引之入於虛玄大道洞山宗旨若非曹山則爲後人埋沒久矣

金陵藏曹將氏校印

光涌少依仰山後謁臨濟復歸侍仰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光云上元湛恩老人

禮覲耐向山曰還見和尚麼曰見山曰和尚何似曏光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似個甚麼光曰若有所似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個甚麼光曰若有所似與曏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問曰此則公案請老人開示曰此我本來無相虛寂玄妙非言可明若有所似則非我矣古德云說似一物則不中盡天下之物並虛容皆不能似若有所似則著相與曏何別要知曏佛兩忘則情盡而眞我之體始能顯露見此我之眞無過于此所以怕死者乃此故也余笑曰惑至于汝可謂極矣吾人此我本來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光明不是因修而得祇因緊緣四大墮在此身之中可憐生僅僅得此日用應酬光明乃萬分中之一分若離卻此身則障礙全無與諸佛相等回視在此身中之光明猶如瓦礫怎麼不樂乎身後而反愁于生前問曰死後自然昏惑不知所往那能如生前在此日月光天之下曰彼昏惑而在黃泉乃生前所造之惡業蓋覆本性之光明而自障自礙不是因死而得之者你若生前所造善業死後便大不相同卽以生天上之人論其自身光明已勝人間百千萬倍若投身于佛法之中則高出于天人又百千萬倍若能還我本來人總不借于善業佛法卽佛祖親來摩頂受記說法我總不借不要不要此人卽可以爲佛祖之師所以惟有此我便是大佛頂便是無上正等正覺菩提無上之光明若借絲毫便是障礙所以曹山示衆曰覺性圓明無相身竟將知見安疏親念異便于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極處吾人自無始以來總在這借上墮落到而今不能出頭自從借這胞胎爲身便入苦海又向此身外借一切以養此身此衆生因借而隨不可問矣卽有看破世情而放下者又借一切佛法修行障礙這一靈眞性所謂我者不能仍如舊時之人總在這一借字要有依靠便埋沒此我便是墮落故教他離卻此身不可起一念有借于依靠之心則自然妙矣問曰吾人今有此身仗他得有如此明白若離卻豈不昏去所以怕死者乃此故也余笑曰惑至于汝可謂極矣吾人此我本來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光明不是因修而得祇因緊緣四大墮在此身之中可憐生僅僅得此日用應酬光明乃萬分中之一分若離卻此身則障礙全無與諸佛相等回視在此身中之光明猶如瓦礫怎麼不樂乎身後而反愁于生前問曰死後自然昏惑不知所往那能如生前在此日月光天之下曰彼昏惑而在黃泉乃生前所造之惡業蓋覆本性之光明而自障自礙不是因死而得之者你若生前所造善業死後便大不相同卽以生天上之人論其自身光明已勝人間百千萬倍若投身于佛法之中則高出于天人又百千萬倍若能還我本來人總不借于善業佛法卽佛祖親來摩頂受記說法我總不借不要不要此人卽可以爲佛祖之師所以惟有此我便是大佛頂便是無上正等正覺菩提無上之光明若借絲毫便是障礙所以曹山示衆曰覺性圓明無相身竟將知見安疏親念異便于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

借借者珍重便化問曰如何是不借借曰不借借三字妙到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山曰不去山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

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曰如何是打成一片曰此問乃吾人之最要眞切問也六祖曰我法門以無念爲宗無者無一切相念者念眞如眞如者我也但起念不可著于一切相惟念此我則念念不忘此我久之念與此我自然打成一片所謂相應是也諸佛一路涅槃門卽是此義乃成佛至簡至易之密因若捨此不爲而去亂參一切公案豈不擔擱歲月其他公案卽不會何妨將來自然融會貫通不煩用力幻寄所選指月錄雜而不知其要使學者東奔西望我向年在此空費許多心力至今始悔蓋念起卽出而著相能于念一起卽返照眞如如祇此一點功夫有無窮妙義千里尋師恐不能得此一句

不盧席相待

問曰適見心燈錄序至德山其托鉢公案未見發明何也曰我心燈錄總貴直指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宗旨其餘略而忽之也又問曰諸方亦說返照老人何以不許曰我不許諸方者且問你他說返照照些甚麼我亦曾屢屢問之他說照見本來無無一物此還是生平有修行者我遂詰之曰本來無一物固已甚照而知此本來無一物者是誰則茫然無以應我可見他返照有何用處我之言返照者乃念念照此眞有之我非照于空也天淵之異豈可忽畧又問曰大慧謂爲默照邪禪何也曰默照邪禪者乃不曾知有也既不知有豈非邪禪今諸方所言返照者皆此類也當細細辯之與六祖之言爲同爲異

問曰弟子所見諸方亦多矣竟無能知有者何也曰他歷來相傳皆是如此怎怪得他他怎曉得自無始以來因有一個大物事才能生天生地生出一切形相並吾人之身因有此身將身之外者名之曰太虛乃衆生因有此身故有此太虛之見那知道純是眞空本性何嘗有甚太虛這才是眞正知見蓋能悟得這個大物事乃至眞至寔之有不是有無之有若不是這個眞有如何能生天地萬物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總是虛妄千七百公案總是明此眞有才許之入道若不知有就任你學盡佛法通徹大藏終歸虛妄若能知有即一字不識諸佛不能不令人長太息也我于山乃休三字故知其無甚奇特明日德公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然亦得嚴頭之力頭曰且喜堂頭我心燈錄總貴直指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宗旨其餘略而忽之也又問曰諸方亦說返照老人何以不許曰我不許諸方者且問你他說返照照些甚麼我亦曾屢屢問之他說照見本來無無一物此還是生平有修行者我遂詰之曰本來無一物者是誰則茫然無以應我可見他返照有何用處我之言返照者乃念念照此眞有之我非照于空也天淵之異豈可忽畧又問曰大慧謂爲默照邪禪何也曰默照邪禪者乃不曾知有也既不知有豈非邪禪今諸方所言返照者皆此類也當細細辯之與六祖之言爲同爲異

問曰弟子所見諸方亦多矣竟無能知有者何也曰他歷來涉曲指者我皆不喜告人恐他涉于思路則離道遠矣然托鉢公案亦無甚奇特因飯遲肚飢托鉢而來因鐘未鳴鼓未響托鉢而回惟嚴頭看出德山不會末後句今卽爲汝撒底一論恐汝亦未必能透蓋德公于吹滅紙燭時大悟因他從前尋究經教用心太繁太苦一旦豁然釋重擔而得輕安渾乎人法皆空獨臻堂奧非是不知末後句也蓋忘乎其爲我也豈他人不知有者所能望其萬一耶而嚴頭密啟其意不與他人得聞想有明破不堪之意古人還有這點障礙不能不令人長太息也我于山乃休三字故知其無甚奇特明日德公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然亦得嚴頭之力頭曰且喜堂頭

老漢會末後何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指月錄中載德公呵佛罵祖並罵諸方無恥之極想即在此
三年之中其痛罵諸方功德甚大乎之將來無窮無盡若諸
方有眞善知識出世皆德公之作養也後古德見德公呵罵
佛祖乃曰讚佛讚祖舉竟是德山老漢眞大人之言
問曰後千佛祖者即能成就斯道不過與佛祖相等何必定
要呵罵以爲奇特曰不是好奇特乃本性本分事也要知此
我至寶至貴當機說法之時要提出來問者千九淵之下
即刻登之于九天之上若有絲毫牽纏則喫而不能自脫那
裏容得他有佛祖兩字染著于心所以呵罵之教他祇有自
己並無他佛祖才能徹悟此尊貴之我豈可讓他佛祖獨居
無上所以曹山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
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卻須向他背後又
手說舊歷大話曹山此言蓋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既已
悟得此我我因時節因緣我自能度己自能度人自有無窮
變化當機面前若有絲毫不忘古人陳迹則當下必有隔礙
不能自由所以呵之罵之以見此我之尊不是尊常諸聖的
見解才是的佛祖大意你作呵罵會則失之遠矣
曹山極力勸人要如狸奴白牯捉鼠之意
知苦提涅槃及善惡因果但飢來吃卓渴來飲水若能恁麼
不愁不成辦曹山此言眞親切有味你若去學佛學祖羨慕
他智慧辨才神通早錯了也不如學狸奴白牯一切不知速

于成就人能窺破此義眞可謂獅子兒爲十方如來讚歎諸
菩薩以下皆圄措不知其故今聞此法若不珍重可謂無福
慎之慎之
雲居膺云欲證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個人相應
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履分暫時
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若能常在愁甚麼
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若得久遠亦得觀雲
居膺所言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彼不修道者不必論即修道
者論年論月不在眞死人也我所以常教人觀自在因反復
叮嚀竟成露布都不留心以道眼觀之皆是死人眞可畏也
暫時此我不能在此猶如死人一般彼論年論月死去不在
堪吾人竟甘心日日拖這臭穢不堪之皮囊而樂子死而不
一回心何也思之思之豈不淚下
雲居膺云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己底人即難得問曰何謂也
曰後世修道者萬不及古人古人悟得這聽法底人後將一
切經教語句盡拋向東洋大海眼角也不屑覷他一覷直同
糞草祇時時觀自家常常在此須臾不離那肯去問他是理
是事分辨是非邪正祇有此我歷歷孤明顯然在此久之則
如中天化日萬物受照彼絲毫隱微皆不能逃我洞鑒所謂
此等人能顯出自己者眞難得也若彼顯照者則不然惟求
知解不顧本源祇去辨理辨事照邪照正顯露聰明勞心役

想孜孜以此爲事者比比皆是不足算也要知顯己則生顯照則死生死兩途請君擇而行之

僧問禾山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如何是眞諦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如何是向上事禾曰禾山解打鼓曰來問者乃四義而禾山總以一句答之何謂也曰任你千義萬義歸于一義一義歸于無義無義發出一義一義發爲千義萬義祇要會得此我乃千義萬義之大總持若解打鼓之一義則彼千萬義總不出我打鼓之一義打鼓之一義即同彼千義萬義而豈止此四問之義而已也吾人能會拈花一義則千七百之義皆同要于千七百變相中悟得同是一義則禾山解打鼓之一義可概擺五燈會元之所問何以疑此四問同一答耶古來聖哲于當悟時祇于一義中得入則能徹底不過于逢緣時或境或物或眼見或耳聞觸著嗑著明得這逢緣者乃誰逢此緣則參學事畢其後惟在保任則印開朱點之窄爲佛祖之師何以疑此一義不足以該四問耶

瑞巖居丹巳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自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問曰何謂也曰此則公案煞是直截痛快明白祇要認得我常常自呼自應要惺惺著不可被他人于言句變相中瞞過又生疑慮其他言句變相任有千樣萬樣總不過都是明此我而已或在我之體上說或在我之作用上說即一時不能會他言句亦不妨祇要自呼自應久之無不貫通惟此則公案能速證菩提疾于成佛珍重珍重

問曰祇此瑞巖一則公案便能了卻否曰瑞巖當日如此修行我今日如此明說汝心中還疑不肯放下總是你不肯在簡易大路上蹉直去要在險路上求奇特若依老漢見識這指月錄中凡一切奇句險句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橛我眼角也不覩他一覩還要勞精神去參他眞可謂之捨珠玉而尊瓦礫若有血性的漢子自作主宰自建自立自由自在自成佛去即十方諸佛還不放在意中何況這些餿腐殘食兩能逗留于我之心中耶汝之意還要在這些語句中求一奇特而捨我之本來奇特眞可謂自暴自棄不足答也可歎可歎

雲門云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甚麼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如狸奴白牯卽能速于成辦何必勞擾于他公案言句卽雲門一生別解作甚麼觀雲門此言可見祇要知道吃飯屙屎如狸奴白牯卽能速于成辦何必勞擾于他公案言句卽雲門一生所說之法祇消在一句上點明其餘皆破不過使你一參他言句便去不得乃截斷你的眾妄不愁你這眞我不現于當前教你一返照識得卽了當去不是他人所說粘粘滯滯牽前拖後不能卽時了卻余向也極愛其語然終不如臨濟公直指之爲愈也

繼徹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徹曰泥彈子穴異之問

曰何謂也曰以泥彈子爲正法眼眞佛祖心傳百千萬劫難遭遇此等言句我不惜口業爲你分明說破諦聽諦聽不可輕視蓋眼有所謂法眼法眼要正所謂正者乃能見此無形無象之我眞眞實實而歷歷孤明始可謂之正法眼若有絲毫偏向滲漏端倪則非正矣今曰泥彈子則默然混沌無思無爲無瑕無縫無可名狀無可思議但有一色一音入其視聽則歷歷分明是非立見不須擬度諸佛諸祖皆爭入此而坐享其成此泥彈子之所以爲正法眼是也珍重珍重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因其無眼而無不眼無見而無不見乃此我本具此眼本與泥彈子同一如何古德云如牆壁如露柱如大死人卽此義也學者要得正法眼祇要死卻此心如露柱牆壁泥彈子則正法眼宛然本具在此矣然卽我卽正法眼非我之外另有一奇特而得具此眼也

問曰僧問洞山宗慧如何是佛慧答曰麻三斤何謂也曰你問我我答你問曰如何是佛曰麻三斤何謂也客不悅曰老人何相戲也曰你問我答何戲之有又問畢竟如何是佛曰畢竟如何是佛客怒而去余笑曰若不是佛如何解笑解怒

問曰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何謂也曰嘉三斤綿四兩送與玉樓人繡出鴛鴦儘君看客曰不會余笑曰因你是佛所以不會客曰既不會如何是佛曰既云不會如何不是佛客曰不會不會曰豈但你不會不會卽歷代佛祖更不會更不會客曰原來不會便是余振威喝曰若不會下地獄如箭射

法眼悟得一切佛法本來現成後祇教人仍舊去吾人因不肯仍舊時時攀緣求有增益遂致墮落那知道祇要將一切世法佛法都歇卻仍舊祇是這我飢來吃飯困來打眠卽是現在佛誰來奈何你萬不可被他老和尙舌頭瞞盡五燈會元中語句不過數人仍舊去果能今日仍舊去凡佛祖所言者皆爲賸語不必問也

僧問葉縣省曰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尙丈室以何爲明省曰眉分八字又問未審意旨如何省曰雙耳垂肩客曰何謂也曰此古德和盤托出這現成之理蓋世界皆借日月之光而吾人本性之光明自無始至于今日合聖凡一切衆生並無須臾稍息乃一現成之明並不是因修而有祇要悟得便與諸佛同明還要借日月之明麼眉分自然八字雙耳自然垂肩還要修爲麼人果能悟得此兩句現成之理推而類之一切現成不煩絲毫心意修學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飢食困眠成佛必矣他何問焉

古人悟入皆有機緣因緣而悟雖人各有入然皆悟此我而已若悟而非我卽爲外道任你八面圓熟與此我毫無干涉終無所用終必墮落

古人說法皆有機緣因機緣而說雖有千七百之繁然皆說此我而已若離我說卽是魔說任你極力擔荷總無用處近

年來皆是此輩離我作祟眞可歎也

廣慧璉示衆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纔是揑怪強生節目

臞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這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以故免得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于這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卻毛衫作箇瀟瀟地納僧去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客曰此則公案但他具何見識便如此說曰他亦無奇特見識祇識得這是個現成的道理還仍舊去便是所以他便能呵叱佛祖饒舌多事所以說話便直截痛快人不能及總是人不能信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獨尊便爲佛祖壓倒眞可謂自輕自賤誰來輕你賤你然此獨尊之我本來現成不因修證而尊祇要識得仍舊便是便知呵叱佛祖爲應當如是不然則彼爲喘惑埋沒獨尊之我豈肯甘休安得不出而辯之致使喪我兒孫也

大愚叙白馬祖後有十五家宗旨既云宗旨豈可便有十五家蓋言彼十五家之入路耳其所歸宗之旨則一也然宗旨之最要者惟我濟公一人其餘不能不消滅去何以故蓋末世業重初入此道不能識言句之所由便生退心不復更進不然者便學習語句熟記一肚皮陳言腐語不知羞恥去求食養惟有志者得入濟宗有大福力得聞這聽法底人則處心自不肯退去歷久歲月自得成就其餘他宗恐不能保有此是心傳正印爲天衣懷指出爲舜老夫歎賞有志者明此則一切皆不足問矣

永明壽云若未親到漫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俱

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于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觀之
皆爲魔說總是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
迹言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
放身乃可耳僧問永明曰願乞最後一言永明曰化人問幻
士谷響答衆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問曰永明將玄妙
皆視爲魔說何也曰玄妙本是此我本分之事佛與衆生並
無增減同一玄妙蓋同此我卽同此玄妙也諸佛因悟而復
此玄妙衆生因迷而被此玄妙然從執至暮日用應酬無不
在此玄妙之中但不曾悟與佛有不同耳故佛祖教人不可
貪著世欲忘卻本分遂言出本分中有若許玄妙以開示其
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
凡心而要他返本還源不可迷失所謂方便門中旁贊助人
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
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因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之語後爲淺見薄識之人於修行中略得點神通便以爲玄
妙驚駭衆人衆人遂以仰慕尊之以致擾亂正宗豈非魔說
若世有斯人卽是斯道不幸當速攻之不可遺害後進之人
所謂虛妄浮心多諸巧見爲害不小也若論玄妙難道穿衣
吃飯不玄妙麼擡尿溺尿不玄妙麼又問曰如何是泥牛水
上行便是最後一言曰你問泥牛去答曰老人又相戲耶泥
牛如何解說話曰你不見永明言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
迷眞實道泥牛不解說話乃差生文彩即是爲你說眞實道
湛愚老人如何及得泥牛若見泥牛定吃泥牛棒在又問曰
畢竟如何是最後一言曰開口便不是

劍斬斷人一切所知所見所聞所覺所悟祖聖所傳得這臟法底
人亦條條光躶躶一絲不挂不染便大事了畢誰教你
學佛法明佛理多事勞神枉費歲月吾人不明此義惟要去
東張西望求知解求見識搬糞運草填塞滿肚誇耀于人及
三十日到來手忙腳亂眞可憐憫
眞淨文云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于妙則互有長短苟至于
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
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變化把得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
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
乘禪寂斷見境界客曰此等言語讀之眞令人明白曉然何以朝夕又東尋西問
既明白曉然何以朝夕又東尋西問
問曰何以謂之教外別傳曰善哉問當日世尊金口親自叮
嚀金色公此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傳之于汝乃我教外之別
傳也因不在教內故云別正是嫡派正傳蓋教內之以黃葉
爲黃金假設化城誘人漸修漸入非直指也惟別傳乃直指
惟直指卽是所以不用修不用證不許用心又何須參學現
現成成端坐成佛卽你未悟前歷過百千萬億劫修行于此
刻悟時總歸夢幻都無用處不可說原虧前世所修今世纔
自古佛祖心心相授並無一法與人祇教你執定金剛王寶

得如此此是魔說蓋教者乃開口以言教人之謂也要知此
理一有言卽非何況又尋究于言語之中要融會其通豈不
是大錯大錯今言此我者乃方便中之第一無上方便不得
已之大方便也及知此我後到熟極相忘時于當下能加此
一我字乎一我字尙且不能加猶可以加教中之若許言語
乎所以要識斯理須在言語之外若染著一字便是障礙故
曰教外別傳也後諸禪宗牽纏教義都是違背世尊宗旨非
嫡派也

古德云我宗門之事乃世尊教外別傳已明明說出非言教
所能及者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不了義經爲中下人說了義
經爲上乘人說拈花別傳爲上上乘說不但不了義經不能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及卽了義經我宗門亦用他不著何以故蓋宗門之旨有甚
義不義有甚了不了然亦乃劫數使然該天下人普聞有此
等上上之法非祇爲上上人也別傳之旨乃吾人本有之理
不是世尊杜撰乃不得已見衆生難于驟說故先以權巧方
便說不了義經後才說出這本分之事要知前過去諸佛說
法度生皆是此法並無他法所以度人至恆河沙數今祇言
度上上乘豈不偏向非佛本意也

問曰教外別傳傳個甚麼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
問曰如何是正法眼藏曰正法眼藏遍羅國象桃李當前春
風波浪又問曰如何是涅槃妙心曰涅槃妙心枯木解吟泥
牛一去不復返石女懷春腳弄琴

禾山慧方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
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仰則暗機圓
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閒曰此則公案請老人開示曰要會
祇這箇三字要知古德隨口隨手便是指出這箇這箇卽此
我也故舉起拂子要人看看不可錯過若能看而會得這箇
則彼五宗皆不能出此豈止五宗卽八萬四千陀羅尼總不
出此這箇乃諸佛之母若離這箇卽是外道波旬

佛果云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撥異念繼起擬
心緣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
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于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
間自無力能援人也又云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
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
豈有窮極又云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
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頂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
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又云百不干懷時圓融
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
才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
知得失是非籠罩又云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
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尙設千百
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

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又云祖師道自己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衆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又云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逈絶知見淨躶躶赤灑灑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卻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豎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作用同一體相又云以身爲礙迷卻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本空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箇輝騰今古逈絶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又云若眞實徹證到眞淨

金陵刻經處印

明妙寂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惡手足中流出顯現又云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容相善財初生涉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洒洒流出若只在杳冥冥頓在空寂處豈有如是奇特問曰老人錄佛果語甚多何也曰我愛他說得好著寔明白問曰他說到極處再不肯說出這說法驀底人來何也曰談何容易能如臨濟公之見識膽量臨濟公乃空前絶後之一人也其次卽洞曹等輩說一生法祇在口邊頭不肯說出祇要人自參自悟乃是他建立法門如此那知道後起未悟者遂藉此不說出恐犯忌諱爲藏尾之地欺人欺已以至于今日之已甚耶汝當細玩佛果之言則知佛果之所悟而躡踏寔地矣

黃龍法忠禪師觀水磨發明心要作偈呈佛眼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掩耳而出問曰法忠不聽佛眼末後句何也曰掩耳更求後汝則未知也

大慧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卻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卻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取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客曰問人阿誰者五極其親切若靈利人便可于此悟得此我但不肯再進一步直指出豈不痛快曰此是及也然此亦可謂親切但人不能悟耳

金陵刻經處印

大慧云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程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無非寔相人每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又示汪彥章云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隨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耳正提斯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

三千大千世界總一性也所以古德悟徹此性圓通自在過
人來問而曰麻三斤乾屎橛吃茶去堂前栢樹子豈不是眼
見性也若祇以心見無形無相則終日坐在陰山背後何有
用處

問曰大慧說鄭尚明默然不是何也曰斯道祇要識得此我
而今執定默然則是將此我埋沒在默然堆裏成何道理從
朝至夕雞鳴犬吠鵲噪鴉鳴何嘗默然默然者乃治亂言亂
想之藥也要令口默不可在言上求心默不可在念上求言
念皆默此我則自然突出而顯于當前又曰佛祖貴大休歇
今祇默然即大休歇也曰汝將休歇兩字看錯因你不明此
我朝夕遑遑求悟斯道今指明此我即道則凡求道之功夫
身命安樂地也明此我後若執定此我不與萬物同其動靜
日用應酬往來則是著于我相何況又執定默然成何道理
大慧與鄭尚明論默然爲邪至辨論極處才提出只今這聽
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畢竟在甚麼處何不早將此說追
劄他直指他只在這裏不怕他不會前後說話雖多引莊子
雲門引孔子曾子終不著實鄭尚明還在雲霧堆裏不知何
日才得了去我之所以奉臨濟公者非有所私見而偏重也
大慧想亦諒我

老人開示曰性若祇以心見則坐在黑洞洞裏能以眼見方
是見性圓滿處此義歷代祖師皆未明說惟大慧提出而後
于大慧者亦不提起殊可歎也蓋此性如太虛其天地萬物
皆出自太虛性與太虛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不辨可知所以
太虛天地萬物之所在即性之所在非有二也因佛祖教人
見性爲甚著相已久障礙深重故便其且離相見此無形無
相之根本而非祇要他在無形無相中便以爲是若能見此
根本則凡眼所見若皆吾性之所發生何莫而非吾性也雖
日遊于形相之中而焉能障我哉統而論之有亦性也無亦
性也非有非無亦性也太虛亦性也天地萬物亦性也眼所
見耳所聞鼻所臭口所言一舉一動皆性也上下八方至于

大慧云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欲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質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這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問曰此等病皆是諸方有聲名者之病非尋常碌碌不足問者老人何以治之曰治何人直逼他到自己親口說誰能鑑誰能覺今守此者又是何人直逼他到自己親口說出我守我鑑我覺其餘生解者皆如是逼他自然諸病皆消若不能明此我即任你異樣作奇怪功夫具極大神通倒行逆施總不干我事何以故我本來現成故

日月翻轉天地將妙高峰持向他國異境又安置本處妙高峰內人物總不覺不知總是在這病裏滾倘有徹此我者眼角也不覷他一覷自臨濟公後能知諸禪病者惟有大慧大慧後惟有三峯其餘皆不能及

問曰如何得此我徹去曰徹之云者乃能見天下之理天下之境總是此一我所爲遂有十法界並天地萬物並不依靠一法若有絲毫見識欲幫補湊泊者則是不能見此我爲萬象之大總持也不是而今定要你無事不曉無理不通謂之徹乃徹見此我乃佛祖之父母之謂徹也即如人已有百千萬億之金銀何怕他山珍海錯天下貴重之物不集于我家所以世尊說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祇要徹此兩句則彼千百公案偌甚麼乾屎橛此之謂徹也斯道即本性也本性即我也此我本來廣大本來高明本來精微本來玄妙本來奇怪本來超脫本來圓通本來寂靜本來自然本來平常本來凝聚本來流行本來智慧本來神通本來純善本來無惡本來無物能生萬物本來無相能顯羣相本來不可捉摸本來現成是佛本來不要修持即歷窮劫至未來際亦不能說盡此我本來現成之妙何以吾人竟置此而不一問也哀哉

能悟此我眞信不移而又能保任不由你不成佛不由你不離一切相不由你不行一切善不由你不離一切惡不由你不能入一切佛境界不由你不能入一切魔境界自然通達

一切法自然通達一切差別公案自然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若信不眞而保任之功夫又間斷則延捱歲月安得至如如之地

此我本來原是佛祖之師今悟此我不至佛祖之師之地皆爲辜負要作佛祖之師悟此我後隨順覺性遇一切境安樂他煩惱他閙他忙他任他拘他百般鍾鍊他看他變易不變易如此歷鍊過若遇來學者于叅眾中即識得可以成就有志佛祖之人

疑必不放過任你于日夜中千思萬想皆能于此我相應此人亦能速證菩提爲諸佛讚歎爲世希有除此兩種人外最可恨者說他不曾悟他强勉說悟說他不知此我他也略略

信得又不知道此我之尊又去看指月錄逢人亂問亂答徒然歲月混忽一生眞可恨也

斯道之所以人不能悟者有一大障礙故卽古來豪傑之士都不能看破終身在功夫堆裏滾來滾去不能脫然躍出作箇灑灑落落底道遙自在之人惟出格大丈夫一眼窺破便垂手入市或處孤蜂絕頂陣斥佛祖不被他瞞試問何事乃吾人之大障礙卽佛祖所說經教有理有義有門戶有漸次有修持有功夫有踐履有成就絮絮叨叨不可窮詰之若干頭路也所以古德喬與將一無理路言句劈面答來不怕你不曰瞪口呆不怕你心頭不七上八下將你心中自有生來所積累所明白底道理都摔到無何有之鄉不能有一句話頭路也所以古德喬與將一無理路言句劈面答來不怕你自若不在卽是衆生出此入彼出彼入此眞可樂也眞可畏也

斯道至簡至易祇在刻下一轉移之間便是佛與衆生不同之地祇觀自在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是佛自若不在便是有所住而生其心便是衆生無所住是佛有所住是衆生

今人若爲師家發明此我祇保任此我如狸奴白牯只知飲水吃草子指月錄中自七佛至大慧一切言句都不通曉如木人見花鳥此人卽能速證菩提爲諸佛讚歎爲世希有如其不然則將指月錄中言句都歸究到此我上句句還他箇清楚明白若有絲毫間曰說明此我卽止小兒嘵嘵止後作麼生曰嘵止後不過明明此我也若有他說則又嘵矣

此乃大病發明此我才是初有聖胎一求知解卽傷聖胎古來受此病者不少

能說我則不墮于一切說一切則我墮于一切矣說十法界則墮于理說智慧辨才神通則墮于智慧辨才神通或曰老人說我則亦墮于我矣何云無墮曰此我本來無十法界無一切無形無相無空無一物試問墮在何所

明此我顯觀十法界皆是此我變相既是變相則諸佛不足重三途不可輕經云觀一切佛國淨土及天上人間地獄亂起亂滅惟有此我不起不滅坐觀成敗眞一大戲場也

能一時觀自在卽是菩薩時時觀自在卽是時時住菩薩位自若不在卽是衆生出此入彼出彼入此眞可樂也眞可畏也

妙覺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皆有次第皆化城也所以古德云我宗門即心即佛並無次第成就之佛

問曰何以謂之陰魔曰楞嚴說出五十種陰魔皆有執見者有執見則入陰界陰者爲物蓋覆謂之陰今執所見則爲執見所蓋覆故曰陰魔有所執則入陰魔無所執則入聖位

問曰今能見我則亦見也如之何曰見我之見乃以我見我是爲三昧正見不是以我見外邊一切之見也若見我之外有一法可以爲我修持者即邪見也執見也

豪傑之士會得此我後于一切公案都會得總無所礙極好風光乃佛境界祇管過住一切念向深黑處走去總不知有此我余有絕句頗似此其首兩句乃本地風光末兩句即老古錐也春雨夜過新柳潤鴎鵠朝入亂紅暖可憐寂寞深閨裏夢望遼西正路迷

問曰罪性本來空何以獅子尊者及二祖還有此報曰即報亦空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白者還他白紅者還他紅有何詫異

問曰趙州一頂草鞋公案畢竟是何意義曰此拈花變相也你若當斬猫時不可動一切擬議思維如何救猫救猫救猫則任你動作施爲皆得南泉之意

這心意識播弄衆生被他送入地獄諸修行人被他牢籠再不能窺見本來所以古德諄諄教人離卻心意識爲要不然則難見天日學與爲即心意識之窠窟也今絕學無爲一無所用如疑如果便心意識沒處下手作祟則此我即時顯然

金陵刻經處 蔚氏校印

不得便生煩惱那知其去不得之時即是如來究竟處即是究竟此是如來隨順覺性今人一有障礙便去不得因去時生煩惱自誤也珍重

吾人究竟處古來五宗善知識建立一切無理路的言句都是使學者心思斷絕不能擬議露出這主人公來教人識得便大事了畢所以有礙時即是究竟萬萬不可于此去不得發明此我甚易全要保任爲重若保任功夫綿密其智慧明照一先以此我直指入諸佛之門遂漸漸忘此我之名而見此我之實再渾化其實而爲神妙之縱橫之時亦不過惟有此我而已

趙州始終徹底總是此我端坐成佛故曰衰見鬼胡言亂說如殿裏底腦外底常州有蘇州有等句都成妙諦祇于直指

超出不必日久而後能見也所以古德云汝若要求道無你用心處原來用心則不是求道眞求道者惟飢來吃飯困來睡而已矣

絕學無爲乃大丈夫事非尋常人所能測度彼瑣屑于理數之內者終其身在功夫堆裏眞可憐憫斯道原來用功夫便不是有雜想時便是用功夫于雜想思量道理時便是用功夫于道理保任此我時便是用功夫于此我今都一齊推開作一箇無事閒人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能如是則十方如來也不能奈何你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並佛國淨土乃一大夢幻戲場若認眞了便萬苦交集著在我人衆生壽者之相便有彼此是非得失有樂而自在我今實對諸子發明自古來佛祖皆是求脫離苦海欲享久長之樂所以尋師問道如救頭然豈吾輩反則乃我受之也當受之時則非幻影可比也實有苦而難當乃衆善所成善惡禍福之報在本性中雖屬幻影然而苦樂小乘皆從善來若無善之人望聲聞如登天然惟能行善則由聲聞至于菩薩諸佛無不可至爲善之義大矣哉若要出度生則不過成就四果並聲聞小乘而已何足貴也然聲聞善謂之二嚴如車有兩輪方可行遠若祇能明道而不行善能信解受持又云修道者有二嚴能明斯道謂之一嚴再修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善惡報應投入火宅總是看不破自尋煩惱修道者急須著眼至要至要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並佛國淨土乃一眞實道場若認爲虛幻任意而行則因果不爽修四聖者自然高登四聖修人天阿修羅業者自然入人天阿修羅造三途業者自然墮入三途其中報應絲毫不昧如妄意而行則受妄報斷斷不空修道者急須著眼至要至要

問曰旣明斯道後還要行善否曰行善乃第一要緊進修之事此理雖是固有現成之理若非修善再不能得爲善者日近于道爲惡者日遠于道世尊每每呼吾人爲善男子善女人又云諸上善人又云非前世有善根不能得聞斯道又云彼于前世前世已供養過諸佛諸菩薩所以今日聞此法乃有即你說法有千萬人過堂猶如羣蟻不足與也

問曰何以謂之死句曰一切白紙上寫底黑字並老和尚張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以苦海爲樂而自棄自棄于五濁惡世之中不肯求出而甘心以自受耶此是先佛所訓思之思之

本來祇有此我並無絲毫形相境物世法佛法而今祇要復我舊時之我不要管他一切形相境物世法佛法便是一肉身活佛有何難事即于教典公案內百不知百不會有何妨礙愁我不是佛愁我不與諸佛並肩而坐即諸佛不與我並肩而坐我自去建立此我法門度盡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于不可說不可說無盡無盡之時憑他白眼看我我都不管祇要知有便是我同類之人可以與之商議成家立業若不知

口說的言句皆是死句古人教不要參他又問何以謂之活句曰能寫出來的是誰能寫能說出來底是誰能說祇要參這誰是箇便是能參活句若能明此活句則凡紙上之言並口中所出皆銷落無影無響不足問也所以古德要人參活句不要參死句今人都參死句近來都參狗子無佛性的無字殊可笑我不知無字中有甚意義何不參這參無字的是誰直截了當便可悟去祇念此無字而參竟是將活無字底活句抱定死無字底死句連活句都成死句眞令人放聲大哭傍觀者能不淚墮耶客大笑滿座欣然而退

問曰古德諄諄教人死卻此心何謂也曰因要人見性故教人死心心死則性活性活則心死心死則此我歷歷孤明而不得到底此說是否曰三峰詳悉近代禪病而攻擊之自大與前日所言相左矣

問曰近代三峰云參卽心卽佛念佛底是誰及本來面目都是退而有千人萬人進而往前者並無一二我所以說何不參這參無字底是誰而得見此我豈不甚快何苦參那無字兩三日便生退心所以要參活句不要參死句汝今日之問使讓神通令一眾生之我死去猶如以螢火欲燒須彌山徒自費力何有用處所云死者乃暫時死此我之心也因要見性故且離心俟見性後仍用此心起造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國淨土樓臺殿閣坐金蓮座光明受用難道竟絕卻此心否心者乃我而心也我卽心也非有二也前譚參無字者我見退而有千人萬人進而往前者並無一二我所以說何不參這參無字底是誰而得見此我豈不甚快何苦參那無字兩三日便生退心所以要參活句不要參死句汝今日之問與前日所言相左矣

問曰近代三峰云參卽心卽佛念佛底是誰及本來面目都是慧後祇見此公眞婆心也因此遂起諸方之訝可爲痛哭痛哭云者蓋痛哭諸方之沒福讀三峯之遺書也惜乎其全集徧覓皆不能得祇見其論功夫語錄一册因見其參卽心卽佛等公案不得到底之說乃近代來參此不得力底之人甚多略得其彷彿影響便去開堂所流之弊不堪指摘蓋參者之自欺非公案之淺也古來參此得大悟者不少即大梅馬祖讚其熟而成就豈是不能到底耶今人參此等公案如學生背書只背讀得便休其中義理何曾知道三峰說不能到底乃吾人不肯究竟之故非即心即佛等公案不足參也

問曰曹山云逢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若因聽法底人修去豈不是就體不如逢緣薦得者多矣曰此處汝等豈不甚妙曰活無字即活句也卽此我也此我卽十方諸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心粗當細辨之古來逢緣應得固然有人然其人用功夫或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忽然啐底折爆底斷遂得大悟與得力遲者亦相去不遠其就體得根本智者乃功夫保任稍有懈怠以致遲延若保任功夫綿密三五年便徹底掀翻何須要假大梅二十年之冷坐即如三峰極讚大慧竹篦子公案甚好又云二十年舉此示人無有當其意者以我看來不若直指聽法的人與學者就此本體修行一二十年內雖然消停而得面人豈不多乎教人下不背不觸處參此法固好然因此不能入而退者不可勝紀如彼逢緣應得者豈易得哉其得力遲者乃自己失于消停而非就體之故今汝此問乃輕此聽法之人還要參語句逢緣觸著嗑著啐底折爆底

斷才教作大悟此則大錯三峰又云此法在剎那際可以發明與人不必延捱歲月我設七日要人悟者還是爲中下人計若中上人來祇剎那際我教他悟去觀此說則參竹篦子豈不延捱歲月乎大凡看古人說話切不可死看今人看曹山逢緣兩句便將就體者看輕殊不知古來亂做成佛者有恆河沙數如果能得此本體豈有不成佛之理即遲些亦何妨即世尊于來世才得成佛之意曹山不過說畧遲些並不曾說就體不是後人因此過已經就體者又教他參語句攪亂他現成之根本智自唐以後多有此病再者啐底折爆底斷乃大悟去自古來原有此等蓋他用功夫眞切久而不捨至眞如之地任你把定一念不起猶如以沙爲飯徒自勞苦惟發明此我者于自肯承當時漸漸進于自然而眞如見矣乃有此等境界其漸修漸悟漸徹者自古來原有此等久而

徹悟與啐爆底一樣都歸于此體此用並無差別後來這夥野狐他不曾啐爆過必要人啐爆才教作悟又不曉得如何作功夫才到啐爆時節要知有啐爆時節惟三峰說底功夫眞細密眞緊要眞切實若依他說作功夫三五六七日便可啐爆去然啐爆去亦不過悟得此我而已較之爲師發明者力量畧大些亦無甚奇也

問曰古德云我感先師恩乃感我先師不與我說明可見不說明好曰我當教汝等不要死人言句下若依此一人所說則自七佛至今悟道者皆相傳發明而來都是錯誤惟他不錯蓋他本來要自家心悟不肯向人口角邊拾唾餘師家知其如此遂教他去自悟豈可以一人之行爲而教萬人後來

野狐精本不能爲人發明遂因這說話便杜口不言教人自家參去以爲師家應當有如是作用眞可恨可笑

汝輩從今而後將佛祖所留教典言句都推向開去只當世間沒有這件東西如發皇以上無知無識默默底將自家省悟底這我保任他當在當前他自然妙不可言休只管將古人底言語播弄心胸之間以自困苦豈不耽誤歲月

問曰眞如不守自性至今不得明白請老人慈悲開示曰如是云者乃此我固有之本體不假修爲自然而然現成安樂之地到此地才謂之眞故名之曰眞如若不發明此我而欲至眞如之地任你把定一念不起猶如以沙爲飯徒自勞苦惟發明此我者于自肯承當時漸漸進于自然而眞如見矣

到此眞如之地才是眞我而非往昔生滅之我當其不生不滅無念之時則寂然不動而眞如常住矣其寂然不動即所謂性也即我至寂然不動之時也故曰自性自即我也眞如自性換一字則有一字之精義于此字義清楚才謂之善于分別能分別清楚方無走失墮離之病蓋要人將此眞我切不可離此寂然不動之時若有時離卻則是不守自性而墮此我矣今汝等說如字說性字皆曰總一我也總是心粗既曰如字則有如字之精義既曰性字則有性字之精義寂然不動固謂之性然于寂然時不可著在境上若著在境上便墮在悕然機所以謂之曰自性蓋謂此寂然即我之本體也不假外借也如者乃寂然中一點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孤明而安樂常住了了自知惟此乃眞所以謂之曰眞如然此一點孤明要常守此寂然之地則以我守我成佛之妙義也若離此而修皆是小乘外道尊貴一路未夢見在

問曰古德云在威音王那畔那畔會了卻來這邊行履請問道尊貴一路未夢見在

成矣

問曰古德動云大法未明不可出而爲人何以謂之大法曰八萬四千陀羅尼皆法也皆不可謂之大大法云者乃出此一是三是三是一于字義分之于玄義合之則能守而至于也其餘不守則皆墮落汝輩當細細辨明眞如自性此我是

能徹者總于大法不明故也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試問此非大法而猶有大法尊于此上者乎再試問彼八萬四八萬四千之外而生此八萬四千者古人有省會多年再不乃大音而可畏者故曰威音或尊之爲王即此我無聲無臭之時故曰威音王威音王有甚那畔那畔那畔是何意義曰我最嫌這等說話說得如此之遠令人發退心不知從何處下手我且問你威音王是誰客曰威音王乃過去諸佛也余振威喝曰你自家威音王不識而去認他威音王作麼生你自家威音王時時端坐自家屋裏何嘗一刻相離蓋有音聲可聞者乃生滅之奴其無音可聞者之時也當此無聲無臭之時故曰威音王威音王有甚那畔這畔即此當下便是汝輩不認自家爲老和尚舌頭瞞深可憐憫余于教年前有老友曾參一西來和尚和尚每云自西

來不說名字故人遂稱爲西來和尚老友叩問曰弟子參父母未生時如何是本來面目不能省會求和尚慈悲西來曰向父母未生時求本來面目特遠了何不向你一念未生時會取余聞此語謂老友曰西來說得這理最近乃至言也汝會得否老友默然因詢西來何在答云不知去向今日提起與所問甚切汝當在最近處會取最易古來有悟者遂云原來這樣近那若能識得此我連近字也不須說何必向威音王那畔那畔受尋究無著落之苦

金陵刻經處 藏氏校印

上元湛愚老人

佛法無你用力處還說甚威音王那畔那畔祇要歇卻一切馳求心惟有穿衣吃飯平常度日即有從來習氣自然解脫蓋爲歇卻一切馳求之心乃能如此可見歇卻一切馳求之心而無用力處乃佛的的入道得道之大義也此我原來現成是佛若有用心處便與現成相反越用心越相反則生死輪迴無有窮盡若能當下一歇卻即是菩提覺生死了不可得何樂如之

問曰此我亦有昏瞶時否曰因汝此問撓著老漢攘處我當爲汝發明大法發明末後句末後句即大法也然不可爲賤者否即至將來將來不可思議劫數之後亦祇是此時此刻你我有不明白者否目前有絲毫能蔽你我耳目並無有異並無滅息祇要識此明明不能昧者則惟有享寂照光明之樂而已矣他何虛焉

問曰如何是本地光明不昧曰本地光明不昧至於此時此刻未嘗有剎那頃滅息明明知有覺明空空昧至於此時此刻你我對談之此時此刻即諸佛羣生受苦受樂之時刻也今你我對談之此時此刻即諸佛羣生受苦受樂之時刻也修行成道證金身坐寂照光中受不可思議之妙用至於此時此刻其爲眾生者明明知爲善爲惡生天生人生阿修羅至於三途地獄受不可思議之苦樂境界至于此時此刻即昧後生出天地萬物並有此身其爲佛爲祖者明明知在此空昧至於此時此刻未嘗有剎那頃滅息明明知有覺明空空昧後生出天地萬物並有此身其爲佛爲祖者明明知在此非夢非幻今能識此不亦樂乎曰此樂祇一半未是全樂問曰原來佛祖之境界與眾生之境界都是夢幻祇有此我分別眞幻乃爲初入此道者說混合眞幻乃爲執眞執幻者說非眞非幻乃爲徹悟者說然就一此我而已矣何眞幻之可名焉

會得無情說法則得如如不動本體之智會得有情說法則得縱橫自在差別之智何謂無情說法凡目前牆壁瓦礫露柱器皿是也何謂有情說法凡目前雞鳴犬吠鵲噪雅聲人

震動當深自思維乃我四十年來不敢對人言者恐諸方疑謗受三途之報也諦聽諦聽若論昏瞶據正理而言彼十方諸佛十方眾生自覺明空味以後至今總屬昏瞶彼眾生昏瞶貪愛聲色至於墮落人皆知之那裏知道要脫離生死要修行要悟道要成道要成佛要具智慧辨才神通要建立佛國淨土坐金蓮台說教典說公案言句要度盡眾生至於不可說不可說無窮無盡所謂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皆屬昏瞶與此理不曾干涉絲毫皆歸夢幻徒費心思所謂十法界皆屬昏瞶之塵境也然有一不昏瞶者祇離卻十法界于此當下面目相看面即得之末後句即在此大法即在此能不大快也乎

言是也能會此則教典公案言句不足難也客曰有情說法皆一例會則雞鳴犬吠同是人言麻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盧陵米價同一鳴吠豈不罪過曰你說有罪過則有罪過以我見來天上天下同是一佛作用佛卽雞犬雞犬卽佛有何分別佛以言教說法雞犬以鳴吠說法言教令人解鳴吠令人不解解與不解有異而說此法則一也說法既一解得固妙不解更妙所以有理路言教固妙要知無理路言句更妙則雞之鳴犬之吠豈不更妙乎客欣然大悟曰原來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卽嗔恨罵詈從朝至夕無不是無情有情爲我說法也我之一靜一動一語一默又無不是眾人說法也自無始至今本來都是佛彌滿太虛要有一微塵許無佛之地不能也早知如此本來現成是佛則數年來枉費勞苦乃自恥也又何須解不解也今日得知有情無情都能說法則更見此我自在而縱橫由根本智而徹差別智縱橫而自在由徹差別智而居然根本智則根本差別渾然一體不可思議曰如是如是

金陵刻經處 楊仁山校印

問曰自從發明此我之後一經提撕則諸妄皆消朗然如中天之日見有離此心向外馳求者則知其大錯大錯見教典內有礙者以此證之則無礙見無理路言句于不會處當下卽能會其不會所謂如來禪祖師禪不過如此但明明此我而明明不能忘他此處莫非我相否曰我本無相著些甚麼你今之病乃著在要速于忘我之相在忘字上重故有此不能忘之相也既是我矣何必忘他此身亦我汝能忘否祇要熟不要速于求忘佞熟時自然渾化或忘或不忘而妙矣問曰懸崖撒手則萬法皆忘自肯承當還有人在故絕後再甦要絕卻此人才是人法雙忘不爲人欺曰絕者乃絕去此承當之心非絕去此自肯之自也試問此自汝如何絕他蓋此家業乃汝本有非他人所有今與汝者而令悟得要汝承當後又存一承當之心豈不多事能絕卻此心則謂之心法雙忘而無名之我顯然矣此無名之我亦無所謂無名之我則誕生王子之父也所謂月落時相見也古德說許多無理路言句都是逼你到去不得底時節祇一返照則父子團圓豈不樂哉到此地任你忘也罷不忘也罷你自家自有活路不須他人爲你著力珍重珍重

臨濟公孤明兩字乃佛祖秘密要訣三昧之頂吾人發明此我後果能孤立不與一切爲侶則光明油然而生不可思議何況又能歷歷無有間斷則此我精深堅固淡遠高懸靈明奇特曉杳難窺其中之殊勝難于言顯而不能以心意度之也眞所謂寶藏而同乎三千大千世界之大觀十方諸佛及衆生如觀斯掌然總在此我百不知百不會一孤而已孤則仍舊孤則返本還源孤則入三昧之頂孤則入不可思議孤則入如如之地孤則與諸佛覩面孤則坐寶藏之中孤則放大光明孤則爲諸佛鬼神不能得見孤則由小至大由粗至精由淺至深凡八萬四千陀羅尼凡諸佛不可思議秘密微

金陵刻經處 楊仁山校印

妙功德凡一切眾生不可思議遭業之心意識凡天魔外道
執一法以自持者莫不如觀斯掌此孤中之妙義雖至窮劫
不能盡說孤之爲義大矣哉妙矣哉修斯道者曷不一深思
之耶
斯道祇要孤立無侶乃極頂妙義未發明者能孤立無侶自
然得悟已發明者能孤立無侶則速乎成就問曰到孤時便
悶便昏奈何曰孤時便悶因悶便去尋人說閒話或看書作
詩寫字等事以解此悶大錯大錯悶因孤而生乃極好消息
乃返本還源之路此路一無所有惟有悶相悶相在前諸妄
皆退惟有孤悶悶久則昏昏生消息更好昏則生定名
曰昏定祇要耐過此關則忽然躍出如朗月中天惟有孤我
不推不攪並無去來名曰明定若不明此進修之路則因悶
而生退心何日得能成就此義此路乃百千萬劫難遭遇者
珍重珍重
此我乃世間一至尊至大無可比無可並之活寶從古至今
明明白白無剎那際悶昏祇因人習於世間五欲以爲遊樂
之地不能暫捨今一旦孤立五欲皆退面悶生矣若能看破
五欲乃害我累我墮三途之大路則孤立之樂不可言喻又
安得有悶來障悶不爲障即入明定與佛無異何其樂也回
思五欲猶如糞草猶如火坑猶如眾匈相聚今活寶得出苦
海悶從何生思之思之
此我乃極明明白白一個道理都被古人半說不說有頭無
尾或隱或顯推入雲霧之中致使學者無尋究處然最可恨
者乃不肯爲人說破東問西答作隱語令人不解以爲奇物
自唐以來劫運該這些魔王下降欺瞞吾人且有好事者附
會云不可說破教他去自參既教他去自參要你作甚麼彼
學人全憑師家開示之法甚多終身祇守定一句話便
是開示麼守一句豈不是擔板漢一點活動也不能便擬與
佛相等豈不罪過指月錄中比比皆是我想佛常說過去成
佛者如恆河沙數難道都是從隱語中悟去者唐以後諸魔
王降世度人成佛者可憐生不能多屈吾指猶云此我一句
足以度生又云吾此三句足以報先師之恩那知道因此一
句因此三句因無理路隱語使人起退心者亦有恆河沙數
而欺瞞眾人者處處皆是其流弊如此諸公可能自安否可
能奮然再來一救正否我不能不生恨心將諸魔王不肯說
破者我今一齊說破不度眾生如恆河沙無盡無盡我願不
已其無理路隱語本無意義既無意義則無處下參又要你
參參去自然不會不會者必有一人不會惟此不會之人便
是有何難說然此便是之人斷斷不肯說出我不知何主意
遂習成這一路家風那知道遂爲後來野狐藏身之地我向
年在吳門建立重在師家開示之說野狐之風稍息而今不
識何如念及此能不傷心問曰指月錄中亦有說破者但不

肯重說再說惟臨濟公則說之不已若馬祖黃檗諸公說即心即佛亦可謂親切極矣然說到心字人便茫然不如老人竟說我字不避忌諱任諸方大罵終不能動搖古德云祇這個心心是佛今老人云祇這個我我是佛若說我字不是則心字亦不是人不敢說心字不是則何敢說我字不是試問心與我二耶一耶不過此理一名曰心一名曰我豈可以名之二而遂分別以一名爲是以一名爲非而竟忘其理之一耶曰如是如是初入斯道者要將佛祖與我看作一樣之人蓋本來是一樣並無絲毫輕重貴賤若看佛祖極重極貴看我極輕極賤便有無窮障礙不能解脫若能一體同觀則此人乃天地間第一等人物能入斯道者于修持之事有絲毫不及于佛祖者不敢妄誕自稱是佛是祖必要學諸佛所行至於佛地而發願猶云未盡未盡讀歎諸佛我不能及惟此人乃天地間第一等人物

獅子兒一朗此我後挺起胸襟豎起脊梁到處以我爲教誰敢說他著于我相若信他以此我爲大總持則管保你速于成佛去若不信者乃甘心向鬼窟裏作活計者也今不必論一切佛祖即以世尊論著于我相者甚多凡一切經教開卷即云如是我聞蓋言此經眞實不妄乃我親聞于佛金口所宣者也經固重而乃我親聞豈可不信此我字之重乃與經言同一重也得非我相乎降生時即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得非我相乎又云若以聲音色相求我者則是求于邪道得非我相乎又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汝非我乎得諸經言我字者甚多一時不能悉述然世尊著相處試再舉之即如楞嚴云大佛頂豈不是著于大相頂相又云常住眞心涅槃妙心豈不是著於心相又云正法眼藏豈不是著于眼相又云法報化三身豈不是著於身相說不了義經著于不了義說了義經著于了義若說世尊著相處以須彌山爲墨磨四大海水寫百千萬億劫亦不能寫其萬分之一而何以因金剛經我相兩字便死他言下信他不著相來罵湛愚老人著于此我我今爲汝說明我發明此我者乃是發明非我印我也汝今罵我還是罵世尊還是罵湛愚老人我則不能辨也諸方當深自思

之

古德云不須求眞祇要息見客曰息見則眞能全麼曰人一生祇要多見多聞便以爲有學問有進益殊不知大錯了也知解門開則悟門閉塞總是要有見地要有見識將本性埋沒不能出頭必致墮落而今祇要百不知百不會一無所能如癡如呆能作十日工夫息一切所見所聞你試看那一點靈性因見聞不能用事他便能顯然而出所發悟解較往昔所以人之眞性乃現成者如中天明月祇要吹散雲霧則光則大不相同若能久久息見則純是眞性用事又何須求也明自照可見見之爲害甚重而人反重之以爲終身之累不謂之愚不可也

人于靜坐從當下所坐之地上觀至于日月宮四天王宮須彌山王宮再上至忉利三十三天再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下至四萬二千里再下至金輪再下至水輪風輪圓博環托四大部州都能觀盡不爲難事祇返觀于自家之心其念之生滅流注前際中際後際是佛念是衆生念是魔念是外道念是正念是邪念是非邪非正無念之念是等等雜念都歷歷分明則斯人乃爲世間極難得者也如世果有斯人焉則可以爲人天之師可以爲佛祖之師

客曰我亦有不同者乎曰有眞我有凡我凡者衆也故有百千萬億無數之我眞者一也惟有一無形無相之我是爲眞我也我言此我者乃無形無相究竟之眞我也人不能明宗門究竟之眞我墮在法上修行便是三賢十聖四果聲聞圓覺之我或出此墮在天魔外道便是天魔外道之我或墮在諸天及世間便是人天之我或墮入阿修羅至于三途便是阿修羅三途之我諸子當自家返照而今此我是那一等之我還是無形無相之佛我否還是在法上修行三賢十聖等之我否還是魔外人天之我否還是修羅三途之我否于此一一分明清楚分別若干之我則悟無上宗旨指出這無形無相乃究竟之眞我原來此我本來無事因好事多事遂向眞如豈不障豈不邪哉於此悟得則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眞實信解受持可以坐享太平矣臨濟公云佛不過是一無事之人無事便是佛無事二字妙義不可思議惟衆生好多事故謂之衆生此不足論衆生之中有所謂豪傑之士不屑與尋常爲伍乃掃除妄想趨向眞如勞心勤苦因其工夫之淺深大小遂墜在三賢十聖四果聲聞圓覺等等之中不能悟本來現成無事之妙一聞無事則生不信之心一聞勞心勞身勤苦而修便以爲自有所得末世愚人見此等人便以爲高人達士而敬尊之所以將宗門正脈埋沒者皆此等人之過也

有這許多道路地位都是墮落若要仍舊復還眞我惟省心省事至於無事則一現成之眞我名之曰佛豈不甚簡甚易而欲求法修行何爲哉求法修行者尙不堪一顧何況彼四生六道認此身爲我認一切境爲我所以反復生死輪迴者眞可憐憫

斯道識此我後最要分別出這無形無相究竟之眞我本體方實落不能爲他法搖動方能使心意識應酬作用如其不然則爲心意識所使顚倒錯亂無所不至蓋根本已穩而能用心意識乃我而心我而意我而識者也若以心意識爲此我則此我伹甚麽乾屎橛心意識有生有滅此我無生無滅以無生無滅之我用有生有滅之心意識此宗門之所以超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出爲三乘所不能及也

古德云縱有所重便成窠臼此言精細非尋常語人多忽畧卽以古人論明根本智後多有執禪定爲精修者執禪定便重在禪定因禪定內有前知及種種殊勝有得之者便以爲乃獨得而非人所能及那知此病最深漸漸遂至輕我而重禪定神通其流弊則爲害不淺何以故茲因末世愚者多而智者少見人有前知者卽不顧性命而奔歸之若告之以正道不在乎神通皆搖手不從而深信邪說爲重此種墮落眞不堪問所以古德教人于此我之外絲毫不可有所重于別事忽漸漸便成窠臼難于解脫祇要赤條條光灑灑惟有這說法聽法底人不肯依靠一切才是宗門的大意旣說才有所重則絲毫不可有攀緣之念若漸漸重去則何以堪也天下祇有此我爲重並無有重於此者若有絲毫法爲重便是入魔

客曰何以謂之三印曰印空印水印泥也古人頌此者甚多都是含糊未見有的的分明者此三印乃托出吾人本性全體無絲毫滲漏缺陷處方爲圓滿何以謂之印此我是也試問汝今日已明此我此我果能同三千大千世界有相無相共一體否客曰不能曰旣云不能雖有此印而與空水泥不合則此印值得甚麽要知此我與空水泥印合爲一繇謂之有體有用圓覺圓通圓滿完成本具之性若有不合則本性不全何得謂之究竟今將此我與空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合吾人本性本空今與空印不必言合自無始來何嘗有須臾分開之時而今乃言合耶曰如是如是今將此我與水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合吾人本性本空今與空印不必言合自無始來何嘗有須臾分開之時而今乃言合耶曰如是如是今將此我與水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合水體本無方所因圓而圓因方而方因窄而窄因寬而寬吾人本性本無方所因事應事因物應物今被老人一問心卽解悟但不知印泥乃何義意曰古人立言原不難解乃後人自爲難耳泥者塵也汝試開眼見這一切天地萬物色相何莫非塵也何莫非泥也要知天地萬物有色相可以爲我見者何莫非此我之變相而現爲泥者今以此性印之則安有一物能逃於我性之外所以古人要人限能見性又云識得萬物一體其惟聖人乎可見天地萬物卽我之性我之性卽天地萬物拆不開不必合總是一箇

物事所以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所以古人能印泥若人來問如何是佛如何是西來意如何是的的大意答者卽指土爲金如隨口如兒戲皆是眞諦豈是學語者及窺度理解者所能望其腳跟耶此則所謂印泥也有何難解近代來于此三印本不知道也去學古人顚頂一頭便爲了悟欺已欺人眞可恨可憐

客曰禪定一法乃大菩薩六度法中之一法也爲何六祖不重禪定何也曰禪定今老人因緣有所重便成窠臼亦不重禪定度亂想乃大菩薩修行之法在功勳位上爲外紹今悟此我乃六祖嫡派誕生王子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眠便眠不除妄想不求眞如祇要保護如大火聚無一物能泊于上

金陵刻經處 蔣氏校印

乃是信我不眞故投入定中保任蓋信我之力弱卽在定中還當以我爲主不可以定爲主倘其中或有殊勝現前切不可慕異自負爲高當秘密不爲世知纔是大器蓋此我本來本定今又因修定而入定者皆屬虛妄汝輩若必要歷過此定必當以此我爲主而居寂靜之境則不爲定境所累所以華嚴經諸菩薩讚佛已經超過禪定海大菩薩見諸二乘在定中者如在地獄則可見誕生王子不賴功勳之貴之尊而自然之尊貴者何可比也

客曰何以謂之信位人位曰能信得此我卽佛並無他焉絲毫不爲自家心意識所變動卽是具足信位能令此我常住並無他焉絲毫不爲自家心意識所變動卽是具足信位人位吾人當住眞心于本來時並無凡情亦無聖解後來攀緣凡情者爲凡衆攀緣聖解者爲聖賢遂將這常住眞心所謂眞我者埋沒於聖凡之中所以歷代善知識出世建立言句蕩滌聖凡之情或有理路或無理路或彼或此或是或非令人不能擬議不能測度其不能擬議測度之時正是聖凡兩路不能著腳之地其聖凡兩路不能著腳之地正吾人常住眞心顯然之時于此警見則安穩自在其聖凡情解一切皆空原來此事甚近彼墮凡入聖者則遠之又遠矣

客曰古德諄諄要人能在異類中行纔是何謂也曰且問你你將異類看作何物異類所處之境看作何境其類之異類耶要以道眼觀之總是此性造成三界十方縱橫自在並無同異如有不能入者卽是見性不全智慧不全作用不全之異皆是此性之變相同是此性之作用何以便視彼爲異類而吾人爲正類乎以彼觀吾人又安知其不以吾人爲異能見此我後能入一切佛入一切菩薩一切二乘一切天魔一切外道一切人天一切異類才可謂之圓覺圓通至於圓寂總之人不能悟此性之本源則不能知此性之變相若能知三界十方皆此性之充滿則能知相有變而性則一又何異類之嫌哉

大道祇貴仍舊凡情固非聖解亦非世人莫不重聖解而輕凡情然凡情易遣聖解難移所以仍舊之理爲世人埋沒久

突仍舊者乃還我本性之本分也人人皆有本性本分不論聖凡今落在惛解而分別凡惛者有恆河沙數落在聖解者舉世止一人或二三人或五百年而間氣始生則是斯道祇厚于一二人而薄于眾人安有是理其故蓋爲世有一聖人作出百千萬億聖解將眾人壓倒廿心退讓遂致終身墮落豈非聖解之過耶那知仍舊之理一明則人人皆佛總不用著那些聖解蓋障礙斯道者凡惛之障礙則受困於內而不能脫今古皆然孰能辨之要知聖解在我本分中直一微塵之末耳乃人自作驚駭之狀眞可哀憫

斯道于過去成就者有恆河沙數皆古佛也並無有奇特紛紛理義之解不過祇是不多事不生事惟一味省事無事而已矣若于此外別有絲毫理事教人修持而有事者即是墮落那裏還有甚麼知解作議論誑惑眾人這等一箇道理乃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今痛哭爲人言之祇要無事便是而不肯信奈何奈何

吾人能脫一切凡惛則可謂之豪傑之士若投入聖解則無期可以出頭何以故蓋爲日尋聖解日添知見所識者多而輕視眾人那知道乃運糞入非運糞出也若教以無事之旨則反以爲無擔荷之力笑其疏陋竟將此至簡至易無上至理爲此輩埋沒眞可哀也

客曰經頌云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于凡愚

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今聞老人言我毋乃阿陀那識耶曰我之所言我乃本來現成無智無識無淨無穢無爲無執之眞我非阿陀那識也阿陀那乃執持二字所謂淨識也故列在第九淨識遂執持此識認以爲我豈不惑耶我之所以是我者不過我而已非又有所以爲之者既無有所以爲之者何況又有所執持之識著于淨相而爲我者今言我固是虛名然有實義由此而入疾證菩提非執持淨識爲我之耶解也要知此我本來無識無智亦不必用轉本來無所執無所爲纔謂之曰我今于分別八識中而執一九識爲我豈不愚哉得子一問釋後人之疑凡於古人之言當細玩之不可差誤有累此我也

斯道被東西兩方聖人說佛說仙說儒說得窮天震地原來在吾人至近至近心念未起處總用不著于此悟得方不爲言教埋沒方是箇人不又手在聖人背後立如其不然已被言教壓倒自輕自賤埋沒自家一靈眞性在糞草堆裏猶堂堂然自命淵博誇有學問眞可詫異眞可悲憫

客曰嘗聞老人說從解上會得古人言句不得力從悟上會得古人言句何謂也曰從解上會者乃因想得明自心意識中來故日久又忘即不忘于生死時抵當不住常在于心而不能告人者今諸方都是此病無奈他不肯下氣問人雄糾糾地誤卻此生深可憐憫從悟上會者乃眞心要出生死凡擬度追思有會者必不肯以爲究竟祇要觸著嗑著一

時了然與諸佛同一本覺同一大覺同一圓覺方肯自休去
所謂自肯承當豈肯在心意識中討點滋味便做然而不識
箇恥若能悟此我者祇要保任綿密隨時隨境或于言句中
自然有漸悟之妙不是彼用思想者可比切不可爲曹山就
體消停得力遲之句所誤然不過得力畧遲些自然必有成
就之日其遲者乃自家懈怠消停故耳若綿密保任此我其
疾如飛你敢斜目看他總之心意識乃吾人墮落之坑若能
此刻放捨心意識便能大悟去凡一切知解皆從心意識生
知解門開則悟門閉矣知解出于有心悟出于無心無心純
是悟有心純是解有心便是凡無心便是佛妙矣哉佛與眾
生之異祇在此一刻耳珍重珍重

金陵藏書 鄒氏校印

絕學無爲乃吾人起生死脫輪迴離苦海通身放下一超直
入如來之地也未發明者絕學無爲即可以見性已發明者
絕學無爲即入人位得究竟地有所學有所爲皆心意識用
事心意識用事則離性遠安能見性離心意識則性自現何
必用求自然能見所以要絕學要無爲則至近至近於念頭
起處一點透露原來諸佛出身皆由于此總不在言教語句
上眞可謂本來自性天眞佛不用修不用證惟有一我而已
發明此我後切不可急于要通五家言句若急於要通則輕
本面重末乃爲大病祇要絕學無爲保任他則漸漸自臻玄
奧古德或三年五年乃大徹者此其驗也若急急要通一切
言句將保任工夫一疏喚作悟後迷人多有此病反將初悟
因緣失卻極爲可惜
要知千七百公案有理路言句無理路言句總是托出這箇
來與人看並無別樣奇特祇要知得此我乃天地萬物十法
界之大總持而安坐成佛無不通達
斯道祇要得臨濟正宗正宗卽說法聽法底人能得此則其
餘皆可不必若能信湛愚老人此言者眞可謂獅子兒
余最恨古德有一言句說得極其眞切學者可以由此而入
則當奉爲宗旨無奈又出一善知識必將古德此眞切言句
排斥一番又立一言句不過反一反亦無甚奇特那知道使
後來學者無所適從卽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兩句要度
盡大地眾生一聞便可卽悟乃四十九年所說第一大陀羅
尼也無端而有一雲門無狀又有和之者謂此方可以報佛
恩遂使後人再不參此兩句將世尊直指婆心拋向大海又
如壇經說法眞似光天化日凡後起諸善知識皆六祖兒孫
之上而好異者遂將後來無理路言句以爲奇特高妙輕視
其有理路並無理路言句皆壇經緒餘萬萬不能高出壇經
壇經殊爲可恨要知睦州雲門等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
橛不過使人沒處下想當此去不得之時反觀自悟是那一
箇去不得而已然後來藉此藏身這些野狐精也造出許多
沒頭腦無理路言句欺己欺人若教他將理路清楚開示眾
人則支離割裂不成說話可見無理路中藏身者甚多在有
理路中便露尾不能逃矣吾人讀佛祖書當以正宗正脈信

金陵藏書 鄒氏校印

解受持切不可爲唐以後老和尙舌頭瞞惑亂此我遮蔽這
現現成成巍巍堂堂一箇活佛才是大丈夫俯視一切能自
家獨立於繼往開來之位不愧出世一番珍重珍重
古來不肯埋沒此我者惟佛祖與唐後諸大善知識其餘卽
世間所謂英雄豪傑矯矯有名者以爲可以自負不枉爲人
矣那知道不明此我皆爲外境埋沒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
息者也世人埋沒于富貴之中習成驕傲酬俗之態埋沒于
貧賤之中習成卑陋寒酸之形此皆不足論者也推而上之
有生來聰明過人者卽特然自立能詩至于李杜能文至于
韓柳歐蘇乃埋沒于文章者再推而上之不以溫飽爲心而
以天下爲己任必欲反古而究心於禮樂兵農刑政及一切
事理乃埋沒于功業中者再擴而推之忘世而謝人事欲思
跳出陰陽五行之外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歸于天元人元
地元三道乃埋沒于神仙中者其餘執一善修一行精一技
者更不足論矣總之不明此我而埋沒于外境外相外法皆
屬虛幻惟上智之士乃能明之卽古來有能知此我而具智
慧辨才神通者還被智慧辨才神通埋沒不能入祖師之室
何況世間之聰明竟自負而不一回思耶
客曰神仙所修皆是心外有法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鍊成金
丹依而成仙明明乃修成者固已聞命矣但所云若知行氣
主便是得仙人此說甚好不可說他不知我曰仙家豈不知
有我但他知我又說此我靠不得必要得了金丹具了神通

者皆是沒埋此我者也既是此我本在先天之先無地無位
縱橫自在他能入一切地一切位一切世界而不賴絲毫法
絲毫修絲毫取捨以爲去就因他都有作爲故都有地位都
在三界之內都各守其所得都不敢彼此攙越惟明此我而
縱橫者遊于三界之外入乎三界之中洞觀三界中之一切
境相三界中之神聖天仙總不能測佛祖之所在蓋不爲一
切埋沒而惟有此我所以極尊極貴極奇極妙極高極大極
精極微而不知其所由來也然而至近一悟而足而諸子猶
恍惚生疑有慕於外此老人每謂及必揮涕者誠不能自已
也悲夫
客曰三教同源此人人所信者觀老人之意似以爲不然何

也曰一草一木並微細之物皆同此一源而生何況三教豈不同源但三家有三家之造履迥然不同故三家之成就亦迥然不同論氣數還不該明辨以俟將來遇時節因緣再明辨可也

客曰老人立此法門教人祇認此我直超出一切法門當下便悟哉可謂佛祖的的大意年來細細明辨如來禪祖師禪愈辨愈的確愈穩當而窺見老人的的秉先佛遺訓眞百千萬劫難遭遇者雖爲諸方起疑起謗乃諸方無福不足論也但會中猶有畧涉于疑者恐不足與佛相當求老人有權巧方便使人徹悟則此法門永垂不朽斯道幸甚萬世幸甚曰此問在汝足見婆心若果能聞此法門而猶有疑著乃其福不過以此我而全其體用何以無理不徹無事不通較之吾人則萬分不能及其一分何也曰此問更好當爲汝細細言之不可得少爲足墮在一橛頭名之曰撥也卽如有人爲飢寒所苦祇求飽煖飽煖已得再不他求視彼大富之家卽吐舌不敢仰攀猶之得此我者祇思脫離生死之苦不肯發念與佛祖爭勝所以墮在小乘一聞佛祖之名便甘心奉讓總是識淺見卑不能知本地風光有廣大作用之故古來因一悟而足便與佛祖並肩者此乃根器深厚之人不必論他且論吾人雖不能及彼當發大志今旣已發明此我則根本已得猶之已免飢寒之人可以無憂而謀集四方之財必至大富才暢滿所願所以善財參文殊得根本後卽去訪五十三善知識乃吾人之榜樣也卽如公案一千七百宗其中有有理路言句有無理路言句我于其言句都德淺薄也祇要發一切善心如華嚴五十三善知識所發願行至普賢願行願度不可說不可說無窮無盡衆生同歸大覺而今與骨肉親戚朋友應酬往來無念不善無事不善汲汲遑遑以爲不足卽有人傷我害我到至極不可忍處要發念思此人如何爲惡至於如此眞可憐憫我成道後必度此人若如此發心則此刻立地與諸大菩薩相等此時卽不要他徹悟此我而已信之則無疑矣滿座欣然而起曰今日得聞此說則令未發明者先有如此善心善行一聞此我便信而無疑已發明者有如此善心善行決定成佛蓋此我本具足一切善心善行因有未信者因有已信而涉于疑者故有此方便之說老人何以知之如此之詳也曰此是先佛遺訓

要參過不可滲漏其一句半句若不曾發明此我者參公案甚難今既發明此我者參公案甚易其勢猶如破竹到手即明何以故蓋其言句或隱說或顯說或直說或曲說或在物上說境上說聲色相上說或善上說惡上說總不能出此我之外所以古人隨口隨手拈出不費纖毫力者乃會得這三千大千世界即是此我此我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則何言何事何物何境不是我之隱顯也有理路無理路一參即破能歷參過這些老和尚言句則回視向日初明此我之時其貧其富不啻天淵矣再者此世界中有聖凡兩途凡者乃一切眾生趨向之地謂之凡途我入其中經歷其趨向之地試其趨向可能累我傷我即至異類所爲可能累我傷我如此經歷鍾鍊而此我仍舊如故則回視向之初發明此我時又不啻天淵矣聖者乃古來豪傑之士修入聖賢之位者內而身心意知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外而家國天下則純乎仁義孝悌之爲謂之聖途我入其中經歷其趨向之地試其趨向可能增我大我如此經歷鍾鍊而此我仍舊如故則回視向之初發明此我時又不啻天淵矣再廣而推之有所謂天仙地仙人仙者悉其內丹外丹之理陰陽鼎器之說自日飛昇之驗皆是以法修成皆是外道數盡復入輪轉再推而上之有所謂聲聞緣覺辟支十地妙覺等覺等等諸修道者之所修歷如觀指掌再推而遠之即以此時此刻至將來將來此三千大千世界逐劫數盡化爲微塵又爲大風吹出復成世界以至無數輪轉如觀今日之晝夜乃回視向日初發明此我之時又不啻天淵矣此我本地風光有如此之寬而大者所以臨濟公要人印開朱點之窄可以爲將來佛祖之師能至此又何患乎諸佛諸祖不能與之並肩耶又何以疑此我不與佛祖相等耶佛祖之高勝于吾人者非本體之高勝乃一切趨向差別中能深悉其故而度脫之所以高勝于吾人也然惟其差別都知而本體若似乎有大不同者即謂之高勝于吾人亦可也而切不可輕視此我謂而今不能及佛便不思前進也我初悟時亦似汝等後化窄爲寬故爾如此非有甚奇特不過還我之本分而已

曹山云擬心求佛好羞慚何必南詢五十三此語直指此我本來圓滿本無欠少能識此則萬理萬事俱足若有絲毫念向外尋求便是滲漏便是信心不能具足圓滿不得人祖師室中握手共語眞可謂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與龍法底人說法底人正脈吾人若不能透此則心中時有恍惚之見不得自在若謂其于根本智他又全知既能全知或過差別智又生擬識古來修行者多落此病落曰落此病將奈何曰此際當要商量難道善財不及曹山然善財過文殊後又遇五十三善知識始得大徹乃古來成佛榜樣蓋此事要自家深自思維果然信得根本及不爲差別所礙則與曹山同智若不然則不妨南詢去若執定曹山之言又不及曹山則是辜負曹山枉歷歲月豈不爲曹山之言所瞞也要知古人立

言乃他自吐其所至之地我自有我所至之地不可不奉其言又不可執其所言總是此我獨往獨來自修自成之榔柄如其不然則隨人腳根因其起倒叉手立其背後豈不增羞愧耶善財曾山兩路當深悉而自行之如果智同曹山則此兩句即如我說何快如之不然則請師善財曹山亦不能側視善財皆是世尊口吐兒孫然曹山又不能不令人唼羨也斯道祇有此我名曰眞如等等尊稱自拈花至千七百公案皆是眞如變相雖是變相皆是我屋裏尋常之指示眞如人能悟此眞如則一切變相皆是眞如所以佛祖即以此變相之呼吸與大化同默同運者謂之命乃我而性我而心我而身之名曰也我于寂然不動之時謂之性我於光明普照之時謂之心我今凝結在此者謂之身我之行住坐臥血脈周流我而命也我之本體本無一物妙不容言非寂然非光明非凝結非周流而又無不在焉若有一字而執定以名之則非也然而我也不能離不能忘不能生不能滅不落空不著相他自能安自能立無往而不能寄託今去求安求立則惑之甚矣惑之甚矣

自無始來此我本安本立至今不曾移動絲毫都是自家發一念想造出一變幻之相被變幻之相自然不能久安久立遂因變相又起得失把持安立之心總是一團妄想凝結而求安求立深可憐憫

要知此我自無始至今本安本立即至將來風火水三劫劫盡萬物之時一切皆壞眾生驚懼張皇不堪聽聞然眾生之我究無絲毫傷損徒自驚懼徒自苦惱若于此時悟得此我即在風火水中游戲自在被風火水值得甚麼乾屎橛他有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身之所觸夢裏日裏何事何境不是變相即是眞如即眞如即是變相乃眞如之變相變相之眞如眞如爲眞幻非眞眞幻難名假名眞幻所以古德隨耳所聞目所見或聲音或境物指以示人上智之士一聞便徹故謂之隨緣會得相應疾蓋因變相上會得者故相應甚疾也若從本體上發明者保任之功稍懈則稍停而得力遲也要知普天普地皆是斯道不須揀擇會此則行住坐臥無不自在總是眞如總是變相任運騰騰騰騰任運豈不樂哉

古德答西來意答如何是佛隨口指示竟同兒戲試問果是兒戲還是至理若不是至理豈得稱祖稱善知識要知他有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甚法奈何得我其十方諸佛祖不過明得此理遂端坐蓮臺觀見三劫如視微塵但悲憫眾生受此苦惱亦無可如何聽斯劫之成壞然此三劫皆眾生妄想自造自受豈無故而加之者哉

斯道乃教外別傳觀外字則教內一切了義不了義經典皆世尊權巧方便不得已之黃葉爲小兒假說是金覩別字則另爲一傳非諸經之所說明明可見然歷來善知識每每引經據典者乃不得已引進後人若獅子兒一超直入當下便是那裏有這許多絮叨入佛入魔由我自在所以金色公一微笑即得世尊之心所以世尊即付之爲祖位之第一其餘皆通達諸經典著無不夢夢今人學教外別傳開口即引經據典失矣當下眞金去尋黃葉深可憐憫而猶自傲爲得眞可恥也

古德云古人學道要將祖佛言句看作生冤家此人始有參學分若不透過被他言句所謾即在功勳上有所成就也在他背後又手立不得自由容曰佛祖豈有謾人處曰你被他謾了一生還皆他讓過可謂將生冤家作骨肉看待且問你這是箇甚麼名之曰性又名之曰佛又名之曰道種種名目不可勝紀人遂都去求性求佛求道亂烘烘地求了一生總跳烏有所以古德又云你就去學佛學祖萬劫也無出頭日子不如自信自心不受一切名目之謾發出自家胸襟蓋天蓋地去何苦在人屋簷下低頭出入豈不惶愧

大慈大悲智慧辨才神通似菩薩似佛卻不是菩薩不是佛以爲獨尊也容曰端的是箇甚麼曰既曰我矣如何又問箇甚麼曰與佛所以爲獨尊也世尊已明明說是黃葉而尤持守鑑玩以爲神妙可謂棄黃金而貴瓦礫斯亦佛之棄類矣而堂耶爲佛弟子不亦羞乎

斯道祇要知有知有者乃惟要知有此我也曹山自比爲六祖祇是得此榻柄仰山曰祇有慧寂臨濟公曰我與佛祖不

別祇識得這說法聽法底人令祇要知有便可入佛入魔入一切異類一切煩惱無明無不自在凡入一切境都不用免祇要知有便是步步道場

會得祖師禪去說如來禪隨眾人分量歷歷盡化城都可度脫若不會祖師禪去說如來禪眾人雖有進益都落在因果量數法塵堆裏望拈花一脈如隔天淵

世界未成時空洞並無一物有甚麼眾生與佛祇有此我而已然亦並無有此我之名亦不混雜餬塗恍惚亦並不你我錯認明明白白無見無聞無知無覺佛祖極力指出示人假名曰眞如本源菩提等等名目歷代善知識千七百公案語句變相總是指出這箇

諸子今日皆知此我而不能即如佛者蓋佛於我上無見故成佛去今諸子于我上有見故與佛天淵第一大病祇見人之不是不能見已之不是此爲見刺譬如好肉上有刺刺入這日子如何過得其次祇要多知多解此爲見林譬如入深林中不見光天化日如何過得經教祇要人離卻我之見識還他淨躶躶地何況宗門單提正印之大法乎其邪魔外道之見不足論即通徹教典盡大藏無一字之餘不如如露柱去乃佛祖嫡派兒孫

見有三昧正見三昧正見者乃見其見之非也能見凡一切見之非而無所見焉則惟有此我而已豈非正見乎總之此我上不可增絲毫之物即是不必他求曹山云祇要知有便是

客曰知道此我後還有層次否曰有客曰如何是層次曰今日知此我便是到家熟之又熟並無絲毫染污舉趨便是登堂至渾化相忘便是入室依然舊時之人那有我之名相也客曰老人今開此法門直認此我不落有理路言句法門不墮坑凡一切佛祖罪歷落無理路言句法門跳出凡窟不墮聖坑凡一切佛祖罪歷來善知識所立公案言句對此如紅爐點雪直可謂萬世慈航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一脈教外別傳之旨然還有要言否曰有客曰如何是要言曰最要最要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滿座欣然曰老人之教誠然無疑矣

心燈錄跋

右心燈錄六卷上元湛恩老人所作也案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良以眞如實際祇是一心以心之本體言之上而十方諸佛下而六道衆生同此本原不惟無可分亦並無可合以心之妙用言之十種法界莫非如來身相隨類現形徧一切處雖變化不測其實皆心之神通妙用也自眞如不守自性幻起一念無明結成妄心我見遂牢不可破是謂我執世尊既以無我爲究竟法而墮於法執也於是指示眞常之我以爲究竟所謂還其本來也湛恩老人著心燈錄一書本世尊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之旨特此我二字爲逗機之方便殆欲人體妄即眞徹悟於未動念之先耳老人之言曰發明此我即發明十方諸佛及六道衆生之我也其論保任之功則曰或十年或二三十年隨順覺性念念相應而後此我方能圓滿然則老人所示之我充塞虛空蓋統心佛衆生而冥合無閒者也學者究其玄旨有所悟入而復加以縣密功夫以求其熟熟而至於能化則分一我爲百千萬億我合百千萬億我爲一我理事融通無障無礙斯爲善讀是書者矣若夫見地未徹誤入歧途謬妄我爲眞我甚且墮豁達空撥無因果惟所欲爲而無復顧忌則豈老人垂訓之意也哉唯老人名氏無可考尙當求之鄉先生之諸掌故者鄉後學蔣國榜

金陵叢書 劉氏校印

太上感應篇圖說

人生天地間凡吉凶禍福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眞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爲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一爻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必有餘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流後世慶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註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翩而安晚湯侯北村徐公搦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貫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註揭之座右眞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予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即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可懼久閱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入起居恐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視何止一鄉

之善士而止哉求余敘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監于茲仇遠書

感應篇懲惡勸善之書也世多以爲道家文字非儒者所尙又其言不能常接於心目雖前賢句爲之傳篇爲之贊長篇巨帙大字正書有束之高閣新若手未觸者遂使太上之言幾於具文縑書緗之於書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於易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然則福善禍淫之理猶響之於聲形之於影雖其設教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惡則其理未始稍異也今閱其書往往與經史昭合特覽者未之察耳於是博考經傳參合同異附註句下區別其類總二十六門纂集成圖揭於座右以便觀覽若盤盂戶牖之有銘傳得常接乎目每警乎心不至於怠忽遺忘也願其辭詳則卷軸有限又懼覽之者憚繁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欲泛覽流觀則有前人之傳贊在苟因筌而得魚同歸於至善不遷之地則余之所望也泰定甲子上元錢塘陳堅君實自識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在人頭上錄人罪過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下圖已載戀惡善二十六事所謂善人大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下圖已載戀惡百七十事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遁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胡不勉而行之

勸善凡二十六事

忠孝

臣事君以忠孝爲百行之原竭君盡忠事親盡孝分所當爲臣子之大節

友悌

兄弟天倫也分形共氣故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

矜孤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父情實可憐撫育訓誨皆所以爲恩德

憐寡

詩云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夫老而無夫寡而無告者仁人之心尤宜憐鄙

敬老

書曰汝毋侮老成人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懷幼

語云少者懷之所謂懷者懷之以恩德也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慈心於物

隱惻矜鄙於物謂之仁如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殷盡

不殺方長不折之類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莊子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麟鳳尚知不啄生
蟲不履生草況人乎
右勉孝敬慈愛
濟人之急
濟人於窘急之際猶溺而得舟倒懸而得解也以富
濟窮非君子周急也
救人之危
見人顛危力能救之陰德豈可量蓋死生於此繫焉
危而不扶亦獨何心

憫人之凶
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幸有遭罹於凶災
豈可不惻然思以救之
施恩不求報
排難解紛本欲救人之急豈望報乎若責報於人則
施者不厭報者倦矣
與人不追悔
古語云何以怒許不與君子作事謀始既以與人隨
又追悔小人哉戒之
右勉周急扶危
不彰人短
予道方人夫子告之以不暇況人有所短而欲彰之
此非重厚之君子也
受辱不怨
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人能責己
則亦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居寵思危蓋福兮禍所倚安得不恐懼戰惕乎夫如
是則祿位可保
推多取少
記云分毋求多蓋利者亂之始也若計利則害義寡
取則不爭讓則有餘
右勉謙慎廉讓
正己化人
書云爾身克正罔或不正君子正己而物正者也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不履邪徑
端人正士行不由徑姦夫佞人動履險道若大路
舍之不由必致顛危
不欺暗室
不衒己長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道者日用常行之理君子以禮動以口言則進非則退惟理所在而已

右勉行己正直

積德累功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德無大小積功乃成也

過惡揚善

易曰君子過惡揚善大凡人有惡則當掩之言則暫之反是則薄德人也

樂人之善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樂善之謂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仁者見人之得則喜而不寐聞人之失則發憤忘食視人猶己故也

右勉好德樂善

感應篇圖說 五

戀惡凡一百七十事

違父母訓

敎樂傳謹愼從爾父母之言夫敎于以養方欲于成人不遵親誨非孝也

違逆上命

權臣擅命子弗祇服厥父事皆違逆上命者也縱汝不愧于屋漏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暗侮君親

書曰爾毋面從退有後言君事親而面是背非陰行侮慢罪豈容誅

詆觸父兄

父于兄弟一體而分者也人孝出弟理之當然干犯在上神人之所不容

忘怒師傅

慢師非學者之所宜

嗜酒悖亂

惟酒無量不及亂此聖訓也小人無德以將恃狂暴只犯上取禍之道也

右戒干犯在上

唾流星

河圖曰大星下流華渚感生白帝然則星者聖賢之

感應篇圖說 六

精靈而可哂乎

指虹霓

蝦蟆在東莫之敢指止奔之詩也此則以虹乃星之餘氣指之則獲罪耳

輒指三光

日月君后象星斗萬物精皆蒼生之所仰照而輒指之是有無尊之心也

久視日月

視日不瞬君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視日月而能久是有不臣之心也

詞風罵雨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彼敢肆狂詞罵者乃不敬乎天地

對北惡罵

帝座在紫微垣中故有北辰之號而眾星共之對之惡罵非狂則愚

對北唾溺及瀉

北辰天之樞也居中不動有人君之象對越上帝君子焉敢肆其不敬乎

指天地以證鄙懷

易曰吉行君子之動天地也而小人指山盟海誓於枕席之間褻瀆甚矣

右戕不敬天地

輕慢先靈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祖禰而不加敬無父母之人也稱子其從不孝乎

罵神稱正

敬鬼神而遠之聖人之格言也曷嘗以罵爲正乎胡不聞乎清神之語哉

呪詛求直

孔氏曰請神加咒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爾惟不德奚恤人之言

自呪呪他

傳不云乎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輕要神明以詛人已鬼神其實臨之

竈火燒香

祭祀則以陽燧取火所以致潔也今太上垂教禁竈火焚香謂其不潔歟

穢柴作食

勞薪爨飯尚或辨之豈惟穢氣上蒸不可作食惡其觸穢於竈之神明也

夜起裸露

南史載劉璡兄夜隔壁呼之不應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蓋不欺暗室也

對寵吟詠及哭
盛夏祭寵則固有神以司之故有疾則禱焉今乃詠
輕蔑天民
於斯哭於斯何意也
引神明以鑑猥事
左傳所謂以民爲土芥者也民乃天所生敢行暴虐
以害之是戕其天也
擾亂國政
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好興事舞文弄法者鮮不爲
照乎是瀆於神明也
國之大姦唯上所察
右戒褻瀆鬼神
賞及非義
晦朦歌舞
賞以勸善若不宜賞而濫賞或當邑而予縣皆非義
晦者日月交會之際朦者新故交接之時道家所當
也善爲國者賞不僭
戒謹也其可作樂乎
刑及無辜
朔旦號怒
刑以懲惡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蓋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矣哉
感應篇圖說 九
吉月必朝服而朝謹其始也而叫號忿怒其敬安在
民無所措手足矣哉
道家所忌亦若此乎
棄法受賂
八節行刑
陸宣公所謂紀綱大壞賄賂公行者是也若然則冤
月令立春行慶施惠立夏則慶賜遂行所以順氣序
枉者多矣民其何賴
也曷嘗於此行刑哉
以私廢公
右戒喜怒非時
唐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用胡人爲節度使致
虐下取功
使安祿山傾覆天下
以急斂暴徵旁緣行禁侵刻下民要取功名殊不思
詛降戮服
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禍莫大於殺已降其反報必至
詔上希旨
於殺身滅族而後已
希意導言謂之詔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所謂
感應篇圖說 十

賞罰不平
書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若賞及無功罰及無
辜何以懲勸天下乎
入輕爲重
漢陳威曰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
重故陳氏子孫貴顯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此衰亂之世也若曲
直倒置冤枉者多矣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陳湯受金上封奏王參子此何未至於害民若受賂

以直爲枉其害甚矣
右戒蠹政害民
見殺加怒
昔大禹出見罪人猶下車問而泣之予獨何心又加
以怒死者能無憾乎
縱暴殺傷
聖人用刑初非得已乃欲殺人如麻流血成淵獨不
見支解車裂之報乎
剛強不仁
春秋傳云剛愎不仁必敗家語云彊梁者不得其死
君子可不謹戒之乎
狠戾自用
書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況凡人自用則小苟不知
畏則喪無日矣
爭人求勝
好勇者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過其敵混爭人以求
勝者安知不爲禍耶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紂戮炮烙謂龍逢曰樂乎然惡無大小厥罪惟鈞自
古惡人未有無報者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決水以害人之田放火以焚人之屋使民食息無所

其害甚於劫掠者乎
右戒殘狠不仁
強取強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昔虞公求璧與劒遂有出奔
其池之禍可不戒哉
好侵好奪
漢詔云吏以賕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此侵奪
之大者也奈籍沒何
沽買虛譽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何爲欲盜虛名於人乎達節平

採取姦利
機巧趨利世有託救火以攫財藉援溺以麗物幸災
樂禍之人寧無報乎
巧詐求遷
唐嚴挺之欲求大用稱疾願賢京師意得見上竟爲
李林甫奏罷而不用
虜掠至富
傳曰幸災不仁苟因兵火之際乘時虜獲至富不思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分外營求
所謂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蠅營狗苟不知
限量至於死而後已

貪婪無厭
記曰分無求多若貪婪而無厭則不奪不饜故老子
云禍莫大於不知足
苟富而驕
富而無驕猶爲僅可少有而驕淫中狹量人也驕淫
矜夸將由茲終戒哉
右戒苟求名利
傾人取位
傳所謂毀人以自成者如戰國之士所爲是也殊不
知由乎爾者反乎爾
殺人取財
書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凡不以人命爲
重而取財者皆是也
危人自安
語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今乃害
人以利己於汝安乎
減人自益
易稱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小人反是損人益己
放於利而行故多怨
侵人所愛
楚莊王楚子反欲取夏姬申公巫臣皆曰不可而巫

耗人貨財
分人以財謂之惠爾乃設計以耗散他人之財縱不
入己由我而耗則一
認恩推過
好善惡惡人之同情不能克己力行妄以恩認歸已
而以過推於人謬矣
嫁禍賣惡
呂不韋嫁禍於嫪毐竟益歸咎於晁錯雖苟免一時
其後終不得其死也
自罪引他

如公孫敖無功而誅李陵桓溫喪師而歸罪於袁眞
不有天刑必有人禍
以惡易好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君子存心也以其所不善易人之善是誠何心哉
假借不還
典籍錢物久假而不歸掩爲已有者世最多有此以借爲名取之者盜也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昔晉獻公滅虞虢而取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厥後爲里克殺其二子焉

貧他貨財願他身死
有以人生前所寄白金百兩還死者子不肯受者未聞欠債願人死者也
右戒損人益已

射飛
潘濬諫孫權曰絕指破皆能爲害蓋謂不惟損於物命亦恐因以傷生
逐走
虞人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詳味箴言亦戒逐獸
發蟄
仲秋蟄蟲坏戶季秋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仲春始出非時發掘則死
驚棲
孔聖弋不射宿此聖人仁及於物處禽之棲宿猶人之寢驚之則不安也
填穴
誰能出不由戶螻蟻之有穴猶人之有戶也若塞其穴則無路可出死矣
覆巢
月令方春物生戒毋覆巢遂其性也巢乃禽之棲止覆之猶毀人之屋也

傷胎
月令孟春犧牲毋用牝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傷其母則子從而亡矣哀哉
破卵
記曰春田士不取麛卵其生也物雖未成而性命已具於其中忍破之乎
敗人苗稼
稼穡民命所繫故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人而蝗心可乎
無故剪裁
布帛之物生自蠶織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

始成丈匹可妄費乎
非禮烹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豕
況又非禮烹宰者乎
散棄五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君子譏之蓋食乃民命所繫
力耕而成其可棄乎
勞擾眾生
有生之類莫不欲安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織羅密
而羽禽躁於澤嗟乎
春月燎獵

四君春田不圍澤繼之以火魯焚咸邱春秋譏之況
於常人燔林而獵乎
用藥殺蟲
終日以時入山林則材不可勝用用藥以害他人之
樹此損物之人也
無故殺軀打蛇
軀以卜則殺之蛇當道則斬之況元武神而合形苟
非有故慎勿害之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因物制器欲利於人乃欲毀損以妨民用者豈是豈
仁民而愛物之意乎
右戒損害物命
除賊良善
荀子曰害民曰賊書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暗
箭損人逆理之大者
貶正排賢
正人在位則邪人不得逞其姦一網打盡而後快於
其心但彼亦未免耳
壅塞方術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是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閒
如不傳醫卜之類皆是
侵凌道德

昔禹誓師有功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天
降之咎況敢侵凌乎
毀人成功
荀卿有言愚者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
成事不說況欲毀乎
蔽人之善
凡蔽善之人因已不善恐人壓己故爾傳不云乎不
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挫人所長
屬消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其
後卒爲臏所殺之也

願人有失
鄭慶曰幸災不仁大凡仁人覩天下之溺由己溺之
願人有失樂禍甚矣
妄逐朋黨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歐陽公論之詳矣惟人君不能
辨其君子小人故耳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樂人之禍禍將及之不見李苻欲置盧多遜於死地
苻墮亦貶死於其斯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富貴在天見人富有而操嫉妒之心欲其破耗縱快

其意何益於已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一旦墮於陷穽不
能援又下石焉殆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此妨賢病國之人不知稱
人之善人亦稱其善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左氏宋華弱不與華羣之享故敗宋師君子乃謂羊
斟非人也刑孰大焉
右戒妒賢嫉能
乘威迫脅
如董卓強聘皇甫規妻拔刀圍之而曰孤之
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逞志作威
書曰毋依勢作威夫肆欲陵人快一時之私不知怨
之者深禍不旋踵乎
苛虐其下
君可馭臣下止足制僕妾苟不以其道則禍在蕭牆
吾待如犬馬彼視若寇讐
恐嚇於他
平邱之盟恫疑恐喝於諸侯晉遂失霸況常人乎若

取人財物明有刑書
淩孤逼寡
書云不虐無告老而無夫幼而無父皆窮而無告理
當哀矜況忍淩逼乎
壓良爲賤
彼亦人子耳陷其身於驅奴之中寧無衛壽者哉況
於法非輕於汝安乎
右戒威力加人
短尺狹度
同律度量衡王者之大事也小人惟知欺心以取利
不知犯法以致禍也

輕稱小升
謹權量蓋持其平也陳後主時雷震殺一人胷有字
曰斗稱輕重宜戒之
以僞雜眞
楊子有云欲售僞者必假眞夫以僞代眞害人者莫
如藥誤國者莫如姦
謾暮愚人
漢王吉傳民者愚而不可欺天理不愚者而可謾天乎
可謾吾誰欺欺天乎
虛誣詐僞
無稽之言巫蠱之人徼詭之行象恭之心有一於斯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誣諸無識
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欺天罔人
過於白晝攫下缺
左道惑衆
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爲下缺也自古術士妄言致
人族下缺
竊人之能
如郭象竊向秀所註莊下缺類殊不思作僞心下缺
飢食餓人
色惡臭惡下缺食而下缺

右下缺
背親向疏
不愛下缺悖德蓋於所厚者下缺薄也恩義安在
骨肉忿爭
唐張公藝下缺字遂能九世同居同氣連枝下缺忿
乃無義之人也
攻訐宗親
書稱以親下缺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攻發親下缺
之陰私不義之甚矣
叛其所事
歐公所謂下缺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者是也下

缺者狗彘不食其餘
受恩不感
子曰以德下缺受恩而不知感乃忘其所下缺背惠
食言春秋所譏
得新忘故
漢下缺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下缺得新忘故
不義之甚也
右戒忘恩背義
向背乖宜
凡人燭理不明則必昧于趨向是所謂瞶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乎

是非不當
苟卿下缺非之謂智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指鹿爲
馬枉者多矣
棄順效逆
石碏有云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禹之言也戒哉
偏憎偏愛
好惡不得其中則不能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每好矜誇
書云矜其能喪厥功又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誇人

自滿者不欠之道也
作爲無益
詩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官吏臨政興下缺受其賜反
是則遺患矣
施與後悔
缺中勿許人物正恐施而下缺而後悔則不成恩惠
矣
念惡不休
缺仁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
子所善以其不念舊惡下缺寢皮怒猶未已忍人
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俗諺下缺妻女淫人宜深
戒之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缺許聘于齊則客或跛或下缺之於房卻克怒伐齊
幾亡
石戒好惡乖宜
詆謗聖賢
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謗諸同學
鹿門誠子書曰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下缺合

志同方而欲謗之非義也
離人骨肉
晉驪姬譖申生於獻公使父子相離而下缺不四年
而人亦殺其子矣
破人婚姻
婚姻下缺之好人之大倫繫焉而鼓脣下缺之豈君
子成人之美哉
形人之醜
缺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
過中求其有過
訐人之私

以訐爲直擧人所惡人有小過當爲掩蓋欲攻發人之陰私溝惡甚矣

毀人稱直

缺惡直在其中兩乃毀人之短下缺直夫何直之有

哉祇取辱耳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大率讒語之人何代無之惟其聽之者不明故也

右戒毀謗讒譖

越井

井養而不窮百姓所以並受其福若蔦越其上則有井泥不食之患戒哉

越竈

竈者五祀之一烹飪是賴民命攸繫焉敢有超越之者是褻瀆其神也

跳食

蹴謝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況於食上跳躍而過其可以飼人乎可不戒諸

跳人

記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同類可躍君不見胯下士乎

右戒非禮

知過不改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謂無過過而不改則惡日長是故惡積不可揜也

知善不爲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既知善之當爲而不爲則亦與惡之當去而不去也

護己所短

周子通書今人有過不喜人規猶如護疾而忌醫寧滅身而不悟也戒之

怨天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反已自修無怨乎外若怨天者則不勤尤人者則無智也

苟免無恥

苟免刑罰而無羞愧怙終之人將由惡終文申子曰辱莫大於不知恥也

干求不遂便即咒恨

事有不可行力有所不及求而必獲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何敢咒恨乎

右戒弗能克已

用妻妾語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惟婦言是用商紂亡國謀及婦人雍糾亡身戒哉

不和其室
禮遵云夫婦和家之肥也多因惑於嬖妾致有夫婦
反目家之索可待也
無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世有易內而飲酒驅子以殉
賤彼皆禽獸之行也
右戒齊家無方
逸樂過節
逸豫無期詩人所刺樂極則悲禮經是懲管敬仲曰
晏安酖毒不可懷也
淫慾過度

樂而不淫著於詩首懲忿窒慾訓於大易二者不節
天壽之本可不戒乎
力上施設
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惟務貪役人力以成其事不
察妨奪農時而害民
右戒不自慎節
男不忠良
男乾道也咸懷忠良臣子大節不忠不良是不能踐
乾道成男之肖貌也
行多隱僻
惡之匿於心而他人不及知者陰毒之人也一毫不
可縱於心況多者乎
心毒貌惡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嗔怡微笑而陰賊害物人謂
之人貓然終於竄死
口是心非
言顧行行顧言此君子所當勉若口是心非小人之
常態也何忍爲之乎
鬬合爭訟
聖人之心欲使無訟不仁之人鼓舞鬬端鷸蚌相持
始快其意是誠何心
助人爲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然助桀爲虐
桀亡汝亦亡爾戒之
包貯險心
包藏禍心所謂笑中有刀潛殺人此人面獸心之人
不知毒人人亦毒已
埋蠱厭人
漢江充使胡巫作桐木人埋之誅殺數萬人及皇太
子後武帝夷充三族
懷挾外心
夫爲人臣而懷二心爲人婦而挾私意皆天理所不
容鬼神所共誅者也

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孟子曰非理之理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一舉動而乖於禮義無所不至矣

右戒性行邪僻

女不柔順

女子十年姆教婉娩聽從巽爲長女以其有柔順之道焉否則惟厲之階

不敬其夫

儀禮云夫者妻之天也可不敬乎彼賤奴其夫欲何所爲乎是不祥人也

失禮於舅姑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飾不敢見而敢失禮者雖有婦容婦功眞悍婦也

常行妬忌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此女子小人之常情皆君爲臣明之舍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犧牲之奉惟以不欺爲事耳燕山竇十郎名禹鈞年三十夢祖父謂曰汝壽不永且無子曷不早修陰德以迴造化禹鈞惶懼於是遇親戚故舊及貧困者有喪未舉有女未嫁或窮而無業公皆出金帛以助成之與夫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建屋聚書廣開義學荐可修德無不樂爲後十年復夢父祖謂曰

三教垂訓惟制其心堯傳於舜舜傳於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純乎天理至善而無惡然因一念之發而後善惡分焉故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必當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苟非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則安能發皆中節無過不及哉故老子之書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蓋人能息念神水常清休心靈源常靜則水火自然升降至於動靜兩忘清濁一源則天地之理悉皆歸於一身釋氏之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若心有住即爲非住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李善齋集太上感應篇傳載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以非謂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爲不欺神明蓋心者神明之舍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犧牲之奉惟以不欺爲事耳燕山竇十郎名禹鈞年三十夢祖父謂曰汝壽不永且無子曷不早修陰德以迴造化禹鈞惶懼於是遇親戚故舊及貧困者有喪未舉有女未嫁或窮而無業公皆出金帛以助成之與夫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建屋聚書廣開義學荐可修德無不樂爲後十年復夢父祖謂曰

今汝名挂天曹以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當爲洞天眞人又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五子八孫登第貴顯爲參政尙書學士公爲左諫議大夫年八十七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范文正公曰吾之宗族在吾閭有親疏以吾祖宗視之均爲子孫況祖以積德至吾富貴今苟不恤宗親又何顏入家廟見祖先乎遂買良田四十頃爲義莊均及宗親歲支口糧纖帛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其子克紹父志增廣義莊文正公遺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

既歸文正問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矣文正怡然喜見於色其父子德量一至於此王沂公之父掇拾字紙滌以香水收焚後夢宣聖曰汝敬吾教當遣曾參來生汝家生子名曾榮顯拜相尙霖因李鑄病故而貧乃資助其丹函骨歸鄉嫁女于士族夢鑄泣謝來生爲子後官至大理寺丞李謙當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焚借券後復大歉竭家惠濟賴以全活者萬計李口口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怠韓忠獻公琦富文忠公弼庾敏元發陳文惠堯佐王懿敏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毛口俊侵吞人田產僞換絕契改典作賣死入冥獄子孫失音而死

刷背發左右兩疽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肉潰至盡脈息方絕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柱勘一僧爲寇以溼紙糊口鼻土囊壓臍腹裂而死獄吏李郁推司劉元知軍孫諮判官趙禹皆暴卒李若水腹痛號呼而卒一門喪盡虜多遜貶朱崖而李苻改令竄春州死地後苻坐事竄宣州上怒亦改竄春州死丁謂秉筆竄寇萊公於雷州在後丁謂坐事亦竄崖州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寮孫容嫉之誣謗妻其妹事遂傳播叔卿抑鬱自殺妹憤亦自縊數日間雷震孫容死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毛口俊侵吞人田產僞換絕契改典作賣死入冥獄子孫失音而死

俞彦輔凌轢鄉里吞奪田產兩足變化爲蹏屢作馬嘶遂死劉口行獵多殺禽獸背生三體隱在皮肉開嚼食痛不可忍而死人心所行善惡隨感而應捷於影響先人坦齋陳君實處心以善有口斯文嘗謂曰作善作惡惟人所爲降祥降殃惟天所命胡不敬愼而戒謹哉乃與同友張中父互爲參考儒典註述感應篇圖說以勸戒今重模勒以垂於久同志君子相與勸勉不亦宜乎時至正壬辰上已嗣子從仁從義從禮從智孫士賢士良士方士正拜手敬識於鶴齋從禮書丹

胡文煥感應紀述靈驗

昔龔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虛空間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行感應篇眞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醒

遂寧府周篪因獲此篇日逐親閱及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篪破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贈殿上坐者如人閒晝星官

像呼篪謂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因汝演說之功今一槩追至將汝改注壽祿訖令放還之後若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篪出吏戒曰汝至陽閒更將感應篇廣行傳播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但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女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之路篪因省放回敬錄以警世人　噫即此知彼二人但興一念而報應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導引接末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

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男王淨同出嬉遊被邪祟傷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戊時身死竺哀痛情切發心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爲兒子發是心願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於己卯春有妊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齋會薦男王淨其時恍惚恰似與亡男共轎回家及至夢覺胎腹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復生一男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願感所至其引鐫刻靈篇稽遲十載未得酬刻至乙

酉歲妻復有孕患病甚篤急速命工上此篇板當日刻起即獲感應病則繼痊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每云吾鄉友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予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魁罡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於嘉眉黎雅閒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四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爲至誠轉誦然止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爲愧昨數日前以病故臥於此遞困絕初死之時見鬼吏呼之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川鄧司

力入門見饑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
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
生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
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
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
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
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恨身穢惡不能化
人乞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誦念之人
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益知太上感
應篇寶爲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尚爾況
知有太上感應篇而不念誦勸人奉行者乎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爲陰府所
攝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
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狀如職役於
下仰視殿左有一碑高可丈餘迺金書太上感應篇就
讀誦敬禮而出復經一所宛若官府榜曰速報司方悚
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被縶縛者有從容者
半可面識一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遂呼王
巽謂曰太上感應聖訓汝既敬誦面覩切宜欽奉從此
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見本鄉眾刻太上感應篇遂發
心助刻一版忽於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第三卯

第十七名意謂應科舉之列次日刻局版樣已刻楊琛
名字在第十七版信知神夢昭彰不虛報矣丁酉春版
將成就刻局欲再刻小卷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
覺由覺而行

又進士沈球因項氏有娠更多病遂發心刻施至三月
庚申刻成小卷刻者奉板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母子
俱慶

又眞大奎竭誠募刻是篇繼獲嗣續杭州錢塘汪源于
成童之日洪武己未在市書局因觀觀太上感應篇既
而請贖欣喜讀誦源先人號靜虛處士志欲覆版以廣
其傳力微勿克如願囑言乘時重刻源因先人善願謹

遵先訓常記遺言父既早棄欲刻太上感應篇但得我
母壽年希艾更獲宗嗣以繼是願遂發心於洪武乙亥
歲募勸善士及玘等各助金資鳩工覆板既刻首卷即
獲符應得嗣以慶堂有老母身履康健果享希年不衰
噫下誠微願上即隨感欲母老而得壽欲繼續而得嗣
心願如是而報應亦如是感應之符不敢自隱今幸刻
完普願刻者施者聞者見者各獲嘉祥矣

太上感應篇一卷載之宋藝文志及道藏中多與抱朴子語相合宋理宗在潛邸國子學錄鄭清之繕以進呈覽而善之踐祚後賜禁錢梓行並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於篇首先有御史中丞李昌齡爲之注後有西山眞氏爲之序是書行世益大顯於世

國朝順治十三年奉

旨刊賜羣臣下逮舉貢生監咸沐薾訓久垂遠布昭君日星已布爲元泰定甲子錢塘陳堅君實氏與其友張氏申父舉是篇一千二百七十七言析條比事凡勸善者二十六事凡懲惡者一百七十事參合異同博攷經傳各注句下爲圖說而勸戒之至正壬辰君實嗣子從仁等模以上石後有識云湖山堂杭城壯觀之所感應篇助教懲勸之文恕齋陳從仁勒碑樹於此堂之左以廣士夫之聞見焉樂善君子從便印覽貢可列諸座右以爲起居之修省□□□斯道不泯矣武林贊成善士張仲德仲瑛錢彥和杜兼善徐景祥陳裕之秦君懋胄君義于元善邵君實吳伯玉范澤之金石澤沈性初王信之姜子良祝仲華張輔之徐季遠王□甫周成輔四明□□□鐫拔湖山堂潛氏臨安志云在南新路第二橋咸淳二年洪安撫燾買地創建卓然爲西湖最遊者爭趨焉碑正書凡十六列每列行字不等篆額橫列六字高七尺六寸廣二尺九寸不知何時徙杭郡庠光

丹桂籍註案

丹桂籍者何文昌帝君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奉帝君之新命也顧予生愉兒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之祖長則見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況周公生愉之夢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福善禍淫之說吾儒竊嘗言之但其說約而該不言徵應而徵應自見若夫臚分條析昭然著明報驗之不爽俾智愚賢不肖可規繩而墟蹈者則莫如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篇而陰騭文之作實在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也顧予生愉兒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之祖長則見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況周公生愉之夢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福善禍淫之說吾儒竊嘗言之但其說約而該不言徵應而徵應自見若夫臚分條析昭然著明報驗之不爽俾智愚賢不肖可規繩而墟蹈者則莫如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篇而陰騭文之作實在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也顧予生愉兒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之祖長則見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況周公生愉之夢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福善禍淫之說吾儒竊嘗言之但其說約而該不言徵應而徵應自見若夫臚分條析昭然著明報驗之不爽俾智愚賢不肖可規繩而墟蹈者則莫如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篇而陰騭文之作實在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也顧予生愉兒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之祖長則見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況周公生愉之夢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篇而隱疹驟發藥餌奏功今已癒讀文書矣生愉所獲徵應若此者甚夥乃節衣縮食以爲梨棗計四歷寒暑克成此書蓋表帝心揚祖烈繼父志而又以勸善懲惡一事而數善備焉夫果報之說固非獨二氏也六經所垂往往皆是儒生操三寸管揣摩主司情事間有得當者則以爲吾文合度如操左券矣甚者側足豪門卑諛巧佞以潘安仁宋延清爲師而名掛悲恩蹴蹄華要則又以爲晉衛甚善造化無權而積功累行之言眞應倣塗竄矣不猶榮辱之數先後之期冥冥者實操之而假手於人以成其事人自勞而天自定也不然者棘闈數萬席文工而擢於時術巧而阨於命者何可勝數於數十人之得則羨之於千萬人之失則忽之豈足與言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也顧予生愉兒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之祖長則見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況周公生愉之夢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二書是二書者繁簡雖殊勸懲則一要之興孔孟言大德必得福福自求之語炳若合符故吾儒恒敬之式之不敢以非六經四子之書而忽之也雲間顏氏世有顯德自元憲今箕裘弗墜而延表先生爲明名臣成化之時蓍直節於兩臺靖襄苗於巴蜀功勳垂竹帛矣而從政之暇嘗取陰騭文箋註之至其曾孫雲麓先生復採見聞善惡之報爲之察驗以附於篇自是勒成一書足傳不朽噫兩先生之表彰懿訓啟迪後人可謂至矣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甚言繼緒之爲難也兩先生一創於前一紹於後闡揚淑慝以聳人心即此一書觀之而好善不怠世濟其美槩可識矣予遊雲間與先生之裔生愉君交最善生愉君出是

書相示且欲剞劂以導斯人屬予爲序予三復其書所釋所驗無不宇勑善遷文成紀石豎之者自當銘心動容烏用予序爲予觀生愉君之爲人惟惕惕誠父子兄弟間孝友相尚篤於朋友鄉閭稱其長厚也其於是書也實有躬行之樂而且於暮年爲子孫修氏拜撰

士君子爲善而欲邀福於天地責報於鬼神非吾儒修身立命之學種因得果一切冥報之說其言易涉於二氏聖人所以存而不論也雖然爲善者未嘗求福而福自隨之爲不善者未嘗求禍而禍自隨之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已載之帝典王謨古人論其理後世徵其效其義一也顏子生愉其先世桂史公箋釋文昌帝君陰騭文其粵人雲麓先生復蒐討見聞以爲案驗生愉捐其館穀以壽之棗梨已已之夏襄然成集表章先志啟迪後學同人莫不歎美而悅服之蓋桂宮寶號非仙非佛在地爲聖賢在天爲司命舉天下之農商工賈千百萬億盡人皆裁成訓育之獨於詔詩讀書之士尤顯化而勖勉焉若曰凡此曳逢掖染柔翰者皆宇宙間之聰明俊傑爲一善則澤及於閭里爲一不善則害及於蒼生故於尋常儔伍之外詳其淑慝勑其造就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窮愁拂逆以砥礪之其以陰騭文爲丹

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顏子視端行方省心窒欲行將胥一世而同躋善域其志大其願宏矣謂是編也爲之三復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淞南舊史許纘曾敬題

題詞

積善餘慶作善降祥六經之訓昭如日星故歐陽子云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丹桂籍一書成於雲間顏氏之風可以燕燕於善矣康熙戊辰仲夏二十有八日錢塘後學王修玉倩修氏拜撰

士君子爲善而欲邀福於天地責報於鬼神非吾儒修身立命之學種因得果一切冥報之說其言易涉於二氏聖人所以存而不論也雖然爲善者未嘗求福而福自隨之爲不善者未嘗求禍而禍自隨之惠迪從逆捷於影響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已載之帝典王謨古人論其理後世徵其效其義一也顏子生愉其先世桂史公箋釋文昌帝君陰騭文其粵人雲麓先生復蒐討見聞以爲案驗生愉捐其館穀以壽之棗梨已已之夏襄然成集表章先志啟迪後學同人莫不歎美而悅服之蓋桂宮寶號非仙非佛在地爲聖賢在天爲司命舉天下之農商工賈千百萬億盡人皆裁成訓育之獨於詔詩讀書之士尤顯化而勖勉焉若曰凡此曳逢掖染柔翰者皆宇宙間之聰明俊傑爲一善則澤及於閭里爲一不善則害及於蒼生故於尋常儔伍之外詳其淑慝勑其造就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窮愁拂逆以砥礪之其以陰騭文爲丹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顏子視端行方省心窒欲行將胥一世而同躋善域其志大其願宏矣謂是編也爲之三復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淞南舊史許纘曾敬題

後序

先儒之論爲學必先德行而後文章德行云何帝君曰行事必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而已是知內而身心外而家國祇此數語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家世滇南祖父相承奉行感應篇陰騭文甚力蘞遭兵燹幸獲安全默有神助歲丙午有白雲間到昆明者授吾父以丹桂籍一書云近奉帝君新命其勸戒士子尤切且歷有明驗時余年三十艱於嗣續吾父年五十八連於望孫遂禱於帝君前願依籍中所載隨時隨事行之果蒙神祐遞生三子科第聯翩無乃丹桂發祥之一驗歟余不敢祕用登梨棗以彰帝君諄諄戒士之意並與斯世共勉

之康熙五十八年孟春月昆明謝璉識沐拜書時年七十有二

凡例

一文昌陰騭經文實與太上感應經相爲表裏太上感應經註釋已多獨文昌經未有註釋此編得之先大夫從政之餘業已盡善而其中或稍有未盡之意章敬畧加增潤以俟後之君子再爲光大

一原本集驗先大人曲盡苦心博採已備特痛章敬罪深孽重天不加年致有近日報應之捷速而共見共聞者未及編入章敬仰承親志復爲補述篇末以昭福善禍淫之不爽

丹桂籍後序凡例

一經文慈悲廣大言約意該皆本聖賢中庸大道並無深奧難字僅可爲賢智道者但學有淺深恐天下猶有字音未辨遂致聖意未明者特詳音釋以便雅俗共勉

一文係聖經誦法者不可輕忽致罪但身在塵俗不能人人無間斷工夫故特分爲四卷以便誦體力行

一案驗事實取之以垂法戒故僅照經文挨序先法後戒不及編次先達年代前後

一康熙丁巳秋章敬夢帝君授書一册額曰丹桂籍啟視之乃陰騭文也因郎檢先大人所輯者而參訂廣益之敬付梨棗今幸告成夢復不爽故敢即以帝君所示之額名其篇首曰丹桂籍顏章敬生愉氏謹識

丹桂籍奉行心法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陰騭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

特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算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畏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爲煩勿視約束爲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剛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爲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可信節昭昭堅行冥冥乎五除微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滅若有所求而爲之將無所求而不爲乎

丹桂籍奉行心法　六

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古人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畫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邀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帝君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文昌帝君陰騭文

註帝君是大元無上上德眞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一十八重地獄輪廻敬禮奉行誠心感格事驗彰彰絲毫不謬陰騭二字見於尚書洪範騭定也謂天於冥冥之中不忘下民求所以保全而安固之者甚至帝君揩全文之義於陰騭二字中誠謂由此則安不由此則危不可不知也又云騭定也在人爲德在天爲騭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故曰陰騭

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註云帝君自言也帝君以身勉天下之人故立言之初先

假吾以爲言正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世歷舉前之所聞感者以示人人處士大夫之位爲善固易爲惡亦易以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達摩所謂久長難得人者也

未嘗虐民酷吏

註民無位之號吏在官之稱民易虐而不以虐臨之吏易酷而不以酷使之帝君之仁可知矣而能信之於一十七世之久其德化爲何如乎

案子羔爲衛士師有犯刖者子羔臨刑憫然既而刖嘅之亂子羔出走刖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騭易知不可見之不踰又曰於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乃入焉追者不及子羔謂刖者曰吾親刖子子三逃我何也刖者曰刖足吾之罪也公臨刑而憫然不樂君子之心也君有不忍刖吾之心此令之所以脫君也

陶文僖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即念念濟人利物猶慮罪浮於德況可漫不加意乎憶我往歲出差赴越往來數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念茲枌腹赤體之民皆人子也炎蒸汗雨寒冒霜雪由此委塡溝壑者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不誣能不惕然乎臨民者當三復斯言

林鎬莆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鹽以通運議鎬奏龍之後鎬死玉一朱門申紫袍者索鎬善惡簿鎬見天平內惡重善輕俄一鬼手擲一小黃卷於善秤內忽偏重視之

乃諫龍役疏也即命鎬還魂鎬問紫袍者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

宋鄭清臣爲槐里令虐酷異常移任歸民遮道唾罵清臣愧憤以部民俾長官奏聞眞宗曰爲政在得民民心如是爾政可知遂眩而死

救人之難

註難是患難如兵荒水火危急存亡旦夕不保之類救如出人於水火之中拔人於鉄鉞之下呼吸之立應爲之恐後所謂救也然亦要根前陰字大抵帝君之救人有救於人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騭易知不可見之陰騭人所不及知者正多耳

秦東益國公周必大盜杭州利濟倉錢
開吏曰此火設起自官廳得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可
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家俱免死公
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撰帝主聘官至宰相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隄遙見小舟浮沈波上有人
據舟背呼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鬻
筏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箱浮沈而來將抵岸一
人利其箱遂沈此女及發箱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
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之報應可不畏
哉

明雜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鈿匿不以聞行兩
日倫歎資之僕以拾金鈿告倫大怒欲痛鞭僕曰如此往
還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俱主人拷訊因而致死
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
婢夜潑盆水鈿在水中誤棄於地主母答婢甚數婢死夫
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鈿與之全活兩命人即
以鼎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有皇投卷果中鼎元

濟人之急

註急是窘迫如饑寒溺溺之災疾痛困苦一時無措之際
皆是濟如以舟渡水免其浮沈漂沒之謂事無大小隨所
遇而扶持安全之皆濟之之義也

案馮商無子往京買一妾問所自沈而不言固詰之曰父
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心傷離折耳商亟還其父焚券不
取直歸妻問妾何在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患無兒數
月妻孕果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

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逾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
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鏹將賣妾以償不忍離折且
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
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修
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眾皆笑之歸語婦曰吾舟中饑雨
日矣速爲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乎婦曰借貸

已多事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既
如此有山蔬可以充饑遂登山采菩薥作飯煮同一飽既
就寢方愁明晨又匱忽聞窗外曰今行食菩菜明年產狀
元婦遽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
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
宰輔翁生封吏部右侍郎

憫人之孤

註幼而無父曰孤憫則有惻然心傷爲之念其饑寒扶其
頓危察其痛癢原其欲惡之意種種栽培俱在其內

案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眾逐之乃棄
抱者與攜者奔逐得之眾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

己子也軍至妾不能雨全故棄所生而撫兄子濟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尚存可望生育吾兄已死止此一綫存之以延宗祀濟軍曰昏之婚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已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東帛號曰義姑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貿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惻惻卽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聚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我女營區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上帝矣後瑾歷大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容人之過

註凡人於己過則易恕於人過則往往苛求帝君度若滄海何所不容且過與惡不同聖賢尚不免過何況凡人帝君於容之中有原過恕過並有望其改過從善之意

案呂文穆蒙正拜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人又曰明斥公名豈罵他人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終不問罵者大慚公終獲壽考位至相國子孫榮貴無比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俟歸當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沆於馬上跼蹐曰某屢求退奈主上未允耳終無怒色

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吏呈精微批適風吹污墨吏伏地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次日朝畢入便殿啟上云臣不謹墨污精微文書罪無可逭上令易之吏得免公以壽考終

明王端毅公恕巡撫南京嘗至吳市有一無賴子乘醉罵公公晏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去

廣行陰騭

註維天陰騭下民帝君以士大夫之時其存心卽以天自處如上文救難濟急憫孤容過之類皆以爲吾本分所應爲而刻刻念念隨所見聞而爲之非但不求人知亦並不著不欲人知之念而曰廣者如上文救難濟急等猶在人所可知之中至於身處士大夫之位凡經國家定社稷康

濟下民興利除害一人一日之所爲一時一念之所感百萬蒼生陰受其惠而人不知之類甚多故曰廣行陰隲若以陰隲二字解作陰德陰功不免以人爲所至沾沾以功德自居不謂之陰焉得曰廣須知廣行陰隲卽上天無聲無臭之事非人爲所可限量也

案漢武帝時東方盜起帝使王賀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言有匿盜者沒其命也賀爲御史捕盜獨有陰德多所縱舍因自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爵吾活萬餘人後其興乎

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得其眞

名醫周月牕有僕周德德急病月牕診其脈將死多予金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逋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卽投水德惻然卽以月牕所予金錢與之徒手歸家久而不死後見月牕復診其脈曰汝脈今平善有壽不知何故致此德述前事月牕曰汝陰德動天腑藏立變非吾衙所能知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閒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金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卽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爲之事與書無二毋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劉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知書銀出自公手俱往謝公不認（此非見德也亦引人於同善耳）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贋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人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卽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廿三日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卽免於死天道昭昭可爲速報矣陰隲可不廣行乎

名醫周月牕有僕周德德急病月牕診其脈將死多予金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逋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卽投水德述前事月牕曰汝陰德動天腑藏立變非吾衙所能知也

上格蒼穹

（註）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雖以天言而天不在上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處帝君與天爲一刻刻以天之心爲心天之事爲事有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而天又何時不格何事不格哉

案張孝基爲富人壻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卿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東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上帝憐之降織女爲妻日織一絹贖其身產一子名仲織女昇去後仲亦成仙

庚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窩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唐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廣行陰隲豈有

難格之理

宋紹興間顧妻張氏一夕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旦當斃於雷斧之下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易服出立門外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卽開霽

八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註上既自言已之積功累仁以至格帝如此此復以己之修爲望天下而以帝天之錫福動之必者信決無疑之謂蓋人一生有司過之神覺察一歲有北斗稽查按季有三尸舉首逐月有竈神申奏人之所爲刻刻通天故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能爲善天必報之此正帝君一片婆心鼓舞人爲善處夫帝君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此心直如一日人能以帝君之心爲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然天必降鑒受福無窮可不勉哉

案鎭江太守葛繁時刻以濟人利物存心方便爲念日用之閒莫非陰隲之事天卽賜其名登仙籍子孫榮貴

范元之素貧暑月沐於江得金一囊歸告子曰失此金者萬一死奈何且我失此金其情奈何明晨父子攜金至江濱俟之見一婦悲號而至問其故曰夫坐獄當死賣田救之今失去兩命不保矣元之卽還之婦泣謝而去天卽賜其父子同科十二世爲郡守卽此還金一事而天之報施如是況能如帝君之存心者乎

於是訓於人曰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上既自述其功行以至格帝而動人以爲善矣又恐人昧於爲善之途而終於自棄也於是下文纔纔述爲善之效並指出造福之由心以訓於人有

鼓舞忻動委曲誘人之意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于公漢時東海人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

辯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皆允服于公門閭壞父老與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永倡爲御史大夫此以治獄廣行陰隲者也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竇氏宋時竇禹鈞也漁陽人爲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修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而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

慶寺燒香於殿後階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己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於女壻曰永以此女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尚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倜參知政事五曰僖起居郎公入十二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此以濟人廣行陰隲者也

救蟻中狀元之選

註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此救蟻之陰隲也

埋蛇享宰相之榮

註昔楚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果爲楚令尹執政此爲人除害之陰隲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註上文帝君既言爲善之獲福如此動人以躬行實踐矣而又恐人之昧於所趨故指其爲善爲惡之主宰曰欲廣

福田須憑心地福田者種福之田憑藉也無窮之福全藉此心地上培植出來蓋人心本大可配天地故地之生萬物不息人心之生生亦不息地之養萬物無一物之遺人心之廣其德於萬物亦嘗無一物之遺此帝君廣之之意也下文種種陰隲皆由心地上做起故於此先言之

(案)昔呂祖純陽學仙於鍾離離授丹於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祖問曰終有變乎離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此正爲善獲福之必本於心地也

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有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物籍船底而以己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閤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註)方方員也便便宜也方員便宜人人所欲但人止欲圖自己之方員適自己之便宜那顧他人之方便已處行者躬己處即思方便人處則方便人處即是方便已處行者躬行實踐也時時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而要不外推己度人之恕耳子貢問終身行而子曰恕是正方便也昔葛洪嘗謂人曰千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間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處得爲地能以此心推之則凡救人失所之事以此積無限陰功即以此致無窮福澤可不刻刻存心乎

(案)商文毅公諱輅父爲嚴州府吏周人之急容人之過積善好施時行方便人多稱其隱德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活全一夕太守遙見吏室有光踪跡之非火也明日問羣吏家夜來何事對曰商某家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嗣遍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後時時行方

優施恩布德者三年往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復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

湖州韓某忠厚好善嘗爲府中皁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鑽杖下一孔藏猪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猪血濺出人陰受其福者不少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爲之勸解終身不倦後生子爲參政孫爲狀元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爲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即予之日以爲常偶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時歲暮矣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新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此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

王文肅公痛子天卒祈夢於子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吝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盡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眾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作種種之陰功

註利益之及人者爲功功在人所不知者爲陰陰功之妙妙在德不自德功不居功故陰功爲大種種者無盡之詞也蓋積功而不欲人知乃是眞心實意爲善者上帝鑒之獲福獨厚若積功而爲人所知則已獲其名名亦福也造物惡名故獲報淺

案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周寒士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俱登高第

薛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騭途開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因隨事廣積陰功子孫之登第者不絕

蘇州陸孝廉在新於順治乙酉夏偶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爲大兵衝散陸即

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直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又一
年館於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
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
熙丙午赴試金陵遂中拾銀一包特持留旅店候失物者
至還之是科闈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
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 先生爲雲間郡博親述
此事章敬因補入之
利物利人

(註)物如飛潛動植之類人字所該甚廣功在於物爲利物
功在於人爲利人昔聖王以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卽是
利人利物之意今人於利物之事閒爲之矣於利人之事
往往吝嗇爲之帝君以物與人兼言之其所及者全矣中

庸言盡人性卽是利人處盡物性卽是利物處

(案)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
昇托桓閬訪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蝘蜓水
蛭爲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草
木可代物命者另書本草三卷行世遂昇仙去

宋里老陳元植粗有家業好行陰騭不特利益及人卽禽
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
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
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壻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
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
護爾今已百歲歸歸天上驚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
事俱畢逾月無疾而逝

太湖閒村民惟事屠罟獨沈文寶家好善事無大小不利
於人物者不爲時常買放魚鳥眾笑其迂後一人夢鬼執
旗相謂曰除沈家排門並捆之未幾一村瘟疫死者過半
惟沈閭門平安享高壽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線懦漢避雨崖下俄
而虎至前三人共推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
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壓死此損人利己之報
也

修善修福

(註)修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修之於身者皆是修福如

利己利人澤及萬物延及子孫者皆是修有爲之不倦自
強不息之意人能念念知修事事思修則眞好修之人矣
尙書之言福有五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修福者培其已至種其將來要之修福不外
修善蘆菴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
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夫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
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案)昔有儒生數輩問於中峯和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
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
中峯云天之報應容有差也大凡有餘於人是善有餘於
己是惡有餘於人則陰人皆善也有餘於己則敬人

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

宋趙康靖公鼎臣一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純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瓶豆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有大難王素信其言因急往蘇州收賬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志仁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惟畜一豕抵償租米昨妾賣之不意皆假銀也租主甚厲夫婦籌楚且不聊生故尋死志仁嘉其夫夫不信同婦至歸告其夫夫不信同婦至

志仁寓訊焉志仁已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志仁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我夫亦在此志仁乃披衣而起纔啟門牖忽倒臥牖已壓粉碎矣夫婦驚歎而去志仁歸復過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且獲福壽生三子兩登第此修善而獲福者也

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該萬不該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其子栻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該萬不該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栻果登第官兩浙巡撫此則修善而獲福者也

正直代天行化

註正不偏之謂直不曲之謂直天地自然之理人能體此則可以參天地育萬物故曰代天行化化字該得廣自有而之無謂之化自無而之有亦謂之化此化字大抵主化人之不善而之於善上說居多代者天有所未及而人代及之也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皆爲善修福之條目帝君存心至慈不過誘人爲善隨人舉心動念皆可以爲善不拘拘於一門也

案周時虞芮兩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入文王之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

田而退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衣冠呼集弟子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罪實復徐諭之遣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爲一時名士孫琮仕魏爲尚書世世顯達

漢延壽爲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而訟者延壽曰吾爲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爭訟皆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送不爭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尙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卽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遷夫盜天地生成之缺也公能化之是卽代天行化者宜其享壽考獲還福矣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驟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侈亟毀之其化人如此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章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聞旬何由致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懷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個囊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有更胥入輕作重某爲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爲流罪者卽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爲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種種利人事今日男奪大魁皆旬平日正直奉公陰積功德致之也

萬歷乙未進士陳毅軒爲諸暨令邑有淹女之俗乃委曲設法勸止念民苦嫁貲爲定上中下三則裁定禮儀卽著爲令無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覲歸同子文莊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中及禁淹女事且示後報王戌文莊果探花及第

慈祥爲國救民

(註)上文正直以心言此慈祥以其善氣迎人用正直之心以及物言之爲國救民四字不並說未有爲國而不救民救民正所以爲國也故有橫徵暴斂以實軍需非不爲國然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此不能救民卽是不能爲國又有徒知撫字姑息幸安非不爲民然不知邊隅不測殃及無辜此不能爲國亦卽是不能救民所以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爲國非爲國救民別有爲國之事救民又別有救民之事也士人居官權勢可爲行一善勝常人億萬善作一惡勝常人億萬惡語云當路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代天行化至下文敬兄信友此是善之大者奉眞朝斗拜佛念經此又帝君隨人所好而曲爲之引誘處不可作一槩看

案司馬溫公赴閿衙上覩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縗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爲民即爲國之大者

朱文公爲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常平社倉法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士之有行者歲給餼廩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於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景泰中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紘巡撫紘至曲盡救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紘不待奏請即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囊糧鬻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民矣紘之子採至今科甲不絕

成化時御史獲盜三百人即陞四品俸時御史王珣按吳部中所獲者數千人珣察之多非實悉出之曰我不忍以殺人求進也後官至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爲國救民爲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勦公膺敕命連戰連北遂默禱於上帝曰某奉皇命進勦叛逆以安萬姓非敢黷武若社稷有靈斯民未喪祈天默佑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西蜀國與民安至今祠祀不衰云

忠主孝親

註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孝者順親合理之謂忠孝二字是立身之本不求報不求福爲我本分所當爲之事人每於放生念佛沾沾爲之至忠主孝親之大置若罔聞即放生念佛亦甚無謂故帝君特拈出此一二大事首勉人爲之不可不知況忠孝二字即學仙學佛之人亦必從此爲明心見性入門第一條正直之路故東廚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釋家亦曰人不供養父母而事布施者是謂惡德孰言三教有異哉故尊卑不等爲臣者各盡其心貧富不同爲子者各竭其力

案晉顯宗時以歷陽內史蘇峻不應命攻青溪柵卞壼爲尚書令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眇盱亦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唐蔡廷玉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囚之問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後歸朝歷仕顯要考終

宋呂公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八授以一丸曰上帝卽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終時朱明復初登第遞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上帝南遊不及欵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吾今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於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公方飯元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

明于謙爲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愍兵部尚書適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謚忠肅春秋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闖賊破京師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國之我何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既沒賊登堂而拜下泣者不一

雲間吳嘉胤字繩如明甲子科孝廉也素性廉介剛直不屈官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年大兵困金陵公誓不兩立過割心亭曰浩氣丹心養於平日我恨不能剖心耳城將下公正其衣冠縊於松林下旣縊矣復呼家人張祥曰冠未正爲我正之遂從容而逝

元時蔡閏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夫病篤以前妻之子託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閏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勿加於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始得其情官歎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敕之而旌表其家噫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柴氏爲師法矣此卽忠主而孝親者也

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閭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既沒賊登堂

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厮養之卒尙知盡忠如此凡居官受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鱠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鱠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舉孝廉爲郡守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至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盡使婢給事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母遂不之强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直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既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尙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公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聞視一如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卽所焚表也末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臻上壽鼎臣登第猶及見之

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卽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顏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溺侍講女爲室氏事翁姑益

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恆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卻不許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訴姑不容今持此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供侍幾一月矣復取刃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愀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

也夫握刃怒視之曰人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爲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大逆吾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爲婦之道表我母待汝之心而安受我刃也婦驚懼拜泣曰幸恕我死我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其成慈孝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踰進跳躍起舞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嚴寒赤身匆匆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

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尚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　昔有人至陰司見殿上對語云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故古來之孝逆獲奇報者不可指述今畧舉一二以爲人子之法戒云

敬兄信友

註兄是父之類故當敬友是疏之屬故貴信敬兄則近於

父者皆孝矣信友則獲於君者在誠矣敬不在虛文而在實德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自正直代天行化至此皆善之大者人不可務其微而忽其大爲其易而畧其難也自此以下奉眞朝斗等事皆爲善之助也有識之士宜知之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故家庭之開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宜矣如父不慈而子孝兄不友而弟恭是難能也人當勉其所難亦不可忽其所易朋友以義合惟信可以相孚而敬兄信友者先須孝弟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況事親孝必忠於君事兄

敬必信於友故孝弟尤爲立身之本

宋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一日謂選曰今與子析籍分爲二吾與汝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爲八叔固辭選讓益力因析爲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衛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聲笑之衛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

晉顏含字弘都兄毅客死嶺歸其父夢毅曰我爲醫所誤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尚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毅始卒嫂目失明藥須齲蛇膽含力求之不得忽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緝次年彥雲父子俱鄉薦登第

黃士俊號豪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

也童子即化青鳥而去嫂目遂明含後出仕官至開府

南齊劉瓛夜呼弟璡不答至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璡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後爲名臣

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欲厚嫡子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子爲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乎舅大悅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宋米芾處友極信每將書柬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通抗疾求藥於祐祐以丸藥予之抗即服之不疑或以爲驕鄭不詔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

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貓爲人竊去犬嘯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時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姊娌師法凡爲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焚之授兄筦鑰更出所蓄償兄逋負二千餘緡次年彥霄父子俱鄉薦登第

黃士俊號豪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兄病歎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速歸萬歷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首曰弟今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其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跪堦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敬兄矣即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觀此改過亦動神聽

晉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於祜祜以丸藥予之抗即服之不疑或以爲言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後祜卒襄陽人信服之以祜

肆拾陸、103版
42A

好遊峴山遂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

宋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舉喪無以葬其母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爲嫁其女而去

明祭酒李時勉忤王振囚於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調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並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

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班師而還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馮旋墮水死同列以試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爲汪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

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不敢答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尚書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好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爲煮粥負之登廁日夜數十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登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臣也

或奉眞朝斗

註三教雖殊其源則一能從其教皆可入於聖賢地位帝君惟恐人不入於善也故隨人之所好以誘之曰或奉眞

朝斗或拜佛念經眞者道教之尊稱斗乃中天斗極北極天樞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卽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天壽之事故養生家忌北首臥北向坐食必冠帶犯者魁罡神責之奉眞朝斗古卽有之近世爲盛誠心所致其感神焉故有道之士能以正直存心刻刻與天心往來則眞亦可不必朝斗亦可不必朝也如或未能而留意於此此亦顧諟天之明命昭事上帝之一端故或之一字亦是帝君推而言之之意斗姆天尊勸世文云世人拜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拜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凡二十有七條不能殫述要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修身立行之

事而已否則徒拜斗之像叫斗之名稱斗之號神方惡而厭之其佑而救之乎故曰拜時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案孔子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靄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間善惡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管輅春暮出郊見一少年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貌美無壽三日內必死顏歸告於父父急追輅求救之輅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上二人弈棋一向南坐者穿白袍貌甚惡一向北坐者穿紅袍貌甚美汝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顏攜酒脯入南山行五六里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弈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於地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取籍視之曰汝今十九歲吾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回見管輅教他休洩漏天機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訖化作二白鶴沖天而去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袍者南斗也穿白袍者北斗也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今已添之子復何憂父子拜謝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日拱手誦斗姆咒一夕朝簪爲曹石所嗾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校檠掠有貞隨行念誦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戍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隱應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煙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即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

存

荊溪北鄉周孝侯爲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號其里爲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奈何子南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同父望北叩頭悔罪乃安子南至老無疾談笑而逝

吳婦盛氏姑俞氏臥病十年婦每夜興夫禮北斗焚香祈祝不少間一夕夢偉丈夫七人至其家曰爾夫婦孝敬至誠爾姑保無虞矣未幾愈

崑山魏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人誤鍼其脛久而不行夜

夢白髯老人曰子何不誦北斗經乎覺而異之適有道士問疾以夢告道士曰虔誦斗經卻病延年乃日誦斗經三遍夜必叩禮足楚遂瘳後壽至百歲齒髮如壯誦禮不輟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場事獲譴徙甯古塔闔門朝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放歸

或拜佛念經

(註)孔子爲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爲佛

俗僧之所爲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並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爲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帝君慈悲爲念不但爲上乘人說法並爲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爲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念不忘之謂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加心領神會徒記遍數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否有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念之無非聖賢經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爲佛經之所以爲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爲念則庶幾矣

(案)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漢明帝夢一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時而盛佛者覺也以覺悟羣生也釋迦佛茶毗時有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此名舍利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名曰眞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太宗命取

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二級以藏之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爲佛瞻敬之杜詩有方知象教力句謂以形象教人也

吳太宰嚭問孔子孰爲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李士謙善參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客不能難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於中天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云非心非佛大梅曰馬祖

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唐天寶中張無爲違歸關閉倦坐橋下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里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倣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爲妻誦金剛經吉神護之故不得少頃無爲歸見妻猶在誦經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王翁死矣無爲懼因以告妻妻亦懼卽奉長齋日誦經不斷得免且長壽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禮拜建安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佛謂之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語告之其人擲刀於地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何時了然留此恐爲後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人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至削盡數人曰此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符驚解因自述其說以告人

太倉王奉常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

昧爽卽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蠶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子九次子捘乙未進士第八子捘庚戌進士入詞林幼子抑丁巳經魁孫原祁庚戌進士一門榮盛無比

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封翁素積德嘗置一巨盌盛飯供佛後卽作蓋飯有甯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者誓願化蓋飯供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爲常如是有年一日忽見僧大成入戶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卽取名大成持胎齋至順治乙未狀元及第

李八患大痲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丸李受之不肯輕服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蒸作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以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救苦丹緣何不食醒卽服之凡七日遍身脫皮鬚髮復生李郡君向拜觀世音誦大悲咒一日有老媼至其家遺珠而去久不至郡君呼而還之後感疾至陰府乃誦大悲咒其堂搖動不已冥官凜然曰放汝歸矣且汝曾還老媼珠當增壽二十年歸見屍臥帳中驚而覺盆奉大士壽至百歲

吳門戴舉人惡業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間

病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並述見戴舉人桁楊桎梏質冤無數冥司曰卽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眞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冤者說他有此眞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託生矣冤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轉來忘此眞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不特爲善者可以超凡入聖卽爲惡者亦可暫脫地獄此近年事也

張慶爲獄吏時行方便好誦法華經每重囚就戮爲之念佛誦經一月乃止八十二歲無疾而卒子亭爲顯官孫六人皆登第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甦曰被二鬼捉過父嶺見二鬼以鼎被裹二人納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他一緡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地下乃醒其父明日往父嶺訪之果有一陳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地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錢作好事云

吳門蔣氏康熙元年三月間病腰疽血流不止將終忽夢一老嫗云汝虔誦白衣大士咒一萬二千遍刊印廣施病卽痊氏拜諾頓甦虔誦圓滿病卽愈因卽刊施不倦

吳郡高受人餽玉佛愛其玉美載爲環後竟坐飛語有口無辨腰斬於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爲戒

報答四恩

註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我之恩地有載我之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德何可不思報答但報答之道亦無他術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卽可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爲國救民卽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卽可以報親之恩總之多行恩德廣爲利濟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燭焚香結壇修懺爲事豈不謬哉

廣行三教

仕籍者濟濟

註三教卽儒釋道也儒以孔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道以
老子爲宗三教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各失其眞因各立
一門交相非謗此皆三子之罪人也而拘儒之詆佛道尤
甚不知佛之爲教廣大慈仁道之爲教清淨無爲實非異
端比者然而三教必以儒爲先儒之一教其道無所不該
今人學儒而都不知儒豈僅讀四書習八股之謂哉後
代帝王從事於佛從事於道未有不至於覆國亡家貽笑
千古而從事於儒者又不過紆青拖紫汨沒於富貴之一
途因而釋道兩家又得以方外之說誚之此誠三教之罪
人也苟有眞能廣行三教之人以一而兼三皆不落三教
窠臼乃是三教之眞傳矣昔孔子爲儒而問禮於老聃稱

佛爲西方聖人是誠廣行三教者故得爲三教之宗若今
而有行三教之人吾與之言三教則三教可以不分而爲
三庶三教之本來不沒廣有由已及人推而遠之之意行
如日月之行於中天無微不照無遠不屆如江河之行於
地下循環不止川流不息

案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
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故凡見聖賢廟貌
經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
勉勵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卽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美行不
分三教捐資刊布冀人警醒一夕月晦夢帝君語曰汝有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註上文以廣行三教一句收拾奉與朝斗拜佛念經兩途而此下又泛就濟急救危等縷縷言之教人隨在力行善事皆廣行陰騭之類也濟救也急如疾病則藥餌急死喪則後事急饑寒則衣食急刑獄則贖鍰急婚嫁則妝奩急之類涸水竭也轍是車輪輾迹涸轍之魚極形容迫於待救不可稍緩時刻之狀彼泄泄成性我見人見未化者又安能知此哉

案范文正公知邠州鴈與僚屬載酒登樓甫舉觴見衰絰者往來殊倉皇遣問之乃一流寓官暴卒棺殯不能具也公為罷宴厚周恤之

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須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及乎請君但勿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即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榮貴無比

張繼郡鄙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俱幼犯徒擬賣其妻繼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刑部尚書

李凝家貧而好善時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皆不肯納妻臥草中哭泣甚哀凝見之留入室曰人

一紀若救善人又當倍之眞武垂訓云凡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案唐郭元振夜行見一大宅燈燭輝煌而哭聲聞之曰此地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嫁焉父利金醉妾於此面去公大怒曰吾當殺之以救汝言未已果見車馬人從隨將軍入公將佩劍斫其腕及走視之一猪蹄也天明令鄉人蹤跡尋之見大塚中一大猪無前蹄羣射殺之此女得生一方除害後元宗時公為宰相

周文襄公忱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靜心立聽至一處忽點頭曰

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此誠如救密羅之雀者

蘇軾知徐州河決城將敗公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率其

徒屬築長隄害不及城而大雨不止河勢益暴公廬於城

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一城生靈賴以保全後徵

爲學士兼禮部尙書

金石皋在定州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約數

千人其黨持其籍發之皋主鞫治時冬月皋抱籍上廳佯

爲頓仆覆其籍爛火中盡焚之姓名不可復得止坐爲首

者後皋享高壽子孫世世貴顯

朱承逸居雷東門爲本州孔目慈心好施一日晨出聞橋

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叩其所以曰

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遣僕護

歸親自造其家見債家悍僕羣坐盈門朱曰汝主以三百

千錢之故將殺三命於汝安乎我爲代還亟取券來卽如

數還之其人感泣願役終身不受復以二十千資之而去

億歲饑承逸以米五百石作粥救貧活人無算是年生孫

股肱並登科第

吳楓山常遊江山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救凡活二十餘

人吳興火災又出金覓人竭力撲救叩頭顧天風反火滅

夢神告曰汝眞心救人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

矜孤恤寡

註無父曰孤子然孤立瞻依無賴矜之者惻然心傷養之

教之使其成材意無夫曰寡形單影隻觸目淒涼恤之者

顧之周之成其美節意此二者是無告之民天道雖惡獨

此遺憾王者施恩必先四者矜而恤之則克順天心不悖

王道矣獲報豈淺鮮哉

案蜀漢張裔成都人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成

裔迎恭母事之爲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爲

益州太守

陳喻言已度世爲眞武部下判官一日隨眞武下降忽聞

哭聲乃其妻也懇眞君求通音信允命寫書差直符送下

書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諸孤保守門戶是矜孤

恤寡不但植厚德於人間並可慰囚魂於地下關係陰騭

更爲不小

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囚霖請所託尉託以老

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

士族一夕夢尉泣拜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帝今爲

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灘險見尉在岸

隱約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

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米爲糜粥之需呼之曰合名之

曰頴及長深仁篤厚官至大理寺丞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珙攜家自仁與來依之無何士珙病

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遣其母與妻又命小吏趙沫護

送其家吏反命士珙忽憑之曰某不善攝生壯年早逝荷

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君以此重公將福公矣後擇之果

陟顯位子孫昌大

杜環父友常允恭以宦没九江其母年老無所歸冒雨至環家環見大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坐拜之勅家人事如母母性褊急少不愜卽詬怒環輒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爲侍藥卒環爲殯葬歲時祭其墓人咸稱其高義

襄陽魏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號哭截耳爲誓乃止所居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獨棲乃以縷繫腳爲識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

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女寡婦之苦心如此仁厚君子所以必重憫也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卒續娶李氏悍虐異常五子哭於母之塚前夜夢母哭撫兒背取白巾題詩遺開曰新人閉舊人暗涕幾盈襟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及覺墨猶未乾五子呈於開開以告連帥聞於朝李氏特配嶺南

溧陽狄某爲雲南定遠縣令縣有富翁死其婦擁數萬金叔垂涎而訟之私囑狄曰所追得者中分之狄因拘婦嚴刑栲訊追四萬金叔與狄分有之婦抱恨以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一小圖魚掛於牀上忽不見大

其養貽其安非徒言貌之奉承也語云敬老得老殆非無自若夫貧人既不足於衣食復不遂其謀爲人皆有父母彼獨仰之不給皆有妻子彼獨撫之不周禮缺親友疾之通負債主讎之如此情形實爲可憫憐者周其不足恕其慾尤非徒口頭之歎息也但老與貧俱有兩等老而富貴者敬易盡老而貧賤者敬易弛二者俱不可忽貧而無告者周恤猶易貧而學道者周恤實難無告者志在飽煖爲上者惟在保赤存心周窮濟乏而已學道者志在節義厚德者貴不言而心實憐之陰施其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爲善行其陰德之君子也

案元周司敬前輩老人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

覆得濟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舟當覆內有周不同在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爾舟中果有其人否徧詢舟中無有解者曰司字缺左則不成同非賴周君乎於是衆皆謝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其苛察命穀作一輿送祖至別室穀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曰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感悟卽迎祖歸奉養卒成孝子

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恐後人侮之億果方壯而卒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徙居焉夜步月至

一處聞老嫗哭甚哀公問何故嫗言百年居址一旦決別是以泣耳問其居正五百緡所得者公曰彼以貧故至此既戀戀何爲使之失所也卽取券焚之令勿徙此敬老憐貧之大過人者

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者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十五處一日作法召濤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者十有四獨一灘不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子衣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君之意不過欲平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貧民之衣食爲何如太上之意必不如此宜更裁之天師曰女之所慮非我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則上帝之憐貧如此人何可不仰而體之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園中樹下土陷露一石甃啟視皆白金也祥曰此造化根胡可輕取仍掩之人無知者迨二十年歲大饑民不聊生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啟視依然曰取數綻糴米散貧全活甚多銀盡乃已及嫁女惟荊布遣之藏中之銀錙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註措處置也布施也周濟也此似爲有餘之人言之然不

言施而曰措卽有設法意故有餘者固當周給卽稍可勉力者亦要留心若夫作倡設法廣爲布施此其功德尤大人當常存此心隨時隨感而爲之與人爲善此類是也道路一室而外遠近皆是飽暖者恆不知饑寒之苦故帝君爲人提醒之曰道路則疏而弗親人所易忽然仁人君子不忍忘也亦不可忘也

案馮琦號琢庵父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向因無子禱於東嶽是夜夢神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爾子後生公遂名琦少年頴發二十八入中祕三十陪點相位

富弼鎮青州河決見八州流民無食勸民出粟十餘萬斛

以濟殍者又括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米明年麥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萬衆公位至宰相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者即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毋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累代簪纓甚盛至今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蕭達漢陽人無子嘉靖甲辰楚大荒出粟濟饑粟盡復捐千金易粟繼之一夕妻戴氏夢數百人羣裙而跪又一人手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凶歲活命恩也庚戌

生長子良有丙辰生仲子良譽達欲取人所借諸券付諸火數從容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矣萬歷庚辰良有居第一區譽亦高第達壽七十有五置義莊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註]槨是外棺古人葬有木槨暴暴之於日露露之於夜屍骸暴露慘傷莫甚能以棺槨施之上免三光照曜下免骸骨分離功莫大焉此是文王掩骼埋胔之意事雖不常有而見者必當惻然動之於心或自施或糾同志施之有惻隱之心者應共然也或財力厚者施之不窮力薄者難乎

薪不知其數後位至執政享壽考

元豐中李純之三任成都漕司掩骼埋胔仁愛著稱小吏徐熙頗樂爲善純之專任之熙不負所委曲成其美未幾天符下李純之葬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亦贊助有力賜一子及第元祐三年純之加寶文閣學士仍知成都熙卒時金花街民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官召熙語曰適徐子子適果登高第

浮梁甯從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賻以錢米享壽八十沒後託夢與家人丁貴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濟人之急坐此陰功慶延孫子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年秋試必發解元自此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謙光果首薦自

此後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其功如此

明郭敦洪武間陞衢州知府立義阡以葬貧不能葬及火葬者又爲條約教民患難相恤民皆賴之後官至尚書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羅循吉水人官副使宦遊見一寺有棺七具捐俸命僧瘞之得子洪先廷對第一

趙秋宇子武好施捨鄰人李元度母死貧無以葬與二牛資葬焉他日秋夜行見一老母與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贈子五十後當富貴幸善視我子元度也秋後果獲顯官

進士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中崇禎壬午鄉榜順治辛卯年昌祚一夕夢數吏執柬請會登堂與朱衣官行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綿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

禮畢見丹墀跪數百人皆大言曰我等俱受伊祖深德者昌祚中壬辰進士累官大理正卿

家富提攜親戚

註提攜提挈也親戚兼同姓異姓非一本枝苗即甥舅瓜葛力有不逮無惠可施稍有餘資即當扶助況家既稱富望澤必多不爲提攜不特刻薄有減算之禍同舟皆敵客之兵矣提攜者或扶其成立或助其成家或代其葬埋或佐其嫁娶或益其資本或教其成名或廣其義莊或固其廬舍之類然提攜內實有二義有財者以財力提攜之無財者以心力提攜之

案北魏時舉鉅鹿人家多積粟値歲歉發糴止取時價之半族人親故貧約者必周恤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官至尚書右僕射贈司空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羅循吉水人官副使宦遊見一寺有棺七具捐俸命僧瘞之得子洪先廷對第一

趙秋宇子武好施捨鄰人李元度母死貧無以葬與二牛資葬焉他日我宗族甚眾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子孫累累輔相此事人人當法而行之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綿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絮衣服族中寒無衣者公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居顯位

晉陵人梅麟生平重義慷慨好施中年無子嗜善益篤親戚有窘乏者輒周之里黨之中咸以仁人長者頌之後生二子長曰恆次曰鼎家業巨萬壽七十餘歲饑賑濟鄰朋

註鄰則相友相助有緩急之誼朋則五倫之一有通財之義歲當饑饉豈可坐視不救仁人之心豈止鄰朋但惠之所施必及親厚帝君欲示人以切近易行之事故僅以鄰朋爲訓若能廣行陰德立法濟人何可量乎

案漢韓韶字仲黃爲贏長時盜賊羣起聞部賢相戒不入

嬴境鄰邑被寇患者相率依之韶擅開倉賑濟所活萬餘
戶曰我活數十萬衆垂死之民卽以此伏罪舍笑人地下
矣太守知韶性不可屈政多愷悌竟不問後子舉明經官
御史

宋尚書張詠守成都夢拜衆府眞君請到西門黃承事眞
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命左右
召之問生平如何陰德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
時隨力出錢收糴米糧待來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
價不增分釐升斗如故尚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

眉山蘇公仲呆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鄉及冬年豐人償之
糴益富明年流賊破其家席捲一空

酺不受由是祖業敗迫於饑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
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
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卻是今日死遂分濟之夜卽夢
神謂曰汝濟人無我上帝鑒之矣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
果得之

李士謙爲開封府參軍値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
又饑復竭家貲施粥活人萬計死者埋之無數
所受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

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己知之今子已知
何足爲德後謙享壽百歲子孫皆顯官

註斗秤似乎甚微而數皆本於黃鐘原於天地所以虞書
同律度量衡夏書重關石和鈞有道之世必謹權量實爲
此也蓋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今人不知其故惟利己
心重往往輕出重入大入小出不知所益有限所損無窮
無論未必致富卽致富必遭天譴則今日之利處正是他
日之害處宜懇切爲世人言之言公則可告之神明官長
言平則人己之見兩忘人之損陰德折子孫滅壽算招奇
禍不過私心欺心二字私心萌則欺心起欺心一起則入
重出輕奇災慘變必至故帝君諄諄以訓曰須要公平輕
重若止言秤而斗之大入小出在其中矣蓋善必由漸而
大惡必由積而成所謂銖積寸累不見其形忽然而報則

尺度秤升之間是也

案唐李珏廣陵人賑糴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糴者珏卽授以升斗使其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珏出鎭淮南珏以犯諱因改名寬李相愛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珏視之喜極有二仙童自石壁中出李相問此何處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李相至曉遍訪得之遂請至府中問有何功行致仙府題名寬辭不知李相拜問不已寬具以賑糴對李相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越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宋三衢旱太守虔禱弗應夜夢城隍神告曰我非不請汝無德以格上帝明日用陳自量請或雨昧爽請之則一老氓也曰某自有本名平日糴米使人自量因爲名耳用之以禱果立雨

信州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婦賢而有才令理家政付以斗秤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請求去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故不敢順翁以逆天才美爲之感悟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樣者婦問用此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昔日過取之數才美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萬歷間揚州有一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其子曰我生平起家在此一秤子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倒水銀於頭秤入則倒水銀於尾入重而出輕所以致富當善藏之子心以爲不然父死後子將秤燒燬之煙中化出一龍昇天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痛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喪二子天道有知其如是乎歎畢憑几而寐夢至一衙門主者諭之曰汝之父富乃由前生種德所致若今生亦如是則子孫昌大無比矣奈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欺心造業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使爲爾子卽日將爾父所掙產業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欺心之報今爾能焚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鑒汝誠心因將破耗二星取回卽日降福德二星以光爾後汝當益加勉力爲善毋得怨尤醒時一一記之爲善益力三年之內果生二子皆登進士子孫繁盛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佔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卽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水奔屋中財物隨水而去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武進東鄉顧家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後雷火震

其居勞碎其脉震死二犬有神降於庭曰此夾底斗之讐也姑以犬代死耳此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事觀此其人必有他善可贖不然犬亦何辜

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才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爲丐

瑞州李九不義而富一日雷電繞室失去斗秤後得之壙中衆怪壙口小而斗秤入其中蓋出入不平故天譴之耳

即如吳門金閶爲吳越之衝其間人之取利最巧握算最精起家亦易然一歲之中必遭回祿幾次往往蕩然無遺可知天道好還悖入悖出理固然也可不鑒哉世人萬勿貪小便宜遭大奇禍也戒之戒之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註奴是奴婢僕是僕隸寬者輕其督責恕者原其愚拙備謂求其全責謂懲其過苛求謂過於刻責吹毛求疵之類此皆刻薄寡恩之事正與寬恕二字相反蓋命有貴賤而其爲人則一也世人不知往往刻於待奴僕若以身設處其地想及子孫之未必免則平心惡心自起矣古人云奴僕亦人子形體欲惡與我相同所少者錢耳時刻以此存心待之自然寬恕人宜勉之但寬恕非縱其逸樂怠惰之謂饑寒必顧勞逸必均欺凌必杜淫惰必懲無心過犯必恕皆是看寬字有能容度量看豈宜二字正要人去自反自思昔有賣兒女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

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還望妻來歸觀此情形當爲淚下故幼者當憐其智短老者當念其力衰

案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性多愚作事差錯違背又性多忘嘱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戾易於抵觸不識規矩所以易遭箠楚然或失手致於不測者多矣可不戒哉故使令之際有不如意處當云小人天性愚故如此宜憐其不足而寬恕之多教誨則省嗔怒矣即或過犯當懲萬不可遽施鞭打惟徐徐責問得解便已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狠急之性暴忍殘刻不知道理其責備下人尤非丈夫比爲家長者須平日時刻以

寬待奴僕之理諭之化其苛求戒其打罵家中子弟尤不許擅行打罵有事當告家長奴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處當時刻留心看顧冬之風寒夏之蚊暑時須檢點至於勞逸須均欺凌須杜凡屬家長當書於座右漢劉寬盛服將朝婢以肉羹餉之失手汚公衣公慰之曰羹熱得無爛汝手耶一無所責

唐韓愈爲袁州刺史州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令計傭得贖其應沒而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著爲令後爲禮部侍郎

韓魏公嘗夜書令僕持燭於旁僕偶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不動顏色公歷相四朝爲宋社稷臣其

度量寬恕如此

戶部尚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婦寶之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十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僕犯罪之大者莫如殺其子此事倘可恕其無心則何事不可寬恕乎

陰鑒涼州人官晉陵太守與賓僚宴集嘗以酒炙賜行觴者衆皆笑之鑒曰吾儕竟日酣飲執爵者不知其味豈人情乎及侯景亂被擄得一人救之即前行觴者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晨起詣廚躬作粥一

爲奮勉

金遍給奴僕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告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僕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自詣廚則食粥無後先有無之弊且自家晨起則衆役畢起此謂之恩中有法）

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我到冥司爲小奴所訟不可解以我約束太嚴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爲祟妻曰小奴卑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司則一也未幾果卒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妒虐縛婢擊其腦婢呼號曰居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苦毒何甚婢竟死後李氏即病見婢索命頭面生疽晝夜哀號腦潰而死

王某妻極悍有二婢虐使之晝夜不得休息每見其困睡將皁角滓其目經日不能視人勸之不聽後王某死四子亦相繼死悍妻因病雙瞽凍餓十年而卒

碓修陳公曰此輩惟無智慧故爲奴僕若亦有智慧則不爲下賤矣以此存心自然不至苛求

印造經文

（註）當世經文大抵指三教聖賢仙佛訓典而言造者向所未見未聞而爲之宣通向所已見已聞而爲之刊布印者寫之不盡刷印成編廣行天下也蓋一身之勸勉止足動一時一人之感悟而印造之廣布實可開天下萬世之昏迷陰功廣博食報無疆有力者刊施無力者書錄何可不爲奮勉

（案）唐李長者諱通元欲著華嚴合論一日負經而行路逢一虎當途馴伏元撫之曰吾將著論釋經能爲擇棲止否虎負元囊鉢行三十餘里至一土龕蹲住元入龕虎便拖尾而去元著論時有二女容色絕世爲元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莫知去來如是五載著論畢便爾絕迹

宋趙璧應舉赴京妻亡璧及第歸將至家見亡妻在路旁哀告云在生殺害物命每以酒醉蝌食冥司罰我在蟹山羣蟹鉗咬晝夜受苦冥司深敬寫金剛經乞寫七卷便可拔我地獄之苦璧到家即爲寫經方了兩卷至妻墓所見一老翁自稱山神云汝妻承寫經功德已出地獄受生矣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騭文廣施以溥宦未果其子汪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貲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汪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毋亦享高壽衆人與汝已名登善籍矣

瑞安王鳳業醫好戒殺放生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等板印施一日病劇夢被二卒攝去至中途見三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王鳳也素刻經文廣布奉行不倦宜速放回二卒應命鳳醒備述其故益持行廣勸後爲仙

黃巖縣進士楊琛未中之時見鄉人刊刻經文布施思念自己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謂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以此觀之刻經不論多寡以誠爲主楊之少寶無力也

休甯方時可家貧多病遇一異人曰子貧而無子壽止三十六欲求清福須種善根時可歸勉力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騭文印施刻半病即減半刻竣病頓愈生二子後皆貴竟壽考終

潁上高天佑同二生赴試金陵聞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行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及放榜果如所言高卒以明經官至州守夫以無心作枕遂至削名則知印造之功大矣

吳門陳松軒順治甲午冬閶門大火城上人見松軒屋上有長人急救衆驚異未幾左右前後焚盡陳屋獨存叩其故蓋有所刻感應經板在內故也

武功縣西寺有藏經六生講讀其中寒夜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甚惡之不敢言即狀元康對山也一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同五生伏殿前中坐者曰汝四人何敢取經燒炕皆合絕後復問燒洗面水者合去前程未顧對山曰汝何不言對曰某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曰一言勸止方可免罪今恕汝後得志可護法門驚覺遂書其事於簡數年四生皆絕戶燒洗面水生以訓書老獨對山高第

創修寺院

〔註〕創建也從來未有特爲創建修整也整舊如新令勿坍毀釋家爲寺道家爲院皆所以供養神明佛像者神佛虛靈何處不在但像法森嚴甚足動俗人見像生心之意故創修寺院亦有大功不得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概忽略也

〔案〕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僧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吾後日當修此寺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視之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此修寺餘銀復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合四萬二千有餘

明弘治中龔司空弘嘉定人知兗州府府有獄廟素著靈異每夜聞鞭朴聲甚厲弘晨往謁初無所見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見弘如其言須臾門啟有冕冕如王者五人出迎敬禮如賓旁見一僧燄炭炙其背曰某寺僧也曾募貲不修建寺院故受此罰問可解乎曰速悔可免弘辭歸使偵僧果疽發背幾死告之故僧懼傾資修建因得愈

嘉興包信之博學高才累舉不第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取囊中十金授寺僧速令修造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細布四疋新衣七件與之日但得菩薩無恙吾即裸裎何傷僧日拾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工完同父宿寺中父夢伽藍神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生子汴孫樫芳皆登第

泰州何存敬行商至揚州見一大寺殿宇破壞佛像暴露遂發心出銀五百兩並募同伴建造加新一夕夢神謂曰汝屋當毀以創修佛宇有功亦為汝更改如新矣視之見己屋有光彩如銀色越數日接家書知泰州大遭回祿延燒一二里存敬屋居中獨安然無恙

洞庭西湖寺為鄉紳陸某奪作為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剝去已而顯者病痒至刮見骨而死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註捨施也拯救也疾病最苦故曰疾苦天生草木一物治一疾之苦此天地拯人之疾苦也但物之生有多寡產之此有遠近而藥材遂有貴賤之殊在富貴者何求不得哀此煢黎安得以治其痛苦乎所賴有仁人長者廣行方便覓應驗奇方以修丸散販道地藥材以濟顯連藥不論貴賤求者必施病不論淺深知者必救則是天生藥材僅可以濟有錢之疾苦而廣為施捨實可以拯煢獨之哀號豈非補天地生成之未逮而德同覆載耶特患求之者無窮施之者難繼則亦可廣開藥鋪取富者之財以供貧者之取亦生生不竭之道也醫家力能為此尤妙倘有未逮則醫不計利請不再邀不以風雨寒暑憚勞不以路遠夜深阻滯惟以在牀禱者之刻不待時為念其所積陰功亦不小矣

〔案〕張彥明善醫貧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亦不計有請者即往不論早晚遠近忙暇常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天雪夜冷明日往何如彥明曰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無恙後子孫皆顯貴

醫官甄百里賦性眞實凡治病不論貴賤貧富必盡心力不厭煩苦嘗以藥材施人一日上不豫或薦之一服即愈於是寵冠宮禁賜官爵金銀至二萬餘

許叔微嘗以登科為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直後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閒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

五上乃陳祖言下乃僂材也

丁彥文以藥材起家三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之味拯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安然無恙將抵岸衆人見丁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天應登第彥文親受誥封享壽八十有九無疾而卒

金穰縣王叟善醫病者求請立至不以童僕自隨貧家病雖極寒暑再三往不以爲難病可不貲一錢治藥不如法不以授人至老不變夫婦年八十餘子四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子孫俱有

貴者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金岑以假方授之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囊於道上吏拾得之乃眞方也

段承務精醫術一富人病段曰我能療之非五十緡不可病者許其半拂衣而去後如數酬之復以五十金爲藥資求益至二百金始爲治方數劑卽瘥載所獲而歸夢朱衣者曰上帝以爾貪取厚賂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醒覺脊痛令人視之儼如捶楚歸家遂卒觀此則知捨藥材以救人者上帝之眷顧可知矣

醫者劉某爲薛司法妻醫病誤用藥死後數年晝有婦人

緋衣蒙首來稱薛司法妻求醫劉偶不在頃之劉歸路遇此婦數其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卽死

施茶水以解渴煩

註煩煩悶勞熱也茶水之費無多而煩渴者得之如甘露費少而施多此亦濟人之一端也冬夏皆有利益人宜勉而行之蓋聖訓全篇不越方便二字方便實種德之原也

一盃雖小方便之功甚大

案楊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伯雍享年九十無病而終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以解道路之渴煩後遭兵困絕

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蔗上生一甘露舉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饑餓兵退家中少長俱安然無恙

裴延年兄弟三人家雖貧而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越數年遭安史之亂遇老人引入一洞中得脫其難後兄弟皆美官子孫皆享壽考

杭州有一賣菜子事母頗孝一日途遇濟顚禪師師索其菜一擔歸告母母曰此行僧也可卽負去至山門師命其和乾泥打合爲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藥賣之每丸止許得銀一錢療一疾毋多取歸可不賣菜矣復歸告母母曰師言恆不謬汝姑往之及至廣東果痢疫延門服者卽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不復賣菜一

同伴亦負芥菜一擔求師師曰此予前生好施茶水濟路途煩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一錢報之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親汝前生從未施捨叫我命汝從何處收耶

或買物而放生

註物指禽獸魚蟲凡有生命者俱是上帝好生卽昆蟲草木均不忍其死故傷生者恆多慘報夫人以前生之過致今生之饑寒奈何以口腹之微造彌天之惡孽豈不大謬人能隨遇生物徧買放生無論物類之報恩種種不一而上天之錫福歷歷無遺經云放生得生其理易曉又云放生戒殺必獲長壽報更須推此心而廣之由物而上及於人刻刻念念己饑己溺以聖人之心爲心其功德更大矣

愚嘗歎今世士大夫不惜民命而僅惜物命此亦未嘗權而度之也而放生必須隨所見聞而爲之若拘一放生之社定一放生之期恐放者有限而所殺者反無窮此尤不可不知更有不必費錢者如當官禁殺牛犬禁無賴畜鷹犬漁人用細密網農人殺活物糞田及家中不畜雞鴨猪魚皆大功德蓋立放生之社放生之期貧民欲因之而射利故曰所殺者反無窮

案黃魯直謂子瞻曰某適至市橋見生鳶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買而放之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

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愀然歎息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神云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陶祕而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笑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不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矣

長洲韓太史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汞椿每早起持箒掃兩岸螺螄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有時榜腹掃及數里又途見攜網所遺螺螄等物必拾投水中丁卯年太史赴鄉試夢神告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

林官至一品後仕遷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凡人貧而無力買者當效此也

嚴泰爲賈廣陵逢一船載龜五百泰以錢五千買放江中賣者行未十里人舟俱覆是日泰父在家有烏衣客五百人詣門寄宿送錢五千曰令郎附歸後泰還家父問所由泰茫然不知對父因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始悟卽所放龜也後遂致富

青浦朱公字三泉順治庚寅至澱山見漁人賣一大黿買放之以小銀牌繫其尾爲誌丁酉歲孫諱袞字秩公入秀水汴歸由澱山道見一大黿尾有銀牌迎舟相向作踴躍狀歸告父漢雄公始知庚寅故事癸卯科秩公發鄉薦丙

辰捷南宮由中書爲樂平令偉績賢聲滿於江右
新安胡德昌諱應全休甯人也幼孤事母節婦鮑氏極孝
素敬三寶好放生行賈於松江三團鎭年四十無子產五
女人勸其溺不從癸巳仲春憂至城隍廟見神徵服坐再
拜神爲扶起命坐曰爾本無子以放生有功一心行善今
陶姓第七子有善根爾當繼之夢覺正值朔旦隨至廟行
香異神坐一如夢中初三昌妻程氏亦獲異兆丑時遂產
一子卽名繼陶後昌移居青浦爲善益堅放生愈力施藥
濟病刻感應篇陰騭文三千卷繼陶年十六痘疹危篤復
刊高王觀世音經千卷神佑如響後娶媳金氏夫婦曲盡
孝養率侍湯藥與昌夫婦無異昌壽六十有九庚申五月

無疾豫知大限遺訓畢左手結眞武印右持素珠慨然而
逝繼陶諱萬績字懋攸痛親染病昌卽降靈自稱天庭考
校言歲事豐歉子孫後事無不應驗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閒步過長安橋
見賣犬肉者縛一犬至客問其價買放之犬卽隨客不離
數日後客雇船往江陰發賣棉花有銀三百兩爲主家一
僕竊見卽與船戶合謀以酒醉客用滿包札緊投入水中
而去此犬卽跳上岸跑入村家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
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水中銜起滿包村人解視客尙未
死因救醒仍往祝家僕與船戶尙未歸也主家藏客俟僕
與船戶歸獲住解縣立正典刑

康熙庚戌二月鎭江京口一檄商附漁船至瓜州見網一
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露眼漁人遂計誘
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
處熬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網順流而下至守汛地處汛
兵忽見巨魚從空一擲竟來取網解出乃人也尙未氣絕
向兵白其故立拘漁人解至將軍府戮之銀仍歸商
壽禪師放生而證佛果孫眞人全蛇而得仙方孫良嗣放
雀有百鳥銜泥以助葬熊愼棄網由千魚念佛而獲金屈
師活鯉於元村增壽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獲報雙珠酒
匠救蠅判死刑而蠅來抱筆廚婢縱鼈遭熱役而鼈出數
泥李景文每就漁舟買放及服丹中毒魚吐沫以解之毛

寶偶買白龜放水及戰敗自溺龜承足以渡之放生之報
不可勝述略舉大概歷歷不爽仁人君子宜勸勉之

或持齋而戒殺

(註)持齋戒殺與上買物放生等皆是誘人爲善之術但買
物放生功德甚大而貧者恐未能此則貧富皆可力行齋
不論久暫是齋必須持持者一心不二堅守不移以心持
之之謂也殺不論物命之大小是殺必須戒戒者永不再
犯不但無殺孽並無殺心之謂也此二事人若能持戒得
定便可立地明心見性要知畜生皆前生造孽所致無論
彼此相殺冤報鑿鑿但回想其本來面目何苦我亦投於
羅網經云若要延生只須戒殺洵不誣矣

秦胡廬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必斥曰此佛教不知禮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出見聞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

東坡蘇子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得斷有餽我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

景泰閒臨清生員李清病卒閻君問在世作何善事清對曰每逢四月初八釋迦聖誕持齋一日念佛萬聲閻君稱善因問我十王生辰何無人持齋念佛清曰世閒不知聖誕故閻君曰今示汝降生之辰汝還世普告世人是日持齋念佛得除罪過生天道

謹附十王誕期於左

正月初八第四殿五官大王聖誕　二月初一第一殿秦廣大王聖誕　二月廿七第六殿變化大王聖誕　二月廿八第三殿宋帝大王聖誕　三月初一第二殿楚江大王聖誕　三月初七第七殿泰山大王聖誕　三月初八第五殿閻羅天子聖誕　四月初一第八殿平等大王聖誕　四月初七第九殿都市大王聖誕　四月廿二第十殿轉輪大王聖誕

金陵楊章妻選一姬三十無子部與夫別居聽其娶妾惟持長齋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令合家持準提咒及臨終之日家人見童子四人持香花及燭接生淨土婦乃合掌念佛而逝

青陽吳六房僕人吳毛平居持齋戒殺誠實修善後左兵波江台家避去吳毛獨代主看家被賊七鎗而死主來毛復甦曰我有夙孽當受猪身七次因齋戒之力僅以七鎗斃宛從此往西方矣合掌而逝

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刺指痛甚因自念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剖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自是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有八

蕭寺丞震少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即持齋念佛誓戒殺生力行善事已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功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卒

宜興陳信素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數人以物分於人家信曰何我家不及黃衣者曰此瘟疫也信曰吾家何故獨可不及黃衣者曰汝家三代不殺生故無瘟疫報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言畢俱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後子孫俱登第

孟兆祥領鄉薦患脾疾夢至冥府冥王謂曰汝祿尚遠大但殺生不戒遂折爾算今速宜戒殺持齋刻夢中語示人庶可贖此罪孟許諾竟夕乃甦後會試畢有訂遊西山者夜又夢主者厲聲叱曰吾貸汝命速將屠語廣布陽閒否

則立擊汝死孟倉卒遽還邸舍行李不及收封閉一室是
久棟折所臥榻爲鼯粉因刻夢語篇行世
婺州陳崡有姻家送一羊租戶以一猪償償崡欲元旦待
客殺之其弟岠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入一衙門見
官府升堂案上有三簿一曰放生一曰殺生一曰救生吏
揭簿示曰陳岠某日救一羊一猪令岠書字岠曰雖勸卒
殺不敢冒功傍有一黑衣一白衣者向岠拜曰當時荷蒙
援救雖令兄不從君之恩不可忘書字畢乃醒以告兄因
而一門戒殺世世富貴
蕪湖第一酒家累資數千而所殺生命不可勝數人勸改
業弗聽其子年二十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二載忽

一日見有無數雞鴨索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擔搖
如雞鴨被殺之狀死時遍身血痕皆雞爪跡不一年家遭
回祿產業蕩然一門盡卒於瘟疫
泰州定安鎮姓韓者自幼屠猪一日忽目煎百沸湯傾滿
宰猪盆解衣就浴妻立阻不得遂入盆中輾轉皮膚潰爛
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舉以示妻曰這猪頭還有毛人不
買也遂死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
日金手股閒忽生一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
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雲閒顏章敬字生愉不嗜殺生而未能力戒康熙十五年

九月十五夜夢一羽士形似呂祖率敬遊於金臺之上復
見北向一臺五彩俱備羽士曰此仙家鍊丹臺也敬問鍊
丹之法曰日打百鳥爲度敬躩然曰上帝好生惡殺此言
何謂也羽士遂不見忽有無常在側曰奉上帝命送長生
位與汝敬見龍邊綠地上書曰上帝好生惡殺長生位敬
因想位曰長生而屬無常者乃天命無常之意能好生惡
殺即可長生不能則否須臾俱不見臺上忽現出三尊大
佛金光燦爛滿趐金沙敬赤身叩首愧赧無地又見三尊
佛從西方來敬即叩首曰弟子奉齋不謹奈何弟子欲心
未斷奈何第二尊不顧而去拜第二尊亦然拜第三尊佛
將右指點敬而言曰欲心易斷齋心易謹恐汝自不肯耳
敬復稽首曰予一念奉齋見葷腥便動念一念斷欲而欲
心復起何道而可以見葷腥不動念欲心自然不起佛將
左手向東北一指空中復現金蓮內佛一尊對敬曰向佛
拜汝念念是佛何怕欲心不斷念念是佛何怕齋心不謹
言畢而去敬即拜佛而醒因虔奉斗齋嚴持戒殺不特雞
鴨魚鼈不敢動即蟲蟻細命亦不敢傷猶恐家人不謹背
後犯戒特於龕神前誓於家人曰倘家人不謹背後殺生
即減敬年一歲於是家人畏謹凡屬魚蟲活者必放不敢
復傷如是三年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次男光斗
即秉衡發熱出花十九日痘現復收已成反關發喘名醫
束手無救因虔禱於上帝與帝君之前求轉死回生至二

更時分男昏迷頓醒目見朱衣神拂其體復發熱出汗天明痘花復發要害全消更覺稀朗十八年正月十五夜夢率男拜謝帝君帝君曰此戒殺報也汝不殺衆生故不殺汝子因醒告家人曰汞守勿忘天高聽卑敬現獲戒殺之報矣幸天下之仁人君子共勸勉之

客人吳兆興北京人也戒殺持齋提齊兇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馬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云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兆興登舟夜夢一三眼多手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矣將來正有好處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但彼若從汝言尚有一年壽明日午刻喉疾而亡矣覺來驚駭及天明即去生理相忘其

夢至晚歸船聞其家哭聲大振詢其人曰即殺雞者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駭報應之速如此刊以勸人人何可以口腹之故自蹈於禍也

青浦東門內翁某父某以宰猪爲業老來兩手僵直晝夜並連不能伸屈如細綳猪足狀時刻疼痛叫人以引線刺之其痛少減三年而卒其子不能改過復習父業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傍晚忽起天火攢燒一家四鄰無害最久帝王且然況庸人乎今人便溺隨地自肆濕生之類傷害無算積而計之罪非小更有人家奴僕不顧蟲蟻遶潑熱水蛭蟻之屬多被傷害尤宜戒之

胡倓字伯安當省試課徙僻地得潘氏園葦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撚火將焚之倓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屋數間命田二三十畝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雷雨大作忽滿室烟火將俾宰生器具並屋皆震碎吸投河中鄰右爲駭越數日作雞鴨狀卒

舉步常看蟲蟻

註此與下禁火句皆是戒殺內事看其易犯者且不可犯則其餘殺生之事安可不時刻存之於心蓋草木猶天生命古人方長不折況此有形有性能飛能動者觀上救蟻獲狀元之選則蟲蟻何可忍之世人愚昧往往於草木蟲蟻視爲無知之物其違上帝好生之戒多矣常者是時刻照顧之謂時刻照顧倘有誤傷豈可隨足而蹈世上有等小兒以飛蝶爲玩物以殺蟲爲遊戲致大犯天折小犯瘡瘍爲父兄者不可不爲痛戒

梁楹頭師戒律精進武帝崇信之一日上興師對弈欲下一殺著因大聲曰殺御使者不許遂出斬之後上復召師乃奏曰已奉旨殺訖帝流涕悔憾問師死何言使述之曰僧無罪卻是寃孽前劫我爲沙彌冬以刻地斬一白蚯蚓是帝前身故受此戮帝因作佛事懺之

朱仁宗在宮中凡便溺時必照顧蟲蟻慈心及物故享位最久帝王且然況庸人乎今人便溺隨地自肆濕生之類傷害無算積而計之罪非小更有人家奴僕不顧蟲蟻遶潑熱水蛭蟻之屬多被傷害尤宜戒之

胡倓字伯安當省試課徙僻地得潘氏園葦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撚火將焚之倓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

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迨入試搆三詭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殆有神助公知爲蟻報益好存活蟻蟲舉步不輕下足宜至觀察

武惠王曹彬所居堂屋傾壞子弟請修彬曰時方冬月牆砌之開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待之後子孫奕世貴顯

昔有比邱與一沙彌共處比邱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因諭曰父母恩汝汝可暫回過八日再來欲其死於家也沙彌既歸八日復來比邱異焉復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歸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水不得入以此延壽一紀

舟槎籍註案卷二

杭州一婦某氏惡蟻循行廚竈輒燒之又常以石灰塡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偶婦出外歸見牀開一黑圈驚視之則其子也羣蟲蟻與蚯蚓攢嚙無縫而死矣

有彭祖尙者性惡螻蟻火燒湯潑不可勝數及病篤螻蟻滿牀上周匝其身因遷於別靜室將石灰周繞之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及死目眼耳鼻皆滿觀者如市因而一方共以爲戒

某人者往松江東郊三角地開腐店有子勇力過人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天氣忽熱於水邊見大蛇一條入洞某執其尾倒拽斷鄰婦楊氏見之云打蛇不死必有餘害應掘得其上段亦殺之某即掘之不得又鄰人某日

舟槎籍註案卷二

應打爛拋之對河又鄰人周某日應打爛而煨之某即將蛇尾打爛拋之對河初八日某即病下半身痛不可言諸名醫俱不識朝夕哀號不絕百禱不愈越數日鄰婦楊氏忽見此蛇暴死又數日鄰人周某亦暴死目中俱見此蛇而某之痛苦甚一日至二十三年三月忽起遍身腐爛出蟲成團至四月初八日自頂至踵寸膚落盡僅存白骨而死初十日將入棺其父夜於地上踐著一大團甚異舉火視之乃卽前所斷之大蛇也驅之不動因拜而告曰我子殺汝我誠敬力禱汝不肯捨今四人俱死可以已矣我與汝無讎汝無驚我蛇忽疾行處於棺下俟蓋棺畢蛇卽疾行而去

舟槎籍註案卷二

禁火莫燒山林

註禁者嚴戒之意火性猛烈物不可遇山開林木之地皆飛禽野獸所棲草茅之內百蟲所集若縱火燒之則億萬生靈俱爲滅絕豈不大干天和故速林而繳罩而漁塡穴覆巢其罪相等帝君恐人無知而蹈於無閒之罪故諄諄戒之嘗有小兒於荒地墳墓間戲放野火父兄家長不可不爲痛戒清明表墓易於誤犯亦須留心要知一時快意悉劫難逃也

案唐汾州獵戶摩兒一日與男師保相繼而死比鄰有祈隴威者病卒復甦曰於冥司見摩兒與師保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隴威問其故曰常

以火燒山林故受此罪報

唐楊寬仲任好焚林捉獵殺害無數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前天郡功曹司馬張安也謂仲任曰汝殺業無比何法可救任叩首哀求判閻明法者曰必得受殺者苦乃可盡誘之曰任殺命無算今將割其肉無益於爾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百諸類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懸其皿一盆徧灑之諸類憤食其血乃姑許因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罪如是數年乃卒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焚獵殺害甚多後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命將盡惟存一束黑骨而已

高陽許慤為餘杭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放火大獵忽有白麑從屋後出命以火圍之風吹反覆其面焦頭爛額而斃慤繩以事免官

德興有程姓者世業弋獵常以火焚燒山林家道頗裕輸租入郡適有市紙面者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為戲家畜獵犬數十頭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

點夜燈以照人行

〔註〕月晦無光天恩有缺而雪泥濘行人尤苦夜燈之點費少功多所以點燈之心生生應得明眼之報為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經云人點夜燈上界視之其光如電故人

燒名天燈又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行人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鰕可免網罟則不特濟人並可澤物若能勸里中之人五六家一點燈燭輪供火光連續即為不夜之天長明之月補天恩之未逮功德豈淺鮮哉

案宋王榮家頗厚因無子力行善事嘗建天燈於要路每月黑則點照行人又設小燈百枚遇黑夜遠歸者即給之天雨則捨草履雨傘如是數年連生二子聰明顯異皆成進士

吳郡邱繼周為邑庠廩膳生樂善好施凡宗族鄉黨姻戚知交無不沾其惠者每以昏夜施點燈燭以便人往來久而不倦後享遐齡崇祀鄉賢子近義孫士芳曾孫之蕃相繼登科克成其家

陳覺一年之內閭門蓋遭雙醫醫禱兼行無效一日遇一異僧語之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願改過自新以求醫治之法僧曰永點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即奉行不倦並勸里中共施點照三年之內始終如一日一門俱不藥而愈來年瘟疫偏及獨陳覺里中俱得安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註〕濟渡在大人為偏小之事孟子所謂惠面不知為政者也然士庶人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之事此一念能感

格上蒼與功及萬姓者同況江浦巨津有不可以橋梁通者則為政者亦不可概以偏小視之小則免人厲涉之苦大則除人飄沒之災此方便中最利益者有力獨造無力勸成皆有大功也經云作舟楫渡人者得隨意享通永無險阻報又云得貴人提攜報自欲廣福田以下至此歷舉為善之事諄諄以示勸

(案)宋蕭振溫州平陽縣人家居浙江生平好獎善類見江濱過客有飄溺患因造巨舟募工以濟人人頌其德名其地曰蕭家渡後登第為成都太守

海南倫公文叙父好造舟渡人施茶濟渴後生公狀元及第亦好善一日見里人顧紀將殺一子母牛牛銜刀以蹄

踏入泥中公買放之神報夢曰汝父捨舟施茶貴積爾身爾又積德宜益昌爾後後三子果悉登甲第

楊少師榮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為事財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高郵羅州判者賦性仁慈弘治初運河未開河中大風時遭漂溺羅每佚風作必率役人夫甲等集艇以為救援之計他日一舟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之人皆死所救活者惟一少年至岸視之乃羅之子也自鄉來省親而附此舟父子感泣即謝天地天之報施何速也

方世隆好造渡船以通斷路以濟浮沈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為賊兵所追至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路間此地安得有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路疑之及至岸忽不見矣路因知此乃父造船渡人之報也遂對天拜謝追兵不得渡而返

蜀人徐宗仁鄉有兩石橋夾江水勢滿急渡者溺死甚多蓋因船小石觸之即碎故也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撐渡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徐又夢至一府見濕衣鬼三四百執卷王前言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曰汝陽數當盡因造船功大今延壽三紀及覺益樂善好施果逾三紀而終

孫三居滾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至冬月用板七片救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渡人當延壽二紀後享壽八十無病而逝

勿登山而網禽鳥

註自此至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歷言戒惡之條苦口以示懲而帝君懲惡之深正誘善之切處勿者禁止之辭上言蟲蟻且要看顧況禽鳥尤其大而有知覺者山爲林之所聚則爲鳥之所棲故網禽鳥者往往登山而張之言勿登山而網則平地可推矣禽獵殺生獲報最慘不可不戒也

案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嚙移之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哀鳴繞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適王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爲三公清白無比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一

夫一黃雀也何稱爲王母使而報應如是蓋仙家佛子常變化於庶類之中亦遭劫難藏經中言之鑿鑿凡人豈能識之所以人於魚鳥禽獸之微能救濟之往往獲大福報爲此故也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太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是復銜巾來還竟攫探者之巾以去太守審得其情杖其卒逐之不用

僧山令元汝之公庭聽斷人徒畢集忽有五世孫文瑞雲霞編　六世孫章敬生蘭校

墮下爭鳴不已汝之立命物色之果有煎油者脫草衣上樹覆其巢取其雛汝之命笞之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後園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爲巨荊所傷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眾生與汝何負必欲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翁六錢塘松盛坊人以網鳥爲生每遇春夏木茂便取網張弓登山入林獲鳥雀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語惟咿唔作禽鳥聲右臂拳曲如鳥作折翅狀如是一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

二年作烏鳴墮地而死

洪源董氏子好羅飛鳥燎其羽毛穿以竹而貨之後得奇病徧體生麤皮鱗皺如樹痂癢難忍取火以燎乃定又頭痛必以竹片擊腦方緩如是三年乃死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氏善用鳥銃四十無子忽產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悔改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偶因膳師乏饌復將鳥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瘡疹徧身紫泡醫者不解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痛哭而死其父相繼病亦如之陸善長親見述

韓金射鳥爲生暑月乘涼坐廟門檻上因取箭簇刮耳中垢風吹門轉正擊其簇箭貫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新塗人楊二以羅雀爲業一日見寒雀棲於樹上楊登枝
網取枝折而墮頭刺竹尖腦穿而死
王遵忽鵲噪喉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
病驚悸而死驚之且不可況網以取之乎
雲間東門有錢姓者好養諸鳥康熙十三年十月忽得病
竟自嚼其肉吐滿臥室自剜其腎舉以示人三日作百鳥
之聲而卒鄰里駭之觀者如市
顧氏家僮吳某亦松郡東郊人也平日好以鳥銃打鳥一
日與人戲偶傷一指忽然徧身毛孔內出血如鳥被打之
狀而死此康熙十七年三月初八日事
勿臨水而毒魚鰕

註毒者用藥殺之也似不必拘定藥凡網釣捕捉皆謂之
毒然網釣捕捉雖極惡孽猶有脫逃之處至於用藥則一
池俱滅故毒指藥看爲是亦舉其甚者言之也若仰體上
帝好生惡殺之德則凡網釣捕捉俱不可不戒釣弋在聖
人亦所不免然無故則不可若以此爲業則悖甚矣
案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
傾汁上流一二十里魚鼈鰕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
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
享壽九十子孫貴盛
李景文好生凡魚鰕活者盡畜之池後文服丹砂煩燥幾
死投浸池中魚鰕遍體如吮噞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李冲元夢一皂衣嫗曰妾腹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俱生
妾死五千子俱死幸貸一命及旦人饋一大鯉冲元曰入
夢者此也即放之享高壽無疾而卒
佛經云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人能戒殺極妙儻必不
可得勿傷其千輕輕取出放淨瓦上日中略一照即投大
水中至螺之生子九十有九味不甚美且傷人人何忍一
嗜而死億萬命也
宣和間商人楊序夜夢神告曰子逾旬日當死能活數萬
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盍圖魚子放之
序醒遂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求
其子放之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果然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以取魚爲業後冥然若死身
赤如火痛似炙煮自云但見火車燒身萬魚攢食其肉經
數日乍死乍生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尊合家奉
齋寫經數百卷超度魚魂乃瘥
宋曹州西界有大鴈陂陂左村人陳君徒從幼捕魚爲業
後得病若爲眾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身其
痛稍止後被村人盜去網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秀州人陳五善製乾鰕人爭買之後得病跳躑牀上痛徹
日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存日製鰕之法甚慘今其病宛
然如鰕死狀
勿宰耕牛

註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款上列天星下興地利有功於世豈可宰戮況凡生皆不可宰殺而牛爲大畜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雖君王猶不敢輕殺民間何可殺之食之故歷代皆有訓戒徧觀古今載籍殺牛者尤多顯報經云宰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日神嗔鬼逐戒之三日名書金籙永以爲戒子孫百福帝君不徒言牛而加一耕字正欲人念其服耕之苦大有功於人何可不常存愛護之心乎

禁宰牛之禁

本朝設有令典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牛文遍賜羣臣頒行天下人能戒之不特陰功浩大抑且不悖王章矣

宋桐鄉人李華生二子長時春好食牛肉病疫妻徐氏尋醫途遇白髮翁日疫病多尋喫牛人時春聞言悔過疫尋愈次遇春登科華復宰一牛遇春死次年報夢於父曰祖修德有我因父孽罰我羅雀多盲目屠牛必破家不誣也鄉人陳敬神其事聞殺牛輒買養之一胎二牛畜產無數一日夜歇旅中早有叩門呼敬索買牛錢者敬起身出啟戶無人屋梁折竟壓其榻陳得免禍

台州仙居人李田子國瑞夢一人推車過門滿載書卷瑞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姓名也揑而求覩遍覽無

已名獨有李遂夫三字車人指曰此註非爾名乎李佯拜曰然車人曰此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不食宜父子登科醒即更名遂夫其年果父子相繼擢第

金陵朱之蕃未第時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舞女故點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儻能永戒可屬汝矣父夢亦如是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三名

嘉靖二年胡公鐸任福建布政宴待鄧林公俊忽昏睡久之覺語眾曰適童子召我至一殿侍衛甚嚴語俊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皆囚此其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偶逢祖

尚書公聰出殿呼俊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屬官因爾殺牛五百故召汝俊曰未嘗殺牛祖曰以爾爲官不禁宰牛俊曰曾出榜禁牛祖喜曰得毋失檢乎急命檢卷土地呈俊禁牛榜俄而降諭增壽一紀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既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遂立一簿於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

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敢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享年至百歲

李鎰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在傍至揭榜果與楊同登因叩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我家惟三代不殺生不食牛

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入十二歲丁丑進士官至公卿不合殺牛食肉以至算減祿絕言甫畢傍一吏謂曰汝宜急求還魂改過否則判入地獄矣姜曰願指示吏曰陰府最敬書寫受持妙法蓮花經金剛經感應篇陰隲文汝若發心可得免脫姜依言求之冥王果令還陽姜遂書經持咒誓不食牛後登第位至翰林學士

秀州青龍鎮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視見青面人送一青簡內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觀暴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自此合家不食牛肉且以勸人勿宰食累世貴盛

楊立齋微時夢新城隍到任賞善罰惡見一囚即同里某人也自幼宰牛復數日楊讀書宵山中晨起忽見屠牛者父子陰魂俱戴鐵枷血肉淋漓一健卒驅行問之曰以宰牛罪押入無間地獄（蓋此地獄萬苦萬刑無有休息故名無間）

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殺牛所殺甚多後買一牛於野外去家稍遠乃跨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忽臂髀如縶不可動蓋已聯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冀得減罪經數日而死子孫自是改業

廣陵馬世澤子容喜食黃牛所殺不一毋朱氏止之容戲牛曰汝拜我饒汝牛果拜容曰畜也何曉人意仍殺之次日容為雷擊批一牛字於背一鄉自此俱不食牛

勿棄字紙

註自蒼頡作書闢天地之靈祕而文章流遍宇宙愚智因之而審智貧賤以之而富貴至於人情之嗷嗷世事之紛糾莫不由是而底定則片紙隻字實為上天所珍惜學人

君子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況散之為字集之成經以此推之一字一經也帝君有勉惜之諭大藏有勸惜之文咨嗟告戒痛切詳明奈世人昧昧不察穢褻輕棄甚至糊窗覆甕抹桌剪樣踐踏勿顧以聖賢書貯針線換錢物以之點火大半委地燭根餘紙棄於街衢寫詩句於爆竹列年號於瓷器印記識於鞋襪種種罪愆不勝枚舉抑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矚罪有攸歸報無或爽可不戒謹哉士君子或崛起青雲或奕世金紫不可忘其所由來故有志功名之士固當慎重點畫即無心利祿之子亦宜畏敬斯文不於其身必於子孫天道非遙隔也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寫字踐踏大干天怒則知

惜字之功爲不小矣經云惜字一萬增壽一紀佑聖眞君戒惜字文云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埋淨土賜君福壽永無窮奉行者不費錢不費力獲福無涯莫此爲甚胡不勉而行之（焚過字紙必以淨器取灰埋淨土或投通流大水中蓋紙雖焚過其字仍存不可忽褻而踐踏之也）

案帝君諭敬惜字紙文曰士之隸我籍者皆自敬重字紙遺墮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燒之一夕夢宣聖捫其背曰汝何敬重我字紙之勤也憾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會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狀元及第子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釋老之文非特萬金之重於六

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稍屏或以裹褥或以糊窗踐踏腳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儒教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强茲分別爾況我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日苦學雞窗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鑑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悟甚至子孫不識字舉家困愛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拾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

無差昨因老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葛眞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能告諭相率力行始終不怠即消災而降之福知而不敬即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下專委我徧行飛鴻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滇中降諭印施今又降於南安戒諭普行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即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諸生一誠相感故吾盡言之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即我之願望也世人見此即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之重之則獲福無量若不知敬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練川許潛壺諱自俊庚戌會魁先是癸酉科鄉試入闈因倦假寐夢號房前掛抬字竹筐一隻竹箭一柄筐內字紙光焰曄然傍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果中式

楊慧兒九歲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夜桶不得遂將殘紙籍於牀前便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即茫然不省拈題搆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成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天

何吉素不惜字紙嘗以之抹桌糊窗有人勸諭之反笑爲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鮮于坤迂一日抹桌後即投於地家童灑掃誤入厠中越七日忽雷火大作吉與家童皆震死厠前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

褻字紙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嘉定西城外楊港橋有一村婦荷鋤往田忽爲震雷擊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及死脫其履粉碎擊之人爭視則以字紙包其子之履也

康熙元年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有雷自地中起燄若火輪環遶庭除家方宴客數十人皆憒伏股慄旋飛入室震焉妾於樓上腹首俱碎抓其襪履之屬其中字紙片斷廢折蓋此婦平日常以字紙襯鞋底故受天誅如是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少養宦家不知敬惜字紙康熙八年間年五旬矣尙不知改忽一夜夢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由門陞階及堂見堂上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忽一人喝曰知未遂驚覺方知悔過述夢勸人而已晚矣未幾卒無子

今人皆知敬惜字紙矣但恐徒結敬字之社以名不以實猶不免於包銀裹物甚至有旋汙旋焚之說不知全無敬心明知明犯其罪更甚嘉靖間俞淨意感遇竈神深以此事勸戒不可不警惕也而更有說焉昔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此又惜字之原也故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周霖公先生有惜字正詮十二則謹錄於後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產業者此字當惜　下筆顚倒人是非使人衝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讖訕人陰私終身飲憾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謀者非其所欲棄而設計以圖之也貧富窮通前生分定奈人不察而或巧計圖

紮或心懷强佔或阻其便利以圖吞并或幸其禍災以圖方員蠶食陰謀不一而足亦思人加於我何以堪以此推度心地自平況謀人財產天遂其願者萬不得一枉費奸心反爲他有者往往而見王法彰彰陰報鑿鑿殺身亡家殃及子嗣豈止一身一世已哉故不特不當有是事並萬不可萌此心也

案徽州知府鄧繼曾初仕時其親某御史告之曰君方初仕切忌苟利昔子巡按雲南夜宿一處秉燭獨坐空有一人前來叱之應曰我非人乃爲君守財神也待君已久予曰金何在神指曰座下是矣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予曰能爲我送歸否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

後將復命適同年某主事託寄保舉一官受謝金五百兩以二百饋予後歸家備牲祭神其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何故少二百神曰前某主事所饋二百即此數內物也予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因君至戚仕途方始特洩此告君以見定分有數不必圖謀此嘉靖戊戌年事

丁湜少英爽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色佳極即書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遂自負一日見二蜀士多貲湜遂延賭得六百金又遇相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得非設心謀利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悉反之可乎曰既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然居五人之下矣湜亟還之是科徐鐸首魁湜居第六

丹棷籍記卷三　十三

海甯郭天生至杭州探親時天啟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適杭城大火天生夜立於路忽見一婦同婢擡一皮箱驚慌中誤認郭爲親付其看管而去久不至次日郭仍至其處待之見婦與婢號哭而來郭問明其故卽取箱還之時郭年十九歲歸患危症見有人持牌來攝至一大城見王者命吏查簿吏曰郭年止十九歲應雷殛死近六月內有還箱善事合延壽回陽一夜方甦郭果壽考

唐軍吏吳宗嗣有吏貸錢二十萬不還遍年宗嗣忽見吏衣白來潛入廄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吏正是日死也駒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吏深客起如廁主人於黑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

丹棷籍記卷三　十四

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向後一倒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身亦死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爲園囿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于爲鄭氏後身

蜀地年荒有客負米五斗過一村中投宿主人與妻忽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深客起如厠主人於黑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

則其于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而隱去天明聞官執夫婦伏法

江陰青暘鎮康熙十四年六月大旱一家素貧無力解救謂妻曰田荒租重不能生矣妻曰尙可救乎夫曰食不給何以募工妻曰我每日煮飯必取出乾米一把積三年已滿兩大罈以此募工可乎夫視之喜極未至五更卽出募工妻起煮飯而米已失去矣蓋其米藏於牀下鄰人聞其語已穿壁盜去妻恐夫歸責之遂投繯夫率衆歸叩門不應及入妻已懸梁矣夫不解尋飯尋米俱不得衆皆歎息而去越三日雷雨大作鄰人兩手執米頭戴米罈震死當街罈口鎖頸頭不能出遠近駭異其妻復生

康熙二十年六月青浦郊外有一人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途遺失一同行人姓金係青浦縣差見而拾之當卽向金姓討苦求不得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毒毆其人而去其人以此銀一失闔家餓口無措無計歸家竟往城隍廟神座下哀號哭訴其夜金姓鄰人俱聞金家有鎖鍊聲明晨金不啟門鄰人視之金已跪倒牀下死矣原銀猶在牀側也

勿妒人之技能

註技是技藝能是才能天之生才甚難世不易有遇一技一能之人若已有之百計成就之顯揚之此天地公好公惡之心也彼不仁之人心亦未嘗不知其善而我見人見

一生橫起邪心惟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或惟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己媚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於是阻人才於方進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殃及子嗣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於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秦杜正獻聞人之善喜若己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名位皆隆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知才不及臏乃以計召臏刖其足使成廢人齊威王卽用臏爲軍師時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

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度魏兵夜至馬陵書曰於樹曰龐涓死此涓果夜至火光燭樹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才不如非一日秦王覽韓非說難書憾不獲見及韓王遣非如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分其寵譖之下獄又以藥酒遣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識者以爲天道好還

穆修以詩著名嘗遊京洛題詩寺壁眞宗見而歎賞之問爲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遂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妒心如此宜其後死無葬身之地也

郭尚書贊初作賦即有名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連上不中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得中第

江陰張畏碧積學工文嘉靖甲子南京鄉試落第大罵試官時一道士在旁微笑張遽移怒曰汝何笑我曰相公之文必不佳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試官不和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由此感悟折節自持丁卯即中式

省上劉生與徐生給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己佯擠人叢中墮之於地紿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之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勿淫人之妻女

註已嫁曰妻未嫁曰女食色性也惟此二者不待教而能不待學而知才人傑士往往於此失足蓋平日讀書談道目不見色之時人人易守此貞正之心一旦暗室屋漏邪心偶動或紅顏曼態目送眉挑不知不覺飄入羅剎鬼國矣當此須認得清識得破要想壽算於此增除功名於此與奪毅然不動方立得脚根定故此一勿字要人立地起念即立地一刀割斷着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情念有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逝諸子皆顯官譽纓不絕

狀元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鄰人富而無子令妾與之乞種夜招飲其夫佯醉而出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憫然遽起而

僕隸使女俱是總之非我之夫婦即是他人之妻女烏可稍存一點欺心諸惡業中惟淫最大昔有人被攝陰司醒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冥律云淫人女者得絕嗣報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凡人淫心起時不可不從發源處早自禁絕念慮一萌陰司已列罪案若見人妻女即作自己妻女爲人引誘想則淫心頓釋矣更見人婦女無論親疏貴賤當避嫌疑吾之修身立行猶次彼之千係名節甚大使女名節尤不可以賤而忽之忠孝節義出於天性無分貴賤若以主勢污之法干天譴閨闈之事不特不可犯並不可談及經云口過與淫惡等

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去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徒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册至公路展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當得絕嗣報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於一室明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盛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逝諸子皆顯官譽纓不絕

狀元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鄰人富而無子令妾與之乞種夜招飲其夫佯醉而出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憫然遽起而

門已閉乃以手書空云欲傳種子衙恐驚心上天終面壁不顧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即旋也彩旗上皆書欲傳種子衙恐驚心上天二語守莫測其故丙辰旋果狀元及第太守稱賀因述夢中語父曰此老夫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上時郡守王公華夢見城隍庭下眾保陸樹聲爲善士因召其外父李生問其平日作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於邪色不苟已而登會榜第一

子彥章亦爲己丑進士

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己爲己卯鄉科以污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廿九名己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俱用白紙殿榜獨用黃也

豫章有一乳共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微得失莫不相同三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鄰婦媚而麗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戒其弟曰我已堅拒恐爾貌同若挑爾甚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

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科名必娶爾及放榜兄入報弟下第矣弟復詐婦曰我且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斧爲言婦傾裘付之春兄復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杳然鬱鬱成疾陰以書貽兄而婦殂矣兄得書驚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顧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祉焉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爲師發汗誤捲毋鞋一隻墮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揮使見之疑其妻入問妻不服揮使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啟即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招師怒叱其婢不肯開門揮使復強其妻親往師復固拒之曰某蒙東翁相

延豈以冥冥墮行哉竟不亂門終不改揮使怒頓平明日師欲辭去揮使謝之曰先生眞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是年即登第後居顯爵

昔南京一生應試風儀甚美旅邸對門有宦宅女見之屬意爲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稱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俱殺之明日放榜不去生已登第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眶出思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宣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舉舟人少女美姿善謔意欲就湯

孚登年十八爲解元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卯文昌帝君命吏持籍示之孚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女事雖不諧而繫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甚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一良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鄰人室女爲惡不悛已盡削其籍今死期至矣尙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登憤懣而死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撲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粉

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慙憤而卒

京師人劉堯舉父宦秀州隨父之任買舟就試悅舟人女艾第二場出未午歸舟翁媼入市遂通其女是夕劉父母同夢神告曰郎君今歲應發解因所爲不義上帝黜落矣發榜果見黜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是夜陸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詰責命查祿位吏檢簿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方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夫淫心一動鬼神即行譴罰可實爲

其事乎

江甯庠生郭某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於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於家中淫一婢故除君名及放榜果不中竟以貧賤老

鉛山人某常悅鄰家婦挑之不從偪其夫病天大雷雨乃着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而出人皆以爲雷擊也後造媒求娶婦因貧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箱見有花衣兩翼者怪其異襲夫笑而言其故婦佯爲言笑俟其出即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滁陽王勤政與鄰婦通好有偕奔之約而尙慮其夫之追及未幾婦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即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七十里以爲可脫禍矣餞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即赴官自首男婦俱服上刑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虔祀趙元壇乃哭訴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出黑虎嚙商頭去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啟視見一女子攜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與綢繆敘語俄而燭滅侍者聞蘊叫苦女子隔聲曰汝離家薙髮因何起妄心假令我眞女子豈肯與汝苟合於是馳告寺眾排闥直入所見乃雨夜父蘊已身首異處矣是則一入淫想即受奇禍者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於鄉民某家有一女年十七及未幾婦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即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七十里以爲可脫禍矣餞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即赴官自首男婦俱服上刑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虔祀趙元壇乃哭訴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出黑虎嚙商頭去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啟視見一女子攜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與綢繆敘語俄而燭滅侍者聞蘊叫苦女子隔聲曰汝離家薙髮因何起妄心假令我眞女子豈肯與汝苟合於是馳告寺眾排闥直入所見乃雨夜父蘊已身首異處矣是則一入淫想即受奇禍者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於鄉民某家有一女年十七因清明拜墓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仲冬假館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實告鄉民以錢尙未娶欲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不才將欲污人耶鄉民含忍歸嘗其女女迷自縊錢後中鄉榜夢女抱子立於前會試亦然越歲授江甯司理時以

鎮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贓論絞命下之日錢夢此女以紅巾拽其頭次日卽正法

總之貞潔者必獲其福好色者必亡其身故不可之書能徹夜小典史早占鰲頭不把琴心通一點薄相如遽顯科名豔妾亟還產龍頭之貴子侍髮不納顯黃榜之高名拒弄女而動太清羅殿元夢占廷對獻羣姬而封一室程太尉終建旌旄秦君同舟不亂累代簪纓何澄瘡病不淫一時貴顯拒美婢之呼貓茅副使文章名世避裸形之弄女陳九疇甲第聯芳錢長者不雜愛慾生子腰金徐吏員不淫罪婦身登二品聶志力辭弄女三世登科馮商暗室不欺四德顯報至於公係爭室懸首周衢良夫肆淫祖裘就

戮巫臣竊姬以逃禍延滅族嬰齊下報獲罪祭而得亡貞正之獲大福邪淫之遭奇禍古今來指不勝屈畧述其見共聞者數十條以爲同志法戒幸閱者敬懍之有志功名啟迪後嗣者尤宜懍遵也夫世人淫佚多由邪視若能看破迷眼之相牢拴盡惑之心則福壽綿長功名顯達如操左券矣胡不勉而策之

勿唆人之爭訟

詘唆使唆也可以不至於爭不至於訟而爲挑弄贊成之激烈引道之爲唆爭者必訟訟者必爭故曰爭訟而爭爲訟之端訟又開爭之漸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人身有貪嗔癡三病而爭訟爲嗔癡之尤者人方惑時一言點破或平心化導造福無窮使唆之人非起於怨卽起於貪陷人而自快其忿愚人而自私其財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造業於今積報於後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不特在公門爲訟師者當猛然回首凡

遇忿爭俱當和解

案李無競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鬬曰我終身乞丐得錢數百爾借去不還李見其猛擊以己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日君能爲我解爭眞善人也吾居隆和曲他日相訪必當有報無競思此丐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一日乘暇訪之其人延至廬飲酒出棗曰食之可以長生復進以桃無競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丐食老嫗足腫覆入酒甕被店家毆擊煒趨解曰酒値幾錢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崔君解難我不敢忘吾善治瘡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瘡疣一灼卽愈卽遇一僧瘡垂於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或曰老嫗卽鮑姑也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知何故旬日無端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以刀筆餬口中流檣折掠敷墮江而死餘人俱無恙

劉願質疽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質

令道士告斗是夜夢至一殿下見王者曰汝犯天律告斗
難免貫對以無罪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
壞質曰此是我弟願立非質也王命吏覆核果然乃免之
質愈願立即痈發背死
黃鑑蘇衛人其父憤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
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歎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
歷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
天順疏立時族誅蘇人大快
張某者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
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
無雲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剖

文光譖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桁楊桎梏歲月不離
因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生前本寫詞狀唆人爭
訟故今身受其報光讀求師救免師令自着桎梏三日爲
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
康熙六年上海縣學生員朱用樸字鳴齊世居閔行鎮正
月初一晨起方拈香忽頭眩痛倒見差役四人攝至虎頭
城下同牌其拘十一人用樸居首城內有一人出依牌唱
名各付一竹籌令伺候少頃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自
看一生善惡名下有一善事用一紅圈有一惡事用一黑
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顚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
樸名下無圈十六首件爲代友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指無由乃誣
商以新臺之行樸一時誤聽亦與首爲商不能辨恐恚而
死媳憾冤莫申亦縊其餘各件皆屋漏疚心之事不及盡
述總之舉心動念絲毫不爽紅圈者止一件不過爲人解

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更有已經忘記者無
不言之鑿鑿看畢惕然警省愧悔無及忽見城下另掛一
牌曰某人等幸有一二善事發還原籍遂離陰府得以復
生時已正月初三矣因此再生痛自追悔杜門不出齋戒
誦經以贖前愆朱用樸自述夫用樸止以釋訟一事而遂
獲再生合上觀之使唆者如彼勸釋者如此凡爲訟師及
使唆人者可不知所戒乎

勿壞人之名利

〔註〕名利二字人所同欲而患得患失之心勝則有出於壞
人以自成者豈知我壞人人亦壞我成人人亦成我得
報往往不爽要知名利已屬身外乃以身外之故而自壞

其身心恐知者不爲也壞字該得廣如以私雛造謗以貧緣傾位談婦女之閨闥說僧道之破戒絕人活路誘人嫖賭富人前說貧者行短官長前說賞賚可除之類皆是

案吉水羅循會試寓京失去秬稠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之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同類非吾稠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污名豈得爲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即羅念菴也

劉留臺貧時於路中拾金一囊守候不去見一人號哭而來曰八年爲商積金一囊醉後於此失去劉即還之商分其半以謝一無所受人皆笑其拙公曰我賦分合貧敢掩人物爲己有乎且商辛苦積之吾安坐享之不祥雖極貧而同經密取彼生筆嚙去其穎反入闈抽用已盡禿矣大

終無悔憾既而登第官至西京留守

徐文貞公諱階歸里宴集親故一人取金杯匿於帽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墜公隱然納杯帽於其人袖中扶掖使歸終不洩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於同學其人訴於郡訐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時第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告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於眾前以副卷首名易之既拆號則自副卷而爲正榜也從不慎者無心偶語時開人離別之端謔浪戲言頓阻人恩情之路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凡此之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有所寄文章李臧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之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其衰病乃止後德裕失勢貶崖州卒於貶所

甯波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某李百計讓得之入京就選貢緣首相之門來順天府司訓許之未出榜前忽至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我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羣譁於吏部門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任明年王錄應貢就選恰得順天司訓

昔有二生素相交好俱業春秋臨場同寓一生忌其才高畢則仍禿穎也次日嚙筆生以違式貼出不得終場而禿

驚慟哭欲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謄穎生魁選聯第

勿破人之婚姻

註婚姻天定人豈能破或爲人破者畢竟非婚姻也然而造惡之人有時立地風波敗壞良緣即使天不作合而我起此一念豈非徒傷陰德故無論婚姻之破與不破舉此一念陰司已列大罪案矣破有三等有破於將合而不得全於始者有破於既合而不得全於終者更有人所不可不慎者無心偶語時開人離別之端謔浪戲言頓阻人恩情之路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凡此之

類尤當警戒亦思完人夫婦何等功德破人婚姻何等罪孽天堂地獄只在一轉念間可不畏哉

案文紹祖福建福清縣人也聘柴公行女爲媳既問名柴女忽病瘋紹祖欲別聘其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理傷義是速之禍也苦勸仍娶爲媳次年其子登第媳病亦痊柴女連生三子皆登高第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探親過此失足溪中程遣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於外非完女矣令媒妁退婚孝廉親往力諭乃成婚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一子孀婦撫養之教之讀書燈下嘗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先生之恩

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叫絕文完忽放聲大哭適程孝廉與之同號亟問之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不料燈煤爆卷數行今無用矣程曰若肯與吾謄寫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即以卷與程遂中進士少年詣程寓曰公生平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咎復諧伉儷或者此一事差冇陰德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即我母之恩人也敢望報乎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事之師禮遂

必宛轉調護

順治初年某宦聘某氏爲媳婦未婚爲大兵所擄後乃贖歸眾議別娶某宦曰不可我苦不娶此女遂無所適矣娶之終白媳之貞潔而賢孝無似某宦感異夢享高壽

鄭和中少與王氏女結婚後和中父卒家貧女兄王固爲萬州推官有休親之意然迫於公論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肯遂隔絕之和中竟憤死兄乃以其妹改嫁濟川教授

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將鳩工神復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挽葛代筆也葛聞而悔過力爲完其夫婦後止中鄉榜官副使

鄭叔通聘夏氏女爲妻及登第夏氏病啞眾議別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既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孫洪少時與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父書祕不以示孫固索出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爲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中矣孫愕然失色曰向在某州適見某夫婦相詬求離某因爲寫離書不意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生曰某爲合之何如因問其人姓名尋得之夫婦俱未有偶乃具道前事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甚感悅後孫亦爲顯官所至有離婚之事

陸嵩王氏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現送衢州東嶽追勘越數日王固卒未幾陸嵩亦卒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初無背夫之意獨存後王固子娶徐氏亦爲外家所奪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欲出妻商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旣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科會試擡筆入場忘其脫稿之在內也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賣革去舉人

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

(注)兄弟人之手足也那有不和之理而世間往往有自傷其天性而不和者已爲不祥之甚若使人不和豈不大子天譴君子只記人之德不念人之怨烏可以一己之私讎遂離人之骨肉夫以私讎之故帝君尙且痛戒況可無故而輕爲離間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弟言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過於弟前釋兄之非不以私讎而不爲調爰如此方爲君子之道天之報施善人歷歷不爽

(案)眞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眞要路也

宋呂陶令銅梁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上起見不祥甚矣夫以利之故而父子不睦者已可大傷不得直貧至傭工及又懇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

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德而去後陶位至中丞

元呂思誠尹景州嘗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懇訟其弟盜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懇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曰孟容次曰仲達初則兄弟和好繼有一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分析後雲譖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於爾弟汝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家業不均爭鬬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忽瞽雙目乞於途雷擊而死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有兄弟因父死爭財米素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由是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一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訴於府見一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蕩盡信夫妻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註)父子天性慈孝自然豈有不睦之事間有之者每爲利上起見不祥甚矣夫以利之故而父子不睦者已可大傷使人不睦者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睽違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使復其天性如此方是仁人君子要

知利是天地間極惡之物譬如箭頭上毒藥着人必死故要除種種惡孽先須從利字根源打破倘以利之故而離人骨肉此眞奸險之小人覆載難容鬼神譴責可不戒懼哉

劉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行舟與一胡商舟檝相次胡病邀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因以二女託皆絶色胡死財寶數萬約籍其數寄之於官爲二女擇佳配殮時以所遺夜光納胡口中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大夫莫不歎服公享福壽子孫榮貴無比

劉思文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壻既而謀歸藐見妻與女兄皆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邇來多事鬻之幾盡今僅存其半適立券爲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大丈夫爲人壻逼其家以妝奩而使母子兄妹有不睦者竟攜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楚王使使爲太子建娶婦於秦使歸報平王曰秦女絶色王可自取王遂自納之更爲太子娶婦使恐王卒而太子立必殺己也因譖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稍自備也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殺伍奢太子奔宋後奢子員借吳兵伐楚滅使之家

江充爲直指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周更太子使人謝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奏心忌太子曾巫蠱事起上以充治充曰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迫捕充斬之太子自殺上遂族充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而八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賭蕩遂致傾家竟賣房於池因而徐八父子不睦憤憾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甚夢其祖告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向城隍廟祈禳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上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而不意頃來祭禱者即徐池也池聞之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註倚恃也居權勢之人有權而若無權有勢而若無勢者上也其次惆惆好禮能善處其權勢則亦賢士大夫矣若夫倚此得爲之資以恣其無所不爲之勢此必無賴子弟之所爲也而士大夫亦有蹈此而勿以爲恥者百年身盡富貴冰消回首一生如同草腐而昔日受侮之良善其子孫又有繼之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往往有之然則善良究何可辱也人徒自取辱耳帝君一片婆心諄諄爲人詰戒之人何可不時刻警省辱字須看得好不特衙楊斥叱爲辱即遇之不以禮接之不以敬亦是蓋有權勢者其心易驕良善之人又剛直不媚則辱端易見故居權勢者當時時敬謹而善良又不僅指賢人君子總之無罪之人皆善良也

案宋王沂公中狀元歸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路入遽謁守驚之遣人奉迎門司來報君至公曰不才謬叨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故易姓名誑迎者與司門而上謁守歎曰君眞所謂狀元也噫王沂公中三元倘且毫不知有權勢彼侈然自倚者豈不自愧耶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煮截葛及士行貴母恆縫截葛一塊於士行袖中曰汝當晝煮截葛時也權勢遂忘舊敝葛時也

寇山願使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徑污其衣家人怒罵之履方曰彼已窮矣豈可再嘶徑反更衣而往忠厚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漢宣城郡守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曰使君即去不復來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嚙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俛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弘治間一令倚勢貪暴時獄者獲一虎有士人作詩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宋邵陵王綸鎭鄂吳規客於王門張纘出鎭湘東綸餞之國祝捕獲四盜初鞫不即招後以船戶沈敬沈慶父子直規與坐時纘暱暱貴意氣自得舉杯屬規曰慶汝今日得與證羣盜俛首伏辜望若曰慶父子知情豈宜逭之法外令此燕規忍辱而歸其子聞之憤鬱而卒夫婦痛子相繼殞

命時人謠曰張纘一杯酒吳氏殺三人纘尋被誅

齊琅琊王使愛妾治髭忽有鳥銜黃梅過庭而墜王疑妾有私期擲菓爲戲使奴出外覘視奴素怨妾詐云見二人向籬窺探追之不及謂奴有用賞以千錢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卽遣下堦笞殺妾解衣誓曰公賞罰不平今日之死實爲偏信若有天道當令官知耳俄出爲雍州刺史時見妾來索命無何爲長吏所殺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所居則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立乃報數人送東城御史詢詰之對曰某等總被倪尙書誤問曰尙書若何對曰尙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起立必使人諭止之曰與爾等

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某等顓愚意史公猶悅公遂不爲起致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浙省府判王某素倚勢殘忍有一庫子侵官錮無以爲償王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貲納官後府判子孫亦每爲娼天道如此可不鑒哉

康熙十六年青浦金澤鎭王望若子被盜溺水死縣令陳國祝捕獲四盜初鞫不即招後以船戶沈敬沈慶父子直證羣盜俛首伏辜望若曰慶父子知情豈宜逭之法外令曰慶若知情敢證盜而盜不一言及慶乎望若曰慶實賄

盜求免非刑不招令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余據理而已
刑豈可輕加終從寬議府廳皆依原招而望若終不服控
上司覆訊慶知不免向父泣曰與其父子同死曷若我一
身當之遂曰慶知情父無與定案因以慶爲罪首丁巳五
月慶同羣盜棄市慶謂用刑者曰速賜我一刀急赴冥司
理寃矣望若取羣盜首祭其子獨慶首函定不能動敢居
數月恍惚嘗見慶久之項生一疽延醫治之醫曰此梟疽
也不可救醫宿其家陰風慘裂屋瓦皆鳴醫不能留翼日
望若疽潰頭顱爛落而死醫者某日見述之甚詳陳令因
刊之以勸世

附錄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九

凡居官乘權縱勢易於虐下故其一曰五不打老不打
幼不打懷胎不打病不打氣未平不打血氣已衰不打
無人打我不打忍其加將養人打我不打忍其加致死
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斯文一脈關係風化且上
倚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魚龍變化莫可測識上司差
人莫輕打當申明處分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
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氣易於打則速死人忿勿就打忿傷人
命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苦又無
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急六脈奔騰用則血逆攻心致死
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刑必過當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醉且
緩打酒醉心昏猶時多怒刑恐不平我見不眞且緩打
事未確審不可輒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過事難處必慮其終
刑後必致悔
五曰三莫又打已極莫又打受極之人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已
夾莫又打夾棍極刑人所難受先打後棚瘡
棚時責之未晚又加刑責多致於死要棚莫又打潰難治待放
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時憐不打順天之時恤民之命佳晨令節
憐不打同人之樂人方傷心憐不打恤人之苦
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理也百姓
該打爲與衙役訟不打不庇私也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或
買辦自用物不打不爲己也
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酌用輕者禁從下打皁隸求索
打腿灣或受私託打在一塊多不遂每重佐貳奉
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寃苦禁佐貳官非刑打官趨勢

丹桂籍註案卷三　四十

替人拷打出氣
百姓定然受害
以上八條願居官者慎之念之以重天民南皐鄒公曾將
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刑官無後誠守此戒我知其後必
昌也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註上文權勢指貴者此則爲富者言富者必豪俠必豪強
故曰富豪恃富豪而欺窮困之人與上倚權勢而辱善良
之人其罪同其愚擬同然而蹈此轍者俗人往往而然愚
見前人恃之不久而子孫卽窮困矣後人又效之如轍之
相循若能勿驕侈而以覆轍爲戒則善矣帝君曰勿恃欲
人知目下之富之不足恃也欲人知眼前窮困之人卽我

前身即我後身也且勿論到罪過而上天不免有滿則覆之譴貴自勿登山而網禽鳥至此歷舉戒惡之條示人以不可不戒意

(案)嘉興屠應埈康僖公子也存心仁厚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立契絕賣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令酬汝直前負不追也及埈宦歸鄰人來候極言其子厚德埈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埈取前券還之且爲築其墳墓其後子孫貴盛綿綿不絕

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中宦爲梗一日有一中宦餽公豚蹏乞公追負公即烹蹏召中宦飲並召負債者至前詞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見之意似惻然公復呼來蹙額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婦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爲汝父毋何忍便爾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則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愈泣中宦亦泣俯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恃富欺貧者特未念其鬻妻賣子哭別情形耳

畢昶家富素欺窮困殘刻成家鄉鄰乏者以產售之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券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及交時以色銀米物湊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淫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太倉富民沈某性險慝鄰田與同坵者必欺占之有網罟車犂什物者必借而陰損之慮其侵己之利也舉債必倍息而後入其幼婦獨鬻諫勿聽一日幼媳方歸甯行未一里忽雷雨風火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席捲子然無遺一家老幼俱震死田歸舊欵器歸舊主報應之奇人心大快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註勸善戒惡之條上既言之歷歷矣而帝君一片提拔苦口之心猶不容已故至此復舉勸戒之所未盡者又丁甯而詳告之善人謂德行之人人與不善人居其始若甘醴其終必荼毒不至殺我之身心不止與善人居其始若布帛菽粟如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近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之襲體德不期其培而自培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夫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收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情意浹洽近則時刻不離德以心言行以身言

案漢程普親近周瑜嘗歎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知不覺自然心醉

魏帝惡崔司徒浩撰史暴揚國惡欲誅崔及著作郎高允允曾授太子經太子欲免允死密言於帝云史皆崔所爲不關於允及帝召問允不從太子言反言史筆多出其手魏帝震怒太子力爲辨解帝曰信如太子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魏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他日太子問允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何故不從我言反自認罪允曰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

子稱歎益加親近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手執御樽選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眞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績偉功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於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念聖上崇奬之言行我平日所踐四者之說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能恪遵先訓修其德行爲一時聞人簪纓累世夫太宗以天子之尊尚且親近善人以助德行況其下焉者乎

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謚忠定

歐陽修爲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卽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

胡文定公見李文靖濟然無欲又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公忠厚友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

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己出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勿及顏延表公聞一善言善行必書紳不忘若數人者公忠體國薦賢澤民誠可謂親近善人者矣

明金洲涑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希布賢厚敦夫王純甫嘗曰僅無偶不可與匪人爲緣既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

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霽巖直諒益友時而攻其失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日親善士聞善言砥德礪行天屏去之隱几以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極陋心機甚深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時公望甚隆宦者王振柄國備採綏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餽其能堪公徐曰爾欲子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爲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祕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

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事甚小何以爭爲命檢原當得友幛四五事翁指架衣曰此樂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物無所急似可留也其

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藥不獲詐充翁則移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

吾鄉贈太僕孫公父宇敏甫性寬和與人無忤嘗薄暮屢一舟飲食之訂以明晨往吳門舟子忽至門辱詈僕以告公曰是必醉矣如是者三公卒不問明晨呼之行則舟子已於是夕死矣公生平行事類若此生子士美字公粲讀書坐花庵中夜有鬼至相謂曰此異日忠臣也不可犯後中天啟辛酉科第六名爲深州守崇禎戊寅被兵城破題詩蕪婁亭遂從容盡節贈公亦不屈而死其孫芝秀舉登聞鼓陳父祖死難狀得贈恤芝秀又有陰德予孫蕃衍予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鵂鶹人遇諸途避之惟恐不速嘗須隱惡揚善

註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如此帝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爲隱諱故又言此隱惡揚善不必論到陰騭大凡惡必該隱善必該揚視人之惡如已之惡雖欲勿隱不得不隱矣視人之善如已之善雖欲不揚久而自揚矣論到日業次之陰騭又次之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漢馬援戒于姪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況惟

口與戕陰報鑿鑿尤當慎爾出話味嘗須二字正帝君要人時刻留心意

案晉何隨素高尚做衣蔬食杜門著書鄰人從園中盜筍偶見之恐鄰人慚怖徐步而歸其雅度類如此子孫皆少年登科

董仲昭在文選汲汲以人才爲急嘗曰國之需才猶農之需粟粟積豐年乃可濟饑才儲平日乃可濟事故客至必訪有所得即書於册參之輿論薦而用之必當其才十五年始終如一日

明太祖嘗召宋文憲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則其享三多備五福宜矣

不知也卒無所毀

待詔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不令竟其說孫震孟中壬戌狀元名行俱隆

席匡初遇善相者示以縱理入口當餓死明年適運行其位奈何席甚以爲憂一日遇有談人閨門事者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踰年竟無恙後復遇相者問曰子有陰德足以回天耶何相頓殊也後登台輔

杜衍自歷官安撫未嘗壞一官有不慎者諭以禍福使之自新有文學德行者雖不識面必力薦於朝人皆謂有器使之度由是子孫俱尊榮不絕

蘇州俞少保父閒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見而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倘兒得免窘辱而去將去袖鉚者揖而墜地彭季長有金鉚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眾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鉚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眾服其德宜公之享高壽子孫俱顯貴

宋縉雲爲布衣時元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問之曰我等乃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子鬼曰君家三代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戶子輩何敢入言訖俱不見

江陰修縣志兩生亦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

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有兩婦人焉兩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生苦節事載志書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兩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兩生聞之即跪訴曰一時誤筆願即改之兩婦忽不見矣

不可口是心非

(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僞君子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此矣然亦有兩說一則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卻違悖與口不相應莫可測度此是大奸大惡一則口裏不敢說他不是而心中卻道他非此似小過層口業佛家所謂兩口是也二者皆爲君子所當戒然而口過畢竟尙小意業畢竟爲大人慎勿口頭君子而心藏小人也吾輩俱當省之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佛經所謂抽腸拔舌蓋已明戒之矣

(案)諸葛武侯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值天雨運糧不斷乃以計呼侯來還及侯退軍平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歸乎欲解已不辦之責顯侯不進之意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侯出其前後手書於是辭窮情竭侯上表劾平免死廢爲民人咸謂口是心非之報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少有忤意輒傷之人號爲李貓言其柔能害物也後竄死於

肅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明吏部尚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恒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所稱說者皆無一與朝士惡其日是心非摭其事款奏籍其家資之

牟賑濟山東饑民終身寵黜

萬歷乙卯孝感民劉尚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筍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豫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

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眞君判曰庾道季生平爲人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尹穡少有名譽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得超擢後貶嶺南追悔前事曰一言之差名節掃地矣

翦礙道之荊榛

註翦翦除也荊榛皆有刺之木道旁有此不便人行爲翦除之亦方便之一事也此是些小之事然而舉足動念觸目菩提又不論事之大小矣蓋功之所及雖有大小之殊而心之所存不可有大小之別故仁人用心不以小者爲可忽不以大者爲可諉凡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莫不儘力爲之此一舉手而斯人蒙其福者劉先主云勿以善小而勿爲經亦云布砌街道斬除荊棘以便行人其事甚小其功頗大

案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棘鉤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卽忍痛掙起將荊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爛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荊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

矣醒來忽聾啞俱痊

除當塗之瓦石

註塗路也瓦石甚微在當塗則凡老幼病聾風雨夜行有大不利於人者除去之此亦翦除荊榛之類也存心方便之人到手無一錯過爲之者不必定以此爲好事而爲之凡利己利他一體萬物之人遇此等事無不經心何以故爲其當塗也與前礙道二字同義

案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塗次瓦片磚塊去之惟恐不力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路途之瓦石已多應增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有一無病而終子若孫多以賢良著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註山路之不平者曰崎嶇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那可不修但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爲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平之濟人實多功德無量倘或未能而募衆以成之衆擊易舉亦爲不朽功德言數百年崎嶇則難修者且要修之況平易之道人所易爲有坍壞者安可不隨遇修理以副帝君一片婆心

案漢王尊守東郡河決金隄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土臿請以身填隄次吏民數千人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岸俟水稍卻因築長隄以蓄後民賴其惠

宋辛仲甫知彭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依甫築爲平坦課民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爲左補闕人因名爲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乃築隄於通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利仁人之德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峯山插天徑纔容足而下臨不測之險壑行者魂怖乃鑿山爲道者九千丈闢闢之險至是爲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以小舟乘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示步擔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爲職方郎中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承牒

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幹家事我於他處攝人舉一月即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三事某五喪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圮未修因但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爲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爲妄後除夕復遇前隸曰向在中途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信見一巖道坍壞己久有心修築無力興工不得遂志抱歉而卒後子承休由崴薦任廣文竭一生宦資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後舊緣接踵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
圖利已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宮塘一百八十里
築隄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
得利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人能於向所
未有者面創建之或於向所坍毀者而復興之功豈淺尠
此與前之修路亦是一類皆是人所不易爲之事也有大
願力之人造人之所不能造非積幾十年心苦不成然而
有實心者必有實事存乎其人之心力耳不必定讓有財
之人始能爲之也蓋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心

今有力者當勉其所能爲有心者當倡其所欲爲或獨造
或勸成及其成功報一耳經云造橋者得種種福德所
求必遂報以一創建而百世賴其功也

案唐王節舒州懷寧縣橋溝壅湖長三十餘丈以濟行人
名實錄載其德之後三子皆貴顯

宋李襲字泉州府晉江北溜陽江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
人錢算裏欲鑿石爲橋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
神誓更往更固雖爭旦得回文惟見一醋字裹四廿一日
酉時起工至期潮果退襲資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
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爲安濟又植松七百里以
陰行者自後行人銘其德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失
去珠璎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元女娘娘至拽隍問
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三家一
忠臣魏鉦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闕疑無以養
親不娶親病不寐居喪不躺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
功大布施功大遂呼赫出喻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
可免婢歸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告戒勿入忠孝兩家餘
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峽州程伯彝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
和尚伯彝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
水一杯呵氣入水令飲之曰今夜當有吉夢夜夢至一官
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懼悅右廊下枷鎖縲紲
無任哀號俯有一人云左邊是修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
橋路者爾宜揀取伯彝自是修造橋路用功不倦並及一
切濟人利物之事後復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濟人利
物之事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伯彝享
年九十有四歷世世昌盛

歙縣余永甯租以販木爲業一日晨興四千金余意欲獨往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
因往彼急貿歸而舁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
既成其本如故後余果膺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

氏陽翟京居湖州四安縣五十無子畫大士像虔禱婁金
陰行善自後行人銘其德

氏夢一婦人以盤送一兒喜欲抱之一牛橫隔其中不得取及生一子不育解者曰豈爾好食牛肉耶京遂舉家戒牛卽力建一橋橋成復夢前婦人送子抱得之生子遂名橋京享年九十有三及孫熙登黃甲京猶得見之

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坍粉碎其舟

垂訓以格人非

註垂是垂戒之意訓訓辭也格非人爲之感格而去其非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爲一世之儀型目耳之丁甯僅止一方之趨向何若垂訓之可以隨行天下澤及萬年也故

人有一言之善其爲功德無窮者如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定禮樂而萬世綱常立垂訓與日月同運食報與天地同休所以爲善不必定論其財力人能垂一訓詞於世可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尤大於財力之施

宋漢郭林宗好誘人善左原犯法林宗過諸途設酒飲之曰昔顏冢冢梁父之巨奸殺千木晉國之大賊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憾責躬而已原自是潛修改行卒爲善士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奈何致子於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太上感應經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於天下歷官御史中丞

薛瓊身致相位忌人得幸人失無一善狀後一子卒於獄餘皆盲瘖啞傴僂癰瘇公明子皋見而憐之曰汝心行不良恐至滅門瓊懼求教子皋以赤松子中誡授之瓊矢志力行滌惡持善子皋過之見諸子疾漸瘥問曰得良醫耶瓊曰無有惟將日前賜經謹依行之耳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持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眾特令天醫治汝惡疾汝之壽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逝

明秀水包如賓孝廉也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偶得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逵發解順天場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

冒起宗鄉薦後增註感應經每註一段卽以稿焚之神前西席羅憲獄佐之繕寫後神以夢告羅而冒遂南宮高捷越幾年羅亦登第

昔有一人遠爲吏而娶私於人者夫將歸所私者憂之妻曰勿憂我已作藥酒待之矣越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奉藥酒進之妾欲明言恐天遂主母也欲不言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佯倒而棄酒於地主父大怒笞之後妻聞妾曰汝何不進而棄於地耶妾佯曰妾聞空中有言汝進凌遲之罪在汝主母進凌遲之罪在主母故妾甯受笞而棄於地妻聞之立悟頓改前非後妾生三子皆貴顯受封誥此以一言而能格人之非者

捐貲以成人美

㊟成人之美不必定假貲財而亦有必賴貲財以成之者如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全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事不論大小能捐以成全之此中功德極大

㊟查道未第時嘗游湘漢間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急道即罄囊與之無吝色

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爲三喪未葬留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既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人所負貲財數萬貫以濟人之急某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己付之矣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耶堯夫曰己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勢奏敗官今悉舉家儀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乃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

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辯雪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即取前婚券但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間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眞州一巨商至杭過鬼眼者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必死商懼即歸至楊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失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妾必被夫箠死故甯自沈商歎曰吾苦厄於數彼自夭其生哀哉因贈錢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安然復之杭風阻舟於贈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即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耶細視之曰公陰德所致必會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特延年更有大福商異其術而厚酬之

作事須循天理

註事凡日用所爲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上行凡人天理人欲之心未免夾雜故有一事天理轉念未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帝君統而言

之曰作事須循天理正要人時時事事上循天理也中庸註曰存天理遏人欲此六字人能刻刻存之心心無閒即此便是入聖之功而工夫不出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存心不外不閒亦式不諫亦入總之不愧屋漏處即是無虧天理處而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循字訓依依者如衣之於人一刻不離之謂味須字內有刻刻冀望惟恐人不然意吾輩不可不爲仰體

案唐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參隨二吏簾外聞評一曰我曰總由天徵聞之即作書付言此翁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西谿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往投銓部聞其姓名即補爲近職徵怪而問之

只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而煙炊逼近入拜師母見布衣做服親操烹餌止一老婢老蒼頭使用巡按間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令役公曰食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不能無求於人不能無求則爲所不當爲者有之古人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皆從省事耐勞始巡按拜服其教

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夜必記之於紙人間其故曰總之爲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爲也

查道出按部從者商賈傍佳槃以獻道掛錢於樹而去此事甚細而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元許衡字魯齋過河南道有梨眾爭取啖衡獨不取或曰世亂無主取之何傷衡曰我心獨無主乎卒不取而去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儘給衣食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婆笑曰三飡菜粥清福安在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肉不致饑寒又幸棡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文仙楊正見登眞有日上帝謂其少時曾擇父母輸稅錢二文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謫人間一年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西谿間其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欲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記爭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憾而已

仰思忠精堪輿爲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鬻三舉子逆天悖理當有陰禍仰覺託以他故歸尋以爭地搆訟未葬而卒家遂貧落

海甯砍石鎮有一富家婦善作客凡在家傭工者歲終輒與以米爲工錢每米一石雜以穀五升久之婦死託夢於子孫曰我因生時以穀雜米與人人食穀不化皆入糞中冥司罪我罰爲大蛇在某廁下食糞穢所遺甚苦汝輩速

來救我子孫如其言至某厠發之果一大蛇攜蛇歸作陰功爲之懺悔乃死子孫葬之至今硤石有蛇墳

出言要順人心

(註)人心卽公是公非之心不外天理二字聖賢之學不出言行上言作事行也而出言又恐人自適己意故又丁寧勸戒之言從心發大都本於私者其言必不公出於僞者其言必不誠今欲要順人心四字此卽無我之心所發也言出於我而時時要體人心之所同以爲心卽順人心之所同以爲言此卽是忠恕道理此乃順天行道之順非曲意順人之順故衆是而衆順也有時衆是而獨非亦順也蓋順乎理非順乎欲也看要字是期必之詞亦決斷之意

(案)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祕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幼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默自防閑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於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竊盡道理乃已是非非皆順人心將終際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逝

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周鼇北上至王家渡俄閘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陳之官往陳諭貴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學某者忽怒詈曰出衙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

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語陳曰兒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謫爲汚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

祝期生有口才顚倒是非好言人短晚年來忽病舌黃每作必須刀刺出血數升乃止一歲之閒必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後竟以血枯而死

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重矣遂自嚙其舌唾盡而卒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不止舌出數寸而死

見先哲於羹牆

(註)先哲是明道之人卽先聖先賢其言可爲世法其事可爲世則者羹卽殺饌牆卽牆壁羹牆之間先哲本不具在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善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先賢爲心則時時自見其心卽是見先聖先賢心處蓋先哲之心與我之本心一也人只爲此妄心執着所以本心不見若時時提醒此心則行立坐臥須臾不離此爲眞見先哲之人中庸之所謂戒愼恐懼孔子之所謂參前倚衡皆此意也

〔案〕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顏子心慕夫子之道而瞻前在後卓立欲從此誠見先哲於羹牆者也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狄懷英幼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眾爭辯懷英讀書不置吏讓之懷英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後爲相封梁公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十三

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此則見君於羹牆者

顧悌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每句應諾後子孫繁盛無比此則見父於羹牆者

山陰唐彬幼從會稽章瑾學嘗作文瑾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瑾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藁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瑾同登鄉貢榜彬以御史歸而瑾猶未授官執子弟禮甚謹燕居坐臥之間嘗若與瑾相對此則見師於羹牆者先哲可類推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遇真人爲憾一日尋幽訪道至山空人靜處忽聞其子聲舉頭視之見三人坐木杪對奕退夫大喜亟欲致敬方問道間俄見有美婦在傍不覺反顧而奕者已失去矣觀此則人何可不時刻敬謹哉

慎獨知於衾影

〔註〕慎謹慎不敢忽之意獨知謂念慮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衾被也影形影也人身五蘊四大皆不是獨的眞面目獨是父母未生之前父母始生之際之眞我也眞我祇此一个極聰極明件件瞞他不得大學所謂致知致此知也中庸所謂愼獨愼此獨也今人個個曉得說此獨字卻不曾識得此眞我若曉得此眞我時時與他作伴事事與他商量他卻件件會教導你做到超凡入聖所以說衾影二字者正此眞我發見之時也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此謂歟此蓋聖凡交界之地賢愚分別之時功罪由來之會天堂地獄之分不可不愼也愼則不以獨知者等於罔知不以既知者歸於不知上帝垂訓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眞獨之謂也

〔案〕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城中郎將鄧騭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卻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熹黨被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

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上帝敕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己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果皆登第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祕不洩一語次年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

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太師楊博蒲州人父商於淮揚有一關中鹽商寄公千金三年不返公攜歸家藏於花盆中遣人尋鹽商已故止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盆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因即領而去後生太師博歷官吏部尚書為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院檢討

董大參朴居家適按楚御史公門生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即取焚之不以示子曰對衾影不安子固積德者後仍中式

明楊尚書翥嘗夢遊園林誤食二李盤而痛自責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為之悔憾不食者累日諸君子者眞不愧於衾影者矣凡我同志當則而效之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註此二句結前許多說話說不盡處蓋善惡多端觸處皆是反覆丁甯恐難盡悉故總以諸之一字眾之一字盡之凡篇中所已及所未及俱在其內然人人曉得此諸字眾字卻不曾曉得此一字之難今世不知為善過惡之人無論矣即有知之者做得一件遺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為善於人所見之處有限為惡於人所不見之處無窮所以帝君說個諸字眾字要人曉得帝君一篇之中所說甚少所不及說處甚多人能刻刻念念以此二

語存心則飲食起居一言一動之處何時不是為善過惡時節昔有一大法語白居易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正此二語也故做得盡此兩句工夫勝於一篇陰騭文矣漢昭烈云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亦庶幾矣

霍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惟為善最樂

漢荀彧荀攸皆從曹操操嘗稱之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已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楊仲和為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譴立棄刑官盡反生平惡業誓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哀疾急無

不周恤家產爲之盡後遇紅眞教以養生之道遂證仙果
朝廷敕封爲悟本眞人
江西俞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以爲善不力七科
不中年四十潦倒益甚甚至骨肉飄流無可控告後遇竈
神明示所以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敬發誓願痛改前非
實行善事凡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少
欺如是三年卽舉鄉薦連登進士圓圓骨肉因作遇竈神
記以警世
元自實憾繆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庵庵
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
金冠玉佩數十人擎旛蓋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

恙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憾極欲殺之旣而思其
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耳翁賀之曰
子必有後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江陰張畏嚴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詈試官數其不
明傍有一道士顧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
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之道士曰我聞作文貴心平氣和
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衆
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
小見善必爲越兩年丁卯遂得高第
江陰門軍張旺憾一鄰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覿溝
有薑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
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旦叩其故旺曰我憾
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旣而默念寃寃相報將無時已故
止不意卽有怪鬼相隨如此遂猛然回首棄家屬入山修
道遂證道果
秀水屠戶潘琪肆惡橫行無孽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
子告曰吾死在地獄閻君曰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
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故受者方苦作
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爲可憫今潘琪罪孽已極
着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
此我宣淫之報自斫其手足曰此我屠宰殺生之報自剖
腹剜心提出臟腑曰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

如市言訖而死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
季氏次嚇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
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
鄉黨是非令割去耳卽自割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
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卽斷其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
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卽自割擲於樓下當
卽昏迷家人擡回而死事見邸報
永無惡曜加臨
註以下數語乃是帝君鼓舞警惕人意恩然人須知惡曜
吉神卽在我心之中下之報應亦卽我心所自爲百福千

祥亦是吾心所自造所以古有云我心有天堂即有天堂
我心有地獄即有地獄若我心中無一惡則不但惡曜無
處着腳並吉神亦不須下降何以故故我心希求吉神惡曜
即可覷此空隙乘之蓋人爲善而在求福念即不誠故有
一念及惡曜之心即有吉不自保之念永無者總是自信
無犯非憑空希冀之謂看下爲善之人常有吉神擁護惡
曜那裏加臨得他着此是論理如此故曰永無太上曰心
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反是則惡念永無惡曜
又烏從有哉

案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
百姓怨苦者萬眾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

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
即隱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
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
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
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熒惑即
不復見

張乖崖詠爲人正大無私一日與高士傅霖宴於郊外夜
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
且避二公去也

景清初爲舉子赴試時過湄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

其家是夜妖不敢至清去後妖遽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
故耳既旦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其故清手書景清在此
四字命歸粘於戶妖果絕

樸陽尉郭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疏斥每困倦時見
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
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
有罪故來相攝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由此
觀之則爲善之人常有惡曜加臨者乎
常有吉神擁護

註吉神謂吉祥之神明星宿擁護者羣從護衛也言擁則
不止一神照顧言護則非邪祟可親出入相隨陰佑默相
已隨之則爲善之人豈不時常擁護

案漢管甯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沈沒瞬息惟自反
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己而他舟俱沒惟甯舟安然
明呵護也故曰常有太上曰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

蓋爲善之人名登金籙所以行住坐臥無時無處不有神
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超之得島島無居
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爲神光之所燭也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
一小舟至曰仙官召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
實爲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
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品

韓魏公移師山中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亦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絕上流水爲之立淺

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爲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家居日夜禱謝忽有書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爲子療疾乃於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於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甚至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即死不憾遂子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俱獲立愈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算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宸仙階之有差等在立善之有多寡也則爲善之人自然惡曜不臨吉神擁護矣

近報則在自己

註上節言災退福生而來盡及身食報此下極言其報應之甚現獲福之無窮勸人以勇於爲善意善有大小則報有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全備五福庭除清吉遇難呈祥之類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善自我爲福即我享故曰近

案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必餓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所禱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

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騭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倫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舞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果鼎甲

宣德間曹文忠公鼐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改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甚美文欲從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寫曹鼐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變念明晨召其母領回後大庭對策空中忽飄一紙墜於几前有

曹翺不可四字細視之乃其親筆也於是文思沛然遂中狀元及第

蕭寺丞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强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縶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筯羹法取牛牸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節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騭不但免夭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而卒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値闖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爲生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公詰之曰

實以饑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卽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如此奈無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其生子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攜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夫曰我欲覓一幼女未得今先買此童服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卽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哭繼而大笑

遠報則在兒孫

註遠報謂源遠流長子子孫孫克光前業之謂若于公之

高大門閭竇氏之食報不竭俱是但遠亦有不同有我身爲善我身未卽享報而福及其子若孫者有我身爲善我身獲福而又延及其子若孫者此善有大小則報有淺深此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兼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爲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則惡報不言可知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則報之大小遠近視其德之厚薄輕重也帝君詩云妙藥難醫窮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行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從來天地無差報遠在兒孫近在身

案宋曹武惠王彬爲大將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堅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室令密衞之事寧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後彬之子若孫皆富貴不絕

韓魏公琦追孝祖考謹奉塋域養育諸姪比於己子衣食宗人百口所得恩例悉及宗親教子以義方嚴肅不可犯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至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以爲生者數百家活全民命數百萬公勳在社稷位極人臣有子五忠彥惇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馬都尉孫曾昌熾無比

鎭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飲梳買鄰女以爲

夫妾翁歸妻置酒於房謂翁曰我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以延祖宗一脈之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曾提抱之今不可辱遂謂鄰人還其女令自擇配次年夫人即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

明賈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令知雖極貧窘毫釐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感泣願以半謝之文富力卻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為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

子珪以鄉薦令鄱陽孫疎由進士參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為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啟甲戌進士屢世舊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為還金之報學士王鏊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行世

揚州高尚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訪之即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主人曰擇壻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為令愛作伐何如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貧恐不堪作家計公曰此事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即為說合隨贈數十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官至尚書

餘干陳某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將危陳醫之得痊貧無以償藥陳亦不求報一日陳以避雨至貧士家士適他出其母與妻固留之其夜母謂其妻曰此大恩人也憾貧不能報請以身酬其德未幾夫入言亦如此至晚婦出就之陳力拒婦曰姑命也陳曰不可婦復曰夫命也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案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即去後陳有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空中連

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空中復大聲呼曰不可二字甚難考官思其人必有陰德故錄之出榜後召問其故陳生亦不解歸告其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天之報我如此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註福與祥雖同而略異福者祥之徵祥者福之兆然祥亦即是福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孔子曰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慶即百福千祥也但尚書言五福此言百福尚書言百祥此言千祥總是極言無福不降無祥不集以鼓舞人勇於為善意駢臻兼至也百福千祥不可強致而德之至者福祥自集有不期然而然

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案鄧禹傳鄧氏種德累世寵貴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爵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餘爵祿不可勝數
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朝夕焚香爲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上帝命居先父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壻俱列高科居先夫婦並證仙果
唐杜如晦有勛德五世孫元穎元穎之姪審璋審璋之子讓能讓能之子曉五代五人聯登相位
唐張嘉貞累世積德時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玉每朝
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
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壻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
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徽州葉元賛媳李氏侍舅姑極孝家貧己雖饑寒凡遇飲
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召醫虔禱天地願
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
萬注名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日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
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無比
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註此處又作一句反振語總結前篇使人自反自思見上
種種福慶何由而至皆陰騭格天之效也有志爲善祈福
者不可不於陰騭上做工夫蓋正言陰騭之足以獲福猶

恐人泄泄而不覺故帝君於此篇終復作反振語收之使
智者益勵愚者益醒提攜之德人何可自棄而忘之
案漢王賀字翁孺爲御史決獄魏都多所寬釋歎曰我聞
活千人者子孫封我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興乎女孫爲
孝皇后歷漢四世子孫皆封侯
宋何比子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
八節之日懇啟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
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間家
居有老嫗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
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騭又治獄平恕上帝賜
汝菜出諸懷中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
宋楊仲希新津人微時館成都有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
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
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鄉貢至京師聞女子二人哭甚哀問
之其鄰云少官逋錢四萬止有一女將易以償且晚分離
故相持而泣曾謂其母曰盡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不
比他鄉遠客也母然之曾遂以原價償客約三日後娶女
逾期不至母來問之曾之館虛無人矣是科禮部廷試皆
第一官至宰相封沂國公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宅與師歎美不置及啟土內有舊
葬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輿師曰失此吉地豈可
復得盍更擇地埋之寵又曰不忍急命掩之復懼後有發
之者爲立碑以誌焉是夜夢衣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
不報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
應試將歸夢一人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場得題若
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
天下懋學謝曰隱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
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棉花貨湖湘間有臨江三
商以三百金易花在郵舍遭回祿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
自盡李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
還汝何必如是即持金書與之垂橐而歸三商德公徧禱
神廟是時公方在途家中即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
玉童明年文達公生天性穎異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
正位首揆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恆窺之卞岸
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即託他事
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
卞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誥曾孫錫皆登高第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
素所識也公曰汝以貧至此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
囑令改行從善誓以不言夫人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
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慟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爲
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者也公享高壽子孫俱登顯秩封
誥盈庭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撻囚血
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
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後楊生二子長守
陳次守阯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
俱爲名臣

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
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所歸遂擇吉
成禮夫婁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

海門崔鐌以稅銀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鐌
變產以償之家遂破終不鳴於官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
其狀召鐌命曰盡訟工對曰鐌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
家也鎔工聞而愧感舉前金還之後鐌子潤孫寬曾孫桐
相繼登第

諸宗弼嘗以賦役波錢塘江見溺者捄力救之全活頗多
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
信以出髭爲左驗覺則頤頷癢甚晨興美髯勃然壽果至

八十餘

錢益其主謀人田不遂令錢以稗子撒彼田中錢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之命乃將稗子蒸熟而後撒之其主密覘見已撒矣而田卒不荒心雖疑而未知其故錢生子美登進士隨任受封榮歸壽亦甚高曾於召將時批出三十年前莞稗事故有此報

光緒己亥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太上感應篇註

感應篇註序

上世淳風汔穆無福善禍淫之垂醫而俗鮮診冥民不夭札瘥耕鑿之美可想而掇之逮夫世不古處貪心熾慾幾至鯤鮞吞舟太上一篇爲救世婆心而作也揭之曰感應者因人所感之善惡而天隨應之禍福也其說簡而該其理正而大義最明而辭最切直令村童野叟猩獷貪昧之夫聞之心怖而卻走誦之口訥而舌咋尤令慧業文人昭晰於句櫛字比之下迺知因果循環吉凶倚伏天人交與之故如影之隨形聲之和響昭昭乎不爽凡今之人跂前蹤後動輒齟齬徬徨無狀者皆因其所感而應之耳有疑感而不應應而不盡符所感至有顛倒舛錯理數莫之測者此或業之深而愆之積修於外而不純於中致乖幽鑒未可淺近窺已然觀夫李氏輯傳暨諸家贊釋所云福善禍淫者不外理與數而言之爾儒者衡論每矜正理往往略數而諱言禍福佛氏則心持半揭萬緣空置禍福理數爲影跡使人趨福而罔識所以趨懼禍而莫知所以懼非第不能津梁鈍漢抑且無以針砭慧人莫若太上之篇爲鈍根人說法言數不言理理自寓於數之中爲慧根人說法言理不言數數卽明乎理之內俾天下熾慾貪昧之徒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誡驅熾慾而出火城度迷津而濟寶筏將見滔風汹穆熙皞耕鑿之美復掇於今日不亦太平之極效也哉予作感應篇序多矣茲西水同人鍥感應篇新註而勸於世又索予序予謂樂善好施雅有同懷不憚復爲之序以勉世之趨善而獲福者長水王庭遴人氏題

余嘗遊酉山許先生之門先生乘閒爲余言曰子之志願若何余對曰亦不敢爲非耳先生曰子誤矣儒者當求有功窗特寡過哉因以達天希聖爲勗謂須豎起脊梁實實下手久久行之自有得力處余因曰世之立功過格奉感應篇者亦有當於達天希聖之學乎先生良久曰亦是此意我嘗怪世之拘儒諱言功利以爲有妨於道德也夫道德何嘗無功利大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尙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道德之效譬如力田之享歲入眞是有感必應功利果何妨於道德乎自戰國傾危之士每舍道德而專趨功利而後世非之遂欲專論道德抹煞功利余以爲說士之論固非矣而學士之見亦未免稍偏也漢儒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謀云耳不計云耳未嘗無功利也而拘儒之見則若道誼之外別無功利可言徒欲扶正人心而不知誘進善類亦見其局於一隅而不通於聖賢激勸之至意也彼感應篇者採經書粹旨彙爲一章其大要在於昭法戒示勸懲可以繩天下之上哲而不入於虛無可以鼓天下之中材而不虞於畏阻其有功於吾教匪淺也又烏得以其爲道書而外之也哉余閒先生言嘗謹誌不忘特以賦性疏慵未能實下工夫殊愧先生鞭策茲閱家洽兄增註硯堂主人所輯感應篇一書條分縷

析講義明快而又各附以己事直合經史爲一册俾世之披覽者日取而內省焉若者曾行與否若者曾犯與否則於以寡過於以立功卽於以達天希聖舉不外是矣余喜家冶兄之樂於勸善因述酉山先生之意以幷其首云皆康熙壬戌歲穀雨前一日檇李朱振千仞甫題於詒穀堂

感應篇言長生言神仙方士之書也吾儒顧有取爾者以其言福善禍淫之理亦不戾乎六經之旨是以宋儒如眞文忠公亦尊信之而況學者乎然吾竊怪世之奉此者益眾求其言行符合卒不多覯今於同里得三人焉其一曰俞子振璜振璜業賈所儲僅中人之產而性好施與每以傾橐爲喜乙卯歲除前三日過禾中有舊家子以不全書板乞售無一應題針芥相投其起伏呼應脈絡貫通加以議論助以唱歎使讀之者興會流連精神鼓舞則儆惕勸戒有不容已者余不揣不敏輒爲之註一帙乃婁江硯堂主人所輯迴出諸家援引事實必於本際甚可畏焉一篇大旨無非使人盡歸於善而已誠聖賢之階梯疴疾之藥石也世之篤信者多而傳註贊述者亦指不勝屈其箋釋明顯引事切當概不多見適吳門一友授余新刻一帙乃婁江硯堂主人所輯迴出諸家援引事實必於本題針芥相投其起伏呼應脈絡貫通加以議論助以唱歎使讀之者興會流連精神鼓舞則儆惕勸戒有不容已者余不敢自私徧示同人咸欲梓而公諸世茲因參補一二授諸剞劂以廣流布俾得家諭戶曉化行俗美豈非盛事哉傳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篇中首言禍福善惡乃天定勝人也終言轉禍爲福則人定能勝天矣讀是篇者在反求諸己耳若外慕茲篇之美而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惡乎可

敬言以勸同志嘗康熙辛酉歲臘月穀旦檇李鮑菴朱律久謹識

光緒己亥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太上感應篇

太上尊稱也蓋示人以不可玩忽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以感應名篇者言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世道不古人心偷墮禮樂不能勸化刑罰不能禁止惟感應二字庶足以動其從善去惡之良心故宋理宗御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冠諸篇首明世宗序感應篇曰不但扶翼聖經直能補助王化如　本朝順治十三年是感應篇一書不獨檢束身心實王化所必錄也

世祖章皇帝欽諭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舉貢監生皆得遍及

感應篇讀法辨疑

感應篇爲歷代帝王所崇信而名臣賢士皆尊奉之如李昌齡作傳鄭清之作贊眞西山作序李卓吾贊作引周海門汝登作輯解冒起宗之論斷　本朝太史許纘曾之圖說前後諸賢有功於茲篇者難以枚舉須知先輩表章之意只是教人爲善挽回世道人心同趨淳樸讀者當存內省字字反歸自己方不負太上一片婆心若不身體力行徒云諷誦祈福便非本旨或謂此篇出道藏疑與儒家不合眞未嘗讀儒書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上帝監觀禮載人事得失春秋嚴一字之褒貶事見於前

報書於後六經所載文辭簡密此則條晰言之合綜參讀總歸一理若上士善惡俱融何假激勸以禍福世惟中下人多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此常情也茲感應二字可動爲善去惡之心者謂人縱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王法或冀巧力而脫鬼神豈可以巧力而脫耶然先儒常說上智不妨行下學事功感應篇固是儆惕下根亦是接引上根上根之人不務實修專講虛無是篇尤其對症之藥聖經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文昌曰欲回劫運先正人心六祖曰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是三教總以攝心爲主感應篇所列善惡雖從事蹟上說來然反而求之皆起於心心者感之主而應之機也讀感應篇者當發信心務期堅永勿因無效而悔勿因日久而疏要使閒忙安疾無時不可讀行住坐臥無地不可讀賢愚夫婦無人不可讀始符太上之本懷功過格云以善書傳一人者當一善傳大豪傑大貴人者當百善廣行刊佈願力不倦者當千善奉持者幸其勉諸

感應篇奉持靈驗紀實

遂寧周簡誦感應篇好爲演說一日死去復甦謂其妻曰我至冥中見庭下鬼多鄉里餓死者心甚怖殿上主者呼簡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感應篇又爲人演說因聞而回心者甚多皆是汝功今改註祿壽籍矣汝還人間更宜廣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

免難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更可廣求男嗣添註祿
壽麗因敬錄以傳世人
閩州進士王巽病篤被攝至東嶽府見一碑高丈餘金書
太上感應篇巽莊誦以出男女多相識者呼巽語曰太上
聖訓汝既面睹切宜欽奉巽甦發願奉持其疾頓愈
慈溪秦三雙足病癱路逢一道士療之立愈付一雨傘令
閉目勿視忽騰空而行惟聞風濤聲移時已在海山上矣
山中老人與道者言曰彼無夙骨汝曷攜之道者曰伊家
祖龕中藏有太上感應篇一册每爲子孫解誦世有善根
故收之耳未幾秦三思歸道人笑曰爾果無夙骨命持傘
如前至定海樓乃止離家僅百里夫家藏此書且蒙仙引

若時加敬誦功德何可量哉
杭州文學許廷俞懸奉感應篇於密室朝夕禮拜一夕巨
盜闖門肆劫入其懸奉處恍若有所驅逐益不敢入其寢
門而去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板廣施以薄宦未果而卒其子汪源
貧而無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將刻而妻有娠後生子刻
完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資財印至萬部施散與人源夢父
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其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
亦享壽考眾人與汝俱已著名善籍矣
仙居人王竺有四歲男亡哀痛情切命工重刻太上感應
篇印施欲求亡男再投母胎妻果有娠一夕夢到黃巖縣
定光觀附黃籙齋以薦亡男恍惚抱與其轎還家夢覺胎
卽微動後果生男名師回長卽登第
進士沈球因婦項氏有妊且多病誓刻感應篇印施工人
捧板至門婦卽坐蓐誕一子子母俱慶
休寧人方時可幼多疾至齊雲巖遇異人曰觀汝形貌當
貧且無子壽不滿三十六奈何欲求清福當先種善根時
可歸力貧刻感應經印施纔刻十章而疾已減半刻完而
諸疾頓去家且漸饒生二貴子以壽終
錢塘于玉陞室梁氏病三載諸醫罔效一夕夢大士降雲
端光明灼爍越歲陞夫婦同禮蓮池大師恭睹慈顏儼如
所夢不覺欣然沈疴頓愈師示曰病從業生業從心生力

行功德可以綿齡集祉乃以感應篇授之曰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爲一篇要旨淺言之只三家村守分良民極言之
纖欲淨盡萬善周圓天中天聖中聖如來世尊亦復如是
汝當廣爲流傳以弘法施陞感悟矢願彙集成編至崇禎
辛未將脫稿忽染疾夜夢蓮師授以靈藥五內清涼病尋
愈
嘉定張宏原髫年攻制舉業勿售一夕夢巨人告曰子有
善根而福力尚淺縱得榮名勿享盍修德以自淑乎於是
勤奉感應篇朝夕自勵兼爲箋註授梓崇禎癸酉有日者
爲其推算曰明年某月將妨厥躬奈何是人談休咎頗驗
張亦信之明年竟無恙素艱子夢關侯錫以嗣又舉一子
篇印施欲求亡男再投母胎妻果有娠一夕夢到黃巖縣

越兩年遘奇疾恍惚見白衣人披帷而呼其名者再身似
臥於感應諸刻板上展側如聞板撼聲疾頓瘳白衣人乃
大士化身也葢大士闢侯張素皈禮者
如皐冒起宗讀書暇便莊誦感應篇至戊午入棘其年病
瘍幾殆闈中四肢欲脫出闈則沈臥如僵矣乃揭榜竟中
見墨卷端楷如平時不似憒憒時筆跡自信爲神助會試
下第益發願增註感應篇每註一段以稿焚之神前因念
好色尤爲損德於見他色美條下備列古今報應以助猛
省助寫者則塾師南昌羅君憲臺也羅君既歸於戊辰新
正夜夢仙流三人一老翁黃衣中立二少年紫衣左右侍
老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羅君竊聽愕然

曰此冒孝廉增註感應篇見他色美二句下全註也誦畢
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誦一詩來即應聲曰貪將
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
到滿城紅誦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喜曰冒君南宮捷
矣即作書寄其子比放榜果得第但榜花二字難解是年
冒君以使閩歸里至溫陵過陳宗九齋頭閱類書見榜花
二字註云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
實應之後官憲副　陳仲醞每刻感應篇中如葛藥事黃
兼濟事以之施人里中有翁生者夢入廣殿一絳衣神人
謂曰吾欲降爾福然子無功德生曰貧儒何功德之有神
人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於仲醞仲醞曰我
無功德不過以善事勸人耳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四廡
西廡側塑仲醞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曰子何不與此
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蠶紙也然則能手書是卷者且爲天
神之所供無疑矣
黃巖進士楊琛未中時見鄉人刊刻此篇亦助刻第十七
號一板夜夢神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十七名進士
松江張德甫日奉感應篇生二子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
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茲即作家之法
亦不外是爾輩當如我日誦之二子問曰經中豈有作家
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葢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葢言
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言事

母最孝累年置產幾三十頃富甲一郡
浙江李燧升於順治辛卯計偕過吳門夢漢壽亭侯詔以
廣刻是篇可以釋罪消冤及第歸竟忘持奉丁酉選漳州
司李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寤及明而緹騎已
至竟沈淪獄底
順治己亥進士王公名恭先以推官調崇明知縣山右人
自言其尊人於明季爲楚中教諭時流寇披猖將逼城忽
夢白衣老人持一扇示之扇中蠅書姓名無數曰此皆持
誦感應篇者汝平日亦能敬持當依吾言於某方某處避
賊可以無死蹶然而寤遂如言避去不日流寇入城一城
屠爲血海其一僕亦死而公之父亦無恙

順治辛丑進士滕達紹興人其妻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耳畔聞人曰莫溺殺莫溺殺丈夫是滕達父母異而留之及女長其父過滕達於鄉館中見其案上有感應篇一卷乃日日虔誦者問其姓名與耳畔所聞適合即將女嫁之今果榮貴

錢塘諸生何衎雲日誦感應篇其父未之知也一日父夢一老人謂曰汝子持誦感應篇甚虔度不久即有好處後父至館見案頭供此篇因思前夢不妄康熙癸卯科果中式

順治年姑蘇閶門大火專諸巷陳松軒家寓新安客者當火焚時眾見有長人立其屋上急救其家獨存火熄叩之知新安客所刻有感應篇板在焉因悟長人乃護持此篇之神也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過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誑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貪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畢引他壅塞方術詐謗聖賢侵陵道德射飛逐走發

蓋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佞人所愛助人爲非違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鬪打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姦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眞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驀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

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此二句與下二句爲一節乃一篇之綱領後皆重重發明此意夫一念未起體如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善惡俱無禍福何由而致及一念纔起趨向不同善惡既分戶牖亦闢福兮禍兮造化本無成意祇懸虛以俟人惡者入於禍而不能免善者入於福而亦不能辭豈非無門而人自召乎無門者言無一定也唯字是勘破語太上首提禍福二字以示人急急使人著眼當於念頭將起之際返觀覺照把得定作得主戰兢惕厲打過這點關頭自然天理常存動與吉會苟不謹幾微放逸自恣瞬息之間便殊霄壤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豈數所能限耶今汝赴官但於起心動念之時當廣充德性力行善事則子之德業前程正未可量前夢不足芥蒂德明頓釋所疑拜而受敎遂積功累行仕至侍郎德明第後授職與夢契合禍福似乎註定矣及佩晦翁之訓則點鐵成金轉凡入聖所云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者也生前註定何嘗驗耶再舉近事進觀之江右趙氏有雙生子其母娠時駢肩而下莫辨其誰兄誰弟也既長相貌如一舉止如一既就塾文章學問又種種如一弱冠同補博士弟子覆試日主司亦訝其莫辨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入府庠者宜兄名趙等入縣庠者宜弟名趙第至是人方知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兩媳莫辨乃命各以衣履別之踰年同月弄璋再試又同時補廩自始生以至三旬無不同者人曰命同相同宜其事事同也至三十一歲各以優等鄉試寓有少孀極麗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乃以婦情語弟復戒之曰爾我貌同既挑我必復挑汝愼勿爲損德事弟雖是之後竟與婦通婦初不識其爲弟也及榜放兄入謝而弟下第矣復詰婦曰我已中待發甲後娶汝因以資斧爲言婦以所積盡付之及春兄又登第婦以所私者聯捷朝夕望娶竟無音耗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殂書誤入兄手兄詰弟弟不能隱其以實告人皆短之次年一子暴殤卽前與兄同舉者又以哭泣故雙目頓盲未幾死其兄則享福壽多子孫三十年前事事

皆同可謂命相有據矣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致彼榮壽且多子此貧夭且斬後一人也而從前則事事同從後則事事異猶謂命相有據乎無據乎況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其處危之時深於求理祇畏敬謹禍亦能生福其居安之時肆其驕奢輕忽侮慢福亦能生禍人爲頂天立地男子福必自我而得禍必自我而去方不負出世一番莫待福去禍臨始悟惡之不可爲善之不早爲於事無益矣明眼人須早決擇毋自誤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自召之實無過善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善惡感也形也禍福應也影也人見善者未必得福惡者未必得禍說謂有當生報者有來生報者有前世作而今生報者人益視爲荒唐詭誕全不遵信不知善惡之報眞有如形影之不相離者其正報者無論或以他事報或於暗處報使天眼一觀殆纖毫不爽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言其速也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又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轉福雖是種種各異總之一定不移昔曹武惠王諱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恤鰥寡振乏絕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者不可勝計又如捨怨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已蠢之蟲皆盛德也故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旌鉞小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貴盛近世無比然則爲善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秀水新城鎮屠戶潘麒多行不義致人鬬訟攘人財物淫人婦女一方畏懼忽死經夜復醒呼妻子集親鄰曰吾見冥司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人不肯信良可悲憫今潘麒罪大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宜淫報自剜雙瞳曰此瞎視父母看婦人報自剖腹剜心曰此包藏陰險殘害良善報自截其手曰此屠宰畜生報自拽其舌曰此談人閨闥誣謗罵人報言訖即舉刀截舌遠近喧傳觀者如堵妻子恥之閉門不容人看麒復含糊呼曰我受冥司之命借我示衆汝何禁焉叫號六日體無完膚而死然則爲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更有近日辛丑進士平山知縣湯諱聘死去親見大士與言往昔功名祿壽生來便定近者生人善惡冊籍一日一報一月一造來世報兒孫報與後日報之說俱不及矣今日所作善惡轉瞬便報如某氏子已登第因其家作踐字紙已殞命矣某應登第因近行失檢倘淨心易慮方可登第某力修善事因功行未完未即降福如精進不已後必登第湯公心記其人以俟後驗以知近日之報眞在旦夕可不迸除惡念力行善事也

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自此至算盡則死爲一節是以二字承上文而言發明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之故直至籠神亦然統言神明糾察之密爲四節上禍福平說此則先言禍之必然使人知所畏也依字宜玩上文言禍福既已自召而此又言司過之神者見得神亦何常有心不過依人所犯以奪之耳所犯有輕有重故所奪有多有少其線索總在人身而神止一虛空算帳之人耳奪謂除去也獨言奪算者五福以壽爲先故所奪先在於算且不止於奪算如下文所云貧耗憂患刑禍等事一齊皆到可畏之甚也謂有神者人之一生上下四旁日夜時刻皆有鬼神鑒察但人處明不能見暗神處暗偏能見明因我不能見神而遂謂之無神可乎如宋光孝安禪師定中見二僧相語初有天神傾聽久之散去俄有惡鬼唾罵及問其故乃三僧初論佛法繼敘閒闊末談利養也可見一話之問而天神惡鬼交互迭伺人於暗室之下無惡不爲豈知空中塞滿鬼神即一動念皆有報聞者可畏亦甚矣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以明感應之定理貧是無財耗是家破憂出於己患生於外多逢言不善之人貧耗憂患接踵而至也每見長壽之人福履康嘉事事如意短壽之人貧窮困蹇一不如心蓋奪算之後一奪無不奪也昔樂陽尉郭郭生平奇蹇每倦悶間即見二物狀如猿猴跳躑其旁祛之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作人言曰吾曹甚多主世間之虛耗者也君獲天譴故得以擾君人當貧耗如訟獄疾病水火盜賊無端湊泊總成消耗眞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又有本無一事而暗地消磨皆此物之爲祟也既有如是之貧耗即有如是之憂患豈有貧耗之家得開眉歡笑者乎故青帝訓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此人皆惡之

貧耗憂患之謂也

惡是厭棄也丈夫骯髒負奇豈能每人求悅然至人皆惡之必係罪大惡極爲人所厭棄也昔遼主方食聞中國斥章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是獠貊亦惡之矣又譬喻經云昔有人死魂自鞭屍人問何故曰此我故身爲我作惡令我墮惡道中受苦難言故鞭之耳是不獨人惡之己亦惡之矣又劉甲凡與人交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末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鵂見之不祥或遇諸途無不急走惶避惟恐不速是又人不以人而惡之直與怪物同視而惡之矣梟獍蝮蝎唾逐恐遲必然之理人至無容於天地之間惡人亦何利焉

刑禍隨之

刑是官非訟獄禍是水火疫盜隨者跟定不離之謂此一句繼於皆惡之後蓋人怨既極天譴必加諺云人非欺心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有無端而橫被飛誣塡牢入陞者其人之陰惡必多但其事不相當故人每爲之不平若問之天曹一一必有消算也

吉慶避之

惠廸乃吉積善斯慶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經減算便是有罪之人吉變爲凶慶變爲殃凡世間可欣可幸之事爲而不成望而不至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會如相避然董羽爲唐太宗畫龍用意精妙自謂天下絕筆太宗引諸子觀之太子以爲眞龍也大驚立命去之羽竟不得沾賞一帖清涼散也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竟沮滯三十餘年因詣葉靜法師問終身事師爲登上章時士夫盛習歐陽率更字墨本值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摹揭千本俾售於京俄而震雷擊碑碎矣百萬之錢一旦失望此豈非吉慶既逢而卽避之者乎兩人未必卽凶人而觸處阻礙則其生前多譽亦未可知卽使兩人皆出於不幸而惡人之與吉慶相違有斷然者

惡星災之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善惡始乎人事災祥上應天文故人命中五行諸曜各有順逆順者爲祥逆者爲災善人命中豈無惡曜但不能爲災卽災而不至於極禍其善力勝也惡人命中豈無吉曜但吉者未必爲福一遇惡星而禍不可勝言矣其惡力勝也所以惡星之災獨係於有過之人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有至德之言三是夕熒惑退三舍星果惡耶人當知所省矣

算盡則死

自依人所犯至此句句是太上苦口垂誡之詞此一句又當頭一棒令人猛省眞可哀也則字謂無可遲留之意言減算不已必至於死人壽幾何今日以某事減若干明日以某事減若干倏忽而死期至矣惡人爭氣勢立門戶自謂永劫不死耳若算到於死一場冷淡萬事冰消從前所作豈不悔殺太上此言直從人命根上剗去眞一帖清涼散也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作右相緣鄉薦時窺一鄰文事雖未諧而繫其父於獄坐此罪降二甲展十年二十九歲纔又橫侵其兄屋基坐此罪降三甲又展十年三十八歲後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罪削其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師還悉以告之登大慚沮愧恨而死不知一死之後更有入三惡險道者又非一死便了帳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此一節承上文言不但如此而已又有可畏者在即人之一身行住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台六星上台二星司命中台二星司中下台二星司錄上帝署爲天曹主人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晝夜在人頭上盤旋記過錄罪下文言三尸上詣天曹即上詣三台也北斗七星乃紫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木火土金水之德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七星之炁常結爲一星著光頭上去頂三寸其人有善事善念則光明大善則光大而更明有不善則光昏大惡則光滅人不見而鬼神見之諸神覽星光之明大昏滅以察人之罪惡大小夫頭上之神與己親矣近矣而步步稽察不肯相恕如此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此一節重言又有益見可畏之甚言人之一心幾微萌動又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尸亦名三彭一居人頭一居人腹一居人足每於庚申日讒兼人寐時上奏人之罪惡道家夜守庚申所以除三尸也若能清心寡慾邪念不起則三尸亦無可言矣益不能禁之使不言也夫身中之神與已更親切矣而事事饒舌其不肯恕又如此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此一節言不特人之一身一心即一家之中動靜居處亦皆有鬼神鑒察也竈爲五祀之一在上爲列宿在人間爲

大驚曰聞冥冥中纖善必錄予與同學誓行善事恪奉已久豈盡屬虛無乎士曰即如條中惜字一款君生徒朋友輩多用書文糊窗裹物甚且拭桌汙而焚之君不之告戒每月放生因人成事倘人不舉君亦浮沈蝦蟹之類君亦登庖獨非生命耶若曰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聞者傾倒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必熟視之心不能遣若邪緣相湊能如魯男子乎規條誓行者尚如此何況其餘向所焚疏悉陳於天上帝命使者觀察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居獨處時見君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猶祈福

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神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但旋過旋忘信根不淺所以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妄念起伏纏綿猶望天美報如種荆棘欲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妄想惡念猛力屏除只理會行善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不可自惰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效驗君家事我虔潔特以此報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進內公急隨之至竈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焚香叩謝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卽惰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誓願精進每晨虔誦大悲神咒兼持寶號以祈陰相如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神在濟人利物無所不勉如是三年至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爲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丁丑中進士僞謁內官楊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養子以娛老者內有一子年十六者卽公失去之子左足上有雙痣可識公問其姓氏問里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子亦悲啼捧母面而舐其目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不願仕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神記垂誡

子孫壽八十有八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更問家有窺神而知恐懼修省乎觀俞公之事蹟良可警也凡人家有一人爲之伺察卽舉動不得自由而況頭上足下四面八方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逕邏譏察之多又如此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如此鑒察是以大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誣也二則字是必然之辭十二年爲一紀百日爲一算人之壽皆紀在諸天若修善立功短者可延爲長萬一造罪長者可減爲短冀師德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謂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今星光將盡矣其日卽神昏不能朝因告侍者曰我一生謹愼只因誤殺二命今乃奪紀矣未幾卒此大則奪紀之證也符仲信因病入冥一吏曰此人本合饑寒因好施故富壽亦五十九今以不焚香睡起遲漸削盡矣旁一人曰此小過吏曰不焚香卽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過雖小不可常此小則奪算之證也所謂過者不待出諸語言見諸行事然後爲過但起念於中稍涉不正卽名爲過也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此亦承上起下之詞過無大小皆害我者也見害不避是爲眞癡太上憫之特指以避之之路數百事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也欲求長生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

避也謂求長生之人豈眞有不死之藥只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便可登眞度世若此數百事之過尤當謹避天而能延皆是也先須者起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既避過又當立善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此一節是綱下是目不履邪徑以下是道之目也非義而動以下非道之目也何以謂之道道如一條坦路千萬人皆見凡一舉一動莫不有一至當不易之理多不容增少不容減所謂道也然其是與非則何以辯曰問之我心自較然明白如大日輪懸於空際眞有纖毫畢照而知其是與非者但私意橫擾進者不肯進退者不肯退以此貪卻

一段眞知耳今日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此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忽之意斬釘截鐵不用半點依違便是聖賢眞血脈

昔趙清獻公常曰吾晝之所爲夜必告之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蘇黃門書眞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爲也蓋可告可記者是道不可告不可記者是非道也人能當下勘明何患不爲聖賢然而是非之際亦有誤認者如福以酬德稍有求之之心卽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黨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濃而短如名以賓實稍有市之之心卽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交遊此惜名也競標榜邀襯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如財以養生稍有暴之之心卽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暴財濟宗黨廣布施救荒歈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室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暴財也用財者損而盈暴財者滿而詘如身爲家主稍有私之之心卽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爲天下修身不當爲天下私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修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私身也修身者嗇而大私身者耽而小路頭畧差便是大錯旣以本心之眞知爲照路之燈又於見解疑誤之際一一辯明清楚進退之介卓然不苟其不爲聖賢者幾希矣

不履邪徑

邪徑非眞邪路也凡非理義不光明不正大與道相左者皆是親身閱歷之謂履一念畧差或臨之而不禁久成熟路遺恨千古可不愼乎兩箇不字是立定主意用力維持之妙用也聖賢之道青天白日正正堂堂世人偏使見識如爲臣當忠偏以不忠爲乘巧爲子當孝偏以不孝爲便宜些微之事必走入邪蹊曲徑而後已初亦左支右吾繼則墮坑落塹而不可救此好履邪徑之過也陳眞謨應舉時張司訓語之曰歸安武大尹將入簾吾介爾謁之可得其援公忿曰此倖途也辭不往是歲恰中武公房內使當

時一拜則彼此無以自明而人言物論不可止矣可見人但依此正路踏實前去天必不賺若弄些聰明事未必濟而後來天亦最巧報之人何故視此正路如仇讐灣灣曲曲必欲避之不可解也

不欺暗室

知其不可而遂其私之謂欺暗室者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也人於大廷廣衆之中箇箇談仁講義爲臣則謂能忠爲子則謂能孝臨財則謂如伯夷之廉臨色則謂如柳下之介及至暗室一窺而人人魑魅魍魎矣蓋暗室中謂人必無知可以瞞天瞞地念之所屬事之所便不妨肆意作爲豈知神目如電不可欺也此其事最多大約於財色二字盡之見千金於曠野遇美女於密室人於此時眞一塊試金石昔楊漙父業商淮揚有陝客事急囑家以三千金密寄公三年不返公至陝訪之商已死公呼其子以金授之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感謝攜去後生漙爲太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此不於暗室欺人財者也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家富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叩館門公唆拒妾曰此主人意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種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人急閉門明日遂辭館去次年富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及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耳問記名否答曰只見馬前綵旂上有一聯欲乞人間種恐驚天上人名則未記也富者心識之華果中狀元生陽明世襲伯爵此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若以常情言之金從彼寄彼死不索卽三千金掩有之亦無傷矣然白晝奪金於市人皆知之其罪反小暮夜奪金於暗室一人不知其罪甚大卽乞種自彼非我造意罪亦薄矣然大盜入境擄人婦女罪固不恕平人入暗室易姓更種罪大莫甚陰律加等不貸無他惡其陰也惡其巧也惟兩公能不欺故福報亦最厚

積德累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存諸心功者見諸事自少至多曰積自卑至高曰累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人之功行無一日能就者故須積累如農夫望歲商賈營財孳孳汲汲千百劫修行得來決非一步就到若立心不恒得少爲足念頭一轉指頭一動自謂便可登眞證聖必無之事也宋·賓禹鈞燕山人也先爲五代時諫議年三十無子夢其父大人謂立地成佛此是權巧方便語爲仙佛爲聖賢皆是汲勇猛精進今日積幾何明日積幾何積累愈多功德愈日汝宜早修實行緣汝無子又無壽耳禹鈞唯唯唯鈞爲人素稱長者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處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鬻女臂曰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遁公見而憐之卽焚其券囑夫人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嫁之又元夕於延慶寺得遺金三十兩銀二錠待之不至明旦又詣寺候之遺金者涕泣來曰父犯大辟徧懇親

知貸此將以贖罪昨以酒後失父命不能活矣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困窮者周之其子弟可託者隨多少貸以金帛使之興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鄰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文行之儒待以師席四方孤寒志學者咸就學焉厚之廩糧以故由公門顯貴者甚衆後復夢其祖告之曰汝應無子壽促數年來殊多善狀已名挂天曹延壽三紀生五子俱榮貴終當充洞天眞人公愈積陰功後五子登第子儀禮部尚書儼

禮部侍郎俱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傅右諫議大夫參大政僖起居郎公享年八十二歲一夕與親友談笑而逝八孫亦皆貴顯此積累之效也漢昭烈帝遺詔曰勿以善小而不爲今人不肯行善勤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更有不必用錢者乎鎭江太守葛繁嘗語人曰子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間踏子曰卽如此物置不正則蹴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無論貧富皆可行惟悠久乃爲有益或勸化凶徒或贊成善舉皆不費錢功德也然有力之家亦不得以此藉口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法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賍贖罪者代完三城鄉設粥廠四族戚鄰友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莊十助義田吳公欣然行之連舉三子皆貴顯明萬歷間袁了凡先生未遇時嘗游南雍謁雲谷禪師悟立命之要曰行諸善事不輟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紅圈於歷日之上一言一動不時省察或見善而行之不力或救人而心常自疑則以功折過閱十餘年而三子善行始完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天由是操持漸熟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凡利人利物之事惟日孳孳不倦每遇生辰常買物放生放得多欣然暢懷又次在楞嚴三塔滅渡接待等處歲齋僧數千而於造像刻經修橋補路之屬凡叩門者率不敢虛其所求內思破已之慳外思納人於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刻苦爲子孫創業死來皆用不著所可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實而已凡人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只有九分受一分卽銷一分吾輩便當深思積善餘慶之說密修持拳拳奮勵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此袁公晚年所作之書其從前祈子祈福祈中祈壽之善事載於立命篇者已不知幾萬餘條矣究竟所祈皆遂如握券取者至若居官者

典兵者業醫者在公門者操權在我行之尤易諺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大約力到處行好事力未到處常存好心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功德何難積累哉

慈心於物

慈者卽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承上文言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第物類至殊易於忽畧故太上於此先言之卽孟子仁民而愛物之義人看得物我爲二故痛癢無關不知物者是我成道之資糧也普賢行願品云因於衆生而起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蓋救得一分衆生方

滿得一分行願是天生萬物以爲人修行之助又天生苦惱萬物以爲人興慈運悲之助眼前遇見一物便當欣然發心謂此乃時節因緣機不可失如蛾赴燈蟲墮網飛鳥被傷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得生全皆盛德長者之所爲也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是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毋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浹因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饑出按拯夢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遶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筥岸側洶洶之聲正出筥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咒投之中流敏仲至此始大信異因著一書示勸福壽而終壽禪師丹陽人初爲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鞫之止是買物放生用過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願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爲僧住永明寺至九十八歲示寂痤於塔下有僧每日繞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因病至陰司見殿角有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徑往西方王敬

其人圖此供養以見好放生者必生極樂國中又爲陰府所重如此長洲韓世能其祖永椿每早起必掃螺螄之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免爲人取其父宗道積有十金盡買龜魚放生夢神語曰汝家放生功德甚大汝子當入翰林服一品世能果聯捷官侍郎使朝鮮賜一品服徐中行累舉不第僧相之曰公止一舉人知縣耳欲登甲第須隨處放生公行之六年僧復相之曰未也偶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公扁舟泛太湖盡買水族放之僧曰公陰德紋滿面明年必中矣果然陶奭齡張汝懋見鱔數萬頭陶謂張曰兄可助買此放生何如張欣然先出一金遂共買放至秋陶夢神曰汝以放生功德得早中一科榜發果然念此事賴

張賛成何功獨歸我及順天榜至張亦中式寶應中有李氏子家雒陽世不好殺未嘗畜猫一日大集親友會食於堂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空其堂而縱觀人去既盡堂忽摧圮無一傷者宋蔡襄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即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厨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經夕復夢老人曰從公得生謹爲公禱上帝注公高爵矣襄遂舉進士歷官至端明殿諡忠惠太湖之間村民惟事屠罟獨沈文寶家閤門好善買禽魚放生衆笑其迂沈益樂爲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明季嘉興估客李涵春舟泊京口夜聞蛙聲聒耳竟夕不寐黎明起視見傍岸一船載青蛙數萬問之乃云販至江北去賣者李心惻然盡買而放之江澨及歸其妻言子病幾死於某日忽愈李驚喜因言及放蛙之日即病愈之日也人皆以爲放蛙之報云其子字清望者至今尚存子孫繁衍放生出自慈心本不以福利言也即以福利論求功名求長壽求子嗣無不驗者但辦肯心決不相賺至於牛能力田馬能致遠犬能禦暴皆物類之最靈而有功於人者尤當豢養撫恤切不可以其畜類而殘虐之即小兒戲殺蠅蟻蟬蝶魚螺鼠雀之物俱宜禁戒非惟傷生亦且熾其殺心古云蛇未咬人殺之無名鼠雖害物罪不致死此又能體上天好生之德故曲爲開釋如此若能擴充此心於致君澤民則撫字惠愛何患仁政之不舉治道之不臻也哉

忠孝

爲臣當忠爲子當孝二者乃人道之大端立身之根本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又聖賢之大學問也故忠孝爲百行之寶能格天地泣鬼神人不忠孝雖有他善猶如玉屑盈案不可琢爲圭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爲羅綺總之百行俱不足觀矣豈非根本既傷而欲枝葉之榮茂何可得哉是故行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證佛無不根基於此司命神曰人雖有應登仙籍者然必多歷年所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釋氏則曰國王水土不敢忘也人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孰謂二氏不談忠孝耶然非必犯難死節乃後爲忠非必剖肝乃後爲孝惟在隨分自盡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有貧賤之孝古今忠者累紙難盡今有禽獸之忠者錄數條以勸使人知禽獸猶忠於所主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嘉定侯廣成先生放一鹿於堯峯後先生死義鹿跳擲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數年前粵中

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肯諭之死則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猶屹立不仆山西有賣餅翁一僧假宿夜殺翁掠其金去家有一雞鶩於南關後僧托鉢過雞飛啄其面怒逐不捨捕卒疑而執之吐實論如律流賊破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跳擲死此皆近事非荒唐也吁觀於禽獸而人亦可省矣禽獸不過得人一餐養耳非眞有君臣之義也而爲之臣者冠帶寵榮超列人上恩及祖宗惠及三族或反面焉或忘君而事讐焉或坐視而不一顧焉眞夫豕不食其餘矣毘陵吳鍾巒崇禎甲戌進士乙酉國變遁入舟山輒自念曰李仲達吾門人馬素修吾好友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六日禾城破卽冠帶自縊其二僕從

倘一旦病死何以見兩人乃聚薪爲龕城陷卽抱聖牌登龕命僕縱火頃刻焚死嘉興徐寶摩先生諱石麒原任吏部尚書閏六月二十六日禾城破卽冠帶自縊其二僕從死此二老者非好名也其至性有必不可抑者大節有必不可奪者錄此非欲焚身自縊勸人忠也勸人必不可負此至性必不可渝此大節也世之孝者亦累紙難盡今錄乞丐之孝者兩條以勸使人知乞丐猶思孝親可以人而不如乞丐乎長洲一丐每詣沈孟淵家乞食得食卽懷歸沈令人瞷之見丐舟中有老母每乞食歸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倘母持盃卽跳舞唱山歌以娛母又楊一武進乞人也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歌唱以悅之人或僱爲傭不肯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父母死乞得棺斂已衣殮之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哀號噫世間富貴子何限終日應酬或以酒食去或以財利去或以妻子去無論天涯遠宦經年不得見親卽日聚處一室而知親之痛癢寒煖者亦少矣孰如此兩乞一飲一食皆從眉開目笑中相聚爲此乞丐一·白勝於爲黃閣貴人鋼山富客千年也山東一童子姓孔年十歲母病私祝泰山神願以身代母病果愈遂至山頂奮身擲下以報神惠其日泰安守適過山麓瞥見空中片雲結集欻然墮地乃一童子自言捨身報母之意守贊羨不已送之歸夫必以身殉愚矣然母病不肯負母病愈不肯負神總

是一點至性精誠上通於天遂有白雲扶擁之異世間偉男子千萬百億能似此十歲兒者無有也吾特舉之以愧世之鬚髯如戟者此近事也宋任盡言侍母未嘗頃刻離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憂喜吾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世之三牲五鼎以養親者有矣而欲知親五臟六腑中事則千萬人不得一也必如此而後爲一氣相通吾特舉之以爲孝法至於不孝之子若無天誅雖苦口勸人孝亦贅辭矣今舉數條徵有不孝子王某婢畜其母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落入釜母懼逃入關廟中伏

神座下不孝子大怒拔刀逐之入廟忽周將軍像從座躍
起揮刀砍倒不孝子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視之則不孝
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外遠近喧傳重裝其
像而足在門外如故金陵安德門外有不孝子與母異居
子壽日母往賀婦欲留飯子怒詈婦母泣而歸途遇水遽
投死其次子訴母不歸跡至兄家霄忽震其兄死失其首
次子歸至中途見母鞋覓得則其兄之首在母胸間口正
咿乳噫慘矣亦巧矣此亦皆近事或爲祥雲之擁或爲雷
神之擊不可曰天道無知報應在或然或不然之間也故
爲人臣者非必大奸大惡乃爲不忠凡不實心爲國無治
行可稱不推誠而曠職者卽非忠也爲人子者非必忤逆
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布一節誓不多得合族義

犯上乃爲不孝凡虛文粉飾奉養不誠此心不可以對親
者卽非孝也爲臣子者急宜著眼

友悌

兄愛弟爲友弟敬兄爲悌本屬同氣誼篤天倫卽有繼爲
亦如手足何至操戈同室視若仇讐反不如陌路乎史誚
豈箕詩詠常棣淒可鑒誠今特錄異姓之友者以勸使人
知異姓猶當友愛而況同生兄弟乎維揚人陳某少與同
里三人結異姓兄弟三人中陳最長仲惟一女與季子訂
婚有日矣季死家貧仲欲渝盟一日陳入城遇已殮者曰
吾在冥爲勾攝隸昨奉牒子名與焉急歸料理兩日後余
當至陳念生平未了之志無若季子婚事急歸延兩家子
女畢至語仲曰汝所以難婚季者以其貧也今析吾產爲
二與季之子共之則其家不貧而若女亦可歸矣仲之子
產籍均剖而授卽其家合巹曰吾待此以瞑也至三日見
前隸來陳曰行乎曰不然上帝以子析產全婚克敦大義
特命延算以示褒嘉言訖而滅此順治己亥年事夫異姓
兄弟拜神設誓不過一時意氣耳而陳認眞若此卽欲不
感動幽明得乎天敬間杭城大火江西一商寓獨無恙人
問之曰恍見朱衣人灑水故免衆叩其作何善謙言無有
後有客於杭者曰此余婿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嫡出餘
俱庶出父歿時弟俱幼稚指據二十年積至五千金舊年
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布一節誓不多得合族義

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火耳噫眞天地父母之心也人立心
如天地父母而有不龍神擁護者乎昔歐公池有兩弟皆
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日嫡庶爲父母服喪有差等
平翁曰一也媳曰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
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後其家日盛卓哉婦人之見眞
古今嫡庶之鐵案也兩人於庶弟如此而況親弟乎又吳
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其嫗妒遣嫁一賣粪者
已而生男甫十歲翁死羣小視爲奇貨因作一孝服被其
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逐出我輩俟汝出卽告官家
產必當均分其子如所教入其家拜且哭嫗罵欲逐之莫
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粪子乎曰然遂引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原

书

缺

页 /.5\> /\30)

不一僧人以談空誑方士以丹藥誑師巫以鬼神誑醫卜以生死誑俾無識者誤信誤執爲害不小豈知肆口無忌時已爲神明之所錄矣抑更有甚重者此係在謗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者言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入泮夢文昌怒視曰汝十五年慳受五家束脩甚厚功無十一又代作文字欺誑父兄誤入子弟今聚徒館舍羣習携觴天罰至矣尚望泮乎驚覺禁不出戶方圖自改次日徒洶洶至曰某生因賭而鬬爲某生擊死詞連刑辱財盡狼狽可爲一切誑人者戒

謗諸同學

謗是揑造虛言以毀其名德同學之友當事事周旋言言回護即有過失宜耳提面命外爲隱諱此情也亦理也豈可造言以謗之乎昔郭尚書贊初作賦即有聲譽時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贊連試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贊再知貢舉勉方以明經赴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屋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豈因謗而終掩到底才高足捷李縱奪嗣雲霄乎

天以最慘毒者報之人可不醒乎

攻訐宗親

本支爲宗三黨爲親攻者不容其過訐者摘發其私此在他人且不可況宗親乎但人於他人則不敢於宗親偏欲暴之蓋地近勢逼難受其不堪耳豈知一昧見人有過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僮僕到處可憎故若癡若呆一帖清

虛誣詐僞

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蔑曰誣設計蒙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僞分之則名有四合而言之皆屬不誠總言人之立心一假則無不假矣不過播弄愚人究竟難逃法眼然虛誣在言上見詐僞在行上見言必句句著實方爲擲撲不破行必事事眞誠方爲幽明不欺大鴻禪師一生誨人只言作事要實雲智禪師凡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藥山禪師曰欲識餓鬼卽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此皆古德要言也宋時有李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餕脾充於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用丁香木香者則天誅地滅生一日醉酒溺死於河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二婢攜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天當福之何報之反酷耶妻初不肯言他日後夫醉之酒而叩之妻云向所遺二婢先夫專委之合藥一名丁香一名木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又永福人薛敷專工虛揑狀詞能飾無理爲有理以此致富延道士鄭法林醮謝鄭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罄燼敷渡江溺死子以盜敗女流爲娼觀此二人是知虛誣詐僞害人未必若此之甚而天以最慘毒者報之人可不醒乎

涼散也楚中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人曰宗族不
睦皆起於情隔今日會飲善相告過相規或有事牴牾彼
此一見亦可相忘於杯酒此一會也良有補益又范文正
於蘇州買良田爲義莊宗親貧者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
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推此志也覆庇之不暇而忍言攻
訐乎孔子曰無攻人之惡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之
告戒深矣

剛强不仁

此爲使氣者言也孔子所取之剛主於理太上所戒之剛
失於暴理者正氣之勇植名節而扶綱常暴者血氣之勇
逞雄心而肆乖戾大抵雄心一肆渾是殺機凌人暴物不

仁甚矣古人云好剛者必遇其敵强梁者不得其死此種
人未至害人早已自害決無令終者也桓範都督青齊與
郡守徐岐爭便欲引節斬岐及知冀州呂昭才以鎮北將
軍處其上又不肯爲之跪夫人曰君在徐州欲引節斬郡
守人皆謂君難爲下今到冀州又不能爲鎮將屈人又謂
君難爲上範恐其言以刀鐶撞夫人腹墮胎死未幾範坐
附曹爽伏誅宋蔡州人馬簡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
穗毆之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府帥奇其人
曰汝肯爲兵當宥汝簡從命爲卒後從張淵道令簡曝書
於簷間簡取梯登之失足而墮大聲叫痛拔所佩刀自刺
人急視之則賺骨已出簡曰方登梯時如有人推我下因

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至夕而死剛强不仁如桓馬者轉
眼之間報應不爽可不畏哉

很戾自用

此爲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很戾者
性氣剛決粗有才智恃才則不能下人決意則果於獨行
執一己之僻見犯衆情所不堪如商鞅安石危宋致
貽殃於民物必取累於身家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崇禎
時沁水孫中丞之姪孫六很戾不仁其兄死去經一官廢
有榜懸下觀者塡塞閭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
首孝弟次正直再次陰德餘皆善行以文學終焉僅數人
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暴戾恣睢者孫

六是年果下第甲申變後以他事誅死每見高才之士儘
有見解究竟身名俱敗者何故總由一向執拘自以爲是
作事不近人情即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相告
以故終身失誤一至於此很戾既犯天誅自用尤干天怒
可不戒乎

是非不當

是非所在關衆人之公論係百世之定評是是非非公直
不偏斯謂之當今人但就一己之是非起見而不就天下
之是非起見一著愛憎毀譽便失是非之實矣如蔡邕爲
漢室賢者董卓之死天下快心而邕但嘲其一歲九遷之
德哭泣失聲此但知一己之是非而不知天下之是非也

卒從吏議身就屠戮豈不幸乎又如吳宗孝對策力詆新法及安石權盛又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其人卒擯不用我謂吳宗孝從人而起是非者也蔡邕從已身起是非者也世間盡若此等人是非安得有當必如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將終須自知日先以手書別文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此其平日於是非不著已不著人從一片公心流出而天下服故死生之際能如此凡有司平之責者必清心明理而見是非非愼勿蒙昧而非其所是是其所非則不當之名庶幾其可違也

向背乖宜

人有邪正事有可否此處向背最要審擇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旦乖違禍不旋踵今人眼界甚窄俱從目前之炎涼以爲向背而其宜與不宜總置勿論蓋因無有識見而謬於所趨往往有失身之禍矣昔劉忠肅擊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劉公此論其於向背乃爲合理豈有乖宜之失又尹穡少有清名後偶附湯思退以取功也後陞都憲四子皆進士許璡搆哈密得遣種八百人謂殺之可封侯公曰殺之逆天悉宥之後陞冢宰

命遂卒王容權稅鹽井合認五十觔者必令倍認百觔井戶多破病變爲牛號呼求救下裳已穿出牛尾矣福清李元禮爲龍溪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獲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搜平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京職恆見冤死之民立前及調官泉州東擔出城鬼隨之不去夜宿龍山暴死此皆虐下以取功名者也當縱虐時朝廷喜上官喜富貴赫奕妻妾奴婢無不喜豈知死時慘苦喜者自喜不汝一替乎又有不肯虐下取功者王珣按三吳時獲盜多者卽陞珣所獲非實卽釋去曰吾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都憲四子皆進士許璡搆哈密得遣種八百人謂殺之可封侯公曰殺之逆天悉宥之後陞冢宰

四子皆倘書嗚呼放寬一路正是取功名捷路人自不曉
耳古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聆之慘然
諂上希旨
希是逢迎諂媚於上而逆迎其意也不用忠而用諂不用
諫而用希其人可知矣祇圖一時富貴耳但恐富貴未必
得枉取一場敗辱則愧死矣景泰時王翰希上意請禁鋼
上皇與易太子事甚切後上皇復位又極言兩事之非上
悅許以大用一日忽風飄一本至上前閱之乃翰請禁鋼
易儲疏也急宣至取疏示之搏顙出血求死竟誅之彼在
景泰時則諂景泰在天順時又諂天順直是八面玲瓏通
身手眼豈知天理難容風自飄來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外

受恩不感
如屬官迎合上司書吏迎合本官奸僕迎合家主不但自
已喪心而又陷其人於惡罪固不待言矣爲人上者好諛
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至流毒結怨豈獨免於天譴哉
恩之最重者曰親曰君父母生我以來拊育鞠養授產成
婚一二十年耗盡心血罔極之恩即捐踵頂難報而人多
視爲固然反有嫌其分授微薄白眼相盼者君王一命及
我即叱咤風生光宗耀祖官入之餘子孫世享即粉身不
足相當而人亦視爲固然謂我之才命宜如是者豈知一
飯之恩一言之借一事之勞猶當感之終身隨事圖報而
況關於性命切於肌膚者乎程子曰受恩而不忘者其爲

子必孝爲臣必忠信斯言也世之不知恩者則曰禽獸今
即以禽獸論昔薦福寺有一鵲棲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
取鳥之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煖爪掌及旦復完而
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視鳥東沒而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
欲復相值而又攫之也噫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
今於一夕煖寧之鳥乃能知恩如是順治時太倉之陸湖
有周春陽業販鹽遠有縛犬就屠者憐而贖之馴擾殊甚
每主船從外回聞篙櫓聲跳躍迎接一日嚙主衣牽之狂
走主姑隨之至一深潭則主人之子死於水矣犬躍入水
同主人拖至岸犬即以身相偎抱同卧至半夜而子醒犬
則冷氣入腹死矣嗚呼觀於此一禽一獸而罵人之負恩
者猶曰禽獸禽獸眞抱千古之冤也人於君親師友之間
面目可施於禽犬便已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念怨不休
世態炎涼易於生怨若念之不休則滿肚戈矛心中如何
容得必至生生刦刦相報無窮冤結何日得解經云貪恨
爲罪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
深可怖畏僧名旺與其徒日夕鬬爭二人齊死聞門外有
鬬者拳聲杵落膚風刮壓若兩人格鬬狀陳居士歎曰汝
師徒向以嗔心得罪本教今死復何爭乎如不止不能爲
汝殮驗也言訖乃已此譬之於死後者也王沂公子嗣不
繁謂人曰余行已無愧但一事有恨前守鄆州爲監司所

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畧無甯歲竟死於路想以是也此報之於生前者也人於纏綿恩愛善念勝緣猶當一刀斬斷以絕輪廻而況其爲荆棘種子乎

輕蔑天民

百姓皆上帝赤子故謂之天民輕蔑賤之如草芥疾之如仇讐或用刑不恤或勞役不休或饑荒不賑皆足以干天之和然天之布五行生萬物無非爲斯民也立君相設有司亦無非爲斯民也豈以蚩蚩之民而恣其恐戾供其魚肉乎故敬民所以敬天愛民所以愛國若輕蔑天民是輕蔑天心也罪在不赦許某於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粤遂授一令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遵新制而山鄉村僻未知

教化尙不剃髮適兵快擒解長髮百姓十四名實皆愚民非賊也許即以賊申於帥府併殺之殺之時日正午是日許家眷來署未至縣治十餘里乃遇眞盜罄掠行李亦殺男女十四口恰在本日午時許親口述其事以告人何天怒之盛而報之速也陶文僖公大臨嘗謂人曰我儕一列仕籍即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其萬一人問云何公曰憶昔以差出京自京沂越自越邏朝几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或由水而舟所用役夫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荼色枵腹鶉衣裹體之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昏衢雨雪披厲風霜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之說不謬能無惕然後文僖以福壽終閔此二人之心一必召禍一必迎祥可作晨鐘一醒古人視民如傷使民如承大祭是所望於父母斯民者

擾亂國政

國政者朝廷之大權天下之公事也祖宗立法已無遺漏中外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爲便爲人臣者當恪守成憲行所無事爲國家養和平之福若妄逞聰明率意更張於事未必有益而擾亂實多非但得罪於祖宗君父亦且得罪於天地鬼神禍且不測矣是以李文靖爲相惟務安靜馬亮笑之曰外議以公爲無日瓠公曰沆於政事無補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是報國耳趙韓王普爲相常置

意矣

刑及無辜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懲有罪而繩不法也即果有罪亦當詳審而刑當其罪況可濫及無辜者乎刑及無辜者多數則一強盜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本欲諱強爲竊而失主堅稱其贓殺大夥則因盜而刑及失主矣一衙蠹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一錢糧挂欠不過揭責而已乃爲己之考成嚴刑酷炙致多殞命或本人逃避則刑及妻子親鄰矣一詞訟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一

使民如百工有僊差之名或因他事而偶出市肆有供應之例或因偶缺而不精少不如意箠撃嗔盛怒之下則刑及平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私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此皆無辜刑及之大槩也然刑罰及人刀鋸之重姑無論已輕如鞭笞不過示辱甚則體無完膚贖罰名爲薄懲急則斃見以應刑有重輕傷人則一又不可自恃聰明揣摩臆斷三木妄施使人含寃負屈無可控告更不可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之時審斷公事以致刑罰失措又有官長原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官長一時忽畧往往致死者有矣總之審決不明憑

律誤斷雖非故殺與故殺無殊馬自然爲嘉魚令有盜劫赂內有長鬣者適報團風河下一船二十餘人亦有長鬣者在焉以爲是也遣送郡獄斃之而實非盜也後遷大中丞泊舟團風河盜劫之全家死者三十人人以爲刑及無辜之報此以誤而刑者也閻公某巡撫江南有誣鎖江民周志廉爲盜者廉富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間公益疑竟杖殺之已而鎖江郡丞盧仁上謁公曰汝何帶四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公復厲聲曰阜隸旁立者廉也是日公即昏眩仆地未幾死此以疑而刑者也崇禎末吳江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其兄士松强賣於徐洪爲妾陳號慟誓死陳父訟於縣徐洪賄買鄉宦飾詞以進縣令章日炯反坐

陳以罵夫之律拶指批頰陳飲泣三日走雲間訴於直指路振飛訴舉即自刎路公即下堂拱揖許以雪寃目乃瞑路公即日拜章縣令坐貶至江陰辭學臺見滿船皆是鬼夕即死此以囑而刑者也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即判斷以半爲酬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滾湯澆乳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賫恨而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掛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殁事以致刑罰失措又有官長原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止一孫僅免亦無立錐之地矣此以賄而刑者也觀此而用刑者可輕率乎呂叔簡作刑戒八章一曰老不打幼不

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日宗室莫輕打生員莫輕打官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日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行遠路勿就打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日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眞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日已拶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日盛寒酷暑憐不打佳節令辰憐不打七日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鄒南皐將此戒刻石於刑部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之必有慘傷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一芒觸而膚粟一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疴癢甯有異乎寃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總之當權之人有所平反有所昭雪只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皇天后土實臨之矣

殺人取財

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定分不可強求不以其道得之倘有不測之禍若殺人而取之王法不容鬼神必誅然手刃之殺與勢位之殺刀筆之殺醫藥之殺凌逼之殺其間豈無不遭顯報者矣有客行貨金陵困財起見遂至殺人未有不遭顯報者矣有客行貨金陵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曉至竟殺客沈於江盡得所有逾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盡父誡之輒被毆鄰有召仙者往叩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改時否仙附乱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楊子江頭一著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摸駭懼而退不數日死此殺胎以報者也又有憤恨之極不必投胎而報者萬惡時蘇州一少年從伯父入京其伯死流落難歸遇徽商憐收之商見其誠實管鑰盡付一日至涿州少年竟將商擠於水擁其千金還蘇中元節鄰寺放燄口食少年隨衆往看纔入寺見徽商先在即發狂大叫作徽商語曰吾何處不尋你却在此今番放不過矣遂攘刀剖出腸臟以示衆此鬼殺以報者也又有胎不必投鬼不必殺而即殺於吾心者萬慿間江陰焦某以小官赴任有僧附舟曰有募金六百兩將往普陀爲觀音樹刹焦陡萌惡念推僧入江取其金自是恍見僧直前索命曰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謂君有無日不現形入夢憂懼得病抵家忽一日前僧來訪焦大駭趨匿牀下僧大呼曰我不死幸救得免知君病來釋君疑耳一飯而去自此鬼形雖絕而焦心終歉無何病故此心自成形以報者也又有胎不投鬼不殺心不成形而虛空中菩薩神明四面巡邏以報者順治庚子蘇州某鄉一古寺有商見大士像壞解金裝之僧見其金多鎖禁密室勒令自盡正哀求間外人見白衣女子入寺門且直入密室去追而索之秘室中惟一商乞命而所謂白衣女子則無有也

遂縛僧詣縣正法蓋大士化身以救此商者此等事如毒藥必發或俄頃或他年或來世斷斷無不相逢一一無不相報者而人奈何輕手試之

傾人取位

傾者陷害也凡人爵位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各安其分而已若貪人之位而欲爲已位必媒蘗贓私借端朋黨或親自彈斥造謗排擠或假手糾參乘機下石以致貶竄流離拘囚逮繫而已得以貪緣代之傾人者還爲人奪況有求而不得者徒自壞其心術耳豈不貽笑於士林哉漢德超見曹彬帝眷甚隆誣以不軌由是彬罷拜德超爲樞密不數日趙普爲相力爲辨雪帝悟卽遣竄

德超而召彬復職乃知傾人實自傾也成化中吉安知府許聰因郡多豪貴賜敕從事後以嚴酷逮論斬聰得罪時同知黃景欲得聰位下石甚力尋代之賜敕如聰後爲怨家所訴逮京論斬如聰在獄病死屍腐首忽自落亦如聰然則殺聰正以自殺耳何益

誅降戮服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禦敵斬馘兵之應也一旦歸順投降更當憐憫令其反側自安若從而誅戮之是阻其向慕之心殊失招徠之意忍心害理受禍無窮嘉禾村民買一猪蓄養數月見腹下白毛文有白起八十三世六字斑列分明農人異之以告塾師因問白起何人師

曰白起爲秦將詐殺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以此墮劫受殺酬其孽報也農人自此飼食每呼白起此豬卽昂首作聲似相應者蘇州劉錫玄萬曆庚戌進士從黔中歸夢一偉人告曰我宋曹翰也在唐爲商過一寺見法師講四十二章經吾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緣此世爲小吏至宋乃爲將軍因屠江州自此世世爲豬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殺者卽吾也劉公蹶起視船頭果屠門忽擡出一豬號聲動地公買之載回放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卽應白起誅降也曹翰戮服也皆世世爲豬古云殺降者殃及三世今經千百年猶示儆於人目殺業果報亦重矣哉萬曆中有喬僉憲者與大將劉顯攻九絲蠻克之數萬眾殲焉後

免歸一日宴於家有稚孫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蓬首黎面耳貫環者蹲焉是何人也座客驚視無有而喬已面色如土默不言若有見焉客隨去喬亦不留詰旦問之則喬死矣夫此役自有大將在使者徒持文墨議論耳猶得報如此而況身殺之者乎且此非殺降也非殺降而猶如是況眞爲殺降者乎殺降苟且不可奈有甚於殺降者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卽斷被殺之首隨冒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村民以充級數慘何可言司殿驗者宜謹察之

貶正排賢

方正賢良中外所倚一日在朝則天下國家並受其福豈可貶斥而排陷乎大抵狐鼠之輩見正人君子有亭亭不

輩之姿格格難悅之勢才相抗也氣相觸也位相軋也名相傾也積漸既深施其伎倆爲天下萬世唾罵之人矣丁謂譖寇萊公致貶雷州民謠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丁以擅移皇陵罪貶寇復還京天道報復何其速也周世宗時陶穀好陷害人死葬昭覺寺後忽雷雨大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尸不知所在生雖逃於漏網死猶震其尸棺敦謂視天夢夢乎如李林甫偃月堂中謀殺無數正人秦檜格天閣下計戮無窮忠義然兩人一則奪僧剖棺一則受太宗鐵杖亦何利哉今更錄一歷人而恥於排貶者蔡京用事元祐諸臣排陷殆盡京猶未慊意命等其罪狀首列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殿門無敢議之者惟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我不忍刻也官欲加罪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靖康中京既正罪安民亦得褒贈夫一石工也何關於輕重猶慮及後世之議議況我冠博帶立於朝廷之上而不惜人言不畏史筆并不懼天怒乎可爲妨賢病國者之戒

陵孤逼寡

孤兒寡婦最可憐憫天下貪鄙齷齪之人視爲奇貨而魚肉之或侵佔其財產或詭派其差徭使其流離顛沛無所控告此大丈夫之所不爲亦大姦大惡之所不屑爲者也鬼神於此必憤極不堪豈無報應吉水一豪家造樓占其

孤姪基地姪吞聲忍氣惟日夕告天忽大雷雨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又鞏固見其鄰周氏甚富適周夫婦相繼死止一老媪撫數歲孤孫以好語誘之曰汝年老挾此美產殊非善計盍售我俟汝孫長仍歸汝媪從之付價不能什一即逐媪他徙據有良田美屋自是周之夫婦乍見乍隱或噫歎井厠間踰年寇犯鞏氏數十口皆殺死而周媪復歸舊業人所以陵孤逼寡者利其緘口結舌無處伸冤也豈知冥冥之中天已代其施爲矣鬼神其嚴乎

棄法受賂

自此至見殺加怒俱就問刑上說雖吏書幕佐亦在其中非專指刑官也刑罰律令國法也引律斷獄奉法也乃舞文弄弊功令不遵如棄法何盍欲心一起惟利是圖苴暮入成案朝更豈知一法一律鬼神得主棄法受賂天網難逃昔傅山雲爲新淦令有鄧梓材者與里人訟納賄於山雲文致里人罪死未幾山雲發狂命吏抄寫梓材獄案及財賄之數焚於爐作辨對狀以至於死此受賂而故入人罪者也荆州魏節推過某鎮鎮人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日魏銓部過此毋忽明日正遇魏公厚與結納而去數日復夢神告曰前魏姓官受四百金出殺人罪上帝已削其秩矣訪之果確後止陞戶部主事而卒此受賂而故出人罪者也至於居間囑託其罪尤重無錫有尤生者爲諸生

有名太守延之郡齋有盜爲人所訐介尤之外兄戈姓者請尤生爲解生許之言於太守守信之反坐訐者以死一日尤生之宜與試忽見其人從前來舉手而過後至金陵入貢院號舍有人警而起之又其人也乃大恐稱疾出歸而竟病生素謹事關帝病中恍見帝入其室生求救帝曰此冤對吾不能解以汝事我謹故一視耳生叩首曰此戈生誤我曰戈生一細民耳能動太守者誰乎又何言哉遂去生亦竟死又吳中一名士順治初入單公司理署有大盜當辟者行金求免而金乃爲家人所匿不即達盜遂論死後復爲浙中監司所聘一日臨池盥手有呼之者諦聽之則曰吾故盜某也前行金求庇而不相恤今踵至更無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予奪係我一言直者法不可加曲者法不可宥今乃曲直倒置非因受賂即是徇情否則不論事之是非以潤囊爲主豈無枉濫一朝冤對來時挺身直到閻羅不知此時亦有悔恨無也

常有事涉兩歧情界可否承問官束於功令驚心駭察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一爲身首異處流之與絞一筆僉判生死頓別權衡引律致承奉之事仍嚴無寬以自見其無私爲保全功名而已殊不知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感應篇中獨言入輕爲重不言出重爲輕意可知矣嗚呼絞之與斬一爲全屍之際可不慎歟歐陽遏判大理寺有溧陽令余紹卿罪不當死而歐陽輒坐以死自此行住坐卧嘗見紹卿乃設三日醮以解其事初夜復見紹卿明且再投心詞忽被數鬼捽之而卒有龔僉事者先爲江西郡丞聞蜀臬便驚愕失措若與人撑拒者既至任忽狂叫曰二大人寬我因作官錢若水獨疑不即決曰父子皆坐重辟可不熟察乎一二人語曰某爲某郡守某爲郡推官郡有四囚爲龔某故

入死律某等失於覈實囚因訴於帝我等攝繫經年矣渠
實巨魁能脫漏乎言已噴血數升而絕昔楊旬爲夔州推
司子中天下都魁謂人曰我家無資產惟留下三個慳囊
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折二錢第
三囊有萬個小錢每決囚或從死罪改爲流罪即投一當
三錢或從流罪減爲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或從杖罪改放
即投一小錢今日旬男幸奪天下都魁皆平日善行所致
也可見入重者則死鬼爲冤對釋輕者則生男爲都魁人
宜何從請更述一初訟而即解重以爲輕轉輕爲無訟者
進覩之葉南嚴爲刺史有鞫閔者訴於前一人流血被面
腦幾裂公令入內搗刀瘡藥敷之諭幕官曰善視之其家

之人乎宋興國軍司理院囚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
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怒解我肢體將不利於爾家鎮
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
二子兩腕之下如截子羔爲衛士師刖人足後衛亂子羔
出走刖者守門屬引之逃匿羔謂刖者曰我向刖汝足今
汝反脫我何也刖者曰刖足固我之罪向者見我論刑時
有愀然不忍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見殺加怒死者能無
憾乎自以惡爲能至向背乖宜似專指士人而言虐下取
功至此皆言居官之惡

知過不改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苦於不自知耳故君子不以無過強

人而以改過望人若能悔悟遷善則德業日新倘或蔽誤
飾非則流惡日甚矣元稚宗喜漁獵後忽死復活曰初有
眾卒擁去共取稚宗鬻製如庖法痛不能言又復本形一
僧曰莫要活否活去宜戒殺稚宗因問世之漁獵者多矣
何獨見攝僧曰他人知過莫若汝執迷故也盧州徐淹嘗
販牛數十渡江風波忽作羣牛戰慄徐禱天免覆誓不再
販即在本地賤賣與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舟值優
亂官買牛急徐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可得重利方將牛
牽過屠舟牛復戰慄風浪復作徐遂覆沒於江中葛守禮
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摸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
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

文書登簿令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
枉尙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卽此可謂賢
能第一後官至司寇河南史筆公諱載丙戌進士順治間
爲嘉興郡守公明廉威類多德政一郡稱爲史青天按君
元曦王公巡方至郡揖之曰不愧青天有甲乙二人以賴
婚事訟於公甲有子與乙結姻甲死而子子立操一小舟
度活乙與媒商另嫁其女於巖家子不甘故訟拘訊時子
言過其實公聽其詞虛誕斷以誣詐竟責之心猶疑未判
讞語至次日早衙乙者持香來謝公曰我心正疑令差役
帶齊人犯卽刻覆審原媒乙者俱夾起實供因此子貧而
另配所聘銀鐲綵緞禮金尙在公語其子曰本府一時執

見錯責汝矣稱誤者再問欲歸此女否子云不願矣公卽
斷還聘物坐乙賴婚之律公於衙內取銀四兩付子爲誤
責調理之資子與乙皆稱神明後公在闔中一日見嘉興
吏役輿從來迎公上任端坐而逝是夕郡廟道士亦夢公
爲本府城隍公弟與令嗣扶柩過禾至廟拜祭禾民無不
感哭者可知能改則爲葛公史公不能改則爲稚宗徐淹
爲官爲神入鬼入溺在一念間可不愼哉袁了凡曰人有
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三者日日有之人人有之一日不知
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
謝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聞之怒甚答賀一百或勸解
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今我獨有一子

乃妄議人短長豈保家之道乎因痛泣不食賀懼痛自改
悔後聯中甲第此能改口過者也寇萊公享用甚奢及拜
樞密貲貲尤厚賓客莫不稱歎獨一老嫗潛然墮淚公驚
問故則曰先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亦不可得安
知相公今日富貴耶公撫心大慟卽折節從儉此能改身
過者也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先生厲聲曰
頭容要直公卽悟曰頭容要直心其可不直耶自此未嘗
少曲其心見人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此能改心過者也
人如是聞一件改一件不數改已至聖賢地位
知善不爲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此爲善一念遂有靈蠢之分耳
乃蠢然之物不知善而不能爲人爲萬物之靈見聞知識
功名事業無不用心苟庸庸碌碌畢世無一善狀反不若
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爲世界之蝨蠹而況機械叢生
倫紀傷敗則又禽獸之所不爲矣古人云從善如登又曰
勇於爲善登與勇皆努力上前之謂若知而不爲爲而不
力不惟負却善且負却良知矣何可哉劉徹屢舉不第夢
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並無
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
弟不肖爲辭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
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
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善報矣徹覺訪軾軾曰今年遠
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爲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

以東修與之後載三子皆顯貴唐有蘇姓男子性頑惡見
古來嘉言善行必指爲飾說見人勤修善事必斥爲鄉愿
年三十困苦後身漸縮小至變爲犬與犬同眠食經歲乃
死可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道昭昭世之
人講及獲福無不忻慕至於爲善則謝不能卽爲之亦惟
作佛事希冥福一或所求不遂便生怨悔之必而於眞正
善事毫不自省誠可哀也

自罪引他

自罪引他者謂自己有罪既不能脫免而又扳扯無辜株
連平民也譬如罪犯既有贓物難免於罪復扳他人以圖
幫助完贓或平日寃讐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訟

堂之上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爲射利計不知孽由
自作罪當自抵妄相扳引是孽中造孽矣縱逃王章安免
天罰哉昔周必大任臨安府和劑局官失火延燒民房
局官罪應死必大問吏曰設火自我起當何罪曰但免官
耳必大遂自任罪局官得免死後必大爲賢相此他罪自
引而得美報者也反是其遭譴可知矣杭尤某鄰有竊賊
知尤爲里中土棍每有所得輒分以獻尤冀其庇己也事
敗追比贓物賊供窩尤有親素饒富尤懶借貸不允
之憾扳爲同窩某不能明拉至城隍廟立誓縊出廟門尤
忽自掌其頰曰何得寃平人爲盜連掌不已未及抵家舌
讖詛又有一種稍識幾字執其所見謗所不見其罪更甚
譬之浮雲蔽日何損青天徒見其不知量也永樂間饒州

恨有不置於死而不快者然則自罪引他不能免其罪適
所以增其罪也人亦何樂而爲是哉

壅塞方術

方術如醫卜星相之類與士農工商皆有濟於世故聖王
不禁而一長一技藉以自衛其口且仰事俯畜莫不取給
於此苟阻之使不得行遏之使不得售是絕彼衣食之路
矣甯不爲天人所共憤乎紫信民嘗言其親家患疾延醫
看治親家之表弟某素與此醫有隙極毀之遂不服其藥
未幾親家死其表弟白晝見親家責之曰某醫醫我病已
漸瘳因汝阻遏乃至不治是我之死皆汝所致也舉家惶
駭哀禱雖免於死而已成狂疾不治矣林某客遊京華寓

某店有僧化齋自云精風鑑店主欲使一相如驗將有厚
贈林在旁阻之僧怏怏去後林過荒郊適遇僧僧曰與汝
素無仇前何相厄舉禪杖欲殺之林急逃僧追之幸客伴
至始免然魂魄俱喪一病幾死此皆壅塞之報也若夫庸
醫蠱巫燒丹採戰諸術能令人喪身亡家者自當禁止不

訕謗聖賢

聖賢者孔孟諸儒以及諸佛神仙皆道同天地法備古今
後人一言一行不能出其範圍乃有一種愚痴之人妄肆
譏訕又有一種稍識幾字執其所見謗所不見其罪更甚
譬之浮雲蔽日何損青天徒見其不知量也永樂間饒州

朱生獻書斥濂洛關閩之學上怒押還令司道郡縣及鄉
之士人共攻其罪杖於廣處悉狡所著毋俾遺種總之非
聖無法顯赫王章莫可逃矣宋南昌孔廟圮知縣更作新
廟往移聖像數人舉之不動一士戲曰是之謂重泥夜即
夢朱衣人追去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更不識一字溧陽
進士湯公聘鄉試時病至冥司大士以功名祿籍皆孔聖
主之令其先謁孔聖始得生還則謂其無靈而弁髦置之
者非也藝苑卮言云蔡邕州詠四皓詩曰如何鬢髮霜相
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徐州詠孔明詩曰當時諸葛成何
事只合終身作卧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畧相等當是訕謗
之報一僧素躭詩後深自悔恨發願受持法華經偶誦至

重頌中忽見半偈云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不覺作曼
聲吟之曰此一佳句也言未畢便喫然失音口角喎斜而
死一語戲之即死而況訕謗聖賢如此靈動而慢視之者
何哉

侵陵道德

道德之人言爲法則行爲楷模爲人所宗仰者也況道隆
德盛鬼神亦所欽服而敢肆其侵陵乎如流言之謗匡人
之圍然彈琴而闡解發書而疑釋如仰面唾天自污其面
耳或云道德即聖賢之訓誡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
陵者如祖龍之焚書坑儒類其說亦是蔡羽居洞庭西山
縛蘘爲兩大儒令腰膝皆可曲折每讀傳註遇不合意便

大詬曰某人謬甚此童子牽來跽而責之先賢語言即有
未當而玩侮若此地獄不爲若輩設耶漢張良爲黃石公
跽而進履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古人之於
道德尊敬如此今人非以爲平平無奇即以爲迂闊板腐
而慢忽無所不至矣其罪可勝言哉順治癸巳新城有塾
師王姓者夢追至冥槩於階下主者以其齋中書帙散亂
不敬聖賢諸籍詰責甚峻良久方釋且曰返當爲我申警
於世至於字紙尤當敬惜嘉定許自俊曰我前生乃天戒
寺拾字紙僧癸酉場中夢現僧相號房前置一筐簋一竹
夾前日拾字具宛在七十餘仍中庚戌榜第六可見敬字
之報不在後世只在當人感而遂應者也又高天佑問功

名於雞鳴山守源禪師師曰諸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用
楞嚴經作枕故也高愕然始悟經在匣未嘗取出即以作
枕榜發果然道德之言褻慢之而功名踏蹬道德之人侵
陵之而不爲天譴神怒乎戒之哉自壅塞方術至此三句
言淺學狂妄之惡

射飛逐走

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皆荷上帝好生之德飛者禽而走
者獸各全其生而已有嗜味貪利之徒射之逐之實傷天
地之和即有國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過借此以講武
治兵耳或謂伏羲制網罟以取禽獸不知聖王之心恐其
傷人傷稼設爲罟網以禦之使鳥獸知所畏避是教民遠

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若為此一杯羹而多方以獲取殺業相償寃報無已何日得了結耶羽林軍衛士韓金負氣力射彈飛鳥暑天坐於廟門限上忽耳癢取箭簇刮之風鼓門轉洞貫兩耳而死德興程氏世業弋獵家頗豐上元節入市買鬼臉六枚歸與六孫諸孫取而戴之歡喜跳舞家有獵犬十餘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順治中太倉一富人特嗜鷹犬所殺禽獸以萬計年六十餘病心死里有高姓者亦死既而甦云被二青衣牽去至一所如王者檢籍云汝固不當死今至此有里中故人在不欲一視乎則有鐵牀而僵卧者即富人也下以猛火炊之而旁卒以利戈貫其身肉獸萬數叢食其五臟各作人言呼

冤叫恨高謂卒曰此故禽獸耳而何能言曰人自見為禽獸彼則仍為人何殊焉看畢一推而頓醒鎮江錢參將部卒獲一雁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隨之悲號籠中雁伸頸大呼空中雁衆頸而死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谿一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食之乳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傍聲鳴鳴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鳴鳴而號跳不已康熙初年春鎮江總戎麾下張姓者在禾公幹有鳥銜手曰以擊鷹為事取其翎可飾矢方擊下一鷹捧置船沿上仰鷹之體持斧斷其左翼則首左視斷其右翼則首右視次斷其尾則鞠身俯首而視尾張嗥啼啼作聲次復斷

其頭而死余親見之亦慘矣可見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皆知痛苦但不能言耳射而逐之如人雛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飛者如是走者亦然先列諸人死報之慘所以警人再列禽獸死時之慘所以勸人若警之不醒勸之又不從直至眼光落地備受諸苦悔時遲矣

發蟲驚棲

蟲之伏蟄猶人之隱處鳥之棲宿猶人之寢息皆知時者也發之必傷其生驚之必失其所仁者豈為之哉故聖人弋不射宿曹彬冬月不修牆屋聖賢之心自相符合金秀才冬月擁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後得悸疾而死凡

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悔過戒殺久之方愈王遵忽鵲喧噪侯夜深以竹竿戳火爆驚之後得悸疾而死凡為此者豈無報乎

填穴覆巢

物之有巢穴如人之有宮室也人之居處或為水火風雨所壞未有不呼天愴地而愁苦者也以己度之物之所寄以羣聚而生育者其不願填覆者明矣況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天地中之含靈者乎宋朱照最惡蜂穴每見梁柱間蜂從竅入即塞之後舉二子穀道皆不通以矛尾燒紅鑽之皆死蘇州薛氏小兒屢覆巢取雛一日上樹有大蛇在巢中竟入口內兒遂死蓋填穴覆巢是奪其依止絕其

種類與屠城焚屋何異慘橫之惡罪報決無輕釋也

傷胎破卵

傷胎者謂傷抱孕之物一命而致數命忍心極矣破卵則婦人幼稺皆習爲固然豈以惡小而爲之者哉試以一二事觀之有郡守殺一羊悲鳴不肯行白龜年曰羊言腹有羔俟產訖甘就死留驗之果然學士周豫嘗煮鱉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乃知腹中有子故也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活宣和間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由是殺魚者多投子於江中夜夢神告曰子本當死今活億萬命壽可延矣梁世有婦人作巧妝者破雞卵白以沐髮云使光潤破卵無數後病聞髮中有數千雞雛聲

觀於魚子放之而得延年雞雛破之而必索命誰謂此卵也胎也無眼耳鼻舌身意而可恣其戕害也凡祈嗣延年者尤當以戒殺放生爲急務自射飛逐走至此四句言戕害生靈之惡

願人有失

世人千般病痛總起於妒如人與我本無嫌也而聞其有失則開口笑矣又如其人本無失也而私期之曰倘其人以某事失則樂矣此種病痛時時在人心口不知何故輒喚醒世人

毀人成功

願人有失者惟恐人之如我毀人成功者惟恐我之不如人但知有我而已不知人之功業費幾多歲月幾許心思竭力圖成者一旦毀之大則貽誤國家小則敗人事業此

遇風舟人急請減載乃盡以船面者拋海士衡物在船底獨無失此所謂願人有失者果何益耶又宋劉生與徐生同入棘闈劉見徐卷勝己佯於人叢中一擠墮其卷於地徐涕泣尋覓有一吏出卷還之曰適拾得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則所謂願人有失者又何益耶人所妒無如名利故其結願最毒而天報之亦最巧余獨舉此二事以

喚醒世人

毀人成功

願人有失者惟恐人之如我毀人成功者惟恐我之不如人但知有我而已不知人之功業費幾多歲月幾許心思竭力圖成者一旦毀之大則貽誤國家小則敗人事業此

等人最干天怒岳武穆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發十二金牌召其班師以遂和議公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同京爲檜所害檜終絕嗣後遭陰譴此已成之功業不可毀也金陵桃葉渡頭於順治間築一橋名曰利涉工費鉅萬上元諸生感於形家謂連歲無一捷者皆以是故羣噪而毀之爲首者蔡生壬子入棘七篇滿志乃收卷官見其卷皆血書大駭貼出而是科上元亦仍無一人中者此已成之橋梁不可毀也至於義田世業之類毀之者皆不肖子生時已不免於饑寒死後爲祖父之誅戮更無疑矣

危人自安

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之不及罔計己之安危也人即自處安而不顧人之危已屬偏私之念況欲自安而反置人於危地乎蓋其中心奸險立腳不穩彌縫偶疏覆敗隨至矣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李恐及禍乃薦范鍾代己於是范知永安李遂解任未幾寇破永安范舉家遇害李改任杭州路逢劫賊亦舉家被害金陵有數十人渡江中途風濤洶湧聞空中呼黑額者舟中果有一黑額人自思神既指我何爲累衆遂跳入水舟即覆黑額者得漂水至崖不死人聞以爲異而問其素行曰平生無善可紀每思人只一貪字纔起念便以恕字壓之不敢作便宜事耳是知危人者終以自危救人者反以自救算計何益有人詠

蜘蛛云乘空結網走盤旋滿貯經綸腹果然機械巧施能害物不知身是一絲懸可爲危人者作座右銘也

減人自益

此巧於侵利者所謂只願己富不願他貧則凡明瞞暗騙欺心昧理之事無不爲矣易以謙受益若減人以自益恐終不爲爾益也陳祈有幼弟慮其長而均分田產先以田輕典於厚友毛烈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當田烈知其故竟不與券錢亦不吐祈憤甚訴之東獄祠祈與烈皆死對審時烈惟持券爲證神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以烈赴獄祈以兄尅弟亦減祿算釋囚甦而述之如此夫祈欲減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減祈自益而受神誅

以惡易好

物之好惡人之愛憎寄焉故人恒以好者自取而以惡者與人今乃以醜惡之物而易人美好之物是必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念良心何在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玉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爲章特所易也但發一笑後章特流死台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順治時江西吳湛七以貿布爲業必有樣布以悅買者之目後復更其劣者其替換之術百變一商知其故得樣布踞坐其上湛七急從間道出具衣冠入門長揖商不覺起答已使人換其後矣商拾布歸乃劣者爲友所

笑竟縊死未幾湛七病大叫曰縛我在火牀上矣視其背赤痕如烙又大叫曰天乎奈何秤我而鉤我脊也脊頗起寸許若著鈎者漸呼渴其子以湯進不受曰陰溝水絶佳或戲取進之狂啜而盡如是數日而死時謂之活地獄明時孫蜀川之祖偶賣物得僞銀念此既不可用又不可誤人乃走入湖中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孫卽蜀川爲倘書東坡之一笑非笑章特也笑世非一章特也況有湛七之活地獄卽有孫某之貴子孫人宜知所擇矣

以私廢公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之分也豈可徇一已之便誤天下之事徇一己之愛憎誤天下之是非以私廢公敗亂國

政沮抑人才其罪可勝誅哉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豈畏廉將軍哉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謝罪王安石欲中傷范鎭知趙抃與之不合一日因上問鎭安石對曰問趙抃可知其爲人上果問抃抃曰忠臣也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鎭有隙乎曰當時作碑文人固在訴君奪彼之名將圖執對奈何修一道觀取古碑刻之以勒新記一日忽有符使冉冉而下曰當時作碑文人固在訴君奪彼之名將圖執對奈何許於是尋訪舊文易爲立石又萬歷年一生修江陰縣志爲法又世間以私廢公之事最多而獨科場爲甚以葵賄之故致令懷才者老死孤寒者困頓此其人之作弊最奸最很此其人之造業無量無邊昔歸安仰思忠爲某官考官第三舉一葬地夜夢一老者曰此地慎勿與之彼爲考官第三舉人若葬此必非天意思忠辭之後三年某官以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葬既不成家業亦敗誰謂無天道乎

竊人之能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竊人有才能而我用之仍當歸美於人何可據爲己有若居之不疑自欺欺人莫此爲甚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駉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高齡晚年病魔祈祐於眞君眞君判曰齡嘗竊古銘記以爲已文水官欲一概掩爲已有如此欺心安得無敗

蔽人之善

人有所長皆謂之善蔽之則其善不得彰矣究竟珠藏川潤玉蘊山輝忌刻者祇自壞其心術耳若在位之人不能紀爲嘉言高齡竊文倘遭鬼責而況朝廷之上大功大能提攜寒士薦拔賢才使其埋沒青雲老死牖下其秉政爲何如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可不戒乎許眞君修一道觀取古碑刻之以勒新記一日忽有符使冉冉而下曰當時作碑文人固在訴君奪彼之名將圖執對奈何許於是尋訪舊文易爲立石又萬歷年一生修江陰縣志

偶見二節婦無實跡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某等半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等不訪氏行表章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既輕節義當削其祿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爲妄明年考果奪廩愼鬱而死可見人之好名鬼更甚於生人而婦人尤甚於男子即一文字間而死後孤魂念念不忘如此人當生前而取其奇功異能概置抹殺可乎

形人之醜

形者曲爲描寫之意醜是醜行不可使聞於人者或偶誤或不得已雖不幸有此而廉恥未嘗滅也若見於齒頰彼已無所施其面目矣況曲爲形容巧於描寫揭其事歷歷

若指顧閭情傳於筆神傳於詞醜態畢露貪人嘲笑使彼終身不得爲人者乎即使確見實聞猶當深加掩覆而況事未必眞一經妝點則聞者據爲口碑假者誤爲眞本矣負此烏寃深於刻骨冥冥之中恐難漏脫段姓過黃坑拾髑髏一片隱隱有逃奴二字蓋黥蹤入骨也夜夢一人以手障面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見段覺即痊之死鬼猶知藏醜何況生人章齊一戲成一詩人醜畢露晚以病嚼舌而死今人好談人閨壺好取人醜事編爲歌曲以當麈尾風流末後須防此一著一說形者以此比彼之謂人之有醜以我之美者相形則人之醜益著而我之美益彰凡此皆有害人之心焉并附錄之

訐人之私

訐者首告之謂私乃陰暗之事最怕人知然亦未嘗不自怨自悔而我必攻發之使人無所容隱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好險如此最傷陰德故陳子云生人之慝不可言也死者之慝不忍言也更有至親莫逆情氣相投肺腑隱微之語一旦傾肝吐膽乃小人挾爲異日告訐張本往往有之如宋周師厚與張商英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商英即以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發周師厚者亦繳奏其簡奪商英官眞所謂一報還他一報也劉洽之祖曾擔糞自給洽後貴欲買東鄰地以益宅其主難之問於劉孝綽綽曰

但多置糞於旁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後因事害綽此以言刺而還之以刃刺者也蘇頌在臨安有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極口誣公或勸公上其請託書札公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此又人惡不與爲惡者也訐人者當念張劉受人訐者當念蘇頌

耗人貨財

耗是消耗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是一網打盡耗人貨財是逐漸侵削其術不一或好詩酒或好結交或好嫖賭或好爭訟即因其所好而耗之甚而好古玩好燒煉隨事哄誘使其貨貝錢財日消月爍如病瘵之人進以伐性之斧漸漸形銷骨立而其人死矣有徐泌者嘗欲圖徐八之房因

誘其子徐臣嫖賭累債數多遂賣此房與池後二子五孫皆疾疇於城隍廟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我昨宿廟中有告汝耗其貨財吞謀產業者池驚返遂卒二子孤孫相繼卒又鄧榮見有宦家子不肖騙其產殆盡丐而死後榮商於江遇寇儼如宦子掠其財辱其息女而去榮困死子亦爲丐大家門客多有此種伎倆主人不察落其套中雖客之罪而亦主人昏愚之過也大抵耗人成富異日人亦耗之天道好還勿圖眼前快活更有唆撥他人使其屢轉以事攀誣耗其錢財於己無分毫之益而但從旁拍手以爲得意此等心術不入地獄必無是理矣

離人骨肉

骨與肉原不可分離也離之必致性命之憂故離人骨肉爲罪惡之極者離有二義有以勢力而離之者如負債欠糧逼迫脅詐使其典妻賣子者是也有以讒巧而離之者如造爲語言使其分顏反目鬩牆爭鬬者此不離而亦離也造此惡業謂天無報必不其然宋安庭柏善於讒閒雖至親一爲所搆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無閒挑之以釁遂鬩於牆蔡倫與張義中表相善亦以聽信庭柏不終厥好後庭柏兩頰生異瘡潰爛而死世之讒言離閒如庭柏者不少其報應又不知何如也眞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此修眞要路也至於骨肉既離而仍合之者如陝西袁公値闖賊亂父子分散後買一妾妾至背燈而哭詰之曰夫貧賣妾今思故夫不覺流泪耳公惻然不忍犯明日反贈百金還之夫婦泣拜而去一日其夫至揚州見一童貌甚清買之曰吾欲覓一閨女獻袁公今先以此進既至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相抱大哭已而大笑豈非全人骨肉之報乎又浙士某訓蒙洞庭蒙徒晚至容色慘然問之曰吾父從軍不返祖父母以年荒逼嫁吾母母不從今夜來娶即欲自縊師惻然以所積修金五兩潛見其姑云吾從客歸令郎以銀寄不及作柬云不久即歸其姑驚喜報媳翁聞即還聘越半年夫歸婦言若非汝寄銀吾命喪矣夫言並無此事互相疑訝師歸試閘場以童生聯捷過吳復訪東家老嫗見之曰前寄銀即此人也村人環問始述其故合家歡呼拜德復請僧作道場以祝其壽僧夢伽藍神曰某公登第全憑陰德今因虔祝又益壽二紀矣噫全人骨肉者如此則離人骨肉者何如崇禎閒新倉鎭有陳鳳池者一人袖離書一卒攝至冥司閻稿一紙洩其謄寫而去未幾陳病死見一紙拆人夫婦坐酣階下主者曰汝於某日爲某寫離書一紙折人福壽不知情減壽一紀呼卒刺其目斷其指陳大痛而甦及病起兩目昏盲右手大指已曲不能伸矣無心一寫如此而主謀助力者又何如近日更有走險貪利之徒窩頓人家掠販子女媒婆中保打成一片男則誘以繼戶承嗣女則哄以偏房作媳乘人之急陷以重利忍心父母墮其局中

兩行珠泪子東毋西一葉扁舟天南地北或遠舊於柳營
魂飄沙草或轉鬻爲錢樹浪逐煙花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此離人骨肉之尤惡者是仰望於當道力爲嚴禁革此頑
風其爲德豈淺鮮哉

侵人所愛

侵者用計力以取之也世間萬物各有其主人之所愛卽
心思注鬱日夕留戀而我侵之其去劫奪幾希矣況人心
相似我有愛必不能與人人有愛亦豈肯與我徒使心機
耳有貧者田與富人鄰富人本無意圖之也門下客互相
煽誘竟得之矣貧者快甚謂吾所恃爲命者而奪之去乎
積想願爲毒蛇以報一日富人遇諸途曰汝何一病至此

曰吾爲公强售吾田吾飲恨故羸至此無他富人大驚悟
爲客所煽卽曰吾當還汝歸治具呼貧者至貧者出原金
於袖中益負恨猶封識也於是貧者喜甚大嚼忽霍然一
吐有物蜿蜒數尺鱗甲盡具而目猶瞑使更遲則目開而
貧者卒蛇欤而富人噬矣可曰吾强有力吾侵之而彼必
不能爲妖孽以報乎又林達者見里人墳甚佳乃造僞券
稱其父先以售我里人爭之不得飲恨而已達夢其父曰
福田在心不在墳墓安有僞券欺人奪其地而享福者乎
今絕嗣矣達與子果卒

助人爲非

人之爲非有人阻之正言規諫則意興消沮若有人助之

同惡相濟則意興勃發好事助之善功歸彼惡事助之惡
業亦歸彼律有造意主使爲首爲從之條況冥冥之中纖
毫不漏者乎丹陽令楊開性暴酷客楊詢每事讚歎嘗於
盛暑中杖四十餘人兩人已斃詢猶從傍稱快後夢金紫
人責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罪當坐汝果中惡疾而死
大抵助人爲非之念起於財勢二字或因其富有而助之
以邀其餘潤或因其炎赫而助之以借其餘光殊不知金
穴易空冰山頓泄一朝事敗每至噬臍遑矣

遑志作威

遑者必欲使蓋之意凡人慈祥愷悌足以服眾況權勢所
在卽平易近人人猶畏之若故作威勢人何以堪而造物
亦必訶之北齊張思和論斷獄囚必捶楚備極囚人見之
奪魄後左遷縣令坐事亦被捶出爾反爾眞當愧死又有
不肯作威者倪尚書南京人卽掌南京兵部出入民或走
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
乃煩爾曹起耶嗟乎爲貴人者當如是矣

辱人求勝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理折之人必中心悅服奈何辱之
乎況辱之以求勝必加之以不堪惡聲出而使其不返老
拳下而使其不回辱人至此於心安乎人亦有乘便而報
者矣卽不能報天亦爲之吐氣以報昔張纘出督湘東眾
賓餞之吳規與宴纘舉酒屬之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

此宴規忽甚卽歸其子聞之氣結而死規與妻不勝忿痛
亦相繼死時人爲之語曰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眞所
謂一言而千天地之和者也後果服法有大將嫁女於趙
悰悰久不第婦黨輕之一日軍中高會女不得不往然以
壻貧困衣敝帋陋不比數於衆衆取錦帷以隔絶之忽鈔
榜來趙已及第犬將馳呼曰趙郎及第矣衆卽撤去帷喧
引女並坐且贈遺甚多此所謂人不能報而天爲吐氣以
報之者也如胥賈辱范睢少年辱韓信轉瞬之間身躋卿
相而庸人且奔走俯伏悔罪之無及矣然在受辱者亦有
一說昔林退齋先生官至八座臨終謂子孫曰我死無他
言只要汝等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壞了多少

事凡辱人者當以前事爲戒受辱者又當以先生爲法
敗人苗稼
民以食爲天故先王以勸農爲急務況耕耘勞苦得此苗
稼免入口之饑寒補百千之瘡孔若一旦敗之或阻其水
利或潰其隄防或縱牲畜之踐食使不得收穫傷天地之
生成絶全家之衣食糧儲債負盡屬子虛此不仁之甚者
也必有報應泰州孫某方與兄對食忽雷震死背有朱篆
一行止辨天刑二字其人別無惡但每日五更騎牛食人
青苗耳長洲仇便與周某隙夜牽其徒將周田禾悉拔其
根明晨周往視之枯矣路逢一叟曰昨宿龍王廟見絳袍
金幞者來過言此地仇便拔周某田禾奉旨付雷部施行

廟神迎送不息周聞大驚未幾仇果震死又崑山雨富相
譬甲田已下種矣乙以稗數斗密令其僕周某夜散彼田
僕佯諾而潛蒸其稗乙伺之果散訖矣後稗以蒸熟不生
深訝計不遂其僕有子中式主人忽發狂神附之曰若僕
以某年某月夜事天錫貴子主以某年某月夜事天罰絶
嗣全家不知所由惟主僕各點首而已此皆田野小民之
事如奪其民時不得耕耨軍行不整縱馬食踏皆敗人苗
稼也爲民牧而司軍旅者當愼之
破人婚姻
婚姻乃人道之始關繫最大況配合有命其宜台也卽破
而亦合其不宜合也卽不破而亦不合但小人善妒或見
女家殷厚有勢微言冷點而其事破矣究竟破之者亦命
也而小人徒爲造化使耳順治時浙中有人窺某妻色美
欲計得之一孝廉代爲畫策以飛語閒其夫卽與作離書
甫脫稿適賣筆者至因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戊戌會試
攜筆入闈搜者得紙遂枷責革去舉人豈非奪人妻者卽
自奪其科第乎乃又有自破婚姻者南昌李喬在湖廣聘
段某女喬當應試欲娶女偕歸段之婦忽中變謂喬固窶
人奈何捨愛女適他省遂以贋女易之喬歸卽鄉會聯捷
擢守成都過楚饋遺段父母甚厚而段之眞女實適蕭氏
子甚貧習爲賤工私羨其贋者擁高華鬱鬱病死此時段
之父母雖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噫嘻晚矣此破之

於將成者也又眞有已成而破之者楊紘怒其壻姚拱不學遣歸拱求與妻一別不許女以怨死及壻來奠門鎖自掣而扉豁然而開後其父啟女棺就窺棺下陰風直射其父遂殂嗚呼好合有年矣而强隔之使啣恨黃泉欲不訴天得乎爲父母者亦獨何利焉或問人託我咨訪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容貌之媸宜爲包涵如其人眞不肖及家世不宜姻者勸之斟酌可也然此亦爲未成者言也若已成之後輕加貶論妄指瑕疵使人進退不能致生嫌隙實損陰德尤宜省戒自願人有失至此皆言損人利己之惡

太上感應篇卷上終

苟富而驕

非義得財謂之苟富不因貪刻成家卽由橫財暴發雖兢兢自抑猶懼人非鬼責乃傲然恃之肆爲驕侈禍無不旋踵而至者昔宋南金出繼爲嗣恃財趨勢交結官吏驕侈橫暴靡所不爲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骨痛如柴一日自將房門堅閉遂變爲驢妻子擊門而入一足尙未變完梅溪一富翁最貪鄙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旣財積不散又驕色盡露欲無殃得乎未幾果爲賊所殺鳴呼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聖訓其敢背諸

苟免無恥

苟免者倖免於禍也名義所在惟賴有恥與其倖免而生孰若不得免而死乃小人於未免之時搖尾乞憐極其卑鄙其旣免也遂揚揚得意反詆名義爲無當而驕語於人是尙謂之有恥者乎崔浩撰國史高允副之魏主惡其不諱欲誅二人允曾授太子經太子言於帝曰制由崔浩請赦允帝召允曰信如東宮言乎允曰臣罪當誅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帝嘉其直遂赦之太子讓允允曰臣與浩同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所願夫爲臣不欺君忠也臨死不易辭信也終爲君主所鑒眞君子樂得爲寄虎隨令人搜驗得金銀物虎知爲孜所賣氣結而死孜盡以所坐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與相毆如狂遣道錄禳救忽趨跪眞武案前自陳始末越宿而死夫禍由已致爲美耶當國家危急時獨無一言可乎上由是薄之後竟坐累死嗚呼彼以爲不負知遇矣而豈知蒙而喪心聖明洞照眞小人枉是做小人也

認恩推過

認恩者有要譽之私推過者有潔身之術不知人本有善而我掩之人本無惡而我宛之利已害人天理滅絕小人伎倆往往如此太上特揭其心而誅之昔王曾爲相朝臣有求陞遷必峻拒之已而擢用并不使知此不認恩者曹彬同王全斌伐蜀斌殺降三千上怒必欲鞫勘彬同具伏全斌得免此不推過者中峯禪師曰同功不難同過爲難以潔已之故遂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赦也是矣

嫁禍賣惡

嫁禍者如嫁女於人人亦樂娶賣惡者如賣物於人人亦願買此等機械比之自罪引他認恩推過者尤爲陰險姚孜與王虎同盤大雲倉姚受賂虛撞欠數給虎書名報之歸無心避咎而咎常避身享厚福克昌厥後人宜知所從虎不察也及事敗孜不欲獨受贓名先以原賂金銀物佯寄虎隨令人搜驗得金銀物虎知爲孜所賣氣結而死孜盡以所坐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與相毆如狂遣道錄禳救忽趨跪眞武案前自陳始末越宿而死夫禍由已致

而令彼受其狹惡本自爲而使人當其罪巧詐極矣究觀其後天下最奇最慘之禍多中於此輩而卒以惡名顯所謂天定必能勝人也

沽買虛譽

沽是賣弄買是要求有其實方有其譽謂之虛譽必是矯情失實婉轉弋名其沽也以爲非此譽不足以矜我能其買也以爲非此人不足以成我譽於是耗費金錢結交聲氣如此之行豈不可恥故君子貴藏蓄而不貴發洩若實不至而名至此天之所深惡者也文昌訓戒云假行竊名最攖神怒如皐冒公名政爲南戶部郎見國子監前無井士民苦之爲鑿三井於成賢街祭酒劉宣欲紀碑堅謝之

守武昌時造舟爲梁於金沙洲居民三四千家利賴之地方請勒石公曰吾分內耳何敢沽名又堅謝所謂力行善事莫問前程冒公有焉凡人有實善者當如千里埋土寶器精光直逼霄漢後雖欲遏抑不可得矣

包貯險心

包則人不可破貯則人不可窺言其固而且深也險心若露人即得而避之惟是語言面目渾是道德仁義一踏機竅禍即隨發所謂伏戈矛於談笑設機穽於謙恭其術者固不破其害包貯之心雖山川不足比其險矣如李林甫之笑中刀李義甫之人猫此種人不可縷舉今取一以爲喻吳中有金姓女名歡喜奴夫死以告訐爲計每至津渡求哉既載便煦煦與船主親洽市酒共飲必使其醉而後已晨起琅然口誦一牒謂船主姦孀婦將詣御史臺訟之其人懼則席捲所有而歸如是二十年後墮河死今人握手相肺腑則煦煦親洽之情狀也忽轉而爲寃對則琅然誦牒之情狀也處處皆歡喜奴奈何惟有末後墮河一著以爲笑慰而已夫人心之險自古如斯矣語云人人盡道風波險不道人心更險些然風波或有時而息若包貯險心則應事接物無不如此只恐一日風波十二時覆盡江心千百艘其險爲何如哉地獄中已虛席而待之矣

挫人所長

前云蔽人之善蔽但隱而勿彰挫則故示摧折更爲深刻

不知人各有長當隨才器使以展其志若爲所挫則折其鋒芒阻其寸進必致窮途落魄老死無聞怨毒於人亦已甚矣獨不畏天報之不爽乎昔穆修題詩殿壁眞宗見之稱賞問是誰作左右以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曰此人行不遜文上遂不問輕輕一語把穆修一場知遇冷入冰坑何等惡薄所以死無葬地也

護己所短

此與知過不改有別知而不改因循怠惰特不改耳護則有多方掩飾之意他人則偏說不是自己則必謂無差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徐存齋弱冠登第督學浙中一生用顏苦孔卓語公

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執卷請曰語出揚子法言公起而拱曰本道僥倖太盛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後官大學士此公能不諱短卒成大器人若護短不獨自己一身如官長偏護吏胥家主偏護奴僕父母偏護兒女雖瀰天罪過總不肯虛心由是吏胥憑官長則造業一方奴僕恃家主則縱橫鄉里兒女靠父母則憑陵姻黨然其惡名總是一人受之可憐也

乘威迫脅

乘者乘借威者威勢迫是迫逼脅是挾制與逞志作威不同逞志作威取快一時乘威迫脅恣行逼勒爲惡更甚或迫其財物或迫其子女或迫其田產皆係豪强有力之人

彼人抵敵不過勉强承順然而銜恨切齒含冤必報其不從者則或投纓赴水造釁無窮豈知威勢亦一時易盡轉眼便是冰山倘生生世世劈面相逢如何躲避至於居官濫受囑託嚴刑迫招以奉貴要尤爲無謂推之於錢糧之徵比工役之刻期皆當便人樂從凡著一迫字者皆不可墳其心手也順治辛丑江甯董司李請乩仙問禍福既降書曰吾即前任司李姓錢名肅凱以瀆獄失輕綫死方月餘黃駿問曰君事何枉答曰吾過去世常以私故逼一無罪婦人死今訟於帝故有是報以知逼人死者今生即未報而來生必償之可逞一時之威而致之非命乎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多中貴爲梗一日飢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曰吾爲民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與妻子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大泣中貴亦潸然淚下辭不願償立爲毀券嗟嗟世之乘威迫脅者特未念其鬻妻賣子一段光景耳若念及此恐食不下咽矣此見梅公善發人惻隱心者也大凡富貴人家取索債負或衙門中人承奉差使到處須存寬恤其在通都大邑之民見聞稍廣猶可支吾若遇窮鄉僻壤之夫見里長則面色青紅望公門則心膽驚戰若加陵逼立時家破豈不可哀也哉

縱暴殺傷

前云迫脅者未必欲其死或誤而至於死此云縱暴則悍然不顧而欲殺之矣司馬王簡易以暴怒置一奴於死後腹中有一塊上下築心死而復寤曰築心者小奴也妻曰小奴安敢曰世間有貴賤冥中只是一般言訖而絕此報之於生前者也葉給諫過某邑奴嘖邑丞慢己毆殺之後給諫家居丞忽自外入報夫人誕兒矣既長獨好撻奴給諫遣奴至他所避之又數年見成進士而臂佩一鐵環不捨人諷之曰但覺其快耳後遇奴於途竟以環擊死蓋奴毆丞死者故是臂環也此報之於易世者也由是言之暴可輕縱人可輕殺乎又如師行失紀縱放軍士恣行屠掠

以及斷獄無律濫設刑名蔓引誅夷皆是縱暴至於物命亦有因一時之暴而殺之者不思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人或有病雖多一日之生亦以爲幸我既貪生彼甯不貪奈何以爲物也無力敢抗而遂殺之自苟富而驕至此皆言欺天昧己之惡無故剪裁

是戒人暴殄天物也天生布帛以蔽人體以禦人寒適用卽止今富家千箱萬篋豈知蠶婦織女一絲一縷無限辛勤至於羅綺工用尤大一匹之成所殺蠶命億萬苟一念及無不毛寒髮豎者況短褐不完鶉衣百結者何限而乃爭奇鬬麗乎宋有一女名引鳳被攝至冥見一婦係於廊下前列數堆碎帛問何罪吏曰此婦好服羅綺剪碎端疋奉命一一補成乃得釋去朱元由家富妻妾皆衣異錦裨襖亦用綾羅不數年乞於市向人求尺布不可得觀此知剪裁必不可濫矣今更言其惜福裕後者唐太宗見公主衣貼繡鋪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諭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救後不悛者斬嗚呼以帝王之尊而諄諄訓戒如此今人多收幾斛麥罌有幾貫錢便閭門羅綺遊行街市貧寒乞相也至有以乳哺之年卽衣帛者尤爲暴殄恆見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兒折福損壽感應不爽不觀袁了凡夫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冬

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綿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以贈寒者公喜曰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壽而且貴此能省費以廣福者也近來世祿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僭越效尤朝廷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饔飧不繼先求錦綺之華凡人奢則必驕驕必游蕩非禮犯法之事皆由此起甚矣從儉去奢之教專在公卿大夫之家矣

非禮烹宰

是戒人越分踰制也祀神祭先養親禮也禮之所在不得已而烹宰已是世套非聖賢菩薩之心矣況專圖口腹以殺物命乎經言五戒殺戒爲先又言十業殺業爲重楞伽經云若一切肉悉捨不食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由是言之烹宰而食佛所深戒者也況非禮乎或曰此佛語也儒教必不然然禮有之天子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亦少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見聞而食者亦少矣豈聖人全不戒殺乎蓮池大師則勒爲七條一曰慶壽不宜殺生已身始誕之辰乃母身懸命之日正宜戒殺持齋使母增福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二曰生子不宜殺生一切禽獸亦皆愛子慶吾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三曰祭先不宜殺生春秋祭墓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益其業智者不爲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婚者生人之始生之始以行殺於禮爲逆又婚吉禮也吉日面用凶事更爲不祥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賢主嘉賓疏食不妨清致筵上則笙歌厭飫盤中則宰割窮號能下咽乎六曰祈生不宜殺生祀神以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莫甚神亦不享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佃獵漁捕皆爲衣食然吾觀不作此者亦衣亦食以殺昌裕百無一人觀此七條而天下無一可殺之事無一可殺之物矣如以爲迂而不信則請觀殺報一人好食雞每殺必先刖其足俟血瀝盡乃烹以爲去腥氣後生鬐瘡中有雞足巾櫛一動卽流血以痛死一人好滋味取羊圍之以火俟其熟渴以辛醎和醴酒飲之命未絕而火逼已熟矣後生惡疾死時大類羊狀如此類磬竹不能盡述當其滋味下口時利那耳而後來苦報或經年或累月牀席叫號石人毛豎死去碓燒舂磨之苦不必言而千生萬劫一一填還眞可爲痛哭者矣或曰此偶也非盡然也則再觀不殺之報華亭趙某探親忽見其亡僕立於舟驚問之曰吾現役冥司將追取三人一楚人一卽所探親一卽趙也趙大駭至所探親已聞哭聲矣益駭欲急還復見僕曰毋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夜竟不至趙果無恙王立轂長齋受戒後竟不守一日追至冥王者責曰若壽已盡於某年矣所以不死者齋戒力也奈何棄之卽命驅入獄一官請曰試取破戒後

盤中之牲實至慘耳語畢而去可知福德之神而猶修省茹素如此人之福德有幾而可恣行烹宰乎順治初吾禾漏澤寺遭回祿金太傅公延箬巷禪師說法重建寺東數武爲蘆池有利濟侯神祠血食一方祷無不應忽一日祠內僧夢神謂曰吾四月八日於箬大師處受戒承師授記洗心菜戒今後示人勿以葷酒污吾僧卽傳語於人祈禱者皆用素夫神佑斯民卽享以牲醴崇功報德不爲過分而持戒勿失又如此人之功德有幾而可非禮烹宰乎若謂不能全戒則未嘗無方便法崇禎中山右楊半湄太翁夢入冥王者責令斷葷且持牛犬皮以進曰否者服此楊思謬應愈重其戾貌持朔望齋王者許之自是朔望不御

酒肉一日至楊屋山齋中話久出酒肉食之太翁忘其朔也是夜復夢王者攝去大加呵責以一鐵具束其額痛甚既寤而頭痛猶竟日可見冥中喜人食素亦喜人一二日之素而人不肯自爲解網眞愚矣若謂不能齋素則又開一權巧法蘇子瞻謂黃魯直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則權巧中又寓放生法矣蓋貪生怕死人物皆同但世人習以爲常而不覺耳試思斷頸剖腸刮鱗剝殼身若當之痛耶吞耶故東坡曰子自少不喜殺生然性嗜蠣蛤未嘗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遂不復殺一物有餉蠣蛤者即放江中雖無全活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夫坡公素不好殺生故得免於禍其哀痛迫切之情又因而推廣之使人知好生畏死人物皆然人奈何不省悟也又諸殺之中惟牛爲最烈日而耕耘秋成而宰殺人之無良至此已極況歷代俱有訓戒

本朝設有令典遍觀古今載籍宰牛者最有顯報故曰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昔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聚僚至牀上叩首曰我至冥乞命甚哀冥君曰汝能勸千人勿食牛肉當免汝限以三日念非諸公莫能諭也衆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驚急立一簿於通衢勸百姓皆書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曰復被攝去王者怒甚哀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持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簿王者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可永壽即太守羣寮亦與焉後司理年至百歲江西吳某者與鄉子同商於外鄉子死吳焚其骨負歸一夕忽有聲索食聽之鄉子也久之懨狎問其意曰附舟歸耳一夕泊某市鬼告村中放舸食吾當往斯須遽返問何故曰吾以生前嗜食牛羶穢猶存其家護法神遣阻不得進故即歸耳吳駭然曰若此余亦誓戒牛肉鬼忽悵言吾別矣子心想戒牛吾不得再近也可見能戒牛者冥不能攝鬼不能災而嗜食牛者則有牛王宮一事昔張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榜曰牛王之宮見其先母姨在日吾以生前嗜食牛今日食芒飯一升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粒而鋒銛甚利飯始入咽痛貫腸胃不覺以手爬搔血肉隨爪而下牛首人則取鐵鈀鋤之至體骨現露銛飯盡出家人恐怖欲逃牛首人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即張口承飯纔下咽痛楚不勝而醒嗚呼世間蔬果之食無限而奈何必食此乎若能不貪滋味不好肥甘非體烹宰斷不爲矣更能人人戒殺尤

戒食牛則大地皆蓮花世界矣

散棄五穀

五穀者人所賴以養生者也但人於珠玉則珍之惜之於五穀則散之棄之殊不知昔人云荒年穀比豐年玉豐年玉遜荒年穀穀與玉輕重較然矣況農夫胼手胝足粒粒皆從辛苦中來若不珍重敬惜使其狼籍腐壞以致天降凶荒水旱洊至饑饉之報所自來也劉元眞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問之從者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命降霪雨使收其半既而果然粵東一民婦其性暴戾凡小憤即取粒米之類棄之穢處以洩其怒忽淵水暴漲舉家奔避婦倣然獨止竟爲狂流湧入厠內出其積成一囤後兵亂糴一家絕食僧取前米蒸熟送進糴知而歎悔後爲別事舉家伏誅康熙四年松江民袁太葵家以魚腸拌飯飼猫炎天穢氣蒸發其僮張某拋出墻外誤入厠中太葵登厠見之歸告母母急覓擔糞人掃除訖太葵尋病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奉帝命執汝太葵曰此僕張某所爲實係不知元帥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遂遇一人執旗至曰已赦矣元帥曰無以復命且帶往家堂神審理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奈何元帥曰汝母妻人等

但入我鞭下可免元帥舉鞭袁與母妻及張俱從鞭下過是日雷聲統屋惟不甚震張某亦昏迷如醉而醒太葵面與人逃之若神譬而悔悟者如沈某敬奉眞武一夕夢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不覺察大厄至矣沈寤卽察之果見溝中棄飯粒粒未敗沈紿令家人盡出游湖約湖上會家人出乃取棄飯淘漉潔淨加椒菜爲炊以待家人候沈日晚不至餒甚而歸爭取食之踰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得無恙若敬奉米穀者則有陳僖敏之父孟玉如厠見有鐙底飯一片拾取滌淨食之一夕夢梓潼神告曰汝行善不倦吾將降生以大而門尋生僖敏贈太子太保觀此可見輕棄者則有天灾悔悟者則能弭禍敬

勞擾衆生

衆生指百姓而言我生欲安孰不欲安我生欲樂孰不欲樂而我輕用其力使不以時勞擾甚矣非仁恕之道也成化中朝廷好寶玩查王三保使西洋水程時項褒敎公爲兵部使都吏檢舊案不得郎中劉大夏先匿其冊矣後事寢公呼吏詰之劉笑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於國徒增人怨耳舊案雖在亦當燬之倘追究有無耶公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爲倘書觀劉公之立心不惟愛民亦且愛國眞君子也若用意騷擾使民不得休息豈有人心者耶邵伯溫初入

仕請益於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文書於急處能寬一分民間便受一分之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自無故翦裁至此言人任意暴殄之惡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寶者非奇珍異物也凡人所鍾愛者皆是破之之心有二一起於逆或誣其盜或陷以人命或砌入憲訪而其家無不破矣其家已破其財已去其鍾愛者能獨保乎不言攘奪而言取者猶之探囊而取不避餘力也其破之之心有二一起於忌心謂破其家則富者亦貧而撫掌可以稱快一起於貪心謂破其家則居間出入錢財可以把持然而天道難容貫滿必報凡爲此者無一不身塡牢戶妻子籍沒破人之家卽所以自破其家一時熱鬧到底虛花亦何利哉太倉一老傭樸實而家頗殷於康熙年其族子謀破之造一有關國法之語誘其書而發於壁卽揭出以示其黨搆金不遂陽之憲辜老傭父子身受極刑後雖事白而其家已破矣乃始謀者卽得奇疾腹下腐爛肺腸片片撈出而死此所謂以忌心而謀破之者也浙西米信夫見里中有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貧恨死信夫由是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恐而訟吏於府見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盡妻女子媳其八人皆死於獄嗚呼二十年間如壯士屈伸臂耳受用幾何而造此無窮之業也此

所謂以貪心而謀破之者也觀此兩則公案人之財於我何與世之有機心者可以休矣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水火之災甚於盜賊不幸而罹之已不勝其慘乃決之放之是不欲殺其一人而直欲殺其一家矣不特殺其一家必至蟲蟻草木而并殺之矣人民廬舍蕩然一空其爲害也不亦甚乎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沒人家無數有千餘人詣闕訴陳臻棄市後遣使按之並不見人檢其名皆是死者蓋雖爲鬼而必欲殺之乃已也決水之報如此嘉魚李某縱火焚陳氏居父子皆焚死後某捕魚田中雷擊之其屍焦然一如陳氏父子狀蓋雷神代爲之理也放

火之報如此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此與毀人成功異毀之者明目張膽而毀之也紊亂者陰忌而故爲顚倒謬亂以敗之也不知前人籌畫定爲規模亂而敗之則成業將隳而功盡廢傷天理而壞人心莫此爲甚如楊業奉命出師與監軍定計約伏兵谷口監軍忌其成功引兵去致業自刎死業兵纔食監軍須臾而盡敗人者亦何利哉若唐時房玄齡明達吏事杜如晦凡拔士類其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帝每與玄齡謀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卒用玄齡之策尊爲天子猶不紊亂成規如此餘人可省矣然亦有不知事故不學無術而輕於

紊亂之者亦有一時不得已少爲遷就以紊之者二者似可無罪而罪正同甚可寒心漸有苦行僧寒空所居近渡口山水漲溢船多覆心憫之爲募石橋以濟貲竭無應乃鬻齋僧田若干以佐橋成寒空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無失德獨以鬻僧田故當入豕胎明日某家母彘生子色斑然者即我也子爲贖歸免末後一著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罪何甚寒空曰不然彼施田者爲僧非爲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開功過可以通融冥閻絲髮不假日今何可免曰但贖田歸即免矣徒驚悟次日偵之果然乞以歸設小榻垂帷蔽之於是遠近傳播人咸感其宿行各以貲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此豕墟然坐化夫橋之濟人視田之供僧孰急以世法言寒空於此宜旌否亦無罪而竟墮豕腹人之規模不可紊亂如此而況於利其有以飽貪壑千生萬劫在驢胎馬腹中不知如何出矣普勸世人慎勿移甲換乙瞞因昧果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器物如農之犁鋤工之斧鑿武人之弓矢文人之筆墨雖物甚微爲人所損而臨時失用則爲誤甚大渐有一生俱業春秋一生忌此生之才人試恐其妨已也臨場前密取彼生試筆盡嚼去其尖及人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閒恍有促之寫者視筆依然完好寫完仍禿筆也交卷遇彼生迎問曰文得意否謝曰得完卷耳其人面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人之榮貴或由福命而來或由勤苦而致但當取以自勵何得妄生妒心而願其流貶豈天即從之歟若此人一日不敗則我心一日不釋添出無限煩惱是惡願又癡願也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春州雖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昌若改竄春州普不答後符亦坐事或以符語奏上即日竄春州按此不徒發願而直見之於口矣然人具惡心必有惡言而起心之始又從見上發覺太上於此直從最初一著處點出喚醒世人人能塞住見源境清見地則願

願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矣人當猛省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人若本分謀生而至富有非其福分使然即其才智有過人者此可敬不可妒也且身受眾怨勤苦所致此可憫不可妒也至以不義而得富者此可爲戒不可生妒也若願其破散是我心不能容人矣豈不畏造物之不容我乎虹縣孫識之見同邑周義夫饒於財心嫉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登第即爲本路漕使竟以他事鍛成其罪處死籍其家未幾移漕河北適當軍興舉家皆死於寇不減義夫之慘夫且伺其敗一語正發願破其家者也究竟自己亦至破散噫惡願之不可發也如此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淫爲萬惡之首而犯之者最易最多其敗德取禍亦最深
最烈揆厥由來心目爲祟古云治容誨淫一見美色心不
能持則目眩神搖邪心頓熾凡諸惡念交集於中邪緣未
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
情顚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
心夫淫心一起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況顯蹈
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今欲斷除此病當於起念時截斷病
根太上不曰私他色美而曰起心之意可知矣然此心
一起卽爲太上所深惡況眞已私之者乎故人能以淫爲
戒則爲聖爲賢不戒則爲禽爲獸凡有人心能不懍懍今

每見輕薄之徒不顧行止不惜身命恣淫慾之無窮爲神
人之共怒亦凝矣況生妒嫉之心奪他人之愛是謂不仁
圖俄頃之歡損終身之德是謂不智寡廉鮮恥敗倫傷化
是謂無禮無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甘冒危險是謂不孝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可以爲人不孝不可以爲子以淫
邪之一事而兼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孝之名不得爲人
不得爲子吁甚可畏也又況淫人妻女妻女淫人陰律姦
人妻者子孫淫佚姦人室女者絕嗣世有忠厚善人而子
孫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故皆由於此昔陸仲
錫年十七與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與師屢窺心動
師曰都城隍最靈盍一禱可諧否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
所追大加呵責查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邱無有曰陸某
奏聞上帝削其籍邱某抽腸夢醒而邱先生絞腸瘐死矣
後仲錫終身貧賤如神言此起念私之者也而罰已若此
又有寄情風月偶然失足而受禍已最慘者明萬歷辛亥
除夕吳門王某夢迎天榜已名中六十七寓之者則金陵
陳姓也覺而喜甚是夕陳亦得夢諸來寓者皆不納及王
至道姓名相符告以夢且厚待之王盆自信必售及榜發
六十七名乃同寓朱某而王竟被落王悒鬱復走金陵訪
故適朱以謁主司亦在相對盆憤夜默禱城隍夢神厲聲
叱曰汝經我申勘已入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夢
中泣辯某並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謂宿
娼事眞但何云姨神曰是娼本汝三世前之母姨也雖坐
不知然淫爲首惡可差誤耶王問何遽移朱某神曰宿娼
日友先約朱朱堅拒汝謂必登賢書頓起妄念關聖糾及
奏聞上帝特示一中一否爲一貞一淫之報惜汝功名遠
大應授少司馬職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絕嗚呼三世
前之母姨人誰知之由此而推則知妻妾之外其謂宿世
之諸姑伯姊未可知也其爲宿世之父母與女未可知也
豈曰花草無情可以肆採古有云見美色時作眷屬想此
設喻以戒人不可犯也孰知適符王生之事嗟乎王生而
想及此則功名得而性命保矣人奈何不愼又有云見美
色時作虎狼看或謂女人貌美虎狼貌惡以此相比得無

不同曰其貌雖不同其心則一也自古邪淫之事非盡出於男子而半由於婦人但圖男子之歡男子殺身時彼不顧也破家時彼不顧也損壽折福時彼不顧也貌則妍而心之惡與虎狼何異倘能一眼看破有目挑心招者即默念曰彼非愛我也是食我也且非豔姿也是毛角也則其念亦可息矣今有眞能作虎狼看者試舉以勸曹鼐初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人於驛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至天明召其家領回庭試對策欲犯及宦官忽風飄一紙有曹鼐不可四字公默然止遂得狀元餘于陳醫師常醫活一貧士其母感之命婦陪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能自持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乃去後陳有子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聞又欲去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呼曰不可二字甚難遂錄之茅鹿門坤少館餘姚主有美婢夜至書室呼貓且笑曰吾非呼小貓乃呼大貓耳坤正色曰我若犯汝何以見汝主婢慚而退後官副使壽九十嘉靖開某生東鄰一婦甚豔乘夫出穴牆招生生問從何來婦哂曰君讀書人豈不憶踰東家牆乎生果梯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於故處婉謝生爲所惑復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忖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扃門而出後典試者忽聞耳畔言

曰狀元乃騎牆人也生果狀元詢之乃悉前事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婦昏夜來就曹驚趨出欲往他寓借宿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廟中擊鼓升堂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即可補之曹驚喜至友寓借宿明日遷寓榜發果第六右上數條皆係女人自就面諸公見之皆大聲疾呼如見異物此能眞作虎狼看者也或曰諸公皆道眼清徹故人見爲美女此自見爲虎狼若俗眼視之傾城之姿而俯自來就有不動心惑志者乎曰但一諦觀女人中惟穢惡外現嚴飾如彩畫瓶中多盛糞穢又身中所有心肝脾肺涕唾津液大小便利及髮毛爪齒一一皆是不淨之物及至死後正壞爛時惡血敗膿臭穢不淨雖屬至親掩鼻不敢正視即使極歡樂時亦如大池中多諸死屍死貓猪狗夜行不見眾物取而飲之及天明見如上事厭惡無量多生以來所歷愛欲境界亦復如是人能常如是參想則女人雖不即視爲虎狼有不以爲革囊盛糞唾而疾走者乎康熙年浙中一士爲支龍標能文章忽一鬼入其胸作人言曰汝於洪武間爲李文忠部將見吾妻色美欲私之以疲兵五百使我勦寇遂死焉奪吾妻妻不從刎死既殺我又殺妻特來索命旁人曰洪武至康熙三百餘年矣何今日方言鬼曰彼雖謀我夫婦致死後亦改行再世即爲高僧吾是以不能伺其隙再世爲大司馬祿命甚高吾仍不敢再世

又爲翰林吾亦避之今生仍當於壬子癸丑聯捷上帝惡其爲惡已削籍矣吾是以敢來或曰怨已宿矣使彼廣爲超度以解前冤不亦可乎曰高僧某某乃可遂歷舉着宿皆深山僻鴈閉門持誦不求名聞利養者各已邀集乃與說法度生而去夫私人之色必至殺人之生一靈啣恨生生世世不能卽忘且報應昭然顯赫可畏而人不知戒實未嘗思及設身處地之際耳試思同是閨臺我之妻女被人談及之挑及之窺伺及之污辱及之又當如何更思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起心私色之時嗔而視者幾何目怒而指者幾何手如是而思不禁汗浹邪緣一念頓覺冰消況今日之淫行卽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萬事灰心矣若能於此轉念回頭返邪趨正糟糠是守罔守司馬之挑土木其心勿效登徒之行須知色本是空乃至見如不見方不負太上告戒之深意蔣善曰見色起心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當謹戒益邪語最能惑人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若能援引果報曉勸愚蒙亦福利事也願世人窒甘樸拙勿羨多情縱有邪緣且思陰報如春日之冰不可履也如刀頭之蜜不可餂也勿謂腐言不堪入耳往事必不虛誣以此普勸天下可也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負者有背之之意稱貸於人縱力不能還亦當告以至誠徐圖償補豈可願其身死謂既死卽無復索耶豈知生時有生時之索死後有死後之索生時之索可以情遣死後之索非情面可卻矣且不俟索也爲牛爲馬爲犬豕一一自爲投到何待他索則發此願者眞癡人也嘉靖時有丁某者途遇一壯士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係獄丁往省之盜曰吾有數百金藏某所若死則以葬吾不死可爲營救丁利其滅口也賄獄吏斃之獄後舟中歸忽作盜語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舟人知丁有負心之事祈之云丁自害君令殺之於舟爲吾輩累矣盍綏之鬼曰當俟之於其家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落其齒又自傷其胸血流滿地或曰汝冤久矣何待三年鬼曰近得赦書乃出獄耳赦書者隆慶改元詔也遂死由此觀之卽使其

願果遂謂鬼不能殺之乎此願其死而死者也又永嘉徐壽輝常借丹陽一大商千緡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索彼亦不償後輝生子八歲而病醫禱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曰我欲歸人曰此汝家也更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負我錢千餘貫故來索耳言訖遂絕此不願其死而死者也尚投胎奪舍必絲毫算足乃去況可發願以求其死乎負財固有報應而放債取息者亦不宜過剋若重利苛算盈人田產逼人子女甚至窘辱不堪計無所出致使投環赴溺夫願他身死太上猶且惡之若逼他身死其人之罪惡爲更甚矣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不立志氣而干求於人已屬無恥況事有可不可豈能一一如心設使不遂宜深自愧悔激勵其志可耳乃妄生呪恨此惟下賤則然然怨恨銜於心者卽士大夫亦有之昔盧某夜懷百金送王文正求爲江淮發運公曰君不堪此職吾敢以私賂廢公盧慚退日夕焚香願文正速死一夕夢神叱曰王某盡心於國汝乃欲其死帝將罪及醒而汗流病數日卒彼呪恨人者直自速其死耳今世抽豐遊客到處說情有司勉强曲從官評因之有損此等罪過不知又何如也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失便失意事也人事豈能萬全其得者不過機緣順利非眞有奇才異智也其失者不過命途屯蹇非眞盲聾喑啞也今人專以成敗論人見人有得輒曰某事得法某算最善見人有失輒曰某處不宜如此某事還該若何噫眞小人矣至於既失之後正當憐憫乃輕脣薄舌論短論長使其失意之中更多短氣鬼神有知能不髮指昔李熊能文篤行鄉里稱之病死妻孕未產家事無主人人憂之其妹壻何時獨揚言於人曰吾舅平日自稱善處事今試爲吾處看閒者薄之越一年時亦死妻另嫁嗟乎彼死矣而猶以平日之處事嘲之一年之後身亦竟死妻亦竟嫁不知何君此時亦能處與人看否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人有心相有體相心相不端誠爲可惡體相不具是謂天刑有何足笑更有形相薄劣而極貴丰采堂堂而無奇者人不知相法而專以肥大者充選短小者供笑毋論不足以盡人而以此致隙者不少侯元功貌不揚里人狎侮畫其形於紙爲上放之元功見而大笑作一詞題紙爲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行蹤無端畏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縱得吹噓身漸隱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里兒駭汗欲死孫文懿貌陋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登第後昭言以選人赴調一見大慚遂解綬歸觀此可見其體相而輕笑之耶郭子儀病

百官省候者踵至姬妾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之或問其故公曰彼貌陋中險婦女一見必笑異日得權我族無遺類矣卓哉子儀見杞之相并見杞之心故能立功遠害人可不愼其笑歟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前曰貶正排賢曰蔽人之善曰挫人所長此皆明與之爲難者也抑字手段無此很辣既不欲顯然忌之以犯公論又不欲放此人出一頭地於是力本可以稱譽乃閉口不言短長力本可以薦舉乃袖手不與提掇推其意無非欲抑之使不進耳豈知其人果係蛟龍吾一人安能遏阻昔龐士元譽人或過其才曰方今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卽聲

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益少矣謝朓見孔閻粗有文章其所作表即自折簡寫之謂人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凡居前輩者其待後進皆當如此但世之忌才者多故太上於此一事不惜前後反覆指出種種沮人伎倆其告誡深矣自見他榮貴至此皆言心口陰刻之惡

埋蠱厭人

明殺其人者猶必有報況刻木埋地以厭制之法而陰殺之按律凡採生折割人鹽毒魘魅毒藥殺人與謀殺同論罪在不赦昔呂用之忌高駢爲一銅人身被桎梏書高駢姓字藏於石函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然用之後竟伏誅彼既制人矣奚爲又及於戮則知未能害人適以自禍也

用藥殺樹

此蓋他人之樹已不得伐暗用藥以殺之也非有關風水即忌人利息事屬陰謀故列爲罪惡一人因鄰樹遮礙風水暗用藥水灌之樹死兩家俱敗則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用術殘害之惡

恚怒師傅

恚者銜之於心怒者見之於色世之言恩者父母之後即繼以師恩上者教人以道德次者教人以文章道德者使人爲聖爲賢文章者使人名世傳世是以不可恚怒其恚怒者則與忤逆父母同間有聰明英銳自恃才能更易犯此漢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席親自執業榮疾帝幸其家問起居撫榮垂涕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王者之貴尊師如此況下此者而可恚怒乎正統時祭酒李時勉爲宦官王振所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薊州人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并釋之是秋中式太學諸生愛師如此況受業者而可恚怒乎但爲師者亦當自立矩範勿以餬口之故吮癰舐痔脅肩諂笑取人輕薄昔鄧至爲塾師教人以誠長子綰爲翰林學士廷試時綰侍立唱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神宗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夫爲弟子者當竭誠致敬爲師傅者當盡心教人師弟之道兩得之矣

抵觸父兄

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縱有過處亦當敬而不違勞而不怨以承父母之歡朱白民曰人子事父母當使一日之間每事得其歡心又昔人曰貯錢數十父母欲得何物即以是買之謂之買笑錢噫父母眞在家菩薩也今人於土木菩薩不惜數十金裝之塑之而究未見其開口一笑若父母則日得數十錢已可買其一笑矣人何不思而乃至於

抵觸乎至若兄者年先於我事先於我一家之事必兄率先而後及於弟則弟者當受兄之蔭蔽不少所以古人言父卽言兄也若至抵觸則悖理甚矣昔有張義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無勾除惟有一事不勾視之乃幼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回對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義大懼甦後竭力孝親正德中庠生周震恃才無忌語父曰吾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兩目並盲作驢鳴而卒父夢其至冥自辨王曰汝不孝且眼界何大今覆汝目俾行磨受筆遂蒙皮而去此抵觸其父者也又殷貴數欺其兄一日死復活向兄叩頭曰今後再不敢欺兄矣兄問故曰病中至城隍廟神厲聲曰汝何欺兄當杖百將行杖大呼願改過因得放還此抵觸其兄者也觀此罪報而父兄可抵觸乎哉

強取強求

命所不當得而得之曰強取命所不當圖而圖之曰強求世間一切得失皆有天定凡屬強者徒費精神分毫無益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埋磁甕中壓以金釵二股其子窺見竊發乃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無物封蓋如故後父發金則數不減而位次已亂問妻子因言狀可見父之物子不得而強取況他人物耶又兩人共過錢王廟見籬旁有棄紙一丐者以杖戳棄紙而言曰一小蛇蟠此三大抵福少禍多但人貪而不之悟也嗟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禍我而亦不可得汝豈能奈我何哉普勸天下人急尋本命元辰勿向邯鄲道上作癡夢也

好侵好奪

暗以巧計得之曰侵明以勢力得之曰奪前言強者猶有支離艱阻之狀此言好者竟樂而忘倦矣順治十六年海寇起太倉民有寄寖於鄉者外以衣物裹之而中藏金四十錠實其少妻所爲也亂少定其鄉人仍以衣物還而金則已亡去矣少妻鬱甚不敢言於人日祝於天願得益金者其鄉人至田忽有旋風吹其笠騰入雲漢鄉人急起捉

之忽震雷一聲立死其所盜金還於前已用去四十金矣

鄉人頗殷富而一念之誤至於殺身此好侵之報也有陸氏者奸而橫佔其鄰鄭氏產殆盡撤所居爲園囿惟存嘉木一本後生一子數歲喑啞忽一日指樹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復啞不語稍長蕩其產殆盡而死人以爲鄰之後身此好奪之報也奪者非强有力者不能而世惟侵者最多然奪之禍甚於侵而其爲罪則侵甚於奪蓋奪是陽惡侵是陰惡陽惡天猶怒之陰惡則如毒在五臟無有不潰敗而死者今於人所不知人所不見其侵者則十人而九矣奈何其泪於所好而不知爲天之所惡哀哉

擄掠至富

擄掠如乘客舟被溺撈取貨物或因盜寇經過乘機刼掠乃至居官吞剝百姓盜用公帑爲吏科斂民財偷取庫藏皆擄掠也亦思及家破人離妻啼子哭之慘乎豈得無報嘉靖中邵某爲郡守詭言給餉令吏持券徧貸於諸富人實盡收乾沒歸時裝橐豐盈一日造石坊賀者塡門方出送客坊石墮下壓死世惟盜賊謂之擄掠今以平人而亦被此名即無奇禍安得不愧死

巧詐求遷

官爵而求遷人情也若加之以巧詐是汲汲於名利矣但好利之過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不復顧身命以巧得之必以巧失之取辱取禍徒爲人作話柄有何益哉某行

强取强求至此言橫求富貴之惡

賞罰不平

前云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俱不當也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爲不平也賞罰既平人心必服劉玕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張乖崖曰當衝鋒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截來知是誰之功歟段倫曰學上此言果神明也公以人賊用命中傷被體者先錄其功攜首級者次之軍心大悅彼

逸樂過節

天生人原使之勞苦非使之逸樂也富貴而逸樂必至破

家貧賤而逸樂必至凍餓能受苦一分則其後享用亦一分先享用一分則其後受苦亦一分是逸樂且不可而況過節昔范文正公言吾每就寢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否則終夜不能安枕所謂不能安枕者非獨心上不能打過亦恐神明暗與之算帳也大司寇方崖趙公髽年夜讀用炭烘足其祖次山公責之曰少年讀書當習勤苦胡不能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紳奉爲格言又王道崑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於心衲宜能減則殺品易辦咸生浪死矣一日楚客家之狗忽戴楚客冠如人坐立楚客怒曰畜妖也犯分應殺狗應曰公人妖也犯分亦當殺尋

可精美於日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遑訪者隨時可留頻顧者隨力可款於交誼宜蘇軾在黃州亦自書曰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爵一肉尊客至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省亦惜福延壽之道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夫家爭尙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珍奇以致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必好貨取贓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況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論及日用之數對以日用一千仇驚曰何用許多對曰早具少肉晚菜羹仇曰菜爲太守居恆喫菜羹仇爲

以韋氏黨誅豈非逸樂過節而自求禍也哉今不必多引舉一事而類推之爲縱欲無度者之明鑒

苛虐其下

居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鞭撻婢僕皆苛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今前言處家之義陶淵明遣一力付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眞長者之言又蓮池大師曰人於己所生子撫摩愛惜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如土芥恣意鞭撻已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男女等飲啖粗惡或至忍饑已所生子綾羅錦繡備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生子也奈何偏心一至於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與我皆同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

割肉剜心已自難忍又從而苛虐之豈有人心者所爲昔楊誠齋夫人每冬月朝詣廚下作粥一器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其言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古人愛惜下人如此沈心松夫人袁了凡先生之姑也待下寬仁沈公宴客僕盡覆其酒惶恐請罪夫人曰汝坐不知後當仔細有小僮持盤入盡覆其椀其母責之夫人曰孩子稱失手何責焉但勿留碎者以傷人足可也了凡曰我於婢僕有失意事思我姑輒怡然解愠吳江趙彥琢娶蘇州黃春元女爲媳一日媳罵婢趙子大驚媳曰此常事耳何驚夫曰我家待下寬仁三世不聞罵詈聲翁姑若知必謂汝爲不賢後當戒之噫家法若此其世登科第宜哉袁氏世範曰奴僕天資多暗作事乖張又性好忘託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戾輕於抵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多加箠楚或失手至於不測者有之凡使令有不如意處當云天資愚蠢宜寬宥之多教誨省嗔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即或犯事當治亦不可親爲鞭打惟徐徐責問使他人執而行之既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當如常庶無他事至於婦性偏僻尤非丈夫所須是平日常常諭之不可縱之扑打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婢僕僕有事當令告之家長婢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日蚊暑亦須爲之檢點庶幾仁人之用心也此論爲家長者當書座右

太倉指揮王二自言前生乃山東貴公子性兇惡捶殺僮婢無數死罰爲金陵聚寶門下一蛇厥惡欲求死以身橫亘門下明早爲眾車碾爛死魂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自求死念汝生前亦好施予可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衞爲指揮胸前有蛇皮七入寸闊二寸腥氣逼人頻以水揩拭慚恨切齒人號蛇皮王二人當豪貴便視下人如蟻虱豈知身死爲蛇受無量苦如此

恐嚇於他

恐嚇有二一是乘人之危故張聲勢使其驚心動魄惟我指揮一則人雖無事平日虛露爪牙使其畏敬奉承供我魚肉此與盜賊何異盜賊所以使人畏者惟其恐嚇耳今不嚇之於昏夜而嚇之於白晝即謂之勝於盜賊亦可永嘉富人王生因買薑爭價怒毆薑客仆地急救方甦生謝過贈絹一疋客還過渡舟子問何處得絹客具述前事時水中有無主流屍舟子即從客買絹并乞薑盤客去遂撈屍起破以衣袴傍晚急扣王生門謂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爲君所捶斃我呼其父告官留絹與盤爲證旋即氣絕特來奉告生舉家驚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從其請痤屍深林生有惡僕首縣生下獄病死明年薑客來訪闔家爭詫爲鬼客曰我偶仆即醒承賜絹賣與渡口舟子即歸今齎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哭訴其故即留客執僕到官并捕舟子皆繫獄處死此恐嚇錢財而致人死於非

命其報亦捷矣唐李慶遠初事皇太子暫得出入即假威權恐喝諸人宰相下咸畏之每當暮坐即僞遣一人喚云殿下見召匆匆吐飯而去因以竊取財物無算後太子亦疏之仍潛入仗內晚出腹痛詐云太子賜瓜多啖所致須臾吐出衛士所食粗糲人皆笑之此可爲假勢恐嚇者一噴飯也自賞罰不平至此言倚勢任性之惡

怨天尤人

天者最公最平其待人也如秤之稱物毫釐不差即有失意必其自取夫何怨至於人者雖多不公不平然各有業緣招取有其人不善而人多愛之者其前緣勝也有其人本善而人或憎之者其宿業重也夫何尤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人當困阨動謂天道不公人情過薄亦徒取罪戾而已金溪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一家飽暖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不怨天之證也宋哲宗時章惇爲相安置元祐宰執於嶺南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與焉時純仁已被貶在隨州年已七十因病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每戒諸子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有怨惇者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謂諸子曰此亦章惇爲之哉此不尤人之證也

呵風罵雨

風雨爲造化之功用各有司掌之神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敬天也無知之民雨多則怨潦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不知陰陽愆伏皆各方造惡所致乃敢呵罵之狂妄極矣村民禹三汲性愚蠢所居草房被風吹倒恨甚每遇風豪雨橫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吹繞即奔出躍入水中遇人救甦詢之云見兩白衣人招我去取白錫也自是或哭或笑後夜間白衣人復來約去竟死於河由是觀之可不戒哉

鬬合爭訟

以宗族鄉黨之情而致爭訟皆一朝之忿基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鬬者陷胸決脰而不辭訟者蕩產傾家而不顧兩敗俱傷略無便宜之處然鬬者恃勇奮怒止於一時苟不至斃人於老拳之下則星星火熄煙銷灰燼爲害猶輕若爭訟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些微不平發興赴控志在求直必多虛誣其初不過一訟以示強或意在洩憤或意在解羞乃我訟人人復訟我騎虎之勢兩不相下衙門以漸而尊情詞以漸而大恃訟師爲長城授奸棍以奇貨公差索詐如壑飲食若流親朋來往奔忙舟車絡繹即使聽訟之官冰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囑託無門支吾無術矣而執法者斷不諒我之窮而置之不問於是枷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

內事矣好訟之人不大可哀乎此其事小民之愚而悍者樂爲之然非奸民之險而貪者不能助也居官則於竣訟健訟之輩痛加創懲居鄉則於將訟未訟之人苦心勸止此培養元氣之首務挽回風俗之微權也聖人作易以訟名卦著九二不克訟之吉上九訟勝之凶垂訓之旨至深切矣

妄逐朋黨

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逐乃隨逐之逐妄者不辨邪正徒知趨炎附勢隨人腳跟幫興取快不知佐鬬者得傷何利乎歷觀漢唐宋明諸人一片精神一片心術專爲門戶起見殺人之君不顧亡人之社稷不顧此其罪眞通天矣彼爲黨魁者如騎虎不得下無論獨怪隨逐之者不知是非不知黑白一倡百和謂非此不爲時局是可笑也乃今日則異甚一邑之中分壇立墠刑牲誓書致使父疑其子兄疑其弟樹籬插棘以相妒防眞可爲大怪者也或有呼朋引類濟惡欺善勢交利交攻人毒人後來未有不得奇禍者此二句言搆釁詭隨之惡

用妻妾語

人於父母之言或有不從而獨於妻妾之語無不從者蓋一爲悍婦一爲嬌婦悍則不敢不從嬌則不忍不從也豈知婦人最無遠見所論者不過柴米布帛及人情厚薄之端樸實者猶或就事論事一經花巧之婦最能裝飾情詞增添長短或半夜而啼或當筵而歎而男子不入其牢籠者亦少矣至於妻之與妾尤有不同妻之語則無不從者蓋妾本以爭妍取寵待之雖明知其言之無當而不得不曲從以餌其懽心於此能作鐵石情腸者吾見亦罕矣然而北雞司晨惟家之索敗身亡家實由於此洪武中鄭濂累世同居詔徵至京問其治家之道對曰惟不聽婦人言止深嘉之則妻妾語其可用乎夫妻妾語大約離間父母兄弟盡之離間父母者則有青田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置母爨下略如老婢而妻子安享自如忽暴風雨有大石自山巔墮下正壓倪九寢室夫婦皆死而母自無恙此固罪之大而報之顯者至於離間兄弟者則有永嘉民朱氏兄弟信其婦讒以析產致訟太守何文淵批之曰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乃感泣而罷吁亦可監矣如聽妻言而侵欺宗族怨疎朋友偏私兒女凌虐婢僕皆當隨事省察庶無後悔若聽信妾語以凌其妻又人心所最易惑者不可不慎也

違父母訓

此句卽接於用妻妾語之下可見人於妻妾之言字字覺其綢繆於父母之言則字字厭其老諄矣不知父母閱世多更事久其所訓必無不是卽使不合時宜亦當曲爲順從試思父母生育何等擔憂旣生矣漸濯以時乳哺無缺

推乾就溼慮病防危何等護持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
女教以工漸漸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辦嫁損耗精神何等
費用事尚未周晚景已迫人命無常明日難保卽欲訓誨
胡可得耶思及此而於父母之訓有違逆者眞犬豕不食
也況其訓誨無非望我成立卽使鞭扑頻加終是愛我念
我乃肆行己意有言不從或陽受陰拒此等忤逆之子父
母或有時容得只是天地卻不肯容不孝之罪爲鬼神所
必誅也昔賓宏爲翰林時與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批其頰
某不悅公悔自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在家聞之大怒乃
封一戒方送至京卽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戒方登某之
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曰吾誠罪矣君則何哭
某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於是大慟
懽好如初噫有此賢父自宜有狀元宰相之兒有此順子
自宜有嚴氣正性之父乃同年某公則又以不得父責致
慟尤令人悽惕之至則知有父相責者眞人間十分快樂
之事勿作等閒看過也此二句專言忤逆不孝之惡

得新忘故

天地開新故相仍有故而後有新故者在前新者在後畢
竟前一半思之有味後一半思之嚼然新故不出朋友妻
妾二端但新自成新故自成故各有一段景況若得新而
遂忘故則非人矣昔吳文定公既貴家居偶暇步至鄰舍
一皮工家話舊良久其人曰我有濁酒與君相勞苦可乎

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杖而疎之此可爲得新妻
而忘故妻者戒也昔人遽譬棄履且不忍忘而況夫婦推
而言之萬事可以知矣

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者純善人也卽心口皆非者人得而防之非至
惡也若口則甘言輭語照照如家人而心則密設陷穽不
殺其人不止所謂口有蜜腹有劍普天下聰明男子且遭
其毒手而況愚人又有一等人道學語逢場便演及觀其
行事而知其心口各自一般路頭故天下事不壞於眞小
人而壞於假君子明眼人看破一錢不值蓋爲人最怕夾
雜古人如堯舜如周孔其人純於爲善無一點夾雜吾故

之重之古人如桀紂如盜跖其人純於爲惡亦無一點夾雜吾不責之非之若非責非白非黑非黃似金非金似鐵非鐵此等人何世界可以安置然則其報若何昔庾道季有病設醮祈禱眞若判曰庾道季平生爲人心口不同積惡不改死在旦夕數日果卒蓋其平日以此不一之心口而籠絡人多矣豈知已之祿命早已在神明掌握中人奈何不醒也此二句言人無義多僞之惡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索取無厭曰貪昧無恥曰冒人臣惟清廉可以報國貪於財已不可況以此欺其上雖一時富貴子孫必不享紹興某布政最貪敗官歸貿田十萬畝富甲一郡一子一孫

淫賭無節皆天死不數年家貲已盡布政將死時忽瞪目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嗟乎世之居官者生則田連阡陌一死則家無立錐因其所得者非剝民即欺君決非清俸所入也

布政乃現身說法吟出自己絕妙像贊睹此者能不通身汗下耶此二句專言貪污不忠之惡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造作者無而爲有也程伊川先生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猶當諱之忠厚之至也今乃造作惡語以相讒毀則羣小吠形聽者熒惑使平白之人蒙不雪之恥因而含冤殞命者有之所謂舌

毀人稱直

此與造作惡語者不同造者本無而造之也此則事本有因而證明之跡在無憑而指實之眾前揭出不避怨嫌而自以爲直豈知所謂直者但可直於勸人不可直於毀人毀人而自知其爲毀其心或勿安也今毀人而以直稱是欲辣人之聽而快己之意也薄德已極況既謂之毀則其閒不無妝點即使平鋪直敘還他眞面目其人已不能堪而況小有緣飾毫釐千里其罪豈不甚乎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曰使臣補過拾遺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敢也豈非尚德君子哉顏茂猷曰有一等人見人樸訥則毀曰腐儒見人仁慈則毀曰姑息見人守正則毀

曰鈞譽見人施捨則毀曰希求福報見人剛直則毀曰假公濟私種種巧毀方且自謂口快心直亦曾反己自思否

神誅鬼殛知不免矣

罵神褻正

聰明正直之謂神須尊之敬之不可詬亦不可褻也人明陽而不明陰肆口以爲虛無甚或嫚罵以爲嚴正皆禍不旋踵鎭江定波門千某一子痘亡憤甚寫一詞欲到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焚之是夕夢城隍神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知姑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日丹徒令楊蜀亭從于門首過弔搭廠破官傘卽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始愈又康熙年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

累不第心甚憤一日醉往文昌祠指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復在此將像盡力推倒二人回家病作帝君附體罵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幾小福今爲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爲狂放毀壞吾像立付地府鞫治家人連夕塑起聖像卒不救而死又崇禎庚午江陰科試太倉一友單裙赤體在睢陽廟中背神而坐立刻被神擊死噫生而正直沒爲明神是何等氣概可以其土木而慢褻之耶凡物之有形像者皆有神憑其閒切不可忽乃有一種人自負骯髒肆口呵斥然饒君氣貫山河已輸彼爲前賢一輩矣愼之

棄順效逆

循乎天理則爲順背乎天理則爲逆人不能安分守常而做逆天背理之事是棄順效逆也不論何事必有報應顯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愼歟

背親向疏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親疏之分不可不明而悖德悖禮不可不戒也世之背親向疏者大半起於炎涼如父母至親也反非父母而拜他人之富貴以爲父母兄弟至親也反非兄弟而結他人之勢要以爲兄弟宗族至親也反非宗族而聊他人之門望以爲宗族不向近一路尋思偏向遠一

路攀附豈不可愧昔楊蒲慕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不如見佛蒲曰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卽是蒲遂回昏夜抵家母聞子叩門喜甚披衾倒屣出戶蒲一見大悟由是竭力養親彌勒有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只看現在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菩薩數語直教人解衣見珠尋龍得穴其餘造廟裝佛猶落第二義矣至於一切迎親附勢結社通譜雖世法之所必有然只作裝點枝葉相似不可於本根上忘卻

指天地以證鄙懷

大題目也

古人於忠孝大節則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以私鄙之懷而質證之瀆慢甚矣天地猶今帝后以帝后之尊而一匹夫妄以瑣事控拨有不發遣問罪者乎有楊某者出入一寡婦家頻密人或議之寡婦不勝忿乃呼天以詛其人不一年婦與楊同日死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輕於呼天地者亦可戒矣

引神明而鑑猥事

猥者鄙褻之謂是其事不可告之官長者而反告之神明不知以神明爲何等人矣神而有靈能不殛殺乎康熙壬子太倉有孫氏者讐其族人已陷之於獄矣猶恐其事不濟卜於蘇州靈官廟神謂可置之死則吉

笞果大吉又謂併可殺其子則更吉笞又大吉又謂抄其家可如意則更吉笞又大吉於是兄弟二人揚揚出廟門而其弟若有人從後一掌即倒地病作扶之入舟歸即爲新任張守擒治其弟就獄病死兄則枷責爲千百人痛拳而死噫殺其人破其家此何等事而可與聰明正直之神謀乎一者陽誣一者陰誣宜其皆斃也蓋不獨貧冤含屈輕呼神聖必至於勾攝即一祈請一禱祀苟非其正其爲誅死無疑矣昔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乃供文昌像旦夕勤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二年遂登第人能有此誠又不妨日日與神明證盟奉爲嚴師畏友雖頃刻不離可也

自造作惡語至此皆言撟意恣行之惡

施與後悔

施與者善念也善念能動天必堅久方有應驗豈可後悔莆田林氏有老母常作粉團施人一道人每旦來索母日與之道人知其誠乃謂曰吾無以報德有一地葬之宜酋至一升麻子之數如言葬之今科第極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諺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夜聞虛空有人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相續而呼徹夜不斷是年鳳竹果舉於鄉其父施與孳孳不怠凡有叩者無不應諾後又聞空中人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

竹後官至兩浙巡撫凡施與退悔者皆是力量不給或因人情背叛此是魔來阻擾上天正於此勘驗人心要堅持勿倦愈加精采後來必獲報驗也

假借不還

凡借人器物不可損壞當愛護如己有用畢隨即歸之不特無厭於人亦可無愧於心至借人錢財尤當清白念其借時是何等情誼若遂圖賴不還或因其來索即出惡語欲借爲抵賴張本皆非善算者也何謂不善算請觀後事以爲鑑康熙年太倉有薛敬思者欠人銀於城隍廟中誓言吾今生不能償來生必爲畜生以報止以明其必還而已非眞願以畜生報也乃究不還而死債主家養羣牛有

一牛從嘉定得來已六年矣忽折一足將售之屠戶夜忽夢薛敬思來曰我爲汝家牛六年矣限當十載前債卽消今雖折足不日可瘳十載已自無多不必棄之屠戶其人夢醒異之至羣牛中呼薛敬思則其牛啞啞然應當其誓神時亦謂可塞彼責耳豈知欠則必償言則必應今以人鉢寸之積欲儌然負之以爲得計危乎危乎又高郵一村翁養一母豬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謂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覺而疑之偶報母豬死村翁不忍食命其子埋之方掘坎忽一蘆蓆船過問埋何物子以死豬對曰勿埋猶可啖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席回父大嗟歎可見酧償業債分毫不爽如此而今人輒謂債

主素柔何慮噁主雖柔負者雖强亦不待索當一一塡還時悔何及矣世人以不還爲勝算者試一觀之自當吐舌乃又有不肯負人財者徽商吳某信義是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平日所貸汝照賬一一清完寧受饑寒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悉遵父命後甚貧偶濬一枯井得金二千餘兩鑄唐時年號明晨啟戶則有鄰邑人俟門首曰君吳某子乎曰然其人拜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之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徽州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給與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牛豕以償其還者則有

倍得之息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人奈何眼孔甚小爲二金卽翻轉心腸便思抵賴獨不思急難時開口告人是何等迫切欲冀其一諾則指天矢日又何等信誓而忍負之究竟甘爲犬馬癡人也亦愚人也此二句言人變易初心之惡

分外營求

何謂分外人各有分如農之有畔一毫不可侵越但分所有不求亦得分所無求亦不得榮枯窮達若有神主之營求便非何況分外吳郡王百穀負重名以太學游京兩大老欲爲圖鄉薦王夜夢金甲神問曰爾欲壽乎欲科名乎答以願壽不願科名因辭弗就兩大老欲覓一大事爲贈

適有某總兵失事願以三千金求寬卽使百穀居閒夜又夢神問曰汝欲壽乎抑欲財乎答以願壽不願財神曰此福建林舉人物實非汝所應得也王乃又謝之遂歸可見命中無有雖以兩大老之力而不能少效些微人乃以一切妄想欲與造化爭不亦愚乎昔裴璞素正直卒於官其友韋元方道過裴躍馬來騎從數十驚問之裴曰吾職西川掠剩使專司世閒財祿盈縮如農求穀商求財士求祿只依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凡人一飲一啄各有定額少踰其數吾卽得而掠之若踰數太過將併掠其本分而使失之矣由此觀之人於分外之事妄意營求不惟無益而反有損可不愼乎

力上施設

豪强富貴所謂有力之人也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施威設計使人不敢不從或狠僕恣行逼詐或官府借勢欺壓小民石卵難敵有不破家者乎至若官長氣燄本是炎赫又加箠楚何求不得其椎屈成招者何限故既係有力之人不可再加一分施設步步謙忍方合天理又如膂力可以降人筆刀可以訟人利口可以折人者是皆恃其所能欺人壓衆亦爲力上施設噫人奈何不從心上修爲而偏於力上施設吾恐人力未遂而天譴隨之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越分任力之惡

淫慾過度

邪淫已戒於前夫婦之道人所不免然亦不可過度昔人讀陸機文賦有悟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遂於此得養生之術蓋精爲至寶施之於人尚能生人留之於身豈不自生黃庭經云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是也若縱慾敗度所謂閻王未嘗喚汝何乃自爲押到昔王大契問蓮池曰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不能滅奈何師曰殺是苦事故言戒易欲是樂事故言戒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然每見好色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閒人莫能測人謂不已未有不羸疾而死者亦非暗安毒藥直是明明安毒藥於美食中人自見食不見毒耳何謂度如二至月宜戒四立日宜戒夏辰令節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迅雷暴雨宜戒又本命甲子庚申日宜戒知此所戒飽喜怒憂悲宜戒山川星月神祇井竈之處宜戒知此所戒謂度者思過半矣若謂正色非淫不妨稍縱豈家釀不能醉人乎神仙歌云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枯百神泣送精光去亦可危矣丹陽賀某每遇名妓慨贈厚貲但於慾事甚淡妓問其故賀曰財吾有餘何惜奉卿若精則生人有限予實寶之後年老猶步履如飛陸天池見一友好色爲寓言以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醫請敕數少年藥之帝如請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今人但思醫女之疾而不顧己之爲藥渣眞可笑也亦可痛也故王龍谿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人曰此中有一名娼人則褰帷視之及見則其人之妹與女也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然則淫本是空但人自認作眞耳淫心熾者宜銘諸座右此一句專言貪淫不節之惡

心毒貌惡

此與口是心非有異一是言語不誠一是面目皆僞與包貯險心者更深彼但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忘矣如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閒人莫能測人謂之笑面夜叉後不得其死昔人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若斯輩者何處無之吾願生

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亦人生之至幸也此一句專言假作腹心之惡

穢食餒人

餒人者與人食也禮曰毋反魚肉謂已經口也與人共食經口不反況穢食以與人乎多是主人不親庖廚縱任婢僕所致以此享神則爲不敬以此享客則爲不虔以此享親則爲不孝即以自享亦爲不愛其身飲食雖非君子留心然在家經濟於此可見一斑且穢物觸突竈神尤不可不愼也瞿汞壽販米爲生因米價貴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震雷大作汞壽知不免取錢一貫授與同行者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若非一點孝心豈不斃雷斧下乎夫誤用穢水潤米遂干天怒若故以穢食餒人神必惡之矣戒之

左道惑眾

道者平坦正直之謂三教聖人跡雖不同其言一轍總教人遠惡遷善而已外此即謂之左道最易惑眾眾有二等一是愚民一是奸民愚民不知孔孟文字不識大乘經典見其詭異一哄即動如瞽者之導聾拍肩扶走其去向總不知也奸民則明知其妄而借以聚眾暗用愚民以爲之羽翼而亂必作矣吳中有大成圓果等教專以硃棻事魔之術煽動鄉愚一二點者爲之號召順治庚子湖寇蠢動其黨潛與相應事敗磔於江寧凡姓名在籍者無不寸斬而攀染株逮幾徧東南其巨魁不足惜獨惜鄉愚墮其雲霧中謂吾輩自爲茹素而何故緝我至死不悟嗟乎亦可哀已此二句言人設心欺誑之惡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度量權衡持平者也短狹輕小則不平矣此主賣者言之然物有賣即有買若主買者言則短者變而爲長狹者變而爲闊矣且輕者變而爲重小者變而爲大矣此人情奸巧之所必然也雷火之誅瘟疫之禍實由於此江山縣祝大郎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而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必有災矣是夕即夢二青衣來取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言謂災者火也盡徙所有於山地忽逆裂洪水湧出屋宇錢財順流而下所居化爲深潭至今呼爲祝家潭寶坻縣有富民某以水銀潛灌天平銅幹中每秤入則昂其右使水銀注左銀雖重亦輕而入多焉出則昂其左使注右銀雖輕亦重而出少焉人不能測有趙生者館其家夜半聞若有數人躡履入者堂中亦若有出而迎者戶外人語曰是家用水銀天平有年矣何以報之堂中人曰火其廬答曰太輕曰絕其嗣答曰太重良久曰柳氏之報生披衣起則已寂然念主人不德而招神譴吾當遁去遂辭之未幾富人買一妾柳氏與妻忤日夕詬爭富人毆其妻竟死挈下妻家訟於官論如律前館師趙已聯第居長安富人子馳往告師大駭

曰有是哉吾向不知柳氏何人也竟坐此天也歸謝若翁吾不能策矣其子歸毀天平果得水銀又餘杭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一道士日對龍潭誦經龍忽現身曰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詞至殿上誦當日供乳二斤後忽不供道士復對龍潭誦經龍神又現道士問近日何不供乳龍神曰吾宮中原無乳因部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抽其羨餘以供師今董七死其父用十六兩秤吾不能復抽矣道士大感歎然則用小秤者方以爲得計而豈知暗中有鬼神消耗止落得欺心二字耳周才美爲子娶婦付以斗斛秤尺各兩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翁固問之曰翁所爲有逆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

肖恐被玷累妾不敢逆天又不敢違翁命故求去才美悟乃曰依汝言出入但用其一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如必欲婦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智哉婦也獨奈何普天下男子而智皆出一婦人下也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但不欺心神卽不欺天地百神也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能曉此者有幾人耶吾故揭出以爲短尺狹度者之鑒砭

以僞雜眞

凡物有眞則有僞人亦能區別之矣有賤丈夫者專於眞僞之間作生計彌縫裝點人莫之辨而爲其所欺害人不淺故以僞雜眞獲利有限壞心實甚如布帛菽粟之類雜僞者甚多而假銀假藥其罪最大崇禎時東昌某進士之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吾家富而子名成足矣此銀不可更用無何進士公忽病目家亦漸落翁恚曰安所謂天道哉向者用假銀日富子且顯今易之日貧子且盲遂復用假銀加初踰年進士公目漸愈謁選得秦中令翁大喜挈家隨焉未幾秦寇大熾一門遇害甚矣天之巧也科名富貴天所以報善人也今反以報惡人疾病放廢天所以報不善人也今反以報善人之善當顚倒用意之時眞以爲天道無知矣而不知巧妙一至於此又康熙乙年崑山典鋪藏一銀工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卽以僞者

易之製度宛肖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贖時已爲贋物矣不察也未幾再以其物來典呵之曰銅耳曰前曾典汝五金卽是物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家恚甚責婢曰必汝爲僞婢無以自明欲自盡而雷震一聲則典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如法三日而雷忽破棺拉其屍於通衢而天下人乃白今世之作僞者多矣作僞而至於殺人者又多矣安得霹靂然日以其雷徧擊之而普天下無一漏也然遲速幽顯各自有報但人不覺耳又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最甚彼贖藥之人疾病急切只望一服見效豈知假藥誤賺反重其病以人命爲戲良心喪盡豈無因果所當深戒也

採取奸利

人不能不謀利但如農工商賈堂堂正正以取利孰得而議之若利以奸得則非分也取以採言則如掠也覓如此之利而欲肥家養身決不能享如私鑄私販放鷹紮囤之類皆所謂奸利也宋楊丙家瀕黃河歲積芻菱幸河之決倍取其利趙昌言知天雄軍廉得其狀因秋潦丙復誘奸民穴隄隄吏告急昌言竟從丙家悉取芻菱塞穴復逮丙勘之獄具抵罪夫使河隄日決而楊丙之家日富矣卽使隄不決而誘奸民決之楊丙之家亦日富矣然而天道難容身家併喪凡取奸利者如食鈍魚但取其一時爽口而竟忘其有殺身之禍眞至愚也自短尺狹度至此皆言貪利損人之惡

壓良爲賤

世之人誰非良者爲奴僕爲婢妾爲娼優而其人賤矣卽使不得已而爲之又或自己樂爲之已極可憐而況彼無樂從之念又無不得已之事乃我以威勢壓之使彼不得不從豈不褻盡天理顚天一僑客見何氏女端麗求爲介婦母不知其僞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居淮口誘以爲娼女誓不從一日留一賈人逼事之女乃大哭自剄部使者命所司禮葬之而捕僑客抵死此等人非受官法卽受冥報而更有父甘心爲之者永落三塗必無疑矣南昌令王公將嫁女於鄰縣之子買一婢爲媵見其執箠而泣問故曰我舊令陸公女也父被賊害流落至此王公惻然貽書鄰縣求緩婚期欲輟嫁女之裝先嫁其婢鄰縣報云吾有一姪年弱冠願卽娶前令女出嫁之夕王令忽見一人拜牀下曰前令陸鴻漸特來相謝公緣此壽增二紀子孫及第觀僑客之抵死與王公之福壽只在念頭反掌間耳人亦可擇矣

謾騖愚人

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騖者快捷之貌愚人本無見識乃以詭計欺之而出於倏忽之間則手足無措墮其術中遂至破家喪命者往往有之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臨一渡中有一人愚蠢乃使之赴水取彼岸舟其人脫衣下水撐舟來渡二人纔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撐舟去曰日晚不及候汝矣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無恙世見愚人必百計以調弄之而天獨視爲可憐卽百計以全之非惟全之也卽取巧者一一調弄於愚人之前而人猶不悟也輒曰此愚人也嗟乎彼眞愚也哉此二句言人欺侮良善之惡

貪婪無厭

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盡也人命中財止有此數貪者不惟無得將并其所有而失之昔有一富家因荒歲米貴貪心未已請仙問價有天將判云豐年積穀凶年糴一倍平收兩倍錢四境蒼黎饑欲死斯人

豁望尙無厭直將民命爲兒戲反幸天災把利專若此貪夫不重譴頭上靑天豈是天著火部抄其家其家立刻火焚所謂并其有而失之也又萬歷三十六年米價騰湧一富戶卜於城隍神道士曰此錢何用曰米價可再增否道士不覺天罰其人抵家縣死蓋神殺之也此又并其身而失之也如此類不可勝數卽使因貪致富若命中無有虛空中自有鬼神作耗或以水火或以盜賊或以疾病或以官訟種種耗去又或以不肖子孫淫佚賭博耗去更奇者本無一事而暗地消散不知如何耗去貪者卽千手千眼豈能敵虛空中百千萬億之手眼乎若不貪者則有大利成都黃承事每歲遇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

麥未熟小民艱食照原價糶之不增分毫在己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一日張忠定公夢謁紫府眞君坐未定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迎之且揖坐張公之上明日公請承事來一如夢中所見問何德而眞君厚遇若此承事遜平生不過如此耳張公曰此所以坐吾上也使竭受四拜黃公子孫靑紫不絕非不貪者有無窮之利乎又杭州東平廟道士卧榻上供王靈官像前置一瓶凡得經驗卽貯瓶中絕不計較厚薄有郡人死致夢其妻曰汝雖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主某公施一斛飯足矣一念平惟婦人尤甚不論曲直而但以呪詛爲快血湖不必產亡等亡魂賴以津濟況心空者乎又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

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不至饑寒又幸牀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眞知足者也吾願有財者當學黃承事有術業者當學東平廟主卽至貧者亦當學胡九韶若學從前諸公殺身破家有何利與此一句專言貪夫恣意之惡

呪詛求直

按呪詛有二一則實有冤曲而呼神以求明一則本無冤曲而借此以塞謗豈知神聽若雷聞其迫切叫號必爲伸理其曲者固將赴勘而直者亦不得不與之同訊矣吳中朱承祚妻者平日多呪詛以產亡有術士曾麗天用童男女伏陰可見亡魂其夫信之因試以幼婢名百合者書符訖睡去見一緇衣女人前導至一池氣色甚慘池中七婦人其妻在焉一見婢邏呼曰百合汝來耶囑家人不可呪詛我以此受罪得有道者薦之可脫此苦臨別大慟此婢素蠢獨談此事如遇諸白日乃往叩窗窿施度師作道場三晝夜旣畢謂承祚曰子當再往看之乃復延麗天至婢瞑目卽作其妻聲曰虧汝禮懺有功已託生本郡爲男十二月當產矣同度者四人其二人以孽重不得度良久辭去而婢復本來而目此康熙二年其夫親記者世間呪詛雖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主某公施一斛飯足矣一念平惟婦人尤甚不論曲直而但以呪詛爲快血湖不必產亡者入之有罪當卽入焉故人縱有枉屈急之不白者寬之反或自明若呪詛以求伸是無涵養之力也呪誓章有

云人有呪詛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閒伺隙行其禍害如人衙門前呼詈凡屬衙卒卽得脩詐原不必官府聞之也可畏哉此一句言人舊神肆妄之惡

嗜酒悖亂

酒以合歡成禮不禁人飲但不可嗜嗜則悖理亂行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田商貿喪貲所以佛有五戒而酒居其一其味不過米汁所成非魚肉比而其害德敗禮反在魚肉之上蓋魚肉止以穢口而酒則無惡不造也如蘇易簡爲學士平生好酒遂卽血而卒王全爲殿中丞自恃量高一日大醉臍裂而死又如灌夫酒酣坐罵田蚡遂至棄市其禍不一所以浦江鄭氏家規子孫未三十者滴酒不

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有喧呶者箠之奉賓客惟務誠恪勿强以酒諸婦年過五十姑許其飲故能累世同居顧文康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因作詩以誌戒焉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曰卿何爲嗜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以此推之豈非伐性之斧乎夷門廣牘曰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歧矣禍福得失又歧矣蓋氣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煙欲事墮罪機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可不戒哉此一句專言惟酒喪德之惡

骨肉忿爭

凡人之情疏則必恕恕則每事欲讓之以見德親則必軋軋則每事不肯讓以成怨然皆由於見理太明如曲直是非雖有一定之理而一門之內安得事事如理人人如理少不如理而爭端見矣此乃理障也故凡事可以理論而獨於父子兄弟之間理字全用不著不可曰我如是彼亦宜如是也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是性情不一皆不和之根也爲父兄者但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不順爲子弟者但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不慈則情意之間自然相洽至於財物尤宜看破富者當思吾財雖由自掙然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貧者當思彼實辛苦營運以至增益吾

若佔之寧不自愧苟能如此必無爭端矣至人之性情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至婦人賦性偏僻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挑鬬是以妯娌之間積恨難解當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恐適逢議論彼此生隙如此卽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以治家之法乃書百忍字以獻帝旌其門張孟仁妻鄭氏弟妻徐氏徐富而鄭貧懽然相得也鄭有一子或歸寧徐卽乳之徐有一子或歸寧鄭卽乳之不問孰爲己子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家有一貓一犬貓爲人竊去犬卽取貓子乳之和氣所感如此男如張公之忍女如徐鄭之

和惟知懽喜而不知有忿爭矣其不和而不忍者則有江西過東明事東明者家富其庶弟貧無賴東明斥之欲有以中東明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東明見此弟踉蹌入馬廐而廐中騾遂生一駒東明知是弟餽所託頗戒心焉騾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心憐之然終未敢近鬻之近村騾復潛返見東明作戀狀東明忘前戒前撫摩之騾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東明腹仆地遂歿嗟乎此騾能柔能忍以報大讐眞得老子之智但世之爲兄弟者不知何故而分嫡庶見一庶出子奴畜之隸視之分產不及十之一其稍能自立者猶得强附枝葉其不能者眞不知視爲何物矣抑知世之爲兄弟者果從父乎亦從母乎如從母當從母姓而不當從父姓如從父則無論妾所生婢所生以及不可名言所生皆父之子也則皆兄弟也而安得有二即使不肖當思吾父一點骨肉譬如身有贅疣誠爲厭恨然不可割去以傷其體今東明以庶弟之無賴而逐之又潛斃之其飲恨而必欲報非過矣世間同胞者或有洽睦而異出者必多嫉忌故獨載此以勸此一句專言家庭乖變之惡

男不忠良

忠者盡心竭力之謂不忠則機械變詐一片虛花遇父母即欺父母遇兄弟即欺兄弟遇朋友即欺朋友此等人如魍魎魍魎遠之可也良者世間物性有良有惡其良者如麒麟騶虞雖置之毒蛇猛蝮中必不噬人其不良者如狼惡獸雖日以園圄豢之有不起而噬人者乎今試言其忠良者揚州蔣應參字三我爲人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始冠至老未嘗一日釋冠梁善好施戒殺放生其自銘有曰用儒治身用佛治心臨終念佛而逝子善字同菴崇禎丙子鄉試其硃卷忽從眾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鼎異之拔冠本房人以爲三我公厚德報云又楊璜字希周當塗人持己甚正順治丙戌兵亂赴水死子纔十歲救父亦溺死妾有遺腹妻陸氏日祝其生男及誕乃女也陸氏泣曰已矣無復望矣親族咸集欲分其產女忽呱呱哭不已陸抱女溺視其私處已易女爲男矣因聞於知縣張公一時以爲異事此丁亥三月十六日也若非希周之忠良自矢子之至孝殉父其能遘此千百年僅見之事乎爲男子者不當如是耶其不忠良者則有地獄在

女不柔順

女者坤道也當以柔順爲主不取才能不取膽識不取聰明不取學問惟柔順二字足以槩婦德之全矣有不柔順者或恃其族姓之貴或挾其才智之强遂至不可制馭亦有非貴非强而稟性悍戾陵其夫虐其婢僕箝制其翁姑此眞罪大惡極必不可容於世唐憲宗岐陽公主下嫁杜悰見其舅姑拜起一用家人禮主嘗曰上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乃自買微賤可制者後悰刺澧州從者不過數

十約所至不得食肉郡縣供具悉返之姑疾奉藥必親喪則哀慟異常以帝王之女而柔順如此今畧有門第便驕矜不法制其夫如人奴眞寒乞相也

不和其室

世惟琴瑟和諧而後家道可興若乖張反目日日爭競無有不破家者或因於貧賤或因於容貌之醜或因於才能之拙而更有戀聲妓狎寵妾以至欺陵尤爲不可獨不思一遇悍婦則數者無一有而未嘗不吞聲忍氣今幸遇柔婦而遂以此虐之明係欺善怕惡豈鬚眉丈夫之事乎劉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我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恨而死此可爲輕棄其夫者鑒

每好矜誇

矜是驕矜誇是誇張富貴才能都是不足憑靠的滿則必覆況天道惡盈人道好謙一味矜誇豈不犯天之忌干人之怒乎每見豪華子弟倚勢陵人輕薄少年恃才傲物究之我自恃其富貴一朝傾敗轉爲貧賤所嗤我自恃其才能眾口揶揄適召滿盈之禍向所挾以勝人者今不且爲人所勝哉然亦非僞爲謙恭也昔謝艮佐與伊川別一年忽相見伊川曰別來一載做得甚工夫艮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蓋矜字病根最重去得矜字學問方有進境宋杜鎬弱冠登第嘗與同輩游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競述科名以自誇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然則科名果足恃乎又宋以王全斌伐蜀蜀主遣王昭遠禦之昭

遠援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執鐵如
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宋師至三戰三北恇懼涕泣
目盡腫然則才能可自炫乎昭遠本無才能彼負才能而
好自矜誇其才能亦不足觀卽功名又豈能自保哉

常行妒忌

男子則妒名利女子則妒色寵二者常行之不殺其人不
止後不至自殺其身亦不止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
夢中第十一向人道之人見其自許甚確謂必與主司有
關妒而訴於郡主司旣聞外議拆卷十一名以陪卷易之
豈知所易者卽大璋而易去者乃投牒之人也眾咸謂天
道之公張某兄弟業醫求療必之弟而不之兄兄妒之一

日弟舟行兄匿舟尾至新陽江忽起捽弟將投之水舟人
急撈舟就岸得脫去未幾兄目不能開死於賀瞽此二者
以名利妒者也休寧富人買一妾爲妒婦幽閉死後妒婦
患喉塞忽白日見前妾厲聲曰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
我扼其吭也我死汝獨生耶妒婦駭而死此以色寵妒者
也如此類不勝舉普勸世人去人我障作平等觀如魚入
海海何礙其游行如鳥飛空空何妨於翔舞不然人旣遭
毒己亦不利冤愆相報寧有終窮可哀也哉

無行於妻子

妻者己之敵體子者己之繼嗣必我一言一動事事可爲
法則而後可責之從化今之待其妻者非刻薄卽狎昵刻
薄則彼必無仁心狎昵則彼必無貞行此一定之理也又
待其子者或過於驕養或過於督責驕養太甚必至於流
蕩督責無禮必至於傷恩又一定之理也史堂微時娶妻
旣貴薄其妻妻輒鬱臥疾不一顧將終呼堂曰我今死矣
爾尙不一顧耶遂死堂不自安爲厭勝之法數日其妻見
形曰怨積在心厭勝何益今去矣堂遂狂號至死此無行
於妻者也涿郡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而告
官二子皆死於法瑤死有城隍廟道士聞廟中聲喧起窺
之見王瑤持狀求祀神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
供爾祀不准瑤哭而去明日訪之知瑤已死此無行於子
者也至如縱妾陵妻廢嫡立庶則又家庭之變而無行之

甚矣人當深省

失禮於舅姑

婦人之事舅姑與父母等一或失禮卽爲不敬則其罪亦
與忤逆等順治庚子常熟西北區一婦素悍方切菜指姑
罵曰恨不以此刀斷爾頭俄黑雲布空霹靂一震其婦衣
服焚盡而身不卽死又延平府兄弟三人輪供其母三婦
皆不孝子旣出輒詬語相加姑至饘粥不給一日雷擊三
婦皆變爲畜一羊一豕一犬惟頭面如故小兒鞭之以爲
戲笑口不能言但垂淚而已久之方死嗟乎雷擊人多矣
未有如此之奇巧者也然而無足異也語曰人面獸心此
三婦人其心之化爲羊豕犬久矣豈待雷擊而後爲羊豕

犬哉此皆可監也若敬其舅姑者崇禎五年淮安毛繼宗妻馮氏姑病篤婦旦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脇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姑驚醒即以帕掩創口入撫其兒復虛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割時月尙未出天忽明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割肝一葉和羹以進姑食之美問何物婦詭言鄰家所饋鹿肝也姑盡食之病隨愈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掩小姑覺之姑方知其救己也痛哭感愧上二婦如羅剎惡鬼爭欲剸刃其腹觀後一婦如聖賢菩薩令人頭俯至地然從來未有子能孝而婦獨敢逆者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每訴其姑之惡夫一日出利刀示婦曰汝姑虐以此殺之何如婦忻然夫曰汝且謹事之使四鄰皆知汝姑虐然後行事耳婦乃怡顏以事幾一月夫復持刀叩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曰非前比矣又一月復持刀問之婦歡然曰姑今好甚前事愼勿作夫乃怒視之曰世有夫殺婦者乎曰有曰復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娶婦正爲奉舅姑耳吾察汝不能承順吾母乃反令吾爲大逆造此刀實欲斷汝首姑待汝而月使汝改過承顏表吾母待汝之心不薄而安受吾刃也婦戰慄泣拜曰幸恕我我終身不敢再逆久之乃許後婦姑交睦播於鄉黨此又因婦而及其子可以爲法者也但世人於妻言則字字肺腑於父母言則字字矛盾妻怒則百方承順以求其懽父母怒則揚眉努目以傷其意如是而有惡婦婦豈誠惡哉必當以子肆市而婦人姑從末減可也自男不忠孝至此皆言男女反常之惡

輕慢先靈

凡殯殮無禮居喪不謹安葬不速祭祀不誠拜埽不勤皆爲輕慢而停柩不葬尤輕慢之大者羅鞏游太學以前程禱於神夢神告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於冥安問功名鞏曰尙有兄在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古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貪求吉地日久遷延或旣葬多疑屢行啟掘不知古人卜地之義惟是重親遺體後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凶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倘迷而不悟年復一年或遭水火或遇盜賊或流滯他鄉或一旦先期朝露竟無入土之望矣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先腐又有以一厝爲大事已畢者皆天地之罪人也按輕慢之故皆出於死其親之心謂親已死矣雖極其崇重何益不知親之望殯殮猶如人之望行裝也親之望塚墓猶如人之望家宅也親之望祭祀猶如人之望飲食也親之望拜埽猶如人之望探視也昔一醫者出入一朝士家元旦早往賀初至先有一客數遣

人入詢報云猶未如是三四次皆云猶未迨天明客怒罵
遲聲稱不孝而去醫亦不敢詢他日從容爲朝士言之問
狀貌乃其先也因除夜酒醉迨曉方祀耳盞先墜必赴食
而尤喜夜食卽此一條可知祖先一點眞靈未嘗隨形骸
以俱逝親安嘗死乎親實不死而人子以爲已死往日無
數提攜無數懷抱直付之一場冷淡嗚呼不如無子矣故
爲人子者於殯殮葬務期儘我心力必敬必誠此事親
盡頭處此時不用我情更於何處用我情他如廬墓思親
祭埽思親生誕亡忌思親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
經懺作福以薦其親成名就利以揚其親一言一動務期
爲賢人智士以慰我親於冥漠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

子而爲之報矣先靈況可輕慢乎

違逆上命

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命子民家長命
僕役之類皆不可違逆蓋上命猶天命也天可違乎卽命
有不順亦當委曲諫諭不可顯抗倘君父之命本爲合理
而故逆之尤爲罪大唐諸帝之於郭子儀功成則奪其兵
有變則命之煦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毫顧望此所以稱
純臣也臣子果能以此存心不見君父之非則上下一德
何患天下之不治推此而凡事其上者皆當知所以自愛
而不知有違逆矣此二句言人忠先抗命之惡
作爲無益

世間萬事皆空惟勤修善事福報無窮世人
之類亦知爲無益而戒之矣但於增置田園廣積財產則
孜孜惟恐不足曰吾以豐衣食也吾以傳子孫也豈知人
生衣食之外所用幾何以順得之亦費精神以逆得之卽
爲冤孽子孫能守亦不能以家財替我於死後若子孫不
守則轉眼已自冰消而又何益哉至於文士鏤心欲以詩
文博名然而未經轉眼已屬覆醢矣黃山谷詩名傳天下
秀鐵面呵之曰公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死且墮泥犁地
獄則不獨覆醢而又爲地獄種子矣而世之作淫詞小說
者不惟無益爲害最大張繼孫曰人有撰造小說倡爲淫
褻之詞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
寓言幻影而無識者觀之則魂搖色奪以爲閨房醜行未
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
心雄膽發矣若夫幼男童女見此等書必至鑿破混沌拋
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實誰使之然耶虛言折
福綺語爲殃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
不憚與天下共戒之也蓋文之誨淫者詩已開端詞則甚
淫矣曲則更淫矣小說則摹演情狀淫而又淫矣凡作淫
詞者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總爲無益有害之事若夫
關葉角劇此風盛行無論城市村巷引類呼朋每見韻士
文人連宵永日借以遣興其伎之規矩準繩則有正有奇
有主有客有舍有取有賞有罰有精有變思潛移默運憲乃

以有用之精力爲無益之嬉戲廢時失業不至傾貲蕩產則不止飢寒盜賊喪身忘家不旋踵而立見者此無益之爲患更甚又人之易習而不知省者也惟是有德能者闢繹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力者修井築隄造橋布路置社倉立義塚此皆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己矣雖然此修福已耳福盡則仍墮莫如打掃此心潔潔淨淨生時寸絲不掛死後萬念皆空天上天下游行自在庶爲有益也

懷挾外心

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背夫兄弟有外心則必相賊朋友有外心則必相傾然自己庸獨利乎昔丁公爲項羽將逐漢王於彭城西短兵相及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滅丁公來謁意必見酬前德也帝令徇於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遂殺之此可爲有外心者戒也又吳中有靈鬼能淫人女一女將被汗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鬼言此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鬼遂去不復來此可爲無外心者勸也此二句言人心行不正之惡

自呪呪他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是慚愧而思害人也呪詛求直是忿激而求自白也自呪呪他是怒而自呪意不欲生又呪他人并不欲其生也女子小人多有此往往得慘報鄉人某要常與人私又竊鄰物人詬之某乃呪曰吾妻果與人私及盜物者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夫妻皆斃於雷觀此而可以呪爲戲乎小民一時憤忿便欲以呪爲護身之符以爲天可欺神無知也豈知天神一一不爽如此

偏憎偏愛

愛憎人所不能無但不可偏偏則不問是非愛者終於愛併其非者而是之憎者終於憎併其是者而非之其後受愛者必揚揚得意受憎者必鬱鬱不舒人心不平豈能帖服若施於家庭之間則積久成讐是愛之適以害之也鄭伯殺其弟共叔實其母偏愛之也呂后殺其子趙王實其父偏愛之也帝堯之聖豈不由於夫之偏愛耶使能以物付物受愛者不喜受憎者亦不怒蕩蕩平平父子兄弟妻妾之閒還他一個至公無我禍安從起人於愛憎當如是矣此二句言人乖戾偏私之惡

越井越竈

越者跨而越之也井有井神竈有竈神主一家禍福跨之則爲不敬如坐井欄及以足踏竈門皆不可不戒張孝先每醉好與人跳井口爲戲一日見井中有金甲神持矛上擲即腹痛如刺虔禱乃愈是井神不可慢也向栩性狂每坐竈之北版屋上其家立見破散是竈神不可慢也不獨自己當敬一切僮僕皆當嚴加訓飭

跳食跳人

跳者跨之過也食爲民天褻食是褻天也況一粒之米經農夫血汗豈可恣行踐踏乎人不論貴賤皆稟五行而生不可戲侮翟林與正叔先生假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何也先生曰凡具人形皆不當慢況聖像乎翟山聞而喜曰見似人者猶不敢忽則於人也可知矣今之以人爲戲者安知此此二句言人起居不謹之惡

損子墮胎

人世罪業殺子第一或因多子累重欲殺之以減食或因與服食留之旬餘無子者欲乞爲子則又不肯乃知父子天性固在特牽于惡俗耳且天道好生人命至重無故而傷一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一無罪之子孫其罪可勝言哉此一句專言傷殘天性之惡

行多隱僻

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凡人之事何不於大廷廣衆之前爲之其暗室屋漏惟恐人知者皆其得罪於天地鬼神者也濬縣諸生馬一元病死復甦索紙作書妻叩所書何事生曰我見兩隸攝我主者瞑目怒曰爾之不德極矣爾能盡縷平生之惡以誡於世當使爾還我承命隸因送我歸今所書皆吾過也妻曰君試誦之生誦之徧妻吐舌曰吾朝夕事君不知君行若此卽君已矣如子孫何必諱之生曰已許冥君矣妻曰擇其輕者書之生唯唯飢易膚斯須書如約凡

三日而生又甦怒其妻曰爾一言幾殺我我哀請百方乃得宥然猶杖吾數十以臂示之膚墳起因盡條其夙罪書而梓之名曰馬氏誡世篇夫罪之隱僻者自以爲人鬼不能知矣豈知冥中責之必使其大書特書千萬人皆見而後已然則人可瞞乎不可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凡人行事當以此公爲法此一句專言制行不端之惡

晦臘歌舞

晦爲一月之終乃司命上言功過之期臘爲一歲之終乃諸神考人善惡之期逢此二期便當戰兢恐懼深自修省猶恐掛名罪籍況可歌舞以干神怒乎或曰正月初一爲天臘五月初五爲地臘七月初七爲道德臘十月初一爲歲臘十二月初八爲王侯臘其日亦有諸神校定罪福故不可歌舞

朔旦號怒

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基於旦當使神氣清明交於百神號則叫呼無禮怒則嫚罵不齋瀆天地褻神靈莫此爲甚太倉有强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眞人薦拔眞人伏壇起曰汝父發蛆蟲道矣强泣問父何以致此眞人曰姑置他罪只如每遇歲臘喫狗元旦嘗懷怒恨不燃燈燒香亦應此報矣彼强父非有大惡直以不經意失之耳一犯天律子孫莫贖豈不可畏觀此則晦臘朔旦人宜

何如昔人云天晴日暖則潛鱗戲藻疾風暴雨則鷙鳥投林乖戾之感一至於此故君子懲忿息怒爲天地扶太和之氣爲吾身培壽命之元怒號當戒又甯獨朔旦爲然耶

對北溺唾及溺

北乃北斗星君所居爲衆星之主宰百靈皆所統屬至尊之所何可觸穢凡人崇奉北斗者皆有奇驗如徐有貞奉斗最誠日誦斗母咒後以罪下獄廷鞫時風雷大作錦衣堂上如豕蹲者七英宗懼得減戍常熟奚浦錢氏姑婦二人寡居忽火延燒煙燄四逼婦窘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七人舉袖一麾火應時而散其靈驗如此況可溺唾之併溺之乎

對竈吟詠及哭

吟詠即歌唱也今人在尊長之前尚不敢高聲言語竈爲司命之神乃敢對之吟詠及哭甯無褻瀆之罪李貞伯尚寶夜半呼二婢至廚烹水婢始以誰笑致詬繼以哭泣忽見二青衣隸喝云汝何敢來此觸犯將撻之有一麗人若貴嬪者徐出就坐二隸白以觸犯狀曰姑宥之因起而入婢奔回移時始能語再覩前篇月晦之日註載俞淨意事則知竈有神明信然矣當謹凜勿犯

又以竈火燒香

又以二字是緊接上句蓋人於竈前最易忽畧故復拈二事以詳言之燒香非不可取火於竈也但拾竈薪傳火恐

不潔淨反爲褻瀆昔有二人一誦華嚴一誦金剛二人同
暴死冥王曰二人皆當延壽二紀誦華嚴者更妙他日不
來我處矣誦金剛者醒後訪問誦華嚴者答曰吾每誦經
必誠敬灑掃取石中火或木中火燒香儼如對佛必不敢
輕用他火誦金剛者曰吾知罪矣吾誦經每輕用竈火燒
香不敬多矣以是不及君宜也

穢柴作食

穢柴非有害於食也柴雖下舉穢氣上薰恐有犯於竈神
耳宋有李生患瘋三年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漫留
之不食夜夢僧謂曰我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作
飯所以患瘋又因汝曾誦大悲經三藏特賜汝靈丹一丸

緣何不食既寤卽服之遍身皮脫髮眉再生蓋穢柴作食
烟臭難聞人且惡之況鬼神乎人當禁戒

夜起裸露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丙夜暗室儼然如對神明若夜起
裸露則罔知忌憚放僻之念由此而生況夜乃百靈交會
之時可裸體以觸神怒乎昔彭城一女無故譫妄裸形醫
禱莫效適張眞人京還投牒以告眞人召神將至女始改
容曰菟爾民婦中夜裸形犯我天上貴神宜就顯戮今上
眞至已赦之矣蹶然倒地病遂痊則知夜起必當以衣蔽
形勿謂昏夜無見也

八節行刑

二分二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謂之八節凡遇此日則諸
神會集開度憂崇條錄罪福在人則當謀諸善事不可恚
怒忿爭況行刑乎昔何比千爲汝陰獄吏每至八節之日
必哀愍縣吏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後爲丹陽令一如前法
人皆稱爲何父一日有老媼至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
獄平恕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出懷中九百餘策授之曰
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固如媼言此八節免刑之報
也免者如此則行者可知

唾流星

流星者天之使也又星辰失度是災兆也對天使則宜起
敬見災兆則宜恐懼修省而可唾之乎

指虹霓

虹霓乃斗星餘氣雨暘之徵指之則爲不敬詩云蝃蝀在
東莫之敢指蓋自古戒之矣

觔指三光

日月星爲三光書爲三辰照臨下土人所瞻仰必當致敬
觔指者謂無所顧忌而常指之也崇禎時常州大旱郡守
曾公櫻夢神告曰明辰一老人挾傘進西門逼之以禱必
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日伺之果得公懇其祈禱老者
曰吾何知堅辭公亦堅請不得已赴壇焚香以禱至三日
天果大雨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我生平特敬天
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山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

耳可見能敬三光者風雨聽其號召彼不敬者當何如指之即不敬也

久視日月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鞠躬俯首無敢仰視日月之尊於物無所不照日爲太陽君象也月爲太陰后象也久視則褻天甚矣蔡京視日久而目不眩或曰此貴徵也然特其目力敢抗太陽人皆知其有無君之心後以擅權誤國貶死彼褻視日月者果何爲哉

春月燎獵

燎獵者焚林而獵也獵之所殺有數燎獵則所殺無窮彼射飛逐走太上且有明戒況燎獵乎獨言春月者春爲萬

物發生之候縱獵不已已傷生生之仁乃復縱之以火則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蟄因之而煨燼是天方生之我輒戕之罪斯大矣昔熊山一叟家裕無嗣偶猛虎爲患叟以草木叢繁之故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十里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跳躍狂呼仆地復甦曰我名雖是子實汝仇家我本山中巨蟒方春抱妊被爾放火燒山傷及萬萬生命我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矣言畢而逝是夜火發闔家俱死吁可畏哉

對北惡罵

北辰至尊所居唾涕猶不可況於惡罵愚人忿心所使一時不暇顧看或對北惡罵者有之不知戾氣惡聲觸犯實甚我怒欲泄神怒如何昔管寧偶晨起對北梳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尚有惡罵之事乎

無故殺龜打蛇

應世眞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殺而龜蛇陰特應北方眞武之宿尤不可殺若無故殺之必罹慘報是以仁者常切救護劉彥回以放龜而脫水厄孫眞人以放蛇而獲仙方古來放龜蛇者輒得奇報其物之通靈可知已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如是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

是輕重二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暗侮君親與抵觸父兄較則抵觸輕暗侮重也就暗侮一句中較之則暗侮中自有輕有重也篇首篇終俱以奪算爲言不復言他事惡報者五福以壽爲先六極以凶短折爲首人雖放廢一生沈迷不悟而此身尚存猶有一念回頭之望忽然猛省換盡心腸一反掌間轉禍爲福司命不得而禁之也惟餘生既盡則事不可爲矣姚端恪公云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擾及至眞正死來又苦懺悔不及痛哉言乎元人羅貫中撰水滸傳將奸盜變詐之情無不說盡後生子孫七世皆啞足見事遠三四百年其子孫無識毫之過而神明不肯恕之如此人即不爲己計獨不

爲子孫計乎然人造惡之時只謂天道無憑希圖漏網孰知天無急性卻有記性輕重運速報應不爽石門縣談經員瓊二生友善洪武八年秋閑放還談遂病卒久之員以事寓峽石紫雲山麓雨後散步忽聞呼聲如官府至員避道左視專車者談生也談卽下車屏騶從攜員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故員叩其所以致此之由談曰上帝嘉吾心行簡爲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員曰素聞冥法森嚴今以州人萬狀責於君之一人用何術以周之曰陰律甚嚴然豈人誅而家罪耶其有大惡著聞者固卽與衆棄之至於微疵小過則亦寬之而已他如虧折欺罔等事則五祀之神月奏於天帝遊巡之役時報於監司論法原情禍如其罪又有冀其悔悟者有俟其惡積者有姑縱其身禍其子孫者有禍其身併禍其子孫者彼蒼用意之巧在進退遲速之閒錯綜顚倒以御凡情此其所以爲天也言訖不見作惡者觀此能不凜然人謂不於身必於子孫作兩截看其實作惡甚者身與子孫皆不免一串觀可也此節詳言罪惡輕重之報以明如影隨形之義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上文既明隨事受報此節特取貪財者復言之見此罪爲易犯也篇中擄掠至富耗人貨財事非一端皆不順義理故曰諸橫取人忙忙終日所算惟財問其何故曰吾有妻子家口耳然不以順取而以橫取則陷人之妻子家口死亡相繼幾矣而鬼神亦計其妻子家口死亡相繼一一填還昔孫奮爲扶風掾剋取民財大將軍聞其富坐以叛逆抄沒貲產併滅其家此妻子家口漸至死喪者也至於若不死喪則有水火諸事若不則有四字乃緊相呼應之詞使人無有逃躲處如韋公幹知瓊州貪殘無厭瓊多奇木及離任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此以水災折之者呂師造爲池州刺史侵漁百姓厚載而歸忽見一物躍入舟火卽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此以火災折之者丁謂貶朱崖路遇巨盜盡劫所有此以盜賊折之者馬襄爲西川漕遇亂以五十兩銀十錠親沈於井亂定取不可得此以遺亡器物折之者正德閒崇德人胡應奎與陸一奇朋誘宦家子賭博而耗取其家之半後胡瞎一眼陸跛一足藥餌之費所得俱盡此以疾病折之者劉治奉命點盤蜀宮恣意掠取一時誘議煩興財物悉爲人脇取而去此以口舌折之者當其倖得豈料及此而冥冥之中必不少貸人亦何爲不悟乎此節原分兩意漸至死喪是以妻子家口之死喪當橫取之直也他人費財此獨費命其如加賠利錢何水火盜賊一段謂若不死喪則又有水火盜賊諸事以當妄取之直也雖與原取之數相當然

加賠利錢亦不少驚恐一也憂悶二也恨恨三也勞苦四也忿怒五也本錢如數賠償而又有許多加貼勸天下人愼勿橫取而不如勿取之爲最上一乘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此節繼於橫取之下大抵枉殺多由取財上文橫取之報或不致死此云殺則必償以見罪莫重於因財殺人也枉殺之事不一總之我殺人人亦殺我但所殺之器不同耳故曰是易刀兵而相殺也然豈必眞以兵相殺有以奇疾殺之者有現形而殺之者有再世而殺之者順治年浙江提督某膝生異瘡宛如人面每日以豕肉斤許恣其飲啖痛不可言諸醫罔效一日瘡忽言曰吾家屬百口悉遭汝手此只是花報耳果報猶在地獄療何能爲未幾竟以此疾卒又新淦縣丞徐從政憲委巡勘宿於吉州某宅前一夕其家夢神謂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可善待之至晚果然厚禮而去及回復夢神曰徐從政此行受金而枉一人命天曹已減其壽官止此矣某家遂不復欵丞深訝之一僕語其事丞愧形於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方及回縣而死夔人寓鄂州慕一婦嫗廔稔以無妻娶之歸其妻素悍佯與厚密取斷腸草置酒中飲嫗嫗以死十七年而其人復娶一妾寵之妻妒如故有道士至其家指曰冤家聚一處矣人不解其言未幾妾亦以斷腸草漬酒中勸妻飲夫不察亦飲之夫嫗皆死妾與一婢焚其居挈貲而

逃道士乃與人言妾乃嫗嫗後身也年正十七所謂易刀兵而相殺者莫巧於此矣至於醫本生人亦有枉殺人者劉太初醫薛司法妻差誤至死後白晝一婦人蒙首至家數劉用藥之誤劉遂賬死令之醫特未遇厲鬼如司法妻者耳豈遂無冤對乎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非義之財已如上云而此又言之者世人萬惡皆有斷續惟財不可一日或少故惡不能一日不造所以太上不憚反覆言之人亦知非義之財不可取但圖目前暫飽耳豈知如漏脯鴆酒以是飽即以是死非有二時如孝感民劉

尙賢張明時同行見山中銀根矗起二人大喜謂宜祭禱而後掘取劉潛以毒酒令張飲之張亦乘醉以斧擊劉死而張毒發亦死二人蓋空死而義利兩失之太上謂非不暫飽猶是安心妙先此則求一暫飽而不可得今人畧見小利雙睛出火未知是利是毒請諦思最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抑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討長久何異認漏脯鴆酒爲長生之藥哉屋漏水滴脯上名爲漏脯有毒殺人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

爲而囚神已隨之

此節發明心爲善惡之根示人知所謹也心起者一念之萌也一念雖微感天地動鬼神關終身通來世人能一念起於善只此一念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慈航若一念是開無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起於惡即三塗現前故吉神隨念隨至不煩等待昔元白實恨人負德晨往殺之道過一巷巷主軒轅翁見其前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握刀持劍勢甚凶惡少頃而回有金冠玉佩之士從之擊幡執蓋意甚閒適天明翁往問曰子今早何往而歸甚速自實告以有人負德早將殺之

及至念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遂隱忍而歸翁曰子一念善惡神明已知因進其所見如此又嘉定李長蒨夜宿於友龍仲和家卧而醒語仲和曰吾適一夢甚異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冠數人直前毆汝吾力解去已復來吾又解之仲和驚曰異哉頃思庭外乃黃冠隊地欲偪僧小展二肘不意念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後日必爲爭端遂寢念夫彼雖曰備儐然其謀必有不可言者故凶神遽入於夢亦奇矣又王文正公初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而情可矜公欲求出之竟夕不寢至五鼓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已起候矣公怪問之曰直宿者方五鼓聞空中呼曰起公將出矣故卒起相候也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

非眞有凶神自心即爲凶神矣人安可作心上不安之事乎故君子於起心之際常存檢點檢點既純則正念現前邪念自然不起此治心之要訣精一之眞傳也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此與首篇禍福無門四句緊緊照應如爲善者必不能爲惡爲惡者必不能爲善福必不可轉而爲禍禍必不可轉而爲福便不見人心之靈不見天道之巧故於篇終又指出遷轉一機使爲惡者亦得打開生路革故自新其曰曾行曰後自曰莫作曰奉行曰久久正喫緊爲人教以改悔之法此太上婆心太切也如阿那律本一巨盜夜至寺見

佛燈欲滅拔劍挑之燈忽大亮即時悚然改惡從善後竟得道又昔爛陀王問那先比丘言人在世作惡至臨死念佛即得生天我不信又殺一生命死即入泥犁我亦不信那先答王如人持小石投大水浮耶沒耶王言沒也那先言如持大石置船上其船沒否王言不沒那先言大石因船故得不沒如人雖有大惡一時懺悔念佛用是生天其小石沒者如人偶作惡不知懺悔死後便入泥犁何可不信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不飲酒教授里中途遇里老醉而扶之歸覺袖有金姜遂攜之里老不虞其取也是夕有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人推門進室問之曰主人虧行竊人財物上帝使吾爲葬耳語已寂然其徒心異而不

敢言次日姜忽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悉還酒債產盡形羸猶耽飲如故一日入酒肆見一女挑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如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堅拒不就夜夢神告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上帝以汝素謹未忍遽殛姑先使我來耗汝昨有善事勅我還矣及旦惡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以壽終可見一念回頭上天已鑒其誠則改悔一途豈非轉禍爲福之捷徑乎世之愚人亦自知所作不端或誦經以希免罪或祭禱以冀消愆而本根之地依然如故如人思食而煮沙石欲成嘉饌有是理耶嗚呼謬矣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此承上文復言感應之必然也篇中所謂善惡約來不過三端口之所語目之所視身之所行大槩盡於此矣不曰善人惡人而曰吉人凶人以其爲善即是吉之幾爲惡即是凶之兆也乃降福降禍必待三年者何若曰至於三年之久而善不蒙福惡不蒙禍萬無此理益太上千言萬語猶恐人信心不眞故剋斷疑根決定日期使人咬緊牙關做事然人但知司禍福者天也豈知致禍福之由不在天而在人併不在人而在人心耳夫語爲心之聲視爲心之引行爲心之使苟志於善無惡矣三善三惡皆以語爲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正統時山西郁從周與同社

王用予結文昌社一日設醮用予方就枕恍見帝君升殿叩問從周功名何似帝君謂從周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應遷中丞四十五應進大司空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終因恃才傲物語多詼謔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倘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錄其子孫入丐籍矣其罪與殺生邪淫等但淫殺人猶禁戒至於口頭訕謗隨意譏彈少年書氣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薄琢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爲貧窮軀殼可勝道哉用予驚寤傳於人能戒此者如嚴君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後證仙階故善者借語言以作福不善者借語言以生禍至於視行可類推而知擇取矣

胡不勉而行之

此一句總結全篇篇中只是要人行善胡不二字承降福降禍之說來人只疑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又爲善者徒得辛苦爲惡者落得便宜所以遲疑不決今報應一一分明如此人胡不勉而行之乎若云人縱不願行善獨不願受福耶深訝之而深醒之也人多是口中說得身上行不得華嚴經曰如人善美譬自饑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如是所以不貴說得但貴行得其不能行者只因人有六種心何謂六種一自恃心凡人塵習紛擾暑失檢點罪戾已多豈可自恃無差肆行無忌今後若看得自己分毫勝人便當滿面通紅一身流汗一畏避心大聖大賢皆豈可一暴十寒今後當看得時光迅速疾如電光瞥過一日便缺一日將此六種心用力逐除單單只守爲善二字則善力自然充足善行必至圓成直與太上呼吸相通方不辜負諄諄告誡之深意然茲篇也上士讀之豁然於心善所固有惡所本無以是篇爲印心見性之書中士讀之惕然於心有所感而爲善有所警而不爲惡以是篇爲省心寡過之書下士讀之赧然於心貪善報之厚而有所畏罪遷善之書此羨慢惡報之慘而知所懲創以是篇爲畏罪遷善之書此上聖之心所爲欲度一切有情咸登道岸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終

無所勸而爲善無所懲而不爲不善此儒者正誼明道所
當然而不可槩期之天下也故勸懲之用甚有力而不可
廢焉

太上感應一篇於天道福善禍淫人事修吉悖凶之理一一
指示爲聲聵警醒使人皆遵循服習將里無不仁戶皆可
封其有功於人心世道豈淺鮮哉向來註釋者不一家茲
新註一編辨義明晰每多與六經四子書相通貫更句句
引往事爲證佐使讀者知其信而有徵如史氏之善惡並
書以昭法戒誠有得於

太上救世之苦心矣板向藏禾城冷仙亭前有王言遠先生
序文近未免不全今諸同人恐其久愈散失因葺而修之

釐其前後補其闕畧各願捐貲印施若干部以廣勸懲亦
可謂孳孳爲善者矣儻里黨諸君子與同志者互相勸勉
共守勿替則是書之流布益久而廣
太上覺世佑民之心不於茲大慰也哉時乾隆三十七年歲
次壬辰仲夏朔日鴛水陳松立峯敬跋

光緒己亥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４６
作者＝
页数＝８２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